

本足

恨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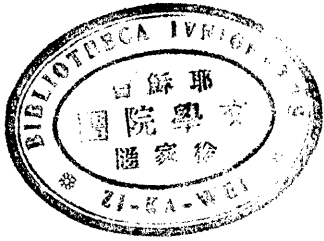
月

海



317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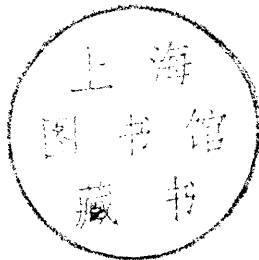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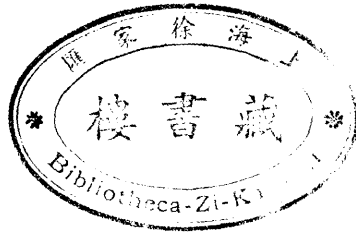
軒角曾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33818





花月痕

總目



正	回	原	原	原	原	花	本
文	目	題	序	序	序	月	書
.....	詞	三	二	一	痕	特
.....	考	點
五十二回	五十二回	弱水漁郎	棲霞居士	眠鶴主人	眠鶴主人
						王天恨	編者

本書特點

凡號爲哀情小說的作品，多數在花殘月缺之後，才入於哀。本書寫韋癡珠、劉秋痕，在相見之初，就好像有兩個陰影隨着，無往而不哀絕，分離之後，恨深病重，描寫尤入木三分，及至秋痕由正定府回太原，聞癡珠噩耗，一慟幾絕之外，只有一言不發，只有長歎，正是哀之至處。這是特點一。

韓章之心性才識，固然是差不多，杜劉之冰雪聰明，亦屬一時瑜亮，然在作者筆下，卻能絕不相混地描寫出四個不同的定型來。若在庸手，個性即易相混，沒有這樣的劃然分明。這是特點二。

書中人物，不祇韓章、劉杜能寫出四個不同的定型來，即次要人物，亦莫不各有不同的個性，其間寫花選十妓、薛瑤華之豪爽，懲太歲之重義氣，雖着墨無多，而亦活現紙上，如見其人，真是寫生能手。這是特點三。

本書行文之妙，說部中實不可多觀，佈局尤稱謹嚴，不求曲折而自然錯綜有致，毫無平鋪直敘之弊。這是特點四。

書中設窮達兩途，韓章同爲孝廉，又同一才識，遇者則飛黃騰達，不遇者竟窮愁至死，妙在就兩人的遭際及個性寫來，無不入情入理，使讀者感覺到韓固自然而達，章亦當然該窮。這是特點五。

雅片之害，足以亡國滅種，作者在六十年前，便已惘然於此，謂敗俗傾家，喪身罹法，其弊至於不忍言，而昏昏者習以爲常，可爲悼歎！豈知六十年後，不但昏昏者仍習以爲常，且變本加厲，多出紅丸、嗎啡等種種烈性毒品，讀本書者，不更當易悼歎而爲痛哭嗎！這是特點六。

書中詩詞，有人病其太多，實則所有詩詞，無不可誦，如「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愧我未成名」、「安得護花鈴十萬，禁他枝上五更風」、「儘說千金能買笑，我偏買得淚痕來」、「浮萍滄海終飄泊，羞向紅顏說感恩」等句，且膾炙人口，他書既沒有這麼多的詩詞，和書中人韓章、杜劉的吐屬，便是本書的創格，同時也便是本書一大特點。

花月痕考

花月痕爲福建閩侯魏子安所作。魏字少安，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卒於同治十二年，一生坎坷。但門牆桃李，先後貴顯者甚多。魏至并垣，即因門人某爲山西撫軍，請魏往襄幕務。不意到并後，門人已去職，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幸被太原知府曹金庚羅致門下，始有托足地。花月痕一書，便作於此時。

雷頤隨筆云：『花月痕』小說，筆墨哀艷淒婉，爲近代說部中之上乘。惜後半所述妖亂事，近於蛇足，不免白璧微瑕。書中章癡珠，或言影李次青，然事跡殊不合。韓荷生，或謂即左宗棠，雖有相似處，亦未能畢肖。要之小說結構，大都真僞雜糅，虛實互用，興之所之，自爾成文，固不必膠柱鼓瑟以求也。相傳著者爲江南名士遊幕秦中，主人某太守，擁宦囊極豐，又耽於聲色，慕名士詩才，延之幕中，命侍姬及女公子輩，從之寫詩。然每日祇授課一二小時，且亦有數日不至書室者，故名士從容吟嘯，頗有餘閒。星晚露初，客懷寂寞，則往往課小說以自遣，命名曰『花月痕』。所謂主人某太守，當是曹金庚。但書中章癡珠，實作者自況。韓荷生亦非影射文襄，而實爲作者理想中之化身。作者一生窮愁潦倒，癡珠亦一生窮愁潦倒。作者客并時，因太平軍起事，道梗不能歸，癡珠亦然。作者寫癡珠客死於并，不過極言其痛而已。豈知後來天國覆亡，作者由并歸里時，忽然患起病來，力疾行數百里，竟亦死於山東莒縣。至於荷生，乃是作者懷才不遇，塊壘難消，設想爲得意後的自己，用以快意。書中的明經略，方是影射文襄。

書中所寫癡珠與秋痕的恨史，亦是作者自身的實事。作者曠一妓名春雪，誓共生死，友輩擬集資代爲春雪脫籍，因搗母奢索而止。中間幾爲豪門公子所奪，春雪不屈，賦詩明志，且拒接他客。搗大恚，譴責無虛日。春雪投繯數次，遇救不死。兩人在無可奈何中，曾共登高峯，相抱大哭，欲騰身墜峯同死；有人見而報搗，急往迫春雪歸，並自此不許與作者再見。春雪遂以瘵亡。書中則易名秋痕，觀此，更足證癡珠即作者自己。

雷頤隨筆又云：『嗣讀謝枚如題魏子安所著書後五絕三首，一爲石經考，一爲陵南山館詩話，一即花月痕小說也。前二

首不備錄，第三首云：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醇酒與婦人，末路乃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又哭子安第二首云：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將母情初盡，還山願竟虛。幽光終待發，試看百年餘。自注：子安客川，陝十數年，身經喪亂，其咄咄錄詩語等書，皆草創於是時。君沒時，尙在母喪。』是子安所著，除花月痕外，尙有石經考、陵南山館詩話及咄咄錄等書，惜皆不傳。

二四，四二八，天恨於上海。

原序一

夫天下之事，是與非二者而已，天下之勢，離與合二者而已。其事而是焉者，委曲以求其是，可也；其勢而合焉者，輾轉以求其合，可也。若夫事介在是非之間，勢介在離合之際，孰有如韓、杜、韋、劉之四人者乎？何言之當時之荷生，固儼然諸侯之上客也，參機密而握權要，氣象胸次，涵蓋一切，以爲古有梁、夫人、庶幾或一遇之，則似乎其是也。然謂荷生當此有爲之世，遇知己之人，不思攀龍附鳳，以成功名，而徒低首下心，戀戀若此，則似乎其非也。擬珠亦然，觀其著述等身，名場坎坷，而文采風流，傾倒一時，意亦謂天下必有朝雲、桃葉其人者，李、方、芷、烏，得以微賤而少之，則似乎其是也。然謂擬珠際此時事艱虞，不自慎重，而亦低首下心，戀戀若此，則似乎其非也。若夫韓、杜之合，韋、劉之離，則尤事之曉然共見者也。浸假化擬珠爲荷生，而有經略之贈金，中朝之保薦，氣勢赫奕，則秋痕未嘗不可合。浸假化荷生爲擬珠，而無柳巷之金屋，雁門關之馳騁，則采秋未嘗不可離。是故爲采秋、秋痕易，而爲荷生、擬珠難。作者有見及此，於是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而後提如椽之筆，一一而寫之，其合也，則誠浹洽無間也，其離也，則誠萬萬乎其不得已也。夫固謂天下古今之大，必有如韓、杜之合者，而現韓、杜身而爲說法也；天下古今之大，又必有如韋、劉之離者，而現韋、劉身而爲說法也。他日者，春鏡樓空，秋心院古，蒹葭碧水，難招石上精魂，楊柳青山，徒想畫中眉嫵。抑或鍾情寄恨，略同此日之遭逢，定知白骨黃塵，更動後人之憑弔。是是非非，離離合合，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已。時咸豐戊午暮春之望，眠鶴主人序。

原序二

嗟乎花月痕胡爲而命名也？作者曰：余固爲痕而言之也，非爲花月而言之也。天春發其華，秋結其實，非花也乎？三五而盈，三五而缺，非月也乎？大千世界，人人得而見之，得而言之者也，余何必寫之也。至若是花非花，是月非月，色香俱足，光豔照人者，則是余意中之花月也；然而謂之花月可也，謂之痕不可也。即或謂如花照鏡，鏡空花失，如月映水，水動月散，亦痕之說也，其說尙淺也。夫所謂痕者，花有之，花不得而有之，是月有之，月不得而有之者也。何謂不得而有之也？開而必落者，花之質固然也，自人有不欲落之之心，而花之痕遂長在矣。圓而又缺者，月之體亦固然也，自人有不欲缺之心，而月之痕遂長在矣。故無情者，雖花妍月滿，不殊寂寞之場，有情者，即月缺花殘，仍是團圓之界，此固就理而言之也。若就是書之事而言，則韓杜何必非離，而其痕則固儼然合也，韋劉何必非合，而其痕則固儼然離也。雖然，人海之因緣未了，浮生之蹤跡無憑，異日者劍合延津，珠還合浦，返魂蕪香，重泉有再見之期，卻老丹成，天末同長生之駕，同營金屋，何必在香海之洋，再啓瓊筵，何必演夢中之劇，淚之痕耶？血之痕耶？酒之痕耶？花月之痕耶？余方將盡付之太空，而願與此意中之花月相終古也。時咸豐戊午重九前一日，眠鶴主人撰。

原序二

文字不從高處着想，出筆輒陋，文字不從空處落筆，到眼皆俗。此書寫韋劉韓杜四人，淺者讀之，不過是憐才慕色文字；夫文字而僅止於憐才慕色，則世間所謂汗牛充棟者，正復不少，作者亦何必寫之乎？然則奈何？曰：是必歸其說於本，何謂本？君之仁也，臣之忠也，父子之慈與孝也，兄弟之友也，夫婦之和與順也，朋友之信也，故生人之美德曰禮，曰讓，曰節，其得二者，皆可以不朽。然而此又無庸作者言之也，聖經賢傳，炳若日星，嘉行懿言，垂諸史冊，凡擁臯比爲人師者，皆能言之也。於是作者，冥思於落想之前，舉一韋癡珠，於臣不得盡其忠，於子父不得盡其孝與慈，於兄弟夫婦朋友，舉不得盡其若友，若和，若信，躑躅中年，蒼茫歧路，幾於天地之大，無所容身，山川之深，無所逃罪，獨其平居深念，性情之激發，一往而深，觸景流連，歌哭之懷思，百端交集，於臣不得盡其忠，而必欲盡其忠，於子父不得盡其孝與慈，而必欲盡其孝與慈，於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

然，歎歎懇懇，至殞身而尙留其意，以遺後人。嗚乎！是可感也！彼劉梧桐者，固所謂志趣與境遇，有難言者也；以嫵嫵婷婷之妙伎，而有難言之志趣，難言之境遇，其與癡珠猶收香之倒掛，併命之頻伽矣。至於事以互勸而愈明，人以並觀而益審，則有韓杜步步爲二人之反對，如容光之日月，無影不隨，如近水之樓臺，有形皆幻，作者遂以妙筆善墨寫之，而又令其先帶後映，旁見側出，若在有意無意之間。說部雖小道，而必有關風化，輔翼世教，可以懲惡勸善焉，可以激濁揚清焉。若僅僅情此羽毛，哀其窈窕，不亦可已也？夫時咸豐戊午重陽日，貴筑棲霞居士讀畢謹題。

原題詞

歲聿云暮，寒風滿園，扇雪而飛，若翻若翻，墨雲四垂，杳冥晝昏，舉燭不燦，爇火不溫，徬徨徘徊，欲酒無樽；則有西蜀公子，東吳王孫，含情飲和，抱珣握璠，一袂手拾，率然而叩吾門。受而讀之曰：『花月痕其書也，或抑或揚，且吐且吞，作者閩邦，事則并垣，以有爲爲，以無言言。月旦持其評，花界幻其論，擢情以芳，斂情而根。假彼孟施，抒我爽光，冷於瑟琴，襲於蔭蓀。語綺雖鷄，聲哀則猿，淒入肝脾，令人煩冤，感慨歎歎，伊誰之援？』於是座有拘拘然者，聞而笑曰：『蒙叟卮寓，復矣莫可繙也。靈均章歌，幽矣莫可宣也！今若人街議而巷談，何飲水之忘源也。且北里之志，不入於離藩，青樓之歌，不聞於邱壑，惡其志淫而意蕩，何不滌濫而削繁？』主人乃齋爾而立，輟其方殮，瞠乎若思，不覺飯之已噴。顧謂吾子，何望天而戴盆，第相與讀其支，而未相與探厥元，無惑乎欲其令人敬，而鄙其不當使人銷魂。不知夫花之有痕，亭亭焉其猶闌與崑也，月之有痕，皦皦焉其猶羲與軒也。古之人別有懷抱，爰奧厥旨於溟緼，今之人別有感傷，爰晦厥意於繡鴛，邈千古而同符，類蠲忿而樹讖，子休矣！曾斯義之弗知，而又何足以挹謝而推袁？久之客退於盈尺之砌，歸於三家之邨，蒙蒙然猶未視之狗兮，測大微而隔九閩，子不讀五車之書兮，第不知孰能進而與子辨衆說之清渾。俄而非煙下駐，異香上屯，徐而察之，花之痕耶？月之痕耶？皆恍惚而靡所見兮，而但見夫筆光墨氣，如錦如繡，與花月以長存。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弱水漁郎題詞，時假館於古爨道之昭武館。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鑣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鏡筵招遊荔香院
 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第五回 華嚴庵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第六回 勝地名流修禊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桐仙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
 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并州城韋癡珠養疴
 第九回 粵峯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
 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構孽 砸煙燈錢同秀爭風
 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寄書柬 斷情根半夜獨吟詩
 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闋花魂詞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
 第十五回 詩繡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
 第十七回 儀鳳翔翔豪情露爽 睡鴛顛倒綺語生風

第十八回 冷雨秋聲病憐並枕 涼風天爽綠證金釵
 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牽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艦開彤雲閣 銷良夜笛弄芙蓉洲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夜詩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裏恨苦諫綺懷詩
 第二十六回 形管生花文章有價 圍爐煮雪情話纏綿
 第二十七回 癡婢悔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殷勤
 第二十八回 還玉珮慙書生受賺 討籐鐺懣太歲招災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偕老卜居園遊柳巷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祝華筵女弟子稱觴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警新年 拳雲樓華燈猜雅謎
 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月聽鷓鴣

第三十五回 鬚眉巾幗文進壽屏 肝膽裙釵酒闌舞劍
 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煖草薰春來行館
 第三十八回 茱萸無靈星沈婺女 棣華違折月冷祇園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臺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鵲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雲江浦賊贖誠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第四十四回 一利火光穢除蟬脫 廿年孽債魂斷維經
 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憤 縱陽縣佳人降巨寇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第四十七回 李謖如西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擔粥振飢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衲西歸 是色是空兩棺南下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話古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且相率爲僞；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能不見；惡乎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若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吟風嘯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明几淨，得一適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灺，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段話從那裏說起？因爲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佛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閒情一賦，尙貼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瞬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講甚麼情呢？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爲着科名，謀生是爲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蕩不羈，傲視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王有幾個關盼盼，能夠尙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裏，明日到那裏，說說笑笑，都無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才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什麼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踏實；只是將情字徑行抹煞，試想，枯木逢春，萌芽便發；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無論是何等樣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當做登場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涇渭分明；先生將情田踏破，種種情根，一齊除個乾淨；先生要行什麼樂呢？小子不敢說，求先生指教罷！」學究勃然怒道：「你說什麼話？」先王人情以爲田，「這一情」字，你竟認作男女私情看麼？」小子噤的一笑道：「你先生怎的不記得上文，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發見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學言誠意，必例之於「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驗之於「慕少艾」。小子南邊人，南邊有個樂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燭，鋪紅氍毹，演唱醒妓偷詩等劇，神情意態，比尋常空中摹擬，強有十倍。今人一生將真面目藏過，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則當場酬酢，內則邇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

子親若兄弟，愛若夫婦，誼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無第二副更換，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懼可憂！讀書人做秀才時，三分中卻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科甲，入仕版，蛇神牛鬼，騰至沓來。看官聽着！小子說過：「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說出許多面目來？須知喜怒威福，十萬副面具，只是一副銅面具也！然則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歷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說，那一班放蕩不羈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檢束，讀書想爲傳人，做官想爲名宦？奈心方不圓，腸直不曲，眼高不低，做文章不中有司繩尺，言語直觸當事逆鱗；又耕無百畝之田，隱無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終老，橫遭白眼，坐困青氈。不想尋常歌妓中，轉有窺其風格，傾慕之者，憐其淪落，繫戀之者，一夕之盟，終身不改；幸而爲比翼之鸞，詔於朝，榮於室，盤錯錯節，膾炙人口。不幸而爲分飛之燕，受讒謗，遭挫折，生離死別，咫尺天涯，費恨千秋，黃泉相見。三生冤債，雖授首於藁街，一段癡情，早消魂於蓬顆！金焦山下，空傳塵鶴之銘；鸚鵡洲邊，誰訪玉蕭之墓？見者酸鼻，聞者拊心，愚俗無知，轉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話，是憑空杜撰的麼？小子尋親不遇，流落臨汾縣姑射山中，以樵蘇種菜爲業。五年前，春凍初融，小子鋤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鐵匣，內藏書數本，其書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詳年代，小子披覽一過，將俟此中人傳之。其年夏五，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災太原，苦無生計，忽悟天授此書，接濟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攜往茶坊，敲起鼓板，賺錢百文，負米以歸，供老母一飽。書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間聽小子說書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歎息的，都說道：「書中章凝珠，劉秋痕，有真性情，韓荷生，杜采秋，李稷如，李夫人，有真意氣；即劣如禿僮，優如跛婢，戀如屋戶，懶如酒徒，淫如鶉桃，狠如墜受，亦各有真面目，躍躍紙上。可見人心不死，臧獲亦剝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隱。至如老魅焚身，鷄棲同燼，么魔蕩影，兔脫遭擒，鼯鼠善緣，終有技窮之日；獼猴作劇，徒增形穢之差；又可見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冤有頭，債有主，願大衆莫結惡緣，生之日，死之年，即顧影亦漸清夜。小子嘗題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還是假？誰知一片心質之開卷者！

今日天氣晴朗，諸君閒暇無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涼茶肆，聽小子講花月痕去也？其緣起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鏢

京師繁華靡麗，甲於天下；獨城之東南，有一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圍遠眺數十里，城池村落，盡在目前，別有瀟灑出塵之致。亭左近花神廟，編竹爲籬，亦有小亭，亭外孤墳三尺，春時葬花於此；或傳某校書埋玉之所。那年春闈榜後，朝議舉行鴻詞科，因此各道公車，遲留觀望，不盡出都。韋癡珠，東越人，自十九歲領鄉薦後，遊歷大江南北，西登太華，東上泰山。祖士雅氣概激昂，桓子野性情淒惻，癡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對策既擯於主司，上書復傷乎執政。此番召試詞科，因偕窗友萬庶常，同寓圓通觀中，託詞病暑，俾俗士概屏不見。左圖右史，朝夕自娛。光陰易度，忽忽秋深，鄉思羈愁，百無聊賴。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曠，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帶隨身小童，名喚禿頭，雇車出城，一徑往錦秋墩來。遙望殘柳垂絲，寒蘆飄絮，一路到也爽然。不一會，到了墩前，見有五六輛高鞍車，歇在廟門左右。禿頭已經下車，取過腳踏，癡珠便慢慢下車來，步行上墩。剛到花神廟門口，迎面走出一羣人，當頭一個美少年，服飾甚都，面若冠玉，唇若塗朱，目光眉彩，奕奕動人。看他年紀不過二十餘歲，隨后兩人都有三十許，也自舉止嫺雅，前後四個相公，跟着說說笑笑；又有一個小童，捧住拜匣，癡珠偕禿頭閃過一邊，舉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將癡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癡珠直等那一些人都出了門，然後緩步進得門來，白雲鎖徑，黃葉堆階，便由曲欄走上。見殿壁左廂，墨瀟淋漓，一筆蘇字草書，寫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雲陰瑟瑟傍高城，閒叩禪扉信步行。水近萬蘆吹絮亂，天空一鴈比人輕。疎鐘響似鷺霜早，晚市塵多匝地生。寂寞獨憐荒塚在，埋香埋玉總多情！

癡珠看了一遍，訝道：「這首詩高華清爽，必是起先出門那位少年題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他的姓名。正自呆想，只見一個沙彌從殿後走出來，癡珠因向前相見，隨問他：「可認得題詩這人？」沙彌道：「這位老爺姓韓，時常來咱們這裏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題的詩，卻不知道官名住宅。」癡珠道：「這首詩好得很，是個才子之筆，你對汝師父講，千萬護惜着，別塗抹了！」沙彌答應了，便隨癡珠迤邐上陶然亭來，滿壁淋漓，癡珠因欲讀荷生的詩，且先看款，忽見左壁七律一首，款書「春日招芝香綺雲竹仙稚霞諸郎，修禊於此！」後面書「荷生薛筆」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舊時煙草舊時樓，又向江亭快禊遊。塵海琴樽銷塊壘，春城鶯燕許勾留。桃花如雪牽歸馬，湘水連天泛白鷗。獨上錦秋墩上望，瀟瀟暮雨不勝愁！

癡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瀟灑不羈，亦可概見！信相逢不相識，負此一段文字緣了！」沈吟良久，向沙彌要了筆墨，填臺城路詞一闕云。

蕭蕭落葉西風起，幾片斷雲殘柳。草沒橫塘，苔封古剎，才記舊遊攜手。不堪回首，想倚馬催詩，聽鶯載酒。轉眼淒涼，虛堂獨步，遲徊久。何人高吟詞畔，弔新碑如玉，孤墳如斗。三尺桐棺，一杯麥飯，料得芳心不朽。離懷各有，儘淚墮春前，魂銷秋後。感慨悲歌，問花神知否？

自吟一遍，後書款云：「東越癡珠，秋日遊錦秋墩，讀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廟詩，悵觸閒情，倚聲和之。」寫完，便擲筆笑向沙彌道：「韓老爺再來，汝當以我此詞質之，休要忘了！」沙彌亦含笑答應，遞上茶來。癡珠兀自踱來踱去，瞧東瞧西。禿頭道：「老爺，你看天要下雨，我們回去路遠着哩！」癡珠仰首一看，東北上黑雲佈滿，遂無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車而去。這且按下，卻說荷生這日自錦秋墩進城，已有三下多鐘。一路蕭蕭疎疎，落起細雨來。同行一爲謝小林侍御，一爲鄭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攜四旦小飲，願曲山房，正上燈賭酒，只見青萍回道：「老蒼頭來接老爺回去，說：『明經略軍營摺弁，送來經略書信，并聘金三百兩，現在寓處候老爺呈繳，且有話面回。』」荷生遲疑道：「明節相去歲掛印時，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時因春闈在邇，婉辭謝去，今有書來，想必還爲這事，但教我怎樣處呢？」侍御道：「現在詞科既阻於時艱，歸路又梗於烽火，何不乘此機會出都，未爲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諸郎多飲數杯，小弟便告辭回家一看。」侍御也不強留，吩咐提燈送出大門，看過上車，方才進去。看官聽着，這明經略名祿，本是國家勳戚，累世簪纓，年方四十五歲，弓馬嫻熟，韜略精通，而且下士禮賢，毫無驕奢氣習。五年前與韓荷生的老師三邊總制汪鴻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總制屢言及生平得意門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詞賦，雖不過人，而氣宇宏深，才識高遠，曾在秦王幕府，佐治軍書，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羈束。彼時明經略已存在心中。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民作亂，四方刀兵蠢動，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經略西陲。臨別時，經略向汪公求薦人才，汪公又把荷生說起。經略立時聘聘同行。荷生因要應鴻詞科，不肯同往。經略心頗悵悵，不料回匪日更猖獗，經略駐兵太原，一面防邊，一面調度河南軍務，接濟兩湖兩江兩廣各道糧餉，控制西南，出入錢穀，日以億萬計。羽書旁午，所有隨帶文武，及留營差使各官，雖各有所長，卻無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賞鑒的，必定不差。近知詞科停止，因致書勸駕。荷生自舊臘入都，迄今已九閱月，潤筆之緡，

諛慕之金，到手隨盡；正苦囊空，得此機緣，亦自願意，遂定於九月十二日出都。荷生此行，是明經略敦請去的，自然有許多大老官及同年故舊，送贖敬，張祖席。自彰義門至蘆溝橋，車馬絡繹。那荷生仍是疎疎落落的，帶了老蒼頭賈忠，小童薛青萍，並新收長隨索安，翁慎，一路酬應，到得蘆溝橋，已是未末申初時候。剛至旅店，適值門口擁擠不堪，將車停住，只見對面店中一小童，伏侍一人上車，衣服雖不十分華美，而英爽之氣，見於眉宇，且面熟得很，一時卻想不起那裏見過。正在凝思，謝侍御及一班同鄉京官，還有春慶部，聯喜部相公們，一齊迎出，便急忙跳下車來。是晚即在行館暢飲通宵。次日起身，午後長新店打尖。到得房中，見新塗粉壁，上有詩一首，款書「九月十二日，韋癡珠出都。計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懷得句，不計工拙也。」想道：「這韋癡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這人麼？」因朗誦道：

殘秋倏欲盡，客子苦行役。行行豈得已？萬感在心曲。浮雲終日閒，倦鳥不得宿。薊門煙樹多，蘆溝水流濁。回首望西山，蒼蒼耐寒綠！

看畢，歎一口氣，想道：「此詩飄飄欲仙，然抑鬱之意，見於言表。人才不過，千古如斯！」因觸起昨日所見的人，不知是否此君？他意緒雖甚無聊，氣概卻還凜兀。我這回出都，好像比他強多，其實淪落天涯，依人作嫁，正復同病相憐也！」兀坐半晌，只見索安回道：「護送營弁，請老爺今日尖後換轎。」荷生想了一回，說道：「坐轎甚好，昨天誤了半站，今日着他們多備兩班夫，趕上正站，你們遲到都不妨呢！」看官：你道荷生要趕正站，是何意思？他記起蘆溝橋上車那人，是在花神廟門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詩，因詩想人，恨不一下問明。豈知癡珠在都日久，資斧告罄，生平又耿介，不肯丐人，此番出都，因陝西是舊遊之地，且與兩川田節度公子，有同遊草堂之約，決計出晉入秦，山秦入蜀，把箱籠書籍，概託萬庶常收管，自與禿頭帶一付鋪蓋，一領皮袍，自京到陝二十六站，與車夫約定兼程前進。你道荷生大隊人馬，那裏趕得上他？正是：

大海飄萍，離合無定；萬里比鄰，兩心相印。

到底荷生癡珠蹤跡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餞筵招遊荔香院

話說癡珠單車續行，不日已抵潼關。習鑿齒再到襄陽，蘇子訓重來灞水，一路流連風景，追溯年華，忽然而喜，忽然而悲；雖終日兀坐車中，不發一語，其實連篇累牘，也寫不出胸中情緒，便口占一絕道：

蒼茫仙掌秋，搖落灞橋柳。錦瑟惜年華，欲語碑在口。

吟畢，喟然長歎。禿頭正在那車頭打盹，忽然回頭道：「此去長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爺進城，何處卸車呢？」癡珠想道：「西安儘有故舊，但無故擾人，又何苦呢？」便說道：「咱們進城找店罷！」轉瞬車到東門，剛進饒城，忽見從城內來了一車，車內坐着一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係長安王太傅長孫，與癡珠同年。這日要往城外探親，適與癡珠相值。兩邊急忙跳下車來，歡然道：故漱玉因問道：「前月接萬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遊，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這般快？但如今那裏卸車呢？」癡珠未答，禿頭在旁道：「老爺要找店哩！」漱玉道：「豈有此理？難道西安許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麼？」癡珠笑道：「不是這般說，小弟急欲入川，擬於此時竟不奉訪，俟回陝後，再與故人作十日之歡。」漱玉笑着吩咐跟人道：「你們趕緊飛馬回家伺候！」一面說，一面攜着癡珠的手道：「我們同坐一車好說話些，你的車叫管家坐着，慢慢的跟來罷！」原來，漱玉家中有一座園亭，是太傅予告後頤養之地，極其曲折，名曰遼園。太傅開府南邊時，癡珠尚幼，最爲太傅所器重。後來與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發難，因上書言事，觸犯忌諱，禍幾不測，賴太傅力爲維持，得以無罪。未幾，太傅予告，攜入關中，所以園中文酒之會，癡珠無不在座。所有聯額題詠，癡珠手筆極多。因此一家內外男女，無一人不認得癡珠。先是，家丁回家說章老爺來了，這漱玉太太，便吩咐婢僕將遼園碧梧山房，七手八腳，鋪設起來。是夜兩人相敘契闊，對飲談心。傷風澤之淺微，痛劫灰之難問。癡珠忽慘然吟道：「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我近來絕口不談時事矣！停了一會，漱玉因問癡珠道：「你記得七年前進京，娟娘送咱們到灞橋行館麼？那一夜你兩人依依情緒，至今如在目前。你的詩是七絕兩首。」便吟道：

灞橋驛畔客停車，惜別人來趁月華。濁酒且謀今夕醉，明朝門外即天涯。

玳梁指日誓雙棲，此去營巢且覓泥。絮絮幾多心上語，一聲無賴汝南雞。

是不是呢？癡珠道：「你好記性，這兩首詩我竟一字都忘了！」漱玉道：「自然忘了！」癡珠慘然高吟道：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便問漱玉道：『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狀呢？』漱玉道：『我前年見過一面，才曉得他娘死了。以後聞人說他哭母致病，閉門謝客。近來我不大出門，便兩年多沒見人提起他蹤跡。如今長安名花多着哩！遲日招一個人領你去進遊罷。』癡珠道：『我也聽得人說，這幾年秦王開藩此地，幕中賓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風光，自然比向時強多了！』二人於是淺斟細酌，席間淋漓，三現尚未散筵，只見小丫鬟提着明角燈，回道：『太太說，夜深了，老爺初到，車馬勞頓，請老爺少飲，給老爺早一點安歇罷。』漱玉笑道：『我倒忘了！只顧與故人暢談。』遂盡一壺而散，晚夕無話。次日飯後，漱玉果招一個人來，姓蘇字華農，係府學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親，西安本係癡珠舊遊之地，是日同華農走訪各處歌樓舞榭，往往撫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悵然而返。第二日，漱玉回家也跟着同遊，一連數日，總訪不出娟娘信息，癡珠就也懶得走了。彼時便有親故陸續俱來，癡珠也不免出去應酬一番，便把訪娟娘一事擱起，再說癡珠急於入川，只得將此事託漱玉、華農，慢慢探問。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飲，門上送進單帖，係癡珠世兄呂龍文，爲癡珠饒行，請漱玉、華農作陪，末注一行云：『席設寶鬢坊荔香仙院，務望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笑道：『這地方華農是進不去呢！如今龍文請你，你題上知字，我們都陪你走一遭罷。』聞文休紋到了那日，三下多鐘，龍文親自來邀，恰好華農在座，便四人四輛車，向寶鬢坊趕來。此時已是十月將終，朔風漸烈。癡珠初進巷口，便遙聞一陣笙歌之聲，又走了半箭多路，到了一家前面，車便停了。四人一齊下車，只見門前一株殘柳，跟班先去打門，癡珠細看，兩扇油漆黑溜溜的大門，門上硃紅帖子是：『終南雪霽，渭北春來。』八個大字。早有人開了門，在門邊伺候。癡珠四人相讓了一回，跨進來便是一條磚砌甬道。院中卸着一輛雕輪繡幃的轎車。甬道盡處，便是一個小小的二門。進去，門左右三個廊房，廂房內人已出來，開着穿堂中間油碧屏門。癡珠留心看屏門上匾額，隸書「荔香仙院」四個大字，門中灑藍草書板聯一對是：

呼龍耕煙種瑤草，踏天磨刀割紫雲。

集句，癡珠贊聲『好』跨進屏門，便是三面遊廊。中間擺着大理石屏風，面面碧油亞字欄杆；地下俱是花磚砌成，烏籠花架，布滿廡廊上下，屋係三間大廳，兩邊俱有套間在內。四人緩步上廳，便有丫鬟掀起大紅夾毡軟簾，早有一股花香撲鼻。方才要坐下，早聞屏後一陣環珮之聲，走出一麗人，鬢雲高擁，鳳翼低垂，娉娉婷婷，含笑迎將出來。把眼瞧着癡珠道：『這位想是章老爺麼？』龍文笑道：『你怎麼認得？』便攜着麗人的手，向癡珠道：『此長安花史中第一人物，小字紅卿，吾兄細細賞鑒一番，可稱絕色否？』

癡珠深深一揖道：『天仙化人，我癡珠瞻仰一面，已是三生有幸；賞鑒兩字，你可不唐突麼？』紅卿笑道：『韋老爺如此謬賞，令我折受不起！』便讓四人依次而坐。一會丫鬟捧上茶來，紅卿親手遞送已畢，又坐了片刻，漱玉便向紅卿道：『我輩雖非雅客，竟欲到你小院一坐，不知可否？』紅卿笑道：『豈敢！小室卑陋，恐韋老爺笑話！』說着，便往裏請，丫鬟前面領着，轉過屏後，又一小院落。由東邊一道粉牆進了一個垂花門，南面牆下有幾十竿脩竹，枝葉扶疏，面南便是三間小屋，窗上滿嵌五色玻璃，進了屋門，只覺暖香拂面。原來三間小屋，將東首一間，隔作臥房，外面兩間，遍裱着文綾，面南牆上掛着一個橫額，上寫道：『玉笑珠香之館。』款書『富川居士』。癡珠細審筆意，極似韓荷生，便向紅卿問道：『這富川居士，便是韓荷生麼？』紅卿點頭道：『是。』漱玉道：『紅卿室中，有一字不是荷生寫的麼？』紅卿因問癡珠道：『你在京會過他沒有？』癡珠道：『人是會過，詩也讀過，只不曾說過話。』紅卿道：『你如今可曉得他的蹤跡麼？』癡珠道：『他很闊，我出京時，聞他爲明經略聘往軍營去了。』紅卿癡珠說話時，漱玉立起身來，步到東屋門邊，掀開房簾，招呼癡珠下炕道：『你看那壁上許多詩箋，不是荷生小楷麼？』癡珠踱入臥室，見茵席几榻，亦繁華，亦雅淨，想道：『風塵中人，有此韻致，不減娟娘也！』便從那柳條詩絹上七絕四首瞧起，看到第三首，吟道：

神山一別便迢遙，近隔蓬瀛水一條。雙槳風橫人不渡，玉樓殘夢可憐宵！

便道：『哦！這就是定情詩麼？』再瞧那烏絲冷金箋上，金縷曲一闋云：

轉眼風流歇，乍回頭，銀河迢遞，玉簫嗚咽。畢竟東風無氣力，一任落花飄泊！才記得相逢時節，霧鬢煙鬟人似玉，步虛聲，喜賦瑤臺月，誰曾料，輕輕別。旂亭莫唱陽關疊，最驚心，渭城衰柳，灞橋風雪，翠袖餘香猶似昨，咫尺河山遠隔，恐兩地夢魂難接。自問飄蓬成底事，舊青衫，淚點都成血，無限事，向誰說？

漱玉便向癡珠道：『這便是荷生去年留別之作，沈痛至此！』又望着紅卿道：『你們相別，轉眼便是一年，光陰實在飛快！』紅卿一面答應，一面眼圈早已紅了。漱玉便不往下說。癡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聯云：

秋月春風等閒度，淡妝濃抹總相宜。

點頭道：『必如紅卿，方不負此等好筆墨！』紅卿即讓四人在房中坐下道：『你的詩名，早有人向我說過，自古文人，相輕實亦相愛，你這般傾倒荷生，怎的見面不攀談呢？』癡珠便將花神廟匆匆相遇，及先後題詩一節，詳敘出來。紅卿道：『你看過他的詩，你心

中自然有了他，他以後讀你的詩，又不知怎樣想你呢，你愛他的詩，他今年都中還有詩寄來贈我，我如今統給你瞧罷。」說畢便喚丫鬟取鑰匙，向枕函檢出浣花箋數紙，遞給癡珠，大家都走攏來，癡珠展誦道：

冰綉霧縠五銖輕，記訪雲英到玉京。苔徑曉煙窗外濕，桂堂初月夜來明。菱花綽約窺新黛，仙果清芬配小名。最是凝眸無限意，似曾相識在前生。

銀壺漏盡不成眠，乍敘歡情已黯然！萍梗生涯悲碧玉，桃花年命寫紅箋。團香和淚常無語，理髮薰衣總可憐。莫話飄零搖落恨，故鄉千里皖江邊。

便道：「原來紅卿是安徽人，流轉至此，可憐，可憐！」說畢，又往下念道：

玲瓏寶髻重盤雲，百合衣香隔坐聞。秋剪瞳人波欲活，春添眉嫵月初分。紫釵話舊渾如夢，紅粉憐才幸有君。杜牧年來狂勝昔，只應低首鑲金裙。

黃昏螢氣忽成樓，怪雨盲風引客舟。水際含沙工伺影，花前立馬幾回頭。

「哎呀，怎麼起了風波，不能見面了！」紅卿道：「一言難盡，請望下看罷，這還好呢！」癡珠又念道：

同心小柬傳青鳥，借隱名山誓白鷗。獨看雙棲梁上燕，爲儂私撥綰絲篸。名花落潤已含冤，欲駕天風叫九門。一死竟拚銷粉黛，重泉何幸返精魂！

癡珠讀至此，正要與紅卿說話，誰知紅卿早已背着臉，在那窗前提淚。龍文便道：「不用念了！」癡珠如何肯依，仍接着念道：

風煙變滅愁侵骨，雲雨荒唐夢感恩。祇恐乘槎消息斷，海山十笏阻崑崙。

鴨爐香暖報新寒，再見人如隔世難。握手相期惟有淚，驚心欲別不成歡。青衫舊事殷勤嚼，紅豆新詞反覆看。淒絕灞陵分手處，長途珍重祝平安！

金錢夜夜卜殘更，秦樹燕山記客程。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看花憶夢驚春過，借酒澆愁帶淚傾。恨海易填天竟補，肯教容易負初盟？

珍珠密字寄烏絲，不怨蹉跎怨別離。芳草天涯人去後，蘆花秋水雁來時。雙行細寫鴛鴦卷，十幅新填菖蕙詞。駐景神方親檢

取，銀河咫尺數歸期。

吟畢，大家贊道：『好詩！纏綿宛轉，一往情深！』癡珠到也不發一言，慢慢將詩放在桌上，目視紅卿，默默不語。紅卿停了一會道：『韋老爺！你與娟娘，情分也自不薄！』癡珠聽說娟娘，便急問道：『紅卿！你知他下落麼？』大家見紅卿突說娟娘，也覺詫異，便一齊靜聽起來。紅卿沈吟一會道：『你既念他，你爲何分手以後，不特無詩，且無隻字？娟娘每向我誦「爲郎憔悴卻羞郎」之句，輒泫然淚下。』癡珠紅着眼眶道：『這薄倖兩字，我也百口難分了！只是事既無成，萬里片言，徒勞人意，到底娟娘如今是怎樣呢？』紅卿道：『說起娟娘，我也摸不出他的意思。我家向日避賊入陝，投奔於他，深感他恩義。後來我撐起門戶，他嫌便死了。娟娘素來孝順，將衣飾變換，以供喪葬，自此不塗脂粉，長齋奉佛。前年三月初三夜，忽來與我作別，說要去南海朝觀音；我方勸他，「心即是佛，不必跋涉數千里路，況目下南邊多事，如何去得？」次日即有人傳說，娟娘留一紙字給他姊妹，領一婢不知去向。你道奇不奇呢？』大家聽說，呆了半晌。癡珠尤難爲情。一會巨燭高燒，酒闌雜陳，絲竹迭奏，乃癡珠、紅卿各有心事，雖強顏爲笑，總無聊賴。正是：

兒女千秋恨，人前不敢言。夜來空有淚，春去渺無痕！

不到二更，癡珠便託詞頭痛，散席，偕漱玉先回去，龍文二人也就散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話說太原本古冀州之地，東連燕、豫，西界大河，北有寧武，偏頭、雁門諸關，坐制稱雄，屹然爲神京右衛。逆倭連年由海道蹂躪各省，北則天津、登萊，南則由寧波滋擾浙江，由瓜州滋擾三江。復援金人冊立僞齊故事，封了粵西巨寇黃壽泉，竊踞金陵。於是淮海之間，大河南北，以及兩湖，土匪蜂起，逆倭遂得以橫行無忌。朝廷賦額日虧，軍儲日絀，全靠西陲完善之區，轉輸支應。山右尤畿疆屏蔽，西北膏腴，是年春間，豫州節度武公部下官軍，迭獲勝仗，逆倭勢蹙，勾引河東土匪，竄入平陽，計欲結連關外回番各部，由草地潛入燕雲。幸明經略北來，士卒用功，漸次撲滅。是以駐節并州城中，相機勦滅。韓荷生就聘到軍，磨盾草檄，持籌高唱，此其餘事。始而冀州肅清，繼而協同豫州，武節度官軍，剋期勦賊，得以專籌各道軍餉，此皆韓荷生一力贊成。經略所以十分器重。——忽忽之間，早是十二月了。一日，探馬報稱：口外回民，聚衆數十萬，醜酒歃血，將由關外直撲宣化、錦州等處。經略急請荷生計議，荷生笑

道：「此謠言也，自古出塞必在春夏，目下窮冬，漫山積雪，毋論回民不是銅筋鐵骨，試想草枯水涸，人馬如何走得去呢？但邊境近稍寧靜，有此謠言，亦不可不早爲防備。以愚見料之，大約回民將誑我張皇北顧，乘勢渡河擄掠，故造此謠言，教我顧彼失此。爲今之計，當先委幹員前往潼關，探偵動靜，更傳檄雍州節度，早爲捕治。蒲關一帶，亦不可不暗暗戒嚴。老經略高見以爲何如？」經略喜道：「先生此論，洞澈匪徒肺腑。」話猶未畢，只見門上傳鼓，遞進蒲關總兵燒角文書一角。經略忙偕荷生一同披覽道：

鎮守蒲關總兵游長齡，謹稟節帥大人閣下敬稟者，十二月十七日午刻，據黃河渡口巡檢原士規稟稱：「探得十六日夜三更，潼關城中失火，關門大開，回民萬餘人，鼓譟而入。一城文武，俱被殺害。聲音聚衆三十萬人，將行北渡。」卑職即刻出往河干察看，見賊兵帳幕布滿西岸。看蒲關守兵，自裁撤後，只有八百餘名，深恐兵力單薄，不足防禦，幸各鄉俱有團勇，力扼河岸，惟慮蜂擁而至，衆寡不敵，專此飛稟。

看畢，便向荷生道：「果不出先生所料！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荷生慨然道：「此等烏合之衆，大人當以先聲奪之，便令解散，萬不可片刻遲延。今日已四下多鐘了，大人起馬，萬不濟事，乞發令節調顏參將、林遊擊，各帶左右翼兵一千名，連夜出城駐紮。五更兼程趨行，限五日到蒲。大人於明日未刻統領大兵，出城十里駐紮。二十二日長行。某願隨鞭蹬，供大人指揮。」經略遲疑道：「救兵如救火，固當以速爲妙；但今日即行調兵，恐勢有不及，奈何？」荷生道：「左右翼兵即在本營，軍裝原無不備，着今夜駐紮城外，正爲兵丁一切餼糧器械計耳。賊一路必有耳目，若知大兵即到，自然心生畏沮。據報聚衆三十萬人，此是狡賊虛張聲勢；然數萬人，是必有有的。此數萬人，未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田產，大半爲賊逼脅出來。某請爲密行曉示，令其自相離異。且平日官軍就道，籌餉辦裝，日延一日，救兵幾有遲至半個月尚未出城者，大人朝聞警，暮出兵，鼠輩聞風，定當膽落。看某仗劍爲大人斬賊哩！」經略道：「先生計劃周到，即請先生同行，所有機宜，悉憑先生調度。」說畢，便傳中軍捧過令箭，教隨荷生到帳前施令。果然事權在手，威信及人。二十日一早，顏林二將早已帶兵向蒲州趨行去了。第二日經略亦偕荷生出城，將一切籌餉事宜，統交節度曹公。荷生又將平日先催那一處，先解那一處，某處用某人，某人熟某事，開明節略，送給曹公。曹公接辦，自不費手；也着實欽服荷生材幹，這且按下。且說顏林二將，曉夜趕行，到得中途，忽奉令箭一枝，錦囊一個，固封密扎。二人忙拆開，同看道：

頃探得河南土匪阿大郎等，因潼關失守，勢復蠶起，攻陷陝州。兩將軍所帶左右翼兵，由小路星馳，抄至陝州，一鼓殲除，無留

一人，再於破石關左右樹林中，留兵二百名，不時巡哨，多設旌旛，以爲疑兵。定於正月十五日二更後至潼關，看城中火起，接應，不得有違。

看畢，急照密扎催兵前進去了。看官！你道這顏林二將，是何等樣人？顏參將名超，係武進士出身，林遊擊名勇，係營伍出身。顏善使單刀，林善使畫戟，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且兩人各有一樣絕技：顏參將能於百步之外樹林中，數過第幾枝，第幾葉射之，無有不中。林遊擊能發連珠箭，一開弓射倒三人，再無因得過的。只是心氣粗暴，言詞大戇，動輒得罪長官，以致十年還是這一個守備，一個千總。自經略到晉，克復平陽，會剿陳汝，他二人便超羣絕倫，爲經略賞識了。不半年間，以軍功擢至參遊，眼見得去總兵不遠哩。看官！你道人生可不要逢個知己麼？閒話休講，且說他二人到了河南果然，土匪縱橫，焚村劫舍。顏林兩將，所帶皆百戰之兵，分路剿除，不日即將陝州收復。并按着柬帖，在破石關一帶，設下疑兵，專等十五日到潼關接應。暫且不表。且說那賊匪據了潼關十餘日，不能渡河。城中不過數里地方，能搜得出幾多糧草，將向華陰進發，又被西安重兵攔住去路，將往河南擄掠，忽聞經略遣將，將陝州土匪斬殺無遺，并探得一路均有伏兵，幾次出城，俱被官軍擊退。且烏合之衆，本無紀律，回子與番子，只知奸淫擄掠，有勇無謀，弄得個魂驚膽喪，已有散心。忽一日潼關城中，貼了幾十處大營告示，衆人瞧道：

欽差大臣經略西南世襲一等威勇侯明示：爲愷切曉諭事。爾陝甘回民，自李唐以來，轉徙內地，食毛踐土，千有餘歲。我朝天覆地載，漢民回民，從無歧視。乃者逆倭犯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麤是已窮之技，豕無可突之圍，釜底遊魂，苟延旦夕。爾等乃受其指揮，并勾番部，兼脅良民。豈知天上軍來，若風掃葉；漢家兵到，如日沃霜。本爵欽承威命，統領元戎，招募悉拳勇之材，團練集爪牙之利。燕犀排出，爭淬芙蓉；代馬驅來，久肥苜蓿。四圍炮火，中天掣列缺之鞭；一片刀光，半夜射望諸之魄。蝟蜂立折，螳臂徒勞。惟思二百年列聖垂謨，但有如傷之念；十餘萬生靈就溺，誰無欲拯之心。爲此特宣明諭，爾等俱有官骸，亦念駢誅之慘。誰無妻子，盍思孥戮之寬。兵弄潢池，原屬無知；赤子戈投牧野，即爲投順。黔黎本爵旣往不咎，咸與維新，予以免死之牌，示之投生之路。倘執迷不悟，甘心從逆，則城破之日，必盡殺乃止。其毋悔！某年某月某日給。

於是回民每夜輒有百餘人，縋城私詣大營，求給免死牌。旬日之間，來者愈衆，將十萬免死牌，給發殆盡。經略一切事務，俱與荷生計議。且屢奉嚴旨，急命克復潼關，使覺十分愁慮。那荷生每日仍是輕裘緩帶，飲酒賦詩，并傳知蒲關城內居民，照舊安業，開放

花燈到了十五日早晨，荷生在經略帳中，傳出令箭二枝，密扎二個：一個與蒲關游總兵，一個與本營李副將。二人看了密扎，各自分頭行事，衆人皆不知是何緣故。到了黃昏時候，城中銀花火樹，一色通明。荷生乘馬，帶了五十名兵，在燈市遊了一回，自行出城去了。經略營門，毫不見些動靜。再說顏林二將，到了十五日午後，行至潼關二十里外，飽餐戰飯，預備接應。先差探馬探聽，回報：『大營賊營，隔河相對，未曾打仗。』二人心中疑惑。不一會，日色西沉，月光東上，二人騎馬當先，透迤望潼關進發。到了關前，已將近二更時候，只見月明如晝，隔河大營內鼓角無聲，又無船隻渡河，只好將兵在彼岸紮住。又過了一個更次，仍無消息，四隻眼只向城中看着。兵士們也有坐的，也有立的，那磨拳擦掌，等候打仗。猛然一回頭，見隔河大營中，赤的的一枝號火騰起，直上雲霄，二將便知有了消息，便命衆兵一齊上馬。隨後又見起了兩枝號火，語言未了，關內信炮連聲，月明之下，倒看不出火光，只見滾滾黑煙，衝天四起，人聲鼎沸。二將便令軍士：『順風向賊營放起火來！』麾兵上前，正要衝殺，隔河大營也就大開營門，萬炬齊出，都在東岸上列成隊伍，卻不渡河。那時城外賊營，正在睡夢之中驚醒，倉卒接戰。怎當二將的兵驍將勇，霎時已經死了一半，一半拋戈棄甲，沿河逃生。正在追殺之際，城內關門大開，先擁出三五百人，皆是黃巾包頭，大聲招呼官兵：『進城殺賊！』四望城門上垛口人俱站滿，敵樓上懸出一盞大紅燈，上寫着斗大的一個「順」字。二人看了大喜，且不去追趕餘賊，帶領衆兵殺進城來。——是夜賊衆因探得蒲關內大放花燈，所以毫無防備。半夜忽然聽得四處火起，人聲大喊道：『吾等皆明大人官軍，投降者免死！』所有賊首沙龍巴戟帶着一干心腹，一時措手不及，四散跑出，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正要出城，迎頭遇着顏林二將，一陣好殺，只見尸橫遍野，血流成渠，便折轉頭來，想出東門逃命。二將隨後正趕，忽見賊匪紛紛倒地，四路炮響槍鳴，迎面在月光中閃出一將，手舞大刀，正在那裏殺賊，猶如砍瓜切菜。原來是蒲關游總兵，見了二人，十分大喜，便道：『明爺有令，傳與二位，見頭包黃布者免死！』於是合兵一處，搜殺城中番回各匪，救滅煙火，安撫良民。此時已是四鼓。城內城外這一陣殺死的賊，約有萬人，投降者亦有萬衆。只有賊首數人，尙帶着一夥悍賊，拚命殺出城外，又合城外的餘賊，番子回子，一共有數千，便想渡河往西搶掠。忽見隔河岸上，一片火光，綿亘不絕，遂教番兵引路，打草地內順着河往西行走，卻喜回頭一看，並無追兵，遂放心大膽而進，意欲待天明之後，尋着村莊，擄些飲食。又走了一個更次，時已五更過了。約莫也走了二三十里，月色漸漸西沉，拂拂曉風，吹得那河岸上敗葦叢蘆，沙沙亂響。遠遠望見河旁，似有幾輛大車停住，往前再走，荒草愈多。正在尋覓路徑，忽聽一聲炮響，三面火光驟發，前後俱被大車

滿載柴草，灌上了油，把路都塞斷。一陣風過，遍地的枯草，烘烘燒着，草內先埋下無數的鉄炮，引着藥線，直裂橫飛，只燒得這一夥數千賊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往河中亂跳，溺死的也不計其數。其餘均焦頭爛額，血染黃沙了。看官，你道這場火是那裏來的？就是荷生早晨派的李副將在此埋伏，算定賊匪必由此路，故此燒他一個盡絕。荷生帶了數十名心腹健卒，正在高阜瞭望，見大功已成，十分歡喜。時東方已白，隨即與李副將會在一處，向潼關來。方到關下，遙望見經略大纛，正在渡河，顏林游李四將，皆列隊相迎。經略一到西岸，見了荷生，并四將，便笑吟吟的向荷生拱手道：「深勞先生妙算，並諸將勤勞，一戰成功，可喜可賀！」遂與荷生並馬入城，出榜安民。將生擒賊首，一齊梟斬示衆。委員詢問未出城回民，有眷屬者，悉令回籍，其單身者，交地方官安插。時雍州節度，駐紮同州，約期相見，高宴三日。破石關伏兵二百名，亦已調回，大兵便凱歌渡河，回太原去了。凡秦晉官民，無不仰慕荷生手采，每出，至道途擁擠不開。看官，你道熱鬧不熱鬧？正是：

苟有用我，帷幄運籌，輕裘緩帶，名士風流。

自是逆倭聞風，再不敢窺伺山石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上回書說的是荷生東平回匪。那時正癡珠西入蜀川，天寒歲暮，遊子鄉關之感，風人呖帖之思，麝至香來，頓覺茅店雞聲，草橋月色，觸目驚心，無復曩時興致。行次寶雞，遇一故人，詢及行蹤，因言節度田公，於十月杪奉命移廣，已見邸抄，且有一「不必來京請訓」之語。癡珠意緒，愈覺無聊，想道：「人生遇合，自有定數，到是蜀中風景，甲於環區，自古詩人，留寓其地，閱歷一番，也不辜負。」癡珠自此入益門，度大散關，寓意山水，日紀一詩，轉也擺脫一切。這日到了廣漢，廣漢守郭公係癡珠郎舅至戚，迎至署中，十年分手，萬里聚頭，這一夕情話，比西安王嗽玉家，又是一樣款洽。癡珠借此度過殘年，飲薛濤之酒，鬪花蕊之詩，客邊亦不寂寞。韶光在苒，轉瞬是二月初旬了。始而傳聞，逆賊竄入建昌，逼近東越，繼而傳聞，上遊失守，會城危在旦夕，癡珠與郭公，俱有老親，聞此信息，何等張皇。到三月杪，郭家安信到了，癡珠不得家中一字，如何放心？便差人查探由湖入廣之路。差人回報：「黃州道梗，田公現在留滯長沙。」癡珠急得沒法，因想往華嚴菴求籤，指示去路。原來廣漢有一華嚴菴，係太史金公兆劍之妻，馮燕娘所立。燕娘聰穎

絕倫，年十九，歸太史。蜀人比之趙松雪夫婦，踰年，太史卒，燕娘不茹葷，奉姑以居。踰年，姑又卒，燕娘遂祝髮奉佛。高坐禪牀，足不出戶者三十年。由靜生定，由定生慧，一切過去未來之事，洞照無遺，因此把所居捨爲華嚴菴，就菩薩前神籤，指示善男信女迷途，法號蘊空。癡珠前此曾往瞻仰，值蘊空朝峨嵋去了，只撰一聯鐫板，送入方丈懸掛，其聯云：

也曾續史，也曾續經，瞻落落名山，博議書成，竹素雙棲留隻影。
未敢言仙，未敢言佛，歎茫茫孽海，大家身在，柏舟一葉引迷津。

蘊空由峨嵋回來，見了此聯，也還點頭稱好。這回癡珠因要求籤，先期齋戒，於四月初一日清早，洗心滌慮，向華嚴菴來。到了山門，便有齋婆迎接，上殿拈香，癡珠磕了頭，跪持籤筒，默禱一番，將籤筒搖了幾搖，落下第十三籤來。重復磕頭起來，問過信筮，便有齋婆送過籤譜。癡珠看頭一句是：

如此江湖不可行，

想道：『這樣湖南走不得了！』又看下句，是：

且將來路作歸程。

想道：『還要由山陝走哩！』再看底下兩句，是：

孤芳自賞陶家菊，一院秋心夢不成！

想道：『這是怎說？』沈吟一會，重整衣冠，又跪下磕了三個頭，默祝一番，重求一籤，檢出籤譜，看頭一句，是：

故園歸去已無家，

便不知不覺流下淚來，又看下句，是：

傾盞程生且駐車。

自語道：『這是遇着什麼人留我哩？』再往下看，是：

秋月何如春月好，青山自古恨天涯！

癡珠想道：『這也不是好消息！』正在疑慮，只見殿後一個老尼，年紀七十以外，扶着侍者，慢慢踱過來。齋婆侍立一邊，老尼便向

癡珠合掌道：「居士何來？」癡珠急忙回禮道：「比丘即蘊空法師麼？」便一一通了姓名。老尼笑道：「前蒙居士過訪，老衲朝山去了，有失迎候，轉承惠賜長聯，隱括老衲一生行藏，令人心感。」癡珠說道：「久欽清節，且仰禪宗，正想向方丈頂禮慈雲，將籤意指示，不意比丘轉出來了！」說畢，便將籤帖帖子遞過。蘊空接着，瞧了一瞧道：「第一籤，上二句，居士自然明白了；下二句，後來自有明驗，大約居士與『陶家菊』，另有一番因果。第二籤，首一句，且不必疑慮，大抵秋菊春蘭，各極其勝，究竟秋菊牢騷，不及春蘭華貴。老衲有三十二字偈，居士聽着！」便說道：

鶯飛草長，鳳去臺空，黃花欲落，一夕西風。

亭亭淨植，毓秀秋江，人生豔福，春鏡無雙！

癡珠遲疑不解，呆呆的立着。老尼道：「居士請了數雖前定，人定卻也勝天。這看居士本領罷！」說着，便扶着侍者，由殿東入方丈去了。癡珠也不敢糾纏，到客廳吃了茶，疑疑惑惑的回署。過了一夜，想道：「幸是山陝此刻回匪寧靜，倘像去冬那樣光景，就這條路也走不得哩！」因此決計由原路且先入都，再作回省打算。郭公也留不住，只得厚贖數百金，派兩名得力家丁，護送至陝。是時初夏時候，途中不寒不熱，山青水綠，比殘冬光景迥然不同。到了梓潼，重經雲棧，翠雲廊，滴水巖，青橋驛，紫柏山，紅心峽諸勝，尤令人心曠神怡。奈癡珠繫念老母在危急中，恨不能插翅南飛，那有心情流連風景！每日重賞轎夫，兼程前進。四月初三日起身，至十六夜二更，已到了草涼驛地方。此地上去鳳縣七十里，下去寶雞九十里，本非住宿之所。癡珠因夜深了，只得隨便住下。是夕月明如晝，跟隨人等趕路疲乏，都睡了。癡珠獨步小院中，對月淒惻，禿頭因癡珠未睡，不敢上牀，坐在堂屋打盹。見癡珠在院子裏蹣來蹣去，遂站起說道：「天不早了，老爺睡罷！」癡珠看錶，已有兩下多鐘了，便進房去叫禿頭服侍睡下。翻來覆去，捱了一會，總睡不着。忽然，似聞窗外有人頻頻呼喚，又似有人隱隱哭泣之聲，將帳子揭開一看，見斜月上窗，殘燈半穗，黯然四壁，寂無人聲，便又睡下。想起昨日鳳嶺小憩，見那連理重生亭的碑記，文字高古，非時下手筆，便又恍恍惚惚，如身在亭中，援筆題道：

嶺下孤客征，嶺上木連理。連理之木死復生，孤征之客生如死！

題畢，瞥見一麗人，畫黛含愁，鬢峨鎖恨，嬌怯怯的立在山坳，將癡珠凝眸一盼，便不見了。癡珠移步下亭，想道：「怎的這空山中有此麗人？難道青天白日，山魈木魅，敢公然出現麼？」正在想着，那腳步卻向山坳走來。不見人跡，剛轉過山坳，又見那麗人手拈一

枝杏花，身穿淺月色對襟衫兒，腰繫粉紅宮裙；神情慘淡，立在那裏。癡珠轉過腳步，麗人卻又不見了。並那地方，亦係一片平原，並非鳳嶺。癡珠想道：『我如何又走到這個地方呢？』再一望去，見有一廟，隔一箭多地，便緩步向前。又只見廟門洞開，油漆顏色，黯淡得很，是個古廟。廟中直匾，大書「雙鴛祠」三字，門堂三間，歪歪斜斜。門上也畫有門神，一扇倒在地下，中間碧油屏門，不成顏色。屏門後，兩道砌磚，尙自完好，兩旁一柏一松，蒼翠欲滴。癡珠一步步走上臺階，見廊上東西木柵中間，殿門懸掛板聯一付，是：

秋月春風，可憐如此！

青天碧海，徒喚奈何！

十六個字。用手推那殿門，卻是閉得緊緊的，無縫可窺，不知中間是何神像。由東廊轉至殿後，只見西邊有一小門，踱進門來，卻是廟東的三間屋子，空洞洞的無一件傢伙。對面有一亭，亭中豎碑一座，癡珠忙把碑文讀過。是一篇四六。正要背誦一遍，陡見碑石搖動，向身邊倒將下來，嚇得癡珠大叫一聲，早把對房跟人驚醒了。禿頭從睡夢中一磔碌爬起，問是什麼。大家道：『老爺夢魘了！』癡珠一身冷汗，將眼一睜，瞧着月光燈影，慘然道：『你們不要大驚小怪，沒有什麼事，睡罷！』便自坐起，揭開帳子，將燈剔亮，去記那碑文。覺得首尾二段，是全記得，中間兩段，什忘四五。就踱下牀來，披上衣服，檢過紙筆，將首段先行謄出。其詞曰：

麴塵走馬，絲柳情長；藥店飛龍，香桃骨損。驥方展足，傷心賦鵬之詞；鳳不高翔，揮淚離鸞之曲。春風眉黛，花管新描；夜雨啼痕，竹斑忽染。瑟彈湘女，落遺響於三秋；環認韋郎，結相思於再世。大抵青天碧海，不少峨眉見嫉之傷；誰知白袷藍衫，亦多風思難言之痛。此雙鴛祠所爲立也。

謄畢，想道：『這段情文，已極哀醜了！近來四六家，那有此副筆墨？』因將次段慢慢的記憶，援筆先題那首二句，云：

則有家傳漢相，派衍蘇州……

想道：『怪呀！竟是我家的故事了！』其下還有八字，再記不出，便提筆圍了八圍，贖那底下的，是：

青箱付託，鯉庭負劍之年；黃嬾繩摩，烏几吹藜之夜。

想道：『這聯以下，還有「名題蕊榜，秋風高撥桂香」一聯呢！如此對語再記不出！』就將十字謄過，又圍了十圍，往下謄去，是：輕裘快馬，霜嚴榆棗關前；寒角清笳，月冷胭脂山下。弔故宮於劉石，禾黍高低；聆冷調於伊涼，箏瑟激楚！

膽到此處，要往下寫去，只記不出，想道：『以上數聯，後來纂去，作我的墓誌，也還可用；以後數聯，係敍此人抑鬱無聊，得一巾幘知己，筆墨極其淋漓，如何一字也沒了？』沈吟半晌，自語道：『咳！恍惚得很，這數聯中，不是有那「叔寶多愁」對那「長卿善病」麼？怎的記不起，比做更難？』擲下筆，凝思一會，聽得雞聲已唱過兩遍了，便提筆，另行將那段末數聯膽出，是：

彩雲三素，忽散魚鱗；寶月一奩，旋虧蟾魄。蓋積勞所以致疾，而久鬱所以傷生。歷險阻之馳驅，風如牛馬；慨身世之偃蹇，歲在龍蛇。病到膏肓，竟符噩夢；醫雖盧扁，難覓靈方。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想道：『如今是第三段了。』段首四句，是：

爾乃亭亭淨植，連出汗泥；烈烈奇香，蘭生幽谷。

寫畢，想道：『以下數聯，又忘了！』便又另行寫道：

杯蛇幻影，鬼蜮含沙。愁縈緒以迴腸，蔓牽瓜落；拭淚珠而洗面，藕斷絲長。生不逢辰，久惟荼苦；死而後已，又降鞠凶。填海水以將枯，窵無從雪；涸井波而不起，心早成灰。含笑同歸，樹合韓憑之塚；偷生何益，夢隨倩女之魂。七千里記鼓郵程，家山何處；一百六禁煙時節，野祭堪憐魂兮歸來，躬自悼矣！

便自語道：『寫得沉痛如此，真好文章也。末段我使一字不忘了。』遂接寫道：

於是故人閣部，念攻玉之情，敦分金之誼。黃蘆匝地，悲風吹蒿里之音；丹樓孔塗，落日下桂旂之影。視旛幢之綵繡，翠柏蒼松；升俎豆之馨香，隻雞斗酒。嗟呼！滾滾勞塵，不外至性至情之地；茫茫人海，最難一生一死之交。白馬素車，猶是范張同氣；珠簾寶蓋，終殊娟潤雙棲。咽汾水之波聲，淒涼夜月；拜曇花之幻影，惆悵春風。逝者如斯，竟成千古！人如可作，重訂三生。川嶽有靈，永護同心之石；乾坤不改，終圓割背之盟。

是：瞻畢，窗紙上早已曉日瞳瞳了。癡珠復朗吟一遍，禿頭暨衆人早已收拾行李伺候。癡珠才拭臉漱口，便上車向寶雞進發去了。正是：

人生能有幾，買賣馬啼間；天與閒身好，如何不肯閒？

欲知癡珠一籤一夢，後來若何應驗，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勝地名流修禊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話說明經略奏凱班師，一路偕荷生察看形勢，增減防兵。直到二月杪，始抵太原。闔城官員，以次排設慶賀筵宴；三軍鳧藻，萬姓驪歌，也不用鋪張揚厲。還有那本地紳士，因荷生破賊有功，便邀了荷生同年梅小岑太史，歐劍秋侍講，定於上巳日，專席特請荷生洗塵。傳齊本地花選上十妓，潘碧桃、顏丹暈、張雲、薛瑤華、冷掌珠、傅秋香、賈寶書、楚玉壽、王福奴、劉梧仙，都到柳溪。形雲閣伺候。柳溪在陽曲縣署西一里，汾堤之東。宋天禧中，陳堯佐知并州，因汾水屢漲，築堤周五里，引汾水注之，旁植柳萬株。中有秋華堂，堂外有芙蓉洲，每歲上巳，太守泛舟脩禊，郡人遊觀於此。數百年來，久圯於水。十年前太原太守率官吏士民，立汾神臺，駘祠，因復舊跡。形雲閣是上下兩層，在溪北最高之處，四面明窗，俯瞰柳陰中，漁莊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圖畫。溪南一帶桂樹，遮列如屏，便是秋華堂。東邊一帶垂楊，沿流環繞。西邊池水一泓，縱橫數畝，源通外河，便是芙蓉洲。到了這一日，形雲閣下層，早排設得錦天繡地一般。已初一刻，教坊十妓齊集。不一會，繙紳和梅小岑、歐劍秋陸續也到了。一面催請荷生。小岑、劍秋和那十妓說說笑笑，都說道：『就現在教坊腳色論起來，今年花選，秋痕壓在煞尾也算抱屈了！』秋痕係梧仙小字，秋痕冷笑道：『這也沒有憑據，若說第一，那個不想取上呢？我們本是憑人搬弄的，愛之加膝，不愛之便要墜淵，又有什麼憑據，可說得出來？』丹暈也說道：『這個是平心的話！』正說着，外面報說韓帥爺來了。繙紳大家也就走下臺階拱候。十妓都迎接出去，在閣門外，一字兒花搖柳顫，排着等候。停了一回，只見一匹頂馬，從柳陰中轉出，便見四人攙，兩人扶，一座藍呢大轎中間，坐着彩雲皓月一般的韓荷生。後頭一羣人，約有十餘個跟着。將到大門，教坊早已奏動鼓樂，十妓都請過安。荷生轎裏也點一點頭。轎子停下，荷生出轎，將他們打量一回，便移步跨進門來。見大家都在階下，便躬身上前與大家相見，問了好，即攜着小岑的手，同上臺階。大家跟着進了形雲閣，重新見禮。大家讓小岑陪荷生，上炕坐了。家人獻上茶來。荷生道：『諸公如此盛設，小弟何以克當？』那繙紳中有一個姓苟名才，字子慎的，搶着站起來，陪笑說道：『聊備杯酌，以伸景仰之意，還求荷翁勿以簡奪爲罪哩！』劍秋笑道：『我們都是軟紅塵裏弟兄，不說套話罷！』此刻吹打停了，湘簾高捲，十枝花嬈嬈婷婷，都在兩廊，也有說笑的，也有理鬢的，也有更衣的。掌班們儘催着他們上去。伺候，秋痕道：『我是不上去的，你看一屋子堆着許多人，這般早上去，做什麼？』說着，便攜着掌珠從西廊小門，向堤邊逛去了。這裏

碧桃、丹暈、曼雲三人，只得移步上來，對荷生請了安。荷生知道這些都是花案上及第的，便也世故起來，攙住碧桃的手道：『都非凡豔！』隨將姓名年紀，一一問過，便說道：『我下轎時，瞧見一位穿藕紫衫、蔥綠裙的，怎麼不見呢？』小岑道：『那是梧仙。』子慎趕着立起身來，走到簾邊，傳喚梧仙，狗頭急忙答應，卻四處尋找不見。玉壽道：『他剛才和掌珠從這角門出去。』狗頭便從角門去追尋二人，掌珠班長也跟着，一會，才把兩人領來。這裏卻將秋香、實書、瑤華、玉壽、福奴都喚上去了。狗頭便將秋痕送到簾邊。看官！你道這狗頭是什麼人呢？卻是秋心院一個掌班，因他生得怪頭怪腦，以此都喚他做個狗頭；而且他又有個怪相，是二眼下有兩黑斑，也像兩眼，以此，人又喚做四眼狗。當下秋痕和掌珠到了簾邊，看見一羣兒都圍在炕前，便推着掌珠先走，自己落後。座上人臉都向上，聽着荷生說話，也不瞧見他兩個。到是小岑從人縫中看見掌珠，便問道：『秋痕呢？』於是羣花閃閃，掌珠攜了秋痕，向荷生同請了一安。荷生見秋痕別是一種灑落的神情，因向小岑道：『我卻不想并州儘有許多佳麗，就這榜末秋痕，已自出人頭地了！』小岑道：『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吾兄賞識，自是不凡。』再看秋痕，早是秋波盈盈，默然不語。荷生便向羣花說道：『站了好一會，今日太難爲着，二十瓣金蓮了，請散開坐坐罷！』子慎便跟着說道：『兩旁空椅，你們隨意坐着，韓師爺是個憐香惜玉的人，再不拘你們的。』秋痕早輕移蓮步，從東走向窗下花架旁，一把小方椅那裏去了。大家也有跟着走去的，也有向西窗下去的。荷生便向衆繙紳談了一會瀟關破賊的事，復又笑道：『人生蹤跡，不能預料兩月以前，戎馬倥傯，豈知今日羣花圍繞，玉軟香溫？但今年花選，小弟不揣冒昧，卻要重訂一過，諸公以爲何如？』劍秋笑道：『吾兄又要翻案了！』衆繙紳同接着道：『這又有何妨呢？千金請不到，這樣名公評定哩！』荷生笑道：『豈敢豈敢！只是這遊戲筆墨，各存一說，諒亦無礙。』子慎便說道：『今年花選，本來公論是不依呢！』正說着，家人回說酒筵已備。荷生便立起身來，和小岑、劍秋，招着秋痕、丹暈、曼雲，圍外散步。這裏七手八腳，將席擦上，正面擺着一席，兩邊擺着四席，每席各是三個座。兩廊教坊，吹打三次，家人捧上酒來，大家送酒安席。正面是荷生、小岑、劍秋陪坐，繙紳們分坐四席，每席兩枝花伺候。小岑、劍秋，曉得荷生意思，便喚跟班排兩個座在下橫頭，令丹暈、秋痕坐了，於是四席也照樣起來。然後大家都換了便衣，行酒三巡，曼雲等出位，走到正面席前，以次呈上歌扇，秋痕、丹暈，也站起來。荷生就隨意將各人都點了，只把秋痕的扇子，握在手中，且令歸坐，慢慢的讓酒吃菜，聽那曼雲等，或二簧，或小調，抑揚亢墜，百轉嬌喉，合着琵琶、洋琴、三弦諸般樂器的繁音促節，已是眉飛色舞，豪情勃發了。好一會，曼雲等以次唱完，小岑笑道：『如今該是秋痕崑腔，一開生面

了！』荷生便向秋痕笑道：『你這扇上，大半是燕子箋，桃花扇，西廂記，長生殿。可見是個名家了！只是你有會得全齣的沒有？』秋痕站着答應道：『只有長生殿補恨，且曲是全會的。』荷生喜道：『好極！我就請教這一齣。』劍秋笑道：『我雖不懂這些，只全齣且曲，就是難爲人的事。』秋痕道：『不妨。』於是大家靜悄悄的，荷生要過鼓板，親自打着，教坊子弟吹着笛，彈着三弦，聽秋痕斂容靜氣的唱道：

歎生前，冤和孽！才提起，聲先咽！單則爲，一點情根，種出那歡苗愛葉。他憐我慕，兩下無分別；誓世生生休拋撇！不提防，慘淒淒，月墜花折，悄悄冥冥，雲收雨歇，恨茫茫，只落得死斷生絕！（曹天樂）

荷生見秋痕一開口，已經眼眶紅了，到末了，「只落得死斷生絕」這一句，竟有忍不住淚的光景，便將青萍才泡上的蓮心茶，親手捧給秋痕道：『你吃了這鍾茶，下一支我唱罷。』便一面打鼓板，一面唱道：

聽說舊情那些，似荷絲劈開未絕，生前死後無休歇；萬重深，萬重結。你共他兩邊，既恁疼熱；況盟言曾共設！怎生他陡地心如鐵，馬嵬坡便忍將伊負也？（雁聲過）

小岑劍秋俱拍案道：『好！』荷生笑道：『我們少唱，板眼生疎得很，不及他們嫻熟。』秋痕道：『韓師爺板眼自然是講究的；我們班裏總不免有含糊處。』便接着唱道：

傷嗟！豈是他，頓薄劣？想那日遭磨劫，兵刃縱橫，社稷陸危；蒙難君王，怎護臣妾！妾甘就死，死而無怨，與君何涉？怎忘得定情釵盒那根節？（傾杯序）

荷生喝聲：『好！』便說道：『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劍秋道：『詞本好的，秋痕又能體會出作者的意思，抑揚頓挫，更令人魂銷。』荷生道：『我要浮一大白了！』於是丹壘執壺，秋痕斟酒，劍秋、小岑、荷生，俱乾了一大杯。秋痕歸坐，小岑道：『如今我現醜罷！』便討一鍾茶，漱了口，唱道：

你初心誓不賒，舊物還難撇；是千秋慘痛，此恨獨絕！誰道你，不將殞骨留微憾，只思斷頭香再爇；蓬萊國，化愁城萬疊！怕無端，又令從此墮塵劫！（玉芙蓉）

大家都拍手道：『好呀！』子慎道：『我從來不曉得小岑會昆曲，今日才請教呢！』小岑向秋痕笑道：『貽笑大方！』秋痕便也向

小岑一笑，接着唱道：

位縱在神仙列，夢不離唐宮闕；千回萬轉情難滅，雙飛若註鴛鴦牒，三生舊好緣重結；又何惜，人間再受罰折？（小桃紅）

秋痕唱了這支，眼眶又紅了。小岑瞧着，便說道：『等我再効勞罷！』接着唱道：

那壁廂，人間痛絕，這壁廂，仙家念熱；兩下癡情恁奢，癡心恁奢，我把彼此精誠，上請天闕；補恨填愁，萬古無缺！

秋痕背過臉，接着唱道：

還只怕，孽障周遮，緣尙蹇，會猶賒！（大催拍）

荷生笑向秋痕道：『以下便是尾聲了！』就唱道：

團圓等待中秋節，管教你意償意愜！

當下秋痕向着荷生一笑，也背過臉接着唱道：

只我這萬種傷心，見他時怎地說？

秋痕唱完，荷生十分歡喜，教丹暈斟上大杯酒，和小岑、劍秋，每人喝了三大杯。四席上縉紳也隨意飲了幾杯。丹暈陪吃了三大杯，秋痕量小，只得將小杯陪飲。荷生道：『先前散步，瞧着堤邊預備有船，我們攜些酒，到船上去坐一會，也算不負脩禳良辰。』大家俱欣然願意。劍秋道：『船上那裏容得這多人呢？』子慎道：『早預備過船，有五六隻，分開坐罷。』於是五隻船，仍作五席。小岑、劍秋陪着荷生下船。一會蕩入水心，遙望着曠遠芊綿，水煙凝碧，那秋華堂、汾神廟、樓閣參差，倒影波中，澄澈空明，真令人胸襟漱滌，不着一塵。那教坊子弟，打起十番，十妓便齊聲唱起采蓮歌來，前後嬌聲宛轉，響遏行雲。當下水陸並進，珍錯羅列，到了黃昏，方才將船仍蕩到彤雲閣。荷生早已醺然，叫索安將一百兩銀鏤，分賞十妓，另將自己身上帶的一塊翡翠九龍珮，送給秋痕。轉身謝了衆人，先坐轎去了。各給紳車隨到也隨散了，只有小岑、劍秋、子慎三人因車久不到，便和十妓說些閒話。丹暈等見荷生今日如此看重秋痕，也有妒忌的，也有替他歡喜的，那秋痕終是冷冷的。子慎便說道：『秋痕，你也該懂些巴結，譬如今日韓師爺這樣另眼看待你，你就沒有一點格外招呼，你們到底是爲什麼來呢？』秋痕今日因是走開閒逛，誤了呼喚，已受狗頭一番絮聒，聽着子慎教訓，他便哭起來，說道：『自己會巴結，儘管巴結人家不會巴結，必要教人巴結，這是何心呢？』子慎聽了，又羞又怒，登時變起臉。

來道：『你這東西，真是個不成材料，我好好的和你說話，你爲甚麼哭起來？你到底有人管教沒有？』秋痕正要發話，劍秋忙過來拉到裏間，說道：『你哭什麼呢？苟老爺說你，原是好意，你不要錯認了！』小岑也將子慎拉到炕上，和曼雲一塊坐着，說道：『這妮子脾氣，總是這樣，難怪人嫌！』子慎道：『我一團好意，倒惹的他搶白起我來，叫我怎麼不惱？』小岑只得十分排解，劍秋裏邊也勸了秋痕許多話，才把兩下的氣都平了。好是子慎車先到了，便招呼着大家上車而去。劍秋力勸秋痕出來，送子慎上車，秋痕抵死不肯。子慎去了，小岑、劍秋，便叫秋痕班長，先送秋痕坐車回去。小岑、劍秋隨後車來，也就走了。丹暈大家，自有各人的班長，各人的車馬，伺候客都散完，鴛梭燕掠的一般，紛紛的分路回家。正是：

酒闌人散，月上星稀，錦天繡地，轉眼皆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桐仙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

說話：山右教坊，設自遼金。舊例每年二月花朝，巨室子弟，作品花會。其始原極慎重，延詞客文人，遴選姿容，較量技藝，編定花選，放出榜來。後來漸漸廢弛，以致蔑片走狗，靠此生活，於是真才多半埋沒，儘有不願赴選者。今年是個涂溝富戶馬鳴盛，字子肅，充作頭家，請一南邊人，姓施，名利仁，字蘆巖，主持花案。這利仁年紀二十餘歲，生得頂長白晰，鼻梁高聳，崑腔、二簧、琵琶、三弦，都還會些，只是胸無點墨，卑鄙刻薄，無所不爲。似這種人主持花案，這花選尚可問麼？到了出榜這日，優婆夷寺地方綵亭上，黏着榜文，是潘碧桃第一，劉梧桐第十。案下譁然。奈教坊司早已詳縣存案，就也沒人來管閒事了。——卻說荷生那日回營，勾當些公事，天已不早，便吃點茯苓粥，青萍等伺候睡下，都退出去。荷生對着那一穗殘燈，想道：『今日這一聚，也算熱鬧極了！丹暈曼雲，自是好腳色，掌珠、秋香，秀骨珊珊，也過得去。只有秋痕韻致天然，雖肌膚瑩潔，不及我那紅卿，而一種柔情俠骨，真與紅卿一模一樣。且歌聲裂石，技藝較紅卿似還強些。不知那花選，何以將他屈在第十？我定當另編一過，飭教坊司更正才好。』又想到：『芙蓉洲風景，到了夏月，荷花盛開，自然更好。我今日已約下小岑、劍秋到那日作一東道，回敬他們。咳！只可惜紅卿不在這裏！』便朦朦朧朧的好像身子還在芙蓉洲船上，又像是席散時候，陡然那邊飛過一隻畫船來，船裏一個麗人，倚着船窗看水。荷生便將頭探出窗來，正

與那麗人打個照面，卻是紅卿。便急問道：『你什麼時候到了？』紅卿只是笑，那船早離有一箭多遠了。荷生忙喚人追趕，回頭一看，船上靜悄悄的，只有秋痕一人，背着臉靠在那邊船窗，便問道：『他們往那裏去了？』秋痕轉過臉來，卻不是秋痕，又另是一個麗人，濯濯如春風楊柳，豔豔如出水芙蓉，比秋痕還好。那麗人又只是瞞着荷生笑。荷生待向前說話，只見那麗人說道：『你只認得劉秋痕，那裏認得我呢！』荷生正要回答，那麗人卻不見了，船中只是自己一人。再一回盼，又見那麗人，卻攜着紅卿的手，在岸邊亭子上並肩而立，喜得心花怒開，急忙跑上岸來，迎前一看，卻是丹暈曼雲。荷生此時恍恍惚惚的，便急問道：『你看見紅卿麼？』只見丹暈沉着臉道：『你是什麼人？怎的混跑到這裏來？』便攜着曼雲，從亭子上小門進去了。荷生想道：『分明這是丹暈曼雲，如何他們變了臉，不認我呢？』再一看來，那裏是岸，卻是一家池亭，想道：『今日我怎的這樣迷惑起來，莫非是夢中幻境麼？』正想着，只見那池邊樹林裏跑出幾個回子，手執短刀，見了荷生，都道：『這就是前日在潼關山上教人放火的人，不可放走了！』荷生吃了一驚，往園中便跑。又見紅卿和那麗人靠着池邊欄杆，吟吟的笑。荷生此時也不管禍福，忙上亭來，跑上前去。後面那幾個回子隨後趕來，攔腰抱住，嚇得滿身冷汗，張開眼來，卻是一夢。回憶夢境，如在目前，心上猶突突的亂跳。想道：『此自是上牀時胡思亂想所致。』便自收攝精神，掃除思慮，就也安然睡着了。次日起來，午窗無事，便將十花品第起來，也不全翻舊案，只將秋痕碧桃前後挪移，便另是一番眼界了。開首撰一小序，每人名下各繫一傳，傳後各綴一詩，即日發刻。數日之間，便轟傳起來。看官你道那教坊司，敢不更正麼？只這幾真花選，卻是胭脂山的鶯嫩，氤氳使的靈符，早招出一個絕代佳人來。你道這佳人是誰？就是第一回書中說的杜采秋。這采秋是雁門樂籍，他的母親賈氏，那年身上有娠，夜夢一仙女手拈芙蓉一枝，說道：『此係石曼卿，在芙蓉城裏手植，數應謫落人間。在你手裏，受了二十年魔劫，然後根移綠墜，果證青娥。』說畢，擲花於懷，賈氏腹痛而醒。是夕生一女，因名夢仙，下字采秋。采秋生而聰穎，詞曲一過目，便自了了，不特琵琶絃索能以己意譜作新聲，且精騎射，善畫工書，以此名重雁門。到十六歲上，便有一豪客，破費千金梳櫛了。每年四五月，到了并門，扇影歌喉，一時無兩，以此家頗饒足。然性情豪邁，有江南李宛君顧眉生之風。千萬金錢，到手輒盡。舊年十二年，關外訛言四起，采秋將萬貫釧衣服，盡行棄去，購書十餘架，客問其故，采秋說道：『釧衣服，賊來便是禍根；換此數百萬卷書，賊將不顧而去，不好麼？』其實，采秋是乘此機會，要擇人而事，不理舊業。後來大兵東出，平了回匪，他家朝夕絮聒說他：『年紀才二十歲，不爲全家圖些基業，專要讀書，做詩寫字，難道真要去考博學鴻詞，作女

學士麼？采秋拗不過他爺娘意思，只得出來略略應酬。一日，侍兒紅豆，傳說洪相公來訪。看官聽着，這洪相公也是此書中一個要緊的人。此人單名海字紫滄，現在三十五歲，拳勇無敵，卻極溫文爾雅，是個做秀才的本色。以此雁門人，個個敬愛他。采秋便延入內室客座，閒話一回。紫滄便從靴頁裏，取出一本書來，說道：『今年花選已見過麼？』采秋道：『那花選有什麼看頭呢？』所選的人，橫豎是并洲那幾個粉頭；又難道又有個傾城傾國的出來麼？果然有個傾城傾國的上那花選，也就玷辱！紫滄笑道：『你這議論，實在痛快！只是這一番，又有個人出來，將花案翻過，你瞧瞧罷！』便將花選一本，遞給采秋。采秋揭開一看，書目是「重訂并門花譜」，便問道：『這重訂的人，是個什麼樣的名公呢？』紫滄笑道：『你不要問人，且看這人的序如何，再說。』采秋便將小序念道：

露孕朝華，奇葩夜合；蓮標淨植，絮染芳塵。因託跡之靡常，遂分形而各寄。豈謂桃開自媚，柳弱易攀？生碧玉於小家，賣紫釵於舊邸；羞眉解語，淚眼凝愁。彈秋之曲四絃，照春之屏九折。況兼筆妙，迥似針神。允符月旦之評，不愧霓裳之詠。作者躬逢良會，遍賞名花；又讀新編，足稱妙選。惟武陵俗豔，寵以高魁。

因便說道：『潘碧桃取第一麼？』又念道：

而彭澤孤芳，屈之末座；

便說道：『這彭澤孤芳是誰呢？』又念道：

私心耿耿，竊不謂然！用是再啓花宮，重開蕊榜；登劉蕢於上第，許仙人爲狀頭。背踏金鰲，憶南都之石黛；歌傳紫鳳，誇北地之胭脂。願將色藝，遍賞同人；所有是非，付之衆論。云爾。富川居士撰。

念畢說道：『好一篇唐小品文字！這富川居士定不是北邊人了：你說罷！』紫滄道：『你且往下看，尚有筆墨呢！』采秋見第一個題名是：

霜下杰劉梧仙。

便說道：『呵！劉蕢登上第，仙人得狀頭了；究竟這劉梧仙是誰呢？怎的我在并州，沒有見過，且不聞有這人呢？』紫滄道：『你怎的忘了那小班喜兒，你就沒有會過麼？』采秋道：『呵！就是他麼？人到不會見過，卻聽見有人說，這喜兒長得模樣很好，肚裏崑曲記

得很多；只是脾氣不好，不大招呼人。彷彿去年有人說他搬回直隸去了，怎麼這回又來了？今番取了第一，這富川居士也算嗜好與俗殊鹹酸，不肯人云亦云哩。」說畢，便看小傳道：

梧仙姓劉氏，字秋痕，年十八歲，河南人。秋波流慧，弱態生姿。工崑曲，尤善爲宛轉淒楚之音。嘗於酒酣耳熱，笑語雜沓之際，聽

說道：『好筆墨！秋痕得此知己，可以無恨矣！』便將詩朗吟道：

生來嬌小困風塵，未解歡娛但解顰。記得采春江上住，懊懣能唱是前身。

吟畢說道：『詩亦佳！』再看第二名是：

虞美人顏丹暈。

便說道：『虞美人三字很切丹暈的樣子。』看那小傳道：

丹暈姓顏氏，字么鳳，年十九歲，姿容妙曼，妍若無骨，豐若有餘。喜飲，糾酒錄事，非么鳳在坐，不歡也。至度曲則不及梧仙云。詩

曰：衣香花氣兩氤氳，妙帶三分宿醉醺。記得鬱金堂下飲，酒痕翻遍石榴裙。

再看第三名是：

凌波仙張曼雲。曼雲姓張氏，字彩波，年十九歲，代北人。風格雖不及梧仙，而風鬟霧鬢，妙麗天然；裙下雙彎，尤令人心醉！詩曰：偶然撲蝶粉牆東，步步纖痕印落紅。留與天遊尋舊夢，銷魂真個是雙弓？

再看第四名是：

玲瓏雪冷掌珠。掌珠姓冷氏，字寶憐，年十九歲，代北人。寡言笑，而肌膚瑩潔，朗朗若玉山照入，善病工愁，故人見之，輒愛憐不置。詩曰：牢鎖春心葦蕤梢，可人還似不勝嬌。前身應是隋堤柳，數到臨風第幾條。

再看第五名是：

錦綉兒傅秋香。秋香姓傅氏，字玉桂，年十四歲，湖北人。眉目如畫，初學度曲，嫋嫋可聽；亦後來之秀也。詩曰：綠珠生小已傾城，玉笛新歌宛轉聲。好似旗亭春二月，珠喉歷歷轉雛鶯。

再看第六名是：

銷恨花潘碧桃。碧桃姓潘氏，字春花，年十七歲。美而豔，然蕩逸飛揚，未足以冠羣芳也。詩曰：昨夜東風似虎狂，只愁枝上卸濃妝。天台畢竟無凡豔，莫把流紅誤阮郎。

再看第七名是：

占鳳池賈寶書。寶書姓賈氏，字香卿，年十七歲，遼州人。貌僅中姿，而長眉曲黛，善於語言。詩曰：春雲低掠兩鴉鬢，小字新鑄在玉山。何不掌書天上住，卻隨小劫落人間。

再看第八名是：

燕支頰薛瑤華。瑤華姓薛氏，字琴仙，年十六歲，揚州人。喜作男子妝，學拳勇，禿袖短襟，談諧倜儻，樂部中之錚錚者也。詩曰：寶警玲瓏擁翠鈿，春花秋月自年年。蒼茫情海風濤闊，莫去凌波學水仙。

再看第九名是：

紫風流楚玉壽。玉壽姓楚氏，字秀容，年十八歲，善肆應，廣筵長席，玉壽酬酢終日，迄無倦容。詩曰：花氣濃拖兩鬢雲，絳羅衫子縷金裙。章臺別後無消息，芳草天涯又見君。

再看第十名是：

焚尾香王福奴。福奴姓王氏，字惺娘，年二十三歲，代北人。楊柳多姿，桃花餘豔，以殿羣芳，亦爲花請命之意云爾。詩曰：柳花撲雪飛難定，桃葉臨江恨總多。願借西湖千頃水，聽君閒唱采菱歌。

看畢，便將書放在茶几上，向紫滄道：『到底這富川居士是誰呢？』紫滄道：『此人非他，便是正月間大破十萬衆回子的那個韓荷生。』采秋沉吟一會，才說道：『他還有這閒工夫弄此筆墨。』紫滄道：『荷生奇得很，聽得人說，他在軍中是詩酒不斷的，就是破賊這一日，也還做詩喝酒哩。』采秋道：『這也沒有什麼奇處，那諸葛公彈琴退敵，謝太傅圍棋賭墅，名士大半專會摹調，只如今就算得江左夷吾，釀他推羣獨步了。』紫滄笑道：『可惜你是個女子，若是男子，你這口氣是要賽過他呢！』說得采秋也吃吃的笑了。又閒談了一回，天色已晚，紫滄去了。采秋便將芳譜攜歸臥室，叫紅豆熬一爐香，烹一鍾茶，在銀燈下檢閱芳譜，重看一遍。

想道：『我只道現在讀書人，給那八股時文，五言試帖，網縛得個個作書獸；不想也還有這瀟灑不羣的人！轉教我自恨見聞不廣，輕量天下士了！』因又想道：『他既有此心胸眼力，如何不知道我杜采秋呢？你要重訂芳譜，也不問問，就把什麼丹暈的，酒量曼雲的，弓彎的，都當作寶貝一般，形諸歌詠，連那玉壽福奴，都爲作傳。這不是浪費筆墨麼？』停了一回，又想道：『我不到太原，他如何知道我呢？這也怪不得他。』癡癡呆呆，想來想去，直到一下鐘，賈氏進來幾次，催他去睡，才叫紅豆和老媽伏侍睡下。次日又沈吟了一日，便決計與他父母商量，前往并州。他爹娘是巴不得他肯走這一遭，立刻料理衣裝起身，不日就到了。正是：

人生再好，一無所知；若有知識，便是大癡！

欲知秋痕采秋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并州城韋癡珠養痾

話說荷生自重翻芳譜之後，軍務日見清閒。一日，奉着報捷的回批，經略賞加太保銜，大營將吏，俱有升擢；荷生也得五品銜。彼此慶賀，不免又是一番應酬。光陰易過，早是四月中旬。長日倦人，又見芍藥盛開，庭外丁香海棠，紅香膩粉，素面冰心，獨自玩賞一回，鳥聲聒碎，花影橫披，遂起了訪友的念頭。尋芳的興致，帶了青萍騎了一匹青海驄，也不要馬兵跟隨，沿路去訪梅小岑，歐劍秋諸人。一無所遇，大爲掃興，便欲回營。走到東南城根邊，遙見一帶波光，澄鮮如鏡，掩映那半天樓閣，儼然一幅畫圖，便問青萍道：『那是什麼地方？』青萍道：『小的未曾到過。』荷生便緩馬行來，原來是一座大寺院，門前古槐兩樹，蔽日參天，牆外是大池，縱橫十畝，繞着水是綠柳成行，黃鸝百轉，便覺心曠神怡。遂下了馬，看那寺門上橫額，是「呂仙閣」三字，便令青萍拂去身上的塵土，將馬繫在柳陰下。荷生緩步走在堤邊，看那遊人垂釣，忽聽閣上數聲清磬，度谷穿林，更覺洗盡塵心，飄飄意遠。又信步走進寺門，早見有一輛繡轎香車，停在門內，便向青萍道：『那不是內眷的車麼？不用進去衝撞他們了。』青萍道：『老爺騎了半天馬，又站了這一會，也該歇一會兒。廟裏地方大，那裏就單撞見他們哩？』荷生點點頭道：『你且在此等着。』遂一人蹣跚進門來，靜悄悄的，只有那車夫在石板上打盹。轉彎到了東廊，見兩三個小道士在地下擲錢玩耍，也不招呼荷生。荷生便一直向後走來。只見寶殿琳宮，迴廊複道，是個香火興旺的古刹。原來這純陽宮正殿以後，四圍俱是磚砌成閣，閣分三層，上層左臨試院，萬片魚鱗；右接東

城，一行雉堞；遠則四圍山石，萬井人煙；近則數畝青畦，一泓綠水。中層爲上下必由之道，兩邊石磴，各數十級。下層做個月洞，係出入總路。荷生剛到下層洞門，只聽一陣環珮聲，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兩個人來，便覺得鼻中一股清香，非蘭非麝，沁入心脾；自然就停了腳步。定眼一看，一個十四五歲的身穿一件黑紡綢長衫，二藍摹本緞的半臂，頭上挽了麻姑髻，當頭插一朵芍藥花；下截是青綉鑲花邊繡微露出紅蓮三寸。笑盈盈的，已似海棠花嬌豔無比。一個年紀大些，真是寶月祥雲，明珠仙露，這道神采射將過來。荷生眼光自覺渾漾不定。幸是到了跟前，不得不把心神按定，閃過一邊，讓這兩人過去。這兩人也四目澄澄的，瞧了一瞧。荷生覺得那絕色眼波，更傾注在自己身上，那一縷魂靈兒，好像就給他帶去。跟着出了洞，走過院子，將次轉出正殿，這絕色的回頭一盼，才把精魂送轉。這兩人都不見了，兩條腿尙如釘住。停一會緩步向前，恍恍惚惚，記那絕色身上穿的，是一件鑲花邊淺藍雲幅線綉單衫，下面是百摺淡紅綉裙，微露出三寸許窄窄的小弓彎；頭上是挽個嬾雲髻，簪一枝素磬花；似乎是綉着春山的光景。一路上凝神渺慮，細細追摹，不知不覺已走到後面閣上第三層扶梯了。且喜並無一人窺見心事，也就步上扶梯，靠着危欄，想道：『那一個十四五歲的，是個侍兒，決無可疑了！這一個絕色，是那一家宅眷？怎的如許年輕，只帶一婢來廟呢？若說是小戶人家，那服飾態度，萬分不像！咳！似此天上神仙，人間絕色，此地青樓，決無此等尤物，這也不用說！譬如果有這樣一個人，無論丹壘曼雲，就是秋痕，怕也趕不上！只是人家宅眷，無心邂逅，消受他慧眼頻頻垂盼，已算是我荷生此生豔福；以後還要怎樣呢？』這樣一想，登時把先前思慕心腸，如濯向冰壺，不留渣滓，到也爽然。流覽一回，覺得口渴，緩步出來，一個老道士遞上一鍾茶，卻喝不得。瞧着錶，已有三下多鐘了，趕着出門，喚過青萍跨上馬，把鞭一揚，那馬如飛的馳歸大營去了。看官你道荷生所遇的絕色，究竟是誰？原來就是杜采秋！采秋自那日決計出門，次早便和他媽擇了日期，帶着老嫗，丫鬟，伙伴上路，按站到了太原，就寓在菜市街榆園。這園雖不甚大，卻也有些樹木池亭，數十間邃房密室。本是巨家別業，後來中落，此園又不轉售於人，關閉數年，房宇漸漸塌壞，采秋去秋以二千金買之，略加修葺，便也幽雅異常。只是他娘賈氏，因途次感冒，成了重症，日重一日。采秋晝夜伏侍，轉把來訪之客，概行謝絕。此時已半個多月了，見他嫗病勢有增無減，因此特來呂仙閣求籤許愿，不想遇着荷生。其實，采秋意中有荷生，卻不會見過這個人。荷生目中有采秋，又不曾聞有這個人。然荷生看不出采秋是個妓女，采秋卻看得出荷生是個名流。一路想道：『這人手段澄澈，顧盼不凡，定是個南邊出色人物。』因又想道：『此人或且就是紫滄說的韓荷生；那廟門外柳陰拴一匹馬，係青海驄；不

是大營，那裏有此好馬？正在出神，車已到家。想他孀病勢危篤，呂仙閣的籤又不甚好，也把路下所有想頭，一齊攔開了。——這且按下，卻說癡珠由草涼驛趕程，十九日午後已到西安，隨便卸裝旅店，就僱定長車，因河南土匪出沒無常，與車夫約定取道山西，限十八日到京。一面吩咐跟人檢點行李，一面寫了幾封川信，交給廣漢家丁回去銷差。此時已是黃昏，癡珠也不換衣服，坐車向紅布街王漱玉家來，不想漱玉夫婦雙雙的外家去了，癡珠只得就他家裏作一柬帖，並詩二首留別，悵然而返。詩曰：

卅年聚散總關情，銷盡離魂是此行。去日苦多來日少，春風淒切子規聲。
客囊猶似去年貧，湖海浮沈剩一身。東閣何時重話舊，可憐腸斷再來人！

那王家管事家人劉福，爲着癡珠是漱玉極愛敬的朋友，三更天自己跑來請安，送過酒菜，再三挽留。癡珠姑且答應，其實，天一亮，便束裝上路去了。癡珠自幼本係嬌養，弱冠登第，文章丰采，傾動一時，兼之內顧無憂，儻來常有，以此輕裘肥馬，暮楚朝秦，名宿傾心，美人解佩，十年以後，目擊時艱，腸迴婺緯，賓朋零落，著舊銷沉。此番經年跋涉，內窘於贍家之無術，外窮於售世之不宜，南望倉皇，連天烽火，西行躑躅，匝地荆榛，披月趨程，業馳驅之已瘁，望雲陟屹，方啓處之不遑，憂能傷人，勞以致疾，廿一夜趕到潼關，便神思懶怠，不思飲食；次日五更起來，覺得頭暈眼花，口中乾燥，好不難受，勉強掙扎，出關渡河，曉風撲面，陡然四肢發抖，牙關戰得磕磕的響，叫禿頭將兩林棉被壓在身上，全然沒用。直到韓揚鎮打尖，服下建麵，吹下痧藥，略覺安靜。是晚，到了蒲關，想欲求醫，因憶起一個故舊來，此人姓錢名同秀，字子守，本南邊人，善醫隨宦此地，辦起鹽務，字號裕豐，癡珠令人持柬相邀，候至三更不到，癡珠只得付之一笑。睡至五更，頭目比日間清爽，而兩腳痠痛，不可屈伸。此本癡珠舊疾，近來好了，此時重又大發，一路倒難爲禿頭扶上扶下，又要收拾鋪蓋，又要料理飲食，又要管理銀錢，日夜辛勤，極其勞瘁，癡珠委實過意不去。行至霍州，值有同鄉左蘊舫孝廉，掌教此地，代覓一僕，名喚穆升，稍分禿頭辛苦。孝廉因力勸癡珠，就醫太原，且將他的家信，取出給癡珠瞧，說是一二月後，賊勢漸平，故鄉時事，可以無憂。——癡珠看了，覺得略略放心，數日之間，也就到了太原。先是在旅店住了一日，嘈雜不堪，遂租了汾堤上汾神廟西院一所客房養病。當下收拾行李，坐車到了寓所，倒也乾乾淨淨一所房屋，上房四間，屋宇中間是客廳，東屋兩間是臥室，西屋是下人的住屋。院中有兩株大槐樹遮住了，不見天日，後面也是個大院子，卻是草深一尺，東邊是朝西小樓一座，樓下左邊屋，放口棺木，卻是空的，癡珠也不理論。右邊是廚房，西邊是牆，牆上有重門，通着秋華堂廊廡，禿頭、穆升趕着將鋪蓋取出，正在

打點，只見一個和尚，懂天喜地，遠遠的叫將過來，道：『我道是那一位章老爺，卻原來就是癡珠老爺。』癡珠拐着腳向前一看，也歡喜道：『心印！你如何在這裏？』看官道：『這心印和尚，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汾神廟住持，他本係西湖淨慈寺知客，工詩畫，向年癡珠就聘臨安，與心印爲方外交，往來親密。後來癡珠解館，心印以心疾發，願朝山，航海涉嶼，前年頂禮五臺，後以便道入都，官紳延主汾神廟。癡珠此來，得逢心印，也算意想不到之事。當下彼此施禮，略敘別後蹤跡。心印見癡珠初搬進來，一切未曾安置，且行李亦極蕭條，便向穆升道：『這裏缺什麼傢伙，儘管向當家取出。』一面說，一面起來攜癡珠的手，道：『老僧攜你去方丈廡齋罷！讓他們收拾妥帖，你再過來。』癡珠也自情願。心印和禿頭一路照應，癡珠蹣跚的來到方丈，便躺在心印牀上，與心印暢談十餘年分手的事。因說道：『自恨年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中年，家貧身賤，養癯畏疽，精神不繼，那能不病入膏肓呢？』心印慰道：『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人生際遇，何常偶沾清恙，怕什麼呢？』癡珠道：『功名富貴，命也！只有老母，下有弱弟，際此時艱，治生計拙，這心怎放得下？』心印道：『這也只得隨緣。』遂勸癡珠吃了兩碗稀飯，飯後睡了一覺，兩腳疼痛已略鬆動。到了二更，大家攙扶過來，晚夕無話。次日五月初一，癡珠換過衣帽，穆升扶着，想到觀音閣燒香，剛轉過甬道，只見一陣僕婦丫鬢擁着一青年少婦進來，癡珠只得站住。那少婦卻也停步，將癡珠打諒一回，向一僕婦說了幾句話，徑自閣上去了。這僕婦便走到癡珠跟前問道：『老爺可姓章？官章可是玉字旁麼？』癡珠沉吟未答。穆升說道：『姓名卻是，你問怎的呢？』僕婦道：『是我們太太叫問呢！』便如飛的上閣去回話。癡珠想道：『這少婦面熟得很，一時記不起了。他來問我，自然是認得我哩！』看官道：『這少婦又是誰呢？原來就是蒲關游總兵長齡，字鶴仙之妹，大營李副將喬松字讓如的夫人。十五年前，游鶴仙之父，官名炳勳，提督東越水師。癡珠彼時曾就其西席之聘。他兄妹兩個，一才十六歲，一才十三歲。師弟之間，極其相得。未及一年，游提督調任廣東，癡珠中後，又南北奔馳，也曉得鶴仙中了武進士，卻不知道就在江南隨標，數年之間，以江南軍功，擢至總兵，且不曉得即在蒲關。如今認起來，卻得兩位弟子。癡珠在并州養病，有這多舊人，也不寂寞了。正是：』

相逢不相識，交臂失當前。相識忽相逢，相逢豈偶然！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粵卒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話說秋痕那日從柳溪回家，感激荷生一番賞識，又忿恨荷才那般糟蹋；想道：『這是我前生作孽，沒爹沒娘，落在火炕，以致賞識的，也是徒然；糟蹋的，倍覺容易！』就酸酸楚楚的哭了一夜。嗣後荷生重訂的芳譜，喧傳遠近，便車馬盈門，歌采纏頭，頓增數倍。奈秋痕終是顧影自憐，甚至一屋子人，酒酣燈明，譁笑雜沓，他忽然淌下淚來，或好好的唱曲，突然咽住嬌喉，向隅拭淚，問他：『有甚心事？』他又不肯向人說出，倒弄得坐客沒意思起來，都說他有些傻氣。五月初五這一天，是馬鳴盛，荷才在芙蓉洲請客，百龍舟搶標。他所請的客，是誰呢？一個錢同秀，一個施利仁，餘外，更有卜長俊，字天生，是個初出山的幕友；夏旒，字若水，胡耆，字希仁，是個未入流，原士規，字望伯，是個黃河渡口小官，現被經略撤任。那荷才又請了梅小岑，小岑那裏肯和這一般人作隊？奈子慎是小岑隔鄰，自小同學，兩世交誼，面上放不下來，也就依了。今年花選，是馬鳴盛頭家，因此傳了十妓；那十妓是一個不能不到的。只可憐秋痕懶於應酬，挨時挨刻，直到午後，才上車赴芙蓉洲來，遠遠的聽得人語喧嘩，鼓聲填咽，正是龍舟奮勇競渡之時。岸上遊人絡繹不絕，那時水亭上早擺上三席，中席是卜長俊，胡耆，夏旒，秋香，瑤華，掌珠，伺候。西席是錢同秀，施利仁，馬鳴盛，碧桃，玉壽，福奴，伺候。東一席是梅小岑，原士規，荷才，曼雲，寶書，丹暈，伺候。狗頭見趕不上席，下起時，將秋痕着實數說，硬着頭皮，領了上去。果然荷才馬鳴盛一臉怒氣，睜開圓眼，便要向秋痕發話。秋痕低着頭，也不言語。小岑早已走出位來，攜着秋痕的手，說道：『怎麼這幾日不見，更清瘦了？不是有病嗎？』秋痕答應道：『是！』馬鳴盛，荷才見小岑如此，也就不敢生氣，立刻轉過臉色來。這小岑即吩咐家人，在自己身邊排下一座，給秋痕坐了。狗頭便跟上來，教秋痕送酒，招呼大家。小岑笑道：『有我哩，你下去罷。』狗頭諾諾連聲，不敢言語。倒是馬鳴盛前後過來，應酬小岑，小岑丟個眼色，着秋痕向前。秋痕方才勉強強強的斟上酒，敬過馬鳴盛，又敬荷才，說道：『晚上感冒，發起寒熱，今日日本不能來，緣老爺吩咐，不准告假，早上掙扎到這會，才能上車，求老爺擔待罷！』荷才趕着說道：『我說秋痕向來不是有脾氣的，幸虧沒有錯怪了你。大家都知道，這就罷了！』於是三席豁拳，轟飲一會。秋痕默默坐在小岑身旁，見西席上碧桃把同秀，煙燈袋裝好了煙，點着了，送過來給同秀，卻把水汪汪的兩眼溜在利仁身上。利仁卻抱住福奴，要吃皮杯，鳴盛勸着福奴，敬他。中一席卜長俊，夏旒，胡耆三個，每人身邊坐一個，毛手毛腳的，醜態百出，穢語難聞。這一邊席上，小岑是與丹暈一杯一杯的較量，荷才也只好斯斯文文的說笑，只有士規和寶書做了鬼臉。一會，向小岑道：『聽說杜秋來有一個多月，只是總不見客哩！』小岑道：『這卻不能怪他，他嫌現在病重得很呢！』又停了一會，鳴盛有些醉了，和荷才換過座，卻不坐在荷

才座上，自己將椅子一挪，便擠在秋痕下首；迷着兩隻小眼，手裏理着自己鬚鬣，大有親近秋痕之意。急得秋痕秋波溶溶，只往小岑這邊讓過來。小岑見那兩邊席上鬧得實在不像，又怕秋痕撞惱了人，恰好亭外一條青龍，一條白龍，轟天震地的搶標，便拉着秋痕道：『我和你，看是那一條搶去標！』便立起身來，向後邊過路亭上看去。丹暈乖覺，也就跟了出來。乘着大家上前爭看搶標，他三人便悄悄分開蘆竹，尋出路徑，望秋華堂緩步而來。到得秋華堂，不想心印爲着這幾天閒雜人多，倒把秋華堂門窗拴得緊緊，中間的垂花門落了大鎖。三人只得繞到堂後假山亭子上，就石墩上小憩一會。此時龍舟都散去歇息，看龍舟的人也散去，各處閒步。這秋華堂就有三五成隊來了。小岑只得領着丹暈、秋痕下來，從東廊出去。丹暈見壁上嵌着一塊六尺多高木刻，無心將手一按，卻活動起來！丹暈驚愕。小岑道：『是個門，通過那邊汾神廟，平素是關住的，不知開不得？』把手用力一推。那門年代久了，裏頭關鍵久已朽壞，便撲落一聲，吊了下來。第二重月亮門，卻是開的。三人挨次進去，見是個小院落，上面新搭着涼棚，對面一座小樓，靠南是正屋後身。就有人也跟進來，小岑說道：『這是我的書屋，大家不得進來！』那幾個人才退出去了。小岑便把月亮門閉上拴好，笑道：『這都是你兩個累我！』說畢，跟着兩人由樓邊小徑，繞到屋子前面，見兩扇都是紗窗，靠西垂着湘簾，便說道：『這地方像有人住了！』秋痕先走向捲窗一瞧，說道：『沒個人影兒！』就掀開正屋簾子，讓丹暈進去，自己隨後進來。見屋內十分雅潔，上面擺一木炕，炕上橫几擺滿了書籍，直几上擺一個磁瓶，插數枝水梔花，芬香撲鼻；中間掛一幅橫披，上寫着「國破山河在……」的杜詩一首，筆意十分古拙。款書「癡珠試筆」，旁掛一聯集句，是：

豈有文章驚海內，莫拋心力作詞人！

款書「癡珠瑩」三字，俱是新裱的。秋痕沉吟一會，向小岑道：『這癡珠是誰？你認得麼？』小岑道：『我不認得；只此古拙書法，定是個潦倒名場的人了！』丹暈笑道：『我看起來，這癡珠兩字，好像是個和尚。』秋痕見東屋掛着秋色布簾，中鑲一塊月白亮紗，也就掀開進去。窗下擺一長案，是雨通天青的桌罩，一座彌勒榻是舊宋錦的坐褥，便坐下去。瞧那桌上擺着一個白玉水注，兩個古硯，也有圓的，也有方的，一把禿筆，和那十餘本書，都亂堆在靠窗這邊。隨手將書檢出一本，見隸書「西征吟草」上冊「六字翻開第一頁，題是「觀劇」，下注「碎琴」二字，詩曰：

「鍾期死矣渺知音，流水高山枉寫心。賞雅幾能還賞俗，絲桐悔作伯牙琴。」

便點點頭，歎一口氣，也就不往下看了。這小岑坐在外邊炕上，將几上藝海珠塵，隨便看了幾頁。丹暈陪着無味，便走進來說道：「你看什麼？」秋痕未答，小岑也進來了。見上面掛一聯是：

白髮高堂遊子夢，青山老屋故園心。

一邊旁書張檢討撰句，一邊末書癡珠病中試筆，中間直條款書「小金臺舊作」五字。看詞是：

士爲黃金來，士可醜燕王招士以黃金，主之待士亦已苟樂毅，鄒衍之賢，乃以黃金相奔走，眞士聞之將疾首。胡爲乎，黃金臺且不朽？小金臺且繼有？

便說過：「逼真鐵崖樂府，又是一枝好手筆，足與韓荷生旗鼓相當！只是這人福澤不如荷生哩！」秋痕道：「他案上有詩稿，你看去罷！」丹暈瞧着東壁，道：「你看這一幅小照，不就是癡珠麼？」小岑、秋痕近前看那小照，畫着道人，約有三十多歲，神清骨秀。小岑笑向秋痕道：「你先前要認此人，如今認着，日後就好相見！」秋痕兩道眼淚，注在畫上，答道：「曉得是他不是他！」小岑、丹暈按着嘴笑，秋痕也自不覺。小岑正要向桌上找詩稿看，聽得外面打門，便說道：「房主人來了！」秋痕笑道：「他空空洞洞的一個屋子，我們不來，他叫什麼人問哩？」正說着，只聽西屋一人，從睡夢中應道：「來了！」小岑搖手，叫兩個不要說話，偷向捲窗，看打門是誰。一會轉過屏門來，卻是心印。只聽心印一路說進來道：「秋華堂那一座門，不知今天是誰推倒？幸這月亮門早是拴上，不然，怕沒有人跑來麼？」小岑掀開簾子，笑道：「老早有人跑來了！」倒把心印和禿頭嚇了一跳。小岑接着說道：「你那板門就是我推倒的，我拐了王母兩個侍兒來，在你這裏窩藏哩！」心印也笑道：「梅老爺真會耍人，卻不知你那管家和兩三個人，到處找我哩！」小岑拉着心印進來，裏面見了丹暈、秋痕。這心印不認識是誰，卻也曉得是教坊裏的人，便接口道：「眞個王母兩個侍兒，被老爺拐來了！」小岑指着上面的聯，道：「這癡珠單名瑩，可就是姓章，章前幾年獻那平倭十策的章瑩麼？」心印道：「是！」小岑道：「他什麼時候來這裏住呢？」心印便將癡珠家世，以及遇合蹉跎，自己平素如何相好，此番如何相遇，細說一遍。小岑、丹暈也都爲扼腕歎惜，只秋痕默默不語。小岑又問心印道：「韋老爺怎的今日不在家養病呢？」心印道：「說來也奇，那一日搬進來，便遇着老僧，也算是「他鄉遇故知」了，不想次日一早，他到觀音閣燒香，又遇着十五年前受業女弟子，——就是大營李鎮軍的夫人，你說奇不奇呢？這李夫人卻認真愛敬先生，那日就來這屋子請安，見他行李蕭條，回去便送了許多衣服，以及書籍古玩。第

二日，李鎮軍親自過來，要請他搬入衙署，他執意不肯。今日是端陽佳節，一早就打轎過來接去了，回來大約要到二更多天。」丹暈道：「這真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呢！」秋痕道：「這夫人也就難得！」四人談了一會，天也不早了，小岑家人及丹暈秋痕跟人都已找着，知道水閣上大家都散了，就各自分路回家了。單說秋痕這一夕回來，想道：「癡珠淪落天涯，怪可憐的！他弱冠登科，文章經濟，卓絕一時，平倭十策，雖不見用，也自轟轟烈烈，名聞海內。到如今栖身此地，真是與我一樣，有話向誰說呢？我這會得個虛名，就有許多人瞧起我來，過了數年，自然要換一番局面，我便是今日的癡珠了！那時候從何處找出一個舊交？咳！這不是我後來比他還不如麼？瞧他那觀劇的詩，一腔子不合時宜，受盡俗人白眼，怎的與我梧仙遭遇，竟如此相同？他不合時宜，便這般淪落，我不合時宜，更不知要怎樣受人糟蹋哩！大器晚成，他後來或有出路，我後來還有什麼出路？而且他就沒有出路，那著作堆滿案頭，後來更有千古，我死了就如『飛的煙，化的灰』，再沒痕跡了！」因又轉一念道：「咳！我這種作孽的人，還要講什麼死後？這越發呆了！」又想到：「今日席間大家那般光景，真同禽獸，沒有半點羞恥；他們倘和我鬧起來，這便是梧仙的死期到了！」這一夜淒楚，比那三月初三晚，更是難受，次日便真病了。正是：

有美一人，獨抱孤憤。憐我憐卿，飄飄意遠！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

話說：端陽這日，荷生營中應酬後，劍秋便邀來家裏綠玉山房小飲。兩人暢敘，直至日色西沉，才散開閒步。荷生見了院裏，遍種芭蕉，綠陰匝地，西北角疊石爲山，蒼籐碧蘚，斑駁纏護，沿山凸凹，池水漣漪，繞着一帶短短紅欄，欄畔幾叢鳳仙，百葉重疊，映着屋角夕陽，別有一種嫵娜之致。劍秋因想起芳譜，便說道：「荷生的芳譜，近來又有人出來重翻了！」荷生驚訝道：「這又是何人呢？」劍秋道：「如今城裏來了一個詩妓，你是沒有見過的。又來了一個大名士，賞鑒了他，肯出三千金身價娶他。那秋痕如何趕得上這芳譜？卻不是又要重翻麼？」荷生笑道：「果然有這詩妓，有這闊老，我也只得讓他發標，只是太原地方，我也住了半年，還有什麼事不知你哄誰呢？」劍秋道：「我給你一個憑據罷！」說着，進去半晌，取出一把摺扇，遞給荷生道：「你瞧！」荷生看那扇

葉上，係畫兩個美了，攜手梧桐樹下，上面題的詩是：

兩美娉婷一聚頭，桐陰雙影小勾留。欲平執扇年年恨，不寫春光轉寫秋。

款書：「劍秋學士大人命題，雁門采秋杜夢仙呈草。」笑道：「你這狡獪伎倆，我不知道麼？這個地方，果有采秋這樣人，我韓荷生除非沒有耳目罷了！若是我韓荷生有耳目的，尙待足下薦賢麼？」劍秋也笑道：「我這會就同你去訪，如有這個人怎樣呢？」說畢，便吩咐套車。此時新月初一，一徑向愉園而來，兩人酒後，何等高興，一路上說說笑笑，不覺到了愉園。劍秋便先跳下車，親自打門，約有半晌時候，才聽得裏頭答應道：「姑娘病了，沒有梳妝，這幾月概不見客，請回步罷！」劍秋再要問時，已寂無人聲。劍秋掃興，只得將車送荷生回營。荷生一路想道：「此地原只秋痕一個，那裏又有什麼詩妓？就是那一日，呂仙閣所遇的麗人，可稱絕豔，風塵中斷無此人。劍秋遊戲三昧，弄出什麼詩扇來，想要賺我，豈不貽笑？」荷生從此把尋花問柳的念頭，實行斷絕了。一日，劍秋便衣相訪，又說起采秋如何高雅，如何見識，如何喜懼名士。荷生不等說完，冷笑道：「算了罷！人家撒謊，也要像些，似你這樣撒謊，什麼人也賺不過。」這一席話，把劍秋氣極起來，便道：「我好端端和你說，你儘說我撒謊！我今日定要拉你去見了這個人，再說罷！」荷生笑道：「你拉我到那裏，倘他又做了閉門的泄柳，你這冤從何處去訴呢？」劍秋拍掌道：「今日再不能進去，我『歐』字也不姓了。」荷生見他上了氣，便也似信不信的問道：「你坐車來嗎？」劍秋道：「我今天是搭一個人車來的，回去想坐你的車。」荷生笑道：「我們騎馬罷！」劍秋道：「好極！」於是荷生也是便衣，同劍秋由營中夾道出來，二人各騎上馬，緩緩而行。剛到菜市街，轉入愉園，那條小衙衛，正要下馬，便遇着杜家保兒說道：「姑娘還願去了！歐老爺同這位老爺，進來吃杯茶歇息罷！」荷生道：「我不去了。」劍秋氣極，說道：「今天見不了這個人，我也要你見見他的屋子。」便先自下馬，和荷生同步轉了一灣，便是愉園。保兒領着，走進園來，轉過油漆粉紅屏門，便見五色石砌成灣灣曲曲羊腸小徑。才到了一個水磨磚排的花月亮門，保兒立住說道：「有客來。」裏面走出一個垂髻丫鬟，保兒交代了，荷生劍秋隨那丫鬟進得門來，卻是一片竹竹茂林，攔住，轉過那竹林，方是個花門，見一所朝南客廳，橫排着一字兒花牆，從花牆空裏望去，園內又有幾處亭榭，竹影蕭疎，鳥聲聒噪，映着這庭前鶯粟，虞美人等花，和那青松，碧桃，愈覺有致。轉到花廳前面，是一帶雕欄，兩邊綠色玻璃，中間掛一絳色紗盤銀絲的簾子。丫鬟把簾掀起，兩人進得廳來，隨便坐下，見上面一個扁額，是梅小岑寫的「清夢瑤華」四字。上面掛着祝枝山四幅行書。兩邊是鄭板橋的

『小飲偶然邀水月，謫居猶得住蓬萊。』

中間放一張大炕，古錦斑斕的鋪墊；几案桌椅，盡用湘妃竹湊成，退光漆面；兩邊四座書架，古銅彝鼎，和那祕書法帖，縱橫層疊，令人悠悠惹遠。荷生笑道：『到像古名人家數！』只見兩清秀丫鬢，年紀十二三歲，衣服雅潔，遞上兩鍾茶，笑嘻嘻的道：『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失陪兩位老爺，休怪哩！』荷生見丫鬢說出「呂仙閣」三字，心中一動，便問道：『他是什麼時候許的願心？』丫鬢說道：『就是我嬖病重，那幾天許的。』劍秋道：『你嬖這會大好了那？』丫鬢道：『前一個月十七八這幾天，幾乎不好，我娘急得要死，如今託爺爺們福，大好了。』荷生想道：『我往呂仙閣那天，不是四月十八麼？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你看他住的走方，如此幽雅，不是那麗人還有誰？』便向劍秋道：『非有卞和之明，不能識荆山之璧，非有范蠡之智，不能進苧蘿之妹！你和小岑來往的所在，這人自然是個仙人了！』劍秋笑道：『你如今還敢說我撒謊麼？』荷生笑道：『其室則邈，其人甚遠！』說着便站起身來，走向博古廚，將那書籍字帖翻看，卻都是上好的。劍秋一面跟着荷生也站起來，一面說道：『人卻不遠，只要你誠心求見罷！』就也看看博古廚內的古董書帖，停了一會，把茶喝了，劍秋便向那兩個丫鬢道：『你娘的屋子這回搬在水榭，還是在樓上呢？』丫鬢道：『我娘要等荷花開時，才移上水榭，如今住在春鏡樓。』荷生道：『好個「春鏡樓」三字，不就是從這裏花牆望去那一所？』劍秋笑道：『那是他的內花廳，從內花廳進去，算這園裏正屋，便是所說的水榭。由水榭西轉，才是他住的春鏡樓哩！』又閒話了半晌，采秋還不見回，荷生向劍秋道：『我今日飯後營中公事，不曾勾當，就被你拉到這裏來，改天我邀你再來作一日清談，如今去罷！』劍秋也就移步起來，只見丫鬢道：『歐老爺這位老爺高姓？我娘回來，好給他知道。』荷生笑吟吟的道：『你娘回來，就說我姓韓，字荷生，已經同歐老爺奉訪幾次了。』丫鬢道：『老爺！你這名字狠熟，我像那裏聽見過來。』那一個丫鬢道：『年頭人說滅那回子三十多萬的人，不是個韓荷生麼？』這一個丫鬢便道：『我忘了！真是個韓荷生！』劍秋向荷生笑道：『你如今是個賣藥的韓康伯！』荷生也笑着，偕劍秋走了。這晚采秋回家，聽那丫鬢備述荷生問答，便認定呂仙閣所遇見的，定是韓荷生。荷生回營，細想那丫鬢的話，及園中光景，與那呂仙閣的麗人，比勘起來，覺得劍秋的話，句句是真，也疑呂仙閣所見的，定是采秋。次日挨不到三下鐘，便獨自一人來到愉園。采秋也料荷生今日是必來的，外面傳報進來，叫請入內花廳，便是昨日遞茶的那個丫鬢，笑

吟吟的領着荷生，由外花廳到了一個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門，進內，四面迴廊，中間朝東一座船室，四面通是明窗，四角蕉葉形四座門，是楠木透光漆綠的，室內係將十二個書架疊橫陳，隔作前後三層，第三層中間掛着一個白地灑藍篆字的小橫額，是「小嬋娥」三字。北窗外，一堆危石，疊成假山，沿山高高下下，遍種數百竿鳳尾竹，映着紗窗，都成濃綠，上接水榭，遙見池水粼粼，荷錢疊疊。荷生此時，只覺得芸香撲鼻，竹影沁心，林風蕩漾，水石清寒，飄飄乎有凌雲之想。那丫鬟不知幾時去了，又有一個丫鬟跑來，荷生一瞧，正是呂仙閣所遇的十四五歲侍兒，便笑吟吟的問道：「你認得我麼？」侍兒卻笑着不答而去。又停了一會，遠遠聽得環珮之聲，卻不知在何處。荷生站起來，從向北紗窗望去，只見那侍兒扶了采秋，帶了兩個小丫鬟，從水榭東廊，嬈嬈婷婷向船室東北角門來，正是呂仙閣見的那個美人。人影尙遠，香風已到，不知不覺的步入第三層船室等着。那侍兒已推開蕉葉的門，采秋笑盈盈的進來，說道：「原來就是韓老爺！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倏忽之間，竟隔有一個多月了。」荷生這會，覺得眉飛色舞，神采愈奕奕有光，只是口裏轉說不出話來，半晌才說道：「不錯，不錯，我是奉訪三次了。」采秋笑道：「請到裏面細談罷！」說着，便讓着荷生先走。小丫鬟領着路，沿着西池邊石徑，轉入一個小院落，朝南三間小廳，卻是上下兩層。荷生站在院中，那小丫鬟先去打起湘簾，采秋便讓荷生進上去，首椅上坐了，采秋自坐在靠窗的椅上。說道：「昨辱高軒枉顧，適因爲家母還願，所以有慢……」尙未說完，荷生早接着笑說道：「不敢，不敢！今日得親芳容，已爲萬幸！」采秋道：「昨日不是同劍秋來麼？」荷生道：「那是敝同年，今日急於過訪，故此未去約他。」采秋道：「劍秋月前到此，談及韓老爺文章風采，久已傾心。」荷生聽至此，便急問道：「劍秋怎麼說呢？」采秋正要回答，荷生重又說道：「還有一言，我們一見如故，以後不可以老爺稱呼，那就是以俗客相待了！」采秋笑道：「能有幾個俗客，到得這春鏡樓來？」荷生道：「正是！我們何不登樓一望？」采秋便命丫鬟引着，從左首書架後，上個扶梯，兩邊扶手欄杆，均用素綢纏裹。荷生上得樓來，只見一帶遠山，正對着南窗，蒼翠欲滴。此時采秋尙未上樓，便往四下一看，這樓係三間，中間南邊靠窗，平桌上，一個古磁器，盛滿水，斜放數枝素心蘭，水梔等花，上首排着一張大石長案，案上亂堆書本，畫絹，詩箋，扇葉，和那文具，畫具，東首窗下，排着香梨木的琴桌，上有一張梅花段文的古琴。隨後聽着扶梯上弓鞋細碎的響，采秋也上來了。此時荷生站在窗前，采秋正對着明窗，更顯得花光側聚，珠彩橫生。頭上烏雲壓鬢，斜簪着兩個翠翹，身上穿件淡青春羅夾衫，繫一條水綠百摺的羅裙，因上樓急了，微微的額角上香汗沁出，映着兩頰微紅，更覺比在呂仙閣看見時，又添了幾分嬌豔。便讓荷

生坐在長案邊方椅上；自己坐在對面。那侍兒送上兩鍾龍井茶。采秋接過，親手遞給荷生。荷生一面看茶，一面看着這一雙手。若有餘柔，若無骨，宛如玉筍一般。怕采秋乖覺，只得轉向侍兒，說道：『你芳名叫做什麼？』采秋道：『他叫紅豆。』荷生道：『娟秀得狠，婢尚如此，何況夫人北地胭脂，自當讓君獨步。』采秋道：『過譽不當。我知并州芳譜，自有仙人獨步一時了。』荷生笑道：『這是女學士不肯就徵，旨司無緣受謗。』采秋笑道：『這也罷了。』半晌又說道：『兒家門巷，密邇無雙，幾番命駕，恐未必專爲我來。』荷生正色道：『這卻冤煞人了！江上采春，一見之後，正如月自在天，雲隨風散，不獨馬櫻一樹，不識門前，就是人面桃花，也無所謂劉郎前度……』荷生正要往下說，采秋不覺齒齜起來，秋波一斜，道：『說他則甚？』遂將荷生家世蹤跡問起來。荷生便將怎樣進京，怎樣會試不第，怎樣不能回家，怎樣到軍營，說了。采秋道：『此刻的意思，還是就借這軍務出身，還是要再赴春闈呢？』荷生便蹙着眉道：『元宵一戰，本係僥倖有功，我本力辭保薦，怎奈經略不從，其實非我心所願。』采秋點頭道：『是。』隨又歎道：『淮陰國士，異日功名，自在霸王之上；荏弱女子，無從可比。梁夫人所幸詩文嗜好，結習已深，倘得問字學書，當亦三生有幸！不識公門桃李，許我杜采秋追隨春風，參入末座否？』荷生笑道：『你太謙了！』先是荷生一面說話，一面將案上書本與畫絹亂翻，這會卻檢出一張扇頁在手，是畫的個美人，便取筆向墨壺中微微一蘸，采秋倚在桌上，看他向上，而端端楷楷的寫了一首七絕道：

『澹澹春衫楚楚腰，無言相對已魂銷。若教真貯黃金屋，好買新絲繡阿嬌。』

款書「荷生題贈采秋女史」八字，寫完說道：『貽笑大方！』又撫着琴道：『會彈麼？』采秋道：『略知一二。』荷生道：『遲日領教罷！』便走了。以後劍秋知道，好不訕笑一番，正是：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無曲中意，有絃外音。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話說凝珠移於汾神廟之後，腳疾漸漸痊愈，謾如因元夕戰功，就擢了總兵，游鶴仙加了提督銜，顏林二將也晉官階，遂與合營

參遊議定，請癡珠辦理筆墨，每月奉束修二百金，薪水二十兩；就借秋華堂作個辦事公所。便有許多武弁，都來謁見，倒把癡珠忙了四五日。自此秋華堂前院，搭了涼棚，地方官驅逐閒人，不比從前是個遊宴之所。癡珠卻只寓汾神廟西院，撤去碑板，把月亮門作個出入之路。又請了兩個書手：一姓蕭，名祖鄴，字翊甫；一姓池，名霖，字雨農。小楷都寫得狠好，便請他們住在堂後兩間小屋。這西院中槐陰匝地，天然一張油碧的穹幕，把前後紗窗，都映成綠玻璃一般。屋裏爐篆微薰，花瓶花欲笑，藥香隱隱，簾影沉沉。癡珠日手一編，雖蒿目時艱，不斷新亭之淚，而潛心著作，自成茂苑之書，倒也日過一日。偶有煩悶，便邀心印，煮茗清談，禪語詩心，一空塵障！而李夫人饋送時果，名花，佳香，舊醞，或以肩輿相招至署，與謾如論古談兵，指陳破賊方略。間至後堂，團圓情話，兒童繞膝，婢僕承顏，轉把癡珠一腔的塊壘，漸漸融化十之二三。到了六月初，起居都已照常。收了兩個家人：一喚林喜，一喚李福。謾如又贈了一輛高鞍車，一匹青驃。這日正在研硃點墨，忽節度衙門，送到自京遞來家報，好不歡喜。及至拆開，頓慘然淚落潑下。看官你道爲何呢？原來去年八月間，東越上下游失守，治南被圍，癡珠全家避入深山。不料該處土匪，突爾樹旗從賊，以至親丁四十餘口，踉蹌道路。癡珠妾舊雯，正在盛年，竟爲賊擄，抗節不從，投崖身死。老母及餘人，幸遇焦總戎帶兵救護，得無失散。至戚友婢僕，淪陷賊中，指不勝屈。比及救平，田舍爲虛，藏書掃個乾淨。而且上下游仍爲賊窟，慈母手諭，令癡珠在外面暫覓枝棲。癡珠多情人，既深毀室之傷，復抱墜樓之痛，牽蘿莫補，剪紙難招，明知烏鳥傷心，鶴鴿急難，而道阻難行，力窮莫救。從此咄咄書空，忘餐廢寢，不數日又倒牀大病起來。這晚，翊甫雨農，心印俱來，癡珠竟糊糊塗塗，認不清人了。慌得心印禿頭，趕着請個麻大夫，診了脈息，就鄭鄭重重的定了一個方子，服下，依然如故。一連數日，清楚時候，喝不了數口稀飯。餘外，便昏昏沉沉，不像睡，也不像是醒。謾如夫婦，逐日早晚叫人來問。一日謾如親自前來，禿頭迎出，知癡珠吃下藥，剛才睡下，謾如就坐在外間。此時正是日高亭午，滿院中森森槐影，鴉雀無聲，慘綠上窗，藥爐半爐，已覺得四顧淒然。忽聽癡珠嚶語道：『梧桐葉落，是我歸期！』一會，又說道：『還有十五個月哩！』一會又吟道：『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以後語便微細，恍忽有七字一句，是『身欲奮飛病在牀！』又叫了幾聲『舊雯！』忽然大聲道：『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以後聲又小了，約略有『蔓草繁魂，拱木斂骨』八個字。餘外不辨什麼。謾如聽着發怔，只得喚禿頭道：『你須叫醒老爺！』禿頭進去，好容易將癡珠喚醒，含糊一語，又昏昏的睡去了。謾如跟着進來，見癡珠穿着貼身衣服，遮着紫紗夾被，瘦骨不盈一握，心中十分難受。便向禿頭道：『我且回家，訪個好大夫來瞧瞧罷！』謾如說過，招呼伺候，上馬去了。次

日說如延了一個大令姓高的，也不中用。還是顏參將薦一兵丁，姓王的，和那麻大夫細細的商定一個方子，服下去，卻能多進了幾口稀飯，人也明白些。自此病勢比以前慢慢的減下來，只可憐禿頭徹夜無眠，足足鬧了一個多月。再說，荷生自見過采秋之後，琴棋詩畫，匝月盤桓，美人有豪傑之風，名士無狂且之氣，雖柔情似水，卻也穩重如山。此時芙蓉洲荷花盛開，荷生踐約，還敬了衆繡紳，藝妓中，只秋痕掌珠病不能來。這日歌絃沸耳，酒載鑿心，卻不邀小岑，劍秋，也不喚采秋侍酒，就中單賞識了洪紫滄。二十三日，係荷生生日，荷生先一日訂了小岑，劍秋，也訂紫滄，只傳着丹暈，曼雲伺候。日斜後，就套車到了愉園。此時采秋臥室已移在水榭。荷生正在西廊，向水榭步上來，遠遠望見采秋，斜倚正面欄杆，瞧着荷花。荷生見了，忽然心上一動，好像幾年前見過這樣光景，便站在欄杆前默想，卻也想不起來是何人何地。那采秋笑盈盈的迎上來，說道：「你心裏想什麼？你看夕陽映着紅蓮，分外好看哩。」荷生笑着走過來，一面說道：「我忽然記起一件事，不要緊，不用說了。」丫鬟們搬了兩張湘妃竹方椅子和茶几，二人就向着欄杆坐下。丫鬟遞上兩杯雪水燉的蓮心茶。荷生還默想了一會，誰知越想越記不起。回眸一盼，又見采秋晚妝如畫，頭上烏雲一絲不亂，一身輕羅薄縠，映着玉骨冰肌，遂把前事忘了。采秋道：「人言紅蓮沒有白蓮的香，你不聞見香麼？」荷生笑道：「大抵花到極紅，香氣便覺減些，所以海棠說是無香，這也是「予齒去角」的意思。其實，是個荷花，也無不香的，只是這種香，只許細心人默默領悟，比不得那素馨茉莉的香，一接目便到鼻孔中來。」采秋也笑道：「這才是「心清聞妙香」，要曉得有這一股香氣，才算是「不專在色上講究哩！」二人在花前談了一會，才進屋子坐下。荷生瞧着檻聯，說道：「你這裏沒有集句對子，我集有一對寫給你罷！」隨將明日的局，告訴采秋，就說：「八下鐘，我坐車來和你同去。」便走了。次日，二人同到了柳溪，上得船來，那船刻着兩個交頸鴛鴦，兩邊短短的紅欄，玻璃長窗，篷蓋上罩着綠油大捲篷。兩邊垂下白綾飛沿，中艙靠後一炕，炕下月桌，可坐七八人。另一隻船略小些，是載行廚及跟人的。荷生瞧着錶道：「早得很呢！」一會丹暈，曼雲，先後到了，又一會，小岑，劍秋，紫滄也都來齊。那船就咿咿啞啞，從蓮萍菱芡中盪出，穿過石橋，不上一箭之路，便是芙蓉洲。水閣造在水中，後面橋亭接上秋華堂前，三面俱是楠木雕成竹節漆綠的欄杆兒。大家上了水閣，憑欄四望，見兩岸漁簖蟹罍，叢竹垂楊，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尤覺得煙波無際。家人上來請示排席，劍秋道：「船裏去罷！一面喝，一面看。」大家俱以爲然。一會，跟班回說：「席擺停當了。」七個人都下船來，入席坐定，水手們分開雙槳，向荷花深處盪來。只見白鷺橫飛，垂楊倒掛，香風習習，花氣濛濛，真是香國樓臺，佛天世界。采秋笑道：「今日

不得不爲花祝壽。」遂站起身，扶着船窗，將一盃酒向荷花灑醉了一回。荷生說道：「正是！」也就澆了一杯。二人相視，微微而笑。於是大家飲了數巡酒。那邊船上又送了新剝的蓮子，並一些鮮藕，各人隨意吃了。紫滄望着采秋道：「今日這般雅集，何不行一令？」采秋想了一想道：「今日令籌，俱不在此，只好行一個簡便的，這令叫做「合歡令」。我先喝一杯令酒，以下如有說錯的，照此爲罰！」一面說，一面端起酒杯喝了。便說道：「這個字要兩邊都一樣，可以挪移的聽着……」

琵琶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拆開不成字，成字喝一盅。」

又接着說道：「荷字飛觴，——笑隔荷花共人語。」

采秋並坐是荷生，荷生首是曼雲，恰好數到是「荷」字，曼雲只得喝一盃酒道：「這字很少，只怕我要受罰了！」小岑、劍秋，各人也凝思了一會，都道：「這令看着不奇，竟難的很。」荷生一面催曼雲快說。曼雲將纖手在桌子上畫了一回，笑道：「有了：——蒜字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拆開不成字，成字罰一盅。」

大家都道：「好！」曼雲便接着說道：

「映日荷花別樣紅。」

一數數到了紫滄，紫滄滿飲一盃，說了一個「競」字。小岑拍手道：「我正想了此字，不料被你說了！」紫滄笑着說一句，是：

「清露點荷珠。」

一數又數到了采秋，采秋道：「我再說嗎？卻怕要罰了！」荷生便道：「我替你說罷！」劍秋忙道：「倩代的罰十杯。」采秋便將劍秋看了一看，道：「我再說一個及笄的「笄」字，你們說好不好？」大家齊聲贊賞。采秋隨念一句，一手指着，數道：

「青苔碧水紫荷錢。」

荷字卻到劍秋，劍秋道：「我知道必要數到我的，幸有一個弱字，如何？」衆人都說：「好，可以快飛觴罷了！」劍秋便吃了酒說道：「留得枯荷聽雨聲。」

采秋先說道：「今日是荷花的生日，不許說這衰颯句子，須罰酒一杯再說。」衆人都說：「該罰！你不見方才替花祝壽麼？」劍秋道：「是了，不錯，該罰！」遂又喝了一盃，說道：「我說張聿這一句，最吉利的。」

池沼發荷英。」

便向采秋道：『好不好？』采秋也不答應，笑了一笑。小岑替他一數，數到荷生，采秋忙用手試一試荷生的酒盃，說道：『天氣雖熱，亦不可喝冷酒。』便替荷生加上半杯熱酒。荷生喝了，說道：『我就是本地風光，說個并州的「并」字。』大家道：『好！』劍秋道：『這是從筭字推出來的。』荷生道：『詩也是我的本色。』

『不妨遊子菱荷衣。』

卻數到丹暈，荷生道：『你的量大，當喝一滿杯。』丹暈喝了，想了一會，說了一個「絲」字，衆人尙未言語，曼雲笑道：『丹姊要罰了！』丹暈道：『絲字不是兩邊相同麼？』曼雲道：『那是簡寫，正寫兩邊是不同的。』小岑道：『不錯，正寫是從系，況拆開是個系字，罰了罷。你的量好，不怕的。』丹暈紅着臉，只得又喝了一杯，停了，想出一句詩來，笑道：

『風弄一池荷葉香。』

一顧數到小岑，小岑喝了酒，想了一想，說個「花」字，隨說了一句離騷道：

『製菱荷葉以爲衣。』

荷生道：『好！這又該到紫滄了！』紫滄道：『我說一個羽字，收令罷！』大家都說是眼前字，一時竟想不起。那時船止盪至柳陰上，遠望那堤北彤雲閣，檻雕碧檻，映着翠蓋紅衣，大有舟行鏡裏之概。大家上岸，憑眺一回，又值夕陽西下，暮靄微生，花氣空濛，煙痕淡蕩，小岑等三人遊秋華堂去了。荷生隨攜了三個佳人，重來水閣。采秋因向荷生道：『你帶有文具，要寫對子，這裏寫罷！』於是跟班的就中間方桌，擺上文具，青萍送上雲龍蠟箋，丹暈、曼雲兩人按着紙，采秋看荷生蘸好了筆，寫道：『香葉終經宿鸞鳳。』寫完一聯，丹暈、曼雲兩人捧過一邊，紅豆將文具內兩塊玉鎮尺押住。采秋又把那一幅箋鋪上，自己按着荷生復蘸好筆，寫道：『瑤臺何日傍神仙？』采秋瞧着大家向外說話，便眼波一轉，澄澄的向荷生道：『這「何」字何不改作「今」字呢？』荷生瞧着采秋笑道：『匪今斯今。』采秋笑道：『請自今始！』二人說話，脈脈含情，小岑等早已回來，恰好荷生款已落完了，采秋便迎將上去。劍秋看着桌上聯句，便說道：『好呀！你們雙雙暢敘，還說是一瑤臺何日傍神仙呢？』小岑瞧着出句，說道：『這是老杜古柏行對句呢？』采秋道：『好個表表的詞林香山詩句，都記不得了！』小岑也笑道：『是呢！』丹暈道：『你門翰林衙門，笑話多呢！』此

時采秋等三人，均微有酒意，雙頰微紅，笑語纏綿。談了片時，看天漸漸晚了，遂仍都上了船，撤去酒席，烹上了荷葉茶。荷生使命水手，往柳溪盪去。采秋問起秋痕來，小岑便將端節那一天故事，說與大家聽。剛說到了推吊下門來，那船已到了柳溪南岸，一簇車馬都在那裏伺候。時已黃昏，便道：「這會講不完，改日再說罷。」便跨丹暈車沿兒走了。紫滄、劍秋兩人一車。采秋攜了荷生的手，進入後艙，悄說道：「你今日還要回營麼？」荷生笑了一笑，便喚紅豆與采秋更衣。看上了車，又送曼雲也上了車，方才去了。看官記着荷生宴客這兩日，正是癡珠病篤的時候。正是：

百年須臾，有欣有感。劍斫王郎，鞭先祖遜。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構費 砸煙燈錢同秀爭風

這書所講的，俱是詞人墨客，文酒風流；如今卻要敘出兩個極不堪的故事：你道是誰？一個是杜采秋此刻的冤家；一個是劉秋痕將來的孽障。這話怎說呢？慢慢的聽小子說來：去年大兵駐紮蒲關時候，預備船隻，原士規借此料派，經略聞風，立刻根究。本上司怕有人訐發出來，替擔處分，就將士規平日劣跡，全揭出來，坐此撤回。他這缺是個好地方，士規做了一任，身邊很積有許多錢。平素與苟才做酒肉兄弟，曉得苟才同梅小岑同年，荷生是個世交，想由此門路，夤緣回任。你想小岑是個正人，荷生又是一塵不染的，如何肯去說這樣話，討這種情？只因小岑面皮極軟，掙不脫苟才的糾纏，便推在荷生身上，說是「荷生不肯爲力。」因此，士規忿恨荷生，比參他的人，更加十倍。并疑先後撤任，俱係荷生所爲。其實，士規不自構費，荷生那裏認得士規這個大名？你道他怎樣構費呢？原來，他家用一個老嫗吳氏，係代州人，與采秋的嫗賈氏，素有往來，便化些小錢，結識起來。這士規太太，就和賈氏語言浹洽，臭味無差；彼此饋送，十分親熱。一日賈氏要請原太太一逛愉園，原太太言道：「這卻不必，只是我家老爺說，要借貴園請一天朋友，不知你答應不答應？」賈氏是個粗率的人，便道：「這些小事，我怎的不答應？我們這園，原是借人請酒酌，老爺如肯賞玩，天天到我園裏請酒，就是我們造化了。」原太太說道：「不是這般說。現在你那愉園，是大營韓師爺走的，如何肯給我們請酒呢？這是我的情分，打擾你姑娘一天，便叫我臉上好看多了！你能做得主不能呢？」賈氏笑道：「園是我置買的，韓師爺難道能佔我

的園麼？生客不見，這也是我那歡女兒的主意；其實，我們吃這碗飯，那裏認得如此清楚？而且你我何等情分？我這個園子就像你家的，一樣，千萬不可存了彼此的心！老爺到我家，還敢比做客麼？就借我們的園請一百天酒，我的女兒也該出來伺候，何況一天呢？」原太太道：「你且回去，要與你姑娘商量。」賈氏道：「何必商量？你和你老爺說，是我已經答應了，憑老爺吩咐那一天，上下酒席，我一起包辦罷！」原太太不勝歡喜，到屋裏取出三十兩銀子，說道：「老爺說過，就是明日，上下三席，如銀不敷，另日再補。」賈氏道：「三十兩儘數開消。老爺要明日，我就回去趕緊張羅，不然，怕誤事呢。」說畢，便坐車回去了。看官：你道采秋依不依呢？唉！人間最難處的事，無過家庭。采秋是個生龍活虎般的女子，無奈他嫌在原家一力擔承，明知此事來得詫異，但向來是個孝順的，沒奈何只得屈從。次日，他嫌便一早把水榭陳設起來，催着采秋梳妝。日未亭午，這原士規便高車華服，昂然而來。他嫌逕行迎入水榭。兩廊間香溫茶沸，水榭上錦簇花團，士規得意之至，便請采秋相見。他嫌叫丫鬢疊促連催，采秋不得不坦然出見。正寒暄間，丫鬢招呼客到一個是錢同秀，一個是施利仁，采秋俱未曾會過，一一問了姓名。一會又報客至，只見月亮門中走出三個人來：一個年紀四十多歲，兩個年紀都不上二十歲，采秋也未會過，一一問了姓名，到了水榭，彼此相見。采秋正待一一致問，原士規指了那穿湖色羅衫的，說道：「這位老爺姓胡，字希人。」采秋只得應酬一遍，停了一會，又報客到，采秋認得是苟才。那苟才一路懽天喜地的喊進來：「望伯，望伯，你好闊呀！今日跑到這地方請起客來！」口裏說着，臉又望着大家踉踉跄跄的走來，不想從西廊轉過水榭，那個路亭，是一道板橋。他志高氣揚，全不照管，便栽了一交，大家不禁鬨堂大笑起來。他人既高，體又胖，這一栽，上身靠在欄杆上，將欲爬起，用力太猛，只聽「咕咚」一聲響，連人帶欄杆，一齊掉下水去了。幸是堤邊水淺，采秋忙叫丫鬢傳進兩三個打雜的，下去扶起。雖無損傷，卻拖泥帶水，比落湯雞還難看。打雜的乖覺，將他送至園丁的一個小屋中，原士規和大家都跟來，教他「站着不要動！」招呼他的跟人，替他收拾。又吩咐自己跟人，飛馬到他家裏取了衣衫鞋襪，給他換上。鬧了半天，才把這個落水的人，洗刷得乾淨了。不想吳誇，又弄出笑話來。你道爲何？他出來解手，想四面遊廊，都係斗大的磚砌成，萬無給人撒溺之理。見廊盡處，有一個白磁青花的缸，半缸水和溺一般，聞之也有些臭味，想道：「采秋實在是闊，連溺缸都如此華麗！」剛把衣衫擱起，溺了一半，一個丫鬢看見，喊道：「那溺不得！那是娘灌蘭花的豆水。」大家聽見，又是一場鬨堂大笑。倒弄得胡耨溺不是，不溺也不是，勉強溺

完，自覺赧顏，上來只得假做賞玩荷花，倚在欄杆邊。夏旒看見笑道：「希仁，站開些！不要又掉下一個去！」說的大家又哈哈大笑了一會，擺席錢，施荷三人一席，原士親自陪，胡卜夏三人一席，采秋相陪。原來這愉園中所用酒器及盃盤之類，均係官窯雅製，及采秋自出新樣打造，餽酒精良，更不必說。這幾人，除了荷才，原士規，在官場中伺候過幾年外，其餘均係鄉愚。乍到場面，便覺是從來未見之奇，早已十分詫異。酒過數巡，士規忽望着卜長俊道：「貴東幾時可以署事？聽說不久可以到班，吾兄是要發大財的。」卜長俊道：「敝東秋間就可代理，且是一個肥缺，別人奪不去的。」夏旒接口道：「前日奉託轉賣與貴東的幾樣東西，不知已看過否？兄弟今日手頭甚窘，願望救急。」卜長俊道：「不要說起前日東家下來，一臉怒氣，坐了片刻，我也不敢問他，忽然又進去了。這件事只好看機會了。」隨又說了些「何人補缺，何人借帳，何人打官司」的話。又說些「街上銀價如何，家中費用如何」總無一句可聽的話。那采秋如何聽得，便推入內更衣去了，吩咐紅豆帶着小丫鬢，輪流斟酒，直到上了大菜，方出來周旋一遍。大家都曉得這地方，是不能胡鬧的，也不敢說什麼。采秋卻自在遊行，說說笑笑，也不調管諸人，也不貶損自己。倒把兩席的人，束縛起來，比入席之時，還安靜得許多。采秋轉恐他嫵看得冷落不像，倒叫丫鬢送上歌扇，說道：「我自去年病後，嗓子不好，再不能唱了！他們初學，求各位老爺賞個臉，點一兩支罷！」於是一席各點一支，紅豆彈着琵琶，領着小丫鬢唱了兩支小調，天就不早了。士規大家道聲打擾，一闌而散。原士規從此逢人便將「采秋怎樣待他好，怎樣巴結，還有留他住的意思」說開了。這是後話。且說那日賈氏喜歡得笑逐顏開，采秋卻正色道：「嫵，這是一不可再呢！我這回體嫵的意，嫵以後也該知道我的心才好呢！」賈氏笑道：「我明白就是了。」看官，你道采秋今天的事，倘令秋痕處之，能够如此從容大雅麼？不要說今天這一天，就是昨天晚上，也不知要賠了多少淚，受了許多氣哩！可見人不可無志，亦不可無才。閒話休提，聽小子說那錢同秀一段故事。同秀自五月初四至省。那一夜被施利仁拉往碧桃家裏開燈吃煙，三個人坐在一炕。同秀見碧桃一身香豔，滿面春情，便知蝴蝶兒，一雙，翩翩起來。說道：「似你這種人材，須知幾多身價哩！」碧桃一面替他燒煙，一面笑道：「給你估量看？」同秀道：「多則一千，少則八百。」碧桃點點頭，利仁道：「你就允出八百，可耗些錠，娶去罷！」同秀躺下笑道：「怕他嫌我老哩！」碧桃笑吟吟的，將煙管遞給同秀，說道：「只怕老爺不中意，五十多歲的人，就算是老，那六七十歲的，連飯都不要吃了。」說着，將自己躺的地方，讓利仁躺下，倒起來吸了兩袋水煙，出去與他嫵說了幾句話，進來便躺在同秀懷裏，看他手上的羊脂鐲子。同秀把一條腿壓在碧桃身上，將上的一口

煙，一人吸了半口；重燒上一口，遞給利仁。三人一面吸煙，一面談心，直至三更天。同秀原想就住在那裏，倒是礙着利仁，不好意思。利仁也看出，故意倒催同秀走了。次日，芙蓉洲看龍舟，二人見面，復在一席，那晚散後，同秀再挨不過，便悄悄跑到他家。碧桃接入臥房，開了燈，笑嘻嘻道：『席散許久，你怎不來呢？』同秀道：『我去拜客，不想天就快黑了，施老爺今天不來麼？』碧桃道：『他和我說：『席散後就要出城，幹要緊的事，明後日才能回來。』當下同秀卸了大衫，就躺在碧桃身上，吸了一管煙，笑吟吟的道：『你真不嫌我老，我今夜就住在這裏了。』碧桃笑道：『你再老二十歲，我也不給你走。』一會兩人說說笑笑，就在煙燈傍邊，胡亂成局。自此之後，作衣服，打首飾，碧桃要這樣，同秀便做這樣，一天也花幾十吊錢，連老鴿，幫閒撈毛的，沒一個不沾些光。好在同秀到這個地方，便揮金如土，毫不慳吝。其實，碧桃與利仁是個舊交，以前也曾化過錢，到後來沒得錢了，轉是碧桃戀他，生得白晳，又雄赳赳的人才，雖非如意郎君，也可算得在行人。搗兒愛鈔，姐兒愛俏，所以藕斷絲連，每瞞他嫖給他許多好處。只可憐同秀如蒙在鼓裏，一日，同秀醉了，乘着酒興，便向碧桃家走來。見大門未關，便悄悄的走入院來。一家俱無動靜。上了廂房，燈光都不明亮；徑進堂屋，房門卻關得緊緊的。微聞那面一陣尤雲滯雨之風，生辣辣的突入耳來，當下同秀掀開簾子，將腳把門一踢。不想門雖踢倒，同秀的酒氣，怒氣，一齊冲上心來，人也倒了。碧桃和那人正在好處，忽聽嘩喇一聲，驚得打戰，忙把煙燈吹滅，倒反喊他嫖拿火。他嫖睡夢中聽見響，又聽他女兒厲聲叫喊，陡然爬起，應道：『什麼事？』別起燈亮，點着燭臺，剛掀簾子，瞥見有個人影出去，疑是猴兒，便叫一聲，不見答應。再聽大門，是大開的，說道：『這時候門也不關，猴兒跑到那裏去？』碧桃不敢下炕，急得喚道：『先拿個火上來罷！』他嫖忙即閉上門，趕到碧桃屋裏，只見一扇門倒在地下，一個人覆在門上，煙燈已滅，碧桃坐在炕沿上，繫禪帶，急將燭臺將那人細瞧，卻是錢同秀酒氣冲人，流涎滿面，便問碧桃道：『怎的？』碧桃道：『我好端端的在煙燈邊睡着了，曉得他是什麼時候來，也不叫人，就這樣的拍門翻戶，驚醒了人，他卻挺倒了。』那妻子一面同碧桃說話，一面將手摸着同秀的頭，卻是燒熱的，便說道：『他是醉了。』碧桃就也下炕，反笑起來。妻子將煙燈點着，說道：『你叫他醒罷。』碧桃道：『我憑他挺着，叫他做什麼？』妻子不過意，將手帕把他唾涎抹淨了，連聲喚他。忽聽見打門，妻子一面答應走去，一面說道：『施師爺是什麼時去的？我怎麼一輪就全不知道了？』開起門來，見是猴兒道：『小崽子，你跑了，還不叫人關門。』絮聒一會，便叫他幫着扶同秀上炕，把門上好。這同秀到了三更才醒過來，見碧桃坐在身傍，笑容可掬，眉目含情，便將手攏將過來，說道：『我是什麼時候來的？』碧桃笑道：『你

還問麼？你酒醉也罷了！怎的把門踢倒，即挺着屍，不言不語，害人家怕得什麼似的？」同秀醒後，把以前事情通忘了。這會碧桃說起來，倒模模糊糊記起來。碧桃見他半晌不語，便問道：「你想着什麼呢？」同秀道：「想你二更天時，做得好夢！」碧桃笑道：「你胡說，我又沒有做甚麼夢！我做我的夢，你又怎麼知道呢？」同秀便把踢門的緣故，都說出來。碧桃便哭起來，叨叨絮絮，鬧個不休。同秀只得左一揖陪不是，右一揖陪不是，說道：「都是我醉糊塗了，下次再不吃酒罷！」自此又好了十餘日。一日雨後，同秀帶了一帕子的南邊新到的菱角和鮮蓮子，坐了車，向碧桃家來。才到衙衛，早見門首有一輛車，認得是利仁的。同秀車夫，向車中取過那帕子，卻好猴兒出來。同秀就跨進門來，猴兒跟着，同秀不許他聲張，悄悄向上房走來。只聽得利仁說道：「吃一個乖乖算罷！」同秀便搶上一步，將簾子一掀，只見牀上開着煙燈，碧桃坐在利仁懷裏，利仁一隻手兜在碧桃身上，瞧見同秀，急行推開。同秀這一氣，真是怒髮沖冠，一手將帕子內包的東西，向碧桃臉上摔來。一手將煙燈砸在地下。說道：「好好！你們做了一路……」就怒氣沖沖的出來上車，馬上叫跟班收拾搬到店裏。後來花了五百金，買了一妾進門，那日辦了數席酒，叫了一班清唱相公，請他那些相好的財東和苟才原士規諸人，正在熱鬧，不想碧桃母女披頭散髮，坐車而來。一下車就如奔喪一般，號啕大哭，從門前大鬧進來。家人打雜人等，都擋不住。同秀跑開了。他嫖將頭向牆上就撞，碧桃又拿出小刀來，向頸上要抹。十餘人分頭按住，碧桃就躺在地下大哭大嚷，聲聲只叫錢同秀出來。街坊鄰右，和那過路人，擠滿院子。那怕事的財東，看見鬧得不像，早都跑了。只剩下苟才等酒肉兄弟，和那萬分走不了的幾個夥計，做好好歹歹的勸。無奈兩個潑辣貨，再不肯歇手，直鬧到定更。大家曉得此事是背後有人替他母女主張，只得找着同秀，勸他看破些錢，和他嫖從兩千銀子，說到一千兩，才得歸結。天已發亮了。這苟才等今天真是日辰不好，喜酒一杯不會吃上口，倒賠嘴賠舌，跑了一夜。正是：

執鼠之尾，猶反噬人；只有羅漢，獅象亦馴。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寄書柬 斷情根午後獨吟詩

話說荷生日來軍務正忙，忽晤小岑，說：「原士規偷園請客，」十分驚訝，說道：「那偷園平日不是他們走動的地方！」後來小

翠說得千真萬真，荷生終不相信，故特請了劍秋來，劍秋一見面，也怪采秋，說道：「愉園聲價，從此頓落了！」荷生一肚皮煩惱，默默不語。劍秋隨接道：「這其間總另有原故，他們這一班人，素與采秋是沒往來。只是這一天的事，如今都傳遍了，還能够說是謠言？」小岑道：「望伯很得意，說是『人家花了幾多錢，也不過如此鬧一天！』」荷生聽了，心上實在不舒服，便說道：「算了！從今再不要提起愉園兩字罷！」說着，就將別的話分開，無情無緒的，談了一會，二人也就去了。此時日已西沉，荷生送出二人，也不回屋，一人在園子裏踱來踱去。一會，望着數竿脩竹，癡立一會，又向着那幾盆晚香玉徘徊。直到跟班們拿上燈來，青萍請示開飯，荷生才進屋裏說道：「我不用飯了，你將荷葉粥熬些！」便到裏間躺下，好一會，門上送上公事，荷生起來問道：「有要緊的軍情麼？」門上回道：「沒甚要緊的。」荷生道：「我明天看罷！」門上答應退出，荷生就攔在一邊。青萍回道：「荷葉粥熬好了。」荷生道：「我此時不餓，停一刻吃罷！」遂出了堂屋，又是踱來踱去。忽然自語道：「撒開手罷了！」青萍大家都在簾外伺候，也不曉得荷生是什麼心事，只聽得轅門外已打二更了，便掀簾進來，請荷生用粥。荷生叫端上來，就在堂屋裏吃了，也不叫添。青萍回道：「老爺不會用夜飯，添些嗎？」荷生惱道：「不用了！」青萍不敢再回。跟班送上漱口壺，手巾，荷生只抹了臉，口也不漱，便起來向裏間去了一會，叫青萍、青萍答應進來，只見荷生盤坐一張小榻上，問道：「有什麼時候了？」青萍回道：「差不多要一下鐘了！」荷生道：「遲了！」便叫跟班伺候睡下。次日，青萍起來，走進裏間，見荷生已經起來，披件二藍夾紗短襖，坐在案上。青萍愕然，招呼跟班照常打疊鋪蓋，打掃房屋。青萍伺候荷生洗過臉，正要端點心上去，只見荷生檢出一張薛濤箋，放在案上，翻開硯匣，磨濃了墨，蘸筆寫完，取過一個紙箋的小封筒，將詩箋打個圖章，折疊封好，寫了「愉園主人玉展」六字，便叫青萍、青萍卻在案傍伺候，荷生將柬帖兒遞與青萍，說道：「送到愉園就回來罷！」荷生也不會用點心，轉向牀上躺下，徑自睡着了。且說采秋連日盼望荷生，兩天卻不見到。當下晨妝初罷，紅豆剪一枝素心蘭，笑吟吟的掀開簾子，說道：「這花也解人意！前兩天才抽四五箭，今天竟全開了！我剪一枝給娘戴上，也不負開了這一番。」采秋也是歡喜，向着花領略一回，就接過手，對着鏡臺，正要插在鬢邊，忽見小丫鬟傳進柬帖，說道：「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采秋便將蘭花放下手，拆開一看，卻是兩紙詩箋，上寫的是：

風際萍根鏡裏煙，傷心莫話此中緣。
窻禽銜石離填海，芳草牽情欲到天。
雲過荒臺原是夢，舟尋古洞轉疑仙。
惺儺樂府重新唱，負卻冰絲舊七絃。

紅豆在旁，見采秋看了一行，臉色便覺慘然；再看下去，那眼波盈盈，竟掉下數點淚來。紅豆驚疑，遞過手絹，采秋略拭了，直往下看，去是：

搔首蒼茫欲問天，分明紫玉竟如煙！九州鑄鐵方知錯，一笑拈花轉悟禪。爭說神光離後合，可堪心事缺中圓？陽春昨奏聽猶澀，更送商聲上四絃！

看畢，將詩放在粧臺上邊，將手巾拭了淚痕。沉吟一會，那淚珠重復顆顆滾下汗衫襟前。紅豆着急，問道：「娘！怎的那信是說什麼話？」采秋他不答應。紅豆呆呆的立了一會，將手向鏡臺邊白磁盆，擰乾手巾，擱過一邊，把臉盆捧給小丫鬟，叫他換了水，仍放妝臺邊，擰上手巾，展開了遞給采秋。采秋接過有半盞茶時候，才向臉上略抹一抹，也不遞給紅豆，自行擱下盆中。就問道：「是誰送來的？」小丫鬟道：「是常來的薛二爺。」采秋又言語半晌才說道：「叫他等着，我有回帖兒給他帶去。」那小丫鬟便跑出去吩咐。一會，小丫鬟回來說道：「外頭說「薛二爺交過柬帖，沒有坐，早就走了。」」采秋默默不語，兩眼眶汪汪的淚，又一滴一滴的落下來，向著紅豆說道：「這枝蘭花，插在瓶裏去罷！」一面說，一面拈着詩箋，站起身來，推開椅，移步至裏間簾邊，自行掀開簾，將詩箋擱在枕畔簪匣，斜躺着，嗚嗚咽咽的哭。紅豆跟了進來，要把話來勸，卻不曉得爲了何事，想道：「娘平日再沒有這個樣子，到得癩說話，我們就曉得他煩惱了。再不想今天會如此傷心到底。韓老爺的柬帖兒，講些什麼在上頭呢？」紅豆又不敢絮叨，只急得也要哭。小丫鬟等躡手躡足的，在外間收拾那些粉匣妝奩，不敢大聲說一句話，倒弄得內外靜悄悄的。早有一個點丫鬟暗暗的報與賈氏知道。賈氏剛才下牀，聽了鬟如此說，也不知何事，便包上頭帕過來。采秋見他嫵來了，轉把眼淚拭乾，迎了出來，說道：「我起來一早晨了，還沒有看嫵去，你却遠遠的跑來！」賈氏見他眼眶紅紅的，便說道：「我的姑娘，是那一個給你氣受？你竟哭了這個樣子！」便上來攙了采秋的手，說道：「清早起來，也不穿件夾的衣服。」采秋便勉強笑着道：「起來是穿件春羅夾小襖，因爲梳頭，才脫了。我那裏哭，嫵平日見我哭過幾回哩！」紅豆掀起簾子，在門邊伺候，他母女二人就進房來。賈氏坐下說道：「韓師爺好幾天不來，今天卻送甚柬帖兒，叫你這樣苦惱？」采秋道：「他做了兩首詩，要我和他，我卻沒來由去苦惱，難道是怕做不出詩來麼？」反說得賈氏和紅豆們都笑起來了。采秋也笑道：「嫵，你沒有梳頭，我今日卻和你梳個頭罷！」於是笑嘻嘻的，就拉了賈氏到妝臺前座下，替他梳了頭，盤了一個髻，說說笑笑，搬上飯來，吃了，又邀賈氏同去看看蘭花，便到賈氏這邊來坐。到正午

才自回去賈氏見采秋這大半天歡喜得很，便不說長道短轉盼之間，早到七月初四五了。這日小岑劍秋乘着晚涼都來看禱荷生。荷生談吐全沒平時與會。兩人談及愉園，荷生便無精打彩的說道：『我們講我們的話罷。』小岑劍秋遂不提。後來劍秋提起那天秋痕逃席一事，小岑未曾說完，要他接將下去。小岑只得將自己領着秋痕丹暈的情形說了。說得劍秋荷生都笑起來。又說闖入汾神廟西院，秋痕見了癡珠聯句。荷生等不得說完，便問道：『這癡珠可是姓章麼？』小岑道：『可不姓章！你也該曉得這個人。』荷生便高起興來，說道：『他是什麼時候來的？他雖比我們早些出山，究是我們一輩。』就將花神廟、蘆構橋兩回相遇，及長新店打尖，見壁上題的詩，款是章癡珠，因疑兩番相遇，就是此人，一路想趕他，竟趕不上，講了一遍。就說道：『我至今心上還是耿耿，如今相見有日了！』便哈哈的笑。劍秋道：『我聽說李公館裏一位師爺，住在秋華堂，也疑即是此人。』小岑道：『不錯！』遂將那日心印所說癡珠此來情形，及遇着李夫人的話，復述一遍。荷生大喜道：『早上李謬如正下帖，請我往秋華堂。我爲道官場私宴，向例不去，且近來心緒不佳，想欲辭他。這樣說來，卻欲破例一走。』就向跟班要過李家請帖，遞給二人，看道：『不是席設柳溪秋華堂麼？』又向跟班問道：『初七這一天，李大人請幾個客，營裏公請的章師爺，就住在秋華堂，想必在坐。你們再探聽看。』跟班答應了。荷生當下很歡喜。二人復閒談一會，也就散去。荷生送二人出去後，見新月東升，碧天如洗，滿庭光彩，嫋嫋娟娟，鴛鴦光景，正是不惡，惟心爲事感，便覺景物如故，風味頓殊，便步入裏間。四顧寂寥，無人可語，因想起芙蓉洲與采秋目成眉語，何等綢繆，曾幾何時，而人是情非，令人不堪回想！因喚青萍焚起香篆，磨筆展箋，荷生提筆寫出探蓮歌四首，道：

隔水望芙蓉，芙蓉紅灼灼。欲采湖心花，只愁風雨惡！

今日芙蓉開，明日芙蓉老。采之欲貽誰，比儂顏色好！

扁舟如小葉，自弄木蘭漿。驚起鴛鴦飛，有人拍纖掌。

誰唱采蓮歌，歌與儂相接。珍重同心花，勸儂莫輕折！

寫畢，朗吟一遍，意猶不盡，又取一箋，青萍剪了燈花，見荷生提筆，就箋寫上望三曲三字，復另行寫道：

相望隔秋江，秋江渺煙水。欲往從之遊，又恐風波起。

相望隔層城，層城不可越。中宵兩相憶，共看半輪月。

寫畢，又朗吟一遍，向青萍笑道：『你懂得麼？』青萍不敢答應。荷生便將采蓮歌，再看一看，說道：『「出水芙蓉，晚風楊柳；我自謂似之，只鎮日是你們焚香捧硯，好不辱沒詩情也。』』青萍碰了這個釘子，卻不敢走開，稍停一會，伏侍睡下。荷生因想道：『香山垂老，身邊還有樊素小蠻，蘇東坡遠謫惠州，朝雲也會隨侍我如今，決計買一姬人，以銷客況罷！』又想道：『倘有機會，能覓無負紅卿夙約，這也遂我初心。只是采秋如此，紅卿可知！況人別三年，地隔千里，千我負人，正恐人將負我！』輾轉一會，又想起日間小岑說的韋癡珠來，因想道：『人生遇合，真難預料！咳！去了一個杜秋娘，來了一個韋蘇州，我客邊也不算寂寞了！』荷生這一夜，不特將采秋置之度外，即紅卿也置之度外。又曉得癡珠指日可以相見，便像得道的禪師一般，四大皆空，一絲不掛，呼呼的睡了。正是：

腸熱翻成冷，情深轉入癡，迢迢蓮幕夜，曲唱惱公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闋花魂詞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

話說六月以後，天氣漸涼，癡珠的病也漸漸好了。雨檻弄花，風窗展卷，邊養時晦，與古爲徒，這也省卻多少事。無奈謾如多情，卻要接他入署消遣。李夫人笑道：『先生兩邊這時候，重碧買春，輕紅攀荔，招些詞人墨客，河上納涼，何等清爽。太原城裏一片炎塵，有什麼消遣的去處？』謾如也笑道：『我們這武官衙門，那裏有詞人墨客呢？』癡珠笑道：『此間名士第一，總算是經略營裏韓荷生了。』謾如道：『此人真不愧名士，我作了十年武官，仗也打過幾十回，起先經略那樣信服，我也不以爲然。今年元宵晚上，蒲關那一仗，與我一個柬帖，算定回子五更時候，敗到黃河上岸，教我埋伏，後面註了一行小字，是「如放走了一人，軍法不貸」，不想都應了他的話。如今我十分敬畏，不知先生怎麼認得他？』癡珠就將都中相遇，及長安見了紅卿，敘將出來。謾如道：『他如今這裏又有個得意的人了！』就將荷生近事，講了一回。又喚跟班將荷生重訂的芳譜，檢給癡珠看。癡珠瞧了一遍，說道：『怎的這杜采秋卻不入選了？』謾如又將采秋來歷說給癡珠聽。癡珠笑道：『那不是名妓，竟是名士了！秋痕這人，得荷生一番賞鑒，自是不錯。』因將芳譜的詩，朗吟一遍。謾如因說道：『秋痕這人，也是不凡。采秋事事欲占人先，他卻事事甘居人後。就是他的色藝，

比采秋也差不多。」癡珠道：「那譜上就說得他的身分好。」謾如道：「譜上不過說個大概，他最妙是焚香煮茗，娓娓清談，他會畫菊，更愛藝菊，憑你枯莖殘蕊，他一插就活。只是有點儂氣，一語不合，便哭起來。」癡珠歎口氣道：「美人墮落，名士坎坷，此恨綿綿，怎的不哭？」便將芳譜擱開，低頭不語。謾如忽向夫人道：「我這回卻替先生想出一個消遣的法子。」癡珠和夫人再三詰問，謾如總不肯說。初七日一早，癡珠剛起來，穆升跑進來回道：「李大人便衣來了。」癡珠急忙迎出，謾如早笑嘻嘻的進來，說道：「才起來麼？」癡珠也笑道：「你今天怎的這般早就來了？」謾如笑道：「今天是要向先生借秋華堂熱鬧一熱鬧。」癡珠正要致問，謾如卻已掀着簾子走了。癡珠跟着出來，謾如回頭笑道：「先生停一回，過秋華堂來罷。」說着，便灣向樓邊小徑而去。癡珠退回裏間更衣，然後出來。到了月亮門，只見一羣人挑了十幾張燈，及桌圍鋪墊，在甬道上站着。轉過西廊，聽得謾如和多人講話，走進垂花門，見中堂正亂騰騰的擺設。謾如卻坐在炕上調度。見癡珠進來，站起身，笑道：「客早來了，主人方才收拾屋子哩。」癡珠道：「你今天到底請什麼客？」謾如道：「沒有別人，就是先生和韓荷生。」癡珠道：「他准來麼？」謾如道：「他昨日還叫跟班打探，請有幾個客。我說：『只有你們老爺，和我這裏章師爺。』他跟班很喜歡，說是『章師爺在座，我家老爺是必來的。』這樣看來，他也很愛見先生。」癡珠遲疑道：「他怎的認得我呢？」正坐下說着，驀見屏門外轉出一個麗人，就如出峽的雲，被風冉冉吹將上來。後面一人抱着衣包跟着。癡珠笑向謾如道：「你今天鬧起這個把戲來了？」謾如笑道：「此時堂中都已鋪陳停當了。」那正面及兩廊的燈，也掛得整整齊齊。一連波一漾花氣聞，「早見那麗人，低着粉頸，款步進來，向癡珠請了安，卻怔怔的看了一眼，才向謾如請一安，就立在謾如身傍。謾如便攜麗人手，說道：『來得很早，我有幾個月沒得見你。』麗人答應了，把眼波只管向癡珠這邊溜來。癡珠細細打量一番，好像見過的人，遂向謾如道：「這個姑娘，就是并門花譜第一人麼？」謾如笑道：「正是秋痕先生見過。」癡珠道：「我到這裏，除你署中，我不會再走一步，那裏見過他們？」謾如便向秋痕道：「你認得這位老爺麼？」秋痕答道：「這位老爺姓章。」謾如笑道：「先生方才說『那裏見過他們』，他們怎麼又認識先生呢？」癡珠真不明白，卻難分辨。倒是麗人道：「見是沒見過，我卻知道章老爺的官名，有個玉字，號叫癡珠。」癡珠大笑道：「這怪不怪？」謾如便問秋痕道：「你怎的知道章老爺姓名？」秋痕便將五月初五，跟了梅小岑來到西院，見了聯句小照，敘述一遍。癡珠道：「不錯，不錯，那一天回來，禿頭原告訴過，我爲着梅小岑，素沒見過，也就擱開。」謾如笑道：「這也罷了。」先是癡珠起來，徑來秋華堂，卻不會用過早點，禿頭也

不敢徑端上來。此時約有已正，便上來回道：『老爺用些點心罷！』謾如道：『我倒忘了！』一早把先生累到這時候，還沒有用點快端上來。我是家裏用過了，秋痕陪着罷！』便立起身，叫秋痕上炕。秋痕不敢謾如道：『坐罷，這又何妨！』便走向門家更衣，叫人催請荷生。於是兩人對坐用點。癡珠見秋痕上穿一件蓮花色紗衫，下繫一條百摺湖色羅裙，淡掃娥眉，薄施脂粉，星眸低纈，香輔微開，便想道：『似此丰韻，也不在娟娘之下！』秋痕一擡頭，見癡珠身穿一件茶色夾紗長襖，只管偷眼看他，不覺一笑。便有一種脈脈幽情，蕩漾出來。癡珠把眼一低，秋痕倒低聲問道：『韋老爺！你怎的比那小照清減許多？』癡珠此時覺得有萬種柔情，一腔心事，卻一字也說不出來。發怔半晌，眼眶一紅，道：『改日說罷！』猛聽得傳報：『外面韓師爺來了！』癡珠也就更衣出來。幾人扶着荷生轎子，已入屏門，瞧見謾如立在臺階，便急忙打護板。秋痕就在轎前，打了一扞。荷生下轎，謾如搶上數步，見了癡珠，也到簷下。荷生早躬身上前，執了癡珠的手，笑吟吟的一面移步，一面笑道：『咱們都中兩次見面，都未寒暄一語，抱歉至今！』彼時已到堂中，三人重新見禮，兩傍分坐。癡珠向荷生道：『我們神交已久，見面不作客套罷！』荷生笑道：『說套話便不是我們真面目！』接着秋痕上前請安，荷生就接着說道：『你們所有客套，我也一起豁免罷！以後見面，倘再迎至轎前一扞，接到廳上一扞，我就不依。再老爺二字，也不准叫，你只喚我荷生；你是秋痕，我便叫你秋痕。』就向癡珠謾如道：『我們也通稱字，某翁，某先生，濫俗可厭！兩位以爲何如？』癡珠道：『吾兄爽快之至！』就向謾如道：『你再叫先生，我也不依。』荷生道：『自後大家犯令，我要罰以金谷酒數。』秋痕坐在西邊，看見丹暈、曼雲、山東廊款款而來，笑道：『犯令的人來了！』謾如道：『你去通知他不好麼？』正說着，丹暈、曼雲已到簾邊，秋痕忍笑，大聲說道：『站着！聽我宣諭：奉大營軍令，不准你們請安；不准你們叫老爺！你們懂得麼？』說的荷生、癡珠、謾如三人，大笑起來。連那前後左右伺候的人，通笑了。秋痕自己笑得不能仰視。那丹暈、曼雲，只見過秋痕痛哭，沒有見過秋痕的癡笑，也沒有見過他會大聲說話，今日見他如此得意，轉停住腳步，只是發怔。大家看了，更是好笑。後來秋痕的笑歇了，將以前的話告訴兩人，兩人倒靦靦覷覷上來，好像沒得開口一般的。還是癡珠初見，和兩個應酬，兩個才說得幾句話，秋痕曉得他們爲難，又是吃吃的笑。荷生也笑道：『我倒不意秋痕也會這般調警人！』癡珠笑道：『這是老師化導之功！』又說得大家笑了。只見家人來請示排席，荷生看着錶道：『就排席，不過早？』癡珠道：『謾如今天是兩頓飯了。』荷生道：『怎的過費！』一會，席已排好，係用月桌。謾如要送酒安坐。荷生道：『方說什麼客套都已獨除，你又來犯令！』於是大家換了便衣，團團入坐。酒行數巡，癡珠坐

接曼雲，就將曼雲摺扇取來。正要展視，荷生忽向癡珠說道：「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以我兄才望，這廿年中，倘肯與世推移，不就是攜妓的謝東山麼？」癡珠將扇握住，歎口氣道：「小弟年少時，也有這些妄想，如今白髮星星，涉世愈深，前途愈窄，濫竿末座，挾瑟赧顏，只好做個乞食歌姬的韓熙載罷！」荷生道：「你要做入夢的傅巖，不願做絕裾的溫嶠，其實何必呢？」癡珠道：「人材有積薪之歎，捷徑多窘步之憂，我就不做韓熙載，也要做個醇酒婦人的信陵君，那敢高比騎箕星宿，下鏡風流哩！」說得大家又笑了一陣，於是展開曼雲的扇子，見是荷生楷書，便道：「教我再寫這字，也就寫不來了！」再看寫的是齊天樂兩闕，詞題係「花魂」。時秋痕倚在癡珠在旁，癡珠看着秋痕，念道：

『小欄杆外簾櫳畔，紛紛落紅成陣，瘦不禁消，弱還易斷！』

癡珠拍案道：「好個「瘦不禁消，弱還易斷」八字，這便是翦紙招我魂哩！」就喝了一杯酒，向荷生道：「是舊作，是近作？」荷生道：「我春間偶有所觸，填此兩闕，你不要謬贊了！」就要喝了一杯酒，謾如丹暈，曼雲都陪着喝，覺得秋痕黯然。又念道：

『數到廿番春信，韶華一瞬，便好夢如煙，無情無恨，別去匆匆，蓬山因果可重證。』

癡珠也黯然道：「半闕就如此沉痛，底下怎樣做呢？」就和大家又喝了三杯酒。那秋痕念到「韶華一瞬」，已經眼眶紅了，以下竟要垂起淚來，也就停了一停。——又念道：

『空階似聞長歎！』

癡珠道：「接得好，魂兮歸來，我聞其聲！」秋痕噙着淚，又念道：

『正香銷燭灺，月斜人定，三徑依然，綠陰一片，妝汝歸來難認。心香半寸，憶夜雨蕭蕭，小樓愁聽。咫尺迢遙，算天涯還近！』秋痕念到此，忍不住撲簌簌墜下淚來。癡珠自己喝了酒，便說道：「我念罷！」便將第二闕念道：

『綺窗朱戶濃陰滿，繞砌苔痕青遍。碾玉成塵，埋香作塚，一霎光陰都變！』

癡珠念到此，聲音也低了。秋痕一滴一滴的眼淚，將那扇頁又點濕幾處了。荷生道：「這是我不好，秋痕今天很歡喜，偏叫他如此傷心起來。」曼雲道：「可不是呢？人家好端端喝酒，怎的荷生這首詞，卻要叫他洒起淚來？」癡珠勉強又吟道：

『助人悽戀，有樹底嬌鶯，梁間乳燕，臘粉遺芳，亭亭倩女可能見。』

癡珠哽咽道：「此中塊壘，我要借酒澆了！」便叫曼雲取過大杯，喝了五鍾。荷生謾如也喝了。謾如、丹暈都道：「過後看罷！」荷生也說道：「摻開一邊，往後慢慢的看。」癡珠那裏依，又念道：

「幾番燒殘繭紙，歎招來又遠，將真仍幻。絮酒頻澆，銀旛細翳，懺爾癡情一片！浮生慢轉，好脩到瓊樓，移根月殿，人海茫茫，把春光輕賤！」

癡珠末了，也忍不住，吊下幾點淚來。瞧着秋痕玉容寂寞，涕淚縱橫，心上更是難受。想道：「我卻不道青樓中有此解人，有此情種？」便轉向荷生說道：「真是絕唱，一字一淚，一淚一血，這也不枉秋痕的數點淚，漬在上頭！只是我也有一詞，題在花神廟，想你還沒見哩？」荷生道：「我自那一晚便定了此間局面，花神廟一別經年了！你那長新店題壁的詩，我還記得。」癡珠道：「你的詩我記得多了！」便喝一大杯酒，高吟道：

「雙槳風橫人不渡，迷樓殘夢可憐宵。」

荷生十分驚訝，只見癡珠又念道：

「畢竟東風無甚氣力，一任落花飄泊！」

荷生道：「荔香院，你到過嗎？」癡珠也不答應，便又喝了一杯酒，高吟道：

「一死竟拚銷粉黛，重泉何幸返精魂！」

又拍着桌子，說道：「最沉痛的是：

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

荷生道：「奇得很，這幾首詩，你也見過麼？」癡珠含笑總不答應，喚過禿頭，說道：「你將我屋裏一個碧綠青螺杯取來，我要行令了！」荷生道：「你說怎樣見過紅卿，才准行令？」癡珠笑道：「行了令再說。」荷生道：「你不說我是不能行的。」謾如笑道：「癡珠，你這闊葫蘆，害人難受，不如說了罷！」癡珠道：「那裏有這般容易？」卻好禿頭取得杯來，便一面拿杯，一面向荷生道：「你喝了十杯，再說。」丹暈道：「這一杯抵得十多杯酒，怎的教人吃得下？」荷生道：「可不是呢？癡珠就喜要這樣作難我哩！」謾如道：

「我講個人情，五杯罷！」荷生笑道：「你講個人情，一杯罷！」癡珠也笑道：「三杯何如？」荷生心上急得要曉得紅卿蹤跡，也就

答應了。隨又說道：『你也要喝一杯！』癡珠道：『說得高興，自然要喝。』於是曼雲執壺，丹暈斟酒，荷生便喝了三螺盃酒。秋痕只叫慢慢的喝，荷生喝一杯便送一箸菜，或是水果。謾如也喝了三盃，癡珠才把荔香院那一天事情，細細向荷生講將出來。說得荷生癡癡的聽着，兩眼中也噙了幾許英雄淚。謾如丹暈曼雲，都教容靜氣，傾耳而聽。秋痕更怔怔的望了癡珠，又望荷生。癡珠說到娟娘不知蹤跡，就也落下數點淚。叫秋痕斟過一螺杯酒，秋痕只斟有七分杯。癡珠接過，卻要秋痕斟滿，高吟杜詩道：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

接着吟道：

『……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灑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人哀？』

大家含笑，看他吟完，將酒喝了。秋痕笑道：『角力不解，必同倒地；角飲不解，必同沉醉。這是何苦呢？』說得大家又笑了。這一席酒，自十一下鐘起，直喝至三下多鐘。幸是夏天日長，大家都有些醅酌，便止了酒。荷生、癡珠，只用些糙米稀飯，就散了坐，同到癡珠屋裏。只見香雲拂拂，花氣融融，別有一種瀟灑之致。癡珠又喚禿頭，焚起一爐好香，泡上好茶。荷生謾如，或坐，或躺，丹暈等三人，就在裏間理髮更衣。癡珠便將盆中開的玉簪花，每人分贈一枝，更顯得面粉口脂，芬芳可挹。秋痕出來，見癡珠酒氣薰薰，躺在窗下彌勒榻上，便悄悄說道：『你病才好，便那樣拚命吃酒？』又將癡珠瞧一瞧，說道：『小照你怎不請人題詩呢？』癡珠道：『沒有人道得我着，以後你題罷。』秋痕一笑，就將簾子掀開。謾如走了出來，見荷生卻躺在炕上，微微睡着，便叫道：『起來罷！這裏睡不得，怕着了涼。』荷生也就坐起，喝了茶。癡珠即跟出來，向荷生問起采秋，荷生歎口氣道：『不必提起，我有兩首詩，念與你聽，你就知道。』遂將所寄的詩，誦了一遍。癡珠笑道：『什麼事呢？』隨吟道：

『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荷生也自微笑。不一會，家人掌上燈來，秋華堂又擺了席。大家作隊出來，見堂上及兩階明角燈，都已點着，越覺得玉宇澄清，月華散采。大家都向甬道上閒步。癡珠從那月光燈彩，瞧着秋痕，真正一枝初放的蘭花，葳蕤窈窕，極清中露出極豔來。聽見謾如讓荷生上去，便攜着秋痕的手，跟大家步上臺階，到得席前照舊坐下。這秋華堂係長七間一個大座落，堂上爽朗空闊，炕後垂三領蝦

鬚簾，簾外排着十多架晚香玉；堂上點有二十餘對紗燈，炕上四小盆，盛開夜來香，堂左右二十多架蘭花；雖才打箭，燈光之下，瞧着綠葉紛披，度着炕上內外的花香，就不傾觴，也令人欲醉了。況午酒未醒，重開綺席，倒覺得大家俱有倦容，入席以後，行了幾回酒，上了幾回菜，秋痕便向癡珠發話道：『白天你是鬧過酒，如今只准清淡！我隨便唱一折崑曲給大家聽，可好麼？』荷生道：『很好！』秋痕道：『叫他們吹笛子，打鼓板，彈三絃的都站在月臺上，不要進來！』謾如道：『這更好！』秋痕又道：『只這癡珠的酒杯，是要撤去的。』一面說，一面將癡珠面前酒盃，遞給跟班。謾如丹暈都說道：『不叫他喝就是了！何必拿開杯子？』荷生、曼雲，便哈哈的笑。謾如向荷生道：『一見如故，這句話卻是真有呢！』這一句話，癡珠先不好意思起來；秋痕更是兩頰飛紅。荷生忙接口說道：『一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和癡珠不也一見如舊麼？』荷生這句話，原想替秋痕解嘲，秋痕也深感荷生爲他分謗，只太親切些，觸動心緒，倒吊下淚來。癡珠這一會悽惶，更不知從何處說起，只向秋痕高聲道：

『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

就不說了。荷生見秋痕與癡珠形影依依的光景，便念采秋。又因癡珠今天說起紅卿，便覺新愁舊怨，一霎時紛至沓來，無從排解。謾如也悔先前不合取笑秋痕，以致一座不樂。又見秋痕顧影自憐，那一種情態，也覺慘然難忍。丹暈、曼雲見席上大家都不說話，只得勸秋痕道：『好端端的，又哭得淚人一般；人家說你有傻氣，你自己想，傻不傻呢？』荷生就移步過來，替秋痕抹着眼淚。癡珠便叫跟班們，擰過手巾，自己遞給秋痕。謾如也吩咐跟人泡上幾碗好茶來，又吩咐廚房慢慢的上菜。秋痕只得破涕爲笑，道：『我還唱曲罷。』大家說道：『很好，秋痕肯笑了！』謾如道：『秋痕這一笑，大家該喝一杯酒。』秋痕笑道：『我總不准癡珠喝，大家依麼？』大家笑道：『依你罷！』秋痕道：『我卻要陪一杯。』於是大家都喝了酒，隨意吃了幾箸菜。癡珠只吃了兩片藕，只見秋痕喝一會茶，將椅挪開，招呼癡珠跟人說幾句話，停了一停，簾外鼓板一響，笛韻悠揚，秋痕背了臉，亢起嬌聲來。癡珠依着聲，聽他唱是：

『此夜恨無窮，又似別鶴孤鴻，檻鸞囚鳳，我無限衷腸，欲訴無從，悲慟！』

惹禍的花容月貌，賺人的雲魂雨夢。』

謾如道：『這不是紅裂記上的拘禁這一齣麼？』荷生點點頭。又聽秋痕唱完了一枝，曼雲便將癡珠跟前一碗茶，拿給秋痕喝了。

秋痕轉過臉來向大家說道：「今夜喉嚨不好，有些哽咽。」就吐了一口痰，又唱起來到了——

「看他詩中字，芳心懂，怎這些風流業種，畢竟相同？」

又唱到：「只愁緣分淺，到底成空！」

那兩道眼波就直注在癡珠身上，大家都暗暗的笑，卻不敢道出。以後便是尾聲了。唱完，大家都喝聲：「好。」荷生因說道：「這回我卻要癡珠喝一鍾酒。」秋痕也依便將自己的杯斟了，叫癡珠喝。荷生笑道：「我也要你喝一鍾。」秋痕道：「這是怎說？」荷生道：「喝了再說。」秋痕強不過，也就喝了。荷生笑道：「說哩，你們風流業種，畢竟相同，怎不吃個鴛鴦杯哩？」說得秋痕的臉通紅了。癡珠笑道：「你們這樣鬧，又何苦呢？」荷生微笑，停一停說道：「你日間那樣狂吟豪飲，這會怎的酒杯都沒了？」癡珠也微笑。於是大家又暢飲一會，便道：「天也不早了，差不多十二下鐘了。」謾如也不敢再敬，大家吃飯洗漱。荷生向癡珠道：「改日再行奉拜罷。」癡珠笑道：「你又未能免俗了！我明日便是便衣過訪，何如？」荷生道：「極好，我便在寓相候罷。」就謝了謾如，幾對燈籠引着轎子走了。謾如卻要送癡珠先回西院。癡珠看見丹暈等三人，都站在月臺伺候，便道：「還是給他們先走，我們再說罷。」於是丹暈、曼雲、秋痕說道：「我們都不打攔了。」丹暈、曼雲先走，給秋痕落後。癡珠、謾如落一邊。秋痕拉着癡珠的手，問後會之期。癡珠十分難受，勉強道：「兩日後就當奉訪。」秋痕忽向袖中取出一件東西，悄悄的遞給癡珠。癡珠也不細看，只好袖着，便催謾如回去。謾如只得告辭。癡珠送出，看秋痕上車，謾如也上了車，然後自回西院。正是：

茫茫後果，渺渺前因，悲歡離合，總不由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詩繡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話說荷生別了癡珠，轎子沿堤走來，仰見初月彎環，星河皎潔，俯視流煙淡蕩，水木清華。因想起：「榆園水榭，今夕晝屏無喧，風景亦當不減於此。」又想到：「我們一縷情絲，原是虛飄飄的，被風刮到那裏，便纏住那裏，就是癡珠今天，不將那脈脈柔情，都纏

在秋痕身上麼？可怪秋痕素日和人落落難合，這回見了凝珠，便兩心相照，步步關情，也還可喜；只是他兩人情絲一纏，正不曉得將來又是如何收煞哩！一路亂想，猛聽得打梆之聲，早到了營門。只見燈火輝煌，重門洞開，守門的兵弁，層層的分列兩旁。那轎夫便如飛的一般，到了帳前，停住。門上七八個人，都一字兒的站在一邊，伺候下轎。荷生略略招呼，就進寓齋去了。跟班們伺候他換了衣服，見蒼頭賈忠，踉踉跄跄，拿了一個紙包上來，像封信似的，回道：『靠晚洪老爺進來，坐等老爺，到了更餘，等不得了，特喚小的上去，交付這一件東西，吩咐小的收好。』又說：『明日在歐老爺家等候老爺過去，有話面說。』荷生不曉得是什麼，接過手，輕飄飄將手一捏，覺鬆鬆的，便撕開封皮，見是一塊素羅，像是帕子，打開一看，上面污了許多淚痕，帕上掉下一個古錦囊，兩面繡着蠅頭小楷，卻是七律一首，便念道：

『長空渺渺夜漫漫，舊恨新愁感百端；巫峽斷雲難作雨，衡陽孤雁自驚寒。徘徊執扇悲秋早，珍重明珠賣歲闌。可惜今宵新月好，無人共倚繡簾看！』

念畢，歎一口氣，自語道：『如此清才，墜入塵劫，造物何心，令人懊惱！』又將那一邊詩朗吟道：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

就慘然自語道：『沉痛得很！』又念道：

『豈是拈花難解脫，可憐飛絮太飄零！香巢乍結鴛鴦社，新句猶書翡翠屏，不爲別離腸已斷，淚痕也滿舊衫青！』

賈忠和大家怔怔的站着。荷生反覆沉吟一會，猛見賈忠們兀自站着，便說道：『你們出去罷！』荷生因欲乘涼，就踱出遊廊。清風微來，天雲四皎，雙星耿耿，相對寂然。徘徊一會，到憶起家來，便將都中七夕舊作望遠行吟道：

『露涼人靜雙星會，今夕銀河深淺徹，微雨驚秋殘雲送，十二珠簾都捲。試問蒼蒼，當日長生殿裏私誓，果能真踐？只地久天長，離恨無限！何況羈人，鄉書一紙，抵多少迴文新剪，細計歸期，常勞遠夢，輪與玳梁棲燕。畢竟織女黃姑，隔河相望，可以天涯近遠？恨無涯，徒倚欄杆捫遍！』

吟畢，便喚青萍等，伺候睡下。次日看完公事，想道：『今日還找劍秋鬧一天酒罷！』便喚索安吩咐套車。到了綠玉山房，劍秋不會起來。紫滄自將采秋不忍拂逆他，嬾一段苦情，細細表白一番。荷生聽了，便也釋然，一會，劍秋出來，說道：『荷生這種公案，你如今

可明白麼？我原說過，「這其間總另有原故。」是不是呢？如今吃了飯，我們三人同去愉園走一遭罷。」荷生不語，一會擺上飯，三人喝了幾鍾酒，差不多兩下鐘了。劍秋正催着荷生到愉園去，不想紅日忽收，黑雲四起，下起傾盆大雨來。劍秋又備了晚飯，說了半日閒話，急雨收晴，早已月上劍秋，紫滄，乘了酒興，便不管荷生答應不答應，忙上車向愉園走來。傳報進去，三人剛到八角亭遊廊，正是紅豆領着一對手照，迎接出來，笑向荷生道：「怎的不來了十天？」劍秋笑道：「我三個月沒來，你怎的不問哩？」紫滄也笑道：「我們有十年不來，他不管呢！」紅豆笑道：「洪老爺！你昨天不才來麼？」三人一面說，一面走，已到橋亭，只聞得雨後荷香，芬芳撲鼻，都就在迴廊上坐了。丫鬟們便放下手照，搽了幾張茶兒來，送了茶。只見遠遠一對明燈，照出一個玉人，轉過畫廊來。紫滄向劍秋道：「你看此景，不像畫圖麼？」劍秋笑道：「我們不配作畫中人，只莫學那些人吊下去，作個池中物罷！」剛說這話，采秋已到跟前，故作不聞，說道：「這裏暑氣未退，還是水榭裏坐罷！」於是荷生先走，領了大家，轉幾折遊廊，才到屋裏。原來愉園船室後是池，池內五間水榭，坐南向北，此即愉園正屋。劍秋，紫滄，俱係初次到此，留心看時，只見四面明窗，重重紗罩，五間直是一間。其中琴牀畫桌，金鼎銅壺，斑斑可愛。正中懸一額，是「定香吟榭」四字。兩旁板聯是集的宋人句：

細看春色低紅燭，煩向蒼煙問白鷗。

款書「渤霞題贈。」下面一張大案，案上羅列許多書籍，旁邊排了十二盆蘭花，香氣襲人。中間地上，點了一盞四尺多高，玻璃罩的九瓣蓮花燈，滿室通明。四人一坐下，紫滄見荷生，采秋，總未說話，便道：「你兩個都是廣長妙舌，怎的這會都作了反舌無聲？」采秋說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落了言詮，已非上乘！」劍秋笑道：「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此自是枕中祕本，便有時也落言詮；我卻不信你們兩個通是馬牛，其風可不言而喻呢？」荷生笑道：「胡說！」采秋道：「酒食先生饌，女爲君子儒，湯玉茗至今還在拔舌地獄哩，管他做甚！」又談笑一會。荷生，采秋總覺得似離似合，眉目含情。又命紅豆教人將南窗外紗幔捲起，只見碧天如洗，半輪明月，分外清華。大家移了幾凳，坐在欄杆內，領略那雨後荷香。采秋叫人將早晨荷花心薰的茶葉烹了來，更覺香沁心脾，俗塵都滌。遙聞大營中，起了二鼓，紫滄，劍秋，就站起身來。荷生也要同行，劍秋道：「你不用忙了，要走須向采秋借車。我還同紫滄去訪一個朋友，不能奉陪了！」荷生笑道：「不是訪采波嗎？」劍秋道：「不一定，」遂一徑走了。丫鬟招呼伺候，采秋送至船室前，也就回來，仍在欄杆邊坐下。荷生道：「好詩好詩，但「多情……」二句，頗難解說，我正來請教呢！」采秋道：「我這兩句，本係舊

時記的；你要怎麼解，就怎麼解！荷生道：『你是聰明絕頂的人，我一切也不用說了！』采秋一聞此言，便覺心中一酸，兩眼淚珠瑩瑩欲墮的道：『前日之事，我也百口難分，惟有自恨墜入風塵，事事不能自主。你若從此拋棄了我，我也不敢怨你；若尚垂青盼，久後看我的心跡便是了！』荷生見說的楚楚可憐，便歎了一口氣道：『我到不是怪你，我一來也自恨我自己長幡無力，未能盡障狂飄；二來是替你可惜，這個地方，難道他們那般的行徑，你還看不出麼？』紅豆在一旁，遂將那日原土規等跌池吐舌，鄙俗不堪的形狀，敘了一會。到說得荷生、采秋也都笑了。荷生便向采秋道：『今夜我頗思小飲。』采秋道：『我有上好蓮蕊釀，咱們到春鏡樓喝去罷。』於是攜手緩步上樓來。只見霽月映窗，花陰瑟瑟。荷生笑道：『我今日到此樓，也算劉阮到天臺了。』采秋笑道：『我不想尚有今日！』遂將荷生紗衫脫去了，采秋也卸了晚妝，烏雲低鞦，然後兩人對酌，敘這十日的相思。但見郎船一槳，儂舸雙橈，柳暗抱橋，花欵近岸，金缸影裏，玉聲光中，西子展顰，送春山之黛色；南人妍眼，剪秋水之波光，脈脈含情，綿綿軟語，鳳女之顛狂久別，檀奴之華采非常。既而漏鼓鼙催，迴廊鶴警，簪草薰蘭，破絮亂絲，人面田田，脂香滿滿。從此綠圍碧繞，雙星無一夜之參商，劫脫紅塵，並蒂作羣芳之領袖矣。七夕那晚，癡珠送了謾如，自回西院，急將秋痕送給的東西，燈下一看，卻是一塊翡翠的九龍珮，撫玩一番，就繫在身上。看官聽着癡珠自從負了娟娘，這七八年夢覺揚州錦瑟屋簷，概同秋扇，胭脂螺黛，一例曇花，況復鬱鬱中年，艱難險阻，鬢髮遲暮，顛沛流離，碧血招魂，近有鮑參軍之痛，青山落魄，原無杜記室之狂。真個絮已沾泥，不隨東風上下；花空雨散，任隨流水東西。不想秋痕三生夙業，一見傾心。秋月娟娟，送出銷魂橋畔；春雲冉冉，吹來離恨天邊。人倚欄杆，似曾相識；筵開玳瑁，末如之何。輪萬轉之柔情，誰能遣此酒一腔之熱淚，我見猶憐。可識前身，試心歌乎金縷；忽忘此日，乃相贈以錯刀。緩緩歸來，仔細憶三春一夢，匆匆別去了，寧約再見之期。此一段因緣，好似天外飛來的一般。倒難爲癡珠一夜躊躇，不能成夢，就枕上填了百字令一闋云：

今夕何夕？正露涼煙淡，雙星佳會；一帶銀河清見底，天意卻如人意。半夜雲停，前宵雨過，新月如眉細；千家望眼，畫屏幾處無睡。最念思婦閨中，懷人遠道，難把離愁寄；一朵嬌花能解語，卻又風前憔悴；紅粉飄零，青衫落拓，都是傷秋淚。寒香病葉，有誰蕭瑟相對？

填畢，兀自清醒白醒的，故合着眼！猛聽得晨鐘一響，見紙窗全白了。便起身出外間來，向桌上將百字令的詞寫出。禿頭在對屋聽

見響動，也起來到了這邊，見癡珠正在沉吟，愕然說道：『老爺你病才好，怎的一夜不睡？』癡珠道：『睡不着，叫我怎樣呢？』禿頭也不答應，向裏問一瞧，低着頭，嘴裏咕咕嚕嚕的抱怨，就出去了。癡珠倒覺好笑，道：『我就躺下罷！』不意這回躺下，卻睡着了。直至午刻才起來，吃過飯，想道：『我與荷生約今日見面的，須走一遭。』便吩咐套車，帶禿頭向大營而來。荷生卻早訪劍秋去了。便留題一律云：

月帳星河又渺茫，年年別緒惱人腸！三更涼夢回徐榻，一夜西風瘦沈郎。好景君偏愁裏過，佳期我轉客中忘。洗車洒淚紛紛雨，兒女牽情乃爾長。

遞給青萍就走了。禿頭說道：『老爺如今是回去？』李大人署裏？癡珠遲疑道：『還是找李大人去罷！』方轉入衙衙，癡珠忽問車夫李三道：『此去菜市街，順路不順路？』李三道：『李大人衙門，菜市街是個必由之路。』癡珠道：『這樣就走菜市街去。』禿頭道：『老爺到菜市街找誰呢？』癡珠便問李三道：『你可認得教坊李家？』李三道：『小的沒有走過，進巷裏去問罷！』禿頭道：『不消問，那狗頭昨天說過住址，南頭靠東有一株槐樹，左邊是個酒店，右邊是個生肉鋪，中間一個油漆的兩扇門，就是李家，小的先下車看去。』到了巷中，見古槐一株，一枝橫臥，旁側一家，禿頭只道是了一間，卻是姓張。再看左右，並非屠酷，只得向前，走有十餘家，果見槐陰重重映着，帘斜捲，頓覺風光流麗，日影篩空。禿頭伺候癡珠下車，見門是開的，便往裏走來，轉過甬道，見靠西小小一間客廳，垂着湘簾，禿頭便問道：『有人麼？』也沒人答應。癡珠便進二間，只見三面游廊，上屋間一明一暗，正面也垂了湘簾，小窗深閉，小院無人。庭前一株梧桐，高有十多尺，翠蓋亭亭，地下落滿梧桐子。忽聽有一聲：『客來了！』禿頭一看，簾下卻掛了一架鸚鵡，見了癡珠主僕，便說起話來。靠北小門內，走出一人來，擋住道：『姑娘有病，不能見客，請老爺客房裏坐。』癡珠方將移步退出，只聽簾鉤一響，說道：『請！』癡珠急回眸一看，卻是秋痕自己，掀簾子，迎將出來。穿一件二藍夾紗短襖，是青縐紗鑲花邊褲，撒着月色秋羅褲帶，雲鬟不整，杏臉褪紅，秋水凝波，春山蹙黛，忙忙的步下臺階，向癡珠道：『你今天卻來了！』癡珠忙向前攬了秋痕的手，道：『怎麼好端端的又病哩？』秋痕道：『想是夜深了，汾堤上着了涼。』便引入靠南月亮門，門邊一個十五六歲丫鬟，濃面闊臉，跛着一腳，笑嘻嘻的站着伺候。癡珠留心看那上面蕉葉式一額，是秋心院三字，旁邊掛着一付對聯，是：

一簾秋影淡於月，三徑花香清欲寒。

進內見花棚菊圃，綠蔓青蕪，無情一碧。上首一屋，面面紗窗，雕欄繞繞，階上西邊門側，又有一個十二三歲丫鬢，眉目比大的清秀些，掀起茶色紗簾，秋痕便讓凝珠進去炕上坐下。凝珠說道：「這屋雖小，卻曲折得有趣！你臥室是那一間？」秋痕道：「這是一間隔作橫直三間。這一間是直的。」便將手指東邊道：「那兩間是橫的：前一間是梳妝地方，後一間便是我臥室。你就到我的臥室坐。」說着下炕，將炕邊畫的美人一推，便是個門。凝珠走進，由牀橫頭走出牀前，覺一得種濃香，不是花，也不是粉，直拍入鼻孔中。那牀是一架楠木穿籐的，掛個月色秋羅帳子，繫着錦帶銀鈎。牀上鋪一領龍鬚蓆，裏間疊一牀白綾三藍灑花的薄被，橫頭擺一個三藍灑花錦鑲廣籐涼枕，秋痕就攜凝珠的手，一齊坐下。小丫鬢捧上茶來，秋痕送過，向凝珠道：「你道兩日後才來，怎的今天就來呢？」凝珠道：「我原不打算來的，因訪荷生不遇，回去無聊，故特來訪你；不想你又有病，不是你出來招呼，此刻我卻早到家了！」秋痕道：「我病了一早晨，沒有看我嬤去，這回鬆些了，看了我嬤要回東屋，聽見鸚鵡說話，我就從窗縫望出去，看不清楚；後來打雜出來辭你，我心上就怕是你來了，趕出外間，向竹籬一瞧，你正要轉身，急的我話都說不出來。」凝珠道：「你病着，我偏來累你，如今坐了一會就走罷。你看天色也要變了！下起雨來，好難走哩！」秋痕道：「你坐車來嗎？」凝珠道：「有車。」秋痕道：「有車怕什麼？就沒有車，我這裏也有得僱；你多坐一會，和我談談，我的病便快好了！天氣熱，你把大衫卸下罷！」凝珠道：「你這裏很涼快。」正說着，忽然雨點大下，凝珠着急道：「下雨怎好哩？」秋痕笑道：「我却喜歡好雨天留客；我叫他們熬些桂圓湯，給你作點心，好麼？」凝珠道：「我肚裏不餓，倘餓，我和你耍。」秋痕向小丫鬢道：「你儘管吩咐去。」小丫鬢去了。秋痕悄悄說道：「我給你那一塊玉，你知道這塊玉的來歷麼？這就是我今生第一快心之事，你却不要拿去費了人！」因將自己這日得荷生賞識，臨走給了我這塊玉，通告訴了凝珠。凝珠道：「我到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怎好呢？」秋痕道：「好東西我也不要；只要你身邊常用的，給我一件罷！」凝珠手上適帶一個翡翠戒指，要卸下來套在秋痕指上，喜道：「竟是恰好，你就帶着！」秋痕道：「你這會沒得帶，我有一個羊脂玉的，給了你好麼？」凝珠道：「我不帶！我以後再購罷！」秋痕不依，向枕旁一個銀盒內取出，也給凝珠帶上，笑道：「我和你指頭大小竟是一樣！」秋痕因問凝珠得病情由，凝珠略將前事說起，便吟道：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就歎了一口氣。秋痕款款深深的安慰了一番。兩個丫鬢，送上點心，秋痕勸凝珠用些。聽檐漏琤琮，雨也稍住，凝珠就站起身來，走

了。正是：

寶枕贈陳思，漢高要交甫，爲歌靜女詩，此風亦已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

話說：癡珠養病并州，轉瞬半年，免不得出來應酬。這日來了三個同鄉，一個，余觀察名翌，字黻如，一個，候補刺史劉積蔭，字子善，一個，候補郡丞晏傳薪，字子秀。四人正在會敘，荷生隨來。坐了一坐，三人先去。荷生便道：起失約的緣故，就訂癡珠十四愉園小飲，且囑攜秋痕同去，也就走了。此時一院秋陰，非復驕陽停午，癡珠便吩咐套車，來訪秋痕。將荷生相邀並請的人，備細說給秋痕知道，就找謾如去了。到了次早，癡珠坐車，來邀秋痕。秋痕正在梳頭，癡珠就在妝臺邊坐下。瞧了一會，見有一張宣紙，一付蠟箋，擱在架上，便說道：『你這屋裏却沒有橫額，我和你寫罷！』說畢，就將宣紙蠟箋，一齊取下。秋痕要將墨來磨，癡珠說道：『你只管妝掠，我自己磨罷！』於是仍坐在妝台邊，一邊磨墨，一邊看秋痕掠髮擦粉，笑道：『「水晶簾下看梳頭，」想元微之當日，也不過如此！』秋痕笑道：『我卻不准你學他！』癡珠微微一笑，將宣紙裁下一幅，蘸筆橫寫。秋痕瞧着是「仙韶別館」四字。癡珠又將蠟箋展開一看，是四尺的，要寫八字，便勻了字數，叫丫鬟按着紙提筆寫道：

灼若芙蓉，贈之芍藥，化爲蝴蝶，竊比鴛鴦。

一邊款書「博秋痕女史一粲」，一邊書「東越癡珠」。恰好秋痕換完衣服出來，癡珠笑道：『我這惡劣書法，不像你嫵媚婷婷，留着做個紀念罷！』秋痕笑道：『我不曉得好不好，只人各有體，這是你的字，總是讀書人的筆意。』癡珠一笑，便着人前往愉園探聽荷生到未回。說：『韓師爺來了！』癡珠將車讓秋痕坐，自己跨轎，赴愉園來。保兒傳報進去，到了第二層月亮門，見荷生含笑迎出來，就攜着秋痕手，讓癡珠進去。癡珠笑道：『我如今總要人雙請。』秋痕也笑着說道：『我見面不請安了！』於是小丫鬟領着路，癡珠緩緩的跟着走，說道：『這園子佈置，到也講究。』進了第二層月亮門，轉過東廊，見船室正面，掛着一張新橫額，是「不繫舟」三字。板聯集句一付道：

由來碧落銀河畔，只在蘆花淺水邊。

便說道：『這船室，我聽說是采秋藏書之所。』因走進來，荷生秋痕也陪着，瞧過前後三層，縹緗萬軸。荷生便把西北蕉葉門推開，引二人出來，小丫鬟聽見響，就從橋亭轉到西廊伺候。癡珠秋痕望那水榭東南西南三面環池，水磨楠木雕欄，簾下皆張碧油大綉的捲簾，垂着白綾飛沿，兩邊各掛一個金鈴。池內荷花正是盛開之際，却也有紅衣半卸，露出蓮房來的。空闕處綠葉青波，湛然有味。靠着欄杆，擺着都是斑竹桌椅。正面接着上屋，前簷左右，掛着七尺寬兩領銅絲穿成的簾子。荷生即讓過癡珠坐下，自己和秋痕對面相陪。癡珠早聞環珮之聲，來從簾外，曉得采秋出來，便從簾內望將出去，山花寶髻，都非倚市之裝，石竹羅衣，大有鶯鴻之態，不覺愕然。看見秋痕立起身來，采秋到了簾邊，向秋痕一笑，就請癡珠歸坐。轉身坐在秋痕肩下，說道：『我們初次相見，荷生說過不請安，不稱老爺。』癡珠道：『我也直呼采秋，不說套話了。本來名士即是美人前生，美人即名士小影，謝希孟鴛鴦樓記：』正往下說，外頭報說：『梅歐兩位老爺來了。』彼此方通款憶，洪紫滄也來了。癡珠都是初見，又未免周旋一番。以後談笑起來，大家性情俱是亢爽一派的，就也十分浹洽。停一會，荷生道：『清興如此，何不小飲？』遂教人擺席。癡珠首坐，次紫滄，次小岑，次劍秋，荷生一人打橫在坐，秋痕采秋打橫下坐。今日酒餚器皿，件件是并州不經見的。七人慢慢的淺斟低酌，雄辯高談，觥籌交錯，履舄往來，極盡雅集之樂。已而玉山半頹，海棠欲睡，也有散步的，也有清坐的，也有向船室中倚炕高臥的。此時丫鬟們撤去殘肴，送上香茗鮮果，大家重聚水榭。采秋與劍秋對奕，小岑觀局，癡珠荷生秋痕三人，同倚在西廊欄杆閒話，看紫滄釣魚。秋痕卻俯首池中，領略荷香，并看那魚兒，或遠或近，或浮或沉，出了一會神。荷生便攜秋痕的手，徑入采秋臥室看詩。只見那上首是一座紫檀木的涼榻，掛着一個水紋紗的帳子，兩邊的錦帶，繡着八個字，是「吹笙引鳳，有酒學仙。」東邊板壁上，掛着一幅泥金小橫披，草書七言絕句兩首：

玉漏催宵酒半醒，月鈎初上照春屏；
碧紗簾幙輕如水，窺見雲鬟一枕清。

小窗風過試新涼，鬢上微聞夜合香；
細語喁喁眠不得，只愁孤負好年光！

癡珠笑道：『這就是定情詩麼？有此豔福，也該有此麗句。』又見紗罩上粘有兩紙色箋，其一云：
獨夜孤燈有所思，夢回難解意遲遲；
愧無雙槳迎桃葉，盡把多情付柳枝；
秋扇未捐猶有淚，春蠶半老易成絲；
樽前握手猶如

昨，不許長旛好護持！

癡珠道：「悱惻纏綿，怨而不怒，這定是月初作的。」荷生道：「你曉得就是了！」又看下一箋是：

決絕詞成不忍看，連宵好月自團圓。黃衫劍挾雙龍起，青鳥書傳一字難。春入愁城天浩蕩，風停情海浪平安。蠶絲作繭非無謂，飄泊憐他翠袖寒。

癡珠道：「我們眼孔，不知空了幾許人物？我們胸襟，不知勘破了幾許功名富貴？只這分兒上，眼孔裏不敢輕視一個；胸襟裏萬不能打掃得乾淨。我比你馬齒加長，更經歷多少酒陣歌場，而今兩鬢星星，把昔時意興，瓦解冰銷，不想這會卻又給秋痕引出一團熱腦。可見人生未死，憑你有什麼慧劍，這情絲斬不斷的！」荷生道：「你這議論，斯爲本色。大抵是個真英雄，真豪傑，此關是打不破呢。你不記趙清獻詩言：『春窗惱春思，一枝杜鵑啼；』司馬溫公詞言：『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歐陽文忠詞言：『笑問鶯鶯怎生書；』范文正詞言：『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又殘燈明滅，暗管孤眠滋味；』韓魏公詞言：『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文潞公詩言：『哀箏兩行雁，約指一勾銀；』癡珠笑道：「難爲你尋得出前人許多真誠實證來，做我們歪詩的護法，以林和靖妻梅子鶴，這般清高，卻有一『羅襪同心結未成』之句，以呂文靖正色立朝，守鄙戀一樂妓，後召京寄以錦胭脂，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常想憶，何以慰相思，寄汝好顏色；』你道這種纏綿情致，那孔光小謹，胡廣中庸，解此麼？」正說得高興，采秋領大家都跑進來，說道：「你兩個高談闊論，到底是說些什麼？怎的不分給我們聽聽；長些見識。」癡珠笑道：「我們道其所道，不過是道點歪詩。」因向秋痕道：「你釣得魚麼？」秋痕道：「魚沒有釣得，卻贏了采姐姐一盤棋；這才肯將棋譜琴譜都借給我。」劍秋道：「秋痕的棋，是好呢琴，卻輸采秋的手法嫻熟。」小岑道：「這都容易，只學詩似難得很。」采秋道：「他如今有個詩王，詩聖，詩祖宗，做他秋心院總裁，以後怕不學會麼？」說的大家都笑。荷生因說道：「今日樂極，大家何不吟一即事詩，以紀雅集。」癡珠道：「我們聯句罷！」紫滄道：「古體呢？近體？」采秋道：「近體沒味，還是古體罷！」劍秋道：「即事也覺無味，不如聯一首夢遊仙曲。」荷生道：「好！也不要敝次，有的便寫出來，我爲起句，借重秋痕，作爲書手。」便喚小丫鬟預備筆硯箋紙。大家到了水榭，秋痕研墨，提起筆來等着，只聽得荷生吟道：

『九華春殿平明開，排雲忽現金銀臺；鶯翔鶴舞翠羽集。』

秋痕便寫出來，註一「荷」字。荷生瞧着秋痕寫，便說道：「秋痕楷書原來如此秀潤，我卻不曾看見！」癡珠笑道：「你這三句壯麗得很，也該寫出好楷字。底下該各人兩句才是呢。」也即吟道：

「蒼虬呵殿羣仙來。」

說道：「下句轉韻了。」大家說道：「自然是要轉韻。」癡珠便又吟道：

「芙蓉城是衆香國。」

秋痕一一寫了。註上「癡」字，大家齊說：「接得好極！」劍秋躊躇了一會，吟道：

「初日澄鮮霞五色，紆回曲徑接丹邱。」

衆人皆道：「好！」小岑沈吟一會說道：「那位有的先接上罷！我思路塞得很呢！」紫滄倚在正面欄杆，因吟道：

「縹紗飛樓臨紫極，霧鬢龍煙羽葆輕。」

荷生道：「又轉韻了！小岑，你怎的還沒有一句呢？」劍秋道：「讓他思索一回，或者有好句出來。」小岑不語，只向簾前微步。荷生

又催了一遍，小岑道：「有了！」

環珮隱隱天風鳴。」

癡珠喝聲「好！」荷生道：「也虧他！」小岑就歇了。秋痕笑道：「大家都是兩句，你怎麼一句就算了？」小岑道：「你們催得緊，我

忘了！又想一想，吟道：

「翩然騎鳳下相語。」

大家齊聲道：「這二句亦轉得好！」癡珠便說道：「讓我接下去罷。」又吟道：

「左右侍女皆傾城，司書天上頭銜重。」

荷生道：「上句好，下句提得起。」采秋倚在左邊欄杆，怕大家又接了，便說道：「我也接下罷。」吟道：

「謫居亦在瑤華洞，巫峽羞爲神女雲。」

大家都贊道：「好！」此時早上了燈，自船室橋亭起，以至正屋前廊迴廊，通點有數十對障紗燈，水榭月桌上，也燃一枝燭！秋痕寫

字的几上燃一枝洋蠟燭。那池裏荷香，一陣陣沁入心脾。荷生高興起來，便說道：『我接罷。』便吟道：

『廣寒曾入霓裳夢，西山日落海生波。』

采秋道：『下句開得好！』便轉身向座吟道：

『四照華燈聽笑歌，天樂一奏萬籟寂。』

荷生道：『我替秋痕聯兩句罷。』便吟道：

『寶髻不動雲巍峨。』

因笑向秋痕道：『此句好不好？下句你自想去。』秋痕笑着儘寫。癡珠當下倚在正面欄杆上，道：『我替了罷。』吟道：

『此時我醉羣花釀，雪梨火棗勞頻餉；漢皋遊女洛川妃。』

采秋道：『我接罷。』吟道：

『欲託微波轉惆悵，朱顏不借丹砂紅。』

劍秋時在橋亭邊散步，高聲道：『你三個不要搶，我有了！』進來，吟道：

『銀屏卻倩青鳥通，羅浮有時感離別。』

采秋道：『上句關鍵有力，下句跌宕有致，我接罷。』吟道：

『圓洲從古無秋風。』

荷生說：『好句！我接罷。』便指着劍秋，吟道：

『座有東方善諧謔，』

采秋亦笑指道：

『雙眼流光眸灼灼，一見思偷阿母桃。』

小岑笑道：『我對一句好不好？』吟道：

『三年且搗裴航藥。』

劍秋微笑不語，紫滄道：『我轉一韻罷！』

此時滿園花正芳，

采秋當下復倚在左邊欄杆，領略荷花香氣，說道：『我接下去。』吟道：

『一枝一葉皆奇香，』

荷生當下也倚在右邊欄杆，說道：『我接罷。』笑道：

『涉江終覺采凡豔，』

癡珠此時正轉身向坐，瞧着秋痕道：

『遠山難與爭新妝。』

荷生也轉身復坐，搶着吟道：

『彩雲當照琉璃牖，』

采秋當下復坐，手拿茶鍾，也搶着吟道：

『願祝天人莫分手，好把名花下玉京。』

衆人齊贊道：『好！應結局了！此結倒不容易，要結得通才好。』荷生道：『這一結我要秋痕慢慢想去。』采秋道：『做出老師樣來！』

秋痕低了頭，想了半晌，說道：『我有一句，可用不可用，大家商量罷。』就寫道：

『共倚紅牆看北斗。』

大家都大聲說：『好！荷生隨說道：『結得有力！秋痕慢慢跟着癡珠學，儘可作詩了！』荷生和大家再讀一遍，笑道：『竟是一氣呵成，不見聯綴痕跡，今日一敝，真令人心暢！』癡珠道：『明天十五歇一天，十六我邀請諸君秋心院一敝，不可不來。』大家都道：『斷無不來之理。』此時明月將中，差不多三更了，大家各散。采秋送至第一層月洞門，各家燈籠俱已傳進。癡珠看着秋痕上了車，方與荷生大家分手而去，正是：

水榭風廊，茶香荷氣，不有佳韻，何爲此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儀鳳翱翔豪情露爽 睡鴛顛倒綺語生風

話說十六日，癡珠只多約了謾如；大家到齊，都是熟人。雖謾如不大見面，然秋心院卻也來過數次。惟荷生、采秋是初次，便留心細看。那月亮門內一架瓜棚，半熟的瓜，垂垂欲墜，中間一條砌磚甬道，兩邊扎着兩重細巧籬笆，籬內一畦菊種，俱培有二尺多高。上首一座高檻曲欄，周圍四面臺階三層，階上簷廊，東西各有一門，係作鐘形。裏面屋子，作品字形，西屋一間，北窗下一炕，炕上挂一幅墨竹，兩旁聯句，是——

可憐盛會無今昔，暫取春懷寄管絃。

款書「瀟湘居士」題贈。東屋係用綠地罩，隔開南北。南屋寬大，可擺四席；北屋小些，就是臥室；繡衾羅帳，花氣襲人。靠北窗下，擺着一張琴桌，安着一張斷絃古琴。對着窗外，脩竹數竿，古梅一樹，十分清雅。這日大家都先吃過飯，采秋便將秋痕的琴調和，彈了一套昭君怨，紫滄荷生，下了兩局棋，小岑、劍秋、癡珠，調弄一回鸚鵡，就在竹籬邊閒談。接着紫滄棋局完了，要秋痕唱一枝曲，秋痕又弄了一回笛，天已不早了，才行上席。荷生首坐，紫滄、小岑、劍秋，謾如，以次而坐，癡珠要讓采秋上首，采秋自然不肯，仍偕秋痕打橫下坐，也是一張大月桌，圍圍坐下。荷生見上面新挂的橫額，笑道：「癡珠的書，卻也算是一時無兩的。」癡珠也笑道：「還是我癡珠的樣子，總不是摹人呢。」荷生道：「以後有這些筆墨，我替你效勞如何？」癡珠不答。采秋笑道：「魚有魚的目，蚌有蚌的珠，你要把蚌的珠，換魚的目，魚怎麼願呢？」癡珠含笑答道，劍秋拍掌大笑道：「癡珠，他道你是魚目混珠，你該罰他一鍾酒！」癡珠笑道：「我這珠本是癡珠，不是慧珠，就憑他說是魚目，卻還本色。」采秋即起來說道：「人家好好說話，劍秋搬弄是非，我不罰你一鍾，倒教癡珠心裏不舒服。」癡珠道：「算了，我們行一令罷！」荷生笑道：「好！」小岑道：「你們要弄這個，卻是大家心裏舒服了。那一天芙蓉洲飲酒，教我肚裏字畫都搜盡了。」癡珠問是什麼令，紫滄就將合歡令，大家說的八個字，告訴癡珠。荷生因說道：「你想還有沒有呢？」癡珠低頭半晌，說道：「雙字，齏字，籩字，何如？」荷生道：「只是冷些。」采秋道：「我想一個是盟字。」大家齊贊道：「好！」秋痕道：「艸字，竹字，不好麼？」癡珠笑道：「艸邊是虫，竹邊是个，你不懂。」秋痕紅了臉，又說道：「非字，翡字，好麼？」

荷生道：「他是要挪移的，菲字，翦字，能够挪移得動麼？」秋痕道：「這就難了！便敬了大家一巡酒，吃幾樣菜，幾樣點心，便向荷生道：『你像是行什麼令好呢？』采秋道：『我有個令，就費心些。』秋痕道：『你不要又叫人去講什麼字，我沒有讀半句書，肚裏那有許多字畫呢？』采秋笑道：『我曉得你肚裏沒有他們的字，也還有我們的字，如今行個令，我們占些便宜罷！』便喚跟的老媽上來，吩咐道：『你回去向紅豆說，到春鏡樓下書架上，把酒籌取來。』少頃老媽媽取來，衆人見是滿滿的一筒小籌，一根大籌，采秋先抽出大籌，與衆人觀看，籌上刻着「勸個壺」三個篆字，下注兩行楷書，是「此籌是用百鳥名，共百支，各有名目，掣得者應行何令，籌上各自註明，不贅於此。」大家傳看一遍，采秋把小籌和了一和，遞給荷生，教他掣了一支，荷生看那籌，一面刻的隸書是「鳳來儀」三字，旁註兩行刻的楷書，是用「西廂曲文鳳字起句，第二句用曲牌名，第三句用詩經，依首句押韻，韻不合者，罰三杯；佳妙者，各賀一杯。」一面刻的隸書，是「鴛鴦飛觴。」旁註一行，是「用曲文鴛鴦二字，照座順數到鴛鴦二字，各飲一杯，鴛鴦字接令。」荷生看畢，也傳給大家看過。秋痕道：「此令我怕是不能的，祇好你們行去。」癡珠道：「你曲子總熟的，只是詩經這一句難些。」紫滄道：「這一句詩經，還要依着上句押韻哩！」小岑道：「就是西廂曲文，能有幾個鳳字？」秋痕道：「這個我也不管，只要講什麼詩經，我便麻經也沒有，又有什麼絲經？」說得大家大笑了。采秋道：「我們搜索枯腸，恐怕麻經是沒有，詩經倒還有兩句呢。」荷生道：「我先說一個罷。」大家都說道：「總是他捷。」癡珠道：「你說罷。」荷生欣然，念道：

「鳳飛翱翔，朝天子，于彼高岡。」

大家都欣然道：「好！」癡珠笑道：「我們賀一杯；你再說鴛鴦飛觴。」於是大家都喝了一杯酒。荷生也笑陪一杯，說道：「我的飛觴，也是西廂曲文。」

正中是鴛鴦夜月銷金帳。」

荷生並坐是癡珠，癡珠上首是謾如，謾如上首是紫滄，紫滄上首是劍秋，恰好數到鴛鴦二字。二人便喝了酒，紫滄就出座走了幾步道：「這不是行令，到是考試了。」荷生笑道：「快交卷罷！」一會紫滄道：「有了！」

他由得俺乞求效鸞鳳，剔銀燈，甘與子同夢。」

大家說道：「豔得很！」荷生道：「這是他昨宵的供狀了，可惜今天琴仙沒有來，問不出他怎麼樣乞求來！」紫滄笑道：「不要瞎」

說，喝了賀酒，我要飛觴哩！」癡珠笑道：「賀是該賀，只是你有這樣喜事，不給人知道，也該罰一杯。」采秋道：「你們儘鬧，不行令麼？」於是大家也賀一杯，癡珠必要紫滄喝一杯，紫滄只得喝了，便說道：「我用那桃花扇，棲真這一句。」

繡出鴛鴦別樣工。」

一數鴛字，數到秋痕，鴛字數到小岑。二人喝了酒，秋痕向小岑道：「你先說罷！」小岑道：「你是鴛字，該你先說。」癡珠道：「我替秋痕代說一個。」采秋道：「那天代倩，有例罰十鍾！」癡珠只得罷了。秋痕就自己低着頭想了半晌，喚跛腳裝了兩袋水煙吃了，才向荷生道：「詩經上可有「視天夢夢」這一句麼？」荷生道：「有的。」秋痕便念道：

「這不是泣麟悲鳳，雁過南樓，視天夢夢！」

癡珠道：「錯韻了！「視天夢夢」，夢字平聲，係一東韻。」秋痕紅着臉，默默不語。荷生便笑道：「這也是他的心思，他是從這不是三字想下，只是太褻瀆些，又錯了韻，我替他罰一鍾酒罷！」於是喝了一杯酒。小岑便說道：「他是從來沒有弄過這些事，能够湊得來，就算他聰明了！如今說個飛觴罷！」秋痕想了一想，說道：

「羨梁山和你鴛鴦塚並。」

癡珠瞧着秋痕發怔。荷生道：「秋痕怎樣的今天盡管說這些話？」秋痕不語，大家自己也默默。轉是采秋替他數一數，是謾如，紫滄二人喝酒，謾如笑道：「如今卻該是我說，怎好呢？」有了這一句，又沒有那一句，我倒情願罰十杯酒，不說罷！」荷生道：「這卻不能。」大家也說道：「願罰須罰一百鍾。」謾如見大家都不依，只得抓頭挖耳的思索。大家都吃了一會酒，又上了五六樣菜，點了燈，謾如才說道：「我湊了一個，只是不通。」荷生笑道：「不用謙了，說罷！」謾如便念道：

「是爲嬌鸞雛鳳失雌雄，五更轉，淒其以風。」

癡珠道：「怎的你也說這類唐的話？」謾如道：「我也覺好笑。」荷生道：「好卻是好的，也渾成，也流麗，只像酸丁的口氣，不像你的說法。」采秋道：「你儘管閒話做什麼呢？請謾如飛觴罷！」謾如數一數，說道：

「翅楞楞，鴛鴦夢醒好開交。」

鴛字是秋痕，鴛字是采秋。秋痕數不清楚，怕又輪到自己，便說道：「怎的又說起桃花扇的曲文呢？」謾如道：「桃花扇曲文不准

說麼？秋痕道：『紫滄才說的樓真，你如今又說入道，真是要撮弄我麼？』采秋便笑道：『秋痕妹妹，鴛字是輪着我。』便瞧着荷生，癡珠念道：

『你生成是一雙跨鳳乘鸞客，沉醉東風，令儀令色。』

大家同聲喝一聲：『好！』采秋笑道：『既然是好，就該大家賀一杯了。』大家都說道：『該賀！』劍秋笑道：『怎的偏是他兩個人，便說得有如此好句？』紫滄便接着說道：『可不是呢！又冠冕，又風流，實在是錦心繡口，愧煞吾輩。』大家都滿賀了一杯，采秋說道：『聽着鴛鴦飛觴！』

又顛頭寫鴛鴦二字。

鴛字數到癡珠鴛字數到謾如二人都喝了酒，癡珠也不思索，說道：

『便如鳳去秦樓，四邊靜，謂我何求！』

小岑道：『好別致！』荷生道：『也蕭瑟得狠，令人黯然；以後再不准說這般冷清清的話。』癡珠便說道：『這也是題目使然；我們記的是西廂曲文，總不過是這幾句，萬分揀不出吉語來，我說個極好的鴛鴦罷！』

他手執紅梨，曾結鴛鴦夢。

好不好呢？謾如道：『也該有此一轉了。』荷生笑道：『我另賀你一杯罷！只是又該我重說了！』采秋說道：『他有此一番好夢，大家公賀他一杯，也是該的。』秋痕便替大家換上熱酒，先喝一杯請大家乾了。荷生喝了兩杯，癡珠自己是鴛字，也喝一杯。只見荷生瞧着劍秋，念道：

『好一對兒鸞交鳳友，耍孩兒，自今以始歲其有。』

大家都說：『好極！旖旎風光，方才說的，終當以此爲第一。』劍秋道：『尖薄舌頭，有什麼好呢？』小岑笑道：『善頌善禱；彩波今天，若在這裏，便該喝十杯喜酒，你還說不好麼？』大家也有曉得劍秋的故事，也有不曉得的，卻通笑了。癡珠道：『就這個令論起來，自然極好。用那句詩，經真是有鼎說解頤之妙，大家滿飲一杯罷！』衆人飲過酒，又隨意吃了一回菜，荷生說道：『聽我飛觴！』

雙飛若注鴛鴦牒。』

數了一回，鴛字是劍秋，鴛字是采秋。采秋瞧着荷生一眼，荷生道：『我替你喝一杯。』秋痕道：『令不准替，酒也不准替，采姐姐喝罷。』采秋喝了，劍秋拈着酒杯，說道：『我只道輪不着我了。如今西廂曲文的鳳字，都被你們說完了，教我說什麼呢？』沉吟一會，向秋痕道：『你不要多心，實在是西廂上鳳字，我只記得這一個。』便念道：

『我只道怎生般炮鳳烹龍，五供養，來燕來宗。』

荷生贊道：『妙妙！三句真如一句。』采秋道：『這個令越說越有好的來了；只可惜西廂鳳字太少些！』於是大家也賀一杯。劍秋便向秋痕笑道：『我教你再講個好的罷！』

我有鴛鴦枕，翡翠衾。』

鴛字是秋痕，鴛字是小岑。秋痕道：『我是不會這個的。你何苦教我重說？』采秋道：『你多想一想，終有好的。』小岑喝了酒，秋痕將杯擎在手上，卻默默的沉思了一會工夫，又將酒擱在唇邊。凝珠道：『怕冷了，換一杯罷。』秋痕道：『我如今不說冷的。』大家聽說，都笑起來。秋痕怔怔的看凝珠，說道：『我是怕你酒冷，不管你的令冷不冷。』秋痕自己也覺好笑起來，便說道：『得了！』

非關弓鞋鳳頭窄，聲慢，願言思伯。』

大家都說道：『這卻好得很。』采秋道：『秋痕妹妹真是聰明，可惜沒人教他，倘有人略一指點，他便沒有不會的事了。』劍秋道：『這句西廂是極眼前的，怎麼我先前總記不起？』荷生道：『秋痕有此佳構，大家都要浮一大白。』便叫丫鬢取過大杯，衆人痛飲一杯，秋痕也陪了三杯，說道：『小岑沒有輪着，如今輪到小岑收令了。』

恨不得遠池塘，摔碎了鴛鴦彈。』

鴛字是荷生，荷生喝過酒，小岑一手拈酒杯，一手指着秋痕道：『我好端端的輪不着，你還要說出許多字來，叫我獻醜。如今西廂上的鳳字，更是沒有，怎好呢？』秋痕道：『我就不說許多字，也要飛着你，不然，怎樣收令呢？你聽：

折鴛鴦，離魂慘。

不是你麼？』小岑喝了酒，走出席來，大家道：『休跑了！』小岑道：『我跑是不跑的，容我向裏間牀上躺一會想罷。』大家只得由他。此時天已不早，約有八下多鐘了，大家俱出席散步，說些閒話。荷生將箸敲着桌，說道：『小岑要散場了，你還不交卷麼？』小岑

緩緩的出來，說道：『曳白罷！西廂這一句，我找來找去，通沒有了，還說什麼？』采秋道：『你喝了一大杯酒，我給你一句罷！』小岑道：『你要騙人，西廂那裏還有鳳字？』采秋道：『你儘管喝酒，譬如沒有，秋痕妹妹做個保人，我喝兩大杯還你。』小岑道：『我喝，你說罷！』秋痕將大杯斟滿，小岑喝了，采秋道：『我替鳳妹妹畫個小照好麼？』小岑道：『你騙我喝了酒，竟說起這樣話來，好好的喝兩大杯，我饒你去。』采秋道：『你說我沒有這一句曲文麼？你們通忘了，那『搗豔』第五支，不是有『倒鳳顛鸞』這一句麼？』大家都說道：『眼前的曲文，怎麼這一會沒一個記得呢？』小岑道：『得了！我替你兩個，預先畫出昨夜情景罷！』

倒鳳顛鸞百事有，窩兒麻，好言自口。

采秋道：『呸！狗口無象牙，你不怕穢了口！』荷生笑而不言。大家都笑說道：『小岑這個令浪得很，好好的說一個飛觴解穢罷！』小岑笑着說道：『劍秋，紫滄喝酒。』

誰撥起，睡鴛鴦，被翻紅浪。

大家都說道：『四句卻是一串的。』采秋笑道：『好意給你一句，你就這樣胡說了！』小岑笑道：『你今夜不這樣，我說我的令，也犯不着你；你怎的心虛，怕是昨天晚上就這樣了！』采秋急起來，要拉小岑罰一鍾酒。小岑跑開了，垂席一場大笑。丫鬟們遞上飯，大家吃些，漱洗已畢，鐘上已是亥末子初，梅、歐、洪三個，便先散了；荷生、采秋、同車回愉園去。癡珠和秋痕直送至大門，重復進來。秋痕牽着癡珠的手道：『天不早了，你的車和跟班打發他回去好麼？』癡珠道：『我喝碗茶走罷！』秋痕默默。正是：

好語如珠，柔情似水，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冷雨秋聲病憐並枕 涼風天爽綠證金釵

七月十六後，秋雨連綿，浙瀝之聲，竟日竟夜。荷生心中抑鬱，又冒了涼，便覺意懶情疲，飲食頓減。正在聽雨無聊，忽見青萍拿了一封信來，說是『歐老爺差人冒雨送來，要回信呢！』荷生接過手來，覺封面行書字跡，姿質天然，不是劍秋拘謹筆跡，因想道：『分別三日，刮目相待，劍秋行書，日來竟長進了！』即拆開一看，是『病中吟』三字，急瞧末行，是『杜夢仙呈草』五字，心中倒覺

跳了一跳，便將詩細細看道：

『徒勞慈母勸加餐，一枕淒涼夢不安；病骨難銷連夜雨，愁魂獨擁五更寒！沉沉官閣音塵渺，歷歷更籌藥火殘。漸覺朱顏非昔比，曉來鏡影懶重看！』

青萍道：『這是門上傳進的。』荷生道：『你去叫來人候一候，我即寫回信。』青萍出去，荷生又看了一遍，方才研墨劈箋，要想和詩，奈意緒無聊，便提筆作了數字，疊成小方牋，用上圖章，命青萍親交來人，說：『四下鐘准到，此時已有兩下鐘了。青萍出去，荷生忙將本日現行公事勾當，恰好雨也稍停了，便吩咐套車，一逕向榆園來。途間只覺西風吹面，涼透衣襟，身上雖穿着重棉，尚嫌單薄。進了園門，只見黃葉初添，荷衣已卸，走過水榭，門窗盡掩，悄無人聲，便徑由西廊轉入春鏡樓，聽樓上宛宛轉轉的嬌吟，便悄悄步入屋子，只聽采秋吟道：

『早是雁兒天氣，見露珠兒卷暑……』

以後便聽不清楚了。遂站在樓門下細聽，又聽見微吟道：

『門兒重掩，帳兒半垂，人兒不見！』

荷生就說道：『果然，小丫鬟也不見一個。』紅豆向扶梯邊望下微笑說道：『來了，上來罷！這裏荷生剛踏上扶梯，早見采秋站在上面。荷生便望着說道：『怎的不見數日，竟病了！』一面說，一面扶梯，見采秋穿一件湖色紡綢夾短襖，粉色實地紗薄棉半臂，雲鬢半鞦，煙黛微整，正如雪裏梅花，比尋常消瘦了幾分。采秋說道：『我也沒有什麼大病，不過身上稍有不快。』此時荷生已經上樓，便攜着采秋的手道：『你一病竟清減了許多！』采秋接着說道：『我覺你也清減了些。』荷生道：『我今天也有些感冒，你的詩好得很，只是過於傷感。我本來昨天要來看你，奈密摺方才拜發，總是這幾天的雨誤人。』采秋道：『這幾天雨實在令人發煩。』荷生道：『可不是呢！我正要睡，他又響起來。』正說着，只聽得窗紙策策，起了一陣大風，就是傾盆大雨，電光閃處，一聲霹靂，那小丫鬟捧一碗茶，剛上扶梯，心一驚，手一顫，便吊下去，砸得粉碎，不顧命的竟跑上樓來哭了。采秋、紅豆都愕然驚問道：『怎的？』那丫鬟嚇的不能說話，半晌才說道：『茶碗給雷打了！』說得三人通笑起來。紅豆道：『不要胡說，下去再泡一碗，好好端上來罷。』采秋說道：『難道屋裏只有你一個人麼？他們通到那裏去了？代我叫兩個來。』小丫鬟答應去了。采秋便向紅豆道：『這

樣大的雷，你替我到嫖屋裏看看。再水榭差的婆子，丫鬢通走開了，這會老爺來，竟沒人知道，你也替我查點查點。」紅豆正要移步，采秋道：「等着。」就向荷生說道：「天快黑了，你的車叫他回去罷。」荷生沉吟半晌，說道：「也好。」於是紅豆也下樓去。采秋坐了一會，覺得倦了，就向牀上躺下，教荷生坐在牀沿，荷生便問起采秋吃的藥。采秋向枕畔取出方子，給荷生瞧說道：「這地方大夫，是靠不住的，他脈理全不考究。」荷生道：「這方也是不錯……」正在往下說，卻來了兩三個小丫鬢。采秋申飭數句，那一個小丫鬢也沖了茶上來。這一陣大雨過了，又是蕭蕭瑟瑟的一陣細雨，雷聲轟轟，只是不住。丫鬢們掌上燈來，荷生走出簾外，見一天黑雲如墨，便說道：「今晚怕還有大雨呢！」遠遠聽得履聲，轉過西廊，望下一瞧，卻是紅豆披着天青油綢斗篷，珊珊而來。因吟道：「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合香。」紅豆望着荷生，含笑問道：「開飯好麼？」荷生道：「我懶吃飯，有粥燉一碗吃罷。」紅豆道：「娘今日喝防風粥，早燉有了。」於是擺上飯。采秋勸荷生用些佛手春，荷生也只喝了一小杯，啜了幾口防風粥。采秋看見荷生兩頰通紅，說道：「你還不爽快麼？」就將手向荷生頭上一按，覺得燙手的熱，便說道：「我不曉得你有感冒，寄什麼詩，累你雨地裏趕來，又傷了寒，怎好呢？」荷生道：「我也不覺得怎的不好，騎驢罷。」采秋忙替他脫去大衫，伺候躺下，把牀實地紗薄棉被蓋上，自己向牀裏盤坐，一雙兜羅棉的手，自上及下，慢慢的搥。荷生委實過意不去，說道：「你也是個病人，我反累你，怎麼好？」采秋道：「不妨。」於是采秋，紅豆合小丫鬢伏侍一下多鐘，荷生汗出，人略鬆些，方才睡下。雖陽臺春小，巫峽雲封，而玉輦香溫，正不知病相如魂消幾許，到了四更，又是一場狂雨，直打入紗窗來，一會，尚有那繼續繼續的簷溜，不想醒來，卻是紅日上窗，天早開霽，荷生起來，洗了臉，漱了口，吃了幾口防風粥，便說道：「我要回去了！」采秋不肯，荷生道：「我在此固好，但有兩樣不便：一來怕營中有事，二來我在此，你不能不伏侍我，我見你帶病辛苦，心中不安，豈不是更加病了？」采秋躊躇一會，只不言語，荷生道：「你不用爲難，還是走的好。」叫紅豆去喊人赴大營打轎，采秋也不好十分執意，只是拭淚。不一會，轎子到了，荷生向采秋道：「你不用急，好好保養，我回去，一天天好了，就來看你。」采秋忍着淚點頭道：「好好服藥！」便又哽咽住。荷生立起身來，采秋同紅豆扶了下來，青萍接着上了轎，放了風簾去了。采秋在樓下，只是忍淚。紅豆勸道：「這裏風大……」正待下說，賈氏自己進來問道：「韓老爺是什麼病？昨夜我打聽你忙了一夜，辛苦了，該不要留他在此。」采秋一聞此言，珠淚便滾個不住，和賈氏委婉訴說一遍，上樓去，從此更加沉重。荷生回營後，也就躺下。一連五日不能起牀，看官聽着，情種不可多得，此書既有章劉做了拚命之鴛鴦。

復有韓杜做個同心之鶼鶼，天下事無獨必有偶，這話不真麼？再說癡珠這幾天爲雨所阻，不能出門，他也悶悶不樂，只得尋心印閒談到了第四日，下午南風大作，雨更大了，前後院通是冥冥的，電光閃閃，閃閃鑠金，忽一個霹靂，震得屋柱多動。轉喜道：『久雨之後，有此迅雷，明天定必晴了！便欣然用晚飯，向燈下瞧兩卷全明詩話，呼喚跟人伺候睡下。癡珠連夜通沒好睡，這回料定明日必要開晴，倒帖然安睡；并四更天那般大風雨也不知道。到天明起來，見槐陰日影，杲杲搖窗，更是歡喜。忽見穆升進來，回道：『李大人升任江南寶山鎮總兵，顏大老爺接署大營中軍，也下節了。』癡珠遲疑道：『這一調動，李大人就要遠別了。』言下，神氣頓覺黯然。穆升不敢再說別的話，癡珠就吩咐套車，用過早點，衣冠出門。先到李公館賀喜，然後向謾如衙門來。倒好李夫人晨妝已畢，便延入後堂，不免敘起分手煩惱來。夫人道：『我們家眷是不走的。』說着，謾如也回來了。一見癡珠，便說道：『我此去吉兇未卜，羹羹家口，全仗照拂。』癡珠就慰他一番，擺上早飯，換了衣服，三人同吃。謾如道：『遊鶴仙前天寄銀一百兩，我因得此調動信息，便忘了。』癡珠道：『他如此費心，叫我怎好生受呢？』謾如道：『這又何妨？』癡珠道：『也罷！此款就存在你這裏，再爲我支出兩個月束脩，統托你帶到南邊轉寄家中。』謾如答應了。癡珠怕謾如有事，也不久坐，順路便向秋心院來。此時積雨新晴，綠陰如畫，南窗下擺四架盛開的木蘭花，芬芳撲鼻。秋痕方立欄畔，望見癡珠，笑道：『我算你也該來了。』癡珠含笑不語，攜着手，同入客廳，見秋痕穿件沒有領的素紡細絨衫，卻也大鑲大滾，只齊到腰間，穿條桃紅綢褲，三寸金蓮，甚爲伶俏，兩朶茉莉花如雪，愈顯出青溜溜的一簇烏雲。癡珠便默默的領略色香，憑秋痕問長問短，總不答應。秋痕急起來，說道：『你怎的做個啞吧？儘着瞧人，不會說話呢？』癡珠正色道：『華鬢初利，不落言詮。』秋痕笑道：『原來你參禪了，只怕你這禪也是野狐禪，不然便是打誑語。』說得癡珠吃吃笑起來。恰好丫鬟送進茶來，癡珠放開手，吟道：『如今撒手鴛鴦，還我自。』秋痕瞅着癡珠一眼，道：『你說什麼？我却是鴛鴦結牢鎖心頭頂。』癡珠笑道：『算了，不說這些。我且問你，這幾天雨，你不岑寂麼？』秋痕給癡珠這一問，覺得一股悲酸，不知從何而起，忍耐不住，便索索落落的流下淚來。倒教癡珠十分愕然，說道：『怎的？』秋痕也不言語，半晌，起來拉住癡珠，哽咽道：『我們裏間坐罷！』到了臥室，秋痕嗚嗚咽咽說道：『若非這幾天雨……』只說這一句，便向牀躺下，大哭起來。癡珠不知所謂，見秋痕前是一枝初開海棠，何等清豔，這會卻像朶帶雨梨花，嬌柔欲墮，正不曉得他肚裏怎樣委曲自然，也是淒淒楚楚。二人一輪一坐，正有半個時辰，秋痕見癡珠爲他淒切，心中十分感激，便拉了癡珠的手，重新又哭。癡珠見秋痕拉着他哭，知道是

感激他意思，便想起秋華堂席間，秋痕兩次的灑淚。又想到：『秋痕，你有你的委曲，你可曉得我也有同你一樣的委曲麼？』癡珠一想到此，便似君山之涕，阮籍之哀，唐衢之慟，一時并集，覺得痛心刺骨，遂將滿腔熱淚，一一對着秋痕灑了出來，竟是一場大哭。哭得李家的男女，個個驚疑，都走到窗外來探偵。那兩個小丫鬟，只站着怔怔的看。倒是秋痕曉得外面知道了，轉抹了眼淚，坐了起來，勸癡珠收住淚。故意大聲道：『你嘔人哭了，你又來陪哭，做什麼呢？』一面說，一面教跛腳昏了一盆面水，親自擰塊手巾，給癡珠拭了臉。癡珠便躺下，秋痕喚小丫鬟泡上茶來，又停了一會，秋痕見癡珠側身躺在牀上，半晌沒有動靜，怕是睡覺，便悄悄上來，叫了一聲，只見癡珠張開眼，歎一口氣道：『要除煩惱，除死方休。』秋痕不覺淚似泉湧，咽着聲道：『不要說罷！』就同坐起來，只聽得簷前鐵馬，叮叮噹噹亂響起來。一陣清冷，又一阵蕭蕭颯颯，飛塵撼木，刮地揚沙，吹得碧紗窗外，落葉如潮，斜陽似夢。秋痕向外間攬鏡，更勻脂粉，梳掠鬢鬟。癡珠正襟危坐，朗吟東坡的水調歌頭道：『……我欲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此際輕覺兒女俗情，卻被那幾陣大風，吹得乾乾淨淨，無復絲毫掛礙，便立起來道：『天不早了，我走罷！』秋痕牽着衣笑道：『我今天不給你走！』就拉着手，仍向牀沿坐下，噙着淚說道：『鬧了半天，我的話通沒有告訴你一句。』癡珠又沉吟一會道：『你留我，我此刻卻有我的心事。』這一說，把秋痕氣極了，將鬢邊一條玉釵拔下，就雙手向桌上打作兩下。癡珠要阻也阻不及，只見柳眉鎖恨，杏面含嗔，一言不出，就伏在牀裏薄被上，哽哽咽咽的哭。此時快上燈了，又刮了一阵大風，癡珠只得扶起秋痕，含笑說道：『我不走罷！』就接着道：『我不是不肯在你這裏住，卻是怕住時容易，散時爲難哩！』秋痕噙着淚，說道：『住了再說。』於是癡珠笑道：『花開造次，鶯苦丁寧，我也只得隨緣。』就喚跛腳進來，告訴他們叫車回去。看官你道秋痕目前苦惱，是什麼事呢？原來秋痕自見癡珠之後，便思托以終身，他的爹娘，也想秋痕看重癡珠，能穀往來，也免天和秋痕淘氣。後來見癡珠灑灑落落，便沒甚大望頭了。十七這一天，錢同秀，馬鳴盛，卜長俊，胡耆，夏旒五人作隊，從張家出來，由李家門口經過，恰值狗頭出去，一見錢馬，趕忙請安，邀請進來。這鳴盛是花院頭家，自然到過秋心院，其餘卜長俊三人，都不過公謙中見面。同秀是五月初五見過秋痕一面，就也無怨無德，只有狗頭肚裏，卻曉得鳴盛是不喜歡秋痕。卜長俊三人，不過是闊蔑片，只有同秀是個有名的大冤桶，十分仰慕。如今有緣，扳得進門，那一種巴結，無可筆墨形容。卜長俊三人，也曉得其意，便十分慇懃起來。同秀這個人，本是傻子，那裏曉得察言觀色，卻自答應了。幸而四下多鐘，四人通去了。可喜天從人願，傍晚竟下起滂沱大雨來。一連三日，這些人自然不能

來。秋痕算定了天一開晴，癡珠必來；又立主意，教癡珠住了一夜，此園就解，以後慢慢的好商量出身。不想癡珠一見面，就問他：「這幾天下雨，你不岑寂麼？」在癡珠不過是口頭話，在秋痕想起來，一則像他平日喜歡兜攬，這冤無處訴；二則怪癡珠全不曉得他的心事，竟然有此大相刺謬之語；所以百感俱集。以後，癡珠又不許他住下，覺得天壤茫茫，秋痕一人，終久無個結局，所以痛入骨髓。如今癡珠住下，那一夜枕邊，吐盡衷腸，傾盡肺腑。此時更深，月也上了，皎皎窺窗，癡珠歎口氣道：「你的心緒，我無所不知，只是我留滯此間，是爲着路梗，路若稍通，我便回家看母去了。我業經負了娟娘，豈容再誤，而且你嫌口氣，十分居奇，我的性情，又是介介，異日怎樣歸結呢？」說得秋痕又嗚嗚咽咽的哭了。癡珠難忍，只得說道：「你的話，算我都答應了！」因吟道：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又吟道：「夜闌聞軟語，月落如金盆。」

口中高吟，心中十分悲慘，恰好那五更風聲怒號，也像爲他鳴盡不平一般。正是：

芳樹多陰，雨簾未捲，行郎有伴，接葉當秋。繁香如不自持，冷豔能誰獨。瑤琴楚弄，驚簾鈎鸚鵡之霜，嚼蕊吹花，作天海風濤之曲。歌唇含雨，珍伊手底馨香，濁水清波，墮我懷中明月。媽薰蘭破，輕輕語碎羅幃；波旋空塞，獵獵風呼綾扇。江上之青衫未浣，檣前之紅淚又斑。蠟燭銷魂，窗紗瘦影。豈傷心人別饒懷抱？知天下事各有難言。捧皎日之境姿，盪雌絃之盪粉。天何此醉？我見猶憐，護持薄霧之裙，游戲凌雲之筆。掃除一切，剛逢絕塞秋風；憔悴三生，莫問殘燈影事。

到了次日，癡珠的定情詩，是四首七絕云：

揚州一夢已十年，猶是新聲上管絃；最是荻花蕭瑟處，琵琶簾外雨如煙。

少小飄零恨已多，隨風飛絮奈愁何；浮萍還羨沾泥好，淒絕筵前白練歌。

畫屏銀燭影搖紅，一片春愁似夢中；安得護花鈴十萬，禁他枝上五更風。

敢將顏色說傾城，但解憐儂便有情；夜合花開蓮子苦，殷勤還與記分明。

從此秋痕一心一意，屬在癡珠，不特生客不接一語，就是前渡漁郎，也不許問津了。因癡珠說起采秋帳條，繡有八個字，就寫了

「結歡喜緣，成鸞鳳友。」一對，親自挑繡掛上。其實，前生夙孽，此世清償，煩惱無窮，得幾許歡天喜地，傾伽併命，也難比鳳友鸞交。正是：

愛極都成恨，情深轉似癡；
旁觀明似鏡，當局幾人知？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

話說癡珠次日，也曉得荷生病了，自秋心院回來，一路想道：「謾如將走，荷生復病，人生盛會，真不能常。」又觸起秋痕告訴許多的話，到了柳溪，瞧着叢綠殘荷，黯黯斜陽，荒荒流水，真覺對此茫茫，百端俱集。二十三日，起來洗漱，後作個小橫披，是七絕四首，詩云：

朋舊天涯勝弟兄，依依半載慰羈情；
不堪攜手河梁上，聽唱陽關煞尾聲！
金樽檀板擁妖姬，寶馬雕弓賭健兒；
此後相思渺何處，莫愁湖畔月明時。
江北江南幾劫灰，燕城碧血土成堆；
好將一副英雄淚，灑遍新亭濁酒杯。
滾滾妖氛歸陣雲，天風鼓角下將軍；
故人准備如椽筆，揮斥豐碑與紀勳。
又作一對云：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便坐車來訪謾如，把詩和聯親手遞上。謾如展開一看，大喜，謝了又謝。癡珠就約廿五日過秋華堂一敘。謾如道：「這又何必呢？」癡珠道：「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觸爲緩憂心掙。而且經略余馘如，河東緝捕我也要餞行。花案上瑤華，掌珠說是好的，我不曾見面，請他來與秋痕作伴罷。」謾如答應，癡珠順路便約過馘如，又約子善、子秀，就來秋心院。兩人纏綿情話，早又黃昏。癡珠要去瞧采秋的病，就到愉園。紅豆領上春鏡樓來，小丫鬟早將東屋簾子掀起。癡珠進去，見簾幙微風，藥爐煙燼，牀上垂下月色秋羅帳。采秋坐在帳裏，就如芍藥煙籠，海棠香護，令人想漢武帝隔帳望李夫人光景，說道：「我聽荷生說你病……」正待坐下說，采秋早接

看道：『荷生怎樣呢？』癡珠道：『我前日見過，他嗽得利害；昨日隔一天，想今日該減些。』采秋歎一口氣道：『你叫他好好保養罷！你和他說，我沒有什麼病。』癡珠答應，坐了一會，吃過茶，說些近事，就走了。回寓已有五下多鐘，過了一日，秋華堂也照前一樣鋪設，秋痕七下鐘就來。早飯後，謾如先到，隨後大家也陸續到齊。謾如領着衆人，往芙蓉洲汾神廟散步，從西院回來，秋華堂見席已擺好，疑珠送酒，大家通辭了。癡如首坐，謾如第二位，子善，子秀，第三第四，以後的位次不用說，是疑珠一人上首。下首秋痕，掌珠，瑤華三人圍坐。酒行數巡，掌珠唱了一支小調，瑤華唱了一支二簧。秋痕向疑珠說道：『我今天嗓子不好，你給我告個假罷。』癡如笑道：『你不唱，我說個令，你卻要依。』秋痕道：『我便遵令罷。』癡如笑道：『還有一說，別人不管，你是不准替代。』秋痕遲疑一會，也自答應。癡如便喝一杯冷酒道：『我這令，是一個字，如因緣困字，困卦困字，將裏頭挖出來，卻得由本字領起一個字，疊句四書兩句，說得好，大家公賀一杯，說得牽強，及說不出來，罰三杯。大家依麼？』大家通依了。癡如道：『我如今說一個「國」字罷。四書疊句，是：』

或勞心，或勞力。』

大家都贊道：『好！』公賀一杯，下首是子善，想了一會，說道：『我這字不好，是個「囚」字，四書疊句，是：』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癡如道：『字面不好，說得四書卻極渾成，大家通喝杯酒罷！』下首是掌珠，情願罰酒；再下首便是秋痕。秋痕卻不思索，說道：『我有一個「囿」字，四書疊句，是：』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大家都拍手，說道：『自然之至，我們該賀一杯。』秋痕瞧着疑珠笑，疑珠急把臉側開了，向瑤華說道：『琴仙！輪到你了，你想一個字，我替你說四書。』瑤華想一想，說個「圖」字。疑珠道：『這個字教我那裏去找兩句四書呢？你再說一字罷。』瑤華又想一想，說個「囿」字，疑珠道：『得了！』

始吾於人也，今吾於人也。』

癡如道：『錯了，這兩句是疊文，不是疊句。而且吾字在第二字，該罰三杯。』癡珠道：『我說得太急，忘了！但我是替人的，罰一杯罷。』

敲如依了。癡珠喝了酒，復向瑤華道：『你再說一字！』秋痕道：『已經罰了，還要說作甚麼呢？』瑤華笑道：『給我再說一個罷！』瑛珠道：『你有人替說四書，又有人替喝罰酒，就說一百個也何妨呢？』瑤華道：『我只說這一個，看他有四書出來沒有？』大家問道：『什麼字？』瑤華道：『「困」字。』癡珠鼓掌道：

『水哉！水哉！』

大家也譁然笑道：『妙得很！大家又該賀了。』於是子秀說個「田」字，四書是：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謾如說個「日」字，四書是：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大家也都說：『好！各賀一杯。』癡珠道：『我說一字收令罷！』便說了「固」字，四書是：

『古之人，古之人。』

大家齊聲道：『好！』敲如道：『我喝一大杯。』癡珠道：『我也喝一大杯。』此時內外上下，都上了燈，癡珠向謾如道：『回首七夕，不及一月，再想不到今日開此離筵！』便吟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慟。』

謾如道：『我自己也想不到。』說着，兩人神色都覺慘然。秋痕怕癡珠喝了酒，傷心起來，便道：『我有個令，大家行罷！』敲如道：『什麼令，大家商量。』秋痕笑道：『我這令是有賀酒，沒有罰酒，做個破題。』癡珠笑道：『酒令要做破題，也是奇談。』敲如道：『桃花扇上酒令，不是有個冰綃汗巾的破水題麼？且看秋痕出什麼題。』秋痕道：『我這題也是四書上有的。』謾如道：『方才的令是四書，你的令又是四書，不是單作難我麼？』秋痕向謾如道：『我出題，隨着人做不做，你再想一個令罷！』謾如想一題道：『我還飛觴罷，是「江南」二字，數到者兩人接令。』癡珠道：『好！秋痕你出題罷！』秋痕道：『我的題是四書開章第一個圓。』敲如道：『好題！』秋痕道：『謾如你飛觴罷！』謾如喝一杯酒，說道：『子善敲如喝酒。』

『乘勝克捷，江南悉平。』

癡珠拍案道：『好極！願我老非瑤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就將大杯教秋痕滿斟一杯，向謾如道：『我賀你一杯。』於是子善，癡如也，喝了酒。癡如笑道：『行令喝酒飛觴，今日真是五官並用。』秋痕催着飛觴。癡如道：『我先交卷了，再飛觴罷。我破題得了。』便念道：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剗方以爲圓。』

癡珠笑道：『超妙得很大家各賀一大杯罷。』於是大家各喝了酒。子善道：『聽我飛觴！』

青山一髮是江南。

琴仙秋痕喝酒。癡如便指着秋痕，笑道：『我要再給秋痕喝一杯，』

家在江南黃葉村。』

癡珠吟道：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當下瑤華、掌珠各喝了一杯酒。秋痕便喝了兩杯。癡珠道：『我也交卷了！』

大圓在上，予欲無言。』

癡如道：『運用成語，如自己出，我也還敬一大杯。大家也各人賀一杯。』秋痕催着瑤華、飛觴、瑤華卻瞧着癡珠，說道：『聽我飛觴！』

青山淚滿江南客。

癡如、癡珠喝酒。癡珠笑道：『琴仙可人也！』謾如道：『我也湊了兩句請教罷！』

意在囊中，不言而喻。』

癡珠喝一聲：『好！』說道：『謾如竟有如此巧思，我便要喝三杯呢！』秋痕瞧了癡珠一眼，說道：『你真要拚命喝嗎？』子善道：『秋痕，你該兩句飛觴，不要管別人的事，快請說罷。』秋痕道：『我頭一句是：』

霜剪江南綠。

子善、謾如喝酒。』第二句是：

寄根江南。

也該子秀謾如喝。謾如道：『秋痕，你怎的計算我兩個呢？』秋痕笑道：『多敬你兩鍾酒不好麼？』便催掌珠。掌珠笑道：『我沒有詩句呢？』秋痕道：『你有現成句子都好。』掌珠又笑道：『我只有這四個字說出來，卻自己先要喝酒了。』一手舉杯，向癡珠說道：

『江南才子！』

說畢，將酒自己先喝乾，向秋痕道：『你也喝罷！這是冤一盃酒，如今該敲如，癡珠飛觴了！』敲如說道：

『解作江南斷腸句。』

謾如子秀喝酒。癡珠向謾如道：

『官愛江南好。』

子秀，琴仙喝酒。子秀道：『我共該四句飛觴了！一起說罷！第一句是敲如，癡珠喝酒。』

論德則惠存江南。

第二句秋痕賣憐喝酒。

正是江南好風景。

第三句我同琴仙喝一鍾。

江南無所有。

第四句秋痕賣憐再喝。

黃葉江南一棹歸。』

秋痕笑道：『子秀你好三句要我喝兩盃酒！』謾如道：『我說兩句，第一句給癡珠，敲如喝。』

珥江南之明璫。

第二句我陪癡珠喝罷！

江南江北青山多。」

癡珠道：「大家通說了，我雙收罷！破題是：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

飛觴是：

魂兮歸來哀江南！」

說罷，噙着眼淚，將筷子亂擊桌板，讀那庾信哀江南賦，聲聲哽咽起來。慌得秋痕跑到上首，說道：「你醉了，到炕上躺躺罷！」癡珠剛念得「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四句，即給秋痕奪去筷子，便說道：「我沒有醉，你不要怕。」癡如瞧着錢，說道：「十一下鐘了，我們也該散了。」謾如便催着端飯。秋痕早捻塊熱手巾，遞給癡珠。癡珠轉笑向癡如道：「醉卻不醉，只心上不曉得無緣無故會傷感起來。」癡如道：「客邊心緒，凡百難言，放開些罷。」癡珠又復痛心難忍，謾如也自悽惶吟道：

「亂後今相見，秋深獨遠行！」

大家黯然。轉是癡珠破涕笑道：「分手雖屬難堪，牀心要還具在。」便吟道：「要聞除窺綸，休作畫麒麟。」大家都道：「極好！癡珠豪爽人該有此轉話。」於是吃些稀飯，洗漱完，癡如和掌珠、瑤華三人，就都散了。只謾如秋痕十分難受，奈夜已深，不能不分手而去。看官你道癡珠這一晚，好過不好過呢？且說荷生，采秋病或不愈，愈或復發，直至十月初，甫皆脫體。這日癡珠無事，帶了秋痕同來。適值刮風，秋痕見癡珠身上只穿兩件夾衣服，便叫人回去取件茶色胡縐薄棉襖，替他換上。方卸去長夾襖，癡珠摳起小衫，將手向背上搔癢，便把那個九龍珮露出來。荷生瞧見，也不言語，轉說道：「風大，你快穿上一罷。」癡珠換上衣服，喝過茶，見采秋秋痕同坐牀沿，聽荷生說那江南軍務，講得令人喪氣，便吟道：「華夷今混合，宇宙一腥羶。」一人走來外間，見長案上書堆中，有一本鴛鴦鏡，填詞就取來隨手一翻，是金絡索，填的詞是：

情無半點真，情有千般恨；怨女獸兒，拉扯無安頓；蠶絲理愈紛，沒來由，越是聰明越是昏！那碧廂，梨花泣盡闌前粉；這碧廂，蝴蝶飛來夢裏魂，堪嗟憫。憐才暮色太紛紛，活牽連一種癡人，死纏綿一種癡魂，穿不透風流陣！

又往下看，填得前腔是：

藍田玉氣溫，流水年華迅，鶯燕樓臺，容易東風盡！三生石上因，小溫存，領略人間一刻春！恁道是黃金硬鑄心，怎曉得青草翻天不了根？難觸忿，香銷燈灺，黃昏夢鴛鴦一片秋雲，哭鴛鴦一片秋墳，誰替你歌長恨！

忽然想道：『怕就是這一段故事。』便將序文檢看，卻是將池北偶談，李開謝玉清一則衍出來，就不看了。裏間荷生說道：『南北兩營潰散，大帥跑到番船。』大家俱笑吟吟坐聽，都忘卻癡珠。只見癡珠出去外間半日，靜悄悄的，便起來將簾子一掀，只見癡珠手中拿一本書，那兩隻眼睛直注在書眉上，呆呆的瞧。秋痕不知其故，向前說道：『怎的？』癡珠也不答應。荷生也跟出來，見癡珠坐着發酸，秋痕站着發急，倒好笑得很，忍着笑道：『瞧什麼？這樣出神。』也向前來看。癡珠將書擱在案上，說道：『你們都不懂得。』秋痕便拉過癡珠的手，道：『不要講夢話了。』癡珠又不答應。荷生也覺駭然，便道：『癡珠你瘋麼？』此時紅豆小丫鬟都站在一傍。采秋聽荷生叫得大聲，也出來瞧。只見癡珠笑道：『我那裏是瘋，我記那碑文……』荷生三人見他好端端說話，便也好笑，都問道：『是什麼碑文？』癡珠道：『我四月間草涼驛作了一夢，見個雙鸞祠碑記，當時默了出來，只忘一半，至夢中光景，合着眼便見，那個人，那個地方。自漳關以後，病了一場，把夢通忘了，這會碑文也不記得，只有一「家傳漢相，派衍蘇州」八字，你道可恨不可恨？』荷生道：『你既默了一半時，便有了底了，記他則甚。』秋痕道：『這有什麼要緊事，也值得這樣用心去想人家說我傻，我卻不傻，你喚作癡珠，不真個癡麼？』采秋道：『這夢也奇，確確鑿鑿有篇碑記。』荷生笑道：『你信他鬼話，不過是他有這一篇遊戲筆墨，編這謊話騙人。』癡珠道：『我要編個謊，什麼編不得？卻編個不全的夢，你不信，我明天檢那碑記給你瞧，還是草涼驛飯店，五更天寫的。』采秋道：『這碑記上就說是姓章，卻也古怪。』秋痕道：『那碑記說是姓章，是怎樣呢？』癡珠道：『這姓章的，也同我們一樣罷了！就中敘曲折我通忘了。』正說着，丫鬟端上飯，四人小飲，到了二更方散。這一晚，癡珠心上總把金絡索兩支填詞，反復吟咏，不想秋痕另有無數的話，要向癡珠講，卻燈下躊躇，枕邊吐茹，總不好自己直說出來，忽然問着癡珠道：『妓女不受人污辱，算得是節，不算是節？』癡珠道：『怎麼不算得是節？元末毛惜惜，明末葛嫩，楚雲，瓊枝，那個敢說他不算是節？』秋痕道：『你曉得我這個人怎樣結果？』癡珠道：『我自己結果都不知道，那裏曉得你？你今日不聽荷生說那江南的光景，我看來，曹天下的人，也不知作何結果，何況我與你呢？』秋痕便默然不悅。癡珠枕上聽着階畔窗前，蟲聲唧唧，反去復來，一息難安，吟道：

『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

秋痕在枕邊，便將哀樂順逆，字字要癡珠講出來。癡珠含笑不語，一會做成秋子夜三章云：

寒蟲啼不住，鐵馬風力緊；明月入羅幃，夢破鴛鴦冷。

捐棄素羅衣，製就合歡帳；一串夜來香，爲置歡枕上。

儂似秋芙蓉，君似秋來燕；燕去隔年歸，零落芙蓉面。

秋痕聽了，歎一口氣道：『芙蓉閃斷，你却不管。』癡珠笑道：『你教我怎樣管呢？』秋痕道：『你聽！已四更了，睡罷！』正是：

天涯芳草，目極傷心；千卿底事，一往情深。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拳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話說逆倭騷擾各道，雖大江南北官軍，疊次報捷，而釜底遊魂，與江東員逆，力爲螿蟹，攻陷廣州，擄了疆臣，由海直竄津沽。謾如起先以南邊軍功，薦升參將；後來帶兵赴援并州，又晉一級，就留大營。元夕一戰，應升總兵，此番朝議，以謾如係將門子孫，生長海隅，素悉賊情，故有寶山鎮之命。臨行向癡珠詢問方略，癡珠贈以『愛民禮士務實攻虛練兵惜餉禁海爭江』八策，約有萬言。大意是說南北諸軍，速營數百里，都靠不住；必須自己攜着親兵，練選衝鋒，才可陷陣。其平定大局，則以內治爲先；內治則以掃除中外積弊爲先；積弊掃除，然後上下能合爲一心，彼此能聯爲一氣，庶幾旌旗變色，可復武漢以距賊上流；可定九江，以剪賊羽翼；可清淮海，以斷賊要隘。三者得手，直攻賊巢，金陵唾手可復。後來韓荷生平倭平江東，謾如平淮北平滇黔平秦隴，以此戰功第一，並爲名將。如今且說謾如臨行這日，夫人不會出送，癡珠卻是前一夕先赴塗溝。塗溝紳士見說秋華堂章師爺來了，他是武營領袖，便取出所儲火器槍棒，召圍丁中勇猛之人，排立階下，指說這個善射，這個善拳，這個能飛戟刺人於陣，這個能躍丈牆獲賊于野，口中若不盡其技，而階下眉目手足，各躍躍欲動。癡珠不免謔贊一番，真是苦惱。次日又累贅了半日，謾如方到。俟謾如見過各官

各紳，已是入夜，才得暢敘。黎明，癡珠怕與大家酬酢，便洒淚分手，蒼茫歸路，想着羈旅長年，蕭條獨客，桑榆未晚，蒲柳彫零，不齒之精神，奮亂頗同宋玉，無聊之言語，蹇吃更甚楊雄，梗欲消亡，桐真半死，值此離別之時，一鞭殘照，幾陣歸鴉，更覺面熱心寒，魂消骨化。坐在車上，恍恍惚惚，到了一處，卻停了車，方知已是進城。剛進城門，劈面又有一車，垂着簾子，轎轎而來。只見車裏的人，陡然把簾子一掀，露出一個花容來，喜動顏開，笑了一笑，道：「久不見了！」癡珠瞥目略一遲疑，憶是曼雲，便也駭然道：「你去那裏呢？」曼雲尚未回言，兩下早已風馳電掣的離遠了。癡珠這會才把以前的心事，略行按下。想起荷生秋痕，數日不見，便吩咐李三，「到菜市街去！」剛到愉園巷口，恰好荷生的車停在一邊，就也下車，步行進去。見過荷生，采秋，知兩人病已漸癒，因說些謔如交情，及自覺傷感的話。荷生，采秋都安慰一番，此時丫鬟已掌上燈來，荷生道：「你的車叫他回去，且在此吃過飯，我送你秋心院去罷！」癡珠正在答應，忽報「歐老爺來了！」荷生大喜，四人相見，各述了這幾天情事。荷生就向劍秋道：「你這幾天訪采波幾次呢？」劍秋道：「我方才去看他，他給余觀察傳去陪酒了！我因此步行來找你。」癡珠道：「我剛進城，逢見采波，原來黻如今天請客。」當下四人對着樓頭新月，淺斟低酌。大家都說起謔如。荷生因談着江南，須如何用兵，若何籌餉，所見與癡珠都合。癡珠也自歡喜，說道：「此十餘年用兵，一誤於士不用命，再誤於此疆彼界，三誤於頓兵堅城。大抵太平日久，老成宿將，悉就彫零，大官既狃恬嬉，後進方循資格。天道十年一小變，你看一二年後，必有個人出來，振刷一番，支撐半壁，所謂數過時可……」正欲說下，劍秋突然的說道：「安知非僕？」荷生，采秋不覺大笑起來。癡珠正色道：「座中總有其人，卻看福命如何呢？」采秋也正色道：「這是閱歷有得之言！」劍秋道：「麤寶之鐵，躍於海內；黃鍾之鐸，動於地中，有則髡必識之。」荷生道：「這也難言！」癡珠便接道：「天之生才，何代無有？何地無有？只士大夫逢其時，有恰好不恰好哩！恰好便爲郭李，爲韓范，不恰好便橡栗拾於白頭，桄榔倚於儂耳，這又有什麼憑據哩？」說得劍秋俯首無詞了。荷生道：「古今無不平之賊，在先求平賊之人。蕭何薦韓信，便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幘坐迎見，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要拘牽資格，修飾邊幅，還能得非常的才麼？」癡珠拊掌笑道：「使君故自不凡！」於是暢敘歡飲起來。直至十下鐘，曼雲回家，打發保兒來探劍秋。荷生，癡珠，十分高興，要跟着劍秋，同去曼雲家來。此時曼雲已卸了妝，趕着接入。因講起黻如酒席，是爲癡珠，秋痕而設。緣癡珠，涂溝去了，秋痕不來，今日只有子秀，子善，掌珠，瑤華和曼雲五人。於是說些閒話。曼雲無意中卻又敍起秋痕出身。原來秋痕係豫省滑縣櫻桃村人，三歲喪父，家中一貧如洗，生母焦氏改嫁，靠頭祖母候

氏長成，後值荒年，侯氏餓死堂叔阿虎，領着逃荒，到了直隸界上，鬻在章家爲婢。章家用一爐，即秋痕現在的媽牛氏。彼時秋痕年才九歲，怯弱不能任粗重，又性情冷淡，不得主人歡心，因此日受鞭撻。牛氏本非好女人，孀居後素有外交，恰好有個李裁縫，就在章家斜對門開一小鋪。牛氏也爲他主人待他無恩，便乘機和李裁縫商量，引這秋痕逃走了。李裁縫原是娼家走狗出身，也會唱崑腔，無奈年老，棄行易業，娶妻馬氏，是個門戶中人。生下一子，就是小夥狗頭，才有數歲，馬氏就死。狗頭自少兇悍，無惡不作，卻怕牛氏。李裁縫如今拐下秋痕，認作女兒，和牛氏做了夫婦，跑至并州。想要充個裁縫度日，奈耳聾眼花，想做生意，又沒本錢，便迫秋痕學些崑曲，把狗頭做個班長。看官！你想秋痕情願不情願？大凡一個人，總是一死爲難。當秋痕受餓時，能够同侯氏一死，豈不是一了百了？再不，作了章家奴婢，拚個打死，也就乾淨。無奈幼年受人誑騙，這也是他命中該落此劫。又前世與李家父子，和那牛氏，有許多冤債，故此餓不能死，打不能死，該一一償了清楚。然後與癡珠證果情場，所以百折千回，不能解脫。秋痕先和曼雲極說得來，暗地把他出身來歷，哀訴曼雲。曼雲這會告訴癡珠，荷生癡珠聽着，與秋痕所說大同小異，也就罷了。其實，秋痕就裏還有一件大苦惱，旁人不知道，就秋痕自己也不能出口。癡珠從何曉得？當下夜深，荷生自回愉園。癡珠便來秋心院，闔家通睡，半晌叫開大門。狗頭披着衣服出來，說道：『老爺怎的幾天不來呢？』癡珠道：『我跑了塗溝一遍，來往三日。』就在南廡欄杆邊等了一回，覺得風吹梧葉，簌簌有聲，久之，鴉兒鴉鴉，跛腳開了月亮門，裏頭窗竹響，簾動鸚鵡醒。只見秋痕早拿住臘臺，站在東屋門邊，笑盈盈的道：『差不多三下鐘了，從那裏來的？』癡珠也含笑，搶上數步，攜着秋痕的手，一面進去，一面告訴他這幾天的事。秋痕道：『你也不給我信兒！』癡珠說話時候，秋痕已將西洋燉，交跛腳去燉開水。一會開了，秋痕便醃醃的泡上一碗蓮心茶，遞給癡珠。因見癡珠還穿着前幾天的衣，便說：『這天氣應該穿一件厚些的。』癡珠笑道：『是你替我穿上，我就捨不得卸下。』秋痕笑了一笑，便掛起帳來。癡珠瞧着錦被，撒在一邊，便拍着秋痕的肩，含笑道：『春窗一覺風流夢，卻是同衾不得。』秋痕沉着臉道：『你怎麼說？難道我心上也有個施利仁麼？你就看我同碧桃一般。』言下已弔出淚來，忙得癡珠再三陪笑。秋痕含淚也吟道：『何當巧搯君懷度，襟灰爲土填清露？』癡珠泫然道：『你的心我通知道，我的心你也該知道才是呢。』秋痕道：『我可也不是這般說。』癡珠喝了茶，秋痕伺候他睡下。這一夜綢繆說不盡了。但見：腰如學舞，眉正鬪強；沉沉兮帳影四垂，光含窈窕；峭峭之鬢雲，不動色益妖韶；燭燼欲昏，窗紗未白；檀槽一抹，記尋春色於廣陵；睡臉乍新，如污粉痕於定子；亭亭玉樹，未憐亡國之人；耿耿秋河，

真斷雙星之影。這且按下。再說花選十妓，秋痕外還有九人：銷恨花潘碧桃，後來自自有表見。其餘占鳳池薛寶書，這個池卻爲士規佔去。玲瓏雪冷掌珠，這個珠卻爲夏旒抓住。婪尾春王福奴，歸於荀子慎。紫風流楚玉壽，風流在下長俊，胡耆兩人，後來亦自有結果。錦綉兒傅秋香，葳蕤自守，幾回將爲馬鳴盛錢同秀攫取，幸他媽高擡身價，同秀鳴盛，就也不敢下手。曼雲和丹暈，都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見荷生，癡珠不忍以教坊相待，便十分感激，又見荷生，采秋、癡珠、秋痕，如許情分，便也有個擇木而棲的意思。丹暈、小岑本係舊交，曼雲就與劍秋訂了新交，就把當妓女的習氣，一起掃除。以此劍秋直將張家作個外室，這也罷了。那燕支、頰、薛瑤華、齒、雅情、豪、兩足，又是個膚圓六寸，近與洪紫滄款洽，得了他全訣劍術真傳，就愛束髮作辮，着一雙小蠻靴，竟像紅線後身，隱娘高弟。花月痕中有此一人，頓覺韓掾之香，韋郎之缺，猶不免癡兒女常態。光陰荏苒，早是八月十三了。此時荷生、采秋、病皆全愈，李夫人亦已移住縣前街新屋。縣前街咫尺柳溪，原來謾如三世單傳，只有族弟，謾如又帶去了。夫人跟前兩男一女，長男七歲，乳名阿寶，次曰阿珍，女喚靚兒，都在五歲以下。夫人又身懷六甲，以此必須居近秋華堂，以便癡珠照管。一日傍晚，小岑、劍秋向愉園訪荷生，不遇，說是才回營去。兩人乘着明月初上，步到大營，恰巧公事已了，便喚青萍烹上幾碗好茶，三個人就在平臺賞月閒坐。小岑、劍秋議於十五日，公請癡珠過節。荷生道：『我和采秋如天之福，病得起牀，又是佳節，這東道讓我做罷！只是癡珠十來天通沒見着，今晚月色如畫，柳溪風景必佳，我們三個何不就訪癡珠？』劍秋道：『我怕的是秋心院去了！』荷生道：『且走一遭！』於是三人步出來道，從大街西轉，便望見汾堤上彤雲閣上層。荷生因說道：『我十五的局，就在彤雲閣罷！你們替我約着紫滄說，已正集，亥正散，各人身邊帶個人，做個團圓會；你兩位說好不好？』小岑道：『好得很！』劍秋道：『如今真個有酒必雙杯，無花不並蒂了！』三人踏着柳陰月色，灣灣曲曲，也有說的，也有笑的，早到了秋華堂，見大門雙閉，槐影篩風，桂香濕露。劍秋道：『何如？我料定秋心院去了！』荷生道：『我們步月從汾神廟進去，瞧一瞧罷！』剛進屏門，遠遠見一毗盧，拿個蠅拂，在殿下仰頭高吟道：『月到中秋分外明！』劍秋就接着道：『未到中秋先賞月！』倒把那毗盧嚇了一跳，寂然無聲，搶前數步，見是小岑、劍秋，帶一個雍容華貴的少年，便合十相見，說道：『三位老爺，很有清趣，寫遠的跑來賞月，老衲淪茗相陪罷！』就延入方丈。荷生道：『韋癡珠不在家麼？』心印道：『老衲才到西院，談了一會。』荷生道：『他在家，瞧他去罷！』心印笑道：『這位就是大營韓師爺嗎？真個天上星辰，人間鸞鳳。』荷生道：『豈敢！我也久仰上人，是個詩僧。』心印道：『少年積習，到老未能懺除，改日求教罷！』小岑道：『他的詩稿很有可

觀！劍秋道：『他足跡半天下，名公鉅卿，見了無數，詩稿卻只存癡珠一首序，就可想他不是周方和尚。』荷生道：『我在都中，讀過上人西湖吟一集。閩人嚴滄浪，以禪明詩，上人的詩，是以詩明禪，詩教清品，亦佛教上乘，賈蘭仙怕不能專美於前了。』心印道：『韓老爺謬賞不當。』四人緩緩行入西院，癡珠已自迎出，邀入裏間坐了，說些時事。荷生吟杜詩道：『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擥。』劍秋也吟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屋猶藏萬家室。』接着吟道：『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值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燬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者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岑也吟道：『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辦無辜。眼前列杵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灑血滿街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泣與鬼罵，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癡珠接着笑道：『你們這般高興，我卻有幾首雜感，給你們瞧，只不要罵我饒舌。』一面說，一面向臥室取出一紙長箋，大家同看。荷生吟道：

呂母起兵緣怨宰，誰令貳側反朱鳶。爲於一曲中興略，願上琴堂與改絃。

荷生道：『指事懷忠，得一篇春陵行，卻含蓄不盡。』便高吟起來，第二首是：

東西曩日事倉惶，無個男兒死戰場。博得玉釵妝半面，多情還算有徐娘。

小岑道：『痛絕！』荷生復吟道：

絕世聰明豈復癡，美人故態總遲遲。可憐巢覆無完卵，肯死東昏只玉兒。

劍秋道：『道這兩首不堪，若輩見之。』荷生道：『若輩那有恥心。』復吟道：

追原禍始阿芙蓉，膏盡金錢血盡鋒。人力已空兵力怯，海鱗起滅變成龍。

心印道：『追原禍始，罵得極是。』便也高吟起來，第五首是：

弄權宰相不知名，前後枯棋鬪一枰。兒戲幾能留半着，局翻結贊可憐生。

荷生道：『實在誤事。』復吟道：

人臘淒然渡海歸，節旄嚼盡相依稀。化灰趁趁南風便，此意還慚晉太妃。

心印道：『說得委婉。』復吟道：

柳絮才高林下風，青綾帳設蟻圍空；蛾眉若不生謠詠，反舌無聲指顧中。
舊坊業已壞從前，遙憶元臣奉使年；一字虛名爭不得，橫流愈過愈滔天。

劍秋道：『俯仰低徊風流自賞。』荷生心印復吟道：

瑤光奪塔洗滌風，轉眼妖祠遍域中；鈞閣公然開廣廈，神州湧起火蓮紅！

小岑笑道：『關上封刀，金丹隕命，自古只有笑柄。』荷生心印復吟道：

仙滿蓬山總步虛，風流接踵玉蕊徐；銷磨一代英雄盡，官樣文章殿體書！

劍秋笑道：『罵起我輩來了！』小岑道：『原來該罵。』荷生心印也是一笑。復吟道：

絺帷環珮拜粲然，過市招搖劇可憐；果有微音光翟弟，自然如帝又如天。

小岑道：『不能誅執法，焉得破危機？我倘能得御史，第一摺便不饒此輩。』荷生道：『程不識不值一錢。』復吟道：

暖玉撥絃彈火鳳，流珠交扇拂天鵝；誰於煨館涼臺地，爲唱人間勞者歌？

心印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此卻說得冷冷的，意在言外。』復吟道：

過江名士多於鮑，卻有王敦是可兒；此客必然能作賊，石家粗婢相非皮。

荷生道：『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再看長箋，只二首了，是：

山雞舞鏡清光激，孔雀屏開炫服招；可惜樊南未知意，髻鬟輕贈董嬌嬌！

心印歎道：『實在誤了癡珠幾許事業。』小岑笑道：『如今秋痕不是董嬌嬌了。』癡珠一笑，荷生心印復吟道：

街嫁鐘離百不售，年年春夢幻西樓；夢中忽作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荷生吟完，歎一口氣，說道：『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心印道：『這十六首，借美人以紀其事，又爲詩家別開門徑。』小岑道：『楚

雨含情俱有託，癡珠的詩，備真義山學杜。』劍秋笑道：『我只當帷房曠嫫之詞，才人浪子之詩看罷。』四人狂吟高論，槐陰中月

照西斜，心印先去了。大家便攜着癡珠，沿着汾堤走了一路水月澄清，天氣爽，流連緩步，竟爾不記夜深。正到大街，忽聞雞唱，都

覺愕然。荷生轉笑道：『好了！我如今怕要在街頭步一夜的月。你道這個時候，裏頭還留着門等我麼？』劍秋道：『我訪曼雲，也怕叫

不開門，倒是輪園借一宿罷！」小岑道：「我和癡珠秋心院去罷！」正是：王衍尚清談，自然誤天下；折屐謝東山，矯情亦大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宴中秋觴開彤雲閣 銷良夜笛弄芙蓉洲

話說十五日黎明，彤雲閣中早有青萍領着多人，搬了無數鋪墊器皿，以及燈幔，和那小圓桌，小坐墩，鋪設得十分停當。已初一刻，荷生和采秋來了，又親自檢點一番，比三月三那一日，更雅麗得許多。采秋又吩咐跟班，傳諭看守芙蓉洲的人，備下兩隻畫船，分派甫畢，小岑、劍秋、紫滄陸續來了；一會瑤華也來。此時已有午初，癡珠、秋痕卻不見動靜，叫人向對面秋華堂探問，說章老爺天亮就便衣坐車，帶着禿頭走了。一會丹暈、曼雲先後都到，差不多午正，荷生着急，又叫人打聽一會，穆升親自過來，回道：「爺早起吩咐套車時，小的曾說，「老爺今日請酒，爺怎的出門？」爺笑着說道：「我難道一去不回來麼？」荷生詫異，大家都說道：「叫人菜市街走一遭罷。」荷生打發穆升和李安去，又等了好一會，荷生吩咐開飯，八個人即在彤雲閣下層吃着。忽然董慎笑嘻嘻跑上來，回道：「章老爺劉姑娘通來了，小的在河堤上望見。」大家便出席望外探看，只見禿頭汗淋淋的，跟着秋痕進門。秋痕一身淡妝，上穿淡月紡綢夾襖，下繫白綾百摺宮裙，直似一樹梨花，遠遠扶掖而至。癡珠隨後進來，望着大家都站在正面湘簾邊，便含笑說道：「我肚餓極了！」荷生笑道：「你半天跑到那裏？」當下秋痕已上臺階，扶曼雲的手，說道：「他今日同我出城去來，回趕有四十里路。」大家問是何事，癡珠、秋痕總不肯說，見盃盤羅列，只得上席，便道：「我須吃些點心，再喝酒。」采秋道：「賞中秋本晚夕的事，給我看還是端上飯，四下鐘後，到閣上慢慢的喝酒。」秋痕說道：「采姊姊說的是，那一天謾如的局，兩頓接連，叫人怪膩膩的不爽快。」荷生見說得有理，便催家人上菜端飯。大家用些，各自散開，坐的坐，躺的躺，閒步的閒步。是日晴光和藹，風不揚塵，癡珠瞧着一羣紛黛，個個打扮得嬌嬌媚媚，就中采秋珠絡垂肩，雲裳拖地，更覺得婉媚端重，華貴無雙，帶一個小丫環，名喚香雪，垂髻刷翠，秋水盈盈，俏俏也不在紅豆之下，便癡癡的躺在左邊小炕上，呆想秋痕卻攜着瑤華，站在院子裏望着閣上，見正面簷前掛着十二盞寶鏡珠絡的琉璃燈，兩廊及閣下正面，掛的是斗方玻璃燈，通是素的，便說道：「今晚卻不要有燈才好呢！」瑤

華道：『點這樣素淨的燈，也就不礙月色。』丹暈曼雲，劍秋、紫滄卻從西廊小門渡過芙蓉洲畔閒逛。見洲內蓮葉方凋，尚有幾朵紅蓮，亭亭獨豔；其餘草花滿地，五色紛披。此時癡珠躺在炕上，采秋到閣後小屋更衣，從紗窗中瞧見後面小池，約有數十個大金魚，唼喋浮萍，升沉游泳，便招呼荷生、小岑，由東廊繞到池邊，坐在石欄上悄悄的瞧。忽聽得癡珠吟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采秋便笑道：『癡珠又牢騷起來！癡珠不答。秋痕便掀簾子，和瑤華進得屋內。癡珠高誦趙那卿遺令道：『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荷生笑道：『何物狂奴，故慙復作？』采秋輕聲道：『他今日出城，到底去什麼地方？』正往下說，忽然丹暈曼雲一路笑聲吱吱，跑入屋裏，亂鬢斜釵，裙垂衣污，向椅上坐下，喘作一團。大家忙問緣故，兩個一邊笑，一邊喘；半晌，丹暈才說道：『你們看！』又笑不可仰，隨後曼雲跟着笑道：『劍秋耍刀。』又嗤嗤的笑。瑤華聽見耍刀，就跑去，荷生大家都跟出來。只見紫滄拿把七尺長關刀，在院子裏如旋風般舞；劍秋仗着雙劍，正從西廊小門轉出來，紫滄就讓過一邊；劍秋站在一邊，也將雙劍舞起。兩邊舞得飛花滾雪一般，臺階上大家俱看得出神。臨尾只見寒光一晃，劍秋收住雙劍，紫滄也將刀立住，望着大家笑道：『這臺武戲，好看不好看？』癡珠向荷生道：『你可懂得？』荷生笑道：『舞的名兒我也懂得，只是沒有氣力。』紫滄早放下刀上來了，便說道：『采秋的劍舞得極好，你們是沒有見過呢。』小岑道：『你不曉得，你還射得好箭呢！』瑤華便道：『采姊姊！我同你舞一回罷。』此時劍秋倚着劍，也站在臺階上。采秋道：『是那裏來的這把劍？劍鞘烏膩膩的膻膻，叫人怎拿得上手？』癡珠向劍秋道：『你是那裏取來的？』劍秋道：『我到芙蓉洲閒逛，不想洲邊有一人家，我認得是左營兵丁，他手上適拿把雌雄劍，我借來渡過河，想嚇么鳳，采秋一嚇，不想他兩人迎風都跌了一身的泥。』說得大家都笑。荷生問紫滄道：『你這刀又是那裏來的？』紫滄道：『我是向汾神廟神將借來。』說得大家又笑。瑤華便叫人回去取劍。荷生也偪着采秋，叫人取弓箭，就向瑤華道：『晚上月下舞他一回，才有趣呢！』采秋道：『這樣何不就到閣上去坐？』荷生道：『好！便喚跟人問道：『閣上都停妥沒有？』』跟人回說：『早已停妥。』荷生當下便領大家由東廊走入小門，門內虬松倚竹，繞座假山，黃石疊成，高有丈餘，蒼藤碧籬，斑駁網罩，石磴數十級，曲曲折折，到個平臺；由平臺西轉一個朝南坐落，便是彤雲閣上層；四圍甬道，繞以石欄，圍係五間，通作一間，落地花門，南北各二十四扇，東西各十二扇，正面上首擺上大炕，炕下放一圓桌，焚一爐百合香，蘭麝氤氳，香雲繚繞，頂隔中間，懸個五色彩綢百褶香雲蓋，掛一盞頂大的素琉璃燈，東西掛八盞爪瓣式桔紅琉璃

燈，也是頂大的。兩邊，一邊四個座，俱是海棠式的坐墩；兩個坐墩夾個圓茶几。下首中間，擺兩個座，卻是梅花式的坐墩，也夾個圓茶几。茶几上各安個圓盒，大小同茶几一般。癡珠大家見這般陳設，着實歡喜。荷生道：「我今日是個團圓大會，每位茶几上俱派定坐次。」大家瞧那個紅几上放一紅箋，是「荷生、采秋」四個字。接着瞧去，東上首，癡珠、秋痕；次是小岑、鳳西；上首是紫滄、琴仙；次是劍秋、采波、癡珠笑道：「荷生竟鬧出叫相公坐位，我們就入座罷。」大家也只得照箋上寫的坐定。采秋吩咐跟人取酒來。家人答應，走到各人跟前，把匣蓋揭起，便是一個鑲成攢匣，共有十二碟菓菜，兩付銀杯，象筷，都鑲在裏面，十分精巧。每几下層，各送一個鴛鴦壺。遂淺斟低酌起來。癡珠道：「天色尚早呢，我們還行個令想想。」荷生道：「回行令，也覺沒趣，今日還是清談罷。」采秋因向癡珠說道：「你和荷生通是薦過鴻博，我且問你，酒令何人造的？」癡珠笑道：「這一問到有趣，我記得是漢賈逵。」荷生道：「我記得是本傳就有這一條。」癡珠道：「不錯，我卻要請教你們，爲何喚做酒糾？」采秋道：「唐進士曲江初宴，招妓女錄觥罰的事，因此喚做酒糾，不是呢？」劍秋笑道：「怪道采秋慣行酒令。」荷生道：「唐尚書郎入直，侍史一人，女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侍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就是這侍史。如今所以喚他們作女史。」秋痕道：「杜詩：「畫省香爐圍伏枕。」的註，不就引這一條麼？」小岑喝了一鍾酒，笑道：「卻有這般快活，我只願做省郎，也不願學劍秋升侍講了。」曼雲道：「你們怎麼喚做老爺呢？」癡珠道：「元朝起的，唐宋以前，沒有此稱呼。」荷生道：「元史董搏霄傳，毛貴問搏霄曰：「你爲誰？」曰：「我董老爺也。」你指此條麼？」癡珠紫滄點頭道：「金人稱岳武穆爲岳老爺，老爺二字，大約是金元人尊稱之詞；如今卻不值錢了。」采秋笑道：「癡珠，我們自頭至腳，你把原本說個清楚，能不能？」癡珠道：「我講一件，你們通喝一杯酒，我說錯了，我喝五杯。」瑤華道：「使得，我就喝。」於是采秋、秋痕五人通喝了。癡珠道：「我如今從你們鬢講起，鬢起於燧人氏，彼時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上向後繫之，則以荆枝及竹爲筭，貫其鬢髮。古今註，周文王制平頭鬢，昭王制雙裙鬢，又妝、臺、記，文王於鬢上加翠翹，傅之鉛粉，其鬢高，名曰鳳鬢。」采秋接着說道：「這樣看來，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風流的人，所以關雎爲全詩之始。」癡珠道：「你不要橫加議論，等我講清這個鬢，給你聽罷。高鬢始於文王，後來孫壽的墮馬鬢，趙飛燕的新鬢，甄后的靈駝鬢，魏宮人的驚鶴鬢，愈出愈奇，講不盡了！這是真鬢，還有假鬢。周禮追副師，編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謂之假鬢。東觀漢記，章布詔東平王蒼，以光烈皇后假鬢帛巾，各一篋遺之。後來便有飛西鬢，拋家鬢，種種名號，也講不盡。采秋，我講這個

警，清楚不清楚？至於梳，始自赫胥氏，篋，始自神農，刷，始自殷，我也不細講了。」荷生道：「癡珠今日開了書廚！」劍秋道：「這不是八月十五，直是三月三鬪寶了。」采秋道：「你們不要阻他高興，聽他講下去，替我們編個妝奩志，好不好？」癡珠道：「你們每人喝兩杯酒，我再講罷。」采秋道：「那要講兩件。」癡珠道：「自然。」采秋諸人便各喝兩杯。癡珠道：「一件畫眉詩，之子清揚，一清指目，揚指眉；又「螭首峨眉，一言美人的眉，此爲最古，卻是天然修眉，不是畫的。其次屈原大招「蛾眉曼只！宋玉招魂賦「蛾眉曼睩，一「曼」訓「澤」，或者是畫。後來文君遠山，絳仙秀色，京兆眉嫵，瑩妬眉癖，全然是畫出來。唐明皇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五代宮中畫眉，一曰開元御愛，二曰小山，三曰五岳，四曰三峯，五曰垂珠，六曰月稜，七曰粉梢，八曰含煙，九曰拂雲，十曰倒暈。講這畫眉，清楚不清楚？一件穿耳山海經「青女之山宜女，其神小腰白齒，穿耳以鑲；一此穿耳之始。物原「耳環始於殷。一三國志諸葛恪曰「穿耳貫珠，蓋古尚也。」杜詩「玉環穿耳誰家女？」是穿耳直從三代至今，此風不懈。我想好端端的耳，卻穿以環，悅人之目，這是何說？」瑤華說道：「這就是纏足作俑了！」癡珠道：「我如今就講纏足。」劍秋道：「怎麼只般快美人手，美人乳，通不考訂麼？」采秋道：「癡珠你不要聽他胡鬧，你且講纏足。」癡珠道：「我卻不喜歡婦人纏足呢！只我的人偏偏都裹着三寸金蓮，我也不能不隨緣了。劍秋你且講纏足是始於何時？」小岑道：「吳均詩「羅窄裹春雲；」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似纏足始於唐人。」劍秋道：「六朝樂府有雙行纏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似六朝已有纏足。」癡珠道：「史記「臨淄女子，彈絃纏履；」又云「搖修袖，躡利履，一利者，言其小而尖銳也。襄陽者，舊傳「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履。」漢班婕妤賦「思君弓履綦；」雜事祕辛「吳姆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底平指斂，約縑僞襪，妝束微和。」此皆宮中裹足之證。齊東昏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瑯環記「馬嵬媚女王妃得太眞雀頭履一雙，長僅一寸，」是唐時已尙纖小。道山新聞「李後主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令以帛繞腳，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唐錦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就是爲窈娘作的。以意斷之上古美人，如青琴，宓妃，嫦娥，湘君，湘夫人，必是雙雙白足。自周以後美人，南威，西子，已自裹足。但古風淳樸，必不是如今雙弓。漢唐以後，人心愈巧，始矯揉造作，爲此窄窄金蓮，不盈一握。其實，美人好處，全不在此。」說得大家通笑。荷生道：「果是雙雙白足，自然也好的，最難看是蓮船半尺，假作蓮瓣雙鉤。」荷生說這話時，瞧着秋痕低頭手弄裙帶，就不往下說了。癡珠會意，急說道：「我如今再講兩件，一則首飾山海經「王母梯几而戴勝，爲婦人首飾。」此首

飾之始。始儀實錄燧人作筭，堯以銅爲之，舜雜以象牙玳瑁。文王又加翠翹步搖物。原「五采通草花呂后制綵花管郭隗制」玉篇「綉綵婦人頭花髻飾」是皆首飾。至釵始自夏，手釧指環始自殷。你們那些穿戴的金玉珠寶，日新月異，考不勝考了。一則妝飾：神農本草「粉錫，一名鮮錫」墨子「禹造粉」博物志「紂燒鉛錫作粉」中華今古註「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鉛粉，塗名飛雪丹」此言粉之最古者。後來百英粉、丁香粉、木瓜粉、梨花粉、龍消粉，這也考不勝考。古今註「燕支草似蒴花，出西域，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粉」班固曰「匈奴名妻曰閼支，言可愛如燕支」古今注「胭脂蓋起自紂，此言脂之最古者。脂有面脂，有口脂，見唐百官志中。韓子「毛牆，西施之美麗，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廣志謂「面脂自魏興以來始有者非」蔡邕女誡「加脂則思其心之鮮，傅粉則思其心之和」妝臺記「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淡者爲桃花妝」梁簡文詩「粉妝開淺靨，曉臉傅斜紅」面脂不是古妝麼？口脂，唐人謂之點唇，有胭脂暈諸品：一曰石榴嬌；二曰大紅春；三曰小紅春；四曰嫩吳香；五曰半邊嬌；六曰萬金紅；七曰聖檀心；八曰露珠兒；九曰內家圓；十曰天宮巧；十一曰落兒般；十二曰淡紅心；十三曰腥腥暈；十四曰小朱龍；十五曰格雙唐；十六曰媚花奴。這與十眉，不皆是香閨韻事麼？你們該喝酒了。」荷生笑道：「癡珠今日肚子裏新開一間脂粉舖，我們賀他一杯罷！」於是通喝一杯。端上菜，大家用些，青萍回道：「偷圍弓箭送來，天快黑了，還射不射呢？」荷生向采秋道：「去射罷！」瑤華欣然出位，拉紫滄道：「射一回箭去。」采秋道：「我久不射，手不柔了。琴妹妹去射，我瞧着。」便攜瑤華的手走，大家都跟下閣。紫滄道：「到汾堤空地上射去。」荷生道：「好！」於是都向西廊走來。瑤華瞧個空，早就下層閣裏，換上一雙小蠻靴，將頭上釵，手上劍，身上大衣，一齊卸下，只穿件箭袖的大鑲大滾的桃紅線縐短棉襖，將一條白綾百蝶官裙，繫在小襖上，裙幅都插在腰裏，露出鑲花邊的青縐夾裨腳，大紅的一簇禱帶條，攜上弓箭。大家正說：「琴仙怎的不見？」瑤華卻悄悄站在紫滄身後，將手向紫滄肩上一拍，說道：「我來也！」紫滄和大家都嚇得一跳。采秋笑道：「琴妹妹結束得好。」跟人早掛就一個二尺圓的五色箭鵲。瑤華步到上面站定，先將弓試了一試，道：「這弓是幾個力？」采秋道：「這平常射的，不過三個力。」瑤華便取過飽頭箭，上了弓，調正了，灣着柳腰，拉開着弓，只聽得鳴的一聲響，早着在第三層青圍上。大家喝了采秋第二支，又着在第二個紅圍，大家連聲說：「好！」第三箭又着了，荷生笑吟吟的向采秋道：「我再不想琴仙有此好箭！」采秋道：「難爲他是才學的，便有如此手段。」紫滄自覺得得意。瑤華站着歇一歇，移步向采秋道：「采姊姊，我僭了。」

你如今射去。」采秋道：「我把工夫丟開了一年多，比不得你天天操練，我再射斷不能像你這般准。」荷生道：「准不准，算什麼？不過要一耍，也覺得有趣。」小岑道：「就是不准，難道怕人笑話麼？」凝珠道：「我有個令，采秋你遵不遵？」采秋笑道：「你什麼令？」凝珠道：「你看天上飛的一陣陣歸鴉，我指一個你射了罷！」采秋笑道：「鴉子我還怕不准，你却要另出題目。」荷生道：「這一個要不得，射得不准，卻把人射一箭，怎了？」紫滄道：「你沒瞧過他手段，替他擔心。」荷生道：「我不信他就能射無虛發。」凝珠笑道：「你不信，我卻信得過，采秋你射罷，我叫秋痕替你結束。」采秋拗不過大家意思，於是將大衫卸下，付給香雪。秋痕便把他首飾除下，將簪拴緊鬢子。采秋只得裙帶結好，也不攔上裙幅。瑤華遞過弓，采秋要過幾根狼牙箭，向凝珠道：「你要我射那一陣那一個鴉，我卻不能！我准一箭一鴉，給你瞧罷！」凝珠道：「就是這樣。」瑤華道：「可不是准呢？卻偏要說許多的話，可見采秋姊姊是個老奸巨猾！」荷生道：「我總信不過，采秋小心罷！」采秋笑一笑，走上高坡站着，卻好有羣鴉啞啞的從西過來，采秋就站遠些，衆人只聽弓弦一響，卻驀然一個鴉墜地。青萍等正搶着去拾，又見兩個鴉帶箭墜地了。大家目不及視，口不能言。凝珠鼓掌道：「荷生如何？」荷生眉飛色舞，說道：「這真奇怪！」采秋早將弓付給香雪，披上大衫，移步向秋痕帶上首飾，說道：「上燈了，喝酒去罷！」此時雲淨天空，冰輪擁出，微風引着兩岸桂花的香，陣陣撲入鼻孔。大家步入西廊，見閣上閣下的燈，都已點上，就在臺階上三兩成羣，嘖嘖稱贊采秋的神箭。瑤華的工力，荷生吩咐跟人，將閣上三面花門，一齊洞開，把坐位通擺在石欄杆甬道。然後大家步到東廊，上了石磴，在平臺上閒眺一回。凝珠、秋痕、荷生、紫滄、小岑先行入席。凝珠高興之至，喝了一滿杯，吟道：「一年明月今宵多。」秋痕接道：「不知明月爲誰好？」凝珠一笑，彼時劍秋、瑤華、丹暈、曼雲尚未歸坐，正憑在石欄遙望。瑤華望着堤南秋華堂桂樹，因接道：「鏡轉桂巖月。」劍秋望着芙蓉洲水亭，因接道：「江南月白誦南華。」曼雲望着閣東汾流，水光月色，如一條玉帶，便也接道：「蟾蜍夜豔秋河月。」丹暈近望閣外一帶梧桐，遠盼汾堤上，萬株煙柳，便接道：「鹿門月照開煙樹。」荷生笑道：「好得很！今夕此會爲賞月，我也吟一句罷！」手捏花梢記月痕。」采秋接道：「錦筵紅燭月未午。」劍秋拍手贊道：「切情切景，大家各飲。」大鍾罷！於是劍秋等也入席，豪飲一回。上了幾樣菜，用些點心，復各散開。此時已有七下多鐘了，金風瑟瑟，玉露零零，幸各帶幾分酒意，尚不覺羅袂生寒。大家攜着玉人，憑高凝望，真如到琉璃世界，飄飄若仙，相視而笑，轉忘言語。倒是紫滄憶起，向瑤華道：「劍來了，你何不取了劍，向院中舞一回？」荷生道：「好極！采秋和瑤華同舞罷！」紫滄道：「一人舞一回，兩人再同舞

一回，才有趣呢。」癡珠道：「紫滄何不先舞一回，給他們看？」紫滄道：「我就先舞。」於是紫滄卸下大衣，大踏步下去舞了一回，劍秋看得高興也舞起來。荷生見舞得熱鬧，教青萍取過一個粉定密的大鍾，和大家各喝一鍾。兩人舞罷上來，穿好衣服，合席通敬一大鍾。二人喝了。紫滄道：「瑤華舞罷！」瑤華大衣卸後，就不會穿，便提下劍去，進退抑揚，舞得月光閃爍。燈影迷離，大家同聲喝采。采秋喝了一杯酒，說道：「我也舞去。」於是卸去首飾外衣，露出大鑲大滾的蔥綠湖縐棉小襖，鑲花邊的大縐夾褲，越顯得搏雲作膚，鏤月爲骨。當下捲起箭袖，抽出一雙鴛鴦劍，向荷生笑一笑，走下閣去了。癡珠向荷生道：「我和你往臺階看去。」秋痕也跟着到得臺階，只見寒光四射，咄咄逼人，漸漸萬道金蛇縱橫馳驟，末後一團雪絮，上下紛飛，全不見綠衣紅裳影兒。先前瑤華倚着劍，站在一邊，還想同采秋同舞一回，看到這時，就將劍收起，向荷生道：「似此神技，紫滄要我和姊姊同舞，我怎敢呢？」荷生道：「你就舞得好。」瑤華道：「我再努力學罷！」正說着，瞥見有條白影，臨風一閃，早是采秋站在眼前，笑道：「何如？」荷生攜着采秋雙手，看他面色微紅，髮鬢一絲不亂，說道：「你從那裏學來？」瑤華道：「采姊姊怕是前生學會呢？」癡珠道：「我們上去通喝幾鍾酒，也不負采秋這一回的舞劍。」荷生道：「我和你喝十大鍾罷。」一面說，一面招呼大家入席。飲了一回酒，端上菜，隨意吃些。采秋道：「如今我們夜泛一回，領略水中月色，就由南岸上車，好麼？」大家都道：「好！」就教跟班們吩咐車馬，南岸伺候。飯後，衆人踏着月色上船，向芙蓉洲駛南岸，秋葉打篷，寒花盪夕，星河散秋，珠翠生涼。一會，各家燈籠車馬，紛然並集。先是紫滄帶領瑤華上車，次是小岑，丹暈一車，劍秋，曼雲一車，各自去了。荷生道：「癡珠今夜是回秋華堂，還是秋心院呢？」癡珠道：「秋痕今日原是坐我的車，這時候他家的車還沒來，想是他家不要他了，我就陪他在船裏坐一夜罷。」采秋道：「天氣涼得很，豈宜如此？」荷生道：「你又信他，我們走了，怕他不回去，秋華堂做好夢麼？只是癡珠同秋痕，今日出城這一遭，我卻要問一問。」癡珠默然，秋痕道：「我告訴你，今日出城是爲着我那殉難的姊姊忌辰。」荷生笑道：「什麼地方都可祭奠，特跑上竹竿嶺，窈呢不窈？」采秋道：「我卻會得他的意思。」癡珠道：「夜深了，你兩個要回去，該走了。」荷生道：「我到了。」於是香雪扶着采秋，秋痕送到船頭，癡珠送荷生上岸，看荷生，采秋上車去遠了，方才轉身攜着秋痕進進船，喚禿頭撤去餚匣，拭了几案，換一支臘燭。秋痕吹起笛來，聲聲激烈。癡珠吩咐水手，將船盪至水閣，自出船頭站立，見月點波心，風來水面，覺得笛聲催起，亂草叢鳴，高槐鴉噪，從高爽沈澀中生，出蕭瑟，秋痕也覺裙帶驚風，釵環愁雨，將笛停住，搭起跳板，兩人扶上，悵望一回。秋痕想起五月初五的事來，不知不覺，玉容

寂寞，涕泗欄杆。癡珠起先愕然，後來自己觸目傷懷，百端難受，將秋痕的手握在掌中，輕輕的搓了幾搓，說道：『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我們還下船坐罷！』秋痕點頭，喚禿頭伺候，兩人重行入艙，喝了幾口茶，癡珠見凡上有筆硯，將秋痕一幅手絹，展開寫道：

采秋慣唱懊懣歌，碧海青天此恨多，所不同心如此水，好拋星眼剪秋波。
溪上殘更露溼衣，月明一舸竟忘歸，笛聲吹出凌波曲，驚起鴛鴦拍拍飛！

歎書「八月之望，漏下四鼓，攜秋痕泛舟柳溪題贈。」寫畢，兩人卻都黯然欲絕。還是秋痕靦然笑道：『這地方喚做芙蓉洲，我同你把芙蓉成語，同記一記，看得有幾多？』癡珠道：『詩詞歌賦上，這兩字多得，那裏說得完。』秋痕說：『芙蓉城到底是天上是人間？』癡珠道：『石曼卿爲芙蓉城主，此虛無縹緲之說。成都府城多種木芙蓉，也喚作芙蓉城。你怎的問起？』秋痕不語。此時月斜雞唱，癡珠也覺假玉無溫，倚香不暖，便喚水手將船駛到秋華堂門口。禿頭先行上去，招呼大家起來伺候。癡珠然後慢慢的攜着秋痕回西院來，到裏間和衣睡倒。一覺未醒，天早明了。正是：

酒香花氣，弓影劍光，春風蛺蝶，秋水鴛鴦。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看官記着！昨天是舊 雲 死 忌，今日卻是秋 痕 生 辰。是日李夫人約了晏 劉 兩 太 太 來 進 秋 華 堂，以此秋痕昨夜不曾回家。此時紅日三竿，綠陰滿院，秋痕妝掠已畢，外面報說：『李太太來了。』秋痕趕着迎出月亮門，只見李夫人已下了轎，穆升和李家跟班老嫗丫環，都一字兒站着伺候。秋痕迎至東廊下，李夫人拉着秋痕的手，端詳一會，癡珠早從秋華堂臺階迎下來，李夫人趕向前請了安。癡珠便讓李夫人上來。秋痕磕下三個頭，李夫人拉他起來，同敬一福，笑向秋痕道：『姑娘好日子，我沒有預備。』一面說，一面將頭上兩股珠釵，自行拔下，走到秋痕跟前，與他戴上，口裏說道：『給姑娘添個壽罷！』秋痕即便說道：『太太費心。』就重磕一個頭，夫人便攙起，也福一福入座。秋痕遞上茶，阿寶也來了。接着劉 晏 兩 太 太 到，便開了麵席，席散，大家同來西院更衣，聽了秋痕一支琵琶記。三位太太都是善於言語的，就是秋痕今日也覺興致勃勃。一會出來，秋華堂坐席，李夫人首座，問起鳳來，儀酒

令，秋痕一告訴，三位太太都十分贊賞。李夫人道：「我們何不做個東家效顰？」晏太太道：「西廂鳳字都給他們說盡！」李夫人道：「何必拘定西廂成句都可。」劉太太道：「我們也不要鴛鴦飛鷺，今日是劉姑娘好日子，飛個西廂喜字，何如？」李夫人道：「好得很，我僱了，就起令罷。」便喝一杯酒，說道：

「繫馬於鳳凰臺柱，收江南，仍執醜虜。」

大家齊聲贊好，劉太太道：「又流麗，又雅切，這是大人異日封侯之兆，該賀一大杯！」眾人通陪了酒，李夫人道：「阿寶不算，劉姑娘喝酒，接令我說個「垂簾幕喜蛛兒。」」秋痕喝了酒，想一想，說道：

「聞鳳吹於洛浦，喬合笙，在前上處。」

大家都說道：「這曲牌名兒，用得新穎之至，各賀一杯。」秋痕飛出西廂，是「宜曠宜喜春風面。」順數該是劉太太；想有半晌，瞧着阿寶說道：

「烏有鳳而魚有鯁，美，中，美，宜爾子孫。」

李夫人喝聲：「好！」晏太太道：「古語絡繹，這賀酒應該兩杯。」眾人通喝了，劉太太道：「晏太太接令罷。」這般可喜，娘罕會見。」晏太太道：「輪到我了，怎好呢？」便將杯擊在手裏，想了一會，喝了酒，說道：「我說得不好，休要笑話。」

鳳愈翱翔而高舉，揀南枝，有鶯其羽。」

李夫人道：「有鶯其羽四字，妙語解頤，太太真個聰明！」大家又賀一杯。晏太太道：「大家通說了，如今我喝一杯，劉姑娘喝一杯，收令罷。」一面說，一面將酒喝乾，說道：「喜則喜你來到此。」秋痕喝了酒，李夫人便向秋痕道：「令是過了，我無人在家。」便吩咐端飯，飯畢，便教奶嬖老人家，送阿寶家去。癡珠看過阿寶上車，也到簾外招呼。當下李夫人走了，晏、劉兩位太太，隨後也走。癡珠這日是邀了晏、劉、池、蕭借汾神客廳遊宴，靠晚心印卻出門去了。酒行數巡，五人上席，癡珠叫穆升取出骰盆和色子，向大家說道：「我有一令，擲色集句，照紅的算，說出唐詩一句，照位接令，要與上句叶韻，失叶出韻，及語氣不聯貫，照點罰酒。」子秀道：「癡珠這不是虐政麼？我們那裏尋得出許多湊巧的詩句來？」翊甫道：「兩頓接連，借此用點心思，也可消受；只是要個題目才好着想呢！」癡珠道：「宮詞如何？」子秀道：「好極！」癡珠便將色子和骰盆，送給翊甫道：「你起令罷！」翊甫接過隨手一擲，是二個四，

一個么，算成九點，沈思半晌吟道：

『九華春殿語從容。』

大家俱說道：『起得好，冠冕堂皇！』下首該是雨農。雨農就將骰盆和色子，送給雨農道：『你擲！』雨農道：『二冬韻窄得很，我怕要曳白了！』隨手一擲，是個么，算成一點，也沈思半晌吟道：

『人在蓬萊第一峯。』

癡珠道：『聯貫得很，如今該是子秀了！』子秀接過骰子，隨手一擲，是二個四，算成八點，便說道：『我估便宜，不要押韻，就是這一句罷！』吟道：

『二八月輪蟾影破。』

翊甫道：『好，卻是今日。』因向子善道：『接手是你，請擲罷！』子善接過色子，隨手一擲，是三個么，算成三點，吟道：

『三官箋奏護金龍。』

癡珠道：『好句！如今該是我擲了。』接來一擲，是二個紅，算成八點，隨口吟道：

『八尺風漪午枕涼。』

翊甫接手道：『七陽韻寬得多了！』隨將色子一擲，是兩個紅，一個么，算成九點，吟道：

『九龍呵護玉蓮房。』

雨農接手，擲得三紅二么，說道：『這算十四點了！那裏找得出這個好的詩句呢？』子秀道：『溧陽公主年十四，不好麼？』癡珠道：『何必拘定十四？我替你說一句罷！』吟道：

『七月七日長生殿。』

『這不是十四麼？』大家道：『好！此放活了，更鬆動些！』於是子秀擲得一么，吟道：

『雁點青天字一行。』

下首是子善，擲得兩么，吟道：

「一番雨過一番涼。」

凝珠道：「還用七陽韻麼？」就接手擲出兩個紅來，吟道：

「八字宮眉點額黃。」

下首是翊甫，也擲得一么，吟道：

「楚館蠻弦愁一概。」

雨農接手擲得一么一紅，吟道：

「五更鐘後更迴腸。」

翊甫道：「這兩首詩我要僭易了！前首雨農十四點，宜用子秀「溧陽公主年十四」句，接用凝珠「八字宮眉點額黃」七字，不更渾成麼？子善「一番雨過一番涼」，接用子秀「雁點青天字一行」七字，不更聯貫麼？」凝珠道：「好極！翊甫詩竟大進，我和大家賀他一鍾罷！」於是喝過酒，子秀接手又擲下一紅兩么，吟道：

「六曲連環照翠帷。」

子善接手是一紅一么，吟道：

「不寒長着五銖衣。」

凝珠道：「好句！」接手擲成一紅二么，吟道：

「三星自轉三山遠。」

翊甫接手是一么，凝珠道：「你說一句收令罷！」翊甫搜索一會，吟道：

「萬里雲羅一雁飛。」

雨農道：「妙絕！竟聯成四首，我們喝酒罷！」後來秋華堂席散，大家便跟凝珠來到西院，與秋痕說說笑笑，也就去了。凝珠盼送秋痕回家，秋痕一生，這一天也算揚眉吐氣。其實謾如起身之時，原想替秋痕設法，一則爲凝珠打算，一則爲李夫人作伴，奈他媽十分居奇，只得罷了！且說謾如九月初七到江南，見過南北大帥，及淮海揚徐各道節度，便奉密扎馳往廬鳳一帶，打探賊情。不想逆

賊早知李總兵是山西截殺會匪的一員大將，想要計殺此人，爲回子報仇，於采石磯上江，伏兵數處。等了兩日，不見動靜，各隊頭目，就有些倦了。第三日午後，忽有小艇，卻是一老一少，載着一甌美酒及各種點心，泊在磯邊，售賣點心。不過是江南常見的那酒，卻氣味醇濃，一錢一杯，各隊的賊紛紛要買，弄得那一老一少，手忙腳亂，答應不迭。正在賣酒熱鬧之時，又有三個漁船，咿啞而至，每船上兩個漁人，隔著賣酒船一箭多地，那捕魚的人就跳上岸，向熱鬧處看來，見是賣酒，又說酒好，各人就也買一杯。漁船上只有一人看守。隨後又有一個小船，載着幾十束連枝帶葉柴把，船頭上坐個樵夫，身體肥大，年紀不上三十，掌把柴斧，輕輕打着船板，口唱山歌，後艙兩個搖櫓的人，也跟着唱，都是本地腔，就靠著漁船，一字兒泊着。卻好有個黃袍賊目，帶了數十名賊兵，先上酒船上查驗腰牌，并衣上記號，卻個個是有的。末後查到柴船上樵夫道：『有是有的，今天卻沒有帶來。』頭目將樵夫細瞧一瞧，向賊兵道：『是個妖，你與我拿住。』說話是遲，下手時快，只見樵夫將柴斧一縱身，賊目的頭早已粉碎，鮮血迸流，這些賊兵，先前驚愕，次後正要拔刃，卻早到了三四個，船上又跑出搖櫓的人，舞着兩劍。那漁船上六個壯丁，酒船上一老一少，也輪着兵器，趕上岸來，將數十人殺個淨盡，只有一兩個跑向賊營報信。那樵夫就將手炮一響，就有二百多人，也有從蘆葦中小船跳上來的，也有從岸上各路跑來的，紛紛都到，徑行追入營中。見大家都已被酒，一人一刀，一刀一個，也全殺了。看官你道那樵夫是誰？就是謾如，六個壯丁，搖櫓的人，賣酒的人，一老一少，就是謾如帶來的將佐親丁。謾如料得賊有伏兵，此兩日故意逗遛不進。到了第二夜，搶了賊中做買賣的三五小船，次日便打扮起來，如今殺了西路的賊。謾如立在岸上，便命將死賊身上衣服及腰牌都取下來。又在穿黃袍的身上搜出小令箭一枝，所有尸首都命拋入江中。又與將領附耳數語。這二百名兵，又四散了。謾如自帶數人，住樹森深處，將松懸四處懸掛。且說東路岸賊聞西路的炮，道是他的號炮，一路趕來，不想空江一片，並無一船一人，大家俱覺詫異，只好照舊埋伏，不想蘆葦叢中，營早燒得空了，只得四處搜尋放炮的人。天色漸近黃昏，那水路的賊，係靠東岸之下流十餘里，忽見岸上來了一個黃衣頭目，跟着兩個小頭目，手中拿着令旗，傳令官兵已經渡江，令船內的人都趕緊往東邊陸路救應，每一船上只留二人看船，不可遲誤。便將令箭遞給船上頭目，匆匆的去了。賊船一聞此信，便大家收拾器械，都上岸往東救應。原來這三個都是謾如命人扮來的，這三人就在東岸樹林裏，也將松懸四處懸掛。見賊兵去遠，便打了一聲暗號，二百人拔出短刀，跳上賊船，將看船賊一刀一個殺了。奪了四五十號大小戰船，悉令盪往上流十里，一字兒泊住。將岸傍蘆葦及所帶的柴，分布在各大船上。船中所

有軍裝糧草，一齊運出，留數十名兵守船隻，一百餘名兵，四面埋伏。那賊兵上了岸，往東急走，走了二十餘里，已是黑暗！往前一望，毫無動靜，也不聞有金鼓之聲。那幾個頭目，擇個高阜之處上去瞭望，只見星斗爭輝，江風蕭瑟，遠近數里，並不見一點火光。大家相顧驚異，道：『明明令箭傳我們救應，怎白跑三十餘里？不要是官兵的詭計？』不如大家回船，再作主意！』都說道：『是！』遂又從舊路回來。又是二十多里，走得力盡筋疲。剛到岸邊，不見船隻，忽聽一聲炮響，只見得兩岸樹林裏陡起火光，火光閃爍中，吶喊之聲不絕，不知有多少人，只說大兵到了，使自相蹂躪，鼠竄逃生。這一百多名兵，分頭亂殺。謾如也帶人由西岸渡過來，喊殺連天，賊兵死者不計其數。其餘得命者，落荒而走，趕回九州州大營，哭訴一切。此時已有二更多天了，僞元帥僞軍師，嚇得目瞪口呆。半晌，僞軍師方說道：『他來探聽軍情，所帶的兵能有多少？而且殺了一天，人馬俱已疲倦，他們自然多住在船上。我們領着戰船，殺將過去，不怕不奪回船隻。』僞元帥也說：『有理！』急急的傳令。僞元帥僞軍師，便令二百餘隻的大船，分作四隊：一隊向采石磯殺來，一隊從左邊殺來，一隊從右邊殺來，一隊從後接應。三隊的船，剛走到江心，陡然對面起了一陣大風，吹將過來。此時是九月下旬，三更後月光始上，賊兵俱覺得股慄起來。從那星月中望采石磯前面，隱隱的泊着數十隻的船，並不見有盞燈光，也不聞有一聲刁斗。僞元帥僞軍師，四望遲疑，忽聽得對岸一聲炮響，那前面的船都從黑暗中轉動起來。軍師驚道：『不好！又中計了！』趕忙傳令：『暫且停住！』後面的船絡繹而來，大家傳令，俱要回舵，擁擠不開。那對岸官船，早揚旛擂鼓，從暗射明，順着風，火罐火箭如飛的撲將過來。迎面賊船，早已停了。賊中左右隊，尚未會接到暫停的令，聞得對岸四處鼓聲闐然。正在驚訝，但見火焰薰騰，人聲鼎沸，兼着刮刺刺的風打頭吹來，覺得四面火起，一江通紅，便也灣轉船退駛來。恰值中隊的船，帶着火四面衝突逃生，卻把左右隊的船也引着了。船中火藥引着，四面環轟。那放火的官兵，都上了小戰船，盡出擂鼓，大聲喊殺。那些賊船，本無紀律，見這樣聲勢，早已不戰自亂，水中火裏，逃避無門。謾如收隊，坐着原來的小船，從蘆葦淺灘，繞着八卦洲下流，渡得上岸，將二百名兵，分作兩處埋伏。此時約有五更了，謾如站在船上高處，遙望江中火勢，兀自趁着風力，向東南閃來，烹斗彗星，釜湯餘沸，想道：『周郎燒曹孟德的一百萬兵，在那赤壁地方，當亦不過如是！』停了一停，紅日漸升，天大亮了，再望大江，直同煙海，遠遠聽得有數十匹馬，鈴響得嚕嚕的，斷續不絕。只見一個道人，獐頭鼠目，頭上幾莖禿髮，燒得焦焦的，蓬起，騎一匹蓮錢驢，一個穿黃色龍袍，鼠首狼顧，也丟了冠，剩個鬍子，騎的是個五花驄。後面跟着十餘匹坐騎，也有盔甲全好的，也有丟了盔的，也有盔甲全手的，也有焦頭爛額的。

也有頭髮鬚燒得光光的；也有手足受傷，兩人扶掖在馬上的；大家手中都沒一件兵器。當下謾如放了一聲手炮，這些人一驚，撥轉馬頭便走。兩下伏兵鼓譟而前，一人一個，用粗大藤繩，一起縛住。又得幾多好馬，推到謾如跟前。道人打扮，是個軍師車律格，穿黃龍袍的是個副元帥赫天雄，其餘都是大頭目。這一班人領着重兵，在九洲洲結寨，扼遼廬鳳之路，給遞兩湖兩江東西越僞將信息。不想一日一夜，將數百號的船，三萬多的兵一起陷沒，只得跑上岸來，如今給謾如生擒了。自然是沒得活了。謾如就乘勢克復了九洲洲。這回用兵以少勝多，極有佈置。只人心叵測，見謾如以二百名兵敗了采石磯三萬多賊，收復九洲洲，轉觸人忌。謾如又不善周旋，所以這回大捷，竟不入告，只說是委探賊情，途遇賊兵，生擒頭目數人而已。以後九洲洲又爲賊踞，謾如駐紮寶山，凡有陳請，一概不行。想要告病，既格於例，想搬取家眷，又逼近賊巢，只得日日操練本部人馬，待一年後，明經略入閣，力薦提督淮北，才得揚眉吐氣，爲國家出點死力。看官聽着，千古說個才難，其實才不難於生，實難於遇有能用才之人。杞梓梗楠，竹頭木屑，皆是真才。倘遇着不能用才之人，便都成朽木，而且天之生才，亦扼於數，有生在千人共覩的地方，雨露培成之後，千霄蔽日，便去爲樗爲棟；此是順的。有生在深巖窮谷，必待大匠搜訪出來，這便受了無數風摧雪打，才披雲見日，這也是算順的。至如參天黛色，生在人跡不到的去處，任其性之所近，卻成個偃蹇支離，中不繩尺；到年深日久，生物一盡，假臥山中，也與草木一般朽腐。王荆公所謂「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爲瑞也」，這真是冤！在天何嘗不一樣的生成？怎奈他自己得了個逆數。君相無可如何，天地亦無可如何。你要倔強，不肯低首下心，聽憑這氣數，便自己苦惱了。正是：

盛衰原倚伏，哀樂亦循環；德人空芥蒂，形役神自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夜詩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話說彤雲閣中秋一會，數日後紫滄借愉園也還了席。光陰迅速，早又九月了，此時秋心院菊花盛開，秋痕正擬邀大家一敘。一日劍秋起個絕早，找着小岑，向秋心院來，恰好大門關着，兩人就悄悄的走進月亮門。只覺得一陣陣菊花香，撲了鼻孔。當下繡幕沉沉，綺窗寂寂，一個小丫鬟在院裏背住臉掃那落葉。一個大丫鬟靠着西窗外欄杆邊，換花瓶水，也不瞧見他兩人。直至跟前，這

兩個丫鬢才嚇一跳。見是熟人都笑道：『來的怎早？爺和娘還沒醒呢！西屋坐罷！』劍秋進了西屋，就打着東邊板壁道：『驚好夢門外花郎！』小岑跟着笑道：『你只得帶月披星，休如他停眠整宿！』那小丫鬢早溜入北屋告訴去了。只聽得癡珠輕輕的喚秋痕道：『小岑，劍秋來了！』秋痕驚醒說道：『有什麼時候了？』丫鬢道：『早得很！太陽還沒落地呢！』劍秋道：『太陽未落地，就不准人來麼？』癡珠裏面答道：『你們坐坐，我就起來！』一會，癡珠兩手揉着眼，身上穿着長的薄棉襖，趂着鞋，自東屋走出，說道：『昨日你兩個在一塊麼？怎的這般早就出來？』小岑道：『他爲着荷生十五的局，我們三個都沒還席，晚夕約了大家，要借這屋裏做個東道呢！』癡珠一面洗漱，一面說道：『好極！只是今日怕來不及！』劍秋道：『叫廚房隨便預備罷！』只見炕邊的鏡推開，秋痕笑吟吟的說道：『你們到會打算！三個合擺一席，還是隨便的席，羞人不羞人呢？』小岑道：『我們興之所至，要今日就今日罷！』秋痕只得喚跛腳傳話廚房去了。劍秋瞧着秋痕，雲鬢亂挽，星眼初醒，黛凝春色，粉香浮浮，便說道：『端詳可憎煞，好人無乾淨！』秋痕不好意思起來，隨說道：『好個學士，只這幾句西廂！』小岑笑道：『人家好意替你張羅，你偏要討個沒臉。』說得三人都笑了。秋痕就走入東屋妝掠，大家跟入。小岑見靠南窗下擺一書案，便說道：『秋痕，你也學采秋讀起書來！』劍秋檢着案上的書，只是一部文選，一部玉溪生詩箋，話一部韻府羣玉，一冊韞塔銘，一冊原揚醴泉銘，隨手展開一頁，卻夾一詩箋，上有詩二句，是：『郎恩葉薄難成夢，妾命如花不見春。』認得筆跡是秋痕的，便遞給小岑道：『你瞧！秋痕跟了癡珠不上兩個月，竟會做詩，可喜不可喜呢？』小岑瞧過，說道：『風調殊佳，但這兩句是什麼題目？』癡珠道：『這是他秋海棠的詩，我夾圈了這兩句。他如今要我夜課一詩，也做有十幾首七絕，五六首七律。便向秋痕道：『你何不取來，給小岑，劍秋瞧瞧。』秋痕道：『這會我才學，總是不好，等好了再給他瞧瞧。』小岑道：『就是不好，給我們瞧瞧，又何妨呢？』癡珠道：『我昨晚的題是白雞冠花，他有兩句還好，念給你聽。』便念道：『窗前疑是談玄伴，啼月無聲夜色闌。』小岑道：『好！』劍秋道：『有此心思，還怕他不好麼？』正往下說，荷生、采秋都來了，大家延入。采秋瞧着書案，便笑向癡珠道：『我不想你做了陳最良。』這會秋痕妝掠也完了，采秋取出扇面，要秋痕畫出幾枝墨菊。接着紫滄瑤華同來，不一會丹暈、曼雲也到，於是大家呼觴賞菊。采秋道：『聽說秋痕酒令，要人家做破題，今天行個什麼令？』秋痕笑道：『聯句！』荷生道：『如今秋痕真要充起家來，不是破題，便是聯句。』丹暈道：『這又何苦呢？快快活活喝酒不好，卻要抓頭挖耳的尋思。』采秋道：『看他出什麼題，我們想想，也還有趣。』瑤華道：『我不耐煩幹這營生，鳳姊姊，采姊姊，我和你豁拳罷！』就

和丹暈呼起五魁手，七子圖來，將手鐲振動得丁丁嘈嘈的響。劍秋道：『豁拳的豁拳，聯句的聯句，秋痕怎不出題？』秋痕道：『我
不出題，荷生、凝珠和采姊姊，一個人寫一個字，鬪起來是什麼，便是個題。』荷生道：『倒新鮮有趣，我先寫罷。』秋痕道：『你不要
急，到裏間寫去，等采姊姊、凝珠寫了，檢開來看。』於是荷生先寫，搓個紙丸，次是凝珠，采秋、秋痕一一展開，荷生是個「眉」字，凝
珠是個「畫」字。荷生道：『妙呀！竟有這樣湊巧題目！』秋痕拈着采秋一丸道：『且慢歡喜，還有采姊姊一個字，不曉得對不對？』
大家急着要看。秋痕展開，是個「山」字。小岑道：『蒲東有個峨嵋原。』紫滄道：『四川有個峨嵋山。』凝珠道：『秦棧還有個畫
眉關呢。』采秋道：『這畫眉山三字，雖沒現成，卻雅得很，聯幾首七絕罷。』丹暈道：『我們不能。』采秋道：『讓你起句好麼？』小
岑道：『清代有詞，這例開了何如？』大家道：『好！』於是丹暈一面豁拳，一面喝杯酒。小岑吟道：

『峨嵋山上翠眉橫，』

便接道：

『濃綠何年蘸筆成？』

秋痕道：『怎的兩句？』荷生道：『怎一句是他自己的。』便接道：

『天亦風流似京兆，』

采秋搶着吟道：

『一彎着色有閒情。』

凝珠笑道：『很有趣，第二首我起句罷。』就瞧着劍秋說道：『你們不通是峨嵋班裏人物麼？』便吟道：

『杜家凝女亦惺惺，』

劍秋一笑，接道：

『不把蛾眉鬪尹邢。』

大家寂然，采秋笑道：『那個接呢？』曼雲的拳輸了，想一會，吟道：

『誰取唐皇圖一幅？』

秋痕便接道：

『年年幕上遠山青。』

荷生拍案道：『好句！我喝一鐘酒。』采秋道：『秋痕妹妹真個聰明！』紫滄道：『你們不要聯，我竟得了一首，念給大家聽罷！』便吟道：

『自是天公解愛才，美人死尚費培栽；絳仙秀色瑩娘癖，都付夸蛾守護來。』

荷生道：『好！大家也同聲道：『好！』』癡珠道：『我也有四句，湊成四首罷！』便吟道：

『無賴春風筆一枝，此中深淺幾人知？可憐混沌初開竅，也做風情藐國姨。』

荷生笑道：『山骨如豚，厥性好罵，你又挖苦起人來！』癡珠道：『我講的是畫眉，何曾有心罵人？』秋痕道：『你只講畫眉，把山字全丢了！』癡珠道：『是極！我卻忘了！』紫滄道：『青出於藍，詩祖宗，今天給人批駁得啞口無言了！』大家一笑。於是大家俱豁拳轟飲，到晚夕方興盡而散，到得重陽前一日，秋痕又約定了癡珠、荷生、采秋三人小飲，鬪題分韻，每人作律一首。荷生拈了個菊燈，詩是：

萬菊分行炫眼黃，燃燈獨自占秋光；金英冉冉添佳色，寒穗亭亭散古芳；老圃風微天不夜，疏籬月落蠶生香；內人分得隨花賞，星斗參橫樂未央。

癡珠拈個菊酒，詩是：

漫向雲英乞玉漿，一樽菊酒進重陽；情原本性休嫌淡，味到無言自有香；老圃邀來千里月，芳園釀出一籬霜；白衣花外提壺勸，道是延年益壽方。

采秋拈個菊糕，詩是：

鎮日東籬采菊忙，爲修韻事到重陽；團成粉餌三分白，占得清秋一味涼；遮莫餐英同屈子，幾回題字笑劉郎；家家筐楛相投遺，粲舌花開許細嘗。

秋痕拈個菊枕，詩是：

闌珊菊圃謝幽芳。收拾拚將貯錦囊；一種芬留黃落後，十分秋占黑甜香；遊仙有夢宜高士，蓮理多情戀晚香；點點紅粧叙不滅，夜闌和月上藜牀。

後來癡珠又做了一篇菊花賦，賦云：

昨夜霜葉釀小寒，扶持秋色上欄杆；捲簾人比黃花瘦，腸斷西風李易安。昔偕帝女游，今伴先生隱；梅瓣懶上妝，荷香留臘粉。四壁蟲吟一枕多，連天雁語重陽近。盈盈兮無賴，落落兮有神！涼月沉閣，傲霜絕塵；高遠似我，淡如其人。玉宇瓊樓舊約，青娥素女前身。和雨和煙，不衫不履；碧玉樓前，仙韶院裏。穩重如山，輕柔比水；餐秀茹香，金迷紙醉。紅凝夜其不眠，影和痕而欲起。清樽滿杯酌，插得滿頭多；滿頭勢欲落，落矣奈君何！長笛一聲銀漢潔，可憐往事休重說；年年歲歲此花開，此花開時人淒絕。其謝秋心院送菊詩云：

柳門竹巷鬢飛鴉，翠袖天寒倚暮霞；不去牽蘿補茅屋，攜鋤牆角種黃花。選得黃花十種鮮，移來茶白攤牀邊；遙知天女憐多病，散作維摩一榻禪。深黃淺白鬪輕盈，別種分栽雅淡名；怪底東籬陶處士，一篇爲汝賦閒情。傲霜原不事鉛華，更與卿卿節晚誇；不學四娘家萬朵，秋來吹折滿溪花。

因將兩塊青花石，一鑄賦，一鑄詩，嵌在月亮門左側。重陽日荷生，是明經略請在彤雲閣登高去了。卻說李夫人自見秋痕之後，十分歡喜。重陽日，秋痕送了李夫人十盆菊，李夫人便買一大簍螃蟹，請癡珠、秋痕小飲。夫人和秋痕對局下棋，癡珠看天色尙早，獨向呂仙閣而來。見萬井炊煙，遊人如蟻，傷孤客之飄零，念佳時之難再，因吟杜甫九日詩中「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之句，不勝惘然。接着又吟道：「天下尙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又吟道：「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吟無賴，靠晚方到縣前街。平日愛吃螃蟹，今日肚子正飢，吃了四五樣菜，即上螃蟹，又未免多吃些，接着又是一盤油炒的菊花菜。癡珠混吃了一陣，肚子覺得不好起來，向秋痕要個荳蔻吃下，也不見好。李夫人備下薄荷露茶，癡珠喝些，不上二更，偕秋痕坐車回來秋心院。這一夜秋痕不脫衣服，殷勤伏侍。不想癡珠大瀉兩次，病就好了。秋痕次日即大病起來。始則寒熱往來，頭暈不起，自九月起，到了十月，竟然臉色漸黃，肌膚日減。愈病愈恨，每向癡珠流淚道：「孽由自作，悔不可追。」癡

珠百般解勸，總不懂得秋痕是何苦楚。只覺李家禮貌，都不似從前，爲着秋痕臥病，也就不說。只午間來與秋痕清談，二更天便走了。一日飯後，西風片片，雨敲窗紙，但聽槐葉聲在庭砌下，如蟹煎沸湯，愁懷旅緒，一往而深。忽李夫人差人送來謾如信件，并有一信，是致荷生的，信中備述宋石磯勝仗，及兩次用兵機謀，凝珠喜道：「謾如是個將才，只是這樣大捷，怎麼邸抄還不見呢？」瞧完了信，便隨手作一束帖，將謾如致荷生的一份信件，叫穆升送去大營。一會穆升回來，呈上荷生回柬，并西安信一大封。凝珠將荷生回柬拆開後，就將漱玉總封拆開了。內是秦中諸友復書，隨將漱玉柬十餘頁，先行檢開閱道：

凝珠微君執事：夏初行旆歸成都，適弟有城南之役，讀留示手札并詩，知望雲在念，垂翼于飛，良用憮然！中秋既望，從劉世兄處，得七月初二來書，甫悉玉體違和，留滯途次，南邊兵燹，誰實爲之？而令吾兄故里爲墟，侍姬抗節，所幸垓蘭池草，以及珍鬣掌珠，均獲完善，則遠人當強以自慰藉。人生非金石，愁城豈長生之國哉？總要力保此身，其餘有天焉。萬庶常賜書，深怪吾兄難馴龍性，鋒芒太露；又以人才難得，囑弟爲作曹邱。嗟夫！庶常失辭焉！昔宋歐陽永叔有言：醫者之於人，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中之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今天下荼毒，無復人氣，然則治其受患之處，而與之更始，奈何！曰：培元氣而已。自勢利中於人心，士大夫不知廉恥爲何事，以迎合爲才能，以恬嬉爲安靜，以貪暴濟其奸邪之欲，以賄賂固其攘奪之謀。坐此官橫而民無訴，民怨而上不獲聞，俾陰鷲險狠之徒，得以煽惑愚氓，揭竿而起。嗚呼！四郊多壘，此士之病也。宜何如各出心肝，以瀕國恥？而人心叵測，其鈍者驚疑狂顧，望風如鳥獸散；其黠者方且借兵餉開銷，充其囊囊，假軍功虛報，冒濫尊榮；而天下之氣，靡然漸滅。嗚呼！亦知天下之氣，將何以靡然漸滅哉？古之君子，學足於己，足不出戶，中外重之。是故道重勢輕，羣鷲然以匹夫之卑，與君相抗。降及後世，士各以所長，取舍當世，所求不過衣食而已。爲之上者，習知士之可以類求也，知名之可以牢籠天下，利之可以奔走天下也。於是陽示以抑揚，陰用其予奪，要使天下如吾意之所嚮而止。不取其定命之宏猷，而徒取浮華之文藻；不勗以立身之大節，而但勗以僥倖之浮名。其幸而得者，率皆奔競之徒，迎合意旨，無有齟齬，恬嬉遷就，無事激昂，是妾婦之道也；是臧獲之才也。嗟夫！士君子服習孔孟，出處進退，其關係世道，輕重何如也？而乃以議妾婦者議之，馭臧獲者馭之，則宜其所得者，寡廉鮮恥，阿諛順意，大半皆妾婦臧獲之流。而魁梧磊落之士，倔強不少挫者，遂困於橫鬱，而苦於奮厲之無門。風氣安得不日靡！人心安得不思亂！而其禍甯有瘳

歟？宜天下如此其滔滔也！有人焉，蹇蹇諤諤，不隨俗相俯仰，欲爲國家延此垂盡之氣，此何等胸次！何等魄力！國手者出，就此一線，厚以養之，血脈流通，膚革充盈，蹶然興矣！庶常翔步雲衢，習見人集於苑而兄獨集於枯，遂竊非之，此獨念故人之意也。弟憶先太傅，常以吾兄及庶常爲吾家旗鼓，豈料其出見粉華而悅，以四十餘歲老庶常，有何勘不破，而亦人云亦云如此？天下事尙可問乎？尤可笑者，屬弟爲作曹邱弟，苦守遼園，足跡不出戶外，與當世赫赫奕奕操魁柄者，不通音問，何從說項以從者？學貫古今，庶常從朝官後，不修孔融之表，而致曹操之書，豈將以弟爲黃祖耶？軍興以來，白面書生，心不辨菽麥，目不識之無，依草附木，雲蒸龍變，弟雖不肖，猶羞稱之。癡人說夢，迷離倘恍，其有劉道民之際遇乎？究竟所處不過記室參軍。天下之亂，亟矣！與其依人作嫁，功成不歸，敗且負咎，何如攜妓東山，素爲名士，實亦不愧名臣也！西北苦寒，太行尤甚。山中有立志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佻便利者，不啻霄壤。他日出而醫國，此皆籠中物，願君留意焉。若航海南歸，此大失策。東越僻在海隅，與中原消息，隔不相聞，縱有三顧之玄德公，其如草廬寫遠何？若爲定省計，則棣蔭衆多，若爲甘旨計，則田園已蕪。望夫子盱衡世事，努力道義，以報君親，窮達命也。娟娘大有仙意，聞諸道路，鴻飛冥冥，南朝普陀，西禮峨嵋，或者五臺亦將有東來紫氣乎？是未可知！弟頑鈍如恒，內人於舊臘得一男，近已牙牙學語，晚景只此，差堪告慰。時事方艱，身家多故，保此身在，國家之元氣，雖斷未斷，乾坤之正氣，雖亡不亡，言不盡意，而詞已蕪，伏維垂鑒！

閱畢說道：「良友多情，爲我負氣，只是我呢……」就歎口氣將書放下。復將衆人的信，一一看過，摺在一邊，再將漱玉的書，沉吟一會。初寒天氣，急景催人，已是晚夕，就不去秋心院了。豈料是夜院裏竟鬧起一場大風波來，正是：

賞菊持螯，秋光正好，辱國書來，觸起煩惱。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

話說狗頭先係與秋痕兄妹稱呼，後來入了教坊，狗頭便充個班長。在李裁縫意思，原想將秋痕做個媳婦，牛氏卻是不依。一爲狗頭兇惡，再爲不是自己養的兒子，三爲秋痕是自己拐來的，要想在秋痕身上靠一輩子，只自己上了煙癮，一天躺在炕上，不能

管束狗頭得住；兼之秋痕掛念癡珠，兩日不來，便叫狗頭前往探問，自然要假些詞色；又有李裁縫壯他的膽，這狗頭便時時想着近他的身，無奈秋痕瞧出他父子意思，處處留神。狗頭實在無縫可鑽，愛極生恨，恨極成妒，便向牛氏挑唆起癡珠許多不是來。以此秋痕背地裏瑣瑣屑屑，受了無數謾語，也罷了。十四日，荷生小岑，劍秋都在榆園小飲，靠晚便來秋心院坐了一會，癡珠不來，各自散了。秋痕陡覺頭暈，荷生去後，和衣睡倒；一會醒來，喚跛腳收拾上牀，忘卻了月亮門未去查看，睡至三更後，覺得有人推着牀橫頭假門，那貓兒也不曉那裏去了，便坐起大聲喊叫。跛腳卻不應，那人早進來了，卻是狗頭。一口吹滅了燈，也不言語，就摟抱起來。秋痕急氣攻心，說不出話，只喊一聲：『怎的？』將口向狗頭膊上盡力的咬。狗頭一痛，將手撐着秋痕面頰。秋痕死不肯放，兩人便從牀上直滾下地來。狗頭將手扼住秋痕咽喉，說道：『償你命罷！』跛腳見不成事，大哭起來。李裁縫沉睡，牛氏從夢中驚醒，說道：『怎的，半夜三更，外面什麼事？』一面說，一面推醒李裁縫。李裁縫也就驚醒，說道：『怎的，半夜三更，和丫鬢鬧！』急披衣跳下牀來，尋個亮，開了房門，取出馬鞭，大聲嚷入，見秋痕壓在狗頭身上，便罵道：『還不放手？』呼呼的向秋痕身上抽了幾鞭。李氏披了衣服，一路起來說道：『什麼事！』狗頭早放了手，把秋痕推開，自行爬起。牛氏已到，李裁縫扭住狗頭嚷道：『這是怎說？』狗頭將頭向秋痕胸膛撞下去，嚷道：『我不要命了！』牛氏見這光景，驚愕之至，接着嚷道：『你不要命，我女兒是要命呢！』李裁縫死命的拉住狗頭，兩人就滾在東窗下，將窗前半桌上玉花瓶，碰將下來，打得粉碎。牛氏忙將牀裏瞧着秋痕，見身穿小衫褲，仰面躺在地下，色如金紙，兩目緊閉。牛氏便嚎啕哭起來，將頭撞李裁縫，也在地下亂滾。聲聲只叫他償命。跛腳和那些小丫鬢，呆呆的站在牀前看，只有打聽廚房中兩個打雜，和那看門的，都起來打探，不知何事。見一屋鼎沸，秋痕氣閉，便說道：『先瞧着姑娘再說罷！』一句話提醒牛氏，便坐在秋痕身邊，向打雜哭道：『你們看打成這個模樣，還會活麼？』狗頭見牛氏和李裁縫拚命，也有點怕，早乘着空跑開了。這裏牛氏摸着秋痕，聲聲叫打雜們從外頭沖碗湯進來。牛氏一面叫，一面把湯灌下。半晌，秋痕雙蛾顰蹙，皓齒微呈，回轉氣來；又一會睜開眼，瞧大家一瞧，又合着眼淌出淚來。牛氏哭道：『你身上痛麼？』秋痕不答，淚如泉湧。此時李裁縫安頓了狗頭，就要進來，牛氏瞧見，指天畫地，詬誶萬端。李裁縫不敢出氣，暫着兩個丫鬢，將秋痕扶上牀沿。秋痕到得牀沿，便自行向裏躺下，嚶嚶哭泣，打雜們退出，牛氏撿起地上的鞭，向李裁縫身上狠狠的鞭了一下，李裁縫縮着頭，搶個路走了。牛氏喚過丫鬢，也一人一鞭說道：『快招！』丫鬢遍身發抖，說道：『是……是爺爺叫……叫不要關這月亮門，姑娘有叫喊，不……不准……』

牛氏不待說完，揚起鞭跑，出大罵道：『老狗頭！老娘今番和你算帳。撒開手罷！』李裁縫父子躲入廚房，將南廊小門拴得緊緊，由牛氏大喊大罵，兩人只不做聲。只可憐門板無緣無故，受了無數馬鞭。且說癡珠早飯後，正吩咐套車，跟班忽報：『劉大老爺來了！』原來子善數訪癡珠，都不相值。今日偶到秋心院，不想牛氏正和李裁縫父子理論。見子善來了，便奔出投訴。子善也覺氣憤。坐後，秋痕知道了，喚跛腳延入，含淚說道：『你告訴癡珠。』只這一句，便掩面嬌啼，冰綃淹漬。子善也不忍看此狼狽，立起身來說道：『你不必着急，我就邀他過來罷！』看官！你道癡珠聽了此話，可是怎樣呢？當下神色慘淡，說道：『這也是意中之事。只我們怎好管他家事呢？』發怔半晌，又說道：『我又怎好不去看秋痕呢？』便向禿頭道：『套車。』禿頭回道：『車早已套得停妥。』癡珠不答，轉向子善道：『我如今只好撒開手罷！』便拉着子善，到了秋心院。牛氏迎將出來，叨叨絮絮說個不休，癡珠一聲兒不言語。牛氏陪子善在西屋坐下。癡珠竟向北屋走來，見簾帷不捲，几案凝塵，就覺得一種淒涼的光景，與平常不同。未到牀前，跛腳早把帳子掀開，秋痕悲痛，半晌說不出話來。癡珠心上也自酸苦。跛腳把一邊帳子鈎上，癡珠就坐在牀沿。秋痕嗚咽半晌，暗暗藏着剪子，坐起，梗着聲道：『我一身以外，儘是別人的，沒得給你做個紀念，只有這。』一邊說，一邊從左手把頭髮一扯，右手就剪。癡珠和跛腳拚命來搶，早剪下一大縷來。秋痕從此鬢髮鬢髮矣。當下秋痕痛哭道：『你走罷！我不是你的人了！』癡珠怔怔的看秋痕嗚咽的哭。跛腳見此情狀，深恨自己受人指使，不把月亮關上，鬧出這樣風波，良心發現，說道：『總是我該死！』子善曉得癡珠十分難受，進來說道：『你這裏也坐不住，到我公館去罷！』這一夜子善、子秀，就留癡珠住下。你道他還睡得着麼？大家去了，他便和衣躺下。自己想一回，替秋痕想一回，想着現在煩惱，又想着將來終局。忽然記起華嚴菴的籤，和蘊空的偈來，想道：『這兩枝籤，兩個偈，真個字字都有着落。我從七月起，秋心院、春鏡樓，沒有一天不在心上，怎的這才明白呢？蘊空說得好，人定勝天，要看本領；我的本領不能勝天，自當身入其中，昏昏不自覺呢！』又想道：『漱玉勸我住在并州，其實何益呢？我原想入都，遵海而南，偏是病了，接着倭夷入寇，海氛頻起，只得且住。爲今之計，趕緊料理歸裝，趁着謾如現在江南，借得幾名兵護送，也就走得回家。』左思右想，早雞聲三唱了。便自起來，剔亮了燈，從靴頁內抽出秋痕剪的一把青絲，向燈上瞧了又瞧，重復收起，天也亮了。洗漱後，便來看秋痕。才入北屋，秋痕早從窩裏斜着身，掀開簾子，綠慘粉銷，真像個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癡珠走近牀沿，將帳接住，見秋痕着實可憐。秋痕拉着癡珠的手，說道：『這是我的前生冤孽，你不要氣苦。』癡珠將帳鈎起，坐下道：『你受了這樣茶毒，我怎的不憐？』秋

痕坐起，說道：『天早得很，你躺一會麼？』癡珠就和衣躺下。正是：

錦帷初捲，繡被猶堆；燕體傷風，雞香積露。矮墜綠雲之髻，欹危紅玉之簪。越客網絲，難起全家羅襪；麻姑搔癢，可能留命桑田！

莫挈峽口之雲，太君手接；且把歌唇之語，一世看來。

當下竟自睡了。到得醒來，已是一下多鐘。撞看牛氏進來，勸秋痕吃飯，就將昨晚把狗頭攢在中門外，再不准他走。秋心院一步，告訴癡珠。癡珠道：『如此分派，也還停妥。』牛氏道：『我如此分派，也爲着你。只是你也該替我算算。』秋痕見他嫵說起這些話，想道：『我命真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便歪身睡去了。癡珠只低着頭，憑牛氏叨絮了半天，截住道：『這個往下再商量，今日且講今日事。』便向靴鞦取出靴頁，展開檢得錢鈔，說道：『這是十千鈔子，你交給廚房，隨便備數碗菜，替我請劉大老爺、晏大爺過來小飲。』牛氏瞧見鈔子，自然眉開色笑了。癡珠走到牀沿，見秋痕側身向裏，便拉他道：『我今日盡這一天之樂，不准哭。』不想秋痕早忍着哭，給癡珠只一說，到哭出聲來。半晌，秋痕說道：『昨天我叫你走，你卻不走，必要受那婆子腌臢氣，這何苦呢？』癡珠強笑道：『我樂半天去，也不遲。』秋痕將頭髮一挽，歎口氣道：『我原想拚個蓬頭垢面，與鬼爲鄰；如今你要樂，你替我撥過鏡臺來。』癡珠於是走入南屋，將鏡臺掇入北屋，秋痕妝畢，喚跛腳和嫵要檢出真珠毛的蟹青線縐襖，桃紅巴縐的宮裙，自向牀橫頭取一雙簇新的繡鞋換上。癡珠道：『這雙鞋繡得好工緻！』秋痕橫波一看，黍谷春回，微微笑道：『明日就給你帶上。』正說着，子善、子秀通來了。癡珠迎入，見秋痕已自起來，而且盛妝，便不再提昨日的閒語。一回，秋痕忽向癡珠道：『譬如我昨日死了，你怎樣呢？』癡珠怔了半晌，說道：『你果死了，我也沒法，只有跑來哭一回，拚個千金市骨罷。』秋痕不語。子善道：『怎的你兩人只說這些話？』子秀道：『人家怕人說死，他兩個竟說得尋常了！』一會，南屋擺上酒餚，四人入坐。秋痕擎着酒盃道：『大家且醉一醉。』就喝乾了一杯酒。子秀道：『慢慢喝。』癡珠道：『各人隨量罷！』端上菜，秋痕早喝有七八杯。大家用些菜，秋痕道：『我平日不彈琵琶，今日給癡珠盡一樂。』便喚跛腳取出琵琶，彈了一會，背着臉唱道：

手把金釵無心戴，面對菱花把眉樣改。可憐奴孤身拚死無何奈，眼看那鮮花一朵風打壞。猛聽得門兒開，便知是你來！秋痕唱一字咽一聲；末了回轉頭來，淚盈盈的瞧着癡珠，到「是你來」三字，竟不是唱，真是痛哭了。癡珠起先聽秋痕唱，已是淒淒楚楚，見這光景，不知不覺，也流下淚來。就是子善、子秀也陪着眼紅，便向秋痕道：『你原說要給癡珠盡情一樂，何苦哭呢？』癡

珠破涕，讓兩人酒菜，也說道：『秋痕你不必傷心了！』秋痕忍着哭，把一杯喝了，來勸子善，子善其實悲從中來，終是強爲歡笑。四人只靜悄悄清飲一回。此時是初寒天氣，到二更天，北風凜冽，就散了席。癡珠原想回寓，只見秋痕如此哀痛，天又刮風，也就住下。秋痕留一壺酒，幾碟果菜，端入北屋，催丫鬢收拾，把月亮門閉上，燒起一個火盆，吩咐跛腳去睡，然後兩人卸下大衣，圍爐煮酒。秋痕道：『今天刮風差，不多七月廿一那般利害。咳！我兩人聚首，還不上三個月呢！我起先要你替我贖身，此刻你是不能，我也知道。只我終是你的人……』癡珠喝了半杯酒，留半杯遞給秋痕，歎口氣道：『你的心我早知道。只我與你終久是個散局。』秋痕怔怔的瞧着癡珠，半晌說道：『怎的？』癡珠便將華嚴庵的籤，蘊空的偈，並昨夜所有想頭，一一細說給秋痕聽了。秋痕聽一句，掉下一淚。到癡珠說完了，秋痕不發一語，站起身來，走出南屋，回來就坐，說道：『千金市骨，你這話到底是真是假？』癡珠道：『我許你再沒不真。』秋痕道：『癡珠你聽！』突的轉身向北窗跪下道：『鬼神在上，劉梧桐負了韋癡珠，萬劫不得人身。』這會風刮得更大了，月都陰陰沉沉的，癡珠驚愕。秋痕早起來說道：『你喝一杯酒。』一面說，一面站起，左邊小袖，露出藕樣小臂，把小刀一點，裂有八分寬，鮮血淋漓，癡珠蹙着兩眉道：『這是何苦呢？』秋痕道：『這會很歡喜。我們兩心如一，以後這地方，你也不必多來，十天絹包裹起來，停了一停，窗外浙浙瀝瀝的下起雨來。秋痕喜道：『我這會很歡喜。我們兩心如一，以後這地方，你也不必多來，十天見一面罷。每月許他們的錢，儘可不給。至我總拚一個死，到那一天是我死期，我就死了萬一不然，他們回心轉意，給我們圓成，這是上天憐我，給我再生，我也不去妄想。』癡珠道：『你這一段話，大有把握。』於是淺斟低酌，款款細談，盡了一壺酒，然後安寢。正是：涕泗滂沱，止乎禮義；信誓旦旦，我哀其志。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裏恨苦諫綺懷詩

話說大營日來得了河內土匪警報，經略調兵助勦，籌餉議防，雖荷生佈置裕如，然足跡卻不能離大營一步。到得這日，正想往訪癡珠，同赴愉園，卻見青萍呈上一緘，說是韋師爺差人送來的。荷生拆開，是一幅長箋，斜斜草草，因念道：

『天上秋來，人問春小，歡陪燕語，每侍坐於蓉城，險逐鳥趨，屢平分乎麻飯，萍蹤交訂，棣萼情深，感激之私，只有默祝佛天，早

諧仙眷而已。秋痕命不如人，擲掄有鬼，作事以英雄，爲惡悲心，拔諸九幽，登之上梯，披雲見日，立地登天，旁觀喜尚可知。當局心如何快！然酒闌燈灺，秋痕婉轉悲歌，令人不忍卒聽。蓋狂且之肆毒，無復人理，非筆墨所能詳也。近以傾心於我之故，慘遭毒棍，冤受剝膚。

便愕然道：「怎的？」又念道：

嗟呼！一介弱女，落在腥膻之手，習與性成，恐已無可救藥。乃身慚璧玷，心比金堅，毅然以死自誓。其情可憫，其志可嘉！

便說道：「秋痕自然有此錚錚。」又念道：

而走也。七尺之軀，不能庇一女子，胡顏之厚，無可解嘲。爲詠「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山來最易醒」之句，於我心有戚戚焉！

或乃以風雷集見示，且作書規戒。

便道：「說那個呢？」又念道：

古道照人，落落天涯，似此良友，何可多得？第日來一腔恨血，無處可揮，兼之鼠輩媒孽，意中人咫尺天涯！

便說道：「竟做了麼？」又念道：

因思采秋福慧雙修，前身殆有來歷；而足下寵之，愈增聲價。從此春窺圓鏡，鐘聽一樓，無復有紅塵舊跡矣！若我一領青衫，負

已負人，且貽禍焉。時耶，命耶，尙復何言！咄咄書空，琅琅雪涕。直此生之結局，匪好事之多磨！恨無復之鬱，將誰語？念春風之嘯

植，久辱公門，顯彭澤之孤芳，幸垂聰聽！某日，某白。」

念畢，說道：「好尺牘，只教我怎樣呢？」因作個覆書，喚青萍交給人去了。就吩咐套車，向榆園來。將這四日情事，略說一遍，便從

靴頁檢出疑珠的書，遞給采秋。采秋瞧着，荷生驚訝歎息，因道：「我原說要起風波。我也經過數處，實是難受我的覆信，念給你聽

來，示讀悉，悲感交深，我輩浪跡天涯，無家寥落，偶得一解人，每爲此事心酸腸斷。不才寄贈荔香仙院諸詩，早經披閱。此中之

味，惟此中人知之，不足爲外人道也。蒼蒼者天，昏不可見，高不可登，何從上達綠章，爲花請命？憶舊作有浪淘沙小詞一闕云：

「春夢作朦朧，人在香中，樹頭樹底見殘紅；只恐落花飛不起，辜負春風。」正謂此也。所幸秋痕鐵中錚錚，以死自誓。或者情

天可補，恨海能填，解將鸚鵡之繡，放入鴛鴦之隊，他日之完美，可償此日之艱辛。有志者好自爲之而已！弟與采秋，情性相投，

綢繆已久；雙棲之願，彼此同之。第恐後事難期，空花終墜；蘭因絮果，一切茫茫。況遠遊王粲，蹤跡如萍；半老秋娘，光陰似水；伯勞飛燕，刻刻自危。所恃者區區寸心，足以對知己耳！不日采秋將歸鄉里，弟滿腔離緒，無淚可揮，正擬相邀，前往春鏡樓一敘，乞即命駕，筆不盡意，容俟面陳。」

采秋不待聽完，早秋水盈盈，掉下淚來。末後荷生也覺得酸鼻，幾乎念不成字，便都默然。紅豆只得含笑，道：「爺和娘替人煩惱，怎的自己先傷心呢？」荷生正要說話，小丫鬟傳報韋師爺來了，便迎上樓。癡珠神氣日來自然不好，瞧着荷生，采秋也不似往時神采。三人這一會，都像有萬千言語，不知從何說起，只大家紅着眼眶讓坐。還是采秋忍着淚說道：「四天沒見面，兩家都有點煩惱。」癡珠勉強作笑道：「此等煩惱，其實是意中事，並非意外。」荷生含淚道：「珠癡極通天下事，物聚則生靈，好事則招磨。我們聰明，有什麼見不到的道理？只是未免有情，一把亂絲，慧劍卻斬不斷呢！」采秋道：「這事我們總要替他圓成才好呢！」荷生道：「大難，大難！你不看秋痕的癡癡！」采秋支頤不語，停了一停，癡珠噙住淚說道：「一人生豔福，春鏡無雙；你兩個終是好結局，不似我「黃花欲落，一夕西風。」」荷生道：「你這四句那裏得來？」癡珠就將華嚴庵的籤，蘊空的偈，也一一講給兩人聽了。兩人口裏詫異，心中卻着實喜歡，談笑便有些精神起來。不一會，丫鬟掌上燈，擺出酒餚。三人小飲。到了二更，穆升發車來接。癡珠正待要走，卻刮起大風，飛沙揚礫，吹得園中萬馬奔馳一般。荷生道：「這樣大風，怎樣走呢？而且一人回去，秋華堂何等寂寞！我兩人情緒，今日又是無聊，何不煮茗圍爐，清談一夜。」采秋道：「我教他們備下撲盒，將這些菜都給他們端去，我們慢慢作個長夜飲罷！」荷生、癡珠俱道：「好極！」當下穆升回去。樓上約有一下多鐘，三人便淺斟細酌起來。大家參詳華嚴籤語，就說起紅樓夢、散花寺、鳳姐的籤。癡珠因向采秋道：「我聽見你有部批點紅樓夢，何不取出給我一瞧？」采秋道：「那是前年病中，借此消遣，病好就也丟開。現在此本還擱在家裏。」癡珠道：「紅樓夢沒有批本，我早年也曾批過。後來在杭州舟中，見部批本，係新出的書，依文解義，沒甚好處。這兩部書，如今都不曉得丟在那裏去了！你且說紅樓夢大旨，是講什麼？」采秋道：「我是將個空字，立定全部主腦。」癡珠道：「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此也儘人知道。你怎說這個空字呢？」采秋道：「人家都將寶黛兩人，看着正對，所以後紅樓一書，要替黛玉伸訴許多憤恨。至紅樓補夢，紅樓復夢，更說得荒謬，與原書大不相同了。我的意思，這書只說個寶玉，寶玉正對，反是個妙玉。」癡珠不待說完，拍案道：「着着賈瑞的風月寶鑑，正照是鳳姐，反照是骷髏，此就粗淺處指出寶玉是正面，妙玉是反

面。人人都看紅樓夢，難爲你看得出這沒文字的書。纔好是我批的書，沒刻出來不然竟與你雷同。」荷生笑道：「你兩人真個英雄所見略同了！只是我沒見過你們批本，卻要請教你們，尋出憑據？」采秋道：「你要我的憑據，卻有幾條？妙玉稱個檻外人，寶玉稱個檻內人，妙玉住的是櫳翠庵，寶玉住的是怡紅院。後來妙玉觀棋聽琴，走火入魔，寶玉拋了通靈玉，著了紅絮紗，回頭是岸。書中先說妙玉怎樣清潔，寶玉常常自認濁物，不想將來清者轉濁，濁者轉清。」癡珠歎一口氣，高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隨說道：「你這憑據，我也曾尋出來，看有一條，是櫳翠庵品茶，說個「海」字，也算書中關節。就書中賈雨村言例之，薛者說也，黛者代也，說此人代寶玉以寫生。故寶玉二字，寶字屬上於劍，就是寶劍，下繫於玉，玉字就是黛玉，劍，真是個子虛烏有，算不得什麼，到是妙玉算是做寶玉的反面鏡子，故名之爲妙。一尼一僧，暗暗影射，你道是不是呢？」采秋答應，荷生笑道：「好一部紅樓夢，給你說成僧尼合傳，豈不可惜？」說得癡珠，采秋通笑了。癡珠隨說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便敲着桌子，朗吟道：

銀字爭調心字香，英雄底事不柔腸。我來一切觀空處，也要天花作道場。

採蓮曲裏猜憐子，叢桂開時又見君。何必搖鞭背花去，十年心已定香薰。

荷生不待癡珠吟完，便哈哈笑道：「算了，喝酒罷！」說笑一回，天就亮了。癡珠用過早點，坐着采秋的車先去了，午間得荷生柬帖云：「頃晤秋痕，淚隨語下，可憐之至！弟再四解慰，令作緩圖。臨行囑弟轉致閣下云：「好自靜養，耿耿此心，必有以相報也！」知關錦念，率此佈聞，並呈小詩四章求和。」

詩是七絕四首云：

花到飄零惜已遲，嫣紅落盡最高枝。綠章不爲春陰乞，願借東風着意吹。

茫茫情海總無邊，酒陣歌場已十年。剩得浪浪滿襟淚，看人離別與團圓。

四弦何用感秋深，淪落天涯共此心。我有押衙孤劍在，囊中夜夜作龍吟。

並蒂芙蓉無限好，出泥蓮葉本來清。春風明鏡花開日，僥倖儂家住碧城。

癡珠閱畢，便次韻和云：

無端花事太凌遲，殘蕊傷心剩折枝。我欲替他求淨境，轉嫌風惡不全吹。

蹉跎恨在夕陽邊。湖海浮沈二十年，駱馬楊枝都去也……

正往下寫，禿頭回道：『菜市街李家着人來請，說是劉姑娘病得不好。』癡珠驚訝，便坐車赴秋心院來。秋痕頭上包着縐帕，跌坐牀上，身邊放着數本書，凝眸若有所思，突見癡珠，便含笑低聲說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實何苦呢？』癡珠說道：『他們說你病着，教我怎忍不來呢？』秋痕歎道：『你如今一請就來，往後又是糾纏不清。』癡珠笑道：『往後再商量罷。』自此癡珠又照舊往來了。惟是夜癡珠續成和韻末一章，有『博得蛾眉甘一死，果然知己屬傾城』之句，至今猶誦人口。荷生此時軍務稍空，綠劍秋家近大營，便約出來同訪癡珠。說是到縣前街去了。禿頭延入，荷生就坐在書案彌勒榻上，隨手將案上書一翻，見兩張素紙的詩題寫綺懷，即便取出，和劍秋同看。荷生朗吟道：

等閒花事莫相輕，霧眼年來分外明；弱絮一身惟有恨，空桑三宿可勝情；漫言白傅詩懷減，休管黃門笑鬢成；十二欄杆斜倚遍，搥琴試聽悽懷聲。

雙扉永晝閉青苔，小住汾堤養病來。幾日藥爐愁正永，一天梅雨惱方回；生無可念堪爲鬼，死倘能燃願作灰；荷生皺着雙眉道：『非常沉痛』又吟道：

不信羈魂偏化蝶，因風栩栩上妝臺。

猶憶三秋識面初，黃花開滿美人居。百雙冷蝶圍珊枕，廿四文鴛護寶書；

劍秋笑道：『此福難消。』荷生又吟道：

瑣屑香聞紅石竹，淤泥秀擢碧芙蕖。靈犀一點頻相印，笑問南方比目魚。

暮鴉殘柳亂斜陽，北地胭脂總可傷。鳳跨空傳秦弄玉，蝶飛枉傍楚蓮香；誰將青眼憐秋士，竟有丹心嘔女郎；雲鬢蓬鬆梳洗懶，爲儂花下試新妝。

果然悅己肯爲容，珠帕牽來一笑濃；長袖逶迤眉解語，弓鞋細碎步留蹤；雪兒板拍歌三疊，雲母屏開敵一重；生死悠悠消息斷，清風鬢髻古人逢。

綠采盈櫺五日期，蜂黃燕紫莫相欺。香閨緩緩鍼停夜，街鼓鑿鑿月上時；情海生波拚死別，寒更割臂有燈知；憐才偏是平康

女嬃向梨園去賦詩。

劍秋道：『巫峽哀猿，無此凄苦。』荷生道：『這是實事，你曉得麼？』劍秋道：『采秋早和我說了。』荷生道：『我舊句云：「紅粉憐才亦感恩。」也是這個意思。』又吟道：

夜闌燈灺酒微醺，苦雨傷心不可聞！
塵夢迷離驚幻鹿，水心清濁聽犀分。
酬恩空洒襟前淚，抱恨頻看劍上紋。
鳳伴鴉飛鶯逐鴨，豈徒鶴立在雞羣。

北風颯颯緊譙樓，翠袖天寒倚竹愁。
鸚鵡籠中言已拙，鳳凰笈裏夜驚秋。
好如荳蔻開葵尾，妒絕芙蓉豔並頭。
焦蓼茹荼無限痛，蘼蕪采盡恨難休。

長生恨不補天公，手執紅梨夢也空。
滾滾愛河沈弱羽，茫茫孽海少長虹。
琴心綿渺徘徊裏，笛語悠揚往復中。
我亦一腔孤憤在，此生淪落與君同！

眉史年來費撫摩，雙修雙摘竟如何？
玉臺香雪都成恨，鐵甕金陵不忍過。
紅粉人皆疑命薄，藍衫我亦患情多。
新愁舊怨渾難說，淚落尊前定子歌。

玉人咫尺竟迢迢，翻覺天涯不算遙。
錦帳香篝頻入夢，枕屏衾鐵可憐宵。
丁香舌底含紅豆，子夢心頭剝綠蕉。
準備臨歧萬行淚，異時够得旅魂消。

荷生說道：『地老天荒，何以遣此。』又吟道：

萍水遭逢露水緣，依依顧影兩堪憐。
蠶絲逐緒添煩惱，柳絮隨風作起眠。
雙淚聲銷何滿子，落花腸斷李龜年。
早知如此相思苦，悔着當初北里鞭。

劍秋道：『親朋盡一哭矣！』荷生不語，磨墨蘸筆，就紙尾寫道：『情生文耶？文生情耶？似此等作，竟不可以詩論；即以詩論，亦當駕玉溪生而上之，遑問疑雨集耶？荷生拜服。』遞給劍秋，又取一幅素箋，題詩八絕云：

鳳泊鸞飄事總非，新詩一讀一沾衣。
如何情海茫茫裏，忽拍驚濤十丈飛。
生太飄零死亦難，早春花事便摧殘。
看花我亦傷心者，如此新詞不忍看。

西山木石海難填，彈指春光十八年；爲祝來生修福慧，姓名先註有情天。
小別傷懷我亦癡，寒宵抱病已多時；煩君再譜旗亭曲，付與陽關一笛吹。
芙蓉鏡裏影雙雙，花訊朝朝問綺窗；輸我明平桃葉渡，春風低唱木蘭艣。
灞陵橋畔柳絲絲，記別秦雲又幾時；銷盡豔情留盡恨，人天終古是相思。
滄溟到眼屢成田，世事紛紛日變遷；但願早除新步障，看君金屋貯嬋娟。
偶將筆墨寫溫柔，抹粉搓酥樂唱酬；畢竟佳人還有福，與君佳句共千秋。

末書荷生信筆。劍秋吟了一回，說道：『我也題兩絕。』荷生道：『好極，你來寫。』便站起身，讓劍秋坐下。只見劍秋提筆寫道：

花片無端墜劫塵，紅樓半現女郎身；夢中彩筆懷中錦，都作纏頭贈美人。
煙月飄零未可知，開函紅豆子離離；書生合受花枝拜，憔悴蕭郎兩鬢絲。

劍秋題畢，遞給荷生瞧，笑道：『我沒有你們洋洋灑灑的才筆。』荷生道：『這兩首詩就好。』於是坐一會，凝珠總不見來，兩人就走了。林喜開着屏門，見門上新貼一聯，云：

息影敢希高士傳，絕交畏得故人書。

荷生笑道：『凝珠總是這種脾氣。』劍秋道：『不這樣，也配不上秋痕。』兩人一笑，分路而去。正是：

紅樓原一夢，轉眼竟成空；只有吟箋在，珍藏客箇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形管生花文章有價 圍爐煮雪情話纏綿

話說二十六日，係明經略冬闕之期，先期荷生吩咐搭個彩棚，挂上珠簾，攜采秋赴教場，看了一日。是晚，荷生回營辦事去了，采秋自歸愉園。此時夜漏初長，采秋擁篝獨坐，忽想起庚子山華林園馬射的賦來，默誦了一遍，卻忘了數句，教紅豆檢出，看了一看，也就拋開。和衣上牀躺去，合着眼，只睡不着，便想摹仿，做個并州孟冬大闕的賦，想了一會，就有了開首序語一段。因坐起來，喚香

雪印一盒香篆，慢慢的蕪起，恰好紅豆泡上一碗龍井茶，頓覺助興。教紅豆端了筆硯，隨便取一張素紙，就在燈下，作了一序一賦，約有一千餘字。差不多兩下鐘，才收拾去睡。次日妝罷，覺得晨熹暗淡，移步簾外，見雲光匝，雪意溟濛。因進來閉着風門，向北窗坐下，取出賦稿，修飾一過。適有荷生習楷的白摺，堆在案頭，隨手取一本，卻已套有印格，便磨墨蘸筆，作起楷來。紅豆在旁伺候，頻遞着茶湯，撥着爐火，不一會早膳完了，喜是沒錯一字，含笑向着紅豆道：『我倘變個男子，去做這些應制功夫，也就不准荷生旁若無人了。』正在得意，只見香雪上來回道：『歐老爺，梅老爺，來找爺看門的告訴他，「爺沒有來」，他卻進來，在客廳坐着。娘還見他不見？』采秋道：『你請他船房坐罷。』一會采秋出見，原來兩人是爲着他會榜的座師，是個古文家，明年七十壽誕，要求荷生替他做一篇散行壽序。采秋道：『荷生這兩天怕不得空，我替你薦一個好手筆罷。』小岑道：『是誰？』采秋道：『癡珠不好麼？』劍秋道：『算了，我就是從他那裏來，他說是奇特人，墓誌家傳，他才肯下筆，似此應酬文字，他自己要用，也須倩人。你還薦他麼？』采秋笑道：『他現辦的席面，不通是應酬筆墨麼？』小岑道：『他那裏肯辦一個字，通是那兩個幫手胡弄局。』采秋道：『癡珠這種孤癖，真也不對。讀書做人，都到那高不可攀的地位，除了我們，怕就沒人賞識他了。』劍秋笑道：『我們還配麼？他說一家骨肉，四海賓朋，都不是他真知己；只秋痕說他「不是此刻世界上的人」，是他真知己。』采秋道：『這也是真話。五石之瓠，大而無當，拳曲支離之木，匠氏過而不顧。』這四句就做得癡珠後來的傳贊了。一會北風大作，劍秋道：『閒話休題，荷生今天想是不來，我們還訪他去罷。』采秋道：『我有個拜匣，寄給荷生，你教跟人替我帶去罷。』劍秋道：『你喚丫鬚取去，我怕下雪，要走了。』采秋道：『我去就來。』說着，便由靠北蕉葉門進去。半晌，香雪捧個洋漆描金小拜匣，並個紅紙小封，交給跟人，兩人就走了。這裏荷生收過拜匣，將兩人延入。兩人自將來意說給了，荷生也薦癡珠。小岑含笑，把前話一一告訴，荷生也覺好笑，不得已即行答應。兩人坐一會，從炕上玻璃窗內望見後院彤雲密布，便趕着走了。荷生到了裏間，將愉園寄來小封拆開，是把小鑰匙，就打開小拜匣，卻是一本白摺，取出展開，見蠅頭小楷，寫得勻整得很，卻是一篇賦，笑吟吟的誦了一遍，攜到書案上，密密圈點，諷詠數遍。瞧着錶，已是二下多鐘，便喚青萍，吩咐套車趕向愉園。采秋迎上樓來，荷生道：『好手筆。』采秋笑道：『不要謬讚，替我看了沒有？』荷生道：『我僭易數字，和你商量看好不好？』一面說，一面叫人將拜匣攜入，遞給采秋。采秋檢出瞧一瞧，笑道：『你易了數字通好，只是何苦這樣濫圈。』荷生正要答應，樓下丫鬚報說：『韋老爺洪老爺過來。』荷生，采秋迎到梯邊。紫滄道：『天冷得很。』荷生道：

「要下雪哩！癡珠上了扶梯，向荷生說道：『那天失迎，你和劍秋就留得好詩。』采秋道：『你的和作也好。』癡珠道：『你見過麼？』荷生指着東壁道：『那不是？』紫滄瞧那兩張色箋上寫的題，是次綺懷詩題，後原韻，並寶春鏡樓主人詩，是七絕八首，因念道：

筵篔朱字是邪非，裙布連朝理嫁衣，一洗紅顏磨蝎恨，鏡鸞指日看雙飛。

修到寒梅此福難，陽春獨自占冬殘，江郎一手生花筆，可作金鈴十萬看。

學唱懊懣譜偶填，可憐春恨竟年年，勞君惜翠留佳句，一笑鶯花醉夢天。

鍾情苦我賣多癡，菜市街頭月上時，一掬靈均香草淚，參差好玉爲誰吹？

說道：『好句似仙』又往下念道：

涉江花影蘸雙雙，水部詩心豔綺窗，他日春風春鏡下，牂荆得意理歸艘。

年年客鬢漸成絲，走馬胭脂憶昔時，儘有驚鴻與平視，感甄未敢賦陳思。

說道：『押思字好得很。』荷生道：『癡珠才大如海，他稿裏次韻之作，還有洋洋大篇，三疊四疊的。』癡珠道：『我送給你八本詩稿，你通看過麼？』荷生道：『我瞧是瞧了一遍，下筆的才有一半，大約就中可存的，十有六七，我慢慢的替你去取罷。』癡珠道：

『好極，你和采秋通要給我一篇序。』采秋道：『我也配替人作序？這裏紫滄正念第七首詩是：

澄波蓮葉自田田，絕好清娛侍馬遷，靈氣只今巾幗萃，相如才調女嬋娟。

荷生道：『女相如今日竟有一篇羽獵賦，采秋你取給他看罷。』采秋道：『我是個邯鄲學步，算不了什麼。』此時窗外沙沙的響，早一陣陣的撒起玉屑來。紫滄念完第八首是：

朔雪初晴鳥語柔，文園病起且勾留，秦雲塞草燕支月，落落青衫已十秋。

笑道：『才說雪晴，天卻又下了。』也就過來，和癡珠同看這本白摺寫的賦。見書法珠圓玉潤之中，另有一種飄飄欲仙的丰致，早贊不絕口。癡珠念道：

古者司馬之職，仲冬大閱而狩田，雖鳩之官，十月順時而講武，白旂秋載，駕月令之七騶，黃竹塞吟，乘風馳之八駿，狩歌甫草，弓矢斯張，獵校上林，靺鞨有甌，莫不武節焱逝，協氣旁流，期門清塵，野廬掃路，封圻所掌，着爲令典已。我國家之命將也，詩咏

出車禮隆推轂。國士之壇旣拜，將軍之闔遂開。君子有穀，元老壯猷。功炳於三鑿之師，化穆乎七旬之格。豈特桓桓夫子，赳赳武夫，學萬人之敵，作萬里之城。云爾哉？經略以椒房懿戚，珂里世臣，督師河上，駐節并州。功德享乎燕貽，勳名圖於麟炳。接雲中之雉尾，踵車後之鷹揚。寇準借以撫循，韓珂坐而靜鎮。抒籌邊之偉略，宜專闔之靈威。漣轉關中，蕭何裕本根之計；寇窮淮上，王景足控馭之謀。然猶謙德自攝，公忠日懋。吐哺握髮，延攬英雄；鞠躬旅陳師，日嫺輿衛。所以幕府得一時之人傑，軍佐皆絕代之將才。往歲秦中，逆回滋事，經略畛域之心不設，水火之救彌勤。親率精兵，日馳百里；驚砂入面，堅冰在鬚。先聲遠樹，銅馬聞羽檄而降；一夕成功，回鶻望令公而拜。潼關日麗，破石雲屯，東行匝月之勞，西土萬家之福。豈止營屯細柳，媿美條侯；芟蕞甘棠，興歌召伯。固已陸警水慄，泥首於畏威；海滋山陬，銘心於飽德也。於時，元英應律，丹鳥司晨；塞草雲黃，劍花霜白。經略乃擁元狐，駕黑路，臨講武之場。千乘雷動，萬衆鳧趨；羽蓋風張，牙旗雪捲；伏飛則虎幄遙開，扈從則豹房晨啓。乃下令大操，香霏步障，異金谷之名園，會集兜鍪，同華林之習射。雁翎掠地，鷹架插天。集六部之良家，奮兩河之壯士。列陣分屯，旗翻豆綠；分明別隊，襦映梅紅。於是布鷲鴞之陣，揚翡翠之旌。馳唐公之驢驘，萃華元之犀兕；遊陟雲林，周歷煙渚；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塵土。銅鼓鼙鳴，鐵衣蟻聚；賜賚之錦霞堆，論賞之錢山積。此固長楊所不能賦，羽獵所不能詳也。旣而槐蔭禮成，汾堤日暮；鸞鶴歸林，煙雲擁樹；玉顏微霽，賓從咸怡；戎政旣修，景福爰集。某也幸得與寓目焉，因敬謹以陳詞，願從容而獻賦。其辭曰：

榆關春小，董澤秋閑；霜烏依日，塞雁驚寒；草枯玉砌，花冷金鞍。修故典於良月，閱技勇於材官。經略乃選天驕，駕雲駟，涼生晉水，路出汾川。一條徑輦，萬騎聲聞；坡平草薶，林爽風穿；疎槐漏日，殘柳凝煙；彩仗共粉榆相映，和鸞與蕭鼓齊喧。天開錦幄，地遍花旣；將舉烽而伐鼓，先警衆以鳴鞭。鳧藻心傾，驩虞情暢；炮石雷轟，戟門風壯；翠葆成圍，繡旗疊障；刁斗無聲，軍書高唱；東西組甲之兵，左右繡袍之將。無何，鷹隼飛騰，熊羆馳突；陣結建瓴，彩高仗劍；散爲蝴蝶，五花八門；圍作鷲鴞，春雲秋月；耳目紛其陸離，神采飛而煥發；矯如戲水之龍，健若摩天之鶴；香塵辟易，以飛揚，電影奔馳，而滅沒。三驅竣事，三耦升堂；彎弧落雁，破的穿楊；懸熊正設，畫虎侯張；星流雨集，走潛飛翔；鵠暈圓而月皎，鵬雲破而風揚；步射禮終，馬馳綺陌；弓勁有聲，蹄輕無跡；獅花奮而揚鏹，猿背撐而射石；貫轂之矢紛投，織錦之韉絡繹；控玉勒而星搖，擁瑰弓而霧積。乃有漢家飛將，塞上雄才；班師馬邑，罷戰龍堆；彰戰功於絕域，得侍從於層臺；技能貫蝨，令慣銜枚；恰彎弓而滿月，倏噪鼓而驚雷；樂工告闕，齊賜初行；銅山合

徒，錦市俱傾。壯表裏河山之色，慰就瞻雲日之情。石樓霞爛，繡壤風清，惟順時而布政，乃樂備而禮成，眷迴車而言邁，祝景福之時呈。

紫滄說道：『研都鍊京，錦心繡口。』癡珠道：『班婕妤歌扇，鮑令暉賦茗，對此麟麟炳炳之文，能無愧色？』采秋道：『你們總是說好。其實說是我作的，自然不好也好。倘說是你們孝廉茂才做的，也就平常了。』癡珠忽然半晌不語，卻高吟杜詩冬狩行道：『颯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竟灑涕冒雪走了。荷生曉得癡珠別有感觸，送出大門回來，歎道：『古之傷心人也！』因吟杜詩道：『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采秋接着道：『幽人志士莫嗟怨，古來才大難爲用。』就留紫滄小飲到二更天，值雪少止，坐車而去。荷生送了紫滄，在水榭西廊欄杆上，領略一番雪景，真個瓊裝世界，玉琢樓臺，因觸起癡珠稿中的詩句，吟道：

飛來別島住吟身，玉宇瓊臺證淨因；如此溪山如此雪，天公端不負詩人。

正欲迴步，驀見采秋到了跟前，說道：『怎的半天不進去，卻站在雪地裏吟詩？』荷生從雪光中瞧采秋，披件大紅哆囉呢的斗篷，越顯得玉骨珊珊，便攜着手道：『你看這水榭，不就是海上的瑤島麼？我真欲終老是鄉，不必別求白雲鄉矣！』采秋道：『你喝了酒，這一陣陣的朔風，撲面吹來，寒冷異常，進去罷。』此時紅豆提一盞荷葉燈也來了，就引着兩人，慢慢步上樓來，香雪向銅鑪內添些獸炭。荷生高興，教紅豆掬了一銅盆的雪，取個磁瓶，和采秋向鑪上親煮起茶來。采秋吟道：『羊羔錦帳應粗俗，自掬冰泉煮石茶。』荷生笑道：『你還不如黨家姬哩！』采秋道：『怎說呢？』荷生道：『他買得，你買不得！』采秋默然停了一停，淚眼盈盈，說道：『我的心你還不知道麼？』荷生道：『這也不用說了，只是你決意下月走麼？』采秋淌下淚來，哽咽半晌，說道：『我爹病了，我總要回去看他一遭。自古父母在堂，做侍妾的也許歸寧，就算我已到了你家，得着這個信，求你給我回娘家一兩個月，你難道不依麼？而且我終身的事，也要和我爹說去。他是個男人，自然比我媽明白些。紫滄平日和我爹還說得來，我先走，你教紫滄隨後也走，大約這事總有八分停妥。萬一不然，我這身終算是你的。正月以內，我自行進省，彼時他們也不能說我不待父母之命。你道是不是呢？』荷生歎一口氣道：『你說的都是；我能說你半句不是麼？只是天寒歲暮，教我把這別緒離情，作何消遣哩？』采秋聽

了，撲簌簌掉下淚來。荷生眼皮一紅，忍着淚說道：『人生離合悲歡，是一定之理，我也不學癡珠，作那兒女嗚嗚，楚囚相對的光景。事已至此，只得給你走罷！』說着便站起來，喝了茶，開着風門，向樓外望着園中一片雪光，卻覺得冷森森的，因復歸坐，說道：『這會有了幾句詩，我念着，你寫好麼？』采秋點一點頭，移步到長案邊，教紅豆磨墨，自行檢張箋紙，向方椅坐下，蘸飽筆等着，只聽荷生吟道：

壓綫年年事已非，淚痕零落舊征衣；如何窈窕如花女，也學來鴻去燕飛？

荷生一面吟，采秋一面寫，到了末句，便停着筆，接連流下幾點淚來。荷生又吟道：

相見時難別亦難，綢繆絮語到更殘；脂香粉盒分明在，檢作歸裝不忍看。

荷生吟這一首，聲音就漸低了好些。采秋剛才抹乾了眼淚，提起筆來，寫了一句，卻又滾出淚來，便站起身來，咽着聲說道：『我不能寫了，你自己寫去罷！』荷生只得接過筆來寫下去。第三四首是：

箜篌一曲譜新墳，便是相逢已隔年；珍重幾行臨別淚，莫教輕灑雪中天。

鍾情深處轉成癡，不欲人生有別時；偏是陽關隨地遇，聲聲風笛向儂吹。

采秋瞧了這兩首，竟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了。荷生也落下淚來，紅豆在旁，趕着擰手巾，給兩人拭了臉，又遞上茶。半晌，采秋含着淚說道：『我先教我媽走，我挨過你的生日再走罷！』荷生不語，這會天漸開朗，風亦稍停，兩人也非復先前淒楚了。後來采秋遲走二十日。那大閱賦，竟爲明經略賞識，此是後話。正是：

幼婦清才，一時無兩；屈指歸期，春三月上。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癡婢悔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殷勤

話說癡珠滿腔孤憤，從偷園上車，向秋心院趕來。時正黃昏，晚風刺骨，朔雪撲衣，好是一箭多地就到了。步入月亮門，跛腳和那小丫鬟，站在臺階上，將棉襖前襟，接着雪花頑耍。瞥見癡珠，一個便打開南屋軟簾，一個跑入北屋，告訴秋痕。秋痕迎了出來，說道：

『好好天氣，偏是不來；這樣大雪，何苦出門呢？』一面說，一面替癡珠卸下斗篷風帽，教小丫鬟取過鞋，換下溼靴。癡珠見秋痕打個辮子，也不塗粉，卻自有天然丰致，身上穿件舊紡綢的羔皮短襖，青縐紗的棉褲，便攜着手，同入北屋。覺得一陣陣梅花的香，撲入鼻孔，便說道：『梅花開了麼？』秋痕道：『你回去那一天，就開了數枝，怎的這兩天竟不來呢？我又沒得人去瞧你。』癡珠道：『我爲着差人回南邊去，忙了一日。』第二日，卻爲游鶴仙自蒲關來了，他就住在李太太公館。我飯後去回看他，就給他兄妹留住，到三更多天，才得回寓。今日清早，要來看你，卻被小岑、劍秋絆住腳。吃過飯，正吩咐套車，紫滄又來，我只得和他同到愉園。鶴唳風聲，天寒日短，我到像個隋煬帝，沒及顧景哩！』秋痕不語。癡珠儘管向玻璃窗瞧着雪，望着院裏梅花，也不理會。忽聽得嘩喇一聲，嚇了一跳，回頭見滿地殘羹冷炙，秋痕滿臉怒容，坐在方椅，只是喘氣，兩個丫鬟和一個打雜，眼睜睜的瞧着。癡珠忙問道：『怎的？』秋痕一言不發。打雜的說道：『我們好端端送飯上來，姑娘發氣，將端盤全行砸下。』癡珠便含笑說道：『不是姑娘發氣，是失手砸了的，你們不小心，天冷手僵，自然的掀下地來。』打雜正要辯說，癡珠接着道：『如今不要多話。』就向四喜袋內檢出一紙錢票，付給打雜道：『這是兩吊錢，你替我辦幾味下酒的菜來，餘外的賞你。』那打雜自然歡天喜地的買辦去了。癡珠便教兩個丫鬟收拾端出南屋，方來安慰秋痕。秋痕哭道：『我勸你狠着心丟了我，你不肯聽，給這一起沒良心的，恁般輕慢！』癡珠笑了一笑，說道：『如今我和你聚一天，便是樂一天，你體貼我這意思罷。』秋痕止住哭，癡珠倒傷心起來，秋痕十分憤懣，十分感激，就十分的密愛幽歡，正是：

白飛雪絮，紅閃風燈；香爐乍溫，茶釜微沸。羈壁馬於此鄉，合金蟲以爲愛，春憑擣杵，弓任射沙。冰霧之怨何窮？秦絲之彈末已！蓮花出水，聲諧蓮子之心；梅影橫窗，悶入梅花之夢。

只是情分愈篤，風波愈多。第二日，雪霽，癡珠去後，牛氏便進來拿個竹篋，背着手冷冷的笑道：『我們伺候不周，叫姑娘揪了酒菜。』就揚開手，打將下來。秋痕哭道：『你們一個月，得了人家多少銀錢，端出那種飯菜，教我臉上怎的過得去？』牛氏起先不過給狗頭父子慫恿進來，展個威風，被秋痕衝撞了這些言語，倒惹起真氣來，喚起李裁縫，將秋痕皮襖剝下，亂打亂罵。秋痕到此，只是咬牙，也不叫，也不哭。倒是跛腳過意不去，死命抱着竹篋，哀哀的哭。牛氏見秋痕倔強，跛腳糾纏，愈覺生氣，丟了竹篋，將手向秋痕身上亂擗，大嚷大鬧，總要秋痕求饒，才肯放手，無奈秋痕硬不開口。跛腳哭聲愈高，牛氏嚷聲愈大，打雜們探頭探腦，又不敢進。

去。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陡然有人打門進來，卻是李家左右鄰一個賣酒的，這人綽號喚作酒鬼，性情懶惰，只曉得喝酒，開個小酒店，人家賒欠的也懶去討，倒把點子家私都賠在酒缸裏。一個開生肉鋪的，這人綽號喚作慳太歲，性情爽直，最好管人家閒事，橫衝直撞，全沒遮攔。當下跑入李家，慳太歲嚷道：『你們是個教坊人家，理當安靜。怎的今日大吵，明日大嚷，鬧出事來，不帶累街坊麼？』便奔入北屋，將牛氏拉開。酒鬼也跟着責備李裁縫一頓。牛氏見是左右鄰，也不敢撒潑。只說道：『人家管教兒女，犯不着驚動高鄰。』慳太歲嚷道：『你家十四夜鬧的事，對得人麼？弄出人命，我們還要陪你見官呢！』牛氏李裁縫那裏還敢答應。倒是酒鬼拉着牛氏，到了客廳，慳太歲李裁縫也都出來。大家坐下，酒鬼將好言勸解牛氏一番。慳太歲還是氣忿忿的帶罵帶說。李裁縫陪了許多小心，叫打雜遞上茶來。兩人喝了，慳太歲向着牛氏道：『不准再鬧。』方才散去。可憐秋痕下牀，還沒三天，又受此一頓屈打。牛氏下半年氣平了，便怕秋痕尋死，又進來訴說了多少話。秋痕只是不理。晚上逼着秋痕喝點稀飯，背後吩咐跛腳看守，就也自去吸煙了。秋痕這一日，憤氣填胸，一點淚也沒有，和衣躺到三更後，一燈如豆，爐火不溫，好像窗外梅樹下，窸窣有聲，又像人歎氣。想道：『敢是鬼來教我上吊麼？』因坐起來，將褲帶解下，向牀榻上瞧一瞧，下牀剔亮燈，將捲窗展開，望着梅花，默祝一番。正跪牀沿，懸下褲帶，突然背後有人攔腰抱住，哭道：『娘就捨得大家怎的捨得韋老爺哩？』秋痕此刻，雖不怕甚麼，卻也一跳，回頭見是跛腳。跛腳接着道：『你死了，還怕韋老爺要受媽的氣哩！』秋痕給跛腳提醒這一句，柔腸百轉，方覺一股刺骨的悲酸，非常沉痛，整整的和跛腳對哭到天亮。這會週身才曉得痛，打算癡珠今天必來，怕他見着難受，諄囑跛腳不要漏洩。安息一會，支撐下牀，挨至午後，癡珠來了，照常迎入。癡珠見秋痕面似梨花，朱唇淺淡，一雙嬌眼，腫得如櫻桃一般，便沉吟半晌才說道：『你又受了氣。』秋痕忍不住，眼淚直流下來，說道：『沒有。』便拉着癡珠的手，坐在一凳，勉強含笑。道：『你昨晚不來，我心上不知道怎樣難過。故此又哭得腫了。』癡珠不信，秋痕便邀癡珠步入北院，賞玩殘雪新梅，就說道：『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癡珠接着道：『東流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再來。』秋痕怔怔的說道：『怎的？』癡珠不答。到得夜裏上牀，癡珠瞧着秋痕身上許多傷痕，駭愕之至，亦憤痛之至。秋痕倒再三寬慰，總勸他以後不要常來。次日就是三十，留癡珠餃了一日一夜。初一早，秋痕折下數枝半開梅花，遞給癡珠道：『給你十日消遣罷。』兩下硬着心腸，分手而去。癡珠回寓，將梅花供在書案，黯黯相對。初二暮晚，游鶴仙便來探訪癡珠，到秋華堂來，坐到二更天走了。癡珠因約他明日午飯。初三混了一日。初四午後去訪鶴仙，三更多天回來，穆升回

說：『劉大老爺親自過來，請爺初七日公館過冬。』看官！你道這一局爲何而設呢？原來子善公館是那賣酒賣肉的主顧，跟班奶媽們都認得這兩個人。一日談起李裁縫，慧太歲便將廿八日的事，告訴了子善跟班，因此子善前往探訪，見秋痕玉容憔悴，雲鬢蓬鬆，說不出那種可憐的模樣，就十分難過，和秋痕約下這局。癡珠不知，到了一下鐘，催請來了。癡珠問：『有何客？』跟班回道：『沒別客，聽說牛姑娘也來。』癡珠道：『那個牛姑娘？』跟班笑道：『不就是菜市街李家姑娘麼？』癡珠聽了，便說道：『我即刻就到。』接着吩咐套車。恰好癡珠下車，秋痕正和劉太太晏太太請安下來，就坐在癡珠肩下。子善笑道：『你兩人隔數天不見，何不開口談談？』秋痕眼皮一紅，瞧着瓶裏插的梅花，即說道：『談也是這樣！就如這梅花，已經折下來，插在瓶內，還活得幾天呢？』子善道：『花落重開也是一樣，不過暫時落劫罷了！』秋痕道：『花落原會重開，人死可會重生麼？』癡珠道：『死了自然不能重生，卻是死了乾淨。最恨是不生不死，這才難受。』癡珠說到這裏，不覺酸鼻，秋痕早掉下淚來。子善便勸道：『今日請你們來，原爲樂一天，而且係個佳節，何必說生說死，徒亂人意？』癡珠道：『着，着說別的話罷！』子善因問起謾如江南情景，癡珠歎一口氣道：『他這回戰功，原也不小。荷生營裏，接着南邊九月探報，也與謾如家信說的一樣。不曉得他怎樣得罪大帥，如今還攔着不奏。他前月來的信，說是要飭他到任，這會怕是到寶山去了。』秋痕道：『江南軍營不用人打仗麼？』癡珠道：『百姓不管官府事，說他怎的？』當下晏劉太太喚着秋痕上去，替他換個髻圍，是劉太太親手紮的，又賞了手帕，挽袖，脂粉等件。到秋痕下來，便入座喝酒，上了大菜，家人掌上燈，子善道：『秋痕，你如今行個什麼令？』秋痕瞧着癡珠道：『我那一夜要記芙蓉，你說是詩詞歌賦上多得。我如今單用詞曲的芙蓉飛觴，照謾如的令兩人接罷。』癡珠道：『也還熱鬧，你說罷！』秋痕斟滿酒喝了，說道：『子善，癡珠接令！』

陪得過風月主，芙蓉城遇晚書懷。」

子善喝了酒說道：『秋痕，子善接令！』

羞逗芙蓉嬌面。」

癡珠喝了酒說道：『子善，子善接令！』

草蒲團做不得芙蓉軟褥。」

秋痕道：『我再飛個芙蓉是：』

則怕芙蓉帳額寒凝綠；

子善，癡珠接令。』子秀道：『我飛個並蒂芙蓉能！第一個是：

采芙蓉回生並載；

子善，癡珠接令。第二個是：

也要些鴛鴦被，芙蓉妝；

癡珠，秋痕接令。』子善道：『不好，我竟要飛三句了，通說罷！人太少，我要自己喝酒了；第一句飛着癡珠，秋痕，

草牀頭繡褥芙蓉；

第二句第三句通是賓主對飲，

珠簾掩映芙蓉面；

人前怎解芙蓉扣？

秋痕一杯，癡珠通共三杯，我兩杯。』癡珠道：『如今我說五句，秋痕說一句收令罷！我五句，是：

你出家芙蓉淡妝；

三千界芙蓉妝豔；

芙蓉冠帔，短髮難簪繫；

香津微搨，碧花凝唾，芙蓉暗笑，碧雲偷破；

好男兒芙蓉俊姿。』

秋痕道：『癡珠怎的說五句，通是自己喝，又累我喝兩杯，卻不給子秀的酒？』癡珠笑道：『我要多喝子善的酒，不好麼？』於是癡珠喝了五杯，子善喝了三杯，秋痕喝了兩杯。秋痕道：『我給子秀一杯酒喝，子善陪一杯，

恨匆匆萍蹤浪跡影，風剪了玉芙蓉。』

癡珠瞧了秋痕一眼，也不言語。子秀，子善喝了酒，讓癡珠，秋痕吃些菜。只見老媽領着子善的三少爺，抱個腰鼓出來。癡珠，秋痕都

抓些果品，和孩子說笑。子善瞧着鼓笑道：「我們何不行個擊鼓傳花的令？」癡珠道：「這更熱鬧。」秋痕道：「傳着的喝了酒，也說句詞曲，才有趣。」就向炕几花瓶，取出一枝梅花，說道：「就說梅字何如？」大家說：「好。」子善道：「教誰掌鼓？」癡珠道：「就屈你令郎作個司鼓吏，好麼？」子秀道：「好極！」於是子善喚老媽引孩子到裏間打起鼓。席上傳花，輪有三遍，傳到子善，鼓卻住了。子善喝酒，說個梅字是：

「放柳和梅，有些瓜葛？」

說完起鼓，輪有一遍到秋痕，鼓就歇了。秋痕喝酒，說道：

「立多時，細雨梅花落香雪。」

子善又教起鼓，這回輪有五遍，秋痕將花傳向子秀，子秀未接，鼓卻住了。秋痕便說子秀故意不接，要罰子秀。子秀道：「我正要接，鼓聲已停，怨不得我。」大家都說：「該是秋痕。」秋痕只得喝酒說道：

「前日燈花，今日梅花。」

說完，鼓聲填然，輪有兩遍，秋痕剛從癡珠手裏接過，鼓又停了，大家大笑。秋痕着了急，說道：「怎的三少爺只教我一人喝酒？」只得說道：

「俺向這地，拆裏梅根迸。」

第五回輪到癡珠，癡珠說的是：

「俺似他，翠袖臨風，慘落梅。」

第六回又輪到秋痕，秋痕說的是：

「向迴廊月下，閒嗅着小梅花。」

第七回又輪着子善，子善說的是：

「簪掛在梅梢月。」

第八回又輪着癡珠，癡珠說的是：

『手撚玉梅低說。』

第九回又輪到秋痕，秋痕笑道：『今天真教我喝得醉倒了。』癡珠道：『我替你喝酒，你說。』秋痕說道：

『紙帳梅花獨自眠。』

第十回又輪到癡珠，秋痕將手向癡珠酒杯一捻，覺不大熱，便對些熱酒，夾一片冬筍，給癡珠。癡珠說道：

『他青梅在手詩吟哦。』

到了第十一回，才輪到子秀，子秀說的是：

『畫角老梅吹晚。』

癡珠瞧着秋痕衿上的銀說道：『一下鐘了，已經輪到子秀，收令罷！』秋痕向子秀道：『今日便宜了你。』子秀笑道：『我要喝酒，人家不給我喝，這也是沒法的事。』癡珠道：『今日也還樂。』秋痕歎口氣道：『這叫作黃連樹下彈琵琶，苦中作樂。』癡珠默然，隨說道：『我只是得過且過，得樂且樂。』秋痕用些稀飯，大家散坐。癡珠洗漱後，喝幾口茶，到書案上檢張詩箋，叫秋痕磨墨，提筆寫道：『即席賦謝。』子善、子秀都圍着看，只見癡珠歪歪斜斜寫道：

聚首天涯亦夙因，半年款洽見情真。綺懷對燭難勝醉，旅邸辛盤枉借春。綠酒紅燈如此夜，青衫翠鬢可憐人。使君高義雲天薄，還我雙雙自在身。

末書「子善刺史聚正，癡珠醉筆。」子善含笑致謝。秋痕道：『借春二字有現成麼？』癡珠道：『歲時記，「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說畢將車先送秋痕，復坐一回，然後回寓。正是：

秋鳥號寒，春蠶作繭，破涕爲歡，機乃一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還玉珮愁書生受賺 討籐鐲慧太歲招災

話說十一月起，癡珠依了秋痕的話，十日一來，來亦不久。牛氏也就明白癡珠意思了。這日，癡珠去後，牛氏便跑入秋心院，和秋

痕大吵。秋痕道：『他走了，教我怎樣？』牛氏不待說完，便搶過來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秋痕只低頭不語。牛氏沒奈何住了手，氣憤憤的出去。那狗頭雖攤出中門，牛氏屋裏他還出入，便慢慢的獻勤討好，如今又乘間想出一個妙計來，這且不表。卻說愉園日來，賈氏早走。荷生上半日進營辦事，下半日到愉園和采秋作伴。此時紫滄回家了。小岑、劍秋俱係告假在籍，現在假期已滿，擬帶出山，擬珠日來足不出戶，著了捫蝨談虎兩編雜錄。月杪鶴仙回任，擬珠送行回寓，是夜擁爐危坐一會，喚秃頭剪了燭花，向書案上檢紙斷箋，題詩云：

情到能癡天或悔，愁如可憐地長埋。徐陵鏡裏人何處？細檢盟心舊斷釵！

寫成鴛牒轉低徊，如此閒情撥不開。盡說千金能買笑，我偏買得淚痕來。

次日，摺成方勝，着秃頭送到秋心院。擬珠睡了一覺，秃頭才回，呈上雙魚的一個繡口袋。隨手拽開，內藏紅箋，楷書兩首步韻的詩。擬珠瞧了，復念道：

再無古井波能起，只有寒山骨可埋。鏡匣祇今塵已滿，蓬飛誓不上金釵！

天寒無語自徘徊，見說梅花落又開。爲語東風莫吹徹，留些餘豔待君來。

念畢，收入枕函。自此隔一日一到縣前街，餘外編書，或訪心印談禪。心印道：『癡珠！你口頭色相空空，奈心頭牢鎖不開，憑你舌本翻蓮，歸根是個不乾淨。』癡珠道：『浮生蕩泊，吾道艱難，不足爲外人道也！』心印道：『這是世情，你不懂麼？佛便是千古第一個情種！你們儒教說個仁，又說個義，便有做不得情的时候；我們佛教，無人不可用情。憑你什麼情天情海，無一不是我佛國版圖。只菩薩開情，卻是拈花微笑，再不爲情字去苦惱；你怎不想想？』癡珠正要回答，忽見侍者報道：『苟老爺錢老爺來訪。』說話時，兩人已經轉進屏門，癡珠迴避不及，只得見禮。苟才與癡珠是個初見，那錢同秀係癡珠舊相識，便拉着癡珠，說長說短。後來心印讓坐，同秀就和癡珠一塊坐下。也是秋痕該有一場是非。同秀喝茶，無心中將皮袍袖一展，卻露出一支風簾錫，癡珠認得是自己給秋痕的，怎的落在同秀手裏？心上便十分驚愕起來，說：『七哥，這支錫，借我一瞧。』同秀陡然發覺，急得滿臉通紅，趕將手袖放下，遲疑半晌，硬着頭皮卸下，遞給癡珠，說道：『這是一個人才拿來賣的。』癡珠接過手道：『這就是我的，我在四川好費事尋出一對；你不信，看我這一支。』說着，就從袖裏取下一支，大家同看。半邊包的金色，兩頭雕的花樣，粗大徑圍，兩支一模一樣。苟才道：

「這樣粗大風簾，委實難得。這黑溜溜的顏色，總帶得有幾十年工夫。」同秀道：「你什麼時候丟了一支？」癡珠道：「我不是手我是給個人。你從什麼人買來？」同秀道：「前天有了一個舊相識，拿來要賣二十吊錢。後來我給他十千錢，他也肯賣了。」口裏這樣說，臉上卻十分淒沮。心印因向癡珠道：「這也難說就是你的。我在南邊，有把玉如意，竟與許太史家花樣大小也是一樣。後來我發誓朝山，就送他做個對兒去了。」苟才道：「癡珠，你給了什麼人？何不問這個人有賣沒有？還是他給人偷出來賣，也不可。」癡珠勉強回答數語，帶上自己一支簾錫，就先回西院去了。這裏同秀見這支簾錫已給癡珠看見，想道：「他們問出來，就曉得是我偷了，我也難再見兩人，倒不如編個謊話，教他們鬧一鬧罷。」便含笑向苟才道：「你道我這簾錫真是買來麼？這是他給了秋痕，秋痕新給了我；我在他跟前不便說出。」苟才道：「好呀！你就和秋痕有交情麼？」同秀一笑。苟才接着道：「你竟巴結得上這個有脾氣的姑娘，這也難得。」心印聽着這些話，只微微的笑，通不言語。那侍者背地便一一和禿頭說了。禿頭聽得這話，氣憤憤的跑到癡珠跟前，將侍者的話，告訴一遍，且絮聒癡珠，無非是講白疼了他。癡珠聽了，半晌才說道：「你不用多話，算我這回明白就是了。」禿頭退出，癡珠便向裏間躺下，一時懺懂，全不想前前後後，竟然解下九龍珮，又向枕函中檢出秋痕的東西，立刻喚禿頭送還秋痕，也沒一句話說。可憐秋痕這兩日，正爲癡珠和他媽力爭上流時候，那裏曉得半天打下這個霹靂？當下禿頭將拜盒打開，一件件交代明白，氣得秋痕手足冰冷，呆呆的瞧着東西，半晌才問道：「爺怎麼說？」禿頭道：「爺沒說什麼，只問姑娘將那一隻風簾錫，給了什麼人？」秋痕聰明，見禿頭說起風簾錫，便知癡珠受了人家的賺，氣轉平了，說道：「你回去對你爺說，爺給我的東西，我一時也檢不清，我就沒良心，也不敢將爺留的東西，這會兒就給了人。那風簾錫一節故事，你爺將來自然明白。我的東西，教你爺仍舊收下。對你爺說，我總是一條心，再沒兩條心。教你爺不要上人家的當，徒自氣苦。這時候還早，就請你爺來，我有話說。」禿頭先前一臉怒氣，這會兒見秋痕說得娓娓可聽，就說道：「我將這些帶回去，請爺來罷。只是那一支風簾錫，卻怎的落在錢老爺手裏？我也氣不過。」秋痕道：「是他偷着走了；我爲什麼給他？」禿頭道：「這錢老爺就可惡得很，他偷了人家東西，還要說幾多閒話哩。」遂將方才的話告訴一遍。看官：你道錢同秀是什麼時候來呢？原來初十那一夜，狗頭向牛氏保起同秀，說他怎麼有錢，怎樣好騙，又怎樣給碧桃母子訛詐，說得牛氏心花怒開，自悔以前輕易答應了癡珠，總恨那幾天的雨誤人。次日，就打發狗頭去同秀公館請安，探聽口氣，還想送些東西，不料失望而歸，說是同秀七月間就走了。這十天以內，狗頭四處拉攏，無奈太

原城裏，將韋韞稱做海內二龍；就把劉杜稱做并州雙鳳，愉園秋心院再也沒人敢於造次。所以癡珠來往，牛氏一時也不敢拒絕。到了二十四日，狗頭出門，瞥見同秀衣冠楚楚，坐在車裏，就如拾着寶貝一般歡喜，忙跟同秀的車，跑到一家門首，跟班投帖進去，狗頭就在車邊請安。恰好主人不在家，同秀回車，便叫停住，向狗頭問道：「你姑娘都好？」狗頭答應，即說道：「老爺怎的從七月起，就不來了？」同秀道：「咳！不要說起！我就是那一夜接着蒲關的信，開個鹽務命案；次日冒雨起身，如今才能脫身。」狗頭道：「這裏到小的家甚近，老爺順路進去，喝一杯茶好麼？」同秀做人，見人家會巴結，不肯拂他的意思，便道：「也好，只是我聽得人說，你姑娘和我的朋友韋老爺好得很。」狗頭笑道：「他是老爺同鄉，小的原不敢混說。其實，姑娘近來厭棄他了不得，都是你老爺那夜不來，害我媽上了他的當。如今老爺來了，便是我家造化。」同秀道：「往後再看。」兩人說說，早到門首。狗頭打門，便一疊連聲嚷道：「錢老爺過來！」喜得牛氏裁縫忙迎出來，又怕秋痕不答應，牛氏自己跟進來，瞧着秋痕款待，不想同秀這回，是他女人和他同來，爲着他娶妾，家裏好不吵鬧，如今是押他搬取回去。你道同秀這回還能够在外頭胡鬧麼？當下秋痕在牛氏跟前不能不招呼，到得牛氏去後，便低着頭，憑同秀怎樣問話，只是不答應。一會，秋痕走入南屋，同秀一人坐在炕邊方椅，見枕邊黃澄澄的一支風簾鐺，想道：「秋痕這般可惡，我悄悄的帶上，你總要捱一頓打。」其實，同秀當時作惡，要牛氏把秋痕打一頓，豈知這風簾鐺是癡珠的，就丢了十個，他媽也不管，如何會打。當下同秀走了，秋痕也送到月亮門，他媽雖十分不快，卻不得說秋痕有錯。只十一日起，癡珠不來，好容易盼得同秀來了，言語又十分支吾。次日，辦點果品，教狗頭送去，才曉得同秀這一回有人管了。家人們將狗頭送的果品，一人嘗一個，卻沒一個替他端上去。回等至下午，同秀影兒都沒見。兩盒果品，早給家人們白吃了，只得端回空盒。牛氏聽了，委實生氣，數說狗頭一頓，就懊悔不該冷落癡珠，要秋痕寫字去請。秋痕道：「這話難說。他見你們待他不好，叫你們自己打算。你如今要和他說話，你教人請他去，我不敢管。」牛氏聽了，自然又和秋痕淘氣，卻不敢再打。挨到二十八、一月待要完了，又是個年，牛比沒法，靠晚跑到北屋，將好話和秋痕來說。秋痕只得答應。牛氏剛才出去，禿頭就來了。這秋痕真與癡珠是個夙緣。別人委曲他一點兒，不曉得要哭到怎麼樣。癡珠這樣丟他的臉，他還替癡珠體諒，是受人家的賺，且料定禿頭回去，癡珠必來吩咐廚房預備點心，教小丫鬟向火爐添上炭，放下開水，教跛腳打疊屋裏，自己薰着一盒香篆。不一會，癡珠早來了。秋痕照常迎出來。癡珠雖然有氣，也不說什麼，仍是攜手坐下道：「我再不想今晚又來這屋。」秋痕一言不發，含笑向跛腳道：「你叫老爺

跟人和車都回去。」癡珠道：「怎的……」正待往下說，牛氏進來招呼道：「我早打發走了。老爺這一個月爲什麼和我們淡起來？我多病，家裏的人都靠不往，一向委曲老爺，我知道了。」癡珠見牛氏陡然恭順，到詫異起來，也就說了幾句應酬話。秋痕倚在方桌，手撥香篆，只抿着嘴笑。牛氏吩咐秋痕道：「爺要酒要點心，就叫；我都預備現成。」秋痕答應，牛氏就去了。小丫鬢遞上茶，跛腳端上洗臉水向秋痕道：「娘擰。」秋痕道：「今天一家的人伺候他同祖宗一般，還要我擰？」跛腳笑道：「爺平日要娘擰，還是娘替爺擰罷！」癡珠道：「你擰着，我自己洗。」秋痕含笑向癡珠道：「擰一把給我拭手。」癡珠道：「你不替我擰，還使喚我？」秋痕癡珠一眼道：「我不使喚你，卻使喚誰？」癡珠笑將手上擰的，遞給秋痕，秋痕拭完手，向跛腳道：「你把爺的茶碗端來給我喝。」跛腳道：「爺還沒有喝哩！」秋痕笑道：「我不給他喝，你待怎麼樣呢？」跛腳只得含笑端上。秋痕喝了兩口，方才遞給癡珠道：「賞你喝罷！」癡珠道：「怎的你今天這般樂？」秋痕眼睜一紅道：「我挨了一個月苦，才有這一天樂，你還不情願麼？」說着，就拉着癡珠一塊坐下，將牛氏的話一一告訴，說道：「但願往後不再起風波。我挨那老貨兩頓打，就打值了。」癡珠道：「你什麼時候又挨打一次？」秋痕就將初十的事說了一遍。癡珠道：「你怎的不給我知道？」秋痕道：「給你知，也是枉然。」癡珠道：「只因替我省兩個錢，你整整受一個月的罪。」跛腳在桌邊裝水煙，接口說道：「爺不曉得娘前月還上吊哩！」秋痕瞅着跛腳一眼。跛腳道：「也要給爺曉得娘的苦。」就低聲將那一夜的事，說給癡珠聽。癡珠聽了，起來向跛腳揖了一揖，慌得跛腳笑嘻嘻的走開不迭。秋痕含淚着，將癡珠拉開，坐下道：「做什麼呢？」癡珠慘然道：「我竟不曉得跛腳這回變了一個人，有此見識。果然你拚個死，不害我受累麼？只是我今天聽人謊話，那般決裂，不特對不住你，也對不住跛腳。」秋痕忍着淚，說道：「你怎樣凌辱我，我也不怨是我家裏人抗害我，我怪不得你，更見你的真心待我。只你氣苦這半天，真個冤枉。」癡珠道：「這錢同秀怎的跑來？」跛腳就將狗頭怎樣去請，怎樣和同秀來，同秀怎樣偷了風簾鐮，通告知癡珠。秋痕道：「他們還送果品去，同秀沒有收，這才絕望了，回心轉意來求你。」癡珠笑道：「同秀這一來，還算是我們的功臣。」於是軟語纏綿，跛腳伺候過消夜，先自睡了。兩人這一夜心滿意足。但見六曲屏邊，九枝燈下，枕衾乍展，衣扣半鬆；郎癡若雲，儂柔似水；流輝婀娜，接影粵絳；菱菱不弱於風波，齒蒼自苞於雨露。冬山如睡，玉豔臨醒；街鼓鑿鑿，夜光灑灑；刻鴛鴦翅，成蛺蝶圖；春漆枯心，歡銷愁髓；研丹擊石，冤魂願鎖於天牢；沁露蜜脾，華鬢忽游於忒利。此夜消除百慮，有如點雪紅爐；從今暗數千春，願去閨年小月。且說禿頭次日見天陰欲雪，便早些帶車來接。到了李家

門口，覺得一路朔風，吹得打戰，因向酒鬼店裏，喝杯酒。恰好慧太歲拿盤滿肝也來了。這兩人和禿頭近來都講相好，便倒酒的倒酒，切肉的切肉，呼兄呼弟，一塊喝酒。喝到高興，禿頭說起狗頭情狀可惡。慧太歲道：『你老爺和他姑娘好，怎的不教姑娘出來喊冤？譬如再有甚風波，教姑娘儘管喊出街坊。你老爺是不使出頭替他說話，我們左鄰右舍，都幫得他去見官理論呢！』慧太歲道：『我聽得劉大老爺已經有罪，何況是拐來呢？』禿頭道：『說起姑娘也可憐，昨日我也怪他，後來他說得有理，是我老爺給人賺了，倒教我不過意起來。』酒鬼道：『什麼事呢？』禿頭便將錢同秀偷錫，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慧太歲道：『是他麼？你帶我和他要去。我聽得劉大老爺公館的人說，他怕老婆。這回他老婆來了，管住他，不給他走一步。你帶我去，你但說老爺問過李家，說這支錫，是錢老爺帶來了，叫我帶李家的人來要。以後你做個好人，看我發作便了。我總要教他拿出籐錫，還教那老婆和他鬧一場。』禿頭哈哈大笑道：『妙妙！看你手段，我喝過這杯酒，就同你去。』酒鬼道：『討得來也好替劉姑娘明心跡，給錢同秀臊臊脾。』不言二人酒氣沖沖的去了。卻說癡珠秋痕起來，差不多八點鐘了。癡珠便問：『禿頭來麼？』外面人回道：『車到了，二爺沒有來。』癡珠道：『今天怎的竟不來了？』不一會，禿頭笑嘻嘻的徑跑入秋心院，恰好癡珠秋痕都在南屋。禿頭將籐錫遞上道：『討回來了。』秋痕了不得歡喜。癡珠接過手說道：『你怎的去討？』禿頭便說出慧太歲如何打算，如何上門吵鬧，錢太太如何大嚷出來，將錫子擲在地下，並說道：『那太太好不利害，罵得錢老爺啞口無言，怕真要打哩。』癡珠微笑不語。秋痕將錫帶上，說道：『天理昭彰！他要害我們鬧出一場故事，不想他自己卻鬧出一場笑話了。』因向癡珠道：『我一個多月，通是打辯，今天我卻重上妝臺，你待我梳完頭走罷。』癡珠就吩咐禿頭『外邊伺候。』禿頭退出。自此禿頭逢人就說錢同秀怕老婆，就把這六個字，做個并州土語。那同秀氣憤不過，無法和癡珠秋痕作對，也難和禿頭報仇。卻買個營兵，借着買肉，和慧太歲廝打一場，送官究治，要想借此將他出氣。無奈鎖到衙門，禿頭早知道了，告訴癡珠，立地叫武營釋放，把那一名兵也革了糧。癡珠又給了慧太歲三十吊錢，再做生理。後來慧太歲感恩報德，捨命保護秋痕，也是爲此。正是：

公子終歸魏，那那罷賣漿英雄淪市井，淒絕老田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并州城內柳巷，有個寄園，因山而構。第一層門內，有個花神廟。廟傍空地，園丁開設茶社，榜曰「一味涼」。第二層門內，便是寄園，係一江姓鄉宦住宅，緣南邊任內虧空，寫信回家，叫將此園典賣，由并州大營完繳。這且按下。再說采秋那篇賦，不曉得何人抄了出去，就有好事的人，將荷生閱本，刻印起來。一時傳播，官場中無人不贊好。明經略先只曉得荷生有個意中人，名喚采秋，卻不知道采秋有此手筆。當下將賦看過，登時來訪，荷生也無可隱諱，就一一說了。經略索觀原本，荷生喚青萍飛馬往取。經略看那小楷，拍案叫絕，便想替荷生圓此一段好因緣。適值荷生案上，擱着江鄉宦家丁紅稟，說：「屋價庫平七千兩，偸年無人肯買，求准離屋，繳契歸官」等語。荷生黏簽批駁。經略瞧着，將荷生的簽揭起，提筆批道：「着即投契，限十日離屋。」因笑向荷生道：「我買此宅，贈給先生做個金屋，好麼？」荷生道是戲言，微微陪笑。經略喚跟人傳進門上，將此稟付給，說道：「你着江家繳契，即交韓師爺收管罷！」門上答應。經略和荷生一揖走了。荷生無可措詞，送出平臺。經略又回頭笑道：「先生儘管趕年辦妥。」荷生只得唯唯。看官，你道采秋得了這個知遇，奇不奇呢？這日下午，荷生來愉園，采秋正買了一匹烏騾，向梅花樹下空地馳試，見荷生來了，便下了馬，將轡勒付給紅豆，就問荷生道：「你一早叫人取賦，我還沒起來，到底是爲甚事？」荷生將經略盛意告知，就笑道：「千金市駿，你的聲價，竟高起數倍！」采秋歡喜，轉笑道：「古人說一字值千金，我卻值不上七兩。」荷生也笑道：「如今不能不讓你說幾句闊話，可憐我和癡珠，整天寫了幾多出字來，卻一錢摸不着！」采秋道：「你說起癡珠，我正要問你，這幾天見着他沒有？」荷生道：「他昨天才到營裏，李家如今又和他好了，虧得秋痕此番苦肉計。」采秋道：「秋痕真也不負癡珠。」荷生道：「你還不曉得癡珠幾乎負了秋痕！」采秋道：「怎的？」荷生遂把癡珠述的前一回事，和采秋說。采秋道：「可見你們男人的心是狠的，一翻了臉，就把前情一筆勾消。我想那起繡錦囊時候，心還會痛。」一面說，一面眼眶就紅起來。荷生笑道：「舊事不要重提。今日臘八，天氣陰寒，我又有空，何不將癡珠，秋痕招來一敘呢？」采秋道：「怕癡珠沒到秋心院，找他就費事了。」荷生道：「這樣天氣，他好人不和秋痕送暖偷寒？」說着，就將紅豆轡勒接過，騎着烏騾，也在空地上試了一回，便跑出園來到了李家，下馬進去，悄無人聲，步入秋心院南屋，聽得秋痕低聲唱道：「花朝擁月夜，管盡溫柔滋味。」以後聲便低了，就聽不清楚。正要叫喚，又聽一句是：「兩人合一副腸和胃。」便悄悄的從落地罩的小縫，瞧將進去，見癡珠倚在炕上，秋痕坐在一邊，笑吟吟的唱。因掀開棉簾說道：「好樂呀！」兩人驚起，見是荷生，癡珠趕着讓坐，說道：「你今天卻有空跑到這裏來？」荷生坐下，向秋痕道：「我特地把公事放

下來聽崑曲；你唱下去，也不負我今天走這一遭。」秋痕紅着臉道：「整月不來了，又鬼鬼祟祟的做個沿壁蟲。」荷生笑道：「難道崑曲癡珠聽得，別人就聽不得麼？」就向癡珠道：「我聽說你著部捫蝨錄，又著談虎錄，到底真是說蝨說虎不成？」癡珠笑道：「前個月悶得很，借此消遣，這會又丟了。」荷生從北窗玻璃裏，望着窗外梅花，笑道：「這卻好蝨也不捫了，虎也不談了。就伴這一樹梅花，過了一冬罷！我偷了這半天空，你帶着秋痕到愉園喫碗臘八粥，也是消寒小集，好不好呢？」癡珠道：「我和你先走，讓秋痕坐車，隨後來罷。」於是四人在春鏡樓圍爐喝起酒來。談笑方酣，管中送來京信一大封。荷生拆開一一檢看，都是循例賀年的簡札。隨拆隨看，隨看隨拋。末後一封，係鄭仲池侍讀的信，寄來八首梅花詩，是用張檢討的韻。荷生歡喜，招呼癡珠同看一遍。癡珠道：「此君的詩，也算得都中一個好手，只弱得很。」荷生道：「我們何不就次韻和他一和？」秋痕道：「一人次韻八首七律，豈不是件煩難的事？」荷生笑道：「怕煩難就不算荷生癡珠了。」采秋道：「你兩人各和八首，我和秋痕妹妹，替你分寫罷！」於是荷生同癡珠隨喝隨作，采秋同秋痕隨喝隨寫。荷生的詩是：

本來仙骨抱煙霞，爲詠羅浮興倍賒；破臘忽驚風信早，衝寒恰趁月輪斜；迢遙香海留春氣，寂寞空山閱歲華；驛騎不來鄉訊少，含情莫問故園花。

一枝才放暗香生，對汝雙躡剪水清；偶有月來堪入畫，絕無人處亦多情；廣平作賦猶嫌豔，和靖能詩尙近名；試看茫茫銀海裏，啁啾翠羽學春聲。

灞橋風雪步遲遲，別有詩心世未知；紙帳銅瓶時入夢，參橫月落最相思；繽紛庾嶺花千本，惆悵江城笛一枝；信是幾生修得到，冷吟閒醉也應宜。

蹇驢曾訪舊江村，野店山橋載酒樽；絕似神仙來玉宇，從無消息到朱門；盤根久鍊詩爲骨，寫影終嫌筆有痕；莫向東風羨桃李，冰霜一樣是天恩。

孤山從古絕塵緣，瑤島瓊樓盡似年；照水祇應看瘦影，凌波還欲擬飛仙；偶描粉黛終疑俗，學染胭脂亦可憐；林下美人窗外月，幾人佳句借君傳。

大江南北記遊蹤，秦樹燕山路幾重；茅舍多情容獨醉，瑤臺有約又相逢；頻我飄泊愁戎馬，三徑荒涼憶菊松；回首綺窗春信

好，頓令歸興一時濃。
花事匆匆歲又殘，一年容易指輕彈；紅蓮依暮慚才薄。白雪連篇屬和難。官闈光陰容嘯傲，玉堂風味本高寒；長安二月春如錦，不許東皇一例看。
銀雲滿徑玉交枝，大地陽和豈有私？傲骨祇應留鶴守，清名幾欲畏人知。隴頭流水風前曲，雪後園林畫裏詩；記取調羹消息好，百花頭上正開時。

凝珠的詩是：

暮景猶留幾斷霞，巡檐顧豈此生賒？鹿岩贈後風如昨，驢背歸來日未斜。不分山林終索寞，非關春色自清華。枕屏夜夜瑤臺夢，俯看紅塵五萬花。
偶從香雪證前生，四十年前住太清；地滿瓊瑤皆故步，心如鐵石總多情。空山有約留知己，傲骨無緣得盛名。一覺羅浮騎蝶去，啾啾翠羽不成聲。
獨步羣芳轉似遲，珊珊仙骨幾人知？馨香懷袖經年別，風雪漫天耐爾思。鐵笛西風吹入破，瑤琴明月怨空枝；并州姑射仙山路，底事栽花總不宜？
訪遍山村又水村，枉攜醞醪酒盈樽；一天雪意濃於墨，幾樹香魂黯到門。漏盡書燈微有影，夢回紙帳半無痕；春花也似秋花恨，冷蕊疎枝盡怨恩。
鴻爪天涯話夙緣，江南消息斷年年；冬心耐守寒林況，春色先歸綠萼仙。顛倒有懷難索解，清癯顧影總相憐；一枝自把靈犀證，栩栩神難筆底傳。
彩波紅雨渺無蹤，疊疊雲山隔幾重；每遇故人頻問訊，可憐遲暮又相逢。寒更伴結襦褌鶴，傲雪形同偃蹇松。絕代孤芳遺世立，開時不見露華濃。
陽春獨自譜冬殘，三弄何人古調彈？修到今生正不易，描來設色可知難。花緣有信分遲早，天總無心作煖寒。明月似波雲似水，詩心清絕此中看。

東風借問故園枝，烏鳥無緣得遂私。萬里星霜人獨對，十年冰炭意同知。篆煙脈脈簾垂畫，綺閣沉沉夜賦詩。亦有家山歸未得，紙窗燈火憶兒時。

做完兩人互看。癡珠道：「荷生的詩，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荷生笑道：「你不是這樣？」秋痕、癡珠微笑。隨後酒闌，采秋取了一匣香篆，慢慢燒着，就和秋痕彈起月琴來，各人將那梅花詩拍入工尺。只按得一首，夜已深了。此時荷生將今早的事告知癡珠。癡珠笑道：「這卻是意外的遭逢，以後須邀我逛一天寄園罷。」也就散了。這夜天陰得黑魃魃的，秋痕爲着采秋給他水仙花，和那塞外的五色石，要個盆供，剛走到北窗下，忽一陣風過，吹得竹葉簌簌有聲，燭光一閃，瞥見梅花樹下，有個宮妝女人，臉色青條條的，唬得毛髮直豎，把盆一丟粉碎了，沒命的跑入屋裏。癡珠聽得盆碎，正奔出看，秋痕早到跟前，拉着癡珠，半晌說不出話。癡珠忙問：「怎的？」秋痕定了神，才說道：「我真見鬼了。」便將所見告訴癡珠。癡珠笑道：「好端端的住屋，那裏有鬼？」正說着，忽聽得窗外長歎一聲，頓覺毛竅都開。秋痕道：「你聽。」癡珠強說道：「疑心多生鬼，我卻不聽見什麼。」口裏這樣說，心裏也着實駭異，便道：「無鬼之論，創自阮瞻，其實魂升魄降，是個常理。若一有嘯於櫟，一種種靈怪，吾不敢說是必無，卻非常理。只是世間的人，隨便到一去處，就有那酒鬼、色鬼、賭錢鬼、雅片煙鬼、促狹鬼、肩摩踵接；這豈人之常理？人無常理，鬼更不循常理。陽間之鬼，白晝現形；陰間之鬼，黑夜露影；這鬼就懂得道理。你們不怕白晝現形之鬼，轉怕黑夜露影之鬼，豈不默呢？」秋痕道：「好好！你又借鬼罵人了！」癡珠笑道：「好好中華的天下，被那白鬼烏鬼鬧翻了。自此士大夫不徵於人，卻徵於鬼！東南各道，賊臨城下，也有做起四十九日醮場的，也有建了四十九日清醮的，這會通天下的人，皆是個冒失鬼，豈獨你家有這鬼頭鬼臉，幾個小遊魂？」說得秋痕和跛腳通笑了，北窗下轉寂然無聲。癡珠復閒談一會，便收拾去睡。再說江家契券，即日投繳，眷屬於十六日離屋。荷生即於是日接到紫滄來書，說杜藕齋要增一千金身價，荷生自然答應了。十七日辦完公事，便到榆園，和采秋領着紅豆，同到柳巷。這裏早有索安翁慎伺候，引着兩人先瞧正屋，就是軒軒草堂，崇墉巒煥，局面堂皇。到了第三進，紅豆見那臨池一座小樓，曲折有趣，說道：「這樓比我們的春鏡樓更覺幽雅，娘往後就住這一進罷！」采秋道：「這樓怎的沒有橫額？」荷生道：「你住了，我就寫春鏡樓三字，做個匾額掛起來。」兩人就在樓上小憩一會，翁慎端上點心，隨意用些，然後打小門上了拳雲樓，只見第一層是六面樣式，面面開窗，純用整塊玻璃，隔作六處，六處之中，又分出明暗來，大小方圓扁側，共有十二處，額題并門仙館，更上第二層，是四面式樣，面

面空出迴廊，廊畔俱有紫檀雕花的欄杆，裏邊八間併作一間，統用錦屏隔斷，面面有門。瞧着園中，亭臺層疊，花木扶疎，池水潏潏，山巒繚繞，已自可觀。再轉扶梯，到了第三層，覺得比前兩層略小了些，卻是堂堂正正，一座三間的廳屋，上面橫額，篆書「雲樓」三字，地位愈高，眼界愈闊。荷生同采秋攜着手，憑欄一望，并州的山水關塞，就如天然圖畫，都在目前。縱覽一會，就下來在并門仙館坐下。采秋問道：「爺如今從那邊逛去？好叫園丁預備。」采秋道：「順着路，我們騎馬走罷。」荷生道：「我們坐船到了小蓬瀛，再騎馬不好麼？」采秋答應，翁愼便吩咐下來。不一會船撐來了，衆人下了船，步入艙來，見兩傍擺列四盆花木，中間三層臺階，是個方有一丈，足開兩席後堂，一邊爲室，一邊爲徑，徑轉爲廊，廊升爲臺，臺上張幔。采秋笑道：「這船式樣，真是奇創！」荷生道：「浙江西湖船式多得很呢！有名小團瓢的，有名搖碧齋的，有名四壁花的，有名隨喜庵的，這式製喚做煙水浮家。」於是談談講講，一路看園中景緻，有幾處是飛閣凌霄，雕甍瞰地，有幾處是危巖突兀，老樹槎枒。那船慢慢的盪，約有半里多路，邊過了一個石磯，出了小港，卻是個大寬闊處。望見西北上一帶長廊，荷生指道：「那就是小蓬瀛。」一會到了，繫好了船。只見蒼松夾道，古柏成盤。一個榭靠山臨水，略似芙蓉州水閣，上去坐下，采秋遞上茶，兩人喝了，走上岸來，荷生騎匹小川馬，采秋就騎那匹烏騾，迤東而行。過了好些石磴雲屏，小亭曲榭，到了平路，茅舍竹籬，頗有雞犬桑麻之趣。那園丁家眷，和着兒女，都一簇一簇的，睜着眼睛，采秋喚他過來，卻不敢近前。荷生吩咐采秋：「一個孩子賞一百錢！」采秋答應，自去分給了。這裏荷生、采秋跑了一回馬，紅豆才到，采秋便先下烏騾，說道：「坐車不如騎馬，無奈這城裏女人通是坐車。」此時荷生也下了馬，說道：「他們嬌嫩嫩的，看見馬就怕起來，那裏會騎！」采秋道：「這也是習慣成自然了。譬如我和你在街上騎着馬跑，不就是錢牧齋、柳如是的笑話麼？」荷生道：「可不是呢！」兩人一邊說話，一邊度上石橋，回望着瓜田芋區，不勝感慨。荷生就說道：「癡珠的詩有「倘得南山田二頃，此生原不問升沉」之句，真是先得我心！我往後要延他將這幾處聯額，和你商量，調換一調換。」采秋笑道：「你和他商量就是了，何必必要拉扯到我呢？」於是下了石橋，順着兩行竹徑，轉出柳堤，又過了幾處神仙洞，翁愼打着小路，叫開了聽雨山館後門伺候。兩人進去，轉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接着就是幾百株芭蕉，圍着三四間書屋，奈窮冬苦寒，卻不見綠天的好景，兩人就不復坐，望小天台而來，只見怪石嵯峨，若飛若走，古籐如臂，敗葉成堆。上了山徑，盤旋到了山頂，有三丈多高，遠望雲樓，近瞰竹塢梅窩，令人豁目爽心。看了好一會，早是夕陽西下，朱霞滿天，才一步步的拾級而下。到一山凹，桂樹林立，有亭翼然，便是金粟亭，靠山踞石。采秋想要

到亭子一憩，荷生道：『天不早了，下面東首就是梅窩，我們到那裏坐，也領略些花香。』遂步下山來，沿着東邊山徑，到了一帶梧桐樹邊，遠遠聞着梅花的香。只見一道青溪，圍着一個院落，也有幾堆小山，盡是梅樹，尙在盛開。兩人隨便步入一屋坐下，荷生道：『園中佳處已盡於此，如今仍從軒草堂出去上車罷。』翁慎端上松花香糕酪，兩人用些，拭了臉，教索安折下幾枝梅，天已黑了，便出來上車，回到愉園。恰好癡珠正在門口下車，三人便一齊進內，先在船房坐下。說起逛園，癡珠道：『我最愛是梅窩那幾間屋子。』因歎口氣道：『春鏡無雙，我說的偏准不准呢？』荷生、采秋一笑。癡珠又歎道：『天下不少名園，單寒卓犖的人，既不得容膝之安，膏粱貴介，又以此爲呼盧博進之場。這園落在你兩人手裏，才是園不負人人，也不負園哩。』荷生道：『往後我就請你住在梅窩。』癡珠笑道：『那才叫做寄園寄所寄。』采秋道：『人生如寄，就是甲第連雲，亭臺數里，也不過是寄此一身。』癡珠道：『這還是常局，儘有富貴個人，功名誤我，鶴鵝之寄，亦且爲難。』荷生笑道：『卿所咄咄，我亦云云，安在彼我易觀，不更相笑？』采秋道：『進去用飯，不要講書語了。』癡珠道：『秋痕等我一塊吃晚飯，我不奉陪。』說着便走。荷生也不強留，送到月亮門，自與采秋在春鏡樓小飲。醉後題一詩云：

朱樓新與築崔嵬，面面文窗向日開；拂檻露華隨徑曲；繞闌花氣待春回；眉山豔入青鸞鏡，心字香儲寶鴨灰；慚愧粉郎絲兩鬢，恐難消受轉低徊。

正是：

明月前身，梅花小影；聽雨拳雲，幻境真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祝華誕女弟子稱觴

話說明年戊午，立春節氣，卻在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立春兩日，雪霽，天氣甚覺和暖。癡珠正與秋痕同立在月亮門外南廡弄鸚哥，見愉園的人送來荷生一個小柬。癡珠展開，和秋痕看着，上面寫的是：『昨有秦中鴻便題一梅花畫冊，寄與紅卿，得念奴嬌一闕，錄奉詞壇正譜。』癡珠笑道：『既得隴，又望蜀。』秋痕道：『荷生這會還念着紅卿，也算難得。』便念道：

迢遞羅浮，有何人重問美人蕭索？竹外一枝斜更好，也似傾城衣薄。疎影亭亭，暗香脈脈，愁緒都無着。銅瓶紙帳，幾家繡戶朱箔。卻憶月落參橫，天寒守爾，祇有孤山鶴。畢竟罡風嚴太甚，恐學空花飄泊。

秋痕眼皮一紅，住口不念了。癡珠接着念道：

綠葉成陰，駢枝結子，莫負東風約。綺窗消息平安，歲歲如昨。

秋痕道：『荷生的詞，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我每回讀着，就要墜淚，你何不和他一閱？』癡珠道：『我出語生硬，萬分不及他，因此多時不敢作了。』秋痕道：『你題花神廟的臺城路，和那七夕的百字令，就與他一樣好。』一面說，一面就拿着柬帖詞箋，先自進去。癡珠正待轉身，只見小岑，劍秋同來了。癡珠忙行迎入，秋痕也出來相陪。癡珠道：『好久不見，怎的今天卻這般齊？』小岑道：『我兩人一早訪了荷生，便來找你，打算約着明天去晉迎春。』癡珠歎道：『文酒風流，事過境遷。下月這時候，你們不都要走麼？到彼時我卻有兩篇文贈你。』小岑道：『這就難得。』劍秋道：『癡珠肯爲我兩人做起文章，這真叫做榮行了。』癡珠道：『我是說我的話。』小岑道：『不要罵起來。』劍秋笑道：『他說他的話就夠了，那裏有做那人的序文，就罵那人的道理。』說得癡珠，小岑都笑了。秋痕道：『我二十二這一天，也要學着荷生做個團圓會，大家都要到。』小岑道：『自然都到。』劍秋道：『這一天你替你師母餞行呢？』秋痕道：『只要師母住得到三十，我三十晚上便替他餞。』大家說說笑笑，就在秋心院用過早飯。癡珠偶然問起掌珠，劍秋道：『你還不曉得麼？夏旒與他來往了半個多月，給不上二十千文，還偷了一對金環，兩隻鋼錶，現在討個兩湖坐探差事，竟自走了。你想掌珠這會苦不苦呢？』癡珠聽了，氣憤說道：『有這下作的東西。』小岑道：『你那裏曉得外面的事？這幾天又有件笑話，你叫劍秋說給你聽。』癡珠便叫劍秋說。劍秋笑道：『你猜是那個。』癡珠道：『我曉得是那個，你說罷。』劍秋道：『你認得原土規麼？』癡珠道：『我久聞其名。』劍秋道：『土規參了官，沒處消遣，那花選上賈寶書，做人爽直，竟給他騙上了。前個月竟想出主意，借寶書家開起賭場來，四面八方拉着人去賭，不想拉上一個冤家，是大衙門長隨賭輸幾十千錢，便偷着上頭一付金鐲，又來賭輸，第二日，破了案，府縣都碰釘子，這一晚圍門一拿，一個都沒走脫。土規也掛上鍊，不敢認是官，坐班房去。只可憐寶書跟着他受這場橫禍，偷認真辦起來，土規是要問罪，寶書還不曉得怎樣下落呢？』癡珠心上難安，說道：『寶書呢，我不會見面，掌珠和我卻有一日盤桓，原想乘個空訪他一訪，因爲夏旒在他家來往，就懶得去了。如今他有這場煩悶，你帶我去瞧他一瞧罷。』

小岑笑道：『你要充個黃衫客麼？』癡珠道：『黃衫客，我自想也還配得，只那夏旒卻比不上李益。』劍秋道：『我同你去。』小岑道：『我也去。』三人一車，向掌珠家趕來。癡珠見掌珠光景委實狼狽，便悄悄給了十兩銀子，并約他明日來秋心院。掌珠自然十分感激。隨後去看丹暈，又去看曼雲，也都約着明日的局。癡珠爲着秋心院近在咫尺，便將車送小岑，劍秋回去步行而來。次日，荷生也來。四人就在秋心院吃了一頓飯，同往東門外看迎春去了，說不盡太守青旗，兒童彩勝，這一日的熱鬧喧騰，傍晚進城，小岑、劍秋的車，灣西回家；荷生、癡珠是向菜市街來。剛從大街轉入小胡同，見前頭停一輛車，兩個垂髫女子，一略小些，俗俗得很，正在下車。車夫只得停住，荷生坐在車沿，這小的且不下車，將荷生打諒一打諒，便喚道：『韓老爺！』荷生也覺得這小的面熟得很，只記不起，便一面跳下車，一面問道：『你怎的認得我？』此時小的下了車，那一個也要下來，荷生卻認得是傅秋香。這小的早向荷生打扞，秋香趕着下車，也就向荷生打扞，說道：『半年多沒見面，老爺通好麼？』那班長認得是韓師爺，十分周旋。荷生卻一眼只瞅着小的，忽記起來，說道：『你不是天香院秋英麼？』那班長接着道：『他是從秦中才來呢！』荷生喜道：『我正要問秦中大家消息。』便招呼癡珠下車。秋香引入客廳坐下。秋香、秋英都與癡珠請安。荷生爲通姓名，秋香延入臥室。看官聽着，秦中自去年逆回滋事之後，光景大不如前；天香院姬人，都已星散。這秋英是天香院一個侍兒，靠着一老媽，流轉到了并州，搭在秋香班裏。當下癡珠急着問娟娘，荷生急着問紅卿，娟娘是他門班裏老前輩，秋英連名姓通不知道。紅卿是閉門臥病，幸他媽素有積蓄，尚可過日。荷生因向秋英歎口氣道：『我和紅卿到你天香院喝酒時候，你才幾歲？』秋英道：『十一歲。』荷生道：『如今呢？』秋香道：『他如今十五歲了。』荷生向癡珠道：『忽忽之間已是五年，回首舊游，真如一夢。』癡珠道：『我去後，你才到秦中，我和娟娘一別，竟是八年。你和紅卿算來，別也有四年了。』說話間，秋香已端上點心，兩人用此。癡珠見秋香、秋英俱婉變可愛，因也約了明日的局，便上車回到愉園。是夜兩人集李義山詩，聯得古風一首，采秋膽出，念道：

風光冉冉東西陌，（癡）蒲青柳碧春一色，（荷）郵亭暫欲灑塵襟，（癡）謝郎衣袖初翻雪，（荷）海燕參差溝水流，（癡）繡檀枕玉雕鏤，（荷）舊山萬仞青霞外，（癡）同向春風各自愁，（荷）衣帶無情有寬窄，（癡）唱盡陽關無限疊，（荷）浮雲一片是吾身，（癡）冶葉倡條偏相識，（荷）鸞釵映月寒錚錚，（癡）相思迢遞隔重城，（荷）花鬢柳眼各無賴，（癡）湘瑟秦簫自有情，（荷）回望秦川樹如薺，（癡）輕衫薄袖當君意，（荷）當時歡向掌中銷，（癡）不須看盡魚龍戲，（荷）

眞珠密字芙蓉篇（癡）莫向洪崖又拍肩。（荷）此情可待成追憶（癡）錦瑟無端五十弦（荷）

念畢笑道：『竟是一篇好七古！』癡珠見天已不早，就向秋心院去了。次日靠晚，秋痕邀了癡珠，同到愉園春鏡樓。早是絳燭高燒，紅氈匝地。采秋一身豔妝，紅豆、香雪也打扮得嬌嬈婷婷。秋痕點對燭，向上磕三個頭，采秋趕着還禮。荷生早拉着癡珠，向水榭臨梅花去。這夜，四人喝酒行令，無庸贅述。次日，荷生、采秋、秋痕又來拜壽，轉一早領着紅豆，先到秋心院。此時癡珠才起身下牀，尙未洗嗽，秋痕爲着要先往愉園拜壽，起得早些，也還妝掠才完，迎出笑道：『這擋駕的法兒，卻也新鮮。』便讓荷生西屋坐下，自和采秋、紅豆進南屋去了。不一會，跛腳領着掌珠進來，接着秋香、秋英也來了。停了一停，小岑、劍秋同到，說丹暈、曼雲受了風寒。癡珠道：『事不湊巧，秋痕今天還備有兩席呢！』荷生道：『就是通來，不過十一人，何必如此費事？』當下秋痕早調遣着跛腳和小丫鬟，在南屋裏，排下兩席麵菜早酒。大家都不大喝，就散了。秋痕領掌珠等替荷生祝起壽來。今日這一會，大家都有點心緒，所以頂熱鬧的局，轉覺十分冷淡。也有在月亮門外倚着梧桐樹，啣啣私語的，也有借着調鸚哥看梅花消遣的。到了三下鐘排席，先前是兩席，荷生不依，癡珠教秋痕將兩席合攏。左邊荷生獨坐，右邊小岑、劍秋；上首采秋居中，左掌珠，右秋香；下首癡珠居中，左秋英，右秋痕。紅豆小丫鬟輪流斟酒。上了四五樣菜，窗外微風一陣陣送來梅花的香。癡珠見大家都沒說話，便要行令。小岑道：『采秋，令繁難得很，令人索盡枯腸。』因向掌珠道：『今日你說個飛觴，要雅俗共賞的才好。』掌珠沉吟半晌，說道：『今日本地風光，是個壽字。』秋痕道：『昨夜行的百壽圖，俗氣得很。今日還講這個。』癡珠道：『今日不說真的壽字，就不俗了。』劍秋道：『說個美人名。』荷生道：『美人名能有幾個。』采秋道：『壽陽公主。』癡珠道：『孫壽。』荷生道：『還有沒有？』小岑道：『有，有，花選上有個楚玉壽，不是美人麼？』說得衆人通笑了。劍秋因向掌珠道：『玉壽我聽說死了，真不真？』掌珠道：『他前月就死了。』秋痕道：『今天大家不准說這個字，你和寶憐妹妹說了，各罰一杯酒。』劍秋道：『着，着我該罰。』便喝了一杯。秋痕道：『寶妹妹也喝罷。』掌珠道：『我是跟他說下。』劍秋道：『是我累你，我替你喝。』癡珠道：『我的意思，說個壽字州縣的名何如？』大家想一想，通依了。癡珠道：『我起令。』便喝了一杯酒，說道：『福建建寧府壽寧縣玉桂喝酒。』秋香喝了酒，想了半晌，飛出一個壽字道：『荷生喝酒陝西同州府永壽。』荷生喝了酒，說道：『山西太原府壽陽。』數到劍秋。劍秋喝了酒，說道：『四川資州仁壽。』數到掌珠，掌珠喝了酒，也想一會，說道：『秋痕姐姐喝酒，山東兗州府壽張。』秋痕且不喝酒，將指頭算一算，把酒喝乾，說道：『浙江嚴州府壽』

昌該是采秋。采秋喝了酒，說道：『直隸正定府，靈壽，該是秋英。』秋英喝酒，想一想說道：『江南鳳陽府，壽州。』小岑道：『輪流一遍，也沒有個重說的，我喝罷。』喝了酒，說道：『山東青州府，壽光，還給荷生喝了壽酒，收令罷。』荷生也自喜歡。紅豆換上熱酒，喝了，時已黃昏，室中點上兩對紗燈，秋痕上了大菜，出位敬荷生三杯酒，就要來敬采秋，采秋再三央告，秋痕只得來敬小岑，劍秋二人各飲一杯，逐位招呼下來，秋香秋英便送上歌扇。劍秋道：『今天立春第二日，教他們只揀春字多的，每人唱一支，我們喝酒。他們有幾多春字，我們嗜幾多酒，不好麼？』荷生道：『好極。』回頭瞧着紅豆道：『你數罷。』此時傅家冷家班長，都拿着鼓板，三弦，笛子，在院裏伺候。秋痕移步窗下，說聲：『一剪梅。』外面答應，笛聲徐起，弦語微揚，鼓板一敲，只聽秋香唱道：

霧籠籠，蔥貼絲紗，花影窗紗，日影窗紗。迎門喜氣是誰家？春老儂家，春瘦兒家。

大家喝聲『好』。紅豆道：『兩杯。』於是斟了酒。癡珠向秋痕道：『這一支是那一部分的詞？』秋香道：『紫釵記，議婚。』只聽秋英唱道：香夢回，才褪紅鴛，被重點檀唇燕脂膩，匆匆挽個拋家誓，這春愁怎替那新詞且記。

大家也喝聲『好』。紅豆道：『一杯。』荷生道：『曲唱得好，只是春字太少，我們沒得酒吃。』紅豆笑道：『大家要多喝酒，我唱罷。』癡珠歡喜，便喚跛腳端把椅子來，教紅豆坐下。紅豆背着臉，唱道：

他平白地爲春傷，平白地爲春傷。因春去的忙，後花園要把春愁漾。

癡珠喝聲好。劍秋道：『要喝四杯呢。』紅豆起身斟酒。掌珠道：『我唱下一支罷。』唱道：

論娘行出，人人觀望，步起須屏障。但如常着甚春傷，要甚春游，我放春歸，怎把心兒放？

荷生說道：『好好喝七杯。』采秋道：『如今够你喝了。』於是大家通喝七杯。秋痕讓點菜。癡珠道：『我在劉子善家過冬，行的令是擊鼓傳花，也還熱鬧。如今要采秋想個雅的，隨人愛說者說，不說者講個詞曲梅字罷。』小岑道：『我儘怕采秋的命令，你們偏要他來鬧。』癡珠向采秋道：『你儘管說。』采秋笑道：『你不怕繁雜，我說兩個令，你們商量用那個罷。』一是一字分兩字，三字合一韻；一是二物並稱，一奇一偶。荷生道：『前一令還多些，後一令只有數件，留着想想，也覺有趣。癡珠你吩咐他起鼓罷。』秋痕早叫跛腳探枝梅花，遞給癡珠，吩咐院子裏起鼓。癡珠便將梅花給了荷生，叫他輪起。劍秋道：『我們講了采秋的命令，也還說句詞曲，才有趣。只不要限定梅花。』大家也依。這回是教坊們打的鼓，輕重遲速，有音有節。席上輪有三遍，花到秋英，鼓卻住了。秋英喝了

酒，說道：

『雪意衝寒，開了白玉梅。』

第二次從秋英起，輪到荷生，恰恰七遍，鼓聲住了。荷生喝了酒，說道：『我講個一字分兩字，三字合一韻罷！一東的虹字。』大家想一想道：『好。』合席各賀一杯。荷生說句詞曲，是：『伯勞東去燕西飛。』第三次的花輪到劍秋，鼓聲停住。劍秋喝了酒道：『我一個「壽考維祺」的祺字。』癡珠道：『善頌善禱，大家賀一杯。』荷生采秋皆喝雙杯。荷生道：『喝一鍾就是了，何必雙杯？』劍秋說的詞曲，是：『進美酒全家天祿。』第四次輪到秋香，鼓聲停住。秋香喝了酒說道：

『則分的粉骷髏，向梅花古洞。』

癡珠因吟道：『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長漂漂。』秋痕瞧了秋香一眼，采秋只喚起鼓。這是第五次，輪到秋痕，秋痕喝了酒，說道：『我說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伸字。』大家也贊好，各賀一杯。秋痕道：『我詞曲是句「拿住情根死不鬆」。』劍秋道：『你不准人說這個字，怎的自說該爵三杯。』秋痕沒得說。癡珠替他講情，爵了一鍾。秋痕說道：『我還說本分的令是：

單只待望着梅花把渴消。』

劍秋笑向秋痕道：『你還渴麼？』秋痕道：『你又胡說！』第六次又輪到荷生，荷生喝了酒，說道：『我如今講個兩物並稱，一奇一偶罷！「冠履」。』小岑道：『妙。』大家也賀了一杯酒。荷生說句詞曲，是：『去馬驚香，征輪遶月。』第七次輪到采秋，采秋道：『前一令，我是「禕」衣的禕字；後一令我說個「釵環」。』大家都拍案叫妙，各賀一杯。癡珠道：『還有詞曲，怎不說？』采秋瞧着荷生道：『順時自保千金體。』言下慘然。荷生更覺難受。大家急將別話岔開了。第八次輪到小岑，小岑喝了酒道：『我說個「琴德愔愔」的愔字何如？』荷生道：『好得很。』大家也賀一杯。說個詞曲，是：『北里重消一枕魂。』第九次又輪到秋痕，秋痕喝了酒說道：『我再說個「焉得護草」的護字。說句詞曲是：「情一點燈頭結」本分的令是，

怕不是梅柳柳卿。』

大家都說好，各賀一杯。第十次輪到掌珠，喝酒說道：

『等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

劍秋瞧着掌珠笑道：「你還等夏旋麼？」掌珠兩頰飛紅，急得要哭。癡珠向劍秋道：「你何苦提起這種人？」掌珠早借着吸水煙，拭了眼淚，才行歸坐。不想十一次又輪到掌珠，只得又喝了酒，說道：「我說個蟪字。」劍秋趕着喝「好」，大家也齊聲贊好，滿滿的各喝一杯。掌珠瞧着秋痕道：「我說句詞曲，是『漏盡鐘鳴無人救。』」秋痕接着道：「願在火炕中身早抽。」就歎了一口氣。荷生道：「講酒令，怎的都講起心事來？起鼓，給癡珠說了收令罷！」這是十二次，又輪到秋香。秋香喝了酒，說道：

「只怕俏東君，春心偏向小梅梢。」

十三次又輪到秋英，秋英喝了酒，說道：

「夢孤清梅花影，熟梅時節。」

十四次又輪到秋痕，秋痕喝酒，說個「杯箸」。荷生道：「靈便得很，大家各賀一杯。」秋痕又說個詞曲，到此悔不來，惟天表證。說個梅是：

「便揉碎梅花。」

劍秋笑道：「往下念罷！」秋痕道：「劍秋，你今天怎的儘糟蹋人？我改一句念給你聽。」

則道墓門梅，立着個沒字碑。」

荷生哈哈大笑。小岑道：「他得罪你，你罵他沒字碑，怎的把我喚做墓門梅？」劍秋笑道：「他近來肚裏，沾了癡珠點兒墨汁，憑什麼人都說是沒字碑哩！」癡珠道：「算了，不說頑話，我還沒輪到呢！」秋痕吩咐起鼓。這是十五次，輪有三匝，花到癡珠，鼓聲停住了。荷生道：「你快說，天已不早，好收令罷！」癡珠喝了酒，說個「棘」字，又說個「領袖」。說句詞曲是「溫柔鄉容易滄桑！」荷生道：「好！虹字起，棘字結，領袖二字，近在目前，卻沒人想得到！我們賀他一杯，散了罷！」秋痕催上稀飯，大家用些。小岑，劍秋急去看病，便先走了。掌珠、秋香、秋英、荷生、癡珠，每人各賞了十兩銀也去了。荷生見秋痕筆硯，放在北屋方案，就檢張紙寫一首詩，向癡珠道：「賦此誌謝。」癡珠念道：

香溫酒熟峭寒天，畫燭雙燒照綺筵；檀板有情勞翠袖，萍根無定感華年；邊城笳鼓催殘臘，文字知交信夙緣；卻念故鄉歸未得，一回屈指一悽然。

癡珠念畢，也檢一棧和道

第一番風料峭天。辛盤介壽合開筵。酒籌緩緩消殘夜，春日遲遲比大年；知己文章關性命，當前花月證因緣；新巢滿志棲雙燕，我爲低徊亦暢然。

荷生采秋，齊聲贊好，喝了茶，然後同回愉園。正是：

勝會既無常，佳人更難得；搔首憶舊遊，殘燈黯無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話說癡珠二十三靠晚，借秋痕到愉園送行。見驪駒在門，荷生采秋，依依惜別；兩人愴然，不能久坐，便自告辭。是夕人家祭竈，遠近爆竹之聲，斷續不已。癡珠倚枕思家，憑秋痕怎樣呼觴勸酬，終是悶悶不樂。秋痕因說道：『你前說要作鴉片歎樂府，我昨日替你作篇序，你瞧用得用不得。』說着，便向案上檢出一紙，遞給癡珠。癡珠接着念道：

聞諸父老，二十年前，人說鴉片，即譁然詫異。邇來，食者漸多，自南而北，凡有井水之處，求之即得。敗俗傾家，喪身罹法，其弊至於不忍言。而昏昏者習以爲常，可爲悼歎！尤異者，香閨少婦，繡閣雛姬，或亦間染此習。至青樓中人，則十有八九。遂令粉黛半作骷髏，香花別成臭味。覺岸回頭，懸崖勒馬，非具有夙根，持以定力，不能跳出此魔障也。孽海茫茫，安得十萬恒河沙，爲若輩滴腸滌胃耶？作鴉片歎：

念畢，說道：『很講得痛切，筆墨亦簡淨，你何不就作一篇樂府，等我替你改？』我是不止說這個，還有幾多時事，通要編成樂府哩！頭一題，是黃霧漫；第二題，是官兵來；第三題，是胥吏尊；第四題，是鈔幣弊；第五題，是銅錢荒；第六題，是羊頭爛；第七題，是鴉片歎；第八題，是賣女哀。』秋痕斟一杯酒，喝一半，留一半遞給癡珠道：『樂府我沒有做過。』癡珠喝了酒，說道：『你沒有做過樂府，那白香山新樂府三十章，你不讀過麼？香山的詩，老嫗能解，所以別的詩不好，樂府最妙。學他那樣作去，便是正體。』秋痕又斟一杯酒，給癡珠喝一半，將剩的自己喝了，說道：『這個你也和我講過，只我總不敢輕易下筆，你隨便起兩句，我接下去學學，好麼？』癡珠道：

「我念你寫。」便隨口念道：「外洋瘠中土，製作鴉片煙。」秋痕端過筆硯寫着。癡珠道：「你五字的做兩句罷！」秋痕故意想了想，說個不大條暢的句，惹着癡珠笑，又分喝了幾杯酒，讓癡珠幾箸菜，才說道：「我做一聯對偶，你看好不好？」就寫起來。癡珠瞧是「媚骨勝鸞膠，流毒如蛇涎。」說道：「這就好，音節也諧。」秋痕擎着酒杯笑道：「我又不曉得怎樣接了，你提一句罷！」癡珠便道：「如今要轉仄韻才好呢！」念道：「愚夫不解身中毒，」秋痕寫着笑道：「我接句「夜夜品簫吹玉竹。」癡珠笑道：「你說他品簫還好呢！」秋痕道：「我想那神情就像。」癡珠道：「這不是給人笑話？」秋痕道：「我和你講，怕你笑話麼？其實我是這一句，你瞧罷！」癡珠瞧着是「短榻燒燈槍裂竹，」便笑道：「好好的句，卻故意要那般說。以下你自己做去，我替你改。」秋痕剪燭花笑道：「我不要，我和你聯了去。」癡珠道：「我酒也不喝，詩也不能做，躺一會罷。」秋痕不依，癡珠只得又念道：「生涯萬事付一槍。」秋痕寫着接道：「萬事如煙過癡忙，朝過癡，暮過癡……」癡珠早向牀上躺下。秋痕便站起來跟到牀前，伏在癡珠身上說道：「怎的？」癡珠道：「你要替我解悶，卻叫我做詩，不更添悶麼？你好好的替我唱那紫釵記，闌諧給我聽，我便不悶了。」秋痕笑道：「你又來歪纏人家。我和你說，今天是霞飛鳥道，月滿鴻溝，行不得也哥哥！」癡珠將手攬住秋痕道：「我不信。」秋痕笑把指頭向癡珠臉上一抹道：「羞不羞，你不記得今天是祭竈日子麼？」癡珠黯然道：「我在客邊，我沒竈祭。」秋痕笑道：「我沒爹沒媽，那裏還有個竈？」癡珠道：「我有媽也似是沒媽，有竈也似沒竈。」因吟道：「永痛長病母，五年轉溝壑，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一面吟，一面傷心起來。秋痕慘然，將癡珠的手掌按着自己的嘴，道：「這是我不好，惹你傷心。我還唱那兩枝玉交枝罷！」癡珠淚眼盈盈道：「我這會曲也不能聽了。」接着高吟道：「當歌欲一哭，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便說道：「我還喝酒呢！」於是秋痕斟了熱酒，送給癡珠。癡珠又高吟道：「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喜君頗盡新禮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就將酒喝乾。秋痕淚珠雙垂道：「這樣傷心何苦呢？龍蟄三冬，鶴心萬里，願君善保千金軀哩！」癡珠微微一笑，說道：「喚他們收拾睡罷！」晚夕無話。次日下了一天雪，癡珠並沒出門。第三日清早，外面傳進一束，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癡珠拆開，見是一張小箋，上面寫的是：

采秋歸矣，孤燈獨剪，藥裹自拈，居者之景難堪，衝寒冒雪，單車獨往，行者之情尤可念也。疊梅花詩原韻，得春鏡樓本事詩八首，錄請吟壇評閱。知大才如海，必更有以和我。

癡珠吾師。

荷生白。

秋痕笑道：『詩債又來了。』癡珠念道：

斷紅雙臉暈朝霞，乍入天臺客興賒。青鳥偶傳書鄭重，朱樓遙指路欹斜。可能假倚消愁思，便爲飄零惜歲華。自笑無緣賞桃李，獨尋幽徑訪秋花。

似曾相識在前生，玉樣溫柔水樣清。月下並肩疑似夢，鏡中窺面兩含情。隨風柳絮迷香國，初日蓮花記豔名。最是四弦聽不得，樽前偏作斷腸聲。

歎道：『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又念道：

同巢香夢悔遲遲，惆悵情懷只自知。卿許東風爲管領，儂家南國慣相思。針能穿恨絲千縷，格仿簪花筆一枝。莫把妝梳比濃淡，蘆簾紙閣也應宜。

如墨彤雲罩遠村，朔風吹淚對離樽。雪飛驛路留鴻爪，柳帶春愁到雁門。姑射露光凝鬢色，闕氏山月想眉痕。多情不爲蠶絲繭，但解憐才亦感恩。

瞧着秋痕說道：『春蠶作繭將絲縛。我四個人竟是一塊印板文字，說來覺得可喜，也覺可憐！』又念道：

篋篋朱字有前緣，小別匆匆竟隔年。束指玉環應有約，凌波羅襪總疑仙。倭其風雪真無賴，況瘁輪蹄劇可憐。畢竟天涯同咫尺，一枝春信爲君傳。

小院紅欄記舊蹤，便如蓬島隔千重。雲移寶扇風前立，珠綴華燈月下逢。碧玉年光悲逝水，洛妃顏色比春松。久拚結習銷除盡，袖底脂痕染又濃。

秋痕道：『這松字押得恰好。』癡珠點頭，又念道：

孤衾且自耐更殘，錦瑟弦新待對彈。塵海知音今日少，情場豔福古來難。誰憐絕塞青衫薄，卻念深閨翠袖寒。願祝人間歡喜事，團圓鏡影好看。

桃花萬樹柳千枝，春到何曾造化私。恰恰新聲鶯對語，翩翩芳訊蝶先知。團香製字都成錦，列炬催妝好賦詩。絮果蘭因齊悟徹，綠陰結子在斯時。

念畢又歎道：「天涯多少如花女，頭白溪頭尙浣紗！采秋就算福慧雙修了！」因提筆批道：「爾絲自理。淚燭雙垂；惜別懷人，情真語摯。然茶熟頭綱，花開指顧。來歲月圓之夜，即高樓鏡合之時。從此綠鬢視草，紅袖添香；眷屬疑仙，文章華國。是鄉極樂，今生合老溫柔；相得甚歡，我輩皆輪豔福。何必紫螺之腸九迴，紅蛛之絲百結也？癡珠謹識。」批畢，隨手作一覆函，交來人去了。跛腳端上飯，兩人用過。正苦岑寂，恰好禿頭送來縣前街十數副春聯，癡珠回喚禿頭，照樣買了好幾張硃紅箋紙，就在東屋大大小小裁起來。秋痕一邊磨墨，癡珠一邊寫。將縣前街的春聯寫完了，就寫秋華堂大門的聯句，是：

別夢梅花繁故國，迎年爆竹動邊城。

秋華堂一付長聯，是：

七十二候，陸劍南釀酒盈瓶；三百六旬，賈浪仙祭詩成軸。

西院門聯，是：

自作宜春之帖，請回趕熱之車。

西院客廳楹聯，是：

結念茫茫，未免青春負我；爲此寂寂，徒令白日笑人！

西院書室的聯，是：

思親旦暮如年永；作客光陰似指彈。

臥室的聯，是：

歲聿云暮，夜如何其？

廚房的聯，是：

爲此春酒，祭及先炊。

秋華堂月亮門的聯，是：

坡翁守歲，唐驥迎宵。

秋痕道：『你如今替我也寫了罷！卻都要這樣不俗的才好。』癡珠笑道：『我寫的就怎樣俗，也比你那門首的什麼「燕語鶯聲」強。』秋痕道：『那是他們鬧的。』癡珠笑道：『你就憑他們鬧去罷！何苦教我寫？』秋痕道：『你不住在這裏，我也不管。如今倘是不好，人家卻笑着你？』癡珠笑道：『你替我裝袋水煙，做個筆資罷。』就取一幅長箋，作八個字的聯云：

領袖羣仙，名題蕊榜，山河生色，頌獻椒花。

秋痕道：『不好，分句是個實事，對句我不配，要讓采秋；他有篇大閱賦，才替山河生色哩！』癡珠道：『我要這般持論，就這樣寫出來，所謂揚之可使上天，抑之可使入地，何必是實？也何必不是實？難道將此十六字，榜着你的大門，就有人家出來說話麼？』秋痕道：『人家那裏來管許多閒事？只是我自己問心有愧，便覺得不好。』秋痕又取過一對紙，癡珠道：『這一付給你正屋黏上罷。』秋痕見寫的是：

富可求乎無我相；人盡夫也，奈若何！

秋痕道：『你怎的寫出這些話來？就是罵那老東西，也怕他們懂得。』癡珠笑道：『你要不俗，又句句要說實事；我如今掃盡春聯習氣，說出十四字來，你又怕了。我將對句四字，改個「母也天只」何如？』秋痕道：『也不好，這一付，只胡弄局，備個成數罷。』癡珠只得換一付，寫道：

消來風月呼如願，賣盡癡骸換一年。

秋痕道：『似此便好，我房門的聯，你先寫罷。』癡珠道：『你房門我有八個字。

有如皎日，共抱冬心。』

秋痕道：『好極。』癡珠寫畢，說道：『西屋是這兩句：

繡成古佛春常在，嫁得詩人福不慳。』

秋痕道：『也好。月亮門哩？』癡珠道：『要冠冕些，是八個字。

浴寒枸杞，迎歲梅花。』

這裏是你梳妝地方，我有了這兩句，

春風雙影窺圓鏡，良夜三生悟曉鐘。」

秋痕歡喜，一看癡珠寫了，說道：「廚房還要一付哩！」癡珠道：「也有。」便檢紙寫道：

司命有靈，犬聲不作，長春無恙，雞骨頻敲。

秋痕笑道：「關合得妙！必須如此，他們才不曉得。」當下雪霽，癡珠分付套車，到了縣前街，然後回寓。復由寓到了大營，拉荷生同到秋心院。秋痕早把春帖子，換得裏外耳目一新。荷生一一瞧過，微微而笑。秋痕將那付富可求乎一聯，告訴荷生，荷生說道：「尖薄何苦呢！」癡珠便留荷生小飲，至二更多天，始叫車送回大營，短景催年，轉瞬就是除夕了，正是：

熱夢茫茫，年華草草，獨客無聊，文章自好。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警新年 寒雲樓華燈猜雅謎

話說西北搬馬解女人，儘有佳的，臘底太原城裏，來了姑嫂兩人，都有姿色，嫂名胭脂，男人給賊殺了，姑名柳青，年才十七歲。到了太原，有個將門少年，係武進士出身，看上了，聘以千金。柳青當着人向少年說道：「我自自夫，只你老爺是此地一個英雄，我也願依你終身，成婚這夕，我要老乾十觔，嫩豬蹄二隻，餛飩五十個，我醉飽了，憑老爺成親罷！譬如老爺自己不能如願，便當給我再找男人，這聘金卻不歸趙哩！」大家都說道：「你怎的講出這些話來？」柳青道：「話須預先說明，免得後來淘氣。我們走江湖的人，再不受人委曲，也不委曲人呢！」那少年雖覺得柳青說話蹊蹺，卻自信拿得穩的，便答應了，柳青就請著券交金，給他嫂嫂收了，日未晡，欣然豔妝而往。少年迎入，婢僕環觀，柳青飲啖自若。約莫定更，自起卸妝，揮老媽丫鬢出去，嫣然向少年說道：「吾醉矣！」登牀盡褫褻衣付少年，道：「憑你鬧罷！」不想柳青袒然裸臥，這少年用盡氣力，竟然終夕不能探他妙處。無何天亮，柳青躍起，少年遁去，柳青名色，鬧動一時。卻說年殘紫滄已歸，小岑娶了丹暈，劍秋娶了曼雲，趕着正月內都要進京，荷生籌撥各道軍餉，檢點年終彙奏事件，更忙得發昏。癡珠雖是閒人，緣無伴侶，也就也嬾嬾的。這日除夕，便在秋心院，和秋痕圍爐守歲。秋痕只怕癡珠憶家百般的要笑，到五更天，兩人和衣躺下。癡珠不會合眼，秋痕竟沉沉睡去，癡珠怕他着涼，將兩邊鏡帳卸下，悄悄假寐。不一會，

天發亮了，萬家爆竹，聲聲打人心坎裏，正在難受，秋痕突然坐起，瞧一瞧，抱着癡珠，嗚嗚咽咽痛哭起來。此時，外面正在敬神，十分熱鬧，房中只他兩人，急得癡珠抱在懷裏，再三詰問。秋痕一言不發，只哀哀的哭。約有半個時辰，才說一句：『我和你怕要拆散了。』說着又哭，癡珠頓覺慘然，說：『這話從何處說起，卻這樣傷心。』秋痕嗚咽說道：『我做一個大不好的夢，即刻想要生離。』就抱住癡珠的頭，哭得燈光無燄，爐火不溫。癡珠委實詫異，說道：『大初一你這般哭，實在不好。』秋痕方才住了哭。一會，跛腳進來，秋痕哭聲已止，就也不覺。別着燈亮，撥着爐火，見兩人靜悄悄的，只道是睡，再不想是哭。轉怕驚醒，蹣手蹣腳的走了。這裏癡珠問起夢境，秋痕又淌下淚，說道：『我夢和你一塊兒走，也不曉是要到那裏，忽然見個大仙，四面都是峭壁，並無磴路，回頭一望，有無數的狼遠遠的起來，我和你前後左右，都無去路，抱着大哭，你說道：『哭也無益，我們捨命爬上山罷。』你爬上一層，拖着，我還沒上去，兩人都滾下來。那一起的狼，就近在咫尺，我只怕咬着，將身遮住你，你還拉我上山，一個狼撲上身來，我也不怕。正和狼死命的掙，忽見峭壁洞開，兩個女人擁個老人，將你抓了進去，峭壁復合。猶隱隱的聽見你在峭壁裏，喊着我的名字。我心裏一痛，就和狼一起倒地。醒來見了你，怎的不傷心？以後越想越不好，怎的不哭？咳！以前你說個無緣，我還不信，如今看來……』說到這一句，又哭起來。癡珠聽了，也覺可傷。這會，麗日上窗，見秋痕面黃於蠟，目腫如桃，沒命的抽咽，只得說道：『幻夢有何足憑，但這屋你說有鬼，我明日帶你西院去住罷。』停了一停，禿頭，穆升帶着車，拿着衣帽，都來伺候，癡珠就出門去了。初二日，李夫人便招癡珠，秋痕，就秋華堂院子看搬馬解。只見那姑嫂二人，短服勁裝，首纏青帕，帶兩匹馬，跟一個老頭子來了。柳青穿件窄袖紅縐繡襖，束以錦緞，足纏綠縐，倒插青縐印花裙幅。胭脂穿件白綾繡襖，束以青縐，足纏綠縐，倒插紅縐印花裙幅。兩人雙翹，皆不及寸許，伶俏之至。各走了一回繩，舞了一回刀槍，耍了一回流光鏡，就搬起馬來。先前柳青是站個白馬，胭脂是站個黑馬，各躡一腳，分東西緩走兩回，便一面跑，一面舞，一面唱，已令人耳馳目駭。末後東西飛跑間，兩人就在馬上互換了馬，如風如電，如拋采，如散花，如舞蝶，翩躚如游魚出沒，更令人神馳心驚。正在癡看，不道兩人早已下馬，站在臺階討賞。李夫人喜歡，各賞了一錠銀，癡珠也就陪賞。奈這兩人見癡珠發下賞來，卻走向前笑道：『你不是韋癡珠老爺麼？我兩人卻不要你賞銀，只要你贈我們一首詩。』癡珠哈哈大笑道：『這怪不怪？你怎曉得我會做詩哩？』李夫人也笑道：『總是先生詩名傳播得遠，他們也自聞風傾慕。』癡珠於是招入西院，取出秋痕畫過的摺扇，信筆揮來。李夫人倚在案頭，見癡珠歪歪斜斜寫道：

鳳陽女子有柳青，柳青選塔輕沙陀。盤雕結隊蟠蟻起，馳馬快過月氏駝。我爲拳拳躍而起，春風陡觸雄心多；可能從我建旂鼓，雕鞍飛轡雙登靴。旄頭指顧忽墜地，嫣然一笑舒流波；人生得此聊快意，嗚呼吾意其蹉跎！

再將那一把扇寫道：

胭脂索我歌，我歌喚奈何！君不見藥師馬，紅拂獻，斬王鼓，紅玉搗，龍虎風雲有成例，鬱鬱居此負名花。吁嗟乎！兒女恨填海，英雄呼渡河，會當努力中原事，勿使青春白日空銷磨。

癡珠寫完，擲筆而起，李夫人笑道：『先生這兩首詩，好激昂慷慨哩！』癡珠微笑，柳青胭脂謝了又謝，秋痕將扇兩邊，都蓋了圖章，兩人喜躍而去。癡珠留李夫人吃飯，定更後帶阿寶大家走了。秋痕便住西院，自此就不回去。牛氏只教小丫鬢玉環，跟定身邊。在癡珠免了往來，在牛氏省了供給，這都是兩邊情願之事。只秋痕爲着初一早的夢，觸起癡珠華嚴菴的籤，總是悶悶不樂。因向癡珠問起草涼驛夢裏碑記來。癡珠從書篋中檢來檢去，總尋不出，也就攔開。十四這一天，李夫人接秋痕，痕進燈去了。癡珠一人正在無聊，恰好小岑劍秋，趁着燈月，步行而來，拉着癡珠走了不多時，到了南司街，使人山人海，擁擠起來，還夾着些車馬在內。三人走路就不能齊集。癡珠招呼兩人道：『這些燈也沒有什麼好瞧，路又難走，我們到柳巷找荷生罷。還聽得有好燈謎。』劍秋道：『甚好，花神廟也有燈看。』便轉入小巷，慢慢的走，一路閒談。小岑道：『荷生這幾天高興得很！』癡珠道：『采秋是臘月二十六抵家，他從初五起，天天在新屋裏催督工程，要趕二十內修整停妥哩！』劍秋道：『他怎的還有工夫製起燈謎。』小岑道：『荷生住了拳雲樓，適值花神廟今年是個大會，借園裏軒草堂結個燈棚，熱鬧得很。他一人夜裏無可消遣，就想出這個頑意來。』一邊說話，一邊聽得花炮的聲，鑼鼓的聲，喧嘩的聲，遠遠早望見園門口燈火輝煌，車馬喧闐。三人齊進花神廟，瞧了一遍，說不盡銀花火樹，華麗紛紜；又聞着絲竹之聲。小岑引路，由殿後小門，穿過竹徑，望軒草堂而來。遙望裏邊亭榭，有掛玻璃燈的，有掛畫紗燈的，草堂門外，搭着燈樓，門內卻有木柵攔住。遙望內裏排着燈屏，古玩，密密層層，火光閃灼；木柵前鼓樂喧天，人聲震地。幸喜地方寬闊，不然也一步不可行了。三人轉到堂後，還有好些人，在山上池邊放泥筒，放花炮，流星趕月，九龍戲珠。只見草堂角門空地裏，放着二三頂藍呢的四人轎，兩頂藍呢小轎，架着七八對燈籠，都是武營官銜。槐樹下繫有幾匹馬，三四個的轎夫，在月下燒着枯葉和花炮的紙烘手。劍秋笑向癡珠說道：『這是你東家在裏頭作樂哩！』正說着，聽得門聲一響，一疊連聲的傳呼伺候。三人只道是

官員出來了，各自站開。凝珠更站得遠些。暗暗的瞧了一會，火炬百道，手照兩行，引出人來，卻是華妝豔服，一羣少婦，後面跟着許多丫鬟僕婦，都站在門口等轎。燈火之中，只覺粉光脂豔，令人眼花撩亂，也不辨得誰好看，誰不好看。凝珠遠遠的瞧，好像秋痕在內，便走近一步，留神凝視。只見李夫人側着臉，和一位太太說話。秋痕手挽着李家一個大丫鬟，站在背後。小岑、劍秋也已瞧見。向凝珠道：『那不是秋痕麼？』凝珠點頭。劍秋低聲道：『那一位是譚如太太。』凝珠也低聲道：『站在秋痕前頭的就是。』李夫人上了轎走了。接着又有一乘四人轎上來，聽得那位太太吩咐道：『先把劉姑娘小轎打過來。』便有幾個丫鬟僕婦家人，接疊傳話。一會轎到，便有丫鬟老媽，扶掖上轎。凝珠認得是李家的人。那位太太又看看幾個少婦上了轎，就上也轎去了。小岑道：『夢想不到，這地方會碰着秋痕！』三人說說笑笑，沿着路走向寧雲樓。只見三三兩兩的人，從裏面出來，一隊像是外省的人，就中有一個說道：『這個謎好難猜！』一個接着道：『謎語自好，只挂在太原城裏，怕一年到頭，也沒人猜得着哩！』劍秋道：『什麼謎，就把我太原一城的人都考倒了！』進得大門，屋內八扇油綠灑金屏門，門上一盞扁的白紗燈上，貼着許多字條，下面圍着一簇人，約有十來個。只見索安跑過來招呼大家進去。凝珠道：『我們看了燈謎再進去不遲。』劍秋道：『你老爺做什麼呢？』索安道：『老爺因大人有話說，上燈以後回營去了。』小岑道：『他不在家更好，我們慢慢的猜謎。』三人短的不瞧，只瞧着上面長條的，是書一封。小岑念道：

憶自卿赴雁門，（唐人詩題一）時正河冰山凍。（藥名一）兩行別淚，盡在樽前。（花名一）半夜凝魂，願隨君去。（詩經一句）比代飛之燕雁，（書名一）感分逝之輪蹄。（西廂二句）竟使目斷長途，（四書一句）深恨行止，不能自主。（花名一）昨於新正一日，始得一傳消息。（花名一）喜逐韶光，與年俱至。（花名一）芬含荳蔻，偕錦字以同來。（藥名一）瘦比梅花，與暗香而並詠。（曲牌一）僕貌慚傅粉，剩有青絲。（藥名一）曲譜求凰，好調線綺。（地名一）定於仲春上浣，謹擇良辰。（詩經一）堅如前約。（藥名一）油壁先迎，（藥名一）想此半幅殘箋，（藥名一）卿見之必破涕爲笑也。（美人名一）

劍秋笑說道：『他竟把給采秋的信，做了燈謎，我們猜猜！』凝珠便道：『第一句想是「北征。」』劍秋道：『比代飛之燕雁，打一書名，不是「春秋」麼？』凝珠道：『我想西廂二句，是「車兒投東，馬兒投西。」四書一句，是「望道而未之見。」』小岑道：『不錯，

第三句藥名似是「香附」。『癡珠道：「香附真打得好。那貌慚傅粉二句，打一藥名，自然是「何首烏」。』小岑道：「是，打得好。但可惜荷生姓韓，要是姓何，那更切當了。」癡珠道：「定於仲春二句，打詩經一句，不用說是「二月初吉」了。油壁先迎，打一藥名，不是「車前」麼？堅如前約，是什麼藥呢？」小岑道：「是「信石」。』劍秋道：「這裏人多，我們進去猜罷！」癡珠道：「慢一步，我再這首浪淘沙的詞。」因念道：

客路去漫漫，（曲牌）念女無端。（唐詩一句）長宵獨耐五更寒。（詩經一句）對鏡自驚非昔日，（唐詩二句）減卻朱顏（美人名一）春信到重關（花名一）綠上眉山。（藥名一）情天有約定團圓。（紅樓夢中一物）碧落黃泉還覓去，（易經二句）何況人間（莊子一句）

念畢，三人步入院子，只見拳雲樓第一層簷下，四面點着一式的二十多盞瓜瓣琉璃燈，照得面面玻璃，光如白晝。便有一個家人延入方室中坐下，送上茶點。三人喝茶用點，先將那一首詞也逐句猜來。劍秋道：「客路去漫漫，打一曲牌，自然是「望遠行」。』癡珠道：「詩經一句，是「冬至夜」，不用說了。易經二句，是那兩句呢？」小岑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癡珠道：「這卻似是而非。」劍秋道：「情天有約定團圓，打紅樓夢中一物，有趣得很，是個什麼？」癡珠道：「風月寶鑑。」小岑道：「妙，他會做也難爲你會想。」於是三人將二句唐詩，一句莊子，一個花名，一個藥名，一個美人名，都想着了；又將那封書上想不出的，也慢慢想着了。劍秋喚索安問道：「你爺留有謎底沒有？」索安道：「一句兩句的，老爺都留有底，給小的答應人家。那兩紙長條，爺說總沒人都打得准。萬一有人通猜着了，請他明日來。」癡珠怕秋痕回寓，無人作伴，急着要走，便說道：「既是沒有謎底，我們走罷，遲日面說。」於是大家步出園來，見燈火零落，遊人稀少，曉得天不早了，便分路而去。正是：

玉簫聲未歇，明月已西斜，最是良宵短，城頭噪曉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話說癡珠自入正後，深居西院，或聽秋痕彈琴，或瞧秋痕作畫，就縣前街也少得去了。這日上元，子秀，子善，久不見面，兩人便一

車到秋心院來。值門開着，下車走入，見靜悄悄的沒個人影；再看月亮門，落把大鎖，兩人愕然。後來李裁縫出來說起，才知道初二後，秋痕還沒回來。兩人出來上車，便吩咐趕向秋華堂來。看門見是熟客，就不通報，兩人沿西廊步入月亮門，見廚房裏一個打雜在那裏打盹，便悄悄的向西屋窗下走來。正待轉入樓下甬道，聽得癡珠朗吟道：『浮萍滄海終飄泊，羞向紅顏說報恩。』兩人站着腳，又聽得秋痕道：『你也有些年紀了，積些餘囊，作個買山歸隱之計，也是着實打算。再者，你的性情不能隨俗，萬分做不過荷生，讓他得意罷。』癡珠歎一口氣道：『我爲着家有老母，不得已奔走四方，謀些衣食，不然，我就做和尚。』秋痕道：『你好好做詩，都是我說着閒話，又引起你的心緒來了。』癡珠道：『我這上半四首，已是不及他的原作，再做下去，也沒有好句出來，不如算了不作罷。』秋痕道：『你昨晚說的「繡榻眠雲扶不起，綺窗初日會難逢；三生風絮年來結，一室天花夜不寒。」都是佳句，怎的不好？』兩人聽了半天，正待移步，不想玉環從甬道出來看見，便報道：『劉大老爺和晏大老爺來了。』癡珠迎出，延入客廳。秋痕掀開香色布綿簾，招呼兩人，覺屋裏一陣蘭花香撲鼻，就行步入見窗下四盆素心蘭，開有二十餘箭，便向書案走來。案上一幅長箋紙，狂草一半。子善看了蘭花，因取來瞧，見寫奉和本事詩三疊前韻。子善念道：

第一洞天訪碧霞，雲翹有約總非賒；鸞笙吹出香巢暖，鳳閣題成錦字斜；楚岫朝雲開遠黛，天臺暮雨洗濃華；尋常小謫人間去，也作秋風得意花。

福慧修來費幾生，珊瑚仙骨照人清；衫裁燕尾成雙影，扇寫蠅頭憶定情；錦瑟相思頻欲詠，枕屏兩地暗呼名；瓊簪指日翔鸞鳳，別鶴何愁帶怨聲！

番風輪指數遲遲，貯月樓成燕不知；才子巾箱金粉豔，美人妝奩芷蘭思；嬌呼小字猜蓮子，愛唱新詞譜竹枝；陌上花開歸緩緩，荆釵珈服兩相宜。

瀾我卑棲水外村，天涯回首舊琴樽；西風鐵笛黃泥坂，夜月銀箏白下門；煙柳灞橋留別夢，胭脂北地染新痕；萍浮滄海終飄泊，羞向紅顏說報恩。

蓬山風引歎無緣，辜負瑤天四十年；團扇畫梅成小影，繡裙簇蝶記遊仙！……

子善道：『清豔得很！』子秀笑道：『我們今天做個僱租客，打斷人家詩興了。』秋痕道：『他正不高興，恰好你來，和他談談罷！』

林喜端上茶來，玉環裝着水煙，四人各說了近事。子秀見上首挂着荷生集坐位寫的一付聯對，是：

座列名香文如滿月家承清德，室有藏書。

中間是心印的一幅畫梅橫披，橫披下黏兩紙色箋。便走近一瞧，見七絕四首，款書女弟子遊晚蘭呈草，便向癡珠道：「你那裏又收個會做詩的女弟子？」秋痕笑道：「不就是李太太麼？」子秀道：「不錯，他娘家姓游。」子善也走過來看，因念道：

華燈九陌照玲瓏，掩映朝墩一色紅。最是太平真氣象，萬人如海月中。

雕輪寶馬度紛紛，百合衣香昨夜薰。繡轡珠簾都不下，輕塵一任上烏雲。

錫簫吹暖遍長街，可有遊人拾墮釵。滿地看塵輕試步，幾回珍重踏青鞋。

小幅泥金寫吉祥，十枝絳蠟照華堂。并門多少嬌兒女，但願家家福命長。

念畢，便說道：「李太太也會做詩麼？」子善道：「幾見詩人的弟子，不會做詩？」就掀着臥室簾子，見窗下兩盆水仙花，也是盛開；壁上新挂一付聯，一幅山水的橫披，橫披下也黏一色箋，便踱進去瞧着聯：一邊款書「癡珠孝廉正腕」，一邊書「雁門杜夢仙學書」句是：

誦十萬言，有詩書氣；翔九千仞，作逍遙遊。

當下子秀和癡珠都跟進來，子善道：「采秋竟會寫起大字，且有筆力，真是夙慧！」子秀道：「不要說采秋，就是秋痕，如不是有慧根，怎麼幾個月工夫，就會做詩呢？」癡珠道：「大約琴棋書畫，詩酒文詞，都要有點夙根，才能學得來。你看采秋這幅畫，不更好麼？」子善子秀瞧着那幅畫，是幅工畫山水，筆意卻極灑脫，小楷款書「奉夫子命爲癡珠孝廉作，韓宅侍兒夢仙寫。」子善道：

「這款就改得新鮮。」旁有小楷一詩，是荷生題的。子秀念道：

拔地奇峯無限好，在山泉水本來清。飄然曳杖絕塵處，獨向翠微深處行。

兩人再看色箋的詩，上書水仙花三字，下書侍兒劉梧仙呈草，子善念道：

雲停月落座留香，一縷冰魂返大荒。銀燭高燒呼欲出，仙人宛在水中央。

好伴吟詩與酒邊，蓬萊春在畫堂前。煙波倘許儂偕影，自抱雲和理七弦。

子秀道：『大有寄託。』又看了癡珠的帳沿，是秋痕畫的菊，就說道：『秋痕畫的菊，竟一天蒼老一天了！』當下禿頭回道：『池師爺請爺說話。』癡珠出外間去了。子善隨手將案上一個書夾一檢，見斷箋上有詩兩首，瞧是：

對卿鄉更覺溫柔，雨滯雲癡不自由。胸卻比酥膚比雪，可堪新剝此雞頭。
秋波脈脈兩無言，檀口香含一縷溫。錦帳四垂銀燭背，枕邊釵墮個中魂。

又一素紙上書題畫云：

繡幃怎不卸銀鈎，微識雙雙豔語柔。彷彿釵聲拋紙上，銷魂豈獨是天遊？
無言只是轉星眸，個裏情懷不自由。水溢銀河雲尚帶，子夫散髮最風流。
春雨梨花醉玉樓，雙雙彈罷臥篔簹。誰將鏡殿銅屏影，付與春風筆底收？
兩人一笑，又檢得字條，楷書寫的是：『燈下紅兒，真堪銷恨；花前碧玉，頗可忘憂。』十六字。又色箋兩紙，寫的是：

埋骨成灰恨未休，天河迢遞笑牽牛。班雕只繫垂楊岸，萬里誰能訪十洲？
欲入盧家白玉堂，何曾自敢占流光。可憐夜半虛前席，萬里西風漏正長。
龍護瑤窗鳳掩扉，含煙惹霧每依依。何當共翦西窗燭，日暮歸來雨滿衣。
雲鬢無端怨別離，流鶯飄蕩復參差。東來西去人情薄，莫枉長條贈所思。

末書：『日來讀玉溪生詩，因集得詩如右，呈政吟壇。此中情事，有君有我，有是有非，知足下必能參之也。並希示覆，或賜和爲望。荷生漫作。』兩人不大解得就中謎語，就檢別的來瞧，內還有秋痕的詞併手札，詞云：

花箋唱酬，曳斷情絲千萬縷，獨對柳梢新月影，算今宵人約黃昏後。眉雙皺，奈東君一利，去矣難留。簾幕鎖人愁。風風雨雨，腸斷晚妝樓。

又一詞云：

花憐小劫，人憐薄命。一樣銷魂處，香銷被冷，更深漏靜，想著聞言語。

兩人只看到這一紙，瞥見秋痕，掀進簾來，將書夾一搶，道：『半天沒有聲息，卻原來偷瞧人家機密的書札。』子秀笑道：『事無不

可對人言。」子善笑道：「人約黃昏後，怎的可對人言？」就出去了。到了客廳，雨農要去，癡珠因留三人小飲，并請了蕭贊甫。到得黃昏，大家都要出去避燈，癡珠就不十分強留。此時裏外都點上燈，客廳中點的是兩對西番蓮洋琉璃燈，裏屋兩間通點一對湘竹素紗，一邊字一邊畫的燈，正簷下一字兒四對明角燈。一會月也上來，客廳中兩盆碧桃花，開得豔豔，映着燈光，就像嫣然欲笑一般。秋痕將屋裏兩重綿簾，盡行掀起，引着蘭花水仙的香。癡珠就領秋痕到秋華堂玩賞一回。忽然對秋痕道：「你看如此月色，天又不冷，我們何不同到芙蓉洲水閣走一走？」秋痕道：「怕碰着人，不好意思。」癡珠道：「這時候，還有什麼人跑到這冷靜地方？」便喚禿頭穆升，先去通知看守的人，教他預備茶水伺候去了。正是：

燈下紅兒花前碧玉銷，恨忘憂，同心一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月聽鷓鴣

話說癡珠和秋痕，由秋華堂大門，沿着汾堤，一路踏月，步到水閣。此時雲淡波平，一輪正午，兩人倚欄遠眺，慢慢的談心。秋痕道：「掬水月在手，這五個字就是此間實景。覺得前夜烘騰騰的熱鬧，轉不如這會有趣。」癡珠道：「我所以和你對勁兒，就在這點子上！譬如他們處着這冷淡光景，便有無限惆悵。我和你轉是熱鬧場中，百端接觸，到枯寂時候，自適其適，心境豁然，好像這月一般。在燈市上，全是煙塵之氣，在這裏才見得他晶瑩寶相。」秋痕道：「你真說得出。就如冬間，我是在家裏捱打捱罵，對着北窗外的梅花，淒涼的景況，儘也難受；然我心上卻乾乾淨淨，沒有一點兒煩惱。整天弄那一張琴，幾枝筆，卻是安樂得很。我平素常要哭，這一個月就眼淚也稀少了。如今倒不好，在你跟前，自然說也有笑，也有此外見了人到的地方，都覺得心上七上八下的跳動起來，不知不覺生出多少傷感。這不是枯寂到好，熱鬧到不好麼？」癡珠道：「熱鬧原也有熱鬧的好處，只我和你，現在不是熱鬧中人，所以到得熱鬧場中，便不覺好，去年中秋那一晚，彤雲閣裏，實在繁華，實在高興。後來大家散了，你不同我就同倚在此欄杆上麼？」秋痕道：「那晚我吹了笛，你還題兩首詩在我的手帕上，忽忽之間，便是隔年，光陰實在飛快！」癡珠歎道：「如今他們都有結局，只我和你還是個水中月哩。」秋痕慘然道：「這是我命不好，逢着這難說話的人。其實我兩人的心是不變的，天地也奈我

何！癡珠道：『咳！你我的心不變，乃是個理；時勢變遷，就是天地也做得不得主，何況你我？』秋痕勉強笑道：『好好賞月，莫觸起煩惱。』口裏雖這般說，眼波卻溶溶落下淚來。癡珠就對着水月，說起別話。無奈兩人總覺得心中淒愴，就要回轉。禿頭道：『夜深了，打扮神廟走近些。』秋痕也覺得蒼苔露冷，翠鬢風寒，便說道：『廟門怕落了鎖。』禿頭道：『我已經叫穆升告訴他們等着。』癡珠道：『甚好。』一會到了廟前，見大門已閉，留下側門。看門的伺候四人進去，便落下鎖，自去睡了。癡珠、秋痕剛從大殿西廊轉身，只見心印站在西院門口，讓秋痕進去了，攜着癡珠的手，笑道：『半夜三更，帶領婦人潛入寺院，是何道理？』癡珠道：『我不把汾神廟做個勅賜雙飛寺，就算是循規蹈矩的檀越。』心印道：『好個檀越，差不多半個月，一步也沒到我方丈。』癡珠道：『你怎的不來訪我？』心印道：『你有了家眷，我怎便出入？』癡珠道：『這會還不算得家眷，就是有了家眷，難道方外老友，便和我絕交麼？』一面說，一面推着心印，同進客堂坐下。心印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則跡疏而可久，濃則情縱而難長。你不看這碧桃花，開到此繁豔，還得幾天開在這裏呢？人生該聚多少時，該見多少面，都有夙緣，都有定數。到得緣盡數盡，不特難聚，而且見面也不得一見了。何如少聚幾回，少見幾面，留些未了之緣，賸些不完之數，到得散了，還可得聚，不好麼？且加夫婦，原是常聚常見的；然就中也有一定的緣，一定的數。往往見少年失耦的，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大抵濃者必踰節而生災，淡者能寡慾而養福。夫婦朋友，原是一例，你不來尋我，我也懶於訪你了。』癡珠明知心印此層議論，是大聲棒喝的意思，正與水閣上心事針對，心上十分感激；卻難一時就自折服，轉說道：『我不信不見了你十來天，竟我這番廢論。你說少年失耦，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難道那偕老百年的，都不是恩愛麼？』心印道：『水深則所載者重，土厚則所植者蕃。這也看各人的緣，有深有淺，各人的數，有長有短，我就不能預料了。』癡珠道：『這論卻通，我不能不割恩忍愛了。』心印哈哈大笑道：『你又懵懂了我說的正要，你保全所愛，難道教你割斷情緣，跟我去做和尚麼？』說得癡珠也笑了。心印接着道：『大抵我輩不患無情，只患用情有過當處。你聰明人，原不待我一番饒舌。然當局者暗，旁觀者明……』正待說下，只見裏間簾子一掀，秋痕突然走出，向心印就拜，慌得心印退避不迭，口裏說道：『怎的，怎的癡珠你替我扶起姑娘來。』癡珠也不知所爲。秋痕卻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起來，玉容慘淡，滿面淚痕，讓心印歸座。就傍着癡珠炕邊，也自坐下，含淚說道：『大和尚這樣說法，就是頑石也會點頭，何況我還是個人？我願把這個身許給癡珠。你這樣棒喝，我不知感激，我就對不住他。』說道，便掉下淚來。心印歎一口氣道：『難得，難得！姑娘你不要怕！我說的是講個理。你這樣』

的心田，佛天必保佑你兩個，早諧夙願。」癡珠接着道：「良友厚意，我自當銘諸座右，只是做個人，上不能報効君親，下不能蔭庇妻子，有靦面目，不死何爲？」心印笑道：「據你這般說，那自古晚遇的人，都是靦然人世，怎麼復唐室，竟有個白頭宰相，平蔡州，卻是個龍鍾秀才呢？」癡珠道：「大器晚成，這也罷了。我想楊雄，倘是早死，何至做個莽丈夫，王勃若不夭年，安知非個控鶴使？」就向秋痕說道：「便是他們，也只好死在三十五左右。你想西子不逐鴟夷，後來也做了姑蘇老物，太真不縊死馬嵬，轉眼也做了談天賣的白髮宮人，就如娼家老鴇，渠當初也曾名重一時，街上老婆，在少年豈不豔如桃李？」心印不待說完，哈哈大笑，起身說道：「夜深了，我卻不能陪你高談了。」秋痕站起向前道：「我改日要向觀音菩薩前，許下一個長齋願心，不知大和尚肯接引否？」心印笑道：「姑娘拜佛，貧僧定當伺候拈香，這會告退罷。」癡珠只得叫林喜、李福拿着手照送入方丈。這夜癡珠、秋痕添了無限心緒，明曉往後必有變局，只不知是怎樣變法。如今且說采秋回家，他爹媽好不歡喜，采秋雖挂念荷生，然一家團聚，做女兒的過日子，只這一次，因此打起精神，博着父母的歡笑。出了正月，就有杜家親戚，排年酒替采秋接風，都說是燈節後，就要出嫁韓師爺了。不想他媽卻變了卦，原來十二月時候，賈氏怕荷生不放采秋回家，權將紫滄的話答應，如今和藕齋商議翻悔，藕齋是個男人，如何肯依？兩口便拌起嘴來。先前還瞞着采秋說話，以後荷生兌項都齊，這一夜，賈氏竟和藕齋嘶嘶打，驚得采秋不知是爲何故，出來勸分了手。聽兩人嚷的話，才知道他媽變了心。當下只得勸藕齋到紫滄家過夜，這邊勸賈氏去睡。賈氏道：「夢仙，我明白對你說，你爹給你走，我是萬分不依的。你要嫁人，許你嫁在本地，要是嫁給了韓荷生，我是這一條老命，和他們去拚。采秋無可致詞，只得含着眼淚，待他媽說完，和他嫂嫂姊姊伺候他睡下，出來，無情無緒的，別了大家，自歸屋裏，想前想後，整整哭了一夜。次日，藕齋領着紫滄回來，取出荷生初二日回書，并詩一首。采秋將信瞧過，交給紫滄道：「你也看得。」便將詩念道：

吳箋兩副遠緘愁，別有深情紙外留。分手匝旬疑隔世，傾心一語抵封侯。雙行密寫真珠字，好夢常依翡翠樓。爲報春風開鏡檻，四圍花影似簾鈎。

采秋念完了詩，紫滄也瞧完了信，二人互換。采秋將信再看過，放下說道：「如今這事鬧翻了，還須勞你走一遭，教荷生自己來罷。」紫滄道：「且看你爹轉灣得下來不能，再作商量。」看官，你道藕齋怎講的，他說：「這事現在人人知道，況且欽差大人歡喜荷生得很，買了柳巷屋子，給他成親，翻悔起來，我們理短。」藕齋這話，自是善於看風勢。無奈娘兒們見事不明，又爲藕齋和他裝

腔作勢說：『女兒親事，是我男人作主的！』因此拿定主意，不准采秋嫁姓韓的；那一張嘴，就像畫眉噪得人發煩。紫滄也向賈氏說道：『你的議論固是，但有數節，不大妥當。起先你不答應我，我這會可以不管。藕齋口口聲聲答應，只要二千兩身價，問了你，你也這般說。如今人家通依了銀子，也兌齊了，你卻不願，教我怎樣對着韓師爺說？教藕齋怎樣對得住我？此一節，你想妥當不妥當呢？再則采秋年來心事，你也看得出，是要擇人而事。好好一個韓師爺，明年就要殿撰，人家巴結不上，你許了卻賴起來；無論事不可測，就是平安撒才，也還可惜。而且千金買妾，是個常事，到得二千金身價，就也肯加倍破鈔了，你後來何處再尋這機會？』賈氏道：『去年答應，是那老東西逼着我。我會答應你，你和他去講；我心愛的女兒，只有這個女兒，犯不着嫁那姓韓的去。做妾，他會做官，他家裏還有人，封誥也輪不到我女兒身上，與我便沒相干。別人稀罕他二千兩身價，我姓杜的，卻看似泥沙。這會要了他的銀子，以後他做了官，今日去東，明日去西，千山萬水，我從何處去找我女兒見一面？』說着便哭起來。紫滄見話不投機，只得委婉說走了。采秋從這日起，翠眉嬾畫，鴉鬟慵梳，真個一日之中，回腸百轉。光陰荏苒，已是燈節了。雁門燈市，比太原尤爲熱鬧。紫滄和一個楊孝廉，逛了一回燈，趁着月色，步上碧霞宮的呂仙閣來，倚欄凝眺。忽聽得隔牆叮噹彈起琵琶，先是一聲二聲，繼而嘈嘈雜雜，終而如泣如訴，十分幽咽。正將手按着工尺，畫出字來，聲卻停了。楊孝廉道：『我聽出三字來，是空中絮。』紫滄道：『你曉得隔牆是誰呢？』楊孝廉正要答應，那琵琶又響起來，只聽得嬌聲摹舉，唱道：

門外天涯。

到第四字聲卻咽住。停一會，琵琶再響，又唱道：

如今夜汝眠何處？滿眼是荒山古道，亂煙殘樹。離羣征馬嘶風立，衝寒孤雁排雲度。

楊孝廉道：『好聽得很，真是個「大珠小珠落玉盤」！』紫滄不語。接下唱是：

歎紅妝底事，也飄零空中絮！

唱完了，琵琶聲劃然一聲也停了。楊孝廉道：『這不是空中絮三字麼？真個「四絃一聲如裂帛」，凄切動人。』紫滄道：『這支詞我是見過，不想他竟譜上琵琶了。』楊孝廉道：『調是滿江紅，我卻不曉得此詞。』紫滄道：『你聽。』只聽得琵琶重理，又唱道：

沙棧鬢，深深護，冰生面，微微露。況蒼茫飛雪，單車難駐。昨宵假倚嫌更短！

到這一句，唱的聲便咽起來，琵琶的手法也亂出來，以下便聽不出，就都停了。紫滄十分難受，楊孝廉道：『怎的不唱了？』紫滄慘然道：『以下的詞，還有四句是：

今朝相憶愁天暮，願春來及早，報花開，歡如故。

楊孝廉道：『你怎的見過這支詞？』紫滄道：『你道唱的是誰？』楊孝廉道：『我卻不曉得。』紫滄道：『這隔牆就是杜家，唱的就是采秋。這詞是他來時韓荷生做的，送他，他裱起來，挂在屋裏，我因此見過。如今卻譜上琵琶了。』楊孝廉道：『怪道彈得如此好，他好久不替人彈唱了。我今日出來就值！他不是要嫁給韓家麼？』紫滄道：『韓家的銀，早就兌在我鋪裏，不想他媽可惡得很，臨時又翻悔起來。』楊孝廉道：『他爹呢？』紫滄道：『他爹到好說，就是這兩個老東西不和，鬧起風波，如今是一個依，一個不依。』楊孝廉道：『我聽得說身價是二千兩，這就算頂好的機遇了。他媽還刁難什麼？』於是二人說說，下得閣來，各自分路步月而去。正是：

三五月團圓，六街春如許；獨有傷心人，自作琵琶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鬚眉巾幗文進壽屏 肝膽裙釵酒闌舞劍

話說：凝珠係正月念四日生，念三日，荷生就并門仙館，排一天席。一爲凝珠預祝，一爲小琴，劍秋餞行。是日在座卻有大營三位幕友：一姓黎名瀛，號愛山，北邊人，能詩工畫，尤善傳神，去年替荷生，采秋，劍秋，曼雲俱畫有小照。一姓陳名鵬，字羽侯，一姓徐名元，字燕卿，俱南邊詩人。這些人，或見面，或未見面，彼此都也聞名。這日清談暢飲，直至二更多方散，凝珠回寓，只見西院中燈彩輝煌，秋痕一身豔妝，出來道：『怎的飲到這個時候？』凝珠攜着秋痕的手，笑道：『你們鬧什麼哩？』秋痕道：『你早上走後，李太太領着少爺就來，等到定更，我只得陪太太吃過麵，太太還自己點着蠟燭，行過禮才走，說是明天一早就要過來。』凝珠向炕上坐下道：『五更天和你出城跑了，憑他們去鬧罷！』秋痕笑道：『我和你跑到那裏去呢？』凝珠卸下外衣，說道：『到晉祠逛一天，好不好呢？』秋痕道：『明天的席，我已代替你全辦了。你懶管這些事，我同禿頭三日前，都辦得停妥了，不消你一點兒費心。』林喜端

上臉水。秋痕將馬褂擱在炕上。替癡珠擰手巾。禿頭在旁邊，拿着許多單片伺候，問道：「縣前街，東米市街，及各營大老爺，都送有禮。」就將紅單片遞上。癡珠略瞧一瞧，向禿頭道：「你們沒收麼？」禿頭道：「武營的禮，我們通不敢收。只縣前街送了兩分禮，一是李大人的，一是替游大人備的，劉姑娘主意，李大人，游大人的通收了。」秋痕道：「李太太是另外還送四盆唐花，十二副掛屏，是泥金箋手寫的，說壽文也是自己作的。我替你掛在秋華堂，你去瞧瞧，掛得配不配？」癡珠笑道：「他竟下筆替我做起壽文來，我卻要看他怎說。」就站起身，拉着秋痕走。禿頭，林喜忙，端手照引路。到得月亮門，見堂中點着巨燭，兩廊掛起明角燈，還有數對燭，未滅，便道：「你們這般鬧，給人笑話。」秋痕道：「這卻怪不得我，都是李太太打發人搬來排設的。」禿頭道：「李太太爲着爺生日，好不張羅！給小人一百兩銀，分付預備明天上下的麵菜酒席。劉姑娘一定不肯，叫小的送還他們管事爺們。」癡珠將手向秋痕肩上一拍，道：「着，着，只是李太太現有身喜，何苦這樣煩擾呢？」說話之間，已到堂中，見上面排有十多對巨燭，只點有兩三對，已是明如白晝。炕上掛着十二幅壽屏，墨香紛紛，書法娟秀，上首寫的是一「恭祝召試博學宏詞孝廉癡珠夫子，暨師母郭夫人四秩壽序。下款是誥封二品夫人門下女弟子游婉蘭，端肅百拜敬序。」因將序文念道：

壽序非古也。

說道：「起句便好。」又念道：

後人襲天保箕疇之緒，或駢儷而爲文，或組織而爲詩。雖番皇典重，無非譎語諛詞。婉蘭何敢以壽序進？且夫，孝子之事親也，恒言不稱老；弟子之事師也，莫贊以一詞。然則吾師固不欲人之以壽言進，婉蘭尤不當侈然以壽言爲吾師進，雖然，禮由義起，文以情生。婉蘭於吾師，義有不容不爲師壽者；即情有不能自己，於出一言爲師壽者，師聽婉蘭言，尙亦笑而領之乎。師爲屏山先生冢嗣。先生以名儒碩德，見重當途；海內名公，至其地者，訪襄陽之耆舊，拜魯殿之靈光，門外屢常滿。師少聰穎，爲先生所鍾愛。兄弟八人，稟庭訓，均有聲庠序間。而師尤能博究典墳，遍窮六藝，旁及諸子百家。弱冠登鄉薦，遨遊南北，探金匱石室之藏，尤留心於河渠道路，邊塞險要，及番夷出沒，江海關防之跡。往歲逆倭構難，嘗上書天子，有攬轡澄清意。格於權貴，游關隴間，益肆志於纂述舊聞，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思。故所學益閎，所著述益繁富。今夫，水，掘之平地，雖費千人之勞，其流不敵溪曲，其用不過灌溉。若夫出自大河江漢，挾百川，奔四海，動而爲波瀾，瀦而爲湖澤，激盪濼洄，初無待乎人力。是何也？其所積

者厚，所納者衆，而所發者有其本也。師之學術，汪洋恣肆，其淵源蓋有自。既而奉諱歸，倦於遊，築室江南，白下，將灌園爲養母計。不一年，寇起西南，蹂躪瀕海諸郡縣。師慨然復遊京師，冀得以報國家養士恩。卒不遇，乃先賦西征，往歲返自成都，以江淮道梗，留滯并門。

向秋痕說道：「敘次詳悉。」又接念道：

嗟呼！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曜，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流，以通遠濟之情；五嶽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廣車不能脇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擲其節，以同塵於流俗。師之艱於遇，嗒然若喪其偶，蓋又如此！

因又說道：「好筆仗。」又念道：

比年身遭困阨，百端萬緒鬱於中，人情物態觸於外，無以發其憤，遂一託之於詩。水過石則激，鶴戒露有聲，鴻鵠伍於燕雀則哀鳴，虎豹欺於犬羊則怒吼，動於自然，不自知其情之過也。猶憶早歲侍側時，酒闌燭灺，師嘗語人曰：「富貴功名，吾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壽耳。」又有句云：「情都如水逝，心怯以詩名，俊物空千古，驚人維一鳴。」此其願盼爲何若！遭時不偶，將富貴功名一舉而空之，至假詩以自鳴，吾師之心傷矣！晚蘭少從問字，得吾師之餘緒，猶斤斤自愛，何吾師年方強盛，慈母在堂，乃憤時嫉俗，竟欲屏棄一切，泛太白捉月之舟，荷劉伶隨地之鐻哉！此則晚蘭所爲義不容不爲師壽，情不能自已於出一言爲師壽者也。師聽晚蘭言，尙亦笑而頷之乎？

又笑說道：「也說得委婉。」又念道：

師母郭夫人，葛覃有儉勤之德，樛木有逮下之仁。吾師前後宦遊，師母上事舅姑，以婦代子；下訓兒女，以母兼師；族黨咸稱賢云。晚蘭違侍二十年矣，去年夏五，重見於并門。吾師丰采，大非昔比；憂能傷人，竟有若是！乃者夫壻從軍，晚蘭率兩男一女，寄居此地，天涯弱息，依倚之情，直同怙恃。竊願歌子建詩，爲吾師晉一觴也。曰：「願王保玉體，長享黃髮期！」

念畢，又向秋痕說道：「情深文明，我不料李太太，有此蒼秀筆墨！」秋痕因指着四盆唐花道：「這也是太太送的。那邊四盆西府海棠，是劍秋送的；那十二盆牡丹花，是池蕭兩師爺送的小岑送你一尊木頭的壽星，荷生送你一把竹如意，十厘薛濤箋，一方「長生未央」的水晶圖章，一塊萬年宮的古觀心印，送你一尊藏佛，一卷趙松雪的墨蹟，掌珠、瑤華每人送你兩件針黹。我都替

你收起。」癡珠正要說話，禿頭穆升領了多人，送進十數對點着的燭。外面放起花炮，一堆兒向癡珠磕起頭來。還有顏卓然派來四員兵弁，八名兵丁，皆在簾外行禮。癡珠只得笑道：「你們起來罷！」又向李夫人派來的家人道：「怎好勞了你們？」這一班家人起來，和癡珠打一揖請安，也就向秋痕打一揖道喜。秋痕委實不好意思，只得說道：「難爲你們替老爺費心。」癡珠早走出簾外，招呼營裏的人。接着秋華堂當差人等和廚房裏的人，一起在院子裏磕頭，癡珠含笑進來。秋痕站在簾邊，就拉着癡珠向炕上坐下。笑道：「那旁是你家太太座位。」說着就居中拜下去。癡珠忙站起身拉起，說道：「你怎的也這般鬧？」秋痕道：「不過各人盡一點心罷了！」兩人看一回花，玉環也來磕了頭，便攜手回西院來。院裏早排下席，是三個位。癡珠向炕上躺下道：「天不早了，差不多一下多鐘，還要喝酒麼？」秋痕道：「喝杯酒，也應個景兒。」於是恭恭敬敬，斟上兩鍾酒安下，向着癡珠道：「你不起來，我又要拜。」癡珠帶笑拉上炕坐下，吩咐禿頭撒去席面，隨便揀幾個碟幾件菜，送上炕几。兩人淺斟低酌起來。次日，李夫人帶着阿寶，一早便來。荷生值辦密摺，不使出門，心印過來拜了壽，就回方丈。倒是陳羽侯、徐燕卿、黎愛山，來坐了麵席。小岑、劍秋、子善、贊甫、雨農，不用說了。武營中只有顏卓然、林果齋二人在坐。餘外癡珠俱叫人遠遠的就擋了駕。晚夕卓然、劍秋、子善，坐了一席；小岑、贊甫、雨農和癡珠，坐了一席。裏邊是李太太、晏太太、阿寶、瑤華、掌珠、秋痕，七人坐了一席。外面猜拳行令。裏面是大營吳參將，送來兩個女尼，會耍戲法。只見兩尼生得姣冶非常，帶個徒弟，妖精一般。三位太太都不言語，癡珠、秋痕也不大理會，只瑤華儘抿着嘴笑。先後變出一盤桃，恰恰十五個，內外分嘗，卻是真的，已足詫異。停了一會，又變出三尾鱸魚，俱是活的。以後要了十個品碗，排在地下紅氈上，左五個，右五個。兩尼分立，教他徒弟變十碗水來，那徒弟苦辭不能。右邊女尼一掌過去，徒弟倒在左邊，那左邊五個碗，卻滿滿的水。又向左邊來，左邊女尼，也給他一掌，倒在右邊，右邊五個碗，也滿滿的水。於是兩尼將水一碗一碗捧上席來，給大家看，映着燈光，都碧澄澄的呢。再排原處，教他徒弟收去。只見徒弟東打一筋斗，西打一筋斗，十個碗便乾乾的，並無一滴。大家駭愕。兩尼自說是仙。瑤華大笑道：「只莫做唐饗兒便好。」李夫人招呼秋痕，請癡珠進來，給些賞銀。兩尼快快而去，便向晏劉兩太太道：「漢末左慈，于吉，原是有，就是吞刀吐火，喇嘛本有此教，植瓜種樹，眩人亦屬尋常。只見兩尼，妖氣滿面，我們遠離他爲妙。」兩太太都道：「李太太有見識。」瑤華道：「我只怕是聊齋上說的那個東西。」大家都說道：「可不是呢？」再飲一會，就散了席。兩太太先去，李夫人隨後也走了。癡珠便喚掌珠、瑤華出來，秋華堂秋痕，也就跟出，敬大家一杯酒。劍秋見秋

香秋英今天不來，問起瑤華，才知道秋香是正月十二，陡然發絞腸痧，延治不及就死了！秋英也移了屋子。癡珠在東邊席上慘然道：『我怎的不知道呢？』瑤華道：『你不知道的事多呢！目今花選中，賈寶書也去了，說是跟了一個南邊的女道士，做徒弟去。』小岑在東邊席上道：『我也風聞有這事。』卓然道：『這事我知備細，寶書給望伯拖累押在官媒家中，望伯沒良心，上堂不敢認，官將開賭的事，一口堆在寶書身上，幸喜那承審官，與寶書舊相識，夾着我再三求着上頭胡弄局，把望伯做個平常人聚賭，打三十板，枷號一個月，將寶書開釋，說是他假母開賭，與寶書無干，才放出來。』癡珠不待說完，便說道：『這承審官，是個通人，你曉得他姓名麼？』卓然擎着酒杯道：『他姓傅。』劍秋道：『不要講閒話，往上說寶書怎樣出家。』小岑夾一片蘋果，向卓然道：『這以上的事，我們通曉得，望伯因此破了家，如今還病着，怕是不起。』劍秋在西邊席上，回過臉瞧着小岑道：『你給卓然說罷。』卓然喚酒道：『寶書釋放出來，沒得去處，暫依往日一個老媽，可憐大冷天，一個錢買炭也沒有，還是素日認識的人，幫他幾吊錢，叫他和望伯商量，望伯分毫不肯答應，寶書灰心，趁他媽尚在枷號，私下跑到東門外玉華宮女道士處，求他收為弟子。』子善道：『不錯，這女道士姓姚，係南邊宦家姬妾，丈夫死後，為嫡出兒子不容，遂將自己積下的金銀，買一小屋，改為道院，閉門焚修。後來遇個女仙，告以南邊有十年大劫，教他向西北雲遊，可免大難。前年到了并門，適值玉華宮女道士鬧事，被東門外縉紳擡出了，大家見姚氏有些年紀，寓在優婆夷寺焚修，比本寺姑子尤勤，所以延他主持玉華宮香火，是不是呢？』卓然道：『就是這姚主持。』劍秋道：『你說寶書罷。』卓然道：『寶書的家，舊在優婆夷寺側，每月朔望，都去燒香，姚氏時常見面，見寶書回回默禱，是求跳出火坑，姚氏聽了，也就存在心上。如今跑來投他，自然收了，不想他媽枷號滿了出來，和姚氏要人，姚氏只得教他領去，寶書不願，被他媽拉到宮門外，便要跳井，恰好我這一天，奉委前往章郎鎮查辦事件，路過玉華宮，見他們哭哭啼啼，一大堆的人，在那裏看，我叫人查問，才曉得就是寶書，我和寶書也有一面之緣，見他說得可憐，就到宮裏面詰姚主持，洞悉底裏，我便替他出了一百兩身價，教寶書在我跟前，受了姚主持頂戒。』此時兩席的人，都是靜聽，聽到這裏，癡珠便拍掌道：『快事，快事！我要喝三大杯的酒。』忙得秋痕斟酒不迭，掌珠坐在癡珠身下，只怔怔的發歎，癡珠喚人取大杯，取酒，也不說句話。到是瑤華喚道：『掌珠妹妹，你怎不斟酒？』掌珠道：『沒人替我出一百兩身價，給我當道士去。』瑤華大笑，把別話岔開，和贊甫、雨農又豁起拳，西面席上子善、子善也和卓然、劍秋搶標，以後兩席合攏，又鬧了一回楚漢爭，就有三更多了。秋痕、掌珠連坐，儘自啣啣私語，瑤華是個爽快的人，聽了

一會，便站起說道：『做個人，自己要有把柄。就如你兩個一個要做道士，一個要做侍妃，斬釘截鐵，這般講這般做，叨叨縷縷，講個不了，做什麼呢？我要走，不耐煩着你們悽惶的樣兒。』秋痕忙拉住瑤華，就和秋痕坐下，向大家道：『我是從樂處想，不再向苦中討生活。你想天教我們做個人，有什麼事做不來？都和你們這般垂頭喪氣，在男子是個不中用，在女子是個沒志氣。我看見似乎可憐，又似覺可惱，所以要走。』大家都說道：『說得痛快！』此時炕上有把雌雄劍放在炕上，瑤華便向癡珠說道：『你這把劍還好，我舞一回，給大家高興一高興。』說了，就仗着劍走下來。早見瑤華在燈光下，縱橫高下，劍光一闪，一閃的舞起來，燈光無色，人也不見，只有一道白氣，空中旋繞，此時更深了，覺得寒光陣陣，令人發慄。突然聽見瑤華道：『後會有期。』但見雙影一瞥，兩劍嚙的一聲，委在地下，屏門外的人報道：『薛姑娘上了車了。』兩席的人恍恍惚惚，就如夢境迷離一般。癡珠定一定神，說道：『相隔只有五個月，他的劍竟比采秋舞得還好。這飄忽的神情，便和劍仙差不多了。』當下大家都散。秋痕引着掌珠重來西院，談了一回，外面冷家的人，催了兩三遍，掌珠才走。秋痕送出屏門，灑淚而別。看官記着秋痕與掌珠，自此就沒再見了。掌珠是此夜聽說寶書做了道士，又受了瑤華一激，便決意出家，和他假母吵鬧幾次，竟將青絲全行剪下。幸他假母是個善良的人，不忍怎樣。二十七日癡珠出門謝壽，就聽見人說，送入優婆夷寺做姑子去了。正是：

豪情勝慨，文采劍光；
妒花風雨，乃爾披猖。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

話說秋痕廿五後回家，因勸癡珠量入爲出，儉省下來，爲後日南歸之計。因說道：『你爲着我不能不供給他們開消，這不是愛你，真是害你。所以千思萬想，不能不割斷癡情，苦守寂寞。』又說道：『初一心印許我禮佛，我便吃了長齋，總要跟你到得南邊家裏，我才開齋。你念我這般苦守，也該惜些錢鈔，作個長久打算。識兆夢兆，雖然不好，或者天從人願，我兩人吃得這苦，造化小兒可憐起來，也不可。若一味委心任運，眼見得禍難更甚於慘別。』說罷就嗚咽起來。癡珠也自傷心，看官須知氣數兩字，埋殺多少英雄豪傑，除非神仙跳出世外，不受這氣數束縛。自古忠臣孝子，到得國家氣數要盡之時，怎樣出力去挽回，你道有幾個挽回得

來？不過人事是要盡，秋痕這一回打算，也只是盡人事罷了。再隔十日，兩人局勢，又不是這般，你道人事怎盡呢？到了二月初一，秋痕換了一身新衣服，天色大亮，坐個車來到廟中，禿頭早在那邊伺候。到觀音閣來，聽得清磬一聲，早望見心印披着袈裟，率領兩個侍者，在閣下頂禮慈雲，秋痕上閣來，侍者送上一炷香，秋痕跪下，心印敲着磬，將秋痕做的黃疏讀道：

蓋聞有情是佛，無二爲齋。接引十方，法喜維摩之愛；皈依五淨，醍醐沈瀝之緣。伏念梧仙，劫重風輪，魔生綺業；天寒袖薄，身賤恩多。居恒顧影自憐，竊欲擇人而事，則有草屨小影，東越寓公。既連襪而倚裳，亦雙心而一襪。於是巾裁奉聖，誓解拋家。自謂浮鬱香燒，是鄉終老；靈檀樹種，如願同歸矣。無如烏本流離，當非安樂；奔精昭夜，徒勞警旦於雞鳴；驚女采薇，更貯苦心於鹿鹿。風花舛忤，才命升沈；楚水入淮，梔香交萎。所冀金輪神咒，能銷鐵鎖煩窻。因此九叩跏趺，一誠頂禮。譬如曠日，折此疎麻，顯開一念之慈悲，俯鑒八關之懺悔。莫謂垂枯絲樹，甘露難培；還期續命黃花，秋風再豔。從此旃檀燕印，寒菜咬根；不慕膏粱，自甘腐乳。他日者，追隨中饋，獲補疇昔之嚙歡；旨著御冬，長娛邊掖之晚景。將繡佛以酬恩，輝依湖月；亦心齋於清夜，悟澈拈花矣！

年月日平康信女劉梧仙謹疏

宣讀已畢，燒了秋痕默誓一番，叩了頭起來。心印將一尊觀音小像，用紫檀鑲玻璃的龕，送給秋痕供奉。秋痕給心印叩謝了，心印也膜拜還禮，便和禿頭回來西院，將大士供於炕几。這日癡珠陪秋痕吃一天齋。秋痕晚夕便捧着神龕，坐車而去。後來牛氏知道，百計責令開葷，奈秋痕受一番打罵，便一粒也不沾牙。牛氏只索罷了。癡珠自此還是讀書。次日尋一幅宣紙，寫個「焦桐室」三字，榜書「病維摩書」四字，蓋了圖章，交給穆升，裱作橫額。一日午後，套車到縣前街閒話，便來大營。荷生迎出平臺，笑道：「我正要作字給你，你來了，便宜他們跑一遭。你瞧這個圖名，取得好不好？」說着便延入屋裏。癡珠道：「什麼圖？」荷生沒有答應。癡珠早見案上鋪着一個小軸，是采秋小照，畫一面鏡，采秋畫在鏡裏，便說道：「像得很，真個鏡中愛寵。」荷生道：「你瞧題的圖名。」癡珠早見上首橫題五個隸字，是「春風及第圖」。便點頭道：「甚好。」再看題的詩，是一首七絕，因念道：

鏡裏眉山別樣青，春風一第許娉婷，天孫好織登科記，先借機絲繡小星。

念了笑道：「你好躊躇滿志。」荷生道：「只這二十多天，信息茫然，連紫滄也沒有信來。難道是滿招損，占歸妹迎門翻卦？」癡珠道：「你這是一定百定，千穩萬穩，還疑心什麼呢？你不想采秋的書籍，也就要十來天收拾哩。」荷生道：「我也這般想。」癡珠

道：「這事不要再說。我此來，是要找愛山替我和秋痕畫一圖呢！」荷生道：「你今天何不就同我去訪他？」癡珠道：「甚好。」於是荷生引了癡珠打大花廳後身，穿過一個院落，便到愛山書房。愛山迎入，癡珠敘些寒溫。坐了一回，荷生爲癡珠代白來意，愛山許他初七下午，二人正說得款洽，忽見青萍掀開簾子道：「洪老爺來了。」荷生又喜又驚，便同癡珠踉蹌出來，愛山見是有事，也不敢強留，只得送出院門。癡珠執手再訂初七之約，愛山允諾。荷生早走得遠了，癡珠也就跟來。轉到平臺，只見紫滄和荷生站在客堂外面，聽得紫滄道：「有些變局。」兩人就進去了。癡珠隨後走進，和紫滄相見，見荷生神情慘淡，正在拆信，就不說話，紫滄也默然無語。荷生拆開信，抽出一張色箋，看了一看，眉頭百結，將箋遞給癡珠道：「你瞧！你道天下事算得准麼？」便拉紫滄炕上分坐，詳問底細。癡珠看牋上，楷書寫的是：

荷生夫子安，初七日奉到復函，並詩一首，拳拳垂注，情見乎詞，感激之私，無庸瑣瀆。妾生不逢辰，母也不諒，紫滄目擊之，自能爲君詳言之，妾不忍形諸筆墨，亦不敢形諸筆墨也。伏念積誠尙可動物，豈守義不足悅親？第區區寸心，總不欲生我者負不韙之名，君與紫滄，善爲妾圖之，回天無力，惟有毀妝斂跡，繡佛長齋，冀慈母感悟於萬一。挑燈作此，不盡欲言。附呈七絕一首，率書楮尾，侍妾杜夢仙手啓。

癡珠道：「繡佛長齋，不謀而合。」紫滄、荷生正對語喁喁，也不聽見，癡珠因將詩吟道：

雲容冉冉淡於羅，欲遣春愁可奈何。夜半東風侵曉雨，碧紗窗外早寒多。

吟畢笑道：「欲知絃外意，盡在不言中。」采秋詩品，高於荷生十倍哩！」荷生皺着眉，向癡珠說道：「人家有這般懊惱的事，你偏會說笑起來。」癡珠道：「你不用煩惱，不出十天，機將自轉。只天見你兩個圓成，太容易些，也不顯得他一番造就的艱難，故此有這一折。其實你沒見過采秋時候，大局早已排走。」荷生道：「你何苦又說夢話？我明天將首尾的事，交託燕卿，後天一早就可上路。做三站走，初六可到雁門。紫滄，你還要同我去走一遭呢……」正待說下，只見索安回道：「大人請，說是有緊急軍務。」紫滄、癡珠就走了。這且不表。且說采秋係於正月十五日早，往碧霞宮，在觀音大士前，許下長齋。自此脂粉不施，房門不出。這一個月，柔腸百轉，情淚雙垂，把個如花似玉的容顏，就變得十分憔悴了。還好紅豆、香雪、兩個丫鬟，都是靈心慧舌，無可講的也引着采秋講講，無可笑的也引着采秋笑笑，所以比秋痕景況，總覺好過些。一日，冷雨敲窗，天陰如墨，采秋倚枕默坐，忽藕齋進來，取出荷生十三

寄來的信展開一看，歎了一口氣，藕齋就出去了。信內附有人日的詩，并癡珠的和章。采秋喚香雪取一盒香篆，自己慢慢的點着，領略一會，將寄來的詩吟了一遍，就向牀上躺下。想道：『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去年秋痕不是這般麼？』又想道：『癡珠說那華嚴庵的籤兆，竟是字字有着落，似乎我和荷生這段因緣，是怎般的也拆不開。只是籤兆也怪秋痕的秋心院，是小岑代他取的名，我的春鏡樓，是我自己杜撰的，怎麼那庵的籤上有秋心院三字，那老尼偈語，又說道春鏡，敢莫這支籤和那偈語，通是癡珠編出來，也不可。』想到此處，突然心上冰冷，不知不覺，吊下淚來。又想道：『說是癡珠編的，他何苦自己說那不吉利的話？』左思右想，便合住眼，聽那雨聲淅淅，竟恍恍惚惚的好似到了秋心院，突見秋痕一身縞素，掀着簾迎出來。采秋驚道：『秋痕，你怎的穿着孝？』秋痕淚盈盈的道：『采秋，你不曉得麼？癡珠死了，我替他上孝哩！』正在說話，忽見荷生閃入，采秋便說道：『癡珠死了，你曉得麼？』荷生笑吟吟的道：『癡珠那裏會死，不在此！』采秋定神一看，原來不是荷生，眼前的人，卻是癡珠手中拿個大鏡，說道：『你瞧！』采秋將喚秋痕同瞧，秋痕卻不見了。只見鏡裏有個秋痕，一身豔妝，笑嘻嘻的，不說話，卻沒有自己影子。正在驚訝，忽一陣風過，塵沙迷目，耳中只聞得呼呼的響，又像是波濤滾滾的聲音，心上覺得突突的亂跳。一會，悄然開眼一看，只見一片白茫茫大海，自己立在一個山上，四顧無人，十分害怕。沿着路徑走來，見一峯插天，蒼翠欲滴，上面有古篆三字，一字方圍有一丈多大，卻不認得是何字。想道：『我今日也有認不得的字了！』轉過山坳，海也不見了。瞥見癡珠同兩個麗人，俱是一身縞素，立在前頭。一個麗人，好像秋痕。采秋歡喜，便迎上前來，說道：『怎麼你兩個卻跑到這裏來？』再一審視，那裏有三個人，卻有三片白石，擋住去路，想道：『原來就是這石作怪！』又要轉身，恍恍惚惚，是個屋裏，見個丫鬟，搶過來扶着叫道：『娘快醒來，天冷得很，和衣睡不得！』張眼一看，卻是紅豆，因起來說道：『我略躺躺，竟然睡着了；迷迷糊糊，做了幾多的夢。』紅豆細問，采秋不說，只叫他取鏡來看，已是四下多鐘。香雪向薰爐中倒碗茶遞來，采秋喝了，回憶夢境，猶然歷歷。紅豆端上素菜，隨使用些，遂向佛前燒了晚香，悶坐聽雨，便和紅豆說起夢來。正是

秋心春鏡，一利罡風，情天佛國，色色空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暖草薰春來行館

話說關、回子，自去年大受懲創以後，善良者自然回籍，重謀生業；就中單身的，也受地方官安插，洗心滌慮，去作良民。只有一班狡黠時會豪，或逃亡在外，復出爲非；或雖受招安，家業已蕩，便糾合亡命，就近作個強盜，擄掠鄉民牛畜，搶劫過往行旅。地方官只怕多事，隱忍不報。這回子嘯聚得多，去年逆倭踞了廣州，回子得信，因又跳梁起來，想并州富足，又是春和時候，這番真個要由草地，竄入雲州等處。雁門關總兵，於正月三十得了確信，是夜子正三刻，五百里加緊稟報前來，因此經略請荷生計議。荷生道：「這番不比前次，只要以防爲剿。前次彼已破了潼關，故不能不痛加剿洗。今日彼尙在三關之外，只有迅速將關外各口隘嚴防，彼來則剿，彼去亦不必追，野無可掠，自然解散。然口外各隘，炮臺溝壘，及瞭臺探卒，是緊要的。」荷生一面說，經略一面點頭道是。隨又說道：「這事只好請先生督兵一行。」荷生辭道：「只怕才力不及。」經略那裏肯依。又問起荷生納寵之期，荷生即以采秋的事相告。經略大喜，說道：「先生此行，公私兩得，須帶多少兵呢？」荷生道：「兵不在多，就左右翼中挑出千名，着顏副將林總兵兩人管帶前往，便够調遣。只此行卻要仗大人洪福，兩件事都如我願才好。不然，五臺山近在咫尺，誓將披緝入山，不復問人間事矣。」說着，眼皮一紅。經略笑道：「先生何必如此？回子餘氛，先生一出，馬到成功。至先生私事，怎的辦，怎樣得手，更屬無可疑慮。而且先生氣色大好，指日還有喜事；不過這兩天便可得信哩！」荷生道：「晚生還有什麼喜呢？」經略道：「此刻且不必說破，我是從氣色上看得十分准。」荷生只得揀開，說用兵的事了。是晚經略就留荷生小飲，一面敕召顏林二將，於明日卯正三刻，帶領左右翼兵，赴教場挑選；一面差員提令箭，諭知糧臺辦餉，軍需局預備軍裝，限明日巳刻備齊。次日卯正，荷生下了教場，到了辰正，已將一千名的兵挑選完；面示顏林二將，午刻給餉給裝，申刻帶領出城。十里駐紮；初四日晨初二刻長行。顏林二將，得令自行去辦。荷生回營，順路訪了癡珠，告知一切，癡珠笑道：「天子有三軍之懼……」荷生不待說下，截住道：「你還說這些；人家百忙中找我坐一會，你卻有工夫講頑話。我和你說，我到雁門，公事或者辦得了，只我私事有些爲難。倘是不諧，我便上五臺山出家了。我的詩文稿和柳巷園子，一起交給你，你替我收掌罷。」便含住一汪的淚，向靴頁中取出一個摺子，遞給癡珠。癡珠接着，放在案上，說道：「你這話從何說起？我和你說，你再不要這般胡想；你從此是一派坦途。你想要跑一遭雁門，就出了這一件事，代你做個錦上添花，湊巧不湊巧呢？我這會正替你歡喜，你何苦說出這些話？倒是我和秋痕，不曉後來是怎的變局？」荷生道：「你只聽心印的話，和李太太商量，給了身價，是正經的事。至秋痕替你打算，都行不去，我勸你不要聽他！這數句就是我臨別贈言，你須記着。」便站

起身，匆匆的走了。回到營來。正待卸下冠服，簾外的人報道：『大人穿着公服過來。』荷生迎出，只見跟班捧着摺匣，經略笑吟吟的走上平臺，拉着荷生的手，進入屋裏，即向荷生一揖，說道：『先生大喜！』荷生只道是給他送行，便回揖道：『全藉大人平日的威德，此去或不辱命。』經略笑道：『喜事重重。』便向摺匣中取出一本奏摺，交付荷生，荷生見上面硃批道：

覽奏均悉。這所保五品銜舉人韓犇，着授兵部給事中，即留營參贊軍務。欽此。

閱畢，將摺安在上面几上，九叩謝恩，便向經略行下禮去，道：『大人栽培。』經略跟上還禮。荷生起來說道：『仰荷天恩，不次拔用，只怕才不勝任，辜負大人一番盛意。』經略掀髯笑道：『我保舉總不錯，而且這摺子，上得也妙。我的摺子，是十九到京，十八謝小林侍御，早有一摺，密保了你。內閣於二十日奉了上諭，也行文來了。』說着走向几子，將摺子展開，檢出一張紅單條，交付荷生，見上面寫的是：

兵部抄出，正月二十日，奉上諭，河南道御史謝嘉樹，奏稱五品銜舉人韓犇，學富韜鈴，材堪將帥，現爲并州大營延理軍政，前年元夜蒲關奏凱，悉伊運籌之力。與明祿年終密保摺內，語悉相符。着即授兵部給事中，仍留本營參贊。該部知道。欽此。

臨畢說道：『幸是小林摺子，是先日交到，若是小林摺子後一日，大人摺子先一日，到像小林附和聲氣。』經略說道：『這是先生福分大！』又附耳道：『聽說秦王召見時，也曾保過先生。』荷生又接道：『如今求大人別這樣稱呼。論統屬，大人是個堂官，論保舉，大人是個恩師。』經略道：『好好，我們兄弟稱呼罷！』坐一會也就進去。自此荷生算是并州小欽差，遂趕緊修了謝恩的摺，由經略代奏。經略即將此次荷生督兵出關防剿情形，也一併奏明。次日卯刻拜發，當日通省官員，本地鄉紳，及營中幕友將校，賀者麕至沓來。荷生有見有不見，直鬧到定更，剛欲歇息，又是癡珠來了，說道：『如何班生此行，無異登仙。』說的荷生也笑了，執手數語而別。次日紫滄是卯正四馬先走，四站趕作二站。荷生爲着經略及文武官親送出城，到了未正方抵青龍鎮。是日大風一陣，轎馬行土嶺間，蜿蜒偃仄，兼之土無泉脈，僵峙枯立，經風簸揚，塵垢岔集。將至圻州界，風刮更烈，飛土如雨。荷生轎中口占七古，是：

祖龍鞭石石未盡，破碎棄置西山涯。生公說法不到晉，遂令千載成頑沙。行人策馬頗來往，輪蹄誤聽風波響。誰信元戎十丈旗，借作桃根兩枝漿。

方才吟畢，前行帥字旗，轉出山坳。三聲炮響，圻州文武官，接出界上。荷生不免下轎，酬應一番。此時天色將黑，等得燈籠火把，一齊

點着，再走十多里，已經八下多鐘。燈光中遙見遠遠一簇人馬，知是顏林二將，排隊迎接。望着帥旗到了，吹起角來，炮聲一響，搥鼓三通。行館門前，奏着細樂。荷生的轎，軟步如飛，進行館去了。青萍傳出令箭安營，森嚴甲帳，燈火齊明。刁斗傳更，旌旗閃影，二更後，荷生自出營外，查了一回，頗覺整齊嚴肅，心中高興，便作了一詩，題在壁上云：

陌上何人賦草薰，無端祖帳感離羣。天連野戍生邊氣，風捲平沙作浪紋。斷礪經年堆積雪，空山有用是生雲。獨憐天下方多事，鴻雁中宵不忍聞。

第二日風定，卯正起馬，按隊上石嶺關。遙望圻州城郭，在高崗跛陀之際，繞鐵筭山下，行河灘沙石中，三十里外，路始平坦。春融冰消，土脈上浮，途間往往水溢。渡田間阡陌，到圻州城。人煙稠密，百貨齊全。一會帥旗一到，父老扶杖，婦孺聯羣，道旁正如堵牆。州官迎入行館打尖，尖後行平野中。時方東作，只見扶犁叱犢者，于于而來，喁喁而視。正如一幅圖畫。那崞縣官員，又接到界上了。第三日由金山鋪起馬，五里忻口，兩山盡處，鑿石爲關，一夫當之，萬夫莫敵。遂沿濛汜河至紅崖灣，入北賈鎮。不一時過了崞縣，城在土嶺之巔，土多崩裂，城亦傾圮不完。道途觀聽，自不及圻州熱鬧。四下多鐘，到得行館。轎子剛進屏門，鉦鼓聲中，忽見紫滄站在月臺階上。荷生喜極，打着護手板，護轎營弁，忙將轎扶下。紫滄搶迎過來，荷生趕着下轎道：「你怎的又轉回來？」紫滄正待答應，荷生瞥見上屋，有個豔妝侍兒出來，凝眸一視，卻是紅豆，站在簾邊。荷生這一喜，如陡見家裏的人一般，說不出話。連紫滄怎樣說，也不聽見，只拉紫滄向月臺上走來。方上月臺，又聽得簾內環珮之聲，姍姍已到門側，更是心花怒開，向紅豆道：「你來接我麼？」紅豆打開簾子笑道：「娘也來了。」荷生早見采秋倩影亭亭，臨風含笑。兩人執手，喜極而悲，各自盈盈淚下。半晌，荷生向紫滄道：「我不是做夢麼？」紫滄道：「坐下再說罷。」方才坐下，青萍回道：「代州官員稟見。」采秋、紅豆退入裏間，紫滄也退出東廂。荷生一起一起的接見，直至上燈方有空和采秋暢談。看官聽者，人生富貴功名，一字是少不得的。正月時，賈家何等刁難。這回紫滄自省起來，進城已是初三黃昏時候，竟不到家，先來見過采秋，將荷生的信交給他瞧。先是雁門郡人心惶惶，訛言四起，鬧到初三下午，得着韓荷生帶兵出來信息，才稍安靖。這賈氏見時事如此，深悔前非。後聞荷生帶兵來了，又怕惹下禍事，早啞口無言，受藕齋抱怨。如今聽得荷生做了官，是個欽差，喜到十分，也就怕到十分，那後悔更不用說了。轉自己出來招認不是，只求紫滄領采秋迎上一站來。采秋道：「這卻不必。」紫滄道：「也好，此去崞縣，只四十里，知縣又是我舊東家，可以據實說，給他預備，也免得荷生

進城一行，招搖耳目。且此事是經略知道的。」原來到雁門關，是由代州陽明堡西行，不走郡治，打郡治北門二十里至雁門關，是個小路。荷生與紫滄打算到了縣，即教顏林二將帶兵先行，自己換車，私往采秋家一探，即連夜出北門，趕到關上。不想賈氏反叫采秋接出來。當下說明賈氏藕齋都在廂房伺候，紫滄領他夫婦出來叩見，荷生也還了一揖，前事不提，只面諭兩人，將采秋行李收拾妥當，等候班師。兩人答應退下，恰好上屋的席，是兩席滿漢，荷生便撤一席，賞給兩人去吃，自與采秋同坐一席。采秋因問起癡珠秋痕景況，荷生略說一遍，因歎道：「你吃長齋，他也吃長齋，你如今開葷了，不知他何時能得開呢！」采秋也爲悵然。這一夕，崞縣十分討好，行館中通宵燈燭輝煌。二更後，紫滄自在東廂安歇，兩人並一枕，談的三十天別緒，轉瞬天明，營門外角聲嗚嗚，吹個不止，荷生只得起來，傳令顏林二將先走，又見了幾起的客，因行館後進，有座望樓，便與采秋、紅豆、登樓憑眺，遙見空際，有白雲數片，諦視之不動亦不滅，采秋指着道：「這就是雁門關山頭積雪。」荷生道：「我少刻便在這山外了！」說着，兩人淚眼相看，一刻不語。忽的曉風吹來，涼如冰雪，采秋道：「口北地方冷不比內地，你帶了大毛衣服沒有？」荷生道：「都有。」采秋又吩咐諸事，留心保養，倘若要打仗，千萬不可輕敵，口外回子，是不怕死的。」荷生道：「我知道，這回不用打仗，你放心。」瞥見塵沙起處，一簇軍馬，如蟻行蜂擁，紅豆指着道：「兵出城了。」忽見青萍上來回說：「轎馬伺候已齊。」荷生遂與采秋訂着班師之期。兩人執手含淚，采秋嗚咽道：「我不便下去送你，就在這樓上望望罷！」又吩咐青萍路上好生伺候，又親自與荷生穿大紅披風，鑲金風帽。荷生只得硬着心腸下樓，到了院子，回頭一望，見采秋含淚凝眸，荷生也含着眼淚道：「你也回去罷！」采秋點頭，荷生出來屋前，囑紫滄三日後到關上來，就上轎走了。采秋和紅豆在樓上，聽得城邊炮響，知荷生出城，便眼睜睜的，向那先前瞧見軍馬的地方望去，候了好一會，才見帥字旗過去，一頂四人擡的藍呢大轎，前呼後擁，迢迢前去。到得轉過樹林，望不見了，歎了一口氣，扶着紅豆下樓，與他父母回家。正是：

楊柳依依，長亭話別，辭辭征夫，邦家之傑。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莽苜無靈星沈婺女

棣華遞折月冷祇園

話說癡珠初三夜，自大營回寓，一夜無聊。一會天亮，聽得炮聲連天，知是荷生走了，也就起來。見碧桃花皆已凋落，憔悴得可憐，便叫林喜挪在槐陰下，教他們天天灌溉盥漱，用點已畢，伏枕假寐，恍恍惚惚，瞧見李夫人顏色慘淡，穿了鳳冠霞帔，掀着簾子說道：『先生自愛，我先走了。』似乎一身毛骨悚然，抹開兩眼，寂無人聲，心上十分作惡，便步行到縣前街。李夫人方才罷妝，迎了出來。癡珠留心瞧夫人的神氣也還好，自然不說出夢中的話。反是夫人說道：『謾如許久沒有家信，這幾天實在記念他。』言下愴然。癡珠只得將些話寬解。夫人又說起娘家遠隔，沒有親眷，因勸癡珠趕辦秋痕的事。癡珠只是不語，吃了早飯，便來秋心院，只見院中靜悄悄的，步入裏間，秋痕頭也沒梳，手拿一本書，歪在一個靠枕上看。擡頭瞥見癡珠坐起，笑道：『你來麼？』就走下地來。癡珠也笑道：『荷生去了，我無聊得很。』秋痕攬着癡珠的手道：『天下事都要反轉來看。譬如你當初不認得荷生，他走他的路，你自然不想着他。就是我……』說到這一句，便和癡珠坐下，噙着咽喉，說不下去了。癡珠慘然停一會，秋痕又說道：『我沒爹沒媽，孤苦伶仃一個人，又墮在火炕，死了自然是乾淨。你怎好……』說到這三字，竟哭起來。癡珠道：『怎的？』秋痕哽咽道：『癡珠！癡珠！你也該曉得梧仙是心已粉碎，腸已寸斷了。』癡珠忍不住也掉下淚。停一會，秋痕轉抹了眼淚問道：『你出城送荷生沒有？』癡珠搖頭道：『沒有。』秋痕道：『你這會從家裏來麼？』癡珠道：『我昨晚一夜沒睡。』就將清早夢見李夫人及到縣前街，李夫人說的話，一一述給秋痕聽。秋痕道：『李太太爲人，很有福氣，何至有什麼意外的事？你我的事，承太太一番美意，只是我家的人實在難說！總要我挨得一年半載的苦，教他們沒甚想頭，那時候就好商量了。』兩人促膝談心，靠晚吃過飯，秋痕略有意興，焚了一炷香，將琴調和，彈起水仙操，只覺得指頭勾剔，怪刺刺與尋常不同。便說道：『怎的生疎了？』再和一會，又彈起來，沒得半闕，忽然一響，宮羽兩絃，一同斷了。兩人失色，默默無言。秋痕滿襟是淚。那獼兒蹉跎，傍着錦鞦，好似勸慰他一般。癡珠歎口氣道：『怎的就這般物件見得不好？』秋痕伏在琴案，嗚嗚的哭。癡珠挨不住，就自走了一夜難過，到得四更，忽外面敲門甚急，禿頭認得縣前街老奴李升聲音。癡珠趕着問：『是何事？』李升入來，站在房門外問道：『太太夜來生產，覺得十分不好。』癡珠不待說完，便披上衣，跳下牀來；一面披衣，一面趕着套車。李升提燈迎上去了。得到縣前街，只見門上的人迎出來道：『章老爺來了。我們太太不好得很。』癡珠趕忙下車，問道：『到底怎的？』門上的人道：『胎是已下，只人已暈過多次。』癡珠道：『沒個親眷怎好哩？』大家跟進大廳，炕上一個是高大令，一個是麻大夫，和管事家人商量下藥。聽說癡珠進來，大家搶下臺階。麻大夫道：『癡珠先生來

了，便有人做主。」癡珠道：「給大夫看，怎的呢？」高大令不語，麻大夫搖頭道：「脈息已散，怕看命根。」只聽上屋連聲，說太太請韋老爺，癡珠只得向麻高道：「全仗高明營救，定個神方。」踉蹌走入，掀起簾子，站在房外問道：「這時怎樣？」只見老媽子，丫鬟沿牀兩旁，李夫人色如金紙，依在兩個媽兒身上，手牽阿寶，望着癡珠厲聲道：「先生！我挨着死等，你你把阿寶手上鑰匙收起！」哎呀一聲，即便暈絕。大家忙的握住頭髮，灌下參湯，漸次回過來。一個大丫鬟帶着阿寶，將一包鑰匙，遞給癡珠。癡珠見這個光景，阿寶又淚痕滿面，真個心如刀絞，禁不住淚下涔涔，聽得李夫人又厲聲問道：「交給先生沒有？」癡珠只得大聲道：「我已收過，太太你拿定心，不要亂！」李夫人噙住淚說道：「我的心一絲不亂，只我的父母都來叫我了。諛如數月沒有信息，軍伍中生死不可知。我的兄弟，又隔十餘天的路，苦呀！」一陣血腥，人又暈絕。癡珠十分難受，又不便上前，沒個主意，只得退出簾外。此時高麻商定一方，趕着煎好灌下。大家隨哭隨叫，好一回又回過來，叫道：「阿寶呢？」大家將阿寶送上。李夫人瞧一瞧，恰好阿珍兒都醒了，奶媽抱到牀沿，李夫人也瞧一瞧道：「我不管了！」又叫道：「先生呢？」癡珠急入。此時天將發亮，燈光燭影，閃得陰沉沉的。猛聽得李夫人叫道：「諛如！諛如！」便兩目低垂，雙牙緊閉了，癡珠大悲，阿寶伏在牀沿，嗚咽的哭。內外人等，皆放聲大哭起來。一會停靈挂孝，管事家人，請癡珠商定殮殮。癡珠便領着李家幾個老僕，和李夫人身邊的老媽大丫鬟，將一切箱籠，盡行貼封，差人向諛如鶴仙相好的同寅故舊告喪，秋痕也就來了。到得巳未，便有各家眷屬前來哭靈。秋痕一身素服，陪着痛哭。好是諛如不在家，阿寶又小，卻無男客。癡珠乘空，便洒淚作書兩封，一專差到蒲關去，一專差到江南去，酉刻同發。次日初五，陰陽生揀的時辰，是卯正三刻大殮，午初一刻進棺。到得三下多鐘，安了靈，秋痕向李夫人靈前哭弔，囑咐老媽丫鬟看視阿寶。這阿寶雖只八歲，卻乖的很，見他母親已死，秋痕也要去，便拉着秋痕的衣袖，大哭起來。大家都已收淚，見阿寶這個光景，滿屋的人慘然，又跟着哭。秋痕更是傷心，抱着阿寶道：「我不去，你不要哭。」於是癡珠走了。此時新月如鉤，癡珠對月獨坐，想到李夫人為人如是，竟罹此難，可見天道無知，便懶懶入房，一夜翻來覆去，想諛如遠別半年，荷生出師關外，客邸痛癢相關的人，目前竟無一個；回首南邊，又遍地黃巾，差不多一年不得家信，老親，弱弟，瘦妻，稚子，竟不知是何光景。想到此處，真個四大茫茫，廁身無所，才名畫餅，憂患如山，不知不覺痛哭起來。時已三更多天，害得禿頭等從夢中各自驚醒，急起探視。癡珠只得說是夢魘，次日侵晨，叫李福磨一盃的墨，叫禿頭買得白綾，寫一副輓聯，自行帶至縣前街挂起，秋痕瞧是：

廿餘年往事如煙，記舊日師生，恍見雙環來問字？
二千里望夫化石，痛當前兒女，何城兩地共招魂。

看完，又滴了無數的淚。是日癡珠，便陪了一天的弔客，又定下念經開弔的日期，刻了訃聞，直到上燈回寓。秋痕打發癡珠走後，正在燈下替阿寶縫孝鞋，忽見門上的人，領穆升跑進便說道：『劉姑娘！快看老爺去龍山失守，我們八老爺殉難了。老爺接着家信，大哭一聲，暈倒在地。』秋痕這一驚，好像半天打一個霹靂。大家都也驚恐，趕着替秋痕收拾。騙開阿寶，悄悄的上車。一路淌了多，少眼淚。到得西院，聽得癡珠號啕大哭，心印池蕭及禿頭等圍着一屋。秋痕此刻顧不得什麼，拉住癡珠也哀哀的哭。後來秋痕先住了哭，同大家把癡珠擁入裏間躺下，把癡珠勸住了哭。癡珠謝了衆人，就託心印延請十六位戒僧，就汾神廟開起七晝夜經壇。到了次日，排設妥當，西院外邊，也安了靈。癡珠素服哭奠了一番，便赴壇燒香。此夜月色陰沉，紙旛招展，梵宇淒涼，燈光暗淡，絕不似尋常魚鼓經聲，便又大慟起來。這日就有同鄉來唁慰，以後各處官員，通知知道了，也有上祭筵的，也有送輓聯的，更忙了數日。衆之，縣前街也在開弔，癡珠萬慮千愁，這十數天也疲極了。雖有秋痕，禿頭小心伺候，無奈飲食日減下來，直覺骨瘦如柴，身輕似葉。到了謝弔那一日，只喝粥兩碗，是夜又嘔人數口血，直把兩人急得要死。癡珠因告知秋痕，決意於三月初十，帶禿頭穆升輕裝南去省家。秋痕忍着淚道：『這是正理，我怎敢多說？只道途梗塞，是一節難處。再你這般身子，怎禁得起長途跋涉？』癡珠歎口氣道：『死生有命，我做我的事罷了。』秋痕默然。癡珠接着道：『我與你總是無緣，故此枝枝節節，生出許多變故。我如今百念皆灰，只求歸見老母。』秋痕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說道：『我原說過，禍難更甚於慘別，你有老母，怎的敢叫你不要回南？只我的魂魄，一路附着你走罷。』癡珠道：『這又何必？自古無不散的筵席，百年豈有不拆的鸞鳳，萬里一心，遙遙相照，萬古一心，久久不磨。你我就不能同生同死，也算得是個同心……』癡珠說到這句，便咽住了。秋痕更是難忍，竟大哭起來。這夜癡珠於枕上得一首五古，留別秋痕詩云：

瑤臺熟蟠桃，王母初開宴；鴉頭簇繡袍，雉尾移宮扇；祥雲朵朵來，大會神仙眷；就中拈花人，忽展春風面。小兒從隙窺，偷索手中劍。目成兩無言，雙心盟繾綣。好詞致蹇修，竟已遭神譴！妃子謫風塵，歲星亦不見。一十九年間，滄海知幾變！氤氳使有神，會合舊釵細墜落，復何言。緣慳秋心院，詎惜圭璧躬，一作紅顏援。所恨磨蝎宮，事變驚閃電。此別豈不傷？此會難相戀。痛如組上

刀，快若弦端箭，涕淚雙滂沱，襟上千行淚。莽莽并州城，可是閻魔殿？早知煩惱多，何如不相見！正是：

鴛鴦不獨宿，難至亦分飛；春草江南客，扁舟一葉歸。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臺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話說鶴仙也沒個胞兄弟，只有個族兄，名喬齡，字芝友，原是隴西寧遠衛守備，因公革職；此番進京捐復，路出蒲關，鶴仙逆計芝友出京之日，李夫人當已分娩，好教他護送前來，不想芝友到了太原，已不及見李夫人了。鶴仙得了此信，便差四個幹弁，兩個老人家，星夜趕至，諄懇凝珠替李夫人權厝後，挈阿寶兄妹西來。凝珠因此決意三月初十回南，把所有書籍古玩，并一切衣裝，開了清單，悉給秋痕。此時秋痕，是領阿寶住在西院，當下將軍收過，瞧也不瞧。凝珠又將自己那幅小照，付給秋痕道：『這做你畫裏情郎罷！』秋痕含着淚，一言不發。阿寶平日跟着李夫人，呼凝珠爲先生，看了秋痕光景，接着道：『劉姑娘！你難道不和我先生一起走麼？我是要你和先生送我到舅舅衙門去，你不去，我便跟你住在這裏。只是先生一人去找舅舅，沒你伺候，你也該不過意。』說着，便倚在秋痕懷中流淚。兩人半晌無言，正是斷腸消魂之際，給阿寶這一說，便各伏在几上，大慟起來。阿寶含着淚，在東邊拉衣袖，西邊牽衣襟，往來跑個不了。此時院中鴉鵲無聲，只聽得客廳譁喇一聲響，把兩人唬得一跳，倒停住哭了。出來一看，原來是頂格年久，坍了一半，將個燕窩跌下，燕子紛飛叫噪。正在詫異，忽見禿頭出來，回道：『李狗頭帶車來接姑娘，說是他媽突患重病，叫姑娘即刻回家。』凝珠尚未答應，秋痕說道：『我那裏有媽？就是我的媽病，要我回去，也須待明日。』凝珠忙接着道：『不是這般說法，你對狗頭說，現在李少爺跟着姑娘，明日騙開李少爺，就給姑娘回家看病。』禿頭出去說了，狗頭沒法，只得回去。次日一早，李裁縫，狗頭領着跛腳坐一乘車，便來門房，和禿頭吵嚷，要接秋痕。禿頭道：『早哩！爺還沒有起來。這個地方，是你們說話的所在麼？』李裁縫道：『奇呀！你們把我女兒佔了幾個月，如今他媽病了，也不給他回去看，到底是什麼意思？』穆升不待說完，便搶上前道：『放你娘的屁！誰佔你的女兒？』狗頭冷笑道：『你問那姓章的。』禿頭怒氣冲天，忍耐不住，從狗頭背後一把揪住，罵道：

「你這小忘八，敢這般撒野！」狗頭剛把手來抓禿頭，被林喜帶勸帶笑，將狗頭兩手一併擎住，給禿頭連刷了五個嘴巴。李裁縫氣極，將頭向穆升撞來，卻被穆升抓住，罵道：「禽不死的東西，要和我拚命麼？賞你一個死！」便將手一揪，捧出門來。這裏看門聽差和廚下打雜人等，一齊跑來，都拉的拉，勸的勸，唬得跛腳手足打戰，那李裁縫便倒地號啕大哭起來。那狗頭只是尋人，打卻被大家按住手。心池兩人也起來，凝珠、秋痕在睡夢中，聽得外面吵鬧，不知何事，叫人又不見一個，只得披衣出來。剛走到月亮門，遇着廚子天福是個急舌，說話不大分明，說是爺們和呂家的人打架，數日前扮神廟，住了一個呂通判，穆升因他的馬常跑入西院，與他家人時有口舌，因此錯聽了，就不出去招呼。只叫天福傳諭穆升不要多事，喚他進來。當下禿頭聽見天福說爺喚，禿頭便先走了；穆升、林喜、李福也走了。李家父子曉得凝珠起來，便捨命跟住禿頭，闖入月亮門，大家都擋不住。凝珠這才曉得李家父子鬧事，聽得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撒賴，直氣得胸吭冤填，手足冰冷，在房裏和秋痕默默相對。一回，竟嚷到西院客廳，秋痕憤極，抹了淚，挽好頭髮，包上綢帕，檢出凝珠一軸小照，藏在袖中，向凝珠道：「你聽我的信。」凝珠眼淚盈盈，不能言語。秋痕早跑到客廳，道：「你們鬧什麼？你們不過是要我回去走罷。」此時心印、池蕭都在一邊，做好做歹的勸。瞥見秋痕發話出來，倒覺一跳。跛腳迎上前來，秋痕向阿寶的老媽道：「少爺沒有醒，醒了你好好騙他回去。」又向心印、池蕭道：「往後大家替我寬慰凝珠，我做鬼就不忘了。」又向李裁縫道：「要我回家，犯不着鬧出這般樣兒，叫人笑話。」一面說，一面扶着跛腳走了。李家父子見秋痕出來，理早短了；而且此來，只怕秋痕不肯回去，如今秋痕已走，趁着池蕭一人拉一個，也就出來，跟着車去了。只凝珠和秋痕七個月交情，從此分手，便永無見面之期，說來也自可傷。當下軟癱在窗下，彌勸揚上心印、池蕭勸解一會，凝珠歎口氣道：「只這二日緣分，也不許完滿。」於是大家議論李家今日如許決裂，是何緣故，都不想不出道理。後來心池兩人探得是錢同秀、卜長秀、夏旒、胡者四人布的謠言，說是凝珠要帶秋痕回南。其實，凝珠是拚個生離，秋痕是拚個死別，再不想四人做出這種謠言，恰中牛氏心病，所以今天鬧出這一段散局。看官記着凝珠、秋痕散局這一天，卻爲荷生、采秋進城之前一日。荷生是二月初六日午刻，到了雁門關。初七日，檄顏副將帶兵二百名，由馬邑偏關，西出紅門口；檄林總兵帶兵二百名，由平魯朔平，北出殺虎口；密令二將於口外炮臺瞭臺多張旗幟，一路傳單諭帖，俱聲言是帶五五千名兵。先是，關外各口汛官，奉到大營嚴檄，已經將炮臺溝壘，一例修整，瞭臺探望，一例添人，如今即飭二將，一路查勘。十一日，紫滄至關，荷生便同紫滄帶兵出關，駐紮廣武故城，等候消息。十二日，大營接到三邊

總制五百里咨文，說是逆回已是解散，首犯數名，亦擒獲梟斬；是日飛劄韓給事班師。十四日，荷生得信，一面入關，一面檄顏林二將撤兵。紫滄先回州城，同地方官商議，趕於花朝替荷生迎采秋歸於行館。十五一早，差員往接荷生。十六黃昏吉時，州裏備一乘藍呢四轎，轎杠加兩條紅綵，轎頂結個彩鳳，下垂四角結彩，四名弁兵，步行護轎。轎前是二十對紅紗宮燈，四對提爐，一部細樂；轎後是八名銀鞍駿馬的家丁，前往東巷。紅豆、香雪，一身豔服，扶着采秋宮衣宮裙上轎。荷生就行館中設祖先香案，引采秋行禮。紫滄教青萍於寢室，設兩張公座。紅豆、香雪，伴侍采秋，謁見荷生是夕，行館燈彩輝煌，管絃雜沓，春風滿座，喜氣迎門。但采秋遠別父母，荷生回憶山妻，遙憐秦女，觸目傷心，欣喜之中，終不免有些傷感。到是旁觀者覺得才子佳人，如此恩情美滿，真個福慧雙修，一時無兩。軍中大宴三日，傳令顏林二將帶兵先行。紫滄也於是日起行。二十六日，荷生、采秋、雙雙言歸。先是駐紮代州，得了癡珠來信，述及近事，荷生歎道：『癡珠真是晦氣！』采秋道：『癡珠還怕有什麼大不好。』遂將前夢告訴荷生。荷生也爲詫異，因笑說道：『瑜亮本來是一時無兩呢！』紫滄及顏林二將，先於二十七日到了并州。索安等管押采秋妝奩箱籠，於二十八日也到并州。地方官爲着荷生是九重特達之知，後來地位難於限量，此番辦的差事，雖照那小欽差章程，卻件件加倍討好。柳巷行館，鋪陳供給，皆照大營。荷生私事，全託紫滄、愛山，領着賈忠等照管；公事便交給羽侯、燕卿兼辦。二十九日巳刻，青萍領着四員營弁，護衛采秋、紅豆、香雪，一乘四轎，兩頂小轎，先進了城。荷生帶幾個新來的跟班，一路酬應迎接官員，直遲至未刻，才進行館。接着又是經略來拜會，兩人敘話，直至黃昏。通省官員，這一天都及見了。次日一早，接見賈節度後，就出門回拜了經略、節度，及大營辦事諸幕友。便來秋華堂看視癡珠。癡珠雖曉得荷生班師，即可到，但昨天一早，被那狗頭父子吵鬧，與秋痕撒了手，接着又是阿寶醒來，不見秋痕，哭得癡珠肝腸寸斷。大家好容易哄住阿寶的哭，回縣前街去了。癡珠顧影雪涕，骨立形銷。第三日早起，荷生打大營前來，慰問癡珠，便詢秋痕。癡珠黯黯不能答應，倒是禿頭回明。荷生歎口氣道：『我早料有此散局。』癡珠也歎口氣道：『再休說起！』就把鶴仙的信給荷生瞧。便說道：『我送阿寶兄妹到蒲關，即由河南回南。』荷生聽了信，說道：『蒲關只隔十一二天的路，不覺什麼。南邊的路，現在文報兩三個月不通，你怎麼走得？而且你這般單弱身子！』癡珠不待說完，接住道：『我是走得那裏，就死在那裏，也算是走了不然，還留在并州養病，有此理麼？』荷生道：『你不要急，再作商量。』隨站起身道：『我今日初到，百凡沒有頭緒。』簾外跟班傳呼伺候。癡珠接着道：『我初十是准走呢！』荷生眼皮一紅，便匆匆去了。正是：

東歌西哭，一喜一憂，莫非命也，誰怨誰？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鵲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話說晚夕癡珠噙然獨坐，忽見簾子一掀，荷生紫滄便衣進來，笑道：「我充個紅娘，好不好呢？」癡珠忙站起迎坐，原來荷生今早拜了客，回到行館，已是午鼓，就將癡珠近事，一一告知采秋。采秋爲李夫人悽惻，更爲癡珠秋痕煩惱，說道：「我不叫兩個即日見面，我這杜宇也不姓了。」李家這般可惡，總不過是個教坊，明日不是班師喜宴，用得着他們？難道你令人傳他，敢不來麼？只秋痕臉上過不去，須喚紫滄走一遭，給秋痕說明，再囑琴妹妹伴他進來。你作字訂了癡珠，教他們在這裏見一面，往後再作打算。」荷生道：「我也這般想，明日招了愛山，並替癡珠完個畫小照的心願罷。」再說秋痕回家三天，雖受過牛氏幾次毒罵，也沒甚不了之事。這日靠晚，外面傳報馮師爺來了。李家父子曉得這人是荷生相好，肅靜伺候。秋痕含着淚望着紫滄進來，便嗚嗚的哭個不了。紫滄從燈影裏瞧着秋痕憔悴的面龐兒，幾乎認不得，便坐下說道：「我不見你有三四個月，怎的銷瘦到這步田地？咳，你總是這性情，儘哭着，幹不了什麼事。」秋痕咽着喉嚨道：「你見過癡珠麼？他比我更不堪哩。」紫滄道：「我不得空，荷生今早去看他。」秋痕道：「他運氣不好，家中屙壘出了許多變故，這都是我苦命害了他。他初十走，梧仙的魂就在城門邊等他，教他叫我的名字，便跟他去了。」說着又哭了。紫滄道：「你不用這般說。他初十不能走，他就初十定要走，荷生也不給他走。」秋痕哭道：「我不敢阻他，不走，其實，道路是走不得。」紫滄遂將荷生早上對癡珠說的話，及後來采秋的计算，悄悄告知。秋痕十分感激，便問起采秋前後的事，紫滄略說一遍，喝了茶，歸報荷生，兩人就找癡珠來了。看官，你道癡珠與秋痕，還有一見之緣麼？要知心印說的人，生該聚多少時，該見多少面，都有定數，到了數盡，任你千謀百計，總是爲難。次日，教坊奉到中軍府傳單，是連陞部三吉部翠雲部，秋心部，准於已刻，齊集柳巷行館，伺候班師喜宴。李家循例送了差人幾錢銀，說他告病。差人翻了臉，將銀捧在地下道：「這回比不得尋常，上頭吩咐不准告病，就有真病，也要給巡捕老爺驗看。你不看翠雲部的薛姑娘都不敢告假麼？」牛氏沒法，只得老着脸來求秋痕，秋痕道：「武營認真呼喚，我怎好不替你們一走？只我卻不能妝掠，打個辮子去見巡捕罷。」牛氏自是喜歡。已刻四部

齊集柳巷行館，只見轅門外站滿兵丁。大家到了巡捕廳班房，瑤華即引秋痕到個淨室，安慰一番。秋痕見了瑤華，就如見個親人一般哭訴。瑤華道：「姐姐你何必哭呢？你既然肯拚個死，有什麼事還作不出？只忍耐些兒罷！」秋痕當下抹了淚，正待答應，忽聞轅門升炮吹打，只見狗頭跑進來，向瑤華、秋痕道：「大人回來了。你道大人是誰？我就是韓師爺，你來瞧瞧罷！」於是大家都出來，轅門空地裏站着，遠遠的瞧。瑤華扶着秋痕，也站在一堆。原來，今日算是凱旋之宴。荷生從經略處，拜了奏章回來，用的是全副欽差儀仗，見大門台階下，兩邊一字兒金字高腳牌，高腳牌後全部儀仗，從人縫裏見鑼聲過去，是一對黃金棍，接着一把三層紅傘，兩把灑金青扇，一對對皮槳刑杖，大門外早奏起細樂。一會二員水晶頂騎馬官員，引着一把大紅傘，兩對雁翎刀，兩對提爐，四對車渠頂的挂刀營弁，簇擁着玻璃四轎，坐個高額，廣額，長耳，軒眉的韓荷生。此時人聲悄悄，只聽得腳步聲，馬蹄聲，武威聲。前面數下大鑼聲，後面四把高幟，卻從轅門邊灣過來，空地裏下馬，倒把秋痕唬了一跳，回來班房坐下。秋痕歎一口氣，想道：「人生有遇有不遇，難道癡珠不是個舉人？怎的運氣就這般不好？」正在發歎，只聽得人說道：「巡捕老爺下來！」一會，狗頭跑進來道：「怪得很，我向巡捕老爺替你告病，巡捕老爺只笑吟吟不言語。」狗頭還沒說完話，裏頭一疊連聲傳出來，說是：「單喚翠雲部薛瑤華。」秋心部劉梧桐，上去問話。於是秋痕、瑤華跟個老媽，灣灣曲曲，走了半里多路，見是一羣華妝炫服的丫鬢，簇擁着秋，迎了出來。秋痕搶上前數步，也不能說話，只撲簌簌吊下淚來。采秋先前是笑，一見秋痕，也就慘然，拉着手道：「秋痕妹妹，你通是這樣，怎好呢？」就叫呼瑤華先走，秋痕忍不住哭，跟進一個金碧輝煌的屋裏，一齊坐下。秋痕禁不住嗚嗚的哭。采秋一手拍着秋痕的肩，一手將手絹替他抹眼淚，自己也就淌下數點淚，向瑤華道：「層層折折，都是不如意事，實在難爲秋痕。」瑤華也慘然道：「可不是呢！」當下紅豆香雪，忙的擰熱手巾，給兩人抹臉，別的丫鬢遞上茶點，許多僕婦，都在簾外靜悄悄的站着。秋痕方才哽着聲，哀哀的替癡珠訴苦。采秋道：「圓圓易缺，敝敝易污，這真令人惱極！只鋸齒不斜，不能斷木，你總要放活點才好呢！」瑤華道：「癡珠是過於灑落，秋痕姐姐又過於執滯，所以不好。」采秋道：「癡珠那裏真能灑落，能真灑落，就不誤事！」此時差不多兩下多鐘了，僕婦丫鬢排上菜，也有素的，也有葷的，采秋親陪二人。秋痕酒是一點不喝，飯也只吃半碗。方才洗漱，簾外的人報道：「老爺進來。」采秋、秋痕、瑤華皆迎出。只見兩個小跟班，跟着荷生，便衣緩步而來，面上十分煩惱，瞧着秋痕、瑤華，勉強笑道：「你來得久了。」采秋問道：「外面宴完麼？」荷生道：「完了。」便令秋痕、瑤華、采秋坐下，向采秋歎口氣道：「人定不能勝天，這真無可奈何了！」三人

都爲愕然。采秋問道：『什麼事呢？』荷生向秋痕道：『你吃飯麼？』采秋道：『他剛才吃了半碗飯。』荷生道：『也罷，癡珠今天不能來了。』采秋道：『爲的何事？』秋痕早伏在几上哭了。荷生道：『穆升來說，昨夕我走後，癡珠嘔了瘀血數口，早上起來，已經套車，突然吐了幾碗血，暈絕數次，我叫賈忠、青萍……』荷生方說到這裏，只聽秋痕大叫一聲：『癡珠你好苦呀！』將飯一起吐出，便栽在地下，手足厥冷，牙關緊閉，忙的采秋、瑤華疊聲叫喚，丫鬟僕婦擠在一堆，鬧了好一會，方把秋痕救醒，復行大哭。瑤華道：『人還沒有死，何必如此？』采秋道：『癡珠抑悶得很，能够把悶血吐淨，到好得快。』於是大家扶了秋痕到屋裏將息，秋痕只是哭，也沒半句言語。荷生沒法，教采秋避入別室，引着愛山到了上房，教瑤華陪着秋痕出來，畫個面龐，就吩咐門上，格外賞給狗頭，十吊錢，差個老媽送秋痕出來。采秋諄勸秋痕從長打算，又送了許多衣服及古玩，秋痕只說個謝字，其實是瞧也沒瞧。自此荷生、采秋、瑤華與秋痕也沒見面了。雖瑤華後來颯風打舟，吹到香海洋，得與癡珠、秋痕一敘，然已隔世。是晚荷生帶着青萍，便衣坐車來看癡珠。癡珠要坐起來，荷生按住說道：『不要起來，』就牀沿坐下，燭光中瞧癡珠臉色心上十分難受，便說道：『你這會怎樣呢？』禿頭道：『服了幾許藕汁，血是止了。麻大夫開的方，等小的取給爺瞧。』癡珠一絲沒氣的說道：『秋痕回去麼？』荷生道：『五下鐘時，你既不能來，我就打發他走了。他聽說你病得利害，就暈倒在地，譬如救不過來，怎好呢？』癡珠默然。禿頭送上藥方，荷生見方上開有人參，便問道：『我從前送來兩枝參，還用得麼？』禿頭道：『麻大夫看過，說好得很，這回服的藥，就是配那大枝的。』荷生道：『那大枝的，我尚有，你往後用完了，儘可去取。』穆升端上茶，荷生點頭道：『你們好好服侍，我以後總給得着你們好處。』癡珠道：『你便衣出門，也只好一兩次。怎好天天晚上這般來呢？』荷生道：『今日我原可不來，爲了你病，不親來瞧，心上總似乎不好。我往後也只好十天八天出來一回，還好這個差事，是沒甚關防，就給人知道，也沒甚要緊。』一面說，一面向靴頁中取出秋痕面龐給癡珠瞧，說道：『我今天只爲你辦了這一件事。』禿頭拿着燭臺，在旁說道：『不大像。』癡珠歎道：『得些神氣就是了。』就交給荷生，說道：『我病到這般，只怕連這紙影兒，也就不能常見。』荷生只得寬慰一番，聽得掛鐘已是八下了，便諄屬癡珠靜養，出來上車而去。這是三月初一的事。次日，癡珠少愈，拈一牋紙，寫詩兩絕，以謝愛山，詩是：

卷施不死亦無生，慘綠空留一段情。
憔悴雙雙窺鏡影，藥爐煙裏過清明。

生花一管值千金，微步姍姍若可尋。
從此卷中人屬我，少翁祕術押衙心！

初三日辰刻，阿寶行喪，奉李夫人的靈輿，停寄東門外玉華宮。癡珠雖是不能出城，也坐了小轎，到縣前街，排個祖奠，看過靈輿出門，才回西院，已是一下鐘了。一人躺在裏間，忽聽得外面報道：『劉大老爺來了。』林喜引入，癡珠擡身延坐。子善說道：『你這兩天有人去看秋痕麼？』癡珠道：『撒手了！叫誰去呢？』子善道：『我聽說昨日三更天，他全家都走了。』癡珠怔怔的望着子善，哇的一聲，嘔出一口血來，也不說話，就自躺下。子善忙邀心印過來。只見癡珠坐起道：『風靡傾洞，天地邱墟，何況秋痕？』心印也就說道：『你通人再沒有參不透的道理，勸不破的世事。』子善接着說道：『本來你也要走，他不過先走幾天哩！』癡珠不語，只叫禿頭不見答應。穆升四處找遍，全沒影跡。癡珠反笑道：『這個獸奴，怕是找秋痕去呢！』等到二更之後，子善走了，禿頭影子也無，大家驚愕。心印道：『你們不要着忙，禿頭不是逃走的人。到是癡珠今日嘔了一口血，他外面強自排遣，內中不知怎的難過，大家留心點兒！』心印也回去方丈安歇。這裏穆升、林喜就在癡珠臥室前一間下榻。到了五更天，聽得癡珠說道：『秋痕你怎不等我斷了氣就走呢！』一會，又聽得說道：『如今你的心換給我，我的心換給你，好不好呢？』接着又吟道：『人間獨闢鍾情局，地下難埋不死心！』走進屋裏，那料卻是睡着鼾呼。次早池蕭也走進來，見癡珠神色如常，便問道：『今日心上可好些麼？』癡珠皺着眉說道：『我的心虛飄飄的，也沒甚好，沒甚不好。禿頭還不回來麼？』大家答應。雨農道：『這事也怪秋痕走了，我聽說李家隔壁屠戶酒店，都關了門，連那惹太歲酒鬼也不見。』癡珠道：『怎的大家也難分解？』晚夕荷生差青萍探視，穆升就把事情都告訴了，青萍自然一一回了荷生。荷生踉足道：『我卻料不出有此變局。』馬上傳呼伺候，來看癡珠。因為癡珠卜了一卦，是『損之小畜』，說道：『今天是辰月甲申日。』又沉思一會，說道：『卦象甚佳，這月十二有見面之象，你不要急。』癡珠道：『我如今通沒要緊了，見面也是撒手，不見面也是撒手。』荷生道：『不是這般說，禿頭惹太歲酒鬼他三人是一氣的，自然可以趕得回來，而且我的占卜十分靈准。如今只要他回來，我情願代你出二千兩銀子。我從前是爲了采秋的事沒有辦法，舍己忘人，情理上也說不去，而且我的局面，也是依人餬口，如何獨力辦得來？這回原想替你圓成此事，不想你們已散了局。其實散後，此事也還易辦，那裏料得出又有此不測的事。不是我說句惹直的話，這一場是非，通是秋痕自鬧出來。你想秋痕和你講個『情』，他一家人和你有什麼『情』，不圖些銀錢，圖些什麼？秋痕孩子氣，太不通達世務，自然步步行不去。』癡珠道：『這是我錯了，那這作謠言……』荷生不待說完，笑道：『水腐而後蠓蟻生，酒酸而後醯雞集。本來你兩人形跡實在可疑，所以他們編出謠言，人人皆信。我想李家這

一走，不特怕你拐他，并且疑心到我和你辦事呢！癡珠道：『夜行者自信不爲盜，而不能使狗無吠。』又歎口氣道：『青蠅紛營，風雨秋一葉。心印說的，凡事有數，這一件事原是數該如此。其實我於娟娘能割得斷，再無於秋痕割不斷的道理。我的愛弟愛妾，尙死於賊，豈能保得秋痕？只是我何苦做個人呢？』荷生道：『算了，不用說，只願他好好回來罷！』說着便走了。到了十二這一天，癡珠剛打心印方丈回來，穆升遞上一軸畫，一封書信，說是大營黎師爺送來的。癡珠曉得是秋痕小照，忙展開一看，見一臉含愁，雙眉鎖恨，神氣很像畫的衣服，上是淺月色對襟衫兒，下是粉紅宮裙，手拈一枝杏花，恍恍惚惚，憶起草涼驛舊夢來，卻不十分記得清楚。就拆開書，看了一遍，是兩首和詩，便檢一小箋，隨手作數字致謝，交給來人去了。又把小照細看一番，忽然想着荷生下

的卦，便拍案道：『我今生再見不着秋痕，就是這軸畫兒，應了荷生的占驗罷！』正是：
水覆留痕，花殘剩影，翡翠樓成，鴛鴦夢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話說酒鬼姓聶名雲，癡太歲姓管名士寬。這兩人自三月初二日起，竟沒消息，禿頭也自渺然。一日劉晏二人回來，子秀向靴頁中取出兩張舊詩箋，遞給癡珠道：『你瞧。』癡珠接過展開，見是秋心院本事詩，向日黏在秋痕屋中，便慘然說道：『這兩紙怎的落你手中？』子善道：『今天聽說園裏有新戲開臺，我拉子秀去看，不想走到菜市街，恰遇着秋痕住宅，開着大門，說是王福奴要移入居住。我兩人同進去，前後走了一遭，見月亮門左側，你鑄的菊花詩賦石刻，還在秋心院中，牀榻几案也照舊排着，我同子秀相顧惘然。見案下掉落詩箋兩紙，子秀檢起，是你舊作，竟把我看戲的心腸都沒了。』癡珠聽了，十分難受。詩是七律二首。七絕二首。七律云：

無端鴻爪到花前，正是西風黯黯天；放浪形容容我輩，平章風月亦神仙。空餘紅粉稱知己，長向青娥證夙緣。早歲綺懷銷欲盡，爲君又惹恨綿綿。

黯絕并門一葉秋，桐陰小語便勾留；聘錢有恨銜牛女，藍縷何人識馬周。青鳥迴翔難得路，綠珠憔悴怕登樓。昨宵珍重登車

去，知汝晨妝懶上頭，
七絕云：

罡風吹不斷情絲，死死生生總是癡！
忍凍中宵扶病起，剔燈苦誦定情詩。
強將紅燭夜高烧，鬢影厮磨此福銷。
歡喜常成煩惱恨，青衫紅袖兩無聊。

常說「日之所思，即夜之所夢」。這夜，癡珠夢中大哭而醒，見殘燈一穗，斜月上窗；回憶夢境，歷歷在目，十分淒楚。次早心印來看，癡珠因說道：「我昨宵卻記得兩個夢：前一夢，是到了秋心院，見一個女人，年紀約有二十餘歲，身子既高，臉兒又瘦，就如枯竹一般，自說姓王，小字惺娘。後一夢，大是不好，夢見秋痕扶着病，和我攜手在陰濕地上走，兩人腳上都沾是泥，走有幾里路，覺得黑魘魘的，上不見天日，下面又盡是滑滑沒蹀的泥。秋痕兩手按在我肩上，說道：「我走不得，鞋底全裂，怎好哩？」我便扶他坐在石板上。隨後重走一箭多路，便是一道河，攔住去路，沿河走有一里，兩人足都走軟了，才見有個獨木板橋。秋痕先走上去，撲落一聲，秋痕竟跌了下去；我眼睜睜的看他沉到沒影子，一面哭，一面叫救，卻沒個人答應，我便號啕大哭醒了。你想這夢兇不兇？」心印道：「夢要反解，夢吉是兇，夢兇或反是吉。大凡有眼界途有意識，有意識即有窒礙，恐怖變幻，顛倒夢想，相因而至。你要先把情魔滌除乾淨，那夢魔便不相擾。咳！你萬里一身，關係甚重，南邊家裏……」癡珠不待說完，便說道：「親在不許友以死，何況秋痕，原是兒女之情，不過如風水相值，過時也就完了；那有天長地久，儘在一塊兒的，就算今生完全美滿，聚首百年，到得來世，我雖還認得秋痕，秋痕還認得我麼？而且他又走了，明知無益事，翻作有情癡，我更不這般獸！我此刻打算病好，立即回南，以後再不孟浪出門了。」心印道：「這節再作商量，凡事有個定數，該是什麼時候回去，該是什麼時候又出來，你也不能自主。」癡珠不語。心印坐了一會就走了。是日天陰得黑沉沉的，夜來冷雨敲窗，癡珠輾轉牀頭，因起來挑燈搦管，吟了懷人詩八首。次日修一束，將詩封上，派李福送給荷生。恰好荷生正在翠雲樓和采秋看花，青萍呈上癡珠的信，荷生與采秋同看了信，采秋將詩念道：

斷雨零風黯黯天，客心憔悴落花前。
算來緣要今番盡，過此情真兩地牽。
銀漢似牖高幾許，滄波成陸淺何年。
除非化作傾伽去，破鏡無端得再圓。

采秋眼睜一紅，說道：「這一首就如此沉痛，我念不下去，你念罷！」荷生接着道：

一春愁病苦中過，肯信風波起愛河。鵲幾聲花事了，杜鵑永夜淚痕多。能營三窟工狡兔，誰撥明燈救火蛾。從此相思不相見，拔山力盡奈虞何。

疇昔頻頻問起居，每逢晨盥晚妝初。藥爐薰骨眉偏嫵，鏡檻留春夢不虛。共坐揮毫忘示疾，笑看澆茗賭搜書。紅窗韻事流連慣，分袂將行又攪裾。

而今紅袖忽天涯，消息沉沉鳳女家。十日紀綱遲報竹，幾回鸚鵡喚呼茶。就歎道：『秋心院的鸚鵡，這回生死存亡，也不知道了。』又念道：

燕尋梁壘穿空暮，犬擁金鈴臥落花。翻是閉關長謝客，不堪室邇是人遐。

采秋道：『我去年回家時候，偷聞不知也是這般麼？只你沒有他這般苦惱。』荷生道：『冤人不冤？我去代州，那幾天苦惱，差不多就同癡珠。』采秋道：『你苦惱處便是熱鬧處，難爲癡珠這一個月，顛沛流離。』荷生笑一笑，又念道：

一樹垂垂翠掩門，半年春夢了無痕。蛾眉自古偏多嫉，鴛鳥爲媒竟有言。山厝愚公空立志，海填少婦總埋冤。昨宵月下亭亭影，可是歸來倩女魂？

今生此事已難諧，噩夢分明是玉鞋。苔木縱教延旦夕，藁砧無計爲安排。魂銷夜月芙蓉帳，恨結春風翡翠釵。半幅羅巾紅淚漬，一回檢點一傷懷。

荷生慘然說道：『淚痕滿紙。』瞧着采秋，已經滴下淚來。采秋見荷生瞧他，便強顏笑道：『替人垂淚也漣漣。』荷生往下念道：

并門春色本淒涼，況復愁人日斷腸。月滿清光容易缺，花開香豔總難長。劇憐夜氣沉河鼓，莫乞春陰護海棠。拚把青衫輕一殉，孤塚誰與築鴛鴦？

五夜迢迢睡不成，燈昏被冷若爲情。名花證果知何日，蔓草埋香有舊盟。地老天荒如此恨，海枯石爛可憐生。胭脂狼藉無人管，淒極天邊火鳳聲！

兩人默然半晌，荷生方說道：『癡珠就是這般埋沒，真個可惜。』采秋說道：『南邊道路，真不好走；不然，差個幹弁，送他回去，也是好呢。』荷生道：『無論南邊滿地黃巾，萬萬走不得，就令上路，遙遙兩個多月路程，誰護持他呢？』采秋道：『孤客本來可憐，何況

是病，病裏又有許多煩惱？就是鐵漢，也要磨折！兩人言下都覺得十分難受。過一會，采秋向荷生道：『我想癡珠平日很是喜歡紅豆，我想送給他。病中既有服侍，就是他日旋南，也不寂寞，你意下如何？』荷生笑道：『這是你一番美意，只怕癡珠不答應哩！』采秋笑道：『你且與子善言之。』以後子善將采秋的意思，告知癡珠，癡珠便微笑道：『慚愧白茅人，月落教星替。』便手栽一牋，寄與荷生。荷生與采秋同看，其牋云：

承采秋雅意，欲以紅豆慰我寂寥，令人啣結！然僕賦性雖喜冶游，歌風未流狄盃。此次花叢迴顧，原爲有託而逃；可憐芳草傷心，尙覺迷途未遠。病非消渴，遠山底事重插人已中年，逝水難尋故步。大福自知不再，良緣或訂來生。爲我善辭采秋，爲我善

撫紅豆。

荷生笑道：『如何？我說過癡珠不答應哩！咳！癡珠做人是我曉得。』采秋歎口氣道：『這教我也沒得用情了。』荷生正欲答應。外面傳報經略來了，只得出去。光陰迅速，早是三月二十二日。癡珠正將一碗蓮心茶細啜，忽見李福林喜狂奔進來，喊道：『禿頭回來了。』癡珠就出來問道：『在那裏？』只見禿頭身上，只穿件藍布棉短襖，由屏外飛跑上前，眼淚紛紛，叩下頭去。癡珠兩眶中也淚出如瀉，扶起道：『你見過劉姑娘麼？』禿頭抹着淚道：『見過，可憐得很。現今病在正定府保興館飯店中。』癡珠聽了，隨說道：『他二月間本來有點痢疾，這會自然更是不好。』禿頭道：『姑娘從上車後，點米不曾沾口，下的全是血，兩腳不能落地，人極消瘦，面目卻腫得一個有兩個大，病到這樣，一天還要受他們的絮聒。』癡珠黯然道：『你怎樣見得姑娘哩？』禿頭道：『小的那一日，心上恨着姑娘，就氣糊塗了，一口氣去找管士寬，走至大街，逢着葦雲，才曉得姑娘被他媽騙了出城。管士寬天亮知道，帶了盤川，便趕出城，跟尋下落。葦雲都曉得他們的去向，小的一時氣憤，拉着葦雲就走。原想一兩點就跟着，豈料一天趕不上一天，直到十二這天，到了正定府，方才見着管士寬，知道牛氏和姑娘，是初二日下午出城，坐的是短雇的車。李裁縫父子和跛腳玉環，是初三日五更走，天亮出城，才是長雇的一輛大車，一輛轎車，將屋子交給他的同鄉顧歸班。因姑娘下了紅痢，一天有十數次，路上不便，方延攔在這店中。管士寬一路跟着姑娘坐的轎車跑，姑娘住也住，姑娘走也走，天天都得與姑娘見面，卻不能說得話，只跛腳通得信兒。到了正定府，姑娘取出一條金耳扒，送給管士寬，教士寬換作盤川，一路跟去，好傳個信給老爺。當下士寬與小的見面，才得跛腳傳與姑娘知道。姑娘約小的十四日天亮，店後空地裏相見。姑娘問知爺病中光景，一慟幾絕，教小的快回。』癡珠遲

疑半晌說道：『這般看來，你也是空跑一遭。』禿頭道：『姑娘有信給爺哩！』便從懷中探出一個小小油紙包，展開油紙，將個藍布呈上。癡珠瞧那藍色布包，纔有幾千針，林喜送個剪子，癡珠一面絞，禿頭一面回道：『姑娘說沒有筆硯，也沒有地方寫個字兒，裏頭幾個字，是咬破指頭寫的。』癡珠不聽，猶可聽了禿頭這般說，那一般酸楚，直從腳跟湧上心坎，從心坎透到鼻尖，一言不發，把布包絞開，內裏是癡珠原給的一枝風篋，一塊秋痕常用的藍綢手巾，一塊汗衫前襟，上面血跡模糊，癡珠略認一認，便覺萬箭攢心，不知不覺，眼淚索索落落的滴滿藍布包。一會，穆升呈上熱手巾拭過臉，重把那血書反覆審視，噙着淚一字字辨清，是：

釵斷今生，琴焚此夕。身雖北去，魂實南歸。裂襟作紙，囑指成書。萬里長途，伏維自愛！

凡三十二字。癡珠默念一遍，停了一會，向禿頭道：『你路上辛苦，且歇息去。』禿頭答應，癡珠攜了血書，手絹，風篋，並那塊藍布，到臥室躺下。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這一夜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燄同煎，不待說了。禿頭和聶雲跑了這一遭，空自辛苦，去的時候，兩人都是空手出城。禿頭將皮袍脫下當了，作路費，用盡了聶雲的皮馬掛也脫下當了。幸是正定府遇着管士寬，將秋痕金耳扒，換了十餘串錢，付給兩人，作為川費。禿頭是自己多事，也還罷了；可憐聶雲路上受了風霜，到家又被渾家楊氏唾罵，受一場氣，次日便病，病了幾天就死。後來癡珠聞知，大不過意，曉得聶雲女兒潤兒是嫁給子秀的，跟班李升，就賞了潤兒四十吊錢。那楊氏係隨着女兒過活，就也十分感激。管士寬無家無室，只有屠鋪一間，係他姪兒照管，他竟隨了秋痕，住在正定府了。正是：

娼家而死節，名教母乃妻；人生死知己，此意早已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

話說：設如是去年十一月到任，申明海防舊禁，修理本部戰艦，出洋巡哨，逆倭三板船從此不敢直達建康，就是員逆，也有畏忌。江南江北一帶官軍，因此得以深溝固壘，臥守一冬。設如蒿目時艱，空自拊髀兼之，寶山僻在海隅，文報不通，迢迢并門，魚沉雁渺，十分懊惱。忽又過了一春，一日傍晚，步出營門，西望月明，街山一線，有無限心思，都根觸起來。踱了一回，退入後堂，叫跟班燃了

一枝高燭，倒兩壺酒，取件野味，一人獨喝。喝完了酒，無聊之極，瞧見壁上掛的劍，因取下來，就燈下舞了一回，便向炕上坐下，按劍凝思。此時五月天氣，日夜長短，轆門更鼓，鏗鏗的早轉了三更，跟人皆睡，只個小跟班喜兒站在背後，忽聽聽颼的風起，簷下一樹丁香花，紛紛亂落，瞥見金光一閃，燭影無餘，有個垂髻女子，身上穿件箭袖對襟，魚鱗文金黃色的短襖，下繫兩片綠色馬裙，空手站在炕前，說道：「幾乎誤事！」

謾如愕然，提劍厲聲問道：「你是妖是人？怎敢到我跟前？」這會跟班及巡兵，聽得謾如厲聲，皆起來探望。女子笑道：「站住！」便如木偶了。接着道：「將軍不要動手，我念你和韋凝珠有舊。」

謾如聽說凝珠，便按劍問道：「你這小妮子，怎認得凝珠？」女子指着炕上的聯道：「你且說何處見過凝珠？」

謾如道：「他現在并州。」女子道：「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你和他很有交情。」

謾如放下劍道：「你這來是替何人行刺？」女子道：「將軍請坐，我說個來歷罷。我名春纖，我的師父是徐娟娘。」

謾如恍然道：「娟娘不與凝珠有舊麼？我早聞名，這人如今在那裏？」女子歎一口氣道：「我的師父尸解了。現在香海洋青心島，做個地仙。我原是他的侍兒。四年前三月間，他帶了我朝了普陀巖。到次年冬間，附船舶到得東越，偵探凝珠，說是進京去了。次年春天，師父到了武彝，雁宕，重來江南，寄居無錫映山庵，遇個女道士慧如，傳授我的劍術。去年雲遊兩湖兩川，冬間欲要由川回陝，路過廣陵，寄寓華嚴庵，主持蘊空禪師，與師父極其相得，因知道凝珠入京，也到廣漢，卻與師父相左。師父從此百事灰心，除夕這一夜坐化了。留一錦囊給我，囑我「一急時開看。」我因正月間蘊空也坐化了，他的徒弟又與我不對，拆開錦囊，教我回來無錫，不想前月到了映山庵，慧如卻爲金陵，偕挾迎去，封他爲無上清妙真妃，僞號。我因此投入賊營，訪尋慧如，說是命裏該有此兩月魔劫。今日慧如是奉將令，取你首級，差我前來，諄囑留心。我爲瞧見凝珠的聯，不忍加害。你瞧你的跟人罷。」只見紅燭光搖，春纖早不見了，謾如和院子裏大家，就像做夢一般。再瞧喜兒，頭早斷了。謾如回想，心上猶然突突亂跳。過了幾天，是出哨之期，謾如上船後，開行十里，還沒出口，遇着頂頭風，傳令停泊。一連三日，謾如悶氣，也不帶人，便服上岸，見遍地斥鹵，都無人跡。遠遠的見前面有數株大柳樹，便望着柳樹，向前走去。不想愈走愈遠，差不多走有十餘里路，方才到那樹下。向前遙望，一片綠蕪，茫茫無邊際。西邊是個山，青青鬱鬱，好些林木。因灣向西走來，將到山下，都是幾抱圍的大樹，老幹參天，黛痕匝地。到了山下，連峯疊嶂，壁立千仞，獨立四望，令人神怡。沿山又走有一里多路，向西樹林裏，卻有一徑，蹊過徑，是個平坡，坡下一口井，井邊有個廟，頭門大殿，都已傾塌，蓬蒿青草，一路齊腰。步入後面，是個三間小殿，卻整潔無塵，四面一字兒叢竹，竹裏有個小門。謾如蹶進院子，見上面是

三間小屋，屋中間布一領席，有個女道士，合眼跌坐，年紀約有六十多歲，很有道氣。謾如躬身向前，女道士微微開眼笑道：『總兵貴人，何苦單身輕出，來此荒僻地方？』謾如道：『素昧平生，何以識得我是總兵？』女道士仍閉上雙目，喚道：『春纖，你的故人來了。』謾如無可措詞，只聽嚶嚶一聲，春纖葛衫布褲，從屋後轉出。謾如瞧見，轉覺愕然。春纖說道：『將軍何來？』謾如倉卒不能答應。女道士開眼說道：『我有兩偈，總兵聽着。』

茅首無靈，春風夢醒；西望太行，星河耿耿。

故人纖纒，新人纖素，纒素同功，愴然薤露。』

謾如道：『鍊師法號上字是個慧字麼？』春纖答應道：『是。』謾如打一躬道：『欽仰之至！』只下士塵頑，不能窺測鍊師旨意。就第一偈想來，莫非并州眷屬，有甚意外之變麼？女道士開眼微笑道：『總兵解得便好。』謾如背淚欲墜，說道：『承鍊師第二偈指示，想是我也要死。』慧如道：『此解卻錯，總兵燕領虎頭，後來功名鼎盛，如何會死？』說完，仍然合眼危坐。謾如因向春纖道：『那一夜相見，說是鍊師現在金陵，不料今天卻於這個地方相遇。』慧如復開眼道：『我就是那一夕脫了魔劫，潛來此地。今日與總兵一會，也是數中所有。不久便有人領兵來此平賊，都是你的熟人，請回步罷。』說着，仍低下雙眉，閉目不語。謾如不敢糾纏，只得別了春纖而去。見日色銜山，趕忙尋着原路，奔上坡來。剛到坡心，回頭一望，只見廟中赤騰騰發起火來，烈焰沖空，濃煙布野，吃了一驚，想道：『他兩個都是劍俠飛仙，還怕什麼火？我走我的路罷。』走了數步，又念道：『他兩個就是神仙，如今這廟燒了，今夜先沒有棲身，我眼見了，可豈不回去看他一看。』便轉步跑下坡來，耳中尚聞得霹靂剝剝的響。及到井邊，依然是個破廟，並無星火，十分詫訝。走入廟中，重由竹林小門，探身入內，前前後後尋了一遍，卻不見慧如，春纖再向後殿尋來，也沒些影兒。此時天已黃昏，漸漸辨不出路徑，只得反身便走。自道：『我難道是做夢麼？』踉蹌走出，只見門邊有一匹黑溜溜的青驢，鞍轡皆全，攔住門口，鞍上一字紙，謾如取下瞧看，上面寫的是：

將軍多情可感，惟是道僻，黑夜難行，奉贈青驢一匹，聊以報往返跋涉之勞。貧道與春纖，當往并州，勾當一場公案。即日走矣！謾如瞧畢，十分詫異，想道：『真是神仙！但此驢方才不見，這會從何處尋來？』可惜兩人前往并州，我不會寄他一信。』見天已黑，只得跨上驢子，踏着星月，找尋原路。可喜驢子馴熟得很，虛閃一鞭，便如飛的跑了。走到大柳樹外，遠遠的望見燈籠火把，四面環繞。

而來。設如料是營中兵丁，前來接應。一面加鞭向前，一面招呼大家，到得船中，已是八下多鐘了。兵丁將驢子牽入後艙餵養，都說：『好驢子！是仙人贈的天馬。』這設如歡喜，不待言了。且說慧如遠遁之時，正是羣醜自屠之日。你道羣醜何以自屠呢？當初員逆倡亂，結了五個亡命，號爲五狗：一爲僞東王羊紹深，一爲僞西王刁潮貴，一爲僞南王馮雲珊，一爲僞北王危鏘輝，一爲僞翼王席沓開。後來踞了金陵，雲珊死於全州，潮貴死於道州，鏘輝係員逆妹夫，員逆這妹名喚宜嬌，極有姿色，卻狡猾異常，與紹深卻是敵手。員逆始以天主教惑鄉愚，奉一木主說是天父，配以天母，天父附身紹深，天母便附身宜嬌，所有號令，出自兩人，氣燄生於積威，權勢傾於偏重，以此阿柄持自兩人，員逆轉成疣贅。此番潮貴死了，宜嬌尊爲天妹，廣置男妾，朝歡暮樂，於是羣醜皆有垂涎之意。但員逆受制於紹深，事事仰承鼻息。適值紹深妻死，遂把宜嬌再嫁紹深。成親那日，是個伏天，紹深做架大涼牀，窮工極巧，四面玻璃，就中注水，養大金魚百數，游泳其中，枕長四尺五寸，所有男妾，悉使從嫁。鏘輝沓開十分眼熱，沓開便帶兵打寧國去了。鏘輝偪處一城，自然刻刻拈酸。賊中男歸男館，女歸女館，自六逆外，夫妻同宿，名「犯天條」，雙雙梟首。紹深把宜嬌男妾，悉配女簿書，鏘輝道是應斬。嗣紹深開科取士，帶了數名親兵，直入東府，按名指索，不想這男妾，皆係童子軍中，選出驍健，一閱而至，約有三十多人。鏘輝只好飽了一頓老拳，十分羞惱。紹深有一妹，名喚碧玉，年已念九歲，不會許字。有陳宗揚者，一表人才，又生得白皙，充個東府承宣，妻名雲娘，是個女承宣。宗揚輪班住宿內廂，因得與雲娘偷寒送暖，素無人知。自宜嬌男妾配了女簿書，散處前後左右廂房，這碧玉，入夜便如畫眉踏架一般，瞧了這般一段風流，又覷了那邊百般祕戲。因此雲娘的醜態，悉爲碧玉勘破，以此挾制宗揚，竟佔了雲娘夜局。雲娘不敢聲張。那紹深許多姬妾，都是怨女蕩婦，也就挾制宗揚。宗揚沒有分身法兒，久之，自然鬧出事來。紹深下令，斬了宗揚夫婦，不想宗揚就是鏘輝妻弟。事有湊巧，宗揚夫婦，才纔首示衆，其弟宗勝，偏自河北敗仗，貿然逃回。紹深傳令要斬，鏘輝大恨。那員逆見紹深件件威福自專，也是不能相忍，一日紹深忽說天父附身，責了員逆五十大棍，又責了鏘輝一百小棍。大衆忿忿不平。鏘輝於是內受員逆意旨，外許沓開賂以宜嬌，突於這夜五更天，登壇禮拜，雜誦讚美時候，執殺紹深，然後圍了東府，男女駢誅，只赦員宣嬌，卻自己配合了。到了沓開自寧國奔回，生米已製成飯，沓開忿恨不堪。鏘輝想道：『斬草必要除根。』就夤夜定計，又圍了翼府。不料沓開早走了，騎虎勢不得下，就把沓開的眷屬，全行殺害，那翼府部下將領屬官，如何肯依，弄得內外鼎沸起來，慧如便是這一夜遠遁。看官聽說紹深殘忍，一日除去，人人快心。鏘輝雖報私仇，亦緣公憤。如今平白害了沓開全家。

查開平日在賊中算有威望；衆心不服，轉把北府圍得鐵桶相似。員逆做不得主，傳令殺了鏘輝，將首級送到寧國軍前，迎回查開。查開這番入城，不特父子妻妾，做了刀頭之鬼，就是宣嬌玉骨，也爲大衆刺作肉泥。查開悵然，又與員逆兄弟榮合，榮法不合，就辭出京口，自爲一股，向粵東去了。後來撥亂闖浙、江西、湖南以及滇黔蜀，就擒磔於成都。這是後話。當下謾如巡洋歸營，探得金陵兩番自屠自戮，高興之至，說道：「有此機會，掃穴寤庭，指顧間事，我那天馬用得着了。」連夜疊成燒角文書，限時限刻，向南北大營，稟明出師。隨即部署將領，水陸並進，殺上金陵。忽報金陵來了無數船隻，謾如驚訝，大兵如何從這裏來？不想卻是賊中危家人馬。原來鏘輝胞弟至俊，係領兵把守江浦，得了內變信息，內畏查開，外怕大營乘機攻剿，曉得謾如是個好官，又是名將，便率所部戰船數百號，向寶山進發。恰好接着謾如出師，當下遣人遞了降書，脫帽縛背，跪在轅門。謾如傳令：「降將衣冠進見。」至俊謝了，又謝，哭訴前事，使請効力。謾如答應至俊入伍，一路奪了江上無數賊卡，破了江路無數鐵鎖，謾如把酒臨風，正在揚揚得意，忽然大營來了令箭，大加申飭，不准輕動。謾如歎一口氣，傳令回軍。至俊所部二萬餘人，謾如檢閱一番，精壯留營効用，老弱的願散者聽，願留者開墾海墾荒地，爲屯田計，給至俊五品頂戴，委領屯田事務。從此寶山營兵強糧足，爲東南一個巨鎮。正是：

情動飛天，誠輸降將；維鵠在梁，令人快怏。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話說癡珠纏綿愁病，過了一春，把阿寶行期也誤了，急得鶴仙要請假來省轉瞬之間，又是炎夏，芝友引見也回來，癡珠甫能出門。這日來訪芝友，芝友道：「南邊時事，目下實在不好，這真令人寢食不安，就是都中，也是近日方撤防堵。」癡珠歎口氣道：「生涯寥落，國事連遭。早上得荷生楊柳青軍營的信，也是這般說。」看官！你道荷生何事駐軍楊柳青呢？四月間逆倭從廣州海道竄入津門，京師戒嚴，朝議令山、陝各道領兵入衛。荷生所以領兵五千，到了河北。後來奉到諭旨，都令駐軍楊柳青助剿。五月初二，蘆台官軍打了勝仗，逆倭竄至靖海，又爲荷生伏兵殺敗，遂退出小直沽，回南去了。荷生後來仍回并州軍營參贊，這是後話。當下癡珠從縣前街就來柳巷，采秋爲是荷生密友，素來晤面，就延入內室，見癡珠病雖大好，卻老了許多，也就歡喜。癡珠見采秋華貴雍容，

珠圍翠繞，錦簇花團，心中卻爲天下有才色的紅顏一慰。又見個丫鬟面熟得很，詢知是秋英。原來秋香死後，荷生賞秋香的老嫗五十兩銀，把秋英收爲婢女。癡珠又爲秋英喜脫火炕。此時，愛山住在聽雨山房，紫滄失耦，就把瑤華贖身出來，作個繼室，住在梅窩。癡珠都走訪了，又到東米市街，才行回寓，既不見，晚飯也用得多。大家都道：『癡珠一天好過一天，可以和芝友同走了。』不想無意中又鈎出舊病來。看官！你道爲何呢？紫滄爲着鶴仙是舊交，便延芝友逛一天，并門仙館，囑癡珠及羽侯、燕卿、愛山作陪，傳來本年花選，第一巫雲，第三玉岫伺候。又因大家說得荷生花選，只賸福奴一人，也有滄桑之感，便又傳了福奴。這一會，觥籌交錯，釵鳥紛選，席上人人心曠，只有癡珠觸目傷心。酒未數巡，便推病出席，倚炕而臥。大家只得叫福奴、巫雲、玉岫輪番上前陪伴，與他淪茗添香。癡珠微吟道：『細草流連侵坐軟，殘花惆悵近人開。』大家一笑。紫滄席間因說起采秋鳳來儀的令來。羽侯道：『雅得很！我們何不也試行看？』愛山道：『西廂中那裏再尋得許多鳳字？』燕卿道：『把西廂換作桃花扇，何如？』羽侯、紫滄道：『好極！』當下芝友首坐，次是癡珠、羽侯、燕卿、愛山、紫滄、福奴、巫雲、玉岫。羽侯要推芝友起令，芝友道：『叫我起令，高分不能，大家說了，我學罷！』於是羽侯喝了一杯令酒，說道：

『翱翔雙鳳，風縵山月，零零灑灑。』

大家贊好，各賀一杯。次是燕卿，瞧着福奴說道：

『鳳紙簽名喚樂工，碧玉令，夙夜在公。』

大家也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是巫雲說道：

『偉鳳詔，選蛾眉，好姊姊被之祈祈。』

羽侯道：『跌宕風流，我要賀三鍾哩！』大家遂飲了三鍾。該是福奴，福奴含笑說道：

『鸞笙鳳管雲中響，燭影搖紅……』

就不說了。大家道：『怎的不說？』福奴道：『我肚裏沒有一句詩經，教我怎的？』燕卿道：『一兩句總有。』福奴笑道：『有是有了，一句，只不好意思說出。』大家道：『說罷！詩經裏頭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福奴笑道：『中心……』又停了。芝友接着道：『……癢癢。』便拍手哈哈笑道：『妙！』紫滄道：『徐娘雖老，丰韻猶存，竟會想出這個令來。』大家也賀了一杯。次該玉岫、玉岫說道：

『風塵失伴鳳傍徨，清江引，將翔將翔。』

大家道：『也還一串，這就難爲他！』次該是芝友，芝友想了一會，向癡珠說道：

『飛下鳳凰臺，梧桐落，我姑酌彼金盃。』

大家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是愛山，愛山說道：

『望平康鳳城東，迢遙樂，穆如清風。』

次該紫滄，紫滄說道：

『聽鳳子龍孫號，光乍乍，不屬於毛。』

大家都道：『好！』各喝賀酒。次該是癡珠說了收令，紫滄便來炕邊，催促癡珠起來，癡珠不起道：『我說就是，何必起來？』因說道：

『又杳萬山隔鸞鳳，月上五更，乃占我夢。』

語畢，癡珠仍是不語。大家見癡珠今日又是毫無意興，便一面喝酒，一面向癡珠說笑，給他排解。不想癡珠檢着案上一部小說，瞧了一會，見上面有一首詞，嚙住淚吟道：

『春光早去，秋光又遍……』

停一停又吟道：

恨隨流水，人想當時，何處相見，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

就覺得無限淒涼，便自去了。次日芝友大家來看癡珠，又拉他同訪福奴，重過秋心院，覺得草角花鬚，悉將灑淚。這一夜回來，便咯咯吐了數口血，吟道：『西園樹樹今如此，莫近高窗臥聽秋。』次日就不能起牀了。那芝友卻與福奴十分情投意合，就定了終身，到了六月杪，挈福奴領着阿寶一羣人，向蒲關去了。癡珠病中見阿寶兄弟前來辭行，又是一番傷苦，從此服藥不見效，日加沉重。此時荷生撤了防未到，子秀、子善都出了差，羽侯、燕卿、紫滄、愛山，天天各有公事，就是池蕭照料筆札銀錢，一天也忙不了。只心印鎮日都在西院前屋，幫禿頭照料，二更天方回方丈去睡。穆升等見癡珠病勢已是不起，大家想着不久便是散局，禿頭漸次的呼喚不靈，只得自己撐起精神，徹夜伺候。癡珠自知不免，二十八日倚枕作了數字，與家人訣別，就教蕭贊甫替他寫一付自挽的

聯，是：

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入生到此，天道難論。

因自歎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又吟道：『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贊甫着實安慰一番，也就走了。這夜到二更時候，癡珠清清白白，瞥見燈光一闪，有個侍兒，眉目十分媚麗，卻另有一段颯爽的神氣，含笑招手，癡珠起身，那侍兒早掀着簾子出去，癡珠不知不覺，跟着走，只隔一步，卻趕不上；又看走的地方是甬道，却不是汾神廟的路，腳下全是青花石磨光的石板，兩邊是白玉欄杆，圍護着無數的瑤花琪草，那侍兒早不見了。遠遠望去，只見上面數十級臺階，階上三道的朱紅門，黃金獸環沿階排列那些儀仗，一對對旌旗旛蓋刀鞘弓衣，還有那金盔金甲的裨將，手執兵器，分班站在中門兩旁，癡珠想道：『這是什麼地方呢？』正在躊躇，不敢前進，忽見西邊的門，擁出許多侍女，宮妝豔服，手中有捧冠帶的，有捧袍笏的，迎將出來。一個空手的，生得荷粉露垂，杏花煙潤，向前跪下道：『請主人更衣。』便引癡珠進了中門，東西兩班人等，瞧見癡珠，都叩起頭來。癡珠從屏門走上殿來，見殿上立一更衣鏡，有七八尺之高，鏡中一個人影，衣服雖不華美，而丰采奕奕，英爽之氣，見於眉宇。鏡後走出一個神人來，向癡珠道：『先生來了。』把手一拱，足下便再再生雲，上天而去。侍女伺候更衣已畢，扶於正面几上坐下。癡珠正要說話，忽見屏門洞開，門外停兩座七寶香輦，又有許多宮妝侍女，有執拂的，有執扇的，有捧如意的，有捧巾櫛的，有捧書冊的，簇擁着兩位珠纓蔽面的女神下車，癡珠從殿上望將下來，一個面龐好像亡妾蓓雯，一個面龐好像娟娘。只見黃巾力士，引向廷前，方磚下鋪兩個寶藍方墊，那女神綽綽約約，走至墊前，便俯伏跪下。旁有一個金甲神將唱道：『淚泉司愁山司謁見！』癡珠身旁侍女唱道：『平身。』看有四個侍女，扶掖二女神，從東廡環環珊珊步上殿來。剛到殿門，癡珠立起身，上前略一凝視，一個正是蓓雯，一個正是娟娘，喜極不能說話，一手攜着一人，發怔半晌，轉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蓓雯娟娘早是淚珠偷彈，至此更嗚咽不絕。癡珠向蓓雯勸道：『人亡家破，教我何以爲人？』蓓雯咽着道：『天數難逃。』娟娘抹淚道：『你今到此，孽緣已了，平願往復，世事自有回環，何必重生魔障？我告訴你這地方係香海洋清心島，你原是此間仙主。我與蓓雯妹妹，春纖妹妹，秋痕妹妹，都是你案下曹司，因數十年前，誤辦一宗公案，害許多癡男怨女，都淹沒在這恨水愁山，淚泉冤海，因此玉帝震怒，召那金公兆劍，替你作了仙主，將我們監禁在離恨天，先後謫下人間，親歷了恨淚愁冤的苦。去年蘊空坐化，玉帝憐他五十餘年節苦行高，詔金公領着蘊空，重遊塵世，歷

享榮華，方才去了。我和蓓雲妹妹罰限先滿。如今你已復位了，秋痕妹妹限期即刻也滿；只春纖塵劫未盡，尚有五六年就延，修成正果，方許重證仙班。」說到此，便將牙笏向癡珠心前輕輕一拍道：「怎道塵夢還不醒哩？」癡珠咳嗽一聲，便嘔了一口血，卻是南柯一夢。禿頭聞聲急走進來，見桌上的燈，黯黯一穗，帳外模模糊糊，有個人影，像是紅衣女子，一閃即不見了。禿頭嚇得打戰，急掀開帳，見癡珠眼睜睜的說道：「什麼時候？」禿頭道：「差不多兩下鐘。」癡珠一絲半氣的說道：「我又吐了一口血，似乎腥氣得很，你取些湯給我淨淨口。」禿頭將帳掛起，剔了燈，點起枝蠟，從水火墩上，倒半甌燕窩蓮子湯，遞到癡珠唇邊。癡珠垂着半身，將口漱淨，又喝兩口下去，合眼把夢境記憶一回，恍惚悟卻前生，就問禿頭道：「立秋是什麼時辰？」禿頭道：「就是卯時。」癡珠吟道：「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就說道：「你叫林喜去請方丈，請師父起來，你把小衫褲代我換了。」禿頭道：「老爺身子不好，何苦要換？」癡珠道：「驢奴我要走了，你留得我麼？我箱內東西，請師爺替我開有清單，通給你去。箱以外的東西，穆升林喜，李福三人均分了，也算跟我辛苦一場，留個紀念罷。我這幾個月，剩下修金，也寄不回去，殯殮了我，餘下的，你拿去，作個下半世養活。倘道平路靖，替我回南看家去罷。」禿頭哭道：「老爺好好的，又沒有變症，怎講起這些話？」穆升流着淚說道：「老爺保重……」正往下說，林喜已請心印來了。穆升掀開簾子，讓心印進去，自己向廊下招呼大家都起來。剛由牆衙轉過了後院，忽聽樓下一響，便問道：「是誰？」沒有答應，已嚇得滿身寒毛直豎，再聽得一聲很響，像是左邊屋裏空棺挪動的聲，便覺得通身發抖，兩隻腳就如釘住，走不動了。林喜、李福聞得響聲，拿枝燭趕來，看是穆升還自站着，心上突突的亂跳。停一歇，三人同到樓下，喚醒大家出來。前院燭影裏，又似槐樹底下，隱隱有幾多人，站在那裏。其實，天是陰沉沉的，只聽得風吹槐葉，簌簌有聲而已。屋裏禿頭帶哭檢點癡珠衫褲，心印瞧癡珠兩頰飛紅，也似乎不好。癡珠早把吩咐禿頭的話，與心印覆述一遍，就喚禿頭將一小箱交給心印道：「這是我的詩文集，和那各種雜著，通共一百二十卷，你替我轉交荷生，元文覆瓶，論語燒薪，這算什麼？只我一生心血，都在這裏，託他替我收拾罷。」心印見此光景，就要忍住哭，也忍不住了。林喜等滿面淚痕，幫助禿頭替癡珠擦了身上，換了衣裳。癡珠跣跌而坐，向心印道：「你是大解脫的人，何爲也哭？我會心上空蕩蕩的，只有老母尚在，念念爲子如我，有不如無！」便滴下兩點眼淚。一會目神漸散，兩頰的紅也漸淡了。滿屋中忽覺陰風習習，窗外一陣細雨。癡珠叫林喜端過一張炕几，向李福要了筆硯，心印檢一張箋紙遞上，林喜磨着墨，癡珠提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四句道：

海山我舊小遊仙，謫落紅塵四十年；一葉隨風歸去也，碧雲無際水無邊！

題罷，擲筆倚几而逝。時正卯三刻，心印大慟，禿頭等泥首號咷，卻遠遠的聞得笙簫之聲，經時才歇。心印一面哭，一面招呼禿頭，將癡珠扶下。只見容顏帶笑，臉色比生時還覺好看，只瘦骨不盈一把。這會贊甫雨農也到，大家助着點香燭，焚紙錢，哭個乾聲盡。心印領着徒弟徒孫，就在秋華堂念起度人經。贊甫雨農領着穆升，照料衣裳棺槨用的棺，就是停放樓下那一口禿頭諸事不管，只在牀前守屍痛哭，就如孝子無異。到了入殮，禿頭體貼癡珠生前的意思，將秋痕剪的一縷青絲，一雙指甲，縫個袋兒，掛在癡珠項下；其餘癡珠心愛的古玩，和秋痕的東西，皆放入棺中，將靈柩放在秋華堂，禿頭等輪流在靈幃伴宿。次日，心印題一付輓聯，是：

梓鄉極目黯飛雲，可憐倚枕彌留，猶自傷心南望。

蓮社暮年稀舊雨，方喜高齋密邇，何期撒手西歸？

這且按下。看官須知，癡珠方才化去，秋痕卻已歸來。正是，

鐵戟沉沙，焦桐入爨，安道碎琴，王郎斫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一霎火光穢除蟬蛻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話說秋痕自臥病後，敝衣蓬首，垢面癯顏，竟不是個畫中人了。那小夥狗頭，閒暇無事，結識幾個土棍，燒香結盟，便宿娼賭錢起來。先前只乘空偷些現錢，後來現銀三百餘兩都偷完了，一夜，竟把金銀首飾，上好玉器皮衣，席捲而去。次日，李裁縫起來，見箱籠都已打開，急得目定口呆，說是被盜，要和店主打官司。鬧了一天，四處尋找狗頭，不見個影，店主轉說李裁縫父子，合謀圖賴；又見他帶了家眷，來歷不明，要見官呈告，經旁人勸止。牛氏十年辛苦，積得這點家私，如今給人搬運一空，氣得發昏。數日跟尋狗頭，沒有蹤跡，後來就同李裁縫拚了幾回命，到得歸結，只是抱怨秋痕。當下無可奈何，就在正定府城裏，租了一間小屋，暫住四月後，秋痕的病略好，牛氏想逼他見客，無奈地方生疏，無論秋痕不肯答應，就令妝掠起來，也是枉然。挨到六月初，李裁縫牛氏都染了瘟病。此時用不起火伴，可憐秋痕和跛腳，要自己下鍋煮飯，服事兩個病人，士寬是就近租個店面，做個小買賣。正擬寄信太原，不想

二十二夜，牛氏屋裏竟發起火。你道爲何？牛氏掛了一牀夏布帳，這一夜就帳中吸煙，把件小衫丟在煙燈旁邊，昏昏沉沉，竟自睡着。此時天燥，一引就着，夏布帳頂榻紙門，烘騰騰燒起來了。牛氏裁縫，夢魂顛倒，身上着火，不曉得奪門走去，倒向後壁尋門路。到得街坊來救，只救出秋痕，跛腳秋痕，跛腳亦只搶得一尊觀音小龕，一軸癡珠小照，其餘都歸毒獄。就玉環也隨着兩人化做冷灰。管士寬當下接秋痕主婢到了自己店中。次日，秋痕替三人尋出骨殖，買地掩埋，想着自己命苦，又痛他三個人枉自辛苦一場，就也大哭數次。二十四早，士寬僱了一輛轎車，給秋痕跛腳坐了，自己僱個驢子隨步，一路小心看視。秋痕心上感激他，也敬重他。想道：『他領我找癡珠去，只癡珠的病，不曉得好了沒有？』又想到：『癡珠倘好了回南，我如今是孤身一人，投在何處？只好向荷生采秋討些盤纏，我徑到南邊找他去。』又想到：『我命就這樣苦，受得大半年罪，這回又跑了空，譬如癡珠與我真個無緣，那兩個老東西就不該燒死。咳！早晚得有此機會，也不該將身子蹣跚到這步田地。』秋痕這般一想，飯也飽餐，睡也安穩；以此路上辛苦，路邊空乏，全不復覺。到了二十八這日，秋痕車中心驚肉跳，坐臥不安。二十九日又好了，是晚宿黃門驛，屈指初二便抵并州。又想到：『癡珠平素要做衣服給我，如今是一下車，便要他替我打扮，一身本來是醜陋得來的東西，除個乾淨也好。』又想到：『說也奇怪！二十一夜我穿的是件茶色的縐夾衫，怎的冒火起來，卻是癡珠給我的小香肩？』合着眼迷迷離離的想，忽見癡珠笑吟吟的穿着一身新棉綢的短衫褲，站在牀前。秋痕趕着坐起，拉手說道：『你曉得我回來麼？』癡珠不應。秋痕審視一回，見癡珠腳上也沒穿襪，一言不發，只向襟前解個小口袋。秋痕道：『你坐下，我替你解罷！』癡珠坐下。秋痕一面替他解口袋，一面說道：『你怎的又不說話？你從那裏來，竟不穿襪，不冷了腳？』癡珠只是笑。秋痕早把口袋解下，檢裏頭紙包，原是自己一縉青絲兩個指甲。秋痕悽然淚淚道：『你就長帶在身邊！』癡珠仍是不語。秋痕淚珠紛紛墜下，說道：『你不好，也是不說話；好，也是不說話，實在教人難受。』癡珠盤上腳，哈哈大笑。秋痕一手抹淚，一手摸着癡珠的腳，是冰冷的，說道：『何苦呢？你看雙腳冰冷得很。』轉身想將夾被替癡珠蓋上，猛回頭卻不見了。睜眼看時，只有一燈如豆，跛腳鼻息如雷，起來坐着，將夢癡思一回，也摸不着是吉是兇。見跛腳枕頭推在一邊，仰着面，開着口，鼻孔朝天，也不理他。剔亮了燈，聽得院子裏秋蟲亂叫，一陣風吹得怪刺刺的響，吃兩袋水煙，重復睡下。合着眼，便見癡珠張開時，又不見了，心上十分憂疑，翻來復去想道：『敢莫癡珠有甚意外之虞？我去時他原吐血，如今四個月了。』想到此，便把日來高興的念頭，一時冰冷，背淚珠珠下垂。一會又自解道：『我夢見他都不像病人氣色，大約是好了。』

又想到：『我和他受了一年苦楚，自然是苦盡甘來。』想來想去，晨雞早唱，燈也沒油，昏昏欲滅。聽得跛腳唱自語，好像兩口子說話，一會大聲道：『這樣講，韋老爺是成仙了。』停一會，又說道：『姑娘原也可憐。』以後又駢聲大振。秋痕便叫了幾聲，推了幾下，跛腳才醒過來，問道：『做什麼？』秋痕道：『你做什麼夢？說是韋老爺，又說起我。』跛腳方揉揉眼坐起道：『我沒有夢見韋老爺，也沒有夢見姑娘；我卻夢見玉環向我要錢呢。』秋痕就不言語。此時天也發亮，大家起身，收拾上車。這日秋痕在車內，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天，好像是和癡珠住在秋華堂光景，醒來卻一些兒也記不清楚。是夜宿石坪驛，初二日走三十里地，就進城了，徑到士寬家下車。士寬教姪兒找那姓顧的要秋心院鑰匙，自己便來秋華堂報信。不想剛到柳溪，逢着李福穿着白袍，踉蹌前走，士寬搶上幾步，趕着叫李福，回頭見是士寬，慘然道：『你回來麼？姑娘呢？』士寬道：『姑娘也來了。』李福道：『喚爺不在了！』士寬驚道：『怎的？』李福道：『爺是前日已死。你和姑娘什麼時候到，卻不給爺知道？』士寬此時氣得發昏，半晌才能說道：『姑娘方才下車，還在我家，就叫我給老爺信；如今老爺沒了，怎好呢！』李福道：『事到這樣，真個沒法。』士寬垂頭喪氣，跟李福向秋華堂來。沒到秋華堂，早望見大門上長旛，士寬大哭道：『我只怕遲了，老爺已經回南，再不料有此慘變。』門上大家都迎下來，探問信息。這日子善才出差回來，也在秋華堂幫忙；子善的跟班，趕着去回。一時子善心印，贊甫雨農都走出月亮門，見士寬只穿件小衫，腳下還是草鞋，跪在臺階上，向癡珠的靈前，號啕大哭，禿頭也哭得悽惶。大家見此光景，都爲酸鼻。一會勸住了，士寬哀哀的訴。子善歎道：『緣法一盡，就是九牛之力，也難挽回。』心印灑淚道：『凡事是有安排的定數。』贊甫道：『秋痕得了這信，可不知要怎樣呢？』子善說道：『我就同士寬去。』且說秋痕在士寬家歇息一會，料癡珠聞信，一定起來，恰好士寬姪兒，找着歸班，開了秋心院大門。秋痕便過這邊，略同歸班說些家難，歸班啜啜不休，秋痕就不大理他。歸班沒趣，自去探訪狗頭信息。當下秋痕趕着和跛腳拂拭几榻塵土，洗士寬姪兒幫着打掃。見空宅荒涼，又經人住過，家伙位置，都不像從前，也有給人搬去的，秋痕此時雖不暇問，只痛定思痛，愈覺傷心。又想自己空無所有，或者今夜就到秋華堂去。正在盼望，忽見士寬和穆升來了，說道：『老爺病着……』秋痕正要問話，子善進來，秋痕慌忙迎坐，背淚盈盈，問着癡珠的病怎樣。子善歎道：『病是不好，只你初到，歇一歇，再和你說。』秋痕哭道：『到底怎樣？我吃盡千辛萬苦，都是爲他，你說罷。』子善道：『這兩天卻也不妨，你如今只賸下一身，怎好呢？』就吩咐跟班和穆升道：『你看姑娘屋裏，應用什麼，都向公館取來。』秋痕道：『這卻不必，我就到秋華堂看癡珠去。』一面說，一面向穆升

道：『勞你替我叫一輛車。』穆升答應，子善止住道：『此刻已是五下多鐘，你要去，且又明天。』秋痕道：『子善！你怎說？你想癡珠聽我到了，不知怎樣着急要見我呢！』子善再三勸止，秋痕那裏肯聽。土寬是個莽撞的人，禁不住說道：『章老爺早是……』子善忙忙叫他出去。秋痕見此光景，知道不好，呆呆的瞧着子善，半晌跳起說道：『我千辛萬苦……』正說這一句，就急氣攻心，昏暈倒了。跛腳大哭，子善幫着叫。停了一停，秋痕轉過氣來，大哭一陣，握着兩拳，將心胸亂打，大家攔住，就向板牀歪下。子善連連勸慰，總不答應。不一會，子善的跟班和穆升，搬取鋪蓋器皿也來了，差不多天就黑了，秋痕才坐起向子善道：『請你回罷！承你照拂，我來世做犬馬報你！』說畢，重複躺下。子善只得吩咐跛腳好好照料，就帶跟班回家。穆升怕家裏有事，早就走了。土寬被子善叫他出去，心中很不自在，領着姪兒回家歇息。一間空屋，只賸下秋痕、跛腳二人。只聽得梧桐樹下那幾個暮鴉，呀呀的叫個不住，又是一個梟鳥，在秋心院屋上鼓吻弄舌，叫得跛腳毛髮直豎。時已新秋，天氣日熱夜涼，跛腳身上只一件汗衫，十分發冷，肚又餓，瞧着秋痕就如死人一般，合着眼一言不發。猛聽得有人打門，跛腳答應，步下階來，見新月模糊，西風蕭索，滿院裏梧葉，捲得簌簌有聲。走到月亮門外，不防廊上欄杆，有個烏溜溜的大貓，跳將下來，把跛腳一嚇，哎呀一聲栽倒在地，那黑貓一溜煙跑了。跛腳戰兢兢的爬起來開開門，原來是土寬和他姪兒，送來四碟小菜，四碗麵，四個筍筍，和那油燭盤香。跛腳這回不怕了，便來告訴秋痕。秋痕坐起，請土寬坐下，說道：『枉費了你大半年的氣力，曉得這樣倒不如那一晚也燒死了，豈不是好！』土寬粗人，又吃了酒，含含糊糊說了幾句。他的姪兒點上燈，就都走了。開門出來，恰好土寬帶了打雜，送來簾幕飯菜及點心等件。秋痕見了土寬，也是不哭，只問癡珠臨死光景。土寬揮淚告訴一遍，秋痕長歎。土寬勸秋痕用些飯菜，秋痕一點不用，跛腳恰飽吃了一頓。時已有二更天，土寬也走了。跛腳拿着燭臺送了土寬，關門進來，剛到二門梧桐樹下，瞥見上屋有個婦人，和秋痕差不多高，走入月亮門。跛腳只道是秋痕出來，也不驚疑，便說道：『娘！你也不點個亮。』到得月亮門，見那婦人已上臺階，不入屋裏，卻由東邊灣去後院。又說道：『娘！緩一步，我照你走。』卻不見答應，直跟到梅花樹畔，冉冉而沒，不覺嚇了通身發抖。跑入屋裏，秋痕還歪在牀上，不動分毫。跛腳回想起來，十分害怕，又不敢告訴，隨說道：『娘！你自清早起身，至今不曾吃點東西，喝些湯好麼？』秋痕不應。跛腳停一停又說道：『你要躺起來一坐，給我鋪下褥子，你也好躺。』秋痕道：『你鋪在西房自睡，我就這樣躺。』跛腳沒法，只得伴着秋痕呆坐。坐了三更多天，十分疲倦，歪在一邊，恍恍惚惚的，覺自己走到一個地方，靜悄悄的，只見對面一對宮妝女子，手持旛蓋，引着他娘和個

帶劍的女子緩步而來；來到跟前，轉西去了。心上想道：「娘同這女子去那裏哩？」趕着跟來，卻又不見。遙望過去，前面有個廟，出進進都是戲臺上打扮人，只沒有塗臉的。想道：「這廟裏敢莫有戲？」就跟着人進去。見寶殿巍巍，是個極大的所在，月臺上香煙成字，寶蓋蟠雲；有許多穿戲衣的人，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女的都是少年美貌，男的便有老有少。看了一會，不像是戲，又不像是佛殿。正要想走，只聽得兩邊鼓樂起來，說是「冤海司來了。」有一個穿戲衣的男人，瞧見跛腳，立地攆出，跛腳嚇得打戰，只見許多豔服女子，引一輛金碧輝煌的車，坐着一個纏絡垂肩的人，遠遠的看，卻不曉得是誰。忽見又有個穿戲衣的人，喝道：「你什麼人？怎跑來這個地方間逛？」惡狠狠的一鞭。跛腳吱呀一聲，原來是夢。睜眼一看，日已上窗，卻不見秋痕。跛腳只道起來，前屋後屋找了一遍，只見秋痕高掛在梅花樹上。跛腳嚇得喊救，兩手抱着樹大哭。士寬隔牆聽得跛腳哭喊，知道秋痕不好，趕着過來。跛腳一面開門，一面哭道：「娘吊死了！」士寬和他姪兒進來，忙行解下，見手足冰冷，知不中用，便赴子善公館告知。到了七下鐘，秋華堂和柳巷的人道知道了。瑤華奔來看視，大哭一場。街坊的人，個個贊歎，都說「難得！」子善主意從厚殮殮，不用說了。看官須知秋痕原拚一死，然必使之焦土無立錫之地，而後華髮歸切利之天，這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秋痕係戊午年七月初三日，寅時縊死，年二十歲。例斯人于死節，心固難安，報知己而投繯，日所共睹。遭逢不偶，啣大恨於三生，視死如歸，了相思於一霎。留芳眉史歌，舊借孔雀之詞，證果情天，文梓起鴛鴦之塚，正是：

比翼雙飛，傾伽並命；生既堪憐，死尤可敬。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憤 樅陽縣佳人降巨寇

話說荷生自揚柳青撤防，到了青萍驛，接見太原各官，驚知癡珠、秋痕先後去世，大為惘然。是夜就枕上撰一付輓聯，是：

萬里隔鄉關，望一片白雲，問魂兮幾時歸也？

雙棲成泡影，賸兩行紅淚，傷心者何以哭之？

次日，進城，唱起凱歌，打起得勝鼓，鬧得一城人觀看，熱烘烘的擁擠。到了行館，采秋迎出，并門仙館小別三閱月，兩人相見，欣喜之

情，自不用說。只接續見客，直到二更天，甫能退入內寢細談。說起癡珠、秋痕兩人，十分傷感。采秋便將輓秋痕的聯句，述給荷生聽。念道：

有限光陰丁噩夢；

不情風雨虐梨花。

荷生道：『好！我的聯是這十六字：

癡夢醒時，秋深小院；

劫花墮處，春隔天涯。』

采秋也道：『超脫之至！』荷生隨把輓癡珠的句，也念給采秋聽。次早一起寫好，分頭張掛去了。下午親往秋華堂，排上一臺祭品，換了素服，哭奠一番，就同子善大家到西院流覽一番。琴在人亡，十分惆悵。見焦桐室貼的詩箋，有『五月下浣，重過秋心院，感賦七律二首』，因念道：

沈沈綺閣幌雙垂，頓卜歸期未有期；杯影蛇弓魔入幻，帷燈匣劍鬼生疑；博沙蹤跡含沙射，銷骨讒言刺骨悲；昨夜落梅風信急，紙窗策策益凄其。

眉峯離恨銷眉，欲斷情絲總未能；不恤人言誰則敢？可憐薄倖我何曾！半生豪氣鎖雙鬢；九死癡魂傍一燈；碧落黃泉皆証語，殘更有夢轉堪憑。

念畢，正向子善說話，只見索安回道：『汾神廟主持心印求見，說有章老爺遺囑面回。』荷生道：『甚好，我正要往訪。』就同子善迎了出來。心印行禮，荷生拉住，敘些契闊，就謝他經理癡珠喪事。心印洒淚道：『貧僧二十年心交，聚首天涯，竟爲他辦了這等事，說來就可傷心。』荷生聽了，皆淚欲滴。心印便將癡珠遺囑說了一遍。荷生向子善道：『這事自是後死者之責，但我簡牘紛紜，心也粗了；學問我又不如他，怎能替他纂輯起來？只好暫藏在我那裏，至詩文集，儘管付梓罷。』子善躬身道：『是。』荷生又坐了一會走了。次日，荷生因禿頭求差健弁，齎着癡珠遺札回南，遂作一緘寄給謾如，也交差弁帶去。此時子秀回省銷差，接着余蔽如緝捕鹽梟差務，也完竣到省。大家商議道：『南邊道路不通，秋華堂又不便久停靈輜，不如就葬并州，附以秋痕，完了他生時心願。』

回明荷生荷生道：「歸葬爲仁，隨葬爲達，況時事多虞，葬了也完我們一件心事。」大家道：「是。」嗣後心印池蕭，看淮南門外竹竿嶺一區墳地，就在夫妻廟後。於是擇了九月初二未時，將癡珠、秋痕兩柩安葬。就嶺下善人村，買一百畝田地，五十畝菜園，一所房屋，將跛腳配給禿頭，便令搬往守墓。穆升、林喜、李福三人，荷生都收作跟班，就贊甫雨農也延入文案處，秋華堂仍做遊宴公所。汾神廟西院，自從癡珠死後，都說有鬼，沒人敢住。到後來是韋小珠搬入作寓，才把謠言歇了。秋心院也紛鬧有鬼，後來是一部姓買爲別業。這便是癡珠、秋痕二人的結局。一日，采秋和瑤華商量上墳，這日林喜、李福到夫妻廟伺候。采秋、瑤華素服，只帶了穆升、紅豆、秋英、山阴道坐小轎出城，穆升騎馬先走，紅豆、秋英坐一輛車，跟轎而行。到了城外，采秋、瑤華、紅豆、秋英一起換了馬，路上歇一歇，便望見竹竿嶺夫妻廟。林喜、李福迎出，兩人下馬，進得門來，破廟荒涼，草深一尺，見一羣的羊在那裏喫草，頽垣敗井，廊廡傾圮。進了前殿，尙是潔淨，也排有兩三張破的木几，靠牆一張三腳的桌，這是林喜先到，教看廟預備的。廊下自有行廚供給。穆升捧上兩碗茶來，紅豆、秋英跟着采秋和瑤華看了塑像和那壁間畫像殘碑，說道：「去年八月十五，癡珠、秋痕不到這裏祭奠麼？不想今年我和你來祭他。」瑤華也覺黯然欲絕。兩人喝了茶，迤到後殿，見西邊坍了一角，風搖樹動，葉落成堆，淒涼已極。又聞得遠遠有人哭聲。紅豆、秋英站在倒牆土堆上，見牆外槐樹下拴一匹黑騾，一人看守。李福認是汾神廟的人，問道：「你來做什麼？」那人道：「我跟師父上來上墳。」采秋向李福道：「韋老爺的墳在廟後那裏？」穆升道：「只在牆外西邊，這裏去，不上一箭地。」瑤華道：「這般近，我們打這裏步行去罷。」采秋道：「甚好。」便攜着瑤華的手，步上土坡，穆升前引。兩人憑高遠眺，見平原地迴，曠野天低，到覺眼界一空。到得下來，便是廟外疏林黃葉，荒徑寒蕪，蕭條滿目，早令人悲從中來。轉向西，遠遠的望見三尺孤墳，墳前點着香燭，一個穿着袈裟的和尙，正在膜拜。禿頭燒紙，哀哀的哭。林喜跟着祭品的擔，也將到墓下。采秋道：「等和尙去了，我們祭罷。」穆升道：「他們現已哭過，想是知道我們上來，匆匆要去，槐樹下的騾不牽向前麼？」只見禿頭和林喜說了幾句話，和尙點點頭，繞向東邊而去。紅豆、秋英便攜着采秋、瑤華，到了墳上，見墓碑題的是：「東越孝廉癡珠、章公之墓。」林喜早排好祭筵，采秋洒淚上香，拜了一拜，瑤華也洒淚行了禮。紅豆澆酒，秋英執壺，林喜、穆升焚紙，事畢，四人以次磕了頭。只李福在夫妻廟中照料，不曾跟來。禿頭儘着哭，采秋、瑤華十分傷感，俱站不往。那烏騾和瑤華的馬，都拉在墓前伺候，就不再回到夫妻廟，只勸諭禿頭數語，上馬走了。這且按下，待小子表出潘碧桃一番好結果來。碧桃自與錢同秀撒賴以後，并州是站不住。他媽便將碧桃走了絳州，又走了澤州，走了

清化，走了汴梁。汴梁自古佳麗蒼萃之地，近來黃河遷徙不常，又新遭兵燹，中州光景，就也不可再問。但是樊樓之燈火成墟，飯甑之琵琶還夥。碧桃閱人既多，又戒了煙，容華遂愈煥發，迷香洞裏，居然座客常滿。一日，來個道人，授以操縱吐納，摩挲頓挫之訣，臨行說道：『你過此便當發跡。』只這道人去後，無論舊寵新歡，相對總是味如嚼蠟。後來篋片領個豪華公子到門，這碧桃放出手段，百般討好。那公子見得碧桃千嬌百媚，就也十分憐愛，不想晚間，兩口鬩了一陣，一個是渺乎其小，一個是廓其有容。還是碧桃泥他，唱個後庭花，到了天明，竟自走了。數月門庭寂然，母女十分站不住，聽說樊城熱鬧，現在賊退，遂帶了猴兒，徑行上路。這日離樊城不上十里，日早落了。對面忽來一游騎，車夫望風而遁。當頭一個少年，望着碧桃，便跳下馬搶了，飛鞭而去。沒有三里多路，天快黑了，投一小小鄉村。桃碧高叫救命，村中防人沒個來理。這少年向一家門停住，裏邊有個婦人黃瘦的臉兒，手執盞燈，將碧桃扶下，碧桃蹀躞喊哭。那婦人笑道：『哭也無益，喊也枉然。』這少年也說道：『娘子安靜，我們不是食人老虎。』碧桃道：『你還我的媽，我便跟你。』那少年道：『這是容易的事，馬上就到。』碧桃見他沒甚歹意，就停住哭，與婦人見禮。那少年已將他媽帶來見而，碧桃大喜。看官！你道這隊游騎，又是那一股賊哩？原來淮北一帶城池，近爲眞逆頭目呂肇受竊踞。這肇受原是樅陽縣的著名劇盜，卻極孝順。縣官破案，一拘他娘，便自投到。後來積案多了，幾斃杖下。幸站木籠，有個官善於風鑑，見他臉有紅光，便放了，令去投軍。不想肇受投賊，受了僞職，踞了樅陽，擁有淮北千餘里鹽利，與河南捻首姚蒼琳結爲兄弟，以此餉足兵多，勢強援衆。只是生平有個缺憾，是個驢形，自做賊以來，不知糟蹋了整千整萬婦女，卻不曾了一回帳，以此四布游騎，到處擄掠。這少年擄得碧桃，獻了肇受，肇受見而也不甚爲奇。這日酒後，叫來服侍，不料碧桃竟禁得起春風一度，而且曲盡嫵媚之態。這是肇受不曾嘗的滋味。當下樂得心花怒開，告了他娘，擇日成親，賞了少年一百兩金，差人迎人碧桃的媽，連猴兒也得了好處。看官！你道人生無論什麼人，肯從根本上着點精神，再沒有不好呢？碧桃那般淫賤，始終與他媽相依爲命，肇受那般榮華，也是始終與他娘相次爲命。他娘這會見個粉妝玉琢的媳婦來了，忻喜之至。這碧桃就珠圍翠繞，做起夫人。看官！你道是好結果不是？尤可喜者，一夕枕上，兩人各訴衷曲。碧桃說道：『你如今富貴極了，只是依人，自來是沒結果呢！你怎不反正？將淮北鹽利，獻與朝廷，必有一番獎勵。然後請率所部討賊，就這千餘里地，徵稅課，做我糧餉。金陵守得住，我且霸住一方；金陵守不住，我便是做個陶朱翁，你道好不好呢？』說得肇受一躍跳起，拍掌道：『上策上策！娘子軍我先要投降了。』次日，肇受果然託記室做個降書，又遣人私送北帥許多財物。

後來奉到諭旨，着授淮北提督，改名盡忠，碧桃竟自得了一品夫人的誥命。正是：

羽鍛鳳凰，語通告了腐草爲螢，道在溲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話說這年秋間，慧星見在西北方，光有數十丈，直射東南。逆賊四眼狗，勢大猖獗。看官！你道這四眼狗是誰？原來便是秋心院的班長李狗頭。當時癡珠會說他會做強盜，人都不信；不想他卻真做悍賊。他自正定括了牛氏箱籠，便與他結盟的幾個兄弟，跑到淮北，適值金陵屠殺之後，員逆委任榮合、榮法，主持號令，出榜招賢。狗頭夤緣獻策，破了烏衣官軍，又破了防守七年之六合、三河、大捷之義師。員逆大喜，以爲奇才，將淮北悉歸管轄。其實，懷遠一帶，呂奎受早反正了，狗頭領着數萬人馬，只飄泊太湖，來往潛山。當下朝廷爲着東南糜爛，天象告警，詔中外文武及軍民人等，直言時務。這梅、歐兩個晉京，得事試差。小岑卻轉個御史，想起癡珠臨行送的序文，是教他勸破了七品官，將天下所有積弊和盤託出，做個轟轟烈烈的男子。也就鼓動小岑胸中幾多塊壘，幾多熱血，只是乘不出機會。這會言路大開，他又得了御史，便悄悄做起一摺，不但不與劍秋商量，便是丹暈也不知道，徑自遞了略云：

臣梅山奏爲應詔直陳，仰祈聖鑒事。臣聞古三公，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行引退者；何況天象示警於上，人事舛於下，而內閣大臣，尤循常襲故，旅進旅退於唯唯諾諾之間；清夜捫心，其能自慰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而已，身居密邇之地，苟懷緘默之風，而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又何籍夢卜以求也？東西軍務，稽今二十有餘年矣，民生顛沛，國帑空虛，盡人能言。其實，盡人不敢言，其所以然之故，臣私自憤懣，急欲明目張膽，爲我皇上陳之。封疆壞於各道節度，各道節度非有唐末之橫也，而平居泄沓，臨事張皇，有喪師者，有辱國者，有聞風先遁者，有激變內潰者，有奉熊文燦爲祖師，而以撫誤事者；有蹈楊嗣昌之復轍，而以鄰爲壑者；有擁兵自重，而游弋以避賊鋒，糜餉自娛，而高居以養賊勢者。凡此種種，絀絀，內閣豈不知之？有遇事嚴參，以重封疆者乎？有倭逆內犯，勾結水陸劇盜，以及回疆西藏，朝廷命將出師，不惜捐萬萬帑金，爲民除害，德洋恩普，該將帥宜何如努力戎行？乃老成凋謝，

既無繼起之才，結習相沿，動有債軍之將。往者金陵淪陷，設南北二帥。北帥道遙河上，南帥負嶠鍾山，轉瞬數年，終於覆沒，爲宵旰憂。方其未敗，錦衣玉食，倡優鼓舞，其廝養賤執綸，吸洋煙，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湧氣憤，賊氛一動，如以菌受斧，害於而家，究於而國，覆轍相尋，曾不知戒。內閣耳目猶人，有失機讓處，以肅戎行者乎？封疆自此，戎行如此！此何時哉？此何勢哉？該大臣等，相顧不發一策，事事仰勞神算，已屬全無心肝，乃猶徇情掩飾，淆亂是非，致令物議沸騰。或曰：受賄容奸，或曰：潛蹤通賊。聖明之世，臣不敢謂然。第念該大臣世受國恩，身膺隆遇，何以坐視時艱，悍然於天人之交迫，曾無所動於中也？今日之事，必先激濁揚清，如醫治疾，扶正氣始可禦外邪。伏惟聖鑒，俯納芻蕘，特伸乾斷，則民生自復，國計自紓，臣不勝感激之至。謹奏。

次日，內閣傳旨，御史梅山，忠誠可嘉，着賞人參兩劾，原摺該大臣閱之，各明白回奏。小岑謝恩下來，滿朝公卿，無不改容。當下回寓，劍秋早已來了，接着笑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小岑也笑道：「這是癡珠擡舉，我得了兩劾人參。」隨即坐下，談了朝中事情。劍秋便道：「癡珠議論，多行不去呢！就如這摺讓論，也是乘此機會，方用得着。」小岑歎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受基，不如待時，自古是這般呢！」劍秋道：「前兩天荷生寄來癡珠詩文集副本，詩倒罷了，那文集會議論，都駭人聽聞得很。我略瞧兩篇擬疏，一是請裁汰，一曰：汰大員而增設州縣，一曰：汰士子而慎重師儒，一曰：裁營伍而力行屯政，一曰：裁告吏而參用士人。一是請罷廢，一曰：罷邊防而仍設土司，一曰：罷厘金而大開海禁，一曰：廢金銀而更造官錢，一曰：廢科舉而責成薦主。一篇都有數萬字，讀之令我小儒舌撻。」小岑道：「行原是不去，只這議論，都是認真擔當天下事的文字，人存政舉，便是易易，你道他迂闊麼？就如他說用兵大略，是先和倭夷，聽其自生自滅，再清內寇，上保留，下復武漢，做個南北樞紐，然後從上游分路勦辦，水陸並進，力扼賊吭。你道是不是呢？現在什麼人能了此一局呢？」劍秋道：「這一付議論，我也聽他說過，荷生謾如都將此做個帳中祕本，其實一個人是做不來呢。」小岑笑道：「天下事那裏有一個人辦得出呢？起樁樵牛，掛席集衆……」正待說下，門上報：「有客來。」你道是什麼客呢？原來就是謝小林，鄭仲池。前個月，小林以御史放了淮海道，仲池以少理放了淮北節度。兩個俱因地方殘破，無處張羅，不能出京。這日從內城出來，得明經略入內閣的信，以此同訪小岑。到得靠晚，見過上諭，是「首輔予告，朝廷以西北肅請，詔經略入閣，所有未了事件，着交韓彝守護帥印辦理。」到得第三日，內閣傳旨，湖北漢陽府，着梅山補授，小岑叫苦連天，丹暈便埋，怨他上得好摺，如今得了這個去處，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又是不能不走的。倒是劍秋替他張羅出京，說是「朝廷因你肯說話，才

叫你一磨出守，不久就有好處。」勸他走了。卻說仲池節度淮北，與肇受卻是同官。肇受此刻擁了淮海，千餘里錢糧鹽課，奉詔討賊，自廬江以至和合，連營百餘里，旌旗耀日，人馬堆雲。仲池主僕，覓覓依個破廟。一日，提督府兵丁，搶人婦女，土團不依，鬧起事來。幕中朋友，說須地方官彈壓。肇受便往拜仲池。仲池飭該管官兩邊和解，就也前往回拜。這肇受高興，開起夜宴。於是萬炬齊明，百花香出，羅郇伯廚中之美饌，舞廣寒宮裏之羽衣。酒行數巡，夫人出見，珠光側聚，瓊馨流華。肇受卻小袖禿襟，笑向仲池道：「我不慣着大衣。」仲池一面招呼夫人，一面說道：「我們兄弟，儘可脫略形跡。」肇受就指左邊一座，教夫人坐下，向仲池說道：「他文雅，不比我兩莽武夫；有他奉陪，我就在這炕上燒煙罷！」於是棄者環者，流目於燈光煙氣場中，歌人舞人，摩肩於豐酒繁肴之地。仲池起辭再三，無奈肇受夫妻禮意殷勤，遲至一下鐘，才得散席。臨行，肇受取個沉沉的包裹，納入仲池袖裏，笑吟吟的道：「聊以誌別。」仲池不解，無可答應，只得收了。抵寓，檢開包裹，燦燦金條。次日天明，忽報「提督掛印走了，所有百餘座壁壘，俱是空營。」原來肇受軍令，俱是暗號，那日黃昏，這許多兵俱已陸續登舟。席散後，肇受、碧桃各率老母，也就出城。萬帆競掛，說是向海門而去。如許重累，竟一夕拔營，奇不奇呢？仲池詫異一番，將提督的印，暫行護理。方招募鄉勇，聯絡土團，想爲自強之計，不想諸事辦未得手，狗頭卻來了。空空一城，如何可守？聽說賣山營兵強馬壯，便向賣山投奔，從此淮北千餘里，竟爲狗頭竊踞。再說小岑那一摺利害不過，參倒了幾個大老，正法了幾個節度，這是小岑想不出的，爲着小岑奏准，大家依嘴學舌，都說起話來，便轉葛不清。還是明經略到京，慢慢的回轉聖意，方得歸結，救活了多少人。只日日接見朝士，延攬人才，總不得個擔當全局的人，實在十分煩惱。一日想起李謏如，恰好出了肇受提督的缺，便極力保薦。得了諭旨，過了數日，門上遞了一封書，拆閱，是侍講駁治言事的書，約有一千餘字。大意是說：「那淮北淮南形勢，及扼要害之處。」又說：「封疆大吏，推諉素不知兵，這是無志者籍口之辭。試問各道節度，共帶樞部之銜，且有標兵之掌，如何說得不知兵？請以各道軍務，俱歸各道節度提督，勿庸另派大臣。」又說：「今天下雖多事，然誠得志節磊落，通知古今之人，分布中外要路，一以滅盜賊，安元元爲念，功效未必不可漸致。」大喜道：「這等議論，與荷生一般通達，可以大用。」次日便呈御覽，奉旨召見。劍秋口本是好的，是日奏對，洋洋洒洒，大稱聖旨，就放個岳鄂節度。陛辭這日，保了小岑與游鶴仙不數日，鶴仙放了楚北提督，小岑攞了荆北觀察。此時楚南完固，雖寶慶武崗，均有賊蹤，安化益陽，均當堵勦，而大局是個安靜。楚北、武昌失守三次，漢陽失守四次，自荆宜以下，千餘里瓦礫之場，賊尙盤踞，以爲出入孔道。可憐小岑擊了丹壘，

旅樊城無可着手。後來擢了荆宜道，才造起戰船，招些水勇，值着劍秋也到，帶得宜府精兵二千，駐紮荊州，會合小岑募的水兵一千，及游鶴仙帶來太原精銳三千，共成六千人，擇日出師。高屋建瓴，掛帆東下，克了石首，又克嘉魚，直薄武昌城下。城賊負隅自固，劍秋撥一枝兵，力扼安陸，德安援賊。小岑水師，復了漢口鎮，漢陽賊便也不敢離城半步，於是城賊岌岌。再說小岑近日收個少年，姓包名起，這包起是個賣甘蔗爲生的。劍秋也收個少年，姓黃名如心，這如心是個割馬草出身的。兩人俱生得面如滿月，目如流星，驍健多力。包起緣戀個婦人，因此投了小岑，充個親兵。如心也戀個女人，替他養馬。一日雪裏割草，劍秋瞧見他單衣來去，揮汗如雨，大相詫異。後又見他駕馭生馬，矯捷異常，就提拔他充個親兵。那包起，如心戀的女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那年秋華堂搬馬解的柳青脂胭。他姑嫂二人，由太原走了大同，宣化，便自直隸轉到河南，小住樊城。柳青結識了包起，脂胭也就結識了如心。這兩對少年夫婦，感着癡珠詩意，便向軍營中人投靠。包起是應小岑招募，如心算是劍秋提拔出來。每逢出隊，這二人都有個娘子幫。手衝鋒陷陣，極爲得力；以此積功，都得了前程。營中人將包起，如心喚做「飛虎」；柳青脂胭喚做「雌熊」。這夜攻打武昌，如心夫婦帶了百餘人，伺至三更，覷個空，飛躍而上，放火大呼，城賊心膽俱寒，黑夜裏自行屠殺，脂胭已投哥，招大軍入城了。次日，小岑克復漢陽，也是包起柳青之力。劍秋大喜，都拔補了營官，乘勝攻走安陸，德安等賊。楚北一起肅清。只武漢兩城，公廩已空，人物如鬼。鶴仙因勸劍秋，移駐岳州。劍秋笑道：「一罽冒藍縷，以啓山林。」不就是這地方麼？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管代平吳，謀在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岳武穆，李忠定謀畫岳鄂，均以此地爲要圖。我們要想控制長江，平定東南，豈容棄去此地？而且要守此地，還要攻破九江呢！」看官得說：九江係大江左右一個樞紐，賊以金陵爲腹心，倚九江爲門戶，設官料糧。九江之賊，又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九江有賊，鄂州守不住，金陵亦克復不來。以此劍秋小岑，急於募水勇，造船艦，有志事成，不上兩月，便增水勇三千人，年紀都是三十以下的，戰艦八九百號，大小炮位二千尊。小岑督率克復了小池口，僞城進圍湖口。此時游鶴仙帶二千陸師，下援南昌，留下一千陸師，劍秋就令包起，如心兩夫婦管帶，紮營小池口城裏。至了次年，湖口仍難得手。一日，小岑喚過包起附耳數語，包起歸營，便傳令陸師，拔營進勦宿松。太湖次日，湖口出隊，內湖外江，炮火四合，水陸悍賊無數，悉力抗拒。方血戰間，忽然一隊步軍，從山後連聲大呼，突入縣城，船賊岸賊，相顧駭愕，不知此枝兵從何而到，攘攘擾擾之中，械不能舉，鎗不能發。官軍乘勢追逐，因風縱火，把兩岸夾守的僞城一起克復。賊船數百號，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此時，火

聲，水聲，人馬喧騰聲，震動天地，船賊也有死於水裏的，也有死於火中的，岸賊也有落荒跑的，也有受刀傷的，也有砍倒頭的，也有踐踏死的，真殺得滿江皆尸，滿湖是血。看官！你道那一隊步軍，是那裏來的呢？原來，包起揚言進勦宿太，卻於夜間將一千人潛自小池口，便入戰船，繞出湖口十里，天甫黎明，這一千人，盡數登岸，高踞湖口縣城後山巖埋伏，到得城賊會合水賊。這一隊便殺下來了，以此大捷。當下水勇扼住江上，陸師圍了潯城。城賊糧草有餘，逃竄無路。官軍四面環轟，坍倒城垣百餘丈，便擒了偽貞天侯凌紫茸等，磔於市中。自是鄱陽數百里，遂無賊蹤。劍秋論功，以小岑爲最，奉旨擢了湖南節度，鶴仙加了頭品頂戴。包起，如心都升了參將。正是：

激濁揚清，人才輩起；獨有虬髯，搏翼萬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李謨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話說李謨如定計屯田以後，與至俊務農講武，把海墻都墾就腴田，蛋戶都變成勁旅，又開了幾處學堂，教二十歲以下兵丁，都要讀些史書，熟些核算，工些權法。因慨然說道：「癡珠嘗歎『今之武官，都有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意，恐非所宜。』此自正論，然大鹵莽，直是磨牛，吾亦爲汗顏哩！大抵做人，總要懂點道理，有個器量，難道武夫不吃飯麼？」至俊深服其論。輾轉之間，便是夏五，忽然得了李夫人凶信，自是哀痛。嗣後又知癡珠赴召玉樓，秋痕身殉，更添一番傷感。接着荷生差弁也到，謨如因作一緘，另委幹員，交給千金，偕并州差弁，回去東越，替癡珠贖家，並接癡珠長男蓉哥北來，搬取靈輿。這蓉哥現年十七歲，早已入學，學名寶樹，字小珠。一表人才，英氣勃勃，卻不像癡珠有那孤癖。當下死友之哀才減，新亭之淚重揮，卻是仲池到了，說起四眼狗窮凶極惡，謨如說道：「這緯號很熟，我好像先前見過這人。」仲池道：「聽說他是并州什麼院裏的掌班。」謨如恍然道：「是我見過這人。咳，這奴才也要作賊麼？」當下就答應仲池，替他出兵。不一日，恰好得報，是擢了淮北提督。謨如便上摺謝恩，就請將所部肅清淮甸，所有軍餉，即由寶山屯田轉運，無事另籌，將該鎮印務，懇恩交給奏加三品銜危至俊署理，以資熟手。朝議就依了。於是謨如挑選精兵三千，由海沂淮，請仲池督率先行，自挈一千人，由陸路隨後進發。再說狗頭踞了權陽，就住肇受的提督府，立定章程，每日

要排門錢，每月要捐大戶。排門錢是怎樣呢？每五百家立個旅師，每日輸排門錢二十二文；以二文爲旅師食俸，以二十文爲兵餉。捐大戶呢？有田宅及鋪面者，是爲大戶，每月按戶捐錢十文，以二千爲監軍司馬等食俸，以八千爲兵餉。又有那五里關，三里船之稅；又有那派工匠，輪婦女之圖；又有那斬墓木，放火堆，捉船戶，打先鋒之令。真是一網打盡，不放分毫。不上一日，將淮北千里，掃蕩個渺無人煙。謾如此來，是要救民水火，不想無民可救，只有賊可殺哩！當下謾如自賣山輕騎入東壩，克復了合肥，巢縣，探報狗頭帶馬隊三千，步賊三十萬，踞於壽州。謾如想道：『壽春爲重鎮，爭淮者守此，則得淮並可得江。不想狗頭竟有此才略！』又想道：『我兵才有一千，賊如聚蟻，我兵就一個打得百個，也敵不過；而且馬隊又有許多，怎好呢？現在鶴仙又援南昌去了……』這日到了芍坡，離壽州不上三十里，才有兩下鐘，傳令：『將餉銀盡數排列！』傳齊營官長，歎口氣道：『咳！咱們深入賊地，退沒有路，只有散罷！這餉銀無所用之，你們分取，做個盤川，能够有命，回到寶山，清明除夕，燒張紙錢，也不枉咱們兩年相處！』一面說，一面號啕大哭起來。這營官哨長以及兵丁，就也大哭一會。謾如停住哭，含淚說道：『哭也無益，你們散罷！』大家停住哭，也含淚齊聲道：『大家不願走，死便死一塊！』謾如又哭起來，說道：『何苦呢？你們設想，你們只有一千賊，卻三十萬，又有馬隊，怎抵得過呢？』說完又哭。大家齊聲道：『大家要死，也殺個快意死，難道束手給賊殺麼？』謾如說道：『我做朝廷命官，是該死的，你們有些生路，怎不跑哩？』大家說道：『散了，死更快！我們將這一千的人，合作一氣，并作一心，或者還拚得數個不死。』謾如不哭，歎口氣道：『你們果能如此，我卻有個計。就是今夜，你們下鍋造飯，飽餐一頓，以二十人作一隊，只望賊營燈火旺處，一隊撲賊一營；二十人中，放火的放火，殺人的殺人，人自爲戰，不要相顧。我亦只要二十人作一隊走，天明相見壽州城下。』大家齊聲答應。這一夜是九月向盡，天氣還暖，卻陰得黑沉沉的黑。數十里並無一個鄉莊。大家得着將令，一隊一隊的疾走。鬼火星星，陰風冷冷，將到壽州，望着賊營燈火，如一天繁星，刁斗之聲，絡繹不絕，萬帳接連，嚴正得很。一會靜了，於是大家悄悄踰壘，俟各隊齊到，一齊拔柵而入。恰恰是三更三點，各營賊正在睡夢中，忽覺得火燄颯颯起，呼聲震天，就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摸刀的不得刀，摸槍的不得槍，也有鑽出頭而頭已落，也有伸起腳而腳已斷；也有掣出刀卻殺了自己頭目，點起銃卻打了自己的親兵。一會火光遍野，火藥發作起來，更打得尸飛江外，骨落河中。那各隊的人，轉抽身四處，瞧那火燄衝霄，好像似風雨鬍鬚中，電光馳驟。謾如騎着那匹天馬，帶二十個人，自成一隊，撲入中營，卻是空的。那馬東馳西撞，不可押勒，要尋人相殺，不想中營的人都跟着狗頭落在城中，抱婦人去睡了。

直到城外二十多萬人，殺死燒死，要死得乾淨，逃去散去，要得無跡，才都上城，瞧着燭天的餘燄，煞尾的餘聲。你道可笑不可笑？
呢時天要發亮，曉風習習，狗頭正在蹀足詫異，不料謾如暗處覷得親切，從馬上颺的一聲響，狗頭從堞上落下地來，二十人搶上，捉住背縛。城上的賊，瞪着眼，握着拳，竟沒一人敢開門出來搭救。這各隊人，撲滅中營四邊殘火，見上面賊帳，修整得十分華麗，是未曾燒的，便請謾如下騎駐紮。天大亮了，眾人推上狗頭。謾如哈哈大笑道：「好好！你這狗頭，也配得上我來捉你！」傳令礮死，將頭高掛城下。查各隊的人，只失一個，傷一個，卻收了無數旌旗甲仗，千餘匹好馬，漂尸蔽淮而下。那城裏七八萬殘賊，毛骨皆聳，都站在堞上，擲落器械火藥，說是願降。謾如傳令開城，喚爲首的人出來。這數人出城，見得官軍寥寥，便有些虧悔。謾如卻將好語安慰，令他約束部衆，安靜住在城中。這數人諾諾連聲進城去了。謾如這日，就在城外歇息，吩咐營兵輪流而睡。是夕，天也陰沉，定的更後，密傳營兵八百人，分作四面埋伏，自騎上馬，帶了二百人，轉向城根樹林中而去。到得三更多天，城裏四門洞開，每門約有萬餘人蜂擁而出。謾如伺賊衆走遠了，便騎上馬，從城缺處一躍而上，那二百人也跟上來。卻冷靜之至，只有守門幾人，守堞幾人，在睡夢中，吃了二百人的快刀。這四五萬出城的賊，鼓譟踏入營中，知是走了，大驚失色。正欲轉身，忽聽得四面黑暗中高呼殺賊。城賊自恃人多，也不懼怕，便狠狠的四面兜圍。不想這四面的人，都是近不得身的，圍得這一面，那一面人殺條血路，圍得那一面，那一面人又殺條血路。圍得幾圍，城賊見自己的人，死傷大半，便發一聲喊，向城走了。這裏的人，也就不追。那賊遠遠望見城上燈火輝煌，心裏大慌。到得城下，望見燈火中坐的是個謾如。大吃一驚，腳也軟了，便都跪下，萬口同聲道：「小人該死，小人該死！」謾如傳令叫他自殺，那起先爲首的數人及賊中頭目，仍准入城。大家一齊動手，各殺頭目及那爲首數人。天也明了，謾如就駐紮壽州，挑選賊精壯者二百人，每百人各以親兵一人管帶，挑着狗頭的首級，四下招撫。一路風聲鬧播，羣賊破膽，走者走，降者降。到得仲池水師駛到皖江，早一律肅清。謾如卻歸功仲池，復任淮北節度。謝小林便攞了淮南節度。此時劍秋小岑已復楚北，聞信喜道：「水道大綱，江淮河漢爲最要。以正陽爲淮水中流砥柱，壽州又正陽之屏障，皖不肅清，我能高枕麼？」臥榻之旁，不容鼾睡。今鼾睡的是個謾如，實在得力。想荷生見我們有此展布，定恨癡珠不能眼兒呢！」卻說荷生守護帥印，辦理善後事宜，小住太原，偵探紅卿父母俱亡，就差人接來，將那竹塢收拾，與紅卿居住。紅卿不特與采秋意泯，尹那，就與瑤華也情如鶼鶼。此時紅豆配了青萍，仍隨侍采秋左右。到了次年己未正月，疏請凱撤南邊軍餉，統歸曹節度調度，奉旨俞允。就於二月初運京，采秋、紅卿送至城外春

雲撲衣，長亭賦別。荷生與約，面聖後辭官歸隱，連會試也不願應。不想至京，召見七次，擢用京卿，荷生表辭，明相見面，皇上根究韓彝辭官緣故，明相只得對以伊係舉人底子，會試在即，見獵心喜，因此不願就官。皇上面諭，着令入場，十名內進呈卷子，自然有了韓彝到了殿試，大家意中都以第一人相待，荷生只是微笑。此時明相充了讀卷官，首閱韓彝的卷子，書法是好，不用說了；奈汨汨萬言，指陳時事，全不合應制體裁，如何進呈，只得擱起。無如聖眷隆重，傳旨索取，竟破格列在一甲第三，探花及第。這也是荷生意想不到之事，接着津門逆倭兇悖，重臣賜帛，詔各道勤王。荷生引見後，特旨召問剿撫機宜。荷生對以「剿然後撫」一允合聖意，次日奉旨：

韓彝着以兵科給事中，賞加建威將軍職銜，帶領帥印上方劍，馳往津門，相機進剿倭寇。兵馬錢糧，悉憑調用；各道援師，悉聽節制。欽此。

旨下，荷生降見，奏調并州太原鎮總兵顏超，雁門關鎮總兵林勇，各率所部從征；又奏保大同秀才洪梅，懇給五品銜，掛先鋒印。皇上俞允。啓節駐紮保定，傳令各道援師固壘，大小直沽，不准輕動。不一月，紫滄以子弟兵二千人報到。舊幕愛山、翊甫、雨農也來了。隨後卓然、果齋各率所部四千人，遵檄抵津。遂擇日祭旗，連營海口，誘賊上岸，三戰三捷，沈了火輪船二十七座，擒了倭鬼萬有餘人。荷生傳令各營倭鬼，悉數縱回，只留倭目數人，押送保定看守，以俟勘問。這是本年秋間的事。荷生賞了黃綾馬褂，顏林二將加了提督銜，紫滄擢了游擊。文案愛山等各得了五品銜，就是青萍也得了守備。到了次年庚申秋，逆倭又自粵東駛船百餘艘，游弋海口，欲謀報復，卻不敢上岸。荷生復行申討，賊正轟炮，忽倒了炮手三人，執旗大頭目一人，你道為何呢？原來卓然百步射，果齋連珠箭，都展出神技來。以此賊不敢戰而去。踰年辛酉，欽天監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鳳翔節度奏鳳鳴岐山，豫河監督奏河清三日，東越節度奏出粟兩岐。於是逆倭遣人賫書津門，說是講和。荷生笑向卓然等道：「這兩字，卻要一爭，不該說是講和。」便將原書擲還不閱。轉瞬之間，又是秋風八月了。倭目自粵東以一船齎了無數珍奇寶玩，分致津門將領。荷生又笑向卓然等道：「我們辛苦三年，就是爲此賄賂麼？」傳令倭目謁見，此時各道援師早撤防了。顏林二將部下，各留千人，半年更換一班。都是紫滄子弟兵，也只是踐更而已。當下顏林二將，戎服整隊，轅門紫滄掛刀，領子弟兵排列帳下。升炮三聲，青萍捧上方劍，服侍荷生升帳，傳呼倭目進見。荷生笑吟吟的道：「我們不是那先前薊門節度，粵東節度。你國若說講和兩字，我們是不依呢；若說悔罪投誠，籲求招撫，」

我們便爲轉奏，再看聖意如何。你不想中國三十年兵燹，是那個開端？前前後後，糟蹋幾許生靈？你還裝聾做啞麼？倭目俯伏當面汗流浹體，說道：『以前曲直，我也不敢深辨，事到如今，就是遵元帥教訓，悔罪投誠，籲求招撫罷！』荷生正色道：『這八字，不是我叫你說呢！要你國王有個求撫降表，說了才算。我是論道理，不准你們說個講和兩字哩！』倭目將手抹了額汗，說道：『那要我回國才辦得來，恐要就擱元帥班師日子呢！』荷生笑道：『皇上不惜億萬錢糧，爲百姓除害，我們怎敢惜些辛苦？你總要取得國王降表，這事才得了結，我們也才敢與你奏聞。』倭目只得答應下來。荷生便於帳前排一席，宴了倭目。不兩月，倭目就跟一個國師費事來，齎表而來。荷生奏聞，奉旨准了。一面班師，一面檄卓然齎詔宣諭香山，定盟通市。這卓然奉檄，便單刀登舟，飄然航海而東。到了港口，天待黑了，卓然橫刀危坐，喚費事來進見，取出宣諭儀注，通市條約，掀髯說道：『我這來是個詔使，你們要跪接呢？怎的進港不見一人？』費事來不敢答應。卓然就將儀注條約，兩個冊子，付給費事來道：『你們瞧去。』又目注大刀說道：『差我一節，我饒得你；我這刀是不饒人呢！』費事來唯唯而出。看官聽說，這倭夷遠隔重洋，國王是個女主，先前嗣位，年紀尙輕，聽信喜事的人，鬧了二十餘年，所費不貲，漸漸追悔。近見西藏回疆，俱不足恃，那員逆是個沒中用的人，就深怪從前倭目不是，都貶黜了。這番來中國的頭目，是新換的，費事來是女主胞叔，老成練達，上表之先，已將廣州城池退出，只是向來倭目，輕視中國官吏，費事來不敢侮慢荷生，卻想挫辱卓然一番，以折粵東官吏後來之氣，當下給卓然搶白數語，知他也是難惹的，便將儀注條約，格尊，不敢駁回一字。次日，築起高壇，率香山辦事大小倭目，都到港口掛刀跪接，迎入館舍，一日三宴。次日黎明，壇上排列香案，贊唱詔使升壇。倭目等俯伏壇下，只聽宣讀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帝教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咨爾倭人，遠來海島，以質遷爲絕伎，以貨殖爲資生。市舶雖入其征，理藩未登其書，乃躡東南，遂窺西北，庇我劇盜，辱我疆臣，爾詐爾虞，如鬼如蜮，梗兩朝之文化，勞九伐之天威。夷漢相安，則撤孔明之旅，華離不正，則屯國充之田。張弛異宜，德刑并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故也。今天誘其衷，地藏其熱，兩甄皆敗，一舶來歸。朕早識此虜於目中，姑置遠方於度外，風雲何定？天命者任自爲，雷雨之屯，建非常者民所懼。在諸將以獸將入檻，雖搖尾而法無可憐；在朕以爲鳥已啣環，既投懷而情皆可諒。止戈爲武，窮寇勿追，罷符竹之專征，准甘松之互市。廷臣集議，欽定領行。願吐谷之率循，聽舌人之臚列。

一、准以江南上海、浙江、舟山、福建、閩安、廈門、廣東、濠鎮爲倭船停泊埠頭。

一、倭船進口，由封疆大吏派員驗明，有無夾帶禁物。如有攜帶，一經察出，貨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人即照例懲辦。

一、倭船出口，由封疆大吏派員驗明，有無夾帶紋銀。如有攜帶，一經察出，銀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人即照例懲辦。

一、天主教雖勸人行善，而漢人自有聖教，不准引誘傳習，如其有之，經地方查出，授受均行正法。

一、教堂准立倭館以內，不准另建別處，有犯者照例懲辦。

一、稅務統歸於各道監督，倭目不准干預，有犯者以不應論。

一、茶葉、大黃，准以洋貨洋錢交易，惟不准偷漏。如有偷漏，貨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原船着回本國，不准貿易。

一、各埠頭辦事頭目，謁見官吏，悉照部頒儀注，不准分庭抗禮；有犯者以不應論。

一、倭船不准攜帶婦女入口，亦不准攜帶中國男女出口；有犯者照例懲辦。

一、倭館不准雇倩漢人辦事，及一切雇工；有犯者以不應論。

凡茲新例，究屬舊章，烏乎我中原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爾各國重洋服賈，亦當自惜身家。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用；下民之擊，皆由自作而非天。所期盟府書存，長實諸皇天后土；從此南人不反，庶化爲孝子順孫。人各有心，朕言不再，欽此。

讀畢，贊唱謝恩，費事來等九叩，贊唱牽牲，執事牽牲而入，贊唱宰牲，執事趨就牲前，贊唱捧盆，執事捧盆入，就牲前，取血注盆，贊唱插血定盟。於是倭目一人，接受金盆，隨費事來登壇北面跪，贊唱詔使南面，洩盟，倭目將金盆向詔使跪下，詔使蘸以拇指，轉向費事來，蘸過興退，贊唱跪，三叩首。於是費事來拜於壇上，大小倭目拜於壇下，詔使南面答拜，贊唱禮畢，又高宴一次，費事來率各倭目陪宴。從此倭人守法，且從各道節度，收復海口城池，有沒於王事者，正是：

氣爲義激，暴以理馴；樞機在我，禍福惟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話說皖鄂肅清，鶴仙又解了建昌之圍，區區金陵，四面兜圍，便當掃穴犁庭才是，何以轉盼三年，依然負嵎呢？看官須知，天下事理有一定，數不可知，就是鼠輩，也有個數不該盡時候。當下謾如，淮北功成，便乘勝擒了姚蒼琳，掃除北捻，零星殘股，竄入河南，又合爲南捻，北擾燕齊，西蹂秦晉，接着滇南回匪，鉤連關隴，江東敗寇，窺伺黔巫，朝廷因此頒給謾如威遠將軍關防，經略西北，以鶴仙爲太原提督副之。金陵這邊，是令劍秋、小岑、仲池、小林四節度，會合江左右提督，相機圍剿。劍秋、小岑，原是銳意洗甲長江，無奈金陵氣數未盡，卻鑽出五個妖婦來。五妖以蕭三娘爲首，是個道裝，自稱公主。據說是蕭梁、湘東王第三女，江陵破後，入山修道，迄今十有餘年，卻收了兩個二形的妖尼，帶了兩個同面的奴婢，出來輔佐貞逆。三娘兩鬢垂肩，好像畫的麻姑一般。兩個妖尼，約有二十來歲的人，他自說是百餘歲。其實就是那年癡珠生日，弄把戲的兩個女尼。一個名喚月印，一個名喚雲棲。一個上半年成男，下半年成女；一個上半年成女，下半年成男；以此二個自爲夫婦。兩個奴婢如花似玉，同一面龐，一個喚做靈篇，一個喚做靈素，都是古服勁裝。劍秋、小岑起先道是妖婦，有些邪術，包起，如心出隊，令他帶了噴筒，將污穢先行噴灑，然後交兵。不想悍賊在後，妖婦當先，只喝聲「住！」官軍便如土塑木雕，連眼睛都不動了。悍賊擁出一個個網去了。再用水師攻剿，這妖婦率妖尼等，挺立水面，將拂子一揮，那戰艦都倒轉了，炮火一一自打起來。水陸兩陣折了無數兵馬，又失了包起，如心兩個猛將。劍秋、小岑氣得發昏，自此膽寒，不敢出隊，只備訪異才，想個破他的法。候忽年餘，此時荷生正在津門申討倭賊，來往書札，輒笑劍秋、小岑正不勝邪，唾手大功，竟被一個婦人弄殺。這妖婦得志，便遣靈篇領兵，佐助榮合，陷了兩浙，僞封越王。靈素領兵，佐助榮法，陷了三吳，僞封吳王。四節度三提督，連營三年，實在束手無策。却說采秋自荷生、太原凱旋以後，迎藕齋夫婦，住了愉園，以便往來。到了紫滄從海口，便將紅卿、瑤華都搬入翠雲樓第一層居住，采秋自住第二層。草蟲雄雉，時與二美酬唱，郵寄津門。奈一別三年，真有楊柳樓頭，悔覓封侯之恨。忽一日，老蒼頭賈忠回說：「外有老道姑帶一美貌女子，說是要見三位夫人。」適值紅卿瘡疾，采秋與瑤華只得接入。見那道姑年紀約有六十多歲，眉宇間道氣盎然，跟個女子，年紀不上三十。生得嫵媚之中，稜稜露爽，手捧如意一枝。當下道姑合掌，向着采秋道：「這是韓家三夫人麼？」采秋想道：「他怎的叫我三夫人呢？」還他一福。這道姑瞧着瑤華也合掌道：「這是洪家繼夫人麼？」瑤華也還一福。采秋便問道：「鍊師何來？」道姑笑道：「貧道雲遊之人，腳跟無定，是從來處來。」一面說，一面招那女子，將如意接過，教向二人稽首，說道：「這女妮子名喚春纖，卻有些來歷，是韋凝珠的人。聽他說罷。」於是二人還了春纖的

拜，延道姑上坐，就與春纖分坐，細問顛末。春纖便將答應護如的話，說了一遍；又將寶山海邊遇見護如，也述與二人聽，就說道：『我們從那一天起，便來此地，就住在東門外玉華宮三年哩！』二人起敬一番，吩咐紅豆傳話廚房，備下齋筵。春纖笑道：『我師父是不吃煙火久了，我也不吃酒菜，逢着什麼，吃些什麼，便可數日。』瑤華道：『這真省事，所以秦皇漢武都要求仙。』慧如笑道：『那是他默想，他們富貴中人，要像我們服氣做什麼？我與兩位說個真話，生死者人之常事，就像那草木春榮秋落一般，成仙的尸解，成佛的坐化，總是一死。仙佛不死，何不日日跨鶴，日日騎獅，以與你們相見呢？大抵人中有仙有佛，也似草中有個萬年青，木中有個萬年松，草木是得氣之厚，仙佛是得氣之精。這氣原萬古不壞的，但那氣要培養得十分，原力充足，非必長生，才算仙佛。你們富貴中人，能做了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便也成了正果，便也做了仙佛。你不看癡珠一生抑鬱，他卻有他的精氣團結，不是做了青心島一個地仙麼？毋論癡珠就是長安的娟娘，你們這裏秋心院秋痕，不也在那青心島麼？我這來卻也是宏個願力，你們是曉得金陵妖婦，法術利害，抗拒大兵，我把春纖送來，一則與他一個正果，一則助你們平妖滅賊，好享榮華。』說畢，把一枝如意，遞給采秋道：『這算是春纖敬罷！』采秋接過手來，看是個木的，卻光潤如紅玉一般。這道姑又向袖中檢出錦冊，遞給瑤華道：『這算是貧道傳授你的。』瑤華接過手，看錦冊中間，篆書纏綿宮祕錄五字，展開與采秋同看，見是雲螭五色綾寫的蝌蚪篆文，幸勞有真書釋文。才待細閱，忽聽春纖笑道：『師父走了！』二人轉身，只見輕雲冉冉，擁着老道姑，已在半天，向二人合掌道：『後會有期。』二人不知不覺的，自會稽首下去。春纖攙起二人說道：『師父爲着我留滯此地，今遨遊海上去了。』自此春纖，就住在翠雲樓，指教采秋，瑤華篆書中符籙，練習起來。紅卿是個多病的人，不喜煩勞，略略解得，就丟開了。采秋高興，募了大同健婦三千人，春纖接了寶書，掌珠一同傳授符籙兵法。把軒軒草堂，做個演武堂，把小蓬瀛做個昆明池，演習水戰。把采秋署個縹緲宮真妃，瑤華等皆署個侍史。此時捐例大開，錢同秀做了太原守，胡考做了陽曲縣，竟把柳巷這些事，稟到節度衙門，說是潛謀不軌。曾節度查明大笑，密摺陳請，賞給杜夢仙女提督職銜，柳春纖，薛瑤華女總兵職銜，率所募健婦，前往金陵平賊，奉旨准了。卻好荷生，自津門班師，奉旨洪海記名提督，顏超補授江北提督，林勇補授江南提督，韓藝著予太子少傅銜，實授建威將軍，賞假半年，仍帶帥印上方劍，督率顏超，林勇，洪海，女提督杜夢仙等，經略東南。此旨一下，那太原守，陽曲縣，俱是參革，自不待言。這裏荷生，采秋，紅卿，英雄氣概，兒女情腸，靡相見以蓬飛，亦有敦之瓜苦，我員聊樂，既觀則降，就是紫滄，瑤華，青萍，紅豆，也是久旱逢甘，融融洩洩，做書

的人，也只得說個大概而已。此時卓然見寶書精熟符籙兵法，就認他做個乾女，掌珠也就拜果齋做個乾父。到了出師這一日，大家意氣飛揚。只采秋遠別父母，依依難釋，紅聊重離夫婦，踽踽旋歸，轉覺與會之中，也成寂寞。再說妖婦蕭三娘，迷了包起，如心兩人，迷卻真性，夜夜在他帳中，輪班直宿，不上三個月，便似枯柴，也就放回。累得柳青、脂胭百計延醫，還是逢個國手，醫了一年，才把兩人還個舊樣。可憐那兩浙佳子弟，三吳美少年，給這妖婦害了無數，最可笑者，所有擄去大小官吏，他竟不殺，只教他經管馬桶虎子，及一切廁籌等事。那淮南、江北左右官軍，被妖婦駕雲踏水，叫住就住，叫行就行，恰似線抽傀儡一般。你道可笑不可笑呢？這年癸亥，妖婦又將戰船千餘艘，就桃葉渡結個小寨，名為虛牝陣，有人入陣，將兩翼皮筏一包，又為含元陣；有人破到陣心，將陣腹戰艦分開一穴，又名為洞天陣，憑你英雄好漢，總要全軍覆沒。喜是荷生、大兵，從上游萬艘並下，兩個女總兵掛了先鋒印，顏林二將做了左右翼。荷生主掌陸路旗鼓，采秋自將水師。紫滄坐鎮楚南，會同劍秋、小岑、仲池、小林籌辦軍餉，包起如心輪流轉運。愛山仍掌文案。三月間，女先鋒破蕪湖，無為、東西梁山、太平關，收復了江寧各屬邑。大森直到江寧，連營青溪、勞山一帶。采秋就領女先鋒，來破水寨虛牝陣。原來這陣，要先破左右兩翼，左翼是個銅牆，右翼是個鐵壁。當下春纖領一千健婦，鼓棹殺入鐵壁，采秋領一千健婦，分乘大戰艦，三支直攻陣心。那銅牆鐵壁的皮筏，早被二千健婦，搗個稀爛，包不起來。春纖、瑤華已曾在陣心，偕采秋摩盪陣腹小穴。穴內一股熱氣香氣，逢着衝出，卻沒有一艇出來擋拒。只那熱氣香氣，透入臍，沁入腳，注入丹田，令人手足輾轉起來。幸喜他們都有符籙，藏在髻中，還撐得住這些妖氣。一會小穴覺得漸大起來，裏邊唱起蝶戀花小調，嚶嚶百轉，實在可聽。采秋傳令大家高唱破陣樂。那小穴便洞開了，卻是個小瓜皮艇子，並無一人，只供三軸女菩薩。一為羅利，一為摩登，一為天女，並是裸體。采秋、春纖、瑤華登上小瓜皮，一人扯碎一軸，陣後賊艦四散。官軍內外，歡聲震天地。女兵乘勝收復了九洑州，凱歌回營。這妖婦見破了陣，就向雨花臺築起一壇，要與女提督鬪法，遞封戰書。荷生、采秋一笑，也就長干寺故址築起一壇，與雨花臺的壇相對。這日顏林二將，水師左右翼，遠遠的結成陣勢。采秋令春纖、瑤華頂胄亮甲，將健婦三千，排列壇下，建起縹緲宮，真妃大森、采秋內衣輓甲，頭戴頂觀音兜，穿竹葉對襟道袍，手執如意。掌珠、寶書首纏香帕，身穿箭襖，腰繫魚鱗文金黃色兩片馬裙，掌珠捧劍，寶書提刀。播鼓三通，紅豆、香雪，領着健婢二十人，一色箭襖，手挾強弓硬弩，簇擁采秋登壇。只見那邊妖婦妖尼，笑吟吟的將拂子東搖西擺。采秋坐下，掌珠、寶書侍立左右，萬籟無聲。采秋向妖婦舉起如意，就道：「請了！」妖婦也舉

拂子相答。采秋道：『聞你法力高強，試展手段，給本帥看罷！』妖婦笑道：『元帥！汝壇下兩妮子，昨日破了我陣，我只教他歸結了罷。』采秋道：『如何歸結？惟命是從！』只見妖婦口裏念念有辭，將拂子舉起向壇上一指，喝聲：『疾！』悍賊數百湧出來，捉春纖、瑤華二人，二人屹然不動，將槍一舉，也喝聲：『疾！』那悍賊便望風倒地了。妖婦失色，口中念念有辭，只見一陣風時，空中無數虎豹犀象，展牙舞爪而來，水中無數龜鼉蛟龍，擺尾搖頭而至。采秋將木如意一揮，那龜鼉蛟龍，便一起向賊船撲去；那虎豹犀象，便一起向妖婦壇上撲來。妖婦妖尼騰身一聳，急上雲梯。采秋將如意付給紅豆，把弓接過，不慌不忙，扣上狼牙箭，一連三箭，雲裏早落下三個妖尼來，春纖、瑤華各人活捉一個。瑤華笑道：『這兩個怪東西，我五年前就曉得他有今日。』此時水陸官軍，賊眾，不知有多少人，都出來看兩下鬪法。這惡獸從壇前撲到壇後，十萬悍賊壘壁帳房，一起踏倒，蹂躪了無數人馬。就是賊船，也爲孽蟲衝作數隊。兩下奔突起來，好似天傾地塌，海倒河傾。水陸官軍喜躍，儘力鼓謀，陸兵縱馬，水師鼓棹，也如急浪怒濤，乘着風猛雨驟，不費分毫之力，將雨花臺克復，紮起營來。那惡獸孽蟲，卻無影無蹤了。采秋下壇，荷生迎入舟中，笑道：『我道是如何鬪法，只消靜坐片時，我也會鬪了。』采秋也笑道：『我不是妖，又不是仙，實在無法，只好如此胡弄局，掩飾耳目，你莫見笑。』一會，推上兩個妖尼，荷生略問數語，知道做了無數孽孽，傳令磔死，梟首示衆。當下官軍拔了雨花臺，乘勝復了鍾山石壘，金陵唾手可得。荷生得意之至，就在采秋雨花臺帳中，高開夜宴。香雪、秋英拿了琵琶三絃，唱些小曲。采秋道：『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你想這樣取樂，是個大將軍舉動麼？』荷生笑道：『偶一爲之。』正舉大杯要采秋喝乾，只見四面燈火，忽然碧澄澄，綠陰陰，腥風起處，一女子赤身浴血，將一領衣衫，向兩人頭上蒙來。空中琤的一聲，女鬼就不見了。鼻中覺得腥臊得很，耳邊隱隱聽得，說道：『你們須認得我是朱九妹。』嚇得四個人只是發噤。紅豆、香雪縮做一團。采秋將衣衫掙開，是件污溼溼的血衣。此時燈火復亮，瞧地下有兩片雪白的刀。荷生道：『怎的有這怪事？』采秋道：『這時有人暗算我們，那女鬼不是出來救護麼？』正待說下，忽四邊人聲洶洶，萬馬齊奔，又像白天鬪法時，謹嘖，兩人出帳，青萍回道：『臺下江水忽湧起十餘丈，漂沒數營。柳總兵奔出，將劍一揮，水便退了。現在薛總兵查點人馬，安插去了。』說得荷生采秋愕然，都說道：『禍是今日捉不了妖婦。』正待入帳，四邊人聲，又洶洶起來，說是一片山峯盤旋天際，要向中軍打落，是柳總兵駕雲揮往鍾山去了。荷生煩惱，攜着采秋說道：『這般怎好？我同你性命只在頃刻，咳！不值哩！』采秋笑道：『不要怕，憑他天翻地覆，我同你還是金身不壞。譬如該死，此刻已是個刀下之鬼哩！』荷生正要回答，見春纖

站在跟前說道：「妖婦壓死了。」原來是蕭湘東愛的一個大錦雞。他中了箭，閃入鍾山，又做起法來，想要報仇，我將山石打回，就把他壓死了，明日叫人擡來看罷！」於是大家安心。看官！你道這朱九妹是何人呢？九妹，楚北人，年二十歲，有國色之姿，能詩能文。前十餘年爲賊擄來，依個女百長，百長憐愛他聰明伶俐，凡賊挑選識字民女，充個女簿書，把他隱匿不報。後來蕭三娘挾了兩個妖尼，挑選有姿色的婦女，百長隱匿不住，只得報了。九妹見是選去爲尼，也自甘心，便與同伴姓傅的名喚善祥，一起出來。雲棲得了善祥，月印得了九妹。適逢月印這半月是個男身，歡喜極了，攜到桃葉渡船中，就要開暈。不想九妹心如鐵石，憑他刀割火炙，總不依從。幸是月印意中人多了，將九妹赤身鎖在後艙。恰好艙中有把尖刀，到了半夜，九妹便自勒死。月印將尸棄在雨花臺下，不准人埋。這夜顯靈，救了荷生，采秋性命。雖二人數該有人救護，終算九妹功勞。荷生後來查出履歷，就代他請旌，又建個祠在雨花臺下。題曰朱貞女祠。後人有傳其賊中哀難婦的詩云：

晨光隱約上檣端，絲幘雞人促曉餐。顧影自憐風惻惻，回頭應惜步珊珊；
蝦蟆堆上聽新法，蟋蟀堂前憶舊歡。明日鴻溝還有約，大家努力莫偷安。

看官聽說賊以奸淫殺戮爲事，其荼毒之慘，衣冠塗炭，固不待言。那婦女尤受其荼毒。起先男入男館，女入女館。相傳江寧城中有一婦，背負嬰兒，被騙入館，這婦人遲回不行，賊罵婦也回罵，將刀砍倒，兒壓肩下，呼喚不絕，呱呱亂啼，慘不慘呢？又有一婦，懷細數月孩兒，走到街上，忽袖出一剪，將欲自刺，後以淚眼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剪地上，仍向前走，慘不慘呢？六逆妻妾，喚做主娘，黃絹蓋頭，騎馬跣足，這全是粵西、西溪、桐村、蠟，故此僞令婦女不准裹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忽去束練，怎樣走得動呢？而且叫這女人挑磚，背鹽，滾濠，削竹簽，開煤炭，相傳有美婦背鹽行烈日中，汗滴交流，肩背無皮，如着紅衫一般，慘不慘呢？後來六逆相屠，男館女館之禁既開，五妖爲虐，男色女色之風尤熾。妖尼部下，有受污的女子，恨忿不堪，尼令女繡帽，這女子就把污穢的東西來作帽襯，冀得壓制妖法，同伴挾嫌出首，尼怒，先點天燈。你道天燈怎點呢？將帛裹四體漬油，綁於桿上，點着，叫喚數日而死，慘不慘呢？正是：人心有欲，制之爲難；涓涓橫決，萬丈狂瀾。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擔粥賑飢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話說這年甲子，元日癸卯，逆計歲一百八十三元，週而復始，爲上元甲子。荷生大兵，原是顏林部的八千，紫滄子弟兵二千，後來又調了淮南北陸師四千，水師四千。這年正月，紫滄包起黃如心，又帶來湖南北精銳三千，連戰皆捷。紫滄奪了江東橋，包起如心奪了七寶橋，連營江寧東門外。二月，卓然以所部克復鎮江常州諸郡縣，直簿潯擊關，果齋以所部從廣德祁門一帶，復金衢嚴直薄錢塘江口。金陵孤立，淮南北勝兵，星羅棋布。大同健婦，就如狼顧鷹疾，四下巡綽，顆粒莖草，無從入城。僞王府供給葱韭菜蔬，白菜，價與黃金同秤。始而米盡，繼之以豆，嗣而豆盡，繼之以麩，既而麩盡，繼以熟地，薏米，黃精，復盡，繼以牛羊豬鴨，復盡，繼以海參魚翅，粟，復盡，繼以苧根草根，調糖素食，復盡，繼之以皮箱，水胞細切，調密羹糜。僞官賊衆，奄然一息，肩摩於路，內外城餓殍，日以萬計。有人撈得浮萍，煮成一盃，僞官拾奪，至相格殺。於是有人食人的事。後人詩云：

上天降喪亂，兵饑仍落臻。遺民何所食？樹皮與草根。二者亦既盡，相率人食人。弱者強之肉，股膊味之珍。有子不肯易，骨肉原一身。或云食人者，其睛圓且殷。殺人還遭殺，利害仍相因。亦有良儒輩，忍飢丸泥吞。寇嬴死尤易，未傷罹燔烹。上蒼胡不仁，剛致人食人？

平定後，掃蕩僞王府，每府廚房，掃出男人陽物，婦人陰戶，約有十餘擔。大凡做人，無論是邪是正，總要有個紀綱，着點精神，方辦得事。便是做賊，也要有賊的紀綱，有賊的精神。員逆自五逆相屠之後，便寵用了三個寶貝，一個蒙得天，凡搜掠良家子女，這人便先意籌畫，始爲僞指揮，繼得大用，一個羅際隆，他把個妹進員逆爲妃，又將自己妻妾，也獻與員逆奸宿，始爲僞侍衛，繼加仲后二字，做個侍衛頭目，得役使衆侍衛。一個黃開元，係女旦出身，員逆嬖之，性極刻毒，賊用火烙火錐，剝皮抽腸，點天燈諸刑，就是這人開端，始爲僞監督，繼爲僞天官丞相。這三個寶貝，賊黨背後喚他做三尸，未幾又尊信了五妖。你道這個材料，做個鼠賊，還算不得一個好漢，那裏能守城池呢？更可笑者，員逆以算命拆字的窮民，起而爲賊，藉口掃除貪官污吏，救民水火，卻奉個天主教，得一處城池，男的呼作兄弟，女的呼作姊妹，便將兄弟姊妹，男歸男館，女歸女館，養活起來。你想劇賊擄搶得幾多米粒，能够供得這許多人，口眷，就使東南各道，都佔踞完了，這不順人情，不顧大局，也怎樣守得一日呢？至如賊的政令，是無天地宗廟社稷之祭，父子君臣之教，無天時人事婚喪吉凶之道。其所改之年，則曰太平興國，其所定之時，則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其所改之字，則國爲國，華爲花，火爲亮，老爲考，蜂衙蟻隊，還算什麼？當下饑民嗷嗷，員逆萬將僞王府所蒸的苧根草根，和蔗

漿蜂蜜調勻，鍊成藥丸一般，名爲甘露療飢丸，頒給僞官，令民間如法泡製。不想民間芋根鬻完，草根掘盡，更從何處找出蔗漿蜂蜜呢？天下飢，何不食肉糜！自古是有此笑話，起先飢民尙是夜裏偷自爬城出來，以後賊令不行，竟白日數十隊吊城而出。到得五月，員逆挨不得苦，服毒死了。僞王娘與僞丞相等，擁立僞太子蒞田爲王，便每日黎明大開北門一次，放出飢民。於是城外飢民如恆河沙般，荷生自三月起，增設粥廠百餘座，撫卹難民，尙自瘦死大半，卻說藕齋夫婦，自與采秋別後，便染些寒疾，乍起乍倒，延及一年，竟成老病。這年春間，賈氏去世了，采秋聞訃，自然大慟。這會荷生紮營鍾山，采秋紮營聚寶門，相去約有十里路。因采秋有母之喪，荷生便時時匹馬馳來，就是春纖、瑤華等，也時時往來慰問。只見一路粥廠，倒斃極多；又見那粥廠門前，飢民四集，每廠約有整萬人，多路狹，推排積壓，老弱困憊，不得半碗入口，儘多跌到爬不起來。而且道路矢穢，人氣薰蒸，遠遠的就不堪入鼻。采秋聽說，向荷生道：『我聞古人賑飢，合要使分，你說那擔粥的法最好，我三年提督的俸銀，留着何用。這會兵荒馬亂，也不是齋僧佞佛時候，我便將這擔粥的法，行一個月，借此做我娘的冥福。』語畢，珠淚雙垂。荷生忙道：『好極！明天我就替你効勞罷。』采秋道：『不忙，從來辦賑最怕中飽。壯哉雀鼠，哀此莞獨，我們不犯着吃這虧，你的權重事多，這瑣屑也不合大將軍斤斤計較。我專派紅豆辦此事罷！』春纖、瑤華也道：『極是。』於是聚寶門邊，特設個熬粥所在。紅豆管帶二百健婦熬粥，四百個健婦擔粥，四百個健婦押送。每廠擔粥三擔，專給那老弱困憊的人，每日也就照粥廠卯申兩次開鍋。以此采秋，也時時單騎出來，或就在鍾山營中宿歇。一夕，鍾山營中天色靠晚，采秋來了，荷生正攜入帳中，春纖提劍突入，采秋就要閃出，春纖舉劍便砍。荷生驚慌無措，急行攔住。采秋竟變個白的雌兔，竄入帳外。春纖一手擲去，兔遂兩段，弄得荷生迷迷惑惑說道：『怎的，怎的？』春纖笑道：『你道是采秋姊姊麼？這便是妖婢靈素。我再叫你一看一枝簫，』便挈着荷生，架起雲來。不轉瞬，已到聚寶門，遙見瑤華、掌珠、寶書都擁着采秋在帳前，雖個似獸非獸，鮮血淋漓的東西。采秋一見荷生，便說道：『不是春纖妹妹，我們又落了妖人的套。』春纖笑道：『采秋姊姊，你要仔細，這也是個假的。』采秋笑道：『是你帶來，我只問你。』春纖笑道：『便我也是個山魈。』指着地下東西道：『再幾日，你看我，不就是这样去麼？』采秋笑道：『你去那裏？』春纖道：『我從去處去。』荷生見他們說話，愈不明白，便說道：『采秋，到底怎說？』春纖笑道：『這有何難猜？你殺了采秋，采秋也就殺了你。』采秋向着荷生道：『你不要聽他搗鬼，我兩人的命，都是他殺呢！』瑤華也笑道：『這樣看來，你兩個竟是個魂魄。』說得采秋、春纖和大家都笑了。荷生愈急起來。紅豆只得指着地下東西，從實告道：『這是

山魃，就是金陵的妖婢靈簫；他幻了老爺的形來魅夫人。柳姑娘望見，把他殺了，柳姑娘曉得他還有一個叫什麼靈素，是去老爺營中，便駕雲找老爺來，想是也殺了。」便向春纖問道：「柳姑娘，倒底也是這個模樣不是？」春纖笑道：「那個卻俊。」瑤華因笑道：「他假他夫人，怎的不俊？」荷生將靴尖向地下的山魃踢兩踢道：「就這般糟蹋我，教我鐵室鐵城都防備不來。」吩咐擡去剝皮，號令起來。大家答應，隨叫人到鍾山營中，將那隻白兔，也剝皮號令起來。因向采秋大家說道：「這才了卻妖婦一宗公案。如今乾淨，真個多謝女鎮軍。」一面說，一面攜着采秋就拜，慌得春纖還禮不迭，說道：「折殺了。」這夜又在采秋帳中，開起高宴，延春纖高坐，華瑤、掌珠、寶書分陪。荷生領着采秋，斟了三杯酒，要春纖喝，乾又傳一班女戲伺候，自己卻歸鍾山去了。這裏點唱魯智深出家，唱那寄生草一支。春纖喝了一鍾酒，便微唱道：「俺赤條條，來去無牽挂。」一會點唱嫦娥奔月，春纖笑向掌珠寶書道：「碧海青天夜夜心，自古女仙未能免此。蘭香來無定處，綠華去未移時。想你二人禪絮沾泥，富不復悔偷靈藥。」掌珠寶書微微一笑。瑤華笑道：「這也未必，謝自然既要回家，曇陽子更多疑竇呢。」采秋也笑道：「八駿往來穆滿，七夕共坐劉徹。西王母不是個女仙，領袖麼？以我看來，姮娥還是天上共姜。」瑤華道：「姮娥也算不得共姜，他霓裳羽衣，怎樣也接了唐明皇？」采秋笑道：「這般看來，天上神仙，也和我們一樣呢。」大家一笑。春纖向瑤華道：「你說曇陽子，曇陽子原有一真一假，去年不是并州有一個假秋痕麼？」瑤華道：「這是他同鄉姓顧的，弄出來的笑話。你想秋痕那樣的脾氣，什麼人假得偏這姓顧的要借重他的大名射利。沒有三天，就給人道破了，闕傳出來，倒害凝珠的跟人，喚做什麼禿頭，寄園的佃客叫做什麼鸞太歲，淘氣幾天，這假秋痕，并州的飯就吃不上，這會不曉得跑到那裏？」采秋笑道：「不就在這裏，我要認是秋痕，便是秋痕，荷生要認凝珠，便是凝珠。你們不見今天，山魃也要假荷生，白兔也要假采秋麼？」說得大家大笑起來，也就散去了。卻說謾如、鶴仙，經略西北。鶴仙是首辦南擒，繼辦蜀寇，馬步齊進，且在蒲東，又練個車戰，恰好來剿南擒，數月間，已使得手，倒是蜀寇費力。蕪蔓東西川，出沒無定，又踞的石寨，都係豐草長林，巖巖疊嶂，好容易掃除一股，又分出一股。謾如專辦回匪苗匪，黔苗渠魁，不數月，也就剷除乾淨。其餘酋長都受了約束，不敢爲非作歹。回匪自滇南蔓及秦隴，以及關外，勢大猖獗。謾如由黔入滇，駐紮曲靖，先將滇南回漢，分出是非曲直，做個榜文，布示各郡，然後用兵復了昆明，以次剿撫。大兵直趨大理，鏖戰一年，才把回酋首文綉擒了。仿着武侯七擒七縱意思，請旨赦了文綉，賞給世襲總兵銜，鎮守永北，開化二郡，提督回部。文綉於是率所部三千，先驅開道，自滇及秦，自秦及隴，以至關外，所有回衆，無不洗心

滌慮，整面刻肌，誓與漢人和輯。謾如入關，鶴仙也將蜀匪告竣了，就約於長安會議善後機宜。這二人自不見後，於今三年，把前前後後公事私事，說個十日，還不得盡。此時鶴仙要移居太原，提督衙署，阿寶娶親了，阿珍靚兒也已長大，謾如只想納個妾，以爲娛老之計，不想無意之中，卻說起一個親事，是江南葉姓的女兒，避亂隨母，依個胞叔，遠宦長安，並無兄弟，年紀十八，經鶴仙說合，聘爲繼室。入門，挈開蓋帕，竟與李夫人面龐，一毫無二，已自詫異，細細證認，連言談舉止，體態性情，都覺得一模一樣。就把謾如狂喜極了，鶴仙自然也樂，說道：「這番回到太原，阿寶還認是他娘重生呢。」轉瞬之間，善後諸事也得手了，奉旨：「李喬松給宮傅銜，并輕車都尉世襲，游長齡給宮保銜，并騎都尉世襲，均賞假三個月，仍帥所部，馳往金陵，會同韓肇，商辦東西事務，署寶山鎮總兵。危至俊督辦海墘屯田，接濟南北軍餉，著有成績，著予提督銜，補授寶山鎮總兵。」謾如得旨，就將原部四千人，委一裨將管領，先赴金陵。鶴仙也將原部三千人，陸續遣往。謾如又檄寶山營發兵三千助剿。這會金陵大兵雲集，水陸約有三萬多人。荷生、采秋督率諸軍，把金陵十二門，日夜輪流環攻。這夜六月十五，包起柳青，領湖兵攻打西三門，如心脂胭，領淮兵攻打東三門，紫滄、瑤華領太原兵攻北三門，春織、寶書、掌珠、領健婦三千及寶山精兵二千，攻南三門。十六黎明，聚寶門陷了一角。春織躍入，健婦踵接，披髮悍賊數千，搶來撐拒，悉放烏槍。掌珠、寶書也乘空而上，煙霧迷漫之中，前後不能相見，只聽兩邊喊殺；三千健婦，及寶山精銳二千，逢人亂截亂殺。一會，賊的火藥盡了，天地開朗，披髮賊死了無數。其餘也有散的，也有自戕的。於是各門洞開，紫滄傳令，不准亂殺。四隊官軍，招集一處，直趨內城。一路盡是雜民，長跪道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紫滄等馳入僞王府，及各僞官衙署搜捕，也有吊死的，也有跳井跳池死的，也有吊不死，跳不死，給兵擒來的，也有就擒跑走的，也有跑走就擒的。紛紛擾擾，狼狼藉藉，鬧到黃昏。大家只是不見春織、寶書、掌珠三人，十分驚訝。瑤華正在城內，派人找尋。先是午刻，大營委青萍入城，四下裏分貼安民榜，忽見春織倒在秦淮河邊，面色如生，只額角有血水湧出。隨後又見掌珠、寶書死在一處，也是額角帶傷。趕回報明，已是天黑了。荷生太息，采秋垂淚道：「這是他們借兵尸解，不然，春妹妹是會駕雲的，有什麼槍火炮炮不脫呢？」就叫青萍厚備棺殮。是夕，紫滄等也曉得三人陣亡，瑤華便連夜奔出城看視，大哭一場，將尸移入就近僞署內停放。紫滄大家，派各路兵丁，打掃街道。修葺僞王府正屋。次日黎明，荷生、采秋雙雙的轡鞍入城，先來秦淮河，看了春織三人殮殮，采秋憶起前前後後的事，覺得春織這回，是專爲保護他而來，就與瑤華哭得日色無光。荷生大家力勸一番，然後豎起大纛，排隊升炮，雙雙喚了八人擡的涼轎，萬騎先

後，蝶圍蜂擁，入城內去了。後來，卓然果齋，見說賣書掌珠，都已陣亡，掀髯歎息。瑤華也對人說道：『我一生沒掉過眼淚。五年前爲癡珠，秋痕卻傷心了數次，這會又爲春纖三人哭了一日一夜，其實，他們都是脫屣紅塵去了。』正是：

沐日浴月，妖氣盡豁；脫屣人間，天高地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招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話說：謾如鶴仙，得假三個月。謾如將眷口攜至并州，與阿寶們相聚，一時悲喜交集，不用說了。次日謾如，使同鶴仙、阿寶，到了五華宮，李夫人靈前一哭，也到癡珠坟前，洒淚一拜。轉瞬假滿，已是六月。荷生是十七日進了金陵城，十八日謾如、鶴仙也到，荷生大喜，把僞東府掃除，與二人駐紮。這二人與荷生八載分襟，一朝捧袂，傷秋華之宿草，喜春鏡之羅花，真個說不了別後相思。謾如又以遲到一句，不及見春纖爲憾，使往秦淮停靈之所，祭奠一番。一日，大家談起吳越用兵，謾如道：『東南地勢，太原的馬隊，箕箕兵，都用不着，還是我賣山鑛兵，及湖淮兵得力。』因向荷生道：『你才大如海，怎麼平了十年巨寇，復了千古名都，竟不草個露布，聳人聽聞哩？』荷生道：『這算什麼巨寇？此數十年中，士人終日咿唔章句，就是功名顯達之人，也是研精歐趙書法，以博聲譽，濟之以脂韋之習，苞苴之謀，輜略經濟，偶爾談及，羣相譁笑，以爲不經。吏治營規，一切廢弛，徒剝民脂膏，侈以自奉。坐此國勢如飄風，人心如駭浪，事且岌岌。可笑當事的人，尙復唯唯諾諾，粉飾昇平，袖手作壁上觀。間有名公巨卿，氣魄資望，卓越尋常，奈處升卿之錯節，才識不及，學渤海之亂繩，德量無聞，是以大局愈爛，這釜底遊魂，因得多延歲月。對村婆而自斂生平，獲小竊而大書露布，我不怕別人，只怕癡珠在那青心島會拊掌大笑哩！』說得謾如也笑起來。荷生因說道：『自此以後，司牧之官，必能掃除一切苛政，猾吏好胥，悉設個法箝制之，便無舞弊。慢慢的采風問俗，去害馬以安馴良，泯雀角鼠牙之釁，絕狼吞虎噬之端，不驚不擾，民得寬然，各盡地力，學你賣山開墾的工夫，與這些人課勤警惰，講信修睦，有教有養，使天下原氣完復，不枉我們勞碌這七八年方好呢！』謾如道：『這真忠言子計，中興碩輔之言。』荷生笑道：『我算什麼？明相國不動聲色，卻出新民於火熱水深，措天下於泰山磐石，韋癡珠不縮半綬，卻相時度勢，建策於顛沛流離，傾盡老謀，寄意於文章詩酒。這才算個人呢！』謾如歎一口氣道：『不是你

這闊大的胸襟，也不肯和盤託出。我們不是相國，那裏能如此發揮！不是癡珠，那裏便有此成算！只相國以人事君，自然名流竹帛，續紀太常。癡珠一生屈抑，我們僥倖會合風雲，也該特摺闡揚，或請予諡，或乞專祠，使天下後世知有這個人，人才才好。」荷生笑道：「這卻不必，以柳下惠之賢，而諡以一惠，出自其妻，以曾南豐之地望，而一瓣之香，競傳師道。可見人世榮華，舉不足爲我癡珠增重。異日有心人，總能發潛德之幽光，底事我們闖揚，轉成門戶之見！你不看杜少陵歷數百年，而忽諡文貞，蘇東坡不得冷豬蹄，而朝官至今尙爲做生日麼？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煩我們爲癡珠早計呢！」諷如拊掌道：「古人相見，開口便有愜心語，你今日議論，沁入我心。」正待說下，紫滄帶個女子進來道：「這女子姓傅名喚善祥，是個女簿書，據云員逆就埋在這府裏空地，那時入坎，掘得極深，甚是祕密。」荷生聽說，傳令開了後宰門，派五百名夫夫，前往發掘。接着包包起回說，搜捕遺孽，菲田渺無下落，卻擒了著名幾個賊目。於是荷生邀着諷如一同升帳問供去了。再說榮合、榮法部下，卻有兩個僞將，一名翁團陽，一名呂壽臣，武藝也不在顏林之下。榮法、榮合百事糊塗，卻知道收買兩將的心，以爲護衛。起先靈齋、靈素主持號令，人人都受這妖婢磨折，只有兩將，他卻不敢一豪凌侮。後來妖婢聽見妖婦兵敗，趕赴金陵，這裏號令，便歸在兩人。這會一個把守潯墅，一個把守錢塘，環營三濠，撐拒顏林，倒也是將逢敵手。此數日，果齋正與闔揚約定，兩邊不用炮火，不用隊伍，只單騎對敵，輸的退兵。戰了兩日，不分勝敗。這一日又是兩下酣戰，都脫了盔甲，去了兵械，下馬比起拳來。兩邊士卒，看到入神，不想包包起、黃如心二人，奉了荷生將令，帶了四千湖兵，前來助戰，恰恰到了。兩人私議，將金陵賊衣，悉令湖兵二千穿了。如心賺個賊的令箭，往賺錢塘城池，包包起卻趕來助戰。到了賊壘，擂鼓搖旗，自後面踰濠撲入，當下賊衆，忽見營後人馬，破空而來，闔揚只得放鬆果齋，大罵道：「促狹鬼，不是英雄，算我上你當罷！」上馬走了。其實，這枝兵來路，果齋也是茫然。闔揚正馳回衝殺，將包包起的兵團圍住。城賊無數奔出，說是官軍掛起金陵旗號，賺開城池，擒了三大王。闔揚及賊衆心都慌了。一刻果齋也到，與包包起兩邊夾攻。一枝畫戟東馳西突，所向披靡。方將江口以及城隍山賊營百餘座，盡數踏平了。闔揚落荒而走。果齋與包包起入城，將擒賊僞越王，榮合打入囚車，解往金陵，其餘賊衆，一起准予投降。住了一日，乘勝領兵，殺上塘西，收復嘉興去了。包包起，如心，俟着浙東西兩個節度到了，也就馳來。果齋早已隻戰單盾，冒矢復了姑蘇，擒了僞吳王，榮法。於是合兵一處，會同卓然，來攻潯墅關。三日破了，兩人用計，射到了闔揚，諷臣。忽報大將軍，女提督，帶健婦五百名過江，現在駐紮常州，包包起，如心，將榮合送往常州營前。卓然仍紮潯墅關，伺候大將軍。果齋便帶兵，掃蕩吳越諸郡縣殘匪。看

官你道荷生怎的過江呢？他是富川人，想借此遊歷江南一番風景。不想到了揚州，遙見那灌莽棲於葦棟，平沙抗乎睥睨，煙火无墟，四望靡際，與采秋徘徊憑弔，因說道：『昔日繁華鼎盛之處，今皆成瓦礫場矣！』次日過江，風靜波平，也自欣然。望見金焦一片邱垤，赤雲嵒嶮，兔葵蕪麥，禪受驕陽。因想起遭時不祥，見此蕪亂，回首故鄉，數遭兵燹，荊山岬，家竟何如？夢草池邊，同聲浩歎。於是浩然有歸與的意思。又想到：『虎豹居在深山，人人聞聲，便自慄慄；以遊五都之市，販夫孺子，皆得持着瓦礫，譁然相逐。鱗出大野，足折商鈕，龍入魚羣，豫且見困。而況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馬明鬼瞰，自古爲然。我斷不可寵利居功！』這日到了常州，知道果賢已經破越沼吳，恰好榮合解到，問過口供，傳令磔死梟首，會同金陵員逆截尸的首級，及榮法首級，傳示各道滋事地方。就想道：『自來賊平，遣散兵勇，最是費手。我幸馳逐七年，不曾帶得一勇，只大同健婦三千，都是有夫之婦，且有室女，不怕滋事。此外顏林所部四千，是并州額兵。淮南北陸師水師，湖南北精銳，亦是平定後新設額兵。至如謾如帶的是寶山屯兵，紫滄帶的是馮姓子弟兵，更無可慮。最可笑者，以前用兵，不於各道額兵練出，乃向市井中募來，既歸國帑，又滋弊端。我如今只作個書，囑謾如陸續奏撤，便無甚事。次日到了濟寧關，接見卓然，即令其撤回部兵一千，留一千協同果賢搜捕餘匪。於是放舟於三萬六千頃之太湖，挹取其風雨波濤出沒之理趣，輿轎於三十六峯之天臺，七十七峯之雁蕩，開豁其金戈鐵馬擾攘之煙塵。凡郡縣供給，一起拒絕。水向荒墟停泊，陸抄小路來往。到得八月，駐紮杭州，卓然、果賢都來繳令，便與采秋遊了一日西湖。禿樹支離，寒波渺漠，荒草低天，蘆葦冷岸，滿野陰雲濁潦中，頽牆廢垣，殘毀駸駸，野店無煙，遠峯數點。兵火後光景，真可歎息！悵然而返，覺得一路秋風，衰柳門巷無人，昏霧歸鴉，荻花欲語。荷生既苦喚奈何，采秋亦心驚老大。將到行營，遙見無數倭人，刀如霜白，槍似林蒼，又覺徒然。青萍接着回道：『倭人解來金陵遺孽員，蒞田前來請令。』荷生神定，轎子軟步如飛。倭目數十輩，亮甲掛刀，一字兒跪接。荷生轎中，點首示意。轎門下營官扶入，傳令升帳。於是卓然、果賢招呼整隊，杭城大小官員，也來站班。帥旗一展，升炮三個，荷生衣冠升帳，中軍傳呼倭目一人進見。倭目報名，巡捕官領跪階下。荷生問道：『哈巴哩，就是你麼？』哈巴哩答應了。荷生道：『你們從何處擒來員蒞田？』哈巴哩道：『元帥克復金陵，蒞田隨着僞王娘馬氏，僞丞相鄧際盛，又僞官等數十人，竄上清涼山洞，洞裏原有儲糧。經歷兩個月，食也盡了，將金寶航海，投奔香山，懇求我們帶他回國，保全這數十條性命。我們因念元帥號令威嚴，小國新受皇上天恩，不敢護庇叛逆，計誘登島，悉數擒獲，押解前來。探得元帥行營，特由粵洋駛着輪船，清晨到了，就來轅門伺候。』荷生欣然道：『你等恭順可』

嘉，靜待本帥奏聞獎賞罷！」哈巴哩叩頭稱謝，就吩咐杭守，延入行館，優待去了。此時天已傍晚，自轅門以至帳中，燈張百合，炬列萬行，火燄中刀矛林立，各將領明盔亮甲，奕奕有光；將那分門別隊，五色的戰襖，五色的旛幟，愈顯得對對分明。荷生高坐帳中，披件團龍黃綾馬褂，帳裏旁列捧劍捧令兩侍兒，如花似玉，帳前雁翅般武巡捕數十人，俱是魚鱗文戰袍，團花的馬褂，一呼百跪，一諾十聲，真顯得大將軍威重如山。當下哈巴哩隨着杭守，逡巡而出。上面接疊連聲，傳呼「抓進員菲田」下面答應如雷鳴一般，將菲田跪在當面。荷生問道：「你是員菲田麼？」這孩子已慌得說不出話，半晌才應道：「是。」以後問他，都不能答應，還是推上僞王娘和那僞丞相，方一一畫了招詞。荷生吩咐打上囚籠，只聽得高唱掩門，早炮響鼓鳴，荷生進去了。次日，傳令卓然，果齋帶了囚籠，先行。第二日，荷生與采秋起馬。這回卻走了官站，各道節度迎送供張，交錯道路，這不用說。荷生登舟，卻一天走不了三五十里路，慢慢的召見父老，撫循難民，給發賞犒。采秋也逐處見有婦孺，便召來詰問一聲，給些銀鏰；老弱的人，更加厚餽遺。以此十里一泊，五里一停，自八月十五杭州起馬，直至十月初一，方到金陵，恰好欽使韋小珠也到了。你道小珠怎充欽使呢？小珠自十七歲入學後，便奉諱了。爲是江南道阻，老夫人就不准他出門，只作書謝了謾如，後來謾如經略西北，小珠卻力學五年，壬戌登了鄉榜第二名。航海會試，又高高中了第十名進士，朝考一等第二，殿試一甲第三。謾如，荷生，時常均有音問來往，早爲凝珠欣慰。本年各道鄉試，小珠得了陝西試差。此番進京復命，奉旨前往江東，冊封諸將，犒賞大軍，調恤難民。荷生，謾如大喜，差員遠接，凡供給護衛，大家曉得是凝珠兒子，個個盡心。舟次石頭，荷生，謾如帶領文武各官，排隊奉迎，請過聖安，便與小珠見面。真有虎賁重逢，蘇環有子之感，不覺嗟淚盈盈。小珠更覺啣哀卻涕，奈係公座，不便私談，迺入行館，荷生，謾如便與小珠執手一慟。是夜三人開宴，招友鶴仙，款款情話更深才散。次日黎明讀詔，大家俯伏壇下，只聽念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維金陵之小醜，敢黑子之負隅，抗顏行者十一年，延腹疾於十三道，怨深臣庶，憤結鬼神；自外生成，久留苞孽。往者遊氛不戒，大帥無功，爰撤兒戲之兵，特拔忠靈之彥。雷符星斗，光顏自有旌旗；文畫龍瓜，賀齊列成干櫓。結李摩雲之壘，成算在胸，焚廬明月之屯，奇兵拔幟。如太陽之沃雪，所過皆銷；譬大旱之望雲，崇朝而雨。於是功成掃穴，捷奏甘泉。當南風愾解於薰琴，正秋露垂珠於盾墨；陳牲告廟，慰列祖在天之靈；晉冊承歡，加慈母深宮之膳。無可寬者，元惡佇送檻車，有必報者，豐功遠稽彝典。敬奉兩宮懿訓，式頒五等崇封。於乎！臣爲主生，功因將立，伐吳定策，惟羊祜無愧；張華平蔡，刊碑在昌黎。

何私斐度。金釵阿杜，豔貴妾於盤龍；鐵戟崔家，施郎君之行馬，賞榮於室，陰遠其門。溯不獲已而用兵，天其臨汝，有非常功而介齊禮亦宜之。欽此！

讀畢謝恩，大家延小珠行禮，小珠皆以父執相見。此時明相晉了公爵，荷生封侯，謾如鶴仙封伯，卓然等俱得爵有差。采秋、瑤華均受一品夫人封典，賞食提督總兵全俸，柳青脂胭，也得二品封。春織賜號貞慧仙妃，建祠鍾山，以掌珠寶書從祀。小岑攜了丹暈，劍秋攜了曼雲，都到金陵與采秋、瑤華相聚。大營調了安徽男班，姑蘇女班各十部演戲，高宴三日。自大將軍以至走卒，無不雀怵。小珠傳旨犒勞勝兵，每名十兩；調卹難民，每名三兩，大抵在二百萬以上。過了幾日，荷生進京，默存小珠進京復命，謾如大家，或回原任，或赴新任，都分手了。當下并州，余翊攢了江左節度，也是故人，延個大著作家撰起平定金陵碑文，將上石了。荷生取閱，笑向謾如道：「韋癡珠已死，誰能揮斥豐碑與你紀勳呢？」臨行自作六個大字，付給黻如說道：「只此六字，抵得鋪張揚厲千餘言。就那塊石鐫上，做個亭子蓋覆罷！」大家看是「靖江鎮海之碑」六字。正是：

一片燕然石，詞蕪義不尊；西京遺響寂，風雨憶文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衲西歸 是色是空兩棺南下

話說荷生班師，小珠一路同行，極其款洽，就是采秋，也自十分敬禮。荷生到京，皇上御門，大赦天下，行郊勞禮，行受俘禮，召見七次，諭令入閣辦事。荷生面求賞假一年，歸省坟墓，就也准了。此時幕僚愛山、翊甫、雨農輩，各得了官，或留京，或留江左。小珠緣散館在即，不得同行。荷生只帶采秋與青萍，別了小珠，又到太原，恰是乙丑端節。紅卿喜出望外。這夜舉雲樓排上高宴，寄園裏燈彩輝煌，釵環雜沓，就如蓬萊仙島一般，也不用說了。接着鶴仙回任太原，謾如紫滄假歸。這幾家銀鞍駿馬，繡織錦衣，奕奕往來，真個威嚴聚十種之仙，車騎咽宣陽之里。荷生卻深居簡出，只訪了心印上人，略詢別後起居，便袖出一柬說道：「戎馬風濤，此事遂廢，但宿願十年，捫心負負，遂不敢不自獻其醜，上人瞧罷！」心印接過，展開朗誦道：

并門韋公祠碑記

嗚呼！天上之人影！委瑣齷齪，尠有足道。有豪傑者出，天輒抑之，使不得正是非，核名實，以行其志於天下，卒抑鬱佗際而置之死，是可哀也！雖然，哀莫大於心死，彼其心光明，聚於天爲星辰，散於地爲珠玉，嗚呼！余死友東越章公瑩，字癡珠，弱冠登賢書。值時多故，每讀朝廷愛民之詔，選將之書，輒自咨嗟累日，憤不欲食。酒酣耳熱，則罄其足之所素經，口之所欲言，傾囊倒篋而出之。嘗慨然曰：『國家版圖寥闊，譬諸上農大賈之家，食指纍纍，安座而食，而貨財之所由生，耕稼之所由事，主人翁並不顧指而使之。田連阡陌，錢壘邱山，寧有濟乎？』又謂：『賢才國家之寶，以鷹犬奴隸待之，將遞世鳴高，況令其卑躬屈節，啓口以求一薦達？是不肖鄙夫之所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迄今誦其言，尤覺鬚眉間勃勃有生氣焉。丁巳，公遊并門，年四十矣。校書劉梧仙者，侍酒座，傾心事之。明年戊午立秋日，公死，梧仙遂殉。佛說因緣，此殆有因有緣乎？或曰：『太原竹竿嶺，有夫妻廟，相傳有夫婦推車至此，力盡而斃，虎守其屍，里人異之，祠爲山神。請以此例祠公。』余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或曰：『浙西湖有雙烈祠，故老言京師少年崔升，偕妻陳氏，至杭州投親不遇，飢不得食，一繩並命。錢塘令爲葬萬松嶺側。有驅虎逐疫諸靈，踐里人以其功德在民祠之。請以此例祠公。』余曰：『此匹夫匹婦之爲諒，不足以況公。』或曰：『公之遊山右也，宿草涼驛，夢入雙爲祠，然則援夫妻廟，雙烈祠以祀公，猶夢也夫。』余曰：『有是哉！妖夢是錢。』或曰：『蘇文忠侍妾朝雲，從公謫惠州死，公葬之棲禪塔下。今豐湖，蘇公祠有朝雲像，是可仿以祠公。』余曰：『諾哉！』余與公訂交并門，始終與梧仙同。梧仙能以身殉，余請以柳巷，寄園爲公祠，侍梧仙於是側，題曰韋公祠，是則余殉公之義也。嗚呼！公不死矣！時歲次乙丑，秋八月上浣，富川韓彝撰文，雁門杜夢仙書丹。

誦畢，又覆閱一過，說道：『大人高詞磊落，癡珠真個不死。貧僧既受大人付託，便俟此文上石，算做功行圓滿罷！』荷生就訂明日，偕到竹竿嶺坡上一別，心印也答應了。次日，荷生仍來汾神廟，與心印共坐一車，一瓣心香，數行情淚，因吟錦秋墩舊作，向心印道：『癡珠賞識我，就是這首詩。』心印道：『這不就是「寂寞獨憐荒塚在」麼？』兩人黯然一會。荷生說道：『癡珠雖死，卻有個好兒子出來，不日就到，這也算得寂寞中熱鬧，我卻怎好哩？百年以後，不是個寂寞荒塚麼？』心印笑道：『兒孫自有兒孫的事，大人晚子罷了！』說畢，隨取出一個錦袱，包件東西，遞給荷生道：『大人檢點，自然明白。』遂騎驢而去。看官！你道他給荷生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九龍珮，癡珠臨終時，就贈給心印，後詢知這珮來歷，這會交還荷生。荷生回來，攀雲樓檢開，中附一箋，寫有一詞，便與紅

聊采秋同看詞云：

愁從想處歸，愛向緣邊起，色相空空，何處尋蒙翳？人生過隙駒，苦守着斷雨零風，不自知，還只道泰闕百二是千年業，那裏有不散的華筵，不了的棋？

看畢，三人感歎。荷生就將九龍珮，交還紅卿道：『十五年前，你與我灑橋分手，解珮贈我；我後來就給了秋痕。不想秋痕卻傾身事了癡珠，將這珮贈給他；如今又還在我兩人手裏；可見天下事，一動不如一靜。』紅卿道：『癡珠由川再至長安，我就沒見，就是住了一夜，匆匆去了，卻原來有這一段因果。我那年來時，長安很有人託我購他詩文集哩。』荷生道：『你不說，我卻忘了。這板後來當交心印留在祠內；我們印出數百部帶去罷。』采秋道：『小珠說是散館後便來，怎的又延擱一個月哩？』荷生道：『怕是又有什麼差使。』當下三人說些閒話，也與紅卿說那蘊空一籤一偈的靈異，就各自安寢。荷生與采秋並枕，卻夢見癡珠做了大將軍，秋痕護印，督兵二十萬，申討回疆。荷生覺得自己是替他掌文案，謾如卓然，果齋等人，都做他偏將。春纖、掌珠、寶書也做先鋒。正看着皇上親行拜將推轂等禮，何等熱鬧，卻給大炮一聲震醒，搓開睡眼，天已亮了，是曹節度衙門亮炮。歷將夢境記憶，說與采秋聽。采秋卻也一樣的夢，這也算奇！此時竊齋也死了，采秋親送父母的靈柩，回轉雁門。荷生便把愉園收整，做個柳貞慧仙祠，附祀掌珠寶書。忽得小珠都中來書，說是病了。荷生雖爲關懷，卻急於言歸，遂令老蒼頭賈忠及穆升等將衣裝裝駟三千餘口，帶着二百名精兵，先行押解回家；自己俟着采秋雁門轉身，便領紅卿帶一百名健婦，也自東歸。到家拜摺謝恩，就告了病，籲請開缺。構一座園亭，比寄園小些，卻有愉園三四倍大，也有一樓，恍佛柳巷，就喚做春鏡樓。與采秋居住。隔院是個薛荔仙館，便與紅卿居住。紅卿采秋敬事正夫人柳氏，極其相得。荷生低徊往事，追憶舊遊，恍惚如煙，迷離似夢，編出十二齣傳奇，名爲《花月痕》。第二齣是個菊宴，起着重陽節令家伶開場演唱。這并州寄園，荷生託謾如改做韋公祠，不數日也就竣工。心印早將碑文上石，豎在軒軒草堂右廡。這日謾如迎主入祠，是夜心印沐浴更衣，召集徒弟徒孫，念個偈道：

人相我相，一切俱無；是大解脫，是古真如。

安心一榻，代步一驢；驢歸造化，榻贈吾徒。

便坐化了。次日心印那匹黑驢，竟自倒斃。再說小珠曾京復命，接着春闈，又得房差，闈後散館，得授編修，便陳情乞假。皇上特恩，給

與典，馳驛奉檄回南，賞假一年，擇婚完娶。小珠謝恩回寓，卻病了兩個月，以致挨至九月，方素服匍匐入晉。禿頭迎上。小珠一見禿頭，便自慟哭。禿頭叩頭下去，也就哭出聲來。小珠含哀扶起，撫慰一番，問起竹竿嶺邱壟，兩人又自大哭。是日進城，就在汾神廟西院卸裝，心印已是坐化了。次日清晨，禿頭引至竹竿嶺坟上。小珠搶地呼天，與禿頭哭個淚盡聲乾。繼而巡視四圍，哀哀而哭。曠野風高，哭聲酸楚。善人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蜩集觀看，也自淚落不止。都說道：『有這樣一個好兒子，前來搬取靈柩，老爺地下也喜歡了。』便有老年男婦，前來勸止禿頭，轉令勸止小珠。時已亭午，小珠跌坐坟下，哭個不住。未後，禿頭與跟人勸止，大眾百口同聲，小珠方停了哭，謝了善人村父老，就到禿頭家來。此時跛腳已生一男一女，都出來叩見。傍晚禿頭將癡珠、秋痕兩幅像，檢奉小珠。小珠起身，慘然展視，又自痛哭一番，着禿頭打掃淨室，供上，磕了三個頭，就在淨室住下了。在小珠原意，便不進城；次日，謾如知道，馳馬而來，再三勸阻，迎回自家行館，十分款接。第二日，小珠便隨謾如來謁柳巷祠堂。見軒軒草堂正面一座沉香雕花的龕，約有九尺多高，內奉先人坐像，龕前題主云：故東越孝廉韋公癡珠神座。東邊立一女像，也有小主，題云：故秋心院校書劉秋痕之位。小珠含淚叩了三個頭，便與謾如商量，搬住雲樓，洒淚說道：『先君遠遊日多，小子穉弱，生既未侍晨昏，沒復未親含殮，奉諱以後，大母以道阻不許奔喪，通藉以還，小子復以王事馳驅，不能得間，營營在疚，以迄於今。昨宿坟山，老伯諄諄垂誨，促令進城。此地有祠有像，小子再圖安伏，不想朝夕侍奉，這不孝之罪，真是擢髮難數了。』說罷，便嚎啕大哭起來。謾如自是傷心，只得曲從其意，吩咐跟人，將汾神廟行裝，及禿頭眷口，一起移入，諄囑小珠道：『你病初愈，孤身萬里外，上有重闈，豈容不自珍重？轉恫先靈？』小珠收淚答應，遂分手而去。此時劉子善升守，調補太原，晏子秀升縣，調署陽曲，都是舊交。就是曹節度以下，知道小珠到了，也來慰問。小珠免不得要出來官場應酬。當經子喜、子秀說合小珠與靚兒結姻，阿珍與小珠庶出一妹，名喚淑婉，結姻。隨差幹弁，持信前往東越，請過婆媳兩夫人示下，准了，擇日兩邊互行納聘。轉瞬之間，便是冬天，攝縷告靈，擇吉啓殯。先一日，就在軒軒草堂開了一天弔，并州天小官員，及紳矜無一不到。次日，小珠徒步出城，臨穴撫棺，指踊哀號。遂奉兩板，蒙以綉花大紅呢，加以錦幃，暫駐東門玉華宮，自行跟入住宿。朝夕兩奠，謾如要與小珠同行，就也擇日挈眷回南，將玉華宮李夫人靈柩收整，卻是要先二日，謾如便縮了兩站，等候小珠。這日癡珠丹旌啓行，一路俱是官紳，及小珠同年，祖送祭席，自玉華宮起，排有數里。小珠一一磕頭謝了，趕上謾如大隊人馬。及到樊城登舟，該地官場及故舊，又是一番路祭，十分熱鬧。一日到了金陵，謾如就祖坟安葬了李夫人，將家事吩咐

附阿寶夫婦；然後偕葉夫人帶着阿珍、靚兒、與小珠向東越來，已是丙寅二月一朔兩棺，安抵紅橋下。郭夫人率小郎以及族姻，迎入小西湖家祠開弔。尋將秋痕遺像展玩，歎道：『以此韶齡，甘心從死，我怎忍薄視之？』卜吉安葬，奉老夫人命，將秋痕靈輿，隨着雲附入左壙，奉主於家。窳窳都畢，小珠方釋素服，辦起喜事。小珠是個玉堂歸娶，在東越，只算得第三人，那風華典麗，可不必言；就是淑婉招贅阿珍，也是富豔無比。這年八月，謾如挈了葉夫人、阿珍夫婦，赴任淮北。小珠直俟老夫人百年以後，才奉郭夫人挈靚兒入都供職。不一年，費加頭品頂戴，冊封倭國新女主踏裏采。朝議令挈妻室同行，靚兒得女提督銜，持節賀皇太后、皇后恩旨，副以紫滄夫婦，由長江登火輪船，灣入粵東香山島。放洋遇風，吹入香海洋，玉宇瓊樓中，父子重逢，翁媳再見。瑤華緣與靚兒同舟，也得與秋痕相見。世外三人，都得島中人贈的珍寶。一夜海風大起，瞬息之間，便到倭國，與紫滄輪船相會。追憶其地，歷歷在目。奈海山蒼蒼，海水茫茫，無從重訪。這也是一則實事，並非做書的人畫蛇添足，爲此奇談。正是：

言必有物，不類齊諧，絲抽乙乙，杼軸輔予懷。
諸君聽小子講書，不必就散，尙有一回嫋嫋餘音哩！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話故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話說西安王漱玉，做了四十餘年孝廉，進京候選，得個教官，歸路迂道太原，寓在菜市街至誠堂飯店。時值八月十五，飯店隔壁邵家扶乩，漱玉也來。只見乩上斜斜的兩行，寫得甚草。邵家的人認得，謄了出來，是首詞。漱玉念道：

爐香茗碗，消受閒庭院，鏡裏蛾眉天樣遠。畫簾外，雨絲風片，一聲落葉，莫問秋深淺。更何處，尋排遣？前塵後事思量遍。念畢，跪下，欲有所問，只見乩上連動起來，寫道：『故人別來無恙』。隨又寫了兩三行。漱玉站在邵家的人背後，見謄出是兩首七絕道：

鏡合釵分事有無，浮生蹤跡太模糊。
黃塵白骨都成夢，回首金梧卻已枯。
海上鯨魚氣吐吞，蓬萊深淺阻崑崙。
誰知十斛鮫人淚，不化明珠化血痕。
又見寫出一首七律道：

戰壘經春草又生，風煙慘淡古臺城；故人麟閣千秋重，遺蛻蟬吟一殼輕。劫後山川秋有色，月高絃索夜無聲；荻花瑟瑟江天冷，縷縷詩魂結不成。

賸完，衆人正要觀看，忽見亂上又寫道：『吾輩癡珠也，奉勅赴縹緲宮撰文，不能久留，去矣！』寫完寂然不動。衆人一齊拜送，焚符醮酒，只不解詩意，也不識是何仙降壇。獨漱玉悽惶半晌，倚在那院子桐梧樹，呆呆的出神一會。大家都散了下來，漱玉便問這屋子來歷。邵家的人說道：『這是有名的秋心院，如今做我家別業。』漱玉道：『秋心院可是前二十年，教坊劉梧桐仙住宅麼？』邵家的人道：『不錯。』漱玉道：『難怪癡珠降壇。』內中閃出一人，年紀約有七十餘歲，粗胖漢子，一簇鬚鬚，問道：『你這位老哥，怎的認得癡珠？』漱玉道：『你不見上寫的，「故人別來無恙。」』那人道：『我認不得字。』漱玉道：『老漢高姓？』那人道：『姓管。』原來漱玉住的至誠堂，就是聶雲住宅開拓出來，荷生擡舉士寬管理柳巷宅裏田園樹木，歷有數年，使發起財，也娶了親，與禿頭做個兒女親家。後來禿頭夫婦，跟小珠回南去了，他又管了韋公祠錢糧，這至誠堂就是他開的飯店。他只叫他姪兒照管，長遠不到店中，故此漱玉不會認得，秋心院是癡珠寄漱玉的書，常常說及，故此知道。當下士寬就將癡珠，秋痕始末略述。漱玉歎息說道：『他的概回南去了，他的祠還在，明日你領我去拜一拜罷。』士寬欣然答應。這一夜，士寬得了一夢，夢見一家園亭，皓月當空，人影燈光，清華無比。戲臺上正演夜戲，只聽手鑼一響，戲上場了。只見——

旦（淡妝上）『秋來无事不傷情，花也飄零，葉也飄零；夜長無夢數殘更，風也淒清，雨也淒清。』——（剪梅）

（坐介）萬點秋光上畫屏，隔花環珮響東丁；今生自有傷心事，漫道前身是小青。奴家姓劉，小字梧桐，仙本係河南人氏。只因父母早亡，流落在煙花行院，舞衫歌扇，也學些嬈嬈婷婷；月夕花晨，總不免淒淒楚楚。今春韓參軍遍選名花，把奴家取了榜首。咳！奴家到也不爭此虛名，只要早離苦海。所幸七月，在秋華堂內，得遇東越韋郎，三月綢繆，十分憐惜。將來終身之託，就在此君了。今日重陽佳節，韋郎請了韓參軍并采秋姊妹，在此賞月。此時敢是來了——保兒！

（應介）背生鱉甲，名喚狗頭，姑娘有何吩咐？

今日賞菊，筵席可曾完備？

雜旦 完備多時。

且 可將上等各色菊花搬過來。

是(場上設菊花八盆)

且 (隨意指點介)

生 (巾服上)『蕭疎雲樹接高城，滿院秋聲，滿地秋陰；閒尋秋色訪佳人，花好同心，酒好同斟。』——(前腔)

且 小生韋癡珠，今日重陽佳節，請了好友韓荷生，在秋心院賞菊，來此已是，不免竟入。(入介，見旦介)

旦 韋老爺！

且 梧姬！

生 (介揖福介)

且 (笑介)好呀！一院秋色，雅人深致，畢竟不同。梧姬呀！——

生 『看你娘孃婷婷，對着這露葉風枝，更可人真僥倖，假香倚玉，得與相廝，並點綴秋光到十分，誰能稱？慵妝淡抹多風韻，好似桃花扇底人。』——(不是路)

且 (歎介)『秋花蕭瑟，也似奴家薄命飄零！多謝郎君格外垂青，了無端，恨佳人福薄花無命，祇恐催花信急，卸花風緊。』

且 (淚介)

生 呀！怎麼又觸起卿的心事來了？且在房中少坐，韓參軍就該到了。

且 (同下)

生 (小生攜小旦豔妝上合唱)『一步步下妝樓，拽羅裙，度過了，小院門，蒼苔徑，握住你嫩春纖，緩緩行，我和你，並香肩，蓮

步穩，看疎疎紅葉滿楓林，染腰裙，才記得尋芳黃蝶雙雙，也只聽寒蟬悲又鳴紅。』——(紅納襖)到了……

生 (扣門介，對應介，開門相見介，生旦小生各揖福介)

且 小酌不恭，有勞芳步。

生 豈敢！佳辰雅集，得領清談，對此冷豔孤芳，正好領教梧卿一聲曉風殘月哩！

旦 采秋姊姊在此，奴家豈敢獻醜？只好求姊姊指教罷！

小旦 妹妹過謙了。（坐介）

生 看酒來！

（雜排桌几，對坐介，菊花橫列場前介。）

生 你看幽叢遠舍，冷香襲人，何不浮一大白請！

（各飲介）

生 『這幾枝白冷冷玉無痕；那一叢黃澄澄金簇緊；這好似醉朱顏羞暈生；這好似褪紅妝殘夢醒。』——（前腔）

小生 （歎介）『歎光陰，一瞬兒，去不停，我與你，舊日潘郎鬢已星；回念那，家山萬里遙遙；到今朝，插茱萸，少一人。』——（前腔）

（各歎介）

旦 （唱）『不多時，杏花天，豔陽辰。轉眼是，菊花秋霜做冷。說甚麼，爲重陽，冒雨開；我只怕，送西風，成斷梗！』

小生 呀！梧卿爲甚麼這般傷感？——（前腔）

小旦 （唱）『莫怪他，對華筵，珠淚傾；觸動了，老去秋娘無限情；我也是，飛花落絮飄飄也；又誰知，隨流水，化浮萍。』——（前腔）

（同淚介）

生 言至於此，益復無聊；也無心再飲酒了。

（撤席介，揖介）

小生 小弟就此告辭。

（小生小旦各折菊簪鬢介）

小生 人世難逢開口笑！

小旦 菊花須插滿頭歸！

（攜手下）

生 (向旦介) 梧姬你看他二人，密意纏綿，柔情宛轉，好不令人可羨。我與卿呀！

『今生今世花同命，漫只說鴛鴦交頸，好與你割臂同盟一寸心。』——(尾聲)

生 偶然相見便勾留，

旦 身世茫茫萬斛愁！

生 同是飄零同是客，

旦 青衫紅袖兩分頭。

(同下)

醒來想道，癡珠秋痕，竟有人編出戲來。又想到：『咳！我是做夢！如何認真？』因坐起來，只見枕畔有部書，大書「花月痕」三字，傍有一聯云：

豈爲蛾眉修豔史？

權將兔穎寫牢騷！

便當作一件寶貝，他又認不得字，也不肯給人看。後來要死，便將書埋在地下。不知今年今月，說是此書出世。所以遇見小子，說了出來，看官！你看這時候是什麼時候？宇宙清平，人民壽考，變夷歸化，五穀豐登，萬頃情波，都成覺岸；千重苦海，盡泛慈航。要知此事的真假是非，自然百年後有個定論出來。正是：

身世茫茫，情懷渺渺；若要空除，非了了。

海 恨

目 總



序	魏冰心
本書特點	編者
標點符號說明	編者
回 目	回
正文	回

序

吳趸人先生，是近代的小說名家。和施耐庵、曹雪芹等，先後媲美。他的作品，最風行一時，而且膾炙人口的，便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這書描寫社會腐敗情狀，深刻而忠實；繪影繪聲，惟妙惟肖。他雖然得力於水滸、石頭記、儒林外史等書，卻能另闢蹊徑，不同凡響；有創造的精神，無摹仿的痕迹。所以從新文學家的眼光看來，吳先生可算得是一位最近過去的文學家。吳先生的作品，可算得是有價值的純文學、真文學、活文學。那些近紹姚會、遠師韓柳，取法秦漢魏晉的古文大家，即使神似古人，充其量，也不過替博物院中添了幾許寶鼎罷了。文學云乎哉？

這部恨海，也是吳先生的代表作品，全書雖然僅有十回，四萬多字，卻是一部絕好的表演人生、批評人生的文學作品。人們對於現在的生活有興趣，要用文學表演出來；人們對於現在的生活感痛苦，也要用文學表演出來。從前劉邦既定天下，一時興會淋漓而作大風歌；項羽烏江大敗，一時悲憤填膺而作垓下曲；還有屈原的作離騷，淵明的賦歸去來辭，都是有感而發，並非無病呻吟。所以真正的好文學，須一字一句，從至性至情中流露而出。吳先生對於宗法社會的禮教不滿意，故在這部書中竭力描寫專制婚姻下的戀愛不自由；對於滿清政府的顛預不滿意，故在這部書中竭力描寫拳匪時代人民蕩析流離的痛苦；又對於現代社會風教的廢弛不滿意，故又在這部書中描寫青年子女的墮落情狀。再就形式上講，全書剪裁得當，布局謹嚴。寫伯和和棣華的悲歡離合，酣暢淋漓；幾占全書十之八九，段段有精采。寫仲蕩和娟娟的末路，只寥寥千餘字，卻能令人想像娟娟何以墮落煙花，仲蕩怎樣浪遊天下。如飲醇醪，耐人尋味。

現代初級中學學生，欲課外研究近代文學作品，此書當然入選。因書中事實接近現代生活，思想上並不陳腐，道德上也無危險，並且可做討論婚姻問題的導線，研究拳匪禍亂的動機。校讀一過，略誌數語，用作介紹。

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魏冰心。

本書特點

何者爲情，何者爲魔，本書辨之甚明，替牠們作上一種很嚴的界說：這是特點一。

本書寫男女愛情，寫得非常真摯，非常光明，與尋常肉麻當有趣之言情小說迥不相同：這是特點二。

作者寫本書的第一目的，即在不滿意於宗法社會的所謂禮教，力斥專制婚姻之非；以生在距今數十年前之人，而能有此卓越的眼光，洵屬不易：這是特點三。

拳匪之亂，也爲歷史上一大事件，本書即以此一時代爲背景，而以深刻之筆出之，寫盡爾時人民所受蕩析流離的痛苦：這是特點四。

本書寫青年子女墮落的情狀，有繪影繪聲之妙，令人爲之怵目驚心：這是特點五。

本書寫悲歡離合，極酣暢淋漓之致，且一段緊似一段，尤足引人入勝：這是特點六。

本書剪裁得當，布局謹嚴：這是特點七。

本書文字，富有創造精神，爲後來一切「新文學」之先河，自與死氣森森之古文有異：這是特點八。
以上八點，係舉其犖犖大者而言，其餘更是美不勝收，請讀者們細細的去領略吧。

標點符號說明

○ 表示一句的結束。例：到書房裏看看衆孩子的情形。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便踱了出來。

， 表示頓或讀。例：內中單表一個人姓陳，名粟，表字載臨，廣東南海人。兩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學習。接了家眷，來

京居住。

； 表示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例：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

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

表示總起下文，或總結上文。例：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萬。（總起下文）

例：議定了租金，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華。這是辛卯壬辰年間的事。（總結上文）

表示疑問。例：請問三位，可是從衛裏來？可是往城裏去？

表示驚駭，招呼，願望，命令等。例：不好了！毛子來了！（驚駭）

例：母親！你好苦也。（招呼）

例：莫若我在這裏，你兩個奉了母親，和親家母一同去罷！（願望）

例：小孩子懂得甚麼？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命令）

表示刪節，或意思未盡。例：此間消息不佳，倘料得亂事將起，即祈南下，並請挈帶舍眷……云云。（刪節）

例：李富道：『小的也因不見少爺……』棣華聽了，如冷水澆背一般，頓時便丟去了一天歡喜，又擰上了一擔憂愁。

（意思未盡）

表示忽轉一個意思，或用作夾注。（加在字句的中間）例：白氏道：『伯和賢姪呢？』——棣華本來先受了那一羣

人衝來的嚇，又受了騾子溜繩的嚇，末後更見母親暈絕了，這一嚇非同小可，那一寸芳心，容納了這許多驚嚇的事，

早把伯和忘記了。此時被白氏一提，不覺失聲道：『噯呀！』（忽轉一個意思）

例：忽見牆上貼的五彩畫張旁邊，貼了一張字條兒。——正是自己寫母親病情的那張紙。——不覺暗暗稱奇；不知

貼在這裏，是何用意。（用作夾注）

『』表示說話的起訖。例：戰臨道：『這個忙甚麼，他們年紀小得很呢。』

「」表示特別提出的文字或語句。例：並不是那俗人說的「情竇初開」那個「情」字。

回 目

第一回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	一
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志志	亂烘烘募地散東西	五
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九
第四回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尋夫婿通衢張字帖	一三
第五回	驚惡夢旅夜苦繁愁	展客衾芳心癡變喜	一七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病懣懣權任濟寧州	二一
第七回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	二五
第八回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	歸大限慈母撒嬌娃	二九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三三
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遭敵劍忙忙逃恨海	三七

第一回 訂婚姻掌判化通詞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

我提起筆來，要敘一段故事。未下筆之先，先把這件事從頭至尾，想了一遍。這段故事，敘將出來，可以叫做「寫情小說」。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說人之有情，係與生俱來；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嬰兒一啼一笑，都是情，並不是那俗人說的「情竇初開」。那個「情」字，要知俗人說的情，單知道兒女私情是情。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是說先天種在心裏，將來長大，沒有一處用不着這個「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至於那兒女之情，只可叫做「癡」。更有那不必用情，不應用情，他卻浪用其情的，那個只可叫做「魔」。還有一說：前人說的那守節之婦，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無瀾，絕不動情的了。我說並不然，他那絕不動情之處，正是第一情長之處。俗人但知兒女之情是情，未免把這個「情」字看的太輕了。並且有許多寫情小說，竟然不是寫情，是在那裏寫魔；寫了魔，還要說是寫情。真是筆端罪過！我今敘這一段故事，雖未便先敘明是寫那一種情，卻是斷不犯這寫魔的罪過。要知端詳，且觀正傳。卻說光緒庚子那年，拳匪擾亂北方。後來鬧到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大小官員被辱的，也不知凡幾。內中單表一個人姓陳，名榮，表字戟臨，廣東南海人，兩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學習，接了家眷，來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藹。在南橫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頓。恰好他一位中表親戚，從蘇州原籍，接了家眷來京。一時尋不着房子，戟臨本來嫌房子太大，便分租兩間與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親戚姓王，名道，表字樂天，妻子蔣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樂天是個內閣中書，與陳戟臨一般，都未曾補缺。京官清苦，長安居不易。戟臨住了北院的五間房子，西院三間，王樂天住了，還有東院三間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錢，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賃的條子貼了出去，過了幾時，便有一個人來問，要賃房子。戟臨便招呼他看過，問起姓名。那人道：「姓張，名皋，字鶴亭，廣東香山人。」戟臨見是同鄉，更是歡喜。議定了租金，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華。這是辛卯壬辰年間的事。說出來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院子，三家人家，四個小兒女，那時都在六七歲上。王家本是陳家老親，張家又是陳家同鄉，同在一院裏居住，內眷們來往，甚是

親密。四個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處頑。戟臨請了一個蒙師，在家裏教兩個孩子讀書；王張兩家，也把女兒送來附學。小孩子家，愈加親密；大家相愛相讓，甚是和氣。張鶴亭每過一兩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來鶴亭是一個商家，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洋貨字號，很賺了幾個錢。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門大街。每年要往來照應。凡是到上海去時，便托戟臨照應內容，因此更成了知己。光陰迅速，不覺已過了五六年。戟臨已經補了營繕司實缺。滿漢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個木廠監督的差使。光景較前略爲好了。一日，李氏對戟臨說道：『祥兒今年已是十三歲，瑞兒也十二歲了。他弟兄兩個，近來很用心讀書，我看將來也不輸與老子。』戟臨笑道：『奇了！怎麼夫人平地誇獎起兒子來？』李氏道：『不是我平地誇獎他們。可知做父母的看見兒子好，心中便格外歡喜，歡喜了，便多方要代他們打算。』戟臨道：『打算甚麼呢？』李氏道：『打算同他們說定了親事。』戟臨道：『這個忙甚麼，他們年紀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爺有所不知。我看見同院的兩個女孩子，和我們祥兒瑞兒，真是天生的兩對。便想說定了。』戟臨道：『同住在一個院裏，怕他們跑了不成！過兩年，再說不遲。』李氏道：『不是怕他們跑了。我看得這一對女孩子，實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說了去。豈不是當面錯過？』戟臨沈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聰明。近來我見他還學着作兩句小詩，雖不見得便好，也還算虧他的了。說話舉止，也甚靈動。張家棣華，似乎太呆笨了些。終日不言不笑的，並且鶴亭是買賣人，一點也不脫略。那一副板板的廣東習氣，還不肯脫。他未見得便肯和我們官場中結親。』李氏道：『我們且央媒人去求親，肯不肯再說。此刻提也不會提起，怎麼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當下商議已定。次日，戟臨便央了兩位媒人，分頭去說合。王樂天一口便答應了，把女兒娟娟許與仲藹。張鶴亭聽了，却與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這是兒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婦人家商量？』鶴亭道：『不是這等說。我天天在外頭，回家的時候少。娘子天天在家兒着，他們祥兒到底人品資質如何？雖然說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麼，然而一舉一動，與及平日脾氣，總可以看得出點來。他們現在一處讀書，可還和氣？這也是要緊的。』白氏道：『祥兒的舉動，倒比他兄弟活潑得多。常聽說讀書，也是他聰明。至於和氣不和氣，這句話更可以不必說；此刻都是小孩子見識，懂得甚麼？』鶴亭道：『這倒不然。彼此向來不相識的，倒也罷了；此刻他們天天在一處的，倘使他們向來有點不睦，強他們做了夫妻，知道這一生一世怎樣呢？』白氏道：『他們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妹姊妹的一處頑笑，有甚麼不睦？』鶴亭便不言語。到書房裏看看菜孩子的情形。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便踱了出來。那裏看得出個甚麼道理？可有一層：陳戟臨是個仕宦世家，教出來的孩

子規矩卻是甚好。所以祥瑞兩個，雖然十一二三歲的孩子，那揖讓應對，已同成人一般。這一着鶴亭早就看在眼裏，記在心。上這回同白氏商量，一則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則自己只有一個女兒，也是慎重他的「終身大事」之意。其實他心中早有七分應允的了。當下回到東院，再與白氏商量，不如允了親事。但是允了之後，必要另賃房子搬開，方才便當。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個話……夫妻們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對媒人說知。媒人回了戟臨的話，自是歡喜。張鶴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尋了一所房子，搬了過去。戟臨便把東院收拾起來，做個書房，王樂天仗着是老親，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沒有搬開。一面擇吉行文定禮，從此交換了八字婚帖。娟娟仍舊上學，同着讀書。他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放了學時，常到李氏這邊來頑，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歡喜他，撫摩玩弄，猶如自己女孩兒一般。鶴亭自從搬開之後，棣華便不讀書，只跟着白氏學做女紅，慢慢便把讀過的女誡女孝經都丟荒了；只記得個大意，把詞句都忘了。光陰荏苒，到了庚子那年，兩對小兒女，都長成了。棣華與伯和同庚，都是十八歲；棣華大了月分，仲藹十七歲，娟娟最小，也十五歲了。——這年陳戟臨升了本司員外郎。——這一年正是拳匪鬧事的時候，自上年便有了風聲；到了正二月裏，便風聲一天緊似一天。蘇州人向來膽小，王樂天又是身體孱弱的。到了三月裏，外面謠言四起，樂天便告了個假，帶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蘇州原籍去了。與戟臨說定，等過兩三個月，沒事，仍然帶眷來京。萬一有了事，這裏總是安身不得，便在上海相會。戟臨一一答應，送了一程，便自回去。此時仲藹、娟娟都已知識漸開，大家都有戀戀不捨之意。近來張鶴亭到上海去了，只丟下家眷在京。自從樂天行後，那京官紛紛告假回籍的，絡繹不絕。惱了政府，下了一個號令，不許告假。於是一種京官，稍有知識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幾次到戟臨處，商量出京南下，爭奈此時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兩個，不便遠行，總想不出一個辦法來。直接到四月底邊，忽接了鶴亭電報說：「此間消息不佳，倘料得亂事將起，即祈南下，並請挈帶舍眷……」云云。戟臨此時也有了主意。外面謠言，一日數起。忽然說各國公使已經電調洋兵入京，準備開仗；忽然又說榮中堂已經調董福祥入京護衛；又有人說董福祥的兵，盡是拳匪；又有個說端王已經向公使館下了戰書，明天就要開戰。此時京裏的人，那一個不慌做一團。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橫衝直撞，氣燄逼人。戟臨慌了，便請了白氏來，叫他收拾細軟，帶了女兒出來；自己派了家人和兩個兒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帶了女兒、棣華同來。當此亂離之際，也不及講那未婚避選的儀文了。戟臨吩咐兩個兒子起行。仲藹道：「父母都在這裏，當此亂離之時，豈有兩個兒子都走了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張伯母

出京，孩兒留在這裏，侍奉父母；萬一亂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處避亂。」戟臨道：「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們何苦身處危地！莫若我在這裏，你兩個奉了母親，和親家母一同去罷！」李氏道：「老爺在這裏，我們豈可以都走了？還是孩兒們同去的好。」仲藹道：「母親和哥哥同去罷！孩兒在這裏侍奉父親。」戟臨道：「小孩懂得甚麼？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藹道：「別的事不敢令父親動怒，這件事但憑大人責罰，孩兒也不敢行。」戟臨無奈，只得叫伯和一個，帶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雇了兩輛騾車動身。到了火車站上，要附坐火車到塘沽去。誰知到了車站時，站上的人，一個也沒有了。說是今天不開車了，因為怕洋兵進京，已經把鐵路拆斷了。伯和沒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騾車過去，僥倖趕到豐臺，可望有車。又和車夫商量，加了他車價，一路向豐臺而去。那騾車又不敢在鐵軌旁邊行走，恐怕遇了火車，不及迴避，只得繞着道兒走。走到太陽下山，將就在一家村店裏住了。這家店，統共只有一間客房，房裏又只有一張土炕。棧華此時，真是無可奈何，只得低垂粉頸，在一旁坐下。這家村店，卻又不得備飯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胡亂買幾個燒餅充饑，幸得沒有第二夥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車夫在堂屋裏打盹。過了一夜，次日那車夫便不肯行，無奈只得加他車價。伯和許了他，每天每輛給他七兩銀子，不問一天走多少路，走一天算一天。說明白了，方才套車起行。走到豐臺車站，只見站上燒的七零八落。車夫又不肯行，拌了多少嘴唇，方才前進。是日又趕不到黃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伯和因為與棧華未曾結親，處處迴避，一連兩夜，在外間打盹。北邊村落房屋，外間是沒有門的，因此着了涼，發起燒熱來。這天就不能行動，只得在那村店裏歇住。白氏甚爲心疼，便叫到房裏炕上睡下，下憩息。棧華只得在炕下一張破椅子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帶着有廣東的午時茶，白氏親身和他熱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才好些。那車夫又囉嗦着說：「縱不起行，也要七兩銀子一天。」那李富又和他爭論。伯和便道：「不要爭了，依了他們罷！」那車夫聽了，方才無話。是夜伯和就在房內歇了。好得北邊土炕甚寬，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個房子大，動輒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張矮腳炕，擺在當中，讓伯和睡在几那邊；自己和女兒就睡了几這邊。若在北方人，這等便是分別得很嚴的了。棧華何曾經過這種光景，又是對了一個未曾成婚的丈夫，那裏肯睡。只是背燈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裏吃藥取汗，睡了一大覺，此時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見一燈閃閃，棧華獨坐，白氏在那邊已睡着了。對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輕輕的說道：「姊姊睡下罷！」——看官，須知棧華比伯和大了兩個月，從小在書房裏，便是姊弟相稱的，所以此時伯和也照前稱呼，叫一聲姊姊。切莫動了疑心，說廣東人的夫妻，是以姊弟相稱。

的——閒話少提，且說棣華聽了伯和這句話，低頭不語。伯和又道：「有炕几隔開了；伯母又在那邊。你看那紙窗都破了，雖是夏天，夜深了不免要有風的，不要受了涼。」棣華低着頭，半晌，慢吞吞的低聲說道：「賢弟請將息罷，病才好呢。」伯和聽說，一骨碌坐起來，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志忑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

卻說伯和一骨碌坐了起來，棣華暗吃一驚。他起來做甚麼？他叫我睡雖是好意，卻不要因我不睡，強來相干，那就不成話了。只聽得他說道：「姊姊睡罷！不要熬壞了身子，明天還要動身呢！」棣華低聲道：「賢弟請睡罷，病才好，不要又着了涼，我倦了，自然要睡的。」伯和也不答話，把夾被窩推過一邊，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來，方才說道：「我仍舊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請安睡罷！」說罷，出去了。棣華暗想：我們還是小時候同過頑笑，這會隔別五六年不見了，難得他這等憐惜我，自己病還沒有大好，倒說怕我熬壞，避了出去。他這個病，是爲迴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來的，今夜怎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時，又羞於出口；欲待不叫，於心又不忍。便站起來，輕輕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親醒醒！」白氏驚醒，問是甚麼事。棣華低頭不語。白氏笑道：「甚麼事？叫醒我，又沒有話說。」一面坐了起來，又問甚麼事。棣華只是低着頭，一言不發。白氏甚疑心，一回頭，看見伯和不在炕上，便問那裏去了。棣華向外間一指，眼邊不覺一紅。白氏正要下地，只見伯和走了進來，說道：「我在這裏，姊姊總不肯睡，所以我仍迴避出去。」白氏搶着道：「這又何必！現在我們是逃難的時候，那裏還論得許多規矩。賢姪快睡了；女兒快過來，靠我這邊躺下。誰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華，棣華只是低着頭。白氏道：「賢姪先睡下罷，我會叫他睡的。」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華拉到炕沿上道：「睡罷！不要累得人家不安。」棣華還只低着頭，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幾次，方才盤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連母親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這嫌疑之際，令人十分難過。倘是先成了親再同走，倒也罷了。此刻被禮法所限，連他的病體如何，也不能親口問一聲，倒累他體貼我起來。我若是不睡，豈不是孤負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尙未成婚的夫妻，怎麼同在一個炕上睡起來？想倒這裏，未免如芒在背。幾次要坐起來，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強睡着。一夜想這個，想那個，何嘗睡得着。天才亮了，就坐起來，微舒倦眼，往伯和那邊一望，只見他側着身子睡了，把一牀夾被窩，翻在半邊。暗想：此刻天將黎明的時候，曉

風最易侵人的；況且正對了那破紙窗，萬一再病起來，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蓋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親，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諒他要動身的了，不多睡一會，怎禁得在車上勞頓？待要叫醒伯和，又出口不得。思來想去，沒有法子，只得輕輕下了地，悄悄的走過來，輕拊玉手，把夾被窩一拉，代他蓋了。誰知白氏早已醒了，不過閉着眼睛養神，棧華代伯和蓋被窩，恰遇了白氏雙眼一睜，早看見了，便道：『你再代他掖好點呀！』這一句話不打緊，卻羞的棧華滿面通紅，直透到耳根都熱了。連忙退了幾步，坐到椅子上。暗想若是成了禮的夫妻，任憑我怎樣都不要緊，偏又是這樣不上不下的，有許多嫌疑，真是令人難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兩不相見，不過多一分憾記，倒也罷了。偏又現在對面，叫人處處要照應，又不能照應，弄得人不知怎樣才好。想到這裏，不知怎裏一陣傷心，淌下淚來。白氏坐起來，一眼瞥見，問道：『哭甚麼？』棧華拭了眼淚，勉強應道：『沒有哭。』白氏歎道：『我也知道你爲難，但是你們非平常的可比，從小兒在一處的，姊姊弟弟相處慣了。今日在這亂離之際，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邊，其實「嫌疑」兩個字，也可以從權免了。我見王家娟娟，和他們小瑞兒，是終日有說有笑的，雖然他們老親，究竟也是個未曾成禮的夫妻。娟娟何嘗像你？我們早是搬開了，倘使當年不搬開，你便怎樣過呢？』棧華聽了，猛然想起，倘使當年不搬開，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時候年紀小，自然不懂得甚麼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處慣了，猶如養媳婦一般，倒也罷了。偏是我處的這個地位難，正在胡思亂想，伯和也翻身起來了。揉眼問道：『伯母姊姊好早，怎都起來了？』白氏道：『賢姪今日可全愈了？』伯和道：『好了！今天可以動身了！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白氏道：『不知。這裏可打聽得出來？』伯和道：『這裏的人，糊塗得很；昨天我問他們，他們都是所問非所答，但知道大師兄殺毛子，又是甚麼天兵天將的亂說一遍；沒有一句聽得的話。我們只索早點動身，到前面去再打聽。』說罷，出去，叫起李富，燉水洗臉。白氏母女也梳洗過了。伯和叫套車，忽然兩個車夫之中，有一個說：『不去了！我不做這買賣了！我昨天晚上聽得人說：「毛子兵已經到了衛裏，正和大師兄在那裏開仗。」毛子用的是鎗砲，大師兄用的是神兵神火，大師兄便不怕鎗砲，咱們可不行。我不能爲了賺幾兩銀子，去陪你們做砲灰。』那一個車夫還勸他說：『咱們都是大清朝人，大師兄「扶清滅洋」，自然保護咱們，去走走，怕甚麼呢？』李富便說：『咱們不一定到天津，隨便到了黃村也罷，安定也罷，郎坊也罷，只要過了火車，我們便上火車去了。怎見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砲灰呢？』那車夫道：『你還做夢呢！還有火車，你這一輩子莫想了！所有鐵路，都被大師兄一把神火，燒的化了水了。』伯和聽得，便出來問：『怎麼樣了？』那車夫道：『不必

問怎麼樣。總而言之，這買賣我不幹了。算還了我車價，我回去了。』伯和問這一個車夫道：『你呢？』車夫道：『他不幹，由他不幹去。只是你們四個人同坐了我的車，只有一個牲口，那裏拉得動！早知道要長行，應該弄一輛雙套車才是。』伯和道：『在這裏再僱一輛車來，不知可有？』車夫道：『這小鄉莊地方，那裏去僱車？僱兩匹牲口，倒或者可以有的。』伯和道：『那麼你代我們去僱來！』車夫答應去了。那一個便囑着要車價。伯和只得給了他。他便趕着空車去了。不一會，那僱牲口的車夫回來了，說：『這裏連個牲口都沒有，有的都是人家自己養的，不肯受僱。』伯和道：『這就沒法了，只好同坐了一個車的了。』車夫道：『不是我不肯，無奈牲口拉不動。』伯和道：『拉不動，走慢點就是了，並且我們跨車簷的，未嘗不可以下來走走。』車夫道：『那麼要加我點價。』伯和道：『加你二兩銀子一天就是。』車夫笑道：『你老爺也太會打算了！兩輛車，都是七兩銀子一天，此刻那一輛辭了，只加我二兩，老爺到省下五兩來。』伯和道：『你要多少呢？』車夫道：『把他辭了的，都給了我，不公麼？』李富道：『豈有此理！咱們出了七兩銀子一天，只跨個車簷。』伯和道：『算了罷，就照給他罷了！這個離亂的時候，還講甚麼呢？』車夫答應了，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時，卻不知他那裏去了。伯和回到房內，悄悄對白氏道：『我方才站在院子裏，和車夫說話，看見門外逃難的車，比前兩天更多了；外面的光景，益發亂了。我們把緊要的東西，悄悄的分纏在身上罷。』白氏聽了此言，不覺慌了道：『外面怎樣了？』棧華道：『母親且莫問。這個是好主意，纏在身上，總比放在箱子裏穩當些。白氏連忙取出鑰匙，開了小皮箱，取出首飾匣，把兩對珠花拆散了，與幾件金首飾，母女兩個，分纏在身上。棧華看匣裏，還有十兩金葉，取了出來，對白氏道：『這件怎樣？』白氏道：『這個交給賢姪罷！』伯和正在那裏開了自己箱子，取銀子，多了不好帶，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够用，十分躊躇。聽得白氏此言，回頭一看，棧華便把金葉遞給伯和。伯和接在手裏，把二三十兩散碎銀子，纏在身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件東西來，遞給白氏道：『這是一家傳的一件頑意兒，家母給了我，此刻身上有了累贅東西，帶他不便，請伯母代我收了。』白氏接過來，棧華偷眼看去，是一個白玉雙喜牌。白氏便要放在箱子裏。棧華道：『這東西放在箱子裏不穩當，還是帶在身上罷。』白氏便遞給棧華。棧華重新把身上東西解下，把雙喜牌放在一起，再纏上去。伯和又取了幾十兩銀子，交給李富，叫他纏上。又取出這幾天的車價來，鎖了箱子。把十兩金葉，分做兩處，解開腿帶，把他束在腿上。然後叫車夫，誰知那車夫還沒有回來，只得等他。等了好一會，方才來了。李富幫着搬行李上車。白氏母女，互相挽扶，出了店門上車。伯和給了店錢。又叫車夫進來，交給他車價，說明：『連今天的十四兩也在內了。你』

且帶在身邊，我恐怕路上有失，丟了箱子，沒得給你，累你白忙了幾天。」車夫歡喜，接在手裏道：「果然今天逃難的人更多了！我問問他們，也有前天出京的，也有昨天才出京的。他們都逃到這兒了，可見得事情是急了。」一面說着，放下了馬鞭子，把銀子放在肚兜子裏，一同出了店門。伯和同李富，一邊一個，跨上了車簷。車夫說道：「好！碰個運氣去，運氣壞的，做了砲灰；運氣來了，多掙幾兩銀子。」說着，把馬鞭一揮，那騾子滴溜滴溜的，便發腳行動了。伯和在車簷上看時，卻多了一匹騾子，便問車夫道：「你那牲口往那裏弄來的？」車夫道：「是我設法去賃來的，也化了五錢銀子一天的賃價呢！不然，一匹牲口，究竟怕他累慌了。」伯和道：「那麼你頭一次說去賃來騎的，怎麼又說沒有？」車夫道：「賃來拉車，我是仍要回來的，可以還他；若是騎了去，他們那邊又沒有下站接應，你們不還他，他同誰要呢？」李富道：「咱們賃來騎了，總是和你在一起的，難道你到了天津，不能代他們帶回來麼？」車夫道：「頭回可是沒想到這一着。」李富冷笑道：「怎麼叫沒想着？不過咱們騎了牲口，你不能要咱們雙倍車價罷了！」車夫不做理會，只管趕着車走。伯和在車上，留心看那往來的車馬，十分擁擠。暗想此時由京出來的，自是避亂。還有望這條路上來的，難道反投到亂地裏去麼？怎得一個熟人問問便好？怎奈來來往往的，留心看了半天，總沒有一個熟人。因問車夫道：「他們那個往這條道上來的，是甚麼意思？」車夫道：「誰知道呢？此刻四起都是謠言，城裏往衛裏跑，衛裏又往城裏跑，其實內外都不得太平。有一天認真的大師兄和毛子開了仗，他們的輸贏，咱們不管；只別踏踢咱們旁邊人就好了……」一面說着話，到了中午時候，便在一家村店門首，停住打尖。那店裏黑壓壓的人，已坐滿了。白氏母女，便不下車。伯和到店裏胡亂吃些東西，買了兩張烙餅，一盤子攤黃菜，泡了一壺開水，叫李富送到車上去，給白氏母女充饑。車夫先解下牲口去餵了，自己卻要了一壺酒，拿烙餅捲了攤黃菜，吃着過酒。伯和先吃完了，站在店門口，等車夫。此時門外停的車，益發多了。本來是一條官道，很闊大的，闢了個肩摩轂擊，擁擠不開。伯和正望着時，一輛車子到了門首停下。車上下來了三個老者，也來打尖。店裏面坐不下了，就在門外的一張破桌子上坐下。伯和看那三個人，像是做買賣的樣子。因走近一步，問道：「請問列位，可是從衛裏來？可是往城裏去？」內中一個老者道：「我們雖是從衛裏來，卻不往城裏去；是往保州避亂的。」伯和道：「衛裏此刻不知可還太平？」老者道：「不必提起了，已經鬧的不成樣子了！昨天洋人撥了幾百名洋兵，到京城裏保護使館。火車已停班不開了；洋人要借火車進京，鐵路會辦唐觀察不肯借，同他爭了幾句；洋人便拿起洋槍來要打唐觀察，觀察沒法，只得借給他。聞得鐵路鐵軌，多有損壞的，不知他也可曾到

京』伯和道：『我們出京多日了，車子不能按站走，老盼不到衛裏。』老者道：『閣下想是要到南邊的，到了衛裏，趕着要走。我看不到幾天，那裏就要大亂的了。最好是望天津到唐沽的鐵路未斷，先到了唐沽去，更放心些。』伯和道：『那大班大師兄，究竟是甚麼意思？』老者搖頭道：『這是一班小孩子瞎鬧，怕不鬧個大亂子出來。可憐天津衛裏從明朝至今，未曾遭個兵劫。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說話間，車夫吃過了酒，套了車，要起身。伯和別過老者，跨上車簷，動身而行。這一天趕的快，已經過了郎坊。伯和因為吃了東西，飽了，跨在車簷上，顛的不舒服，便下來同家人兩個徒步而行。行不到三里路，忽然一堆人，捲地而來，也不知爲數多少，沒命狂奔，口中亂嚷：『不好了！毛子來了！』伯和被衆人推的，非但不能前進，而且要返身跟着他們向來路返走了。急的沒了主意，那腳步又不能做主，後面來的人過於洶湧，任憑怎樣支持，總是立腳不住。隨着衆人返走了十多里路，又不是原路，那車子也不見了，李富也失散了。不知失散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卻說伯和被這一羣人捲地而來的衝散了。既不見了車輛，又不見了李富；又不知端的爲了甚麼事，這般慌張。問問那逃走的人，也都莫明其妙。只不過看見人走也走就是了。亂走了一陣，慢慢的散開了。伯和循着舊路，要尋那車輛。及至尋至原處，天已黑了。過往的車，影兒也沒了。大約這個時候，都投了店了。只得在就近村店裏去打聽，又都沒有十分心急。時候又夜了，沒奈何，只得也投了客店，胡亂過了一夜。到了次日，天色黎明便起來，到各處去尋訪，問了幾家村店，都回說不知。暗想莫非已經往前面去了，只得望南緩步行去，心中十分張皇，不知怎樣才好，總不得一個主意。甚至連那李富都杳無下落。身邊束了幾十兩銀子，到了此時，轉嫌累贅沈重，行走不便。心神無主的順步亂行，遇見有村落的地方，便去訪問，總是毫無信息。行行去去，走到一個所在，遠遠的望見有一所高大房子，留心走近去看時，房子那邊停着一串火車，那車頭上還在那裏冒煙。心中暗暗歡喜，莫非他們已經上了火車了。急急的望前而行，打從一片田上，要越過去。正在低頭之際，忽聽得迎頭一聲吡喝，擡頭看時，遠遠的站着一個洋兵，手執洋槍，許多洋人在鐵路上作工。原來這裏是落堡車站，洋人借了火車，運兵進京。走到此處，鐵軌被拳匪毀了一段，洋兵在那裏收拾。伯和不知就裏，前去觀看，順便要探訪白氏母女消息，卻被這個守路洋兵喝住。伯和不免一呆，便立住了腳。洋兵見他立定，

便拿槍對着他要打。嚇得伯和翻身就走。那洋兵從後追來，伯和捨命狂奔，方才得脫。心中愈覺悽惶，正不知白氏棣華，是否被洋兵殺害。投到一家店裏打尖，順便訪問消息。此時已經過午，不是打尖時候，故店中人甚少。伯和便向店小二訪問，小二順口答道：『今天晌午時候，是有一輛車，坐了兩個娘兒們，到這裏打尖來，說是要趕到衛裏的。』伯和信以為真，因又問道：『我是昨天走散了，此刻要僱一輛車到衛裏去，不知可有僱處？』小二道：『這裏小地方，沒有車子。就有一兩家車店，這兩天來往的人多，早就僱空了。老爺要僱，還得趕上半站，到了楊村，憑你要僱車子也有，牲口也有。』伯和聽了，吃過了兩張烙餅，即便起身。走到晚上，不得到楊村，便在一小村落，覓了一家野店，歇了一宿。次日早起，趕到了楊村，已是中午時候。打過了尖，便僱一匹驢子騎上，加上一鞭，趕到西沽時，日已平西。早有車店接應，下了驢，歇了一宿。次日清早，便步過了虹橋，僱了一輛東洋車，飛奔紫竹林而來，逕到佛照樓問信。——這一家佛照樓客棧，是廣東人所開，十分寬大。凡是富商顯宦，路過天津，都向那裏投止。廣東人自不消說，除了他家，再也不向別家歇宿的了。所以伯和一到，便來打聽。——入了棧門，向帳房中詢問，如此這般的兩個女眷，可曾到此？那掌櫃的便在客簿裏一查，說：『沒有。』伯和心中，不覺頓時失望，如墮五里霧中。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話，以為他所說的一定是白氏棣華了。依他所說，自然早已到了天津。於是一心一意，以為到了此地，準定可以相見的了。誰知那小二是隨嘴亂話的，他卻信以為真，到底望了一個空。不覺垂頭喪氣，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帶小客棧去打聽，那裏有個影子。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樓投宿。他心中打算，這佛照樓是廣東人麀聚之所，我先住在那裏，或者他們後到，也可在那裏相見。誰知佛照樓掌櫃的，見他沒有行李，不肯收留。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如何散失的話說了出來。提及了張鶴亭，那掌櫃的和他相識，方才留了。伯和取出銀子，草草的置備了鋪蓋，從此就在佛照樓住下。天天盼望蹤跡。凡過了門前車馬之聲，便跑出來張望；望見入門的人，不是白氏母女，又復嗒然若喪。他便這等盼望，誰知白氏母女並未會到天津來。那天在路上，過了那一羣人衝將過來時，衝得車橫馬亂，甚至有車翻馬倒的。白氏母女所坐的車，雖未翻倒，怎奈那車夫賃來的那匹驢子，性子極其倔強。——北邊的雙套車，不像上海的洋式雙馬車樣子，只有一匹牲口，套在車轅之內，另外一匹，是用一根長繩，一頭拴在車上，一頭拴在牲口身上的；兩匹牲口，一前一後。——那車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轅內，那賃來的，用長繩拴了，在前頭走。一羣人衝來時，把那驢子衝橫了；本來向南走的，此時驢頭卻向了西。驢子的倔強性，便發作了，向西飛跑，車子也跟着他轉了向。這一匹牲口，也被他帶的不得不跟着飛跑了。車夫在車簷上，

顛得跌了下來；及至爬起來追時，那裏追得及。只跟在後面，沒命狂追，嘴裏不住聲的叫：『嗚嗚嗚！』——原來北方的牲口，是懂得聽號令的。平常趕車，只要車夫叫一聲『嗚！』他便站住了不動。——此時他跑的性起，自然任憑你叫一千聲也沒用的了。白氏母女，起先望見擁來了許多人，已是嚇的魂不附體；及至那騾子性發飛跑，把車夫掀翻在地，更是嚇上加嚇。那路又不平，車子格外顛簸得厲害。白氏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陣暈了過去。棣華急得雙手抱住，在車內大叫『救命！』那騾子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路，將近一個村落，才被一個鄉人攔住，一手執住了轡頭，車才停了。騾子還把雙足向後亂踢，棣華還在車內連哭帶喊的叫母親醒來。歇了半晌，那車夫方才氣喘吁吁的趕到，向那鄉人道謝。棣華一手摟着白氏，一手掀起車簾，向車夫道：『你快到那裏討點開水來！這裏人也嚇暈了，快灌救要緊！』車夫道：『這個地方，那裏去取水呢？』那鄉人聽了便道：『怎麼嚇壞了人麼？快快把車拉過村口來，我給你們開水！』說着飛奔先去了。車夫拉了牲口，慢慢的向村莊上去。村莊上的人，知道有人在車上嚇壞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跑出來圍着車子觀看，問長問短。此時白氏眼皮掣動，似有醒意。恰好那鄉人拿了開水來，棣華道了謝，接過來，慢慢灌了下去。白氏一口氣回了過來，微微睜開眼睛，說道：『嚇煞我也！』車外的人都道：『好了！好了！回過來了！』棣華尋思，此時母親病了，不便走路。因問：『這裏是甚麼地名？有店沒有？天已不早了，有店，我們先下了店罷。』那鄉人道：『我們這裏有名的鄉莊，叫做『八百戶』；往西再走，便是『九百戶』；『六百戶』卻在南道上；『七百戶』在北道上；這裏並不是通衢大道，要下大客店，可沒有。若是肯下小店，只我便是開店的。』棣華道：『就小店也不妨。』鄉人聽說，便把車拉到莊內，到了店門首歇下。棣華扶母親下了車，鄉人幫着車夫，把行李取了下來，送到房裏。白氏覺得身體酥軟，頭重腳輕，心神飄蕩，氣息微弱。棣華扶到炕沿坐下，忙忙開了鋪蓋，伏侍睡下。白氏道：『好女兒，你想想罷！辛苦了！你嚇着了沒有？』棣華道：『女兒不嚇，母親放心！』白氏道：『伯和賢姪呢？』——棣華本來先受了那一羣人衝來的嚇，又受了騾子溜韁的嚇，末後更見母親暈絕了，這一嚇更非同小可，那一寸芳心，容納了這許多驚嚇的事，早把伯和忘記了。此時被白氏一提，不覺失聲說道：『噯呀！』說聲未絕，把臉一紅，又咽住了。白氏忙問道：『怎麼了？』棣華低聲說道：『沒有來。』白氏此時，忘了自己身體酥軟了，連忙坐起來道：『想是衝散了，這還了得，還不快着人去尋來！』棣華道：『母親才嚇壞了，自己將息着保重點罷他……』說到這裏，便頓時頓住了口，兩頰緋紅起來。白氏一疊連聲叫家人李富。棣華道：『李富也沒看見，想是衝散了。我們車子打橫的時候，還看見他在旁邊，想必他也見

我們，不定會尋來的。」白氏道：「丟了他們，可不得了，快去尋來！」便叫車夫去尋。車夫道：「來了那一大堆子人，把他們一捲，都捲的往北去了。這裏走到原路上，有三十多里，再往北去。又不知在那裏，怎麼尋得來？天又快黑下來了。」棧華想了一想道：「我給你五錢銀子，做跑腿錢，尋了出來，再重賞你。」說罷，在衣袋裏取出一塊五錢重的碎銀出來，放在桌上。車夫拿在手裏，拈了一拈道：「既然如此，我便去尋來。」說罷去了。白氏仍舊躺下。棧華心中七上八下，想着伯和到底不知怎樣了。他若是看見我們的車子，自然該會尋來；但不知被那些人擠得他到那裏去了。他是一個文弱書生，向來不會歷過艱險。這一番不知嚇的怎麼樣了？病才好的人，不要再嚇出一場病來。忽又想起他病才好，自然沒有氣力，倘使被一擠倒了，豈不要踏成肉醬？想到這裏，不覺柔腸寸斷，那淚珠兒滾滾的滴下來，又恐怕被母親看見，側轉身坐了，暗暗流淚。忽然又怪他爲甚麼不跨在車簷上，便可以同在一起了。雖那車夫亦跌了下來，但跌雖跌了，可就知道跟尋了，不見那車夫到底追了上來麼？又想這都是我自已不好，處處避着嫌疑，不肯和他說話。他是一個能體諒人的，見我避嫌，自然不肯來親近。我若肯和他說話，他自然也樂得和我說話，就沒有事了。伯和弟弟呀！這是我害了你了！倘有個三長兩短，叫我怎生是好？這會你倘回來了，我再也不敢避甚麼嫌疑了。左右我已經憑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許與你的了。正在胡思亂想，那店家到門口來，問道：「太太們做夜飯不做？」棧華回身看看白氏，卻睡着了。因對店家說道：「你們做好了，多少拿點進來罷。」店家道：「我們這裏，是不做客飯的。要做時，請小姐拿錢去買麵。」棧華取了七八十文銅錢給他。回身看看白氏時，雖是睡着，卻身上燒的火炭一般，兩頰緋紅。不覺慌張起來，抖了一牀夾被窩，輕輕同他蓋上。自家守在旁邊。天色已黑，將下來，店家送進一盞馬口鐵的洋燈，放在桌上。棧華又想起天色已黑了，他此時不知被擠在那裏，今天晚上，又不知睡在那裏，身邊的金銀，不要失落了才好，倘是失落了，便不好了。忽又想起他是一個文弱書生，不要反爲了那些金銀，鬧出亂子來；此刻正在亂離之際，這件事第一就心。想到這裏，不覺一陣陣的汗流浹背。忽聽得白氏大叫一聲：「賢姪快救我！」叫聲未絕，便是驚醒了。棧華俯身問道：「母親怎樣了？」白氏張眼道：「甚麼時候了？」棧華道：「才斷黑不久。」白氏道：「我身上可是發熱？」棧華道：「燒得很呢。母親可要喝茶？」白氏道：「給我一口罷！」棧華忙取出茶葉，放在壺裏。走到房門口，問店家要開水。店家道：「水還沒開呢，等一會兒罷。飯做餅還是做湯？」棧華回頭問白氏。白氏道：「我不吃了，你愛吃甚麼，叫他們做甚麼。」棧華便對店家說道：「不吃了，留着明天做罷。」店家接了茶壺。棧華仍到炕沿上坐下問道：「母親方才做夢來？」

一看，有一口小缸，用一頂戴殘的草帽蓋住。揭開一看，喜得是半缸水。便進去在桌上取一個碗出來，先洗乾淨了，取了一碗水，倒在沙罐裏。又沒有小爐子，尋了許久，在樹葉堆裏，尋了出來。這沙罐沒蓋，便拿一個碗來蓋了。抓一把樹枝樹葉，生起火來。不一會，水開了，揭去碗一看，是碧清的，才想起未放午時茶下去。忙到房裏取出來，放下去，煎了一會，約莫好了。昏了一碗出來，把爐子裏火弄熄了，壁上的燈也滅了。拿到房裏去，白氏卻又睡着了。便輕輕推了一下道：『母親吃茶罷！』白氏夢中大驚而醒，問道：『做甚麼？』棣華道：『母親休驚女兒在這裏。』白氏道：『我睡着了，就是夢魂顛倒，甚是害怕。』棣華道：『這是母親受了驚之故，靜養點就好了。午時茶煎好了，可要吃一口？』說罷，遞了過去。白氏坐起來，吃了幾口，重又睡下。棣華取過來被窩，代蓋了，守坐在旁邊。白氏昏昏沈沈，又復朦朧睡去。棣華此時，一燈相對，又復萬念交榮，想起伯和此時，到底不知在那裏？身子究竟平安否？恨不能夠即刻有個人代他通一個信。又悔恨錯出了京，倘使同在京裏，到了事急時，還可以相依，或不至散失。又想起父親在上海，那裏知道我母女困在此處。那一寸芳心，便似轆轤般轉。又念倘得伯和平安無事，到了上海，他自然會尋着父親。那時父親知道我們相失，又不知怎樣着急呢。咳！但願他平安到了上海，說是父親着急幾天也罷了。好在我們也總有到上海的日子。我們到了，父親自然不着急了。或者我們到了天津，先發個電報到上海，父親自然放心了。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只消到了天津，打電報去問父親，便知道了。想到此處，巴不得當夜就到了天津。無奈母親病了，明天料來不能上路，不知幾時才好？若得早到一天，豈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麼？忽又想起伯和縱使到上海，則我們此時趕到天津去，他也不過在輪船上，未必就到，縱發電去問，亦是枉然。想到這裏，不覺自己啞了自己一口。心中又忽然一陣糊塗起來，甚麼都不想，只看着那似豆的殘燈，在那裏出神。忽聽得白氏從睡夢中哼起來，忙俯身在額上摸了一下，卻出了一額的汗。忙取過手巾拭去。白氏醒了，又哼個不住道：『女兒！我此刻格外辛苦了，頭暈的就同沒了主一般，只覺得身子是飄飄蕩蕩的，又頭重的擡不起來，如何是好？』棣華道：『母親身上可有汗？』白氏道：『通身是汗了。』棣華又伸手到身上，都代拭乾了。——說也奇怪，汗雖出了許多，他那燒熱，仍舊未退，只覺得燒得比先前厲害。棣華益發慌了。白氏又要午時茶喝。棣華道：『只怕吃不得了，出了這許多汗，甚麼風邪都該散了，爲甚還不退燒呢？想來是不對症的。』白氏便不言語。棣華盤膝在旁邊守着，愈覺得淒涼。忽聽得窗外一陣狂風過處，灑下雨來，打得紙窗浙浙，愈覺得愁腸百轉，度夜如年。白氏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身上的汗，出個不止。醒一回，棣華伏侍揩拭一回，直到天色黎明，還沒有睡。白氏的病，更

覺得重了，哼聲不止。棧華暗想：母親病勢如此，眼見得不能起身的了。這輛車子，要十四兩銀子一天，如何用得起？好在昨天已經把車價都開發了，不如且打發他走了罷。三兩天母親病好了，再作打算便了。想定主意，天明之後，便對那車夫說：『你且回去，我們此刻暫時不能動身了。』那車夫道：『說過到天津的，怎麼半道上好回了我。』棧華道：『人病了，不能動身，不知道病到幾時。你這十四兩銀子一天的車價，我們出不起。』車夫道：『今天就走，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到天津了。你們回我的，這一天半的價，總要給我。』棧華暗想：這個人藉端撒賴，真是可惡！又見那店家及幾個不相識的人，都站在門口觀看，給他幾兩銀子，原不要緊，但是錢財露眼，須防歹人起心，因撒了一個謊道：『給你原不要緊，但是我們帶的銀兩匯單，一切都在陳少爺身上，他走散了，叫我拿甚麼給你？倘使不得走散了，有銀子在身邊，也不回你了。』車夫沈吟半晌道：『車價沒了，茶酒錢總要給我兩個。』棧華取了一塊碎銀，約有二三十錢重的，給了他。車夫接過來，便自己套着空車去了。棧華便問店家：『這裏可有好大夫？』店家道：『大夫便沒有；有一個藥鋪裏的掌櫃，他會治病，不消診脈，只要把病情告訴了他，抓幾樣藥來，吃了就好。』棧華道：『不知靠得住靠不住？』店家道：『那裏靠不住，可以代人家治病的。我們這裏八百戶的人，那個生病，不是請他治的。』棧華便把母親受嚇得病頭暈發燒，吃了午時茶，出了汗，燒不肯退，病又加重的話，對店家說了，叫他去抓藥。又恐怕他忘了，又取出筆硯來，逐一寫了出來。因為十三歲上便荒了讀書，此時提起筆來，十分勉強，慢慢的寫完了，自己又信不過有寫別字沒有，怕弄成笑話。因為病情要緊，只得老着臉，交給店家拿去。那鄉莊人家，看見姑娘們會寫字，便十分希奇，傳將出去。那店家的內眷，本來看着他母子二人，不過是個過客，住一宿就走的罷了，所以沒甚招呼。及至聞得棧華會寫字，便走來招呼誇獎，稱奇道怪，說：『像我們鄉莊兒上，爺兒們也沒幾個認識字呢。』又問：『太太病的怎樣了？阿彌陀佛！怪可憐的！太太們是金枝玉葉，平常輕易不出門，碰了這種事，自然這嚇說出病來了。』棧華本來為人極是和融，便也同他對答，倒可以借他解悶，免了許多胡思亂想。談了一會，店家抓了藥回來道：『忘了帶錢去，是賒着的。』棧華問：『是多少錢？』店家道：『五百錢。』棧華打開藥包一看，內中有一樣硃茯苓，一樣硃麥冬，是認得的，其餘便不大認得出來。因說道：『這裏的藥很貴，怎樣便值到五百錢？』店家笑道：『小姐是從京城裏來的，不知道咱們這鄉莊上的規矩，咱們這裏一吊錢，只有一百四十個大錢；五百錢，只有七十文。』棧華這才明白了，便數了七十錢，還他。自己要煎藥。那店家內眷，忙叫店家來代煎。自己要煎。棧華只得稱呼他嫂嫂。他道：『這個稱呼不敢當！我的小名叫五姐兒；』

鄰居朋友，個個都是這麼叫我；小姐也叫我五姐兒罷！」棣華笑了一笑，問他姓氏。五姐兒道：「我們當家的姓張，叫五哥兒，我娘家姓李，自小到這邊來做童養媳婦，所以就那麼哥兒，姐兒的叫慣了。」棣華聽了，暗想看他們雖是鄉莊人家，倒是從小童養過來，夫妻相守着，永不分離的，多少快活！我與他若是向不相識的，倒也罷了；偏又是從小同居同視過的，叫人回想起小時候的友愛情形，便要時時念着。此刻又是同行，承他多般體貼，正是令人感激得又不好意思說出來，偏又分散了，令人好不掛念。想到此處，不覺出了神。那五姐兒還有一大串說話，他竟自沒有聽見。兩人又談了許久，只見五哥兒送了一碗藥進來。棣華伏侍母親吃了，仍舊睡下。五姐兒又問棣華吃甚麼飯。棣華道：「其實吃不下，不吃也罷了。」五姐兒道：「昨兒晚上，聽說就沒吃，今天再不吃，不餓壞了麼？待我清清的做一碗片兒湯來，小姐吃罷！太太病人，不能吃飯，咱們家有小米，我去做一碗小米粥來。」說罷去了。一會兒果然端了一碗片兒湯來。棣華道謝，五姐兒放下自去。棣華走過桌子邊坐下，拿筷子調着，只見那麵包黑得不像個樣子，只呷一口湯，五姐兒又端了一個碗進來道：「小姐胃口不好，加上點忌諱罷。」棣華道：「費心得很，其實我真是吃不下。」接過來，順手加上一點，又呷了一口湯，勉強吃了兩片，便不吃了。再一會兒，五姐兒拿了小米粥進來。見白氏正昏昏沈沈的睡着，便輕輕的說道：「燙着呢，由他涼涼也好。」棣華點點頭。五姐兒看見片兒湯還沒動，便道：「小姐怎麼認真一點也不吃？別餓壞了！」棣華道：「吃不下，怎麼呢？」五姐兒拿出去，又盛了一碗小米粥進來道：「小姐吃不下，吃點粥罷！」棣華其實肚子裏是餓了，不過心煩意亂，胃口不開，吃不下去。今見五姐兒那般殷勤，便勉強來吃。這小米裏面，又是許多細砂子，嚼在牙上，格吱格吱的好不難過，只得呷到嘴裏，便直咽下去。恰好吃完了，白氏醒了。棣華便端過粥去，伏侍母親吃粥，吃了一碗。五姐兒問：「可還要添？」白氏道：「多謝！費心得很，不要了。」五姐兒收了出去。白氏道：「睡的骨頭生疼的，扶我坐起來罷！」棣華扶白氏坐起，又取過伯和的鋪蓋來，放在一邊，叫白氏靠着。因為拿動了這個鋪蓋，又觸起了心事，一陣心酸，又復流淚。白氏看見，明知女兒心事，然而自己也正在爲了這個煩惱，沒有說話好解勸他。棣華忽然想了一個主意，便對白氏道：「母親他……」說到這裏，又頓住了。白氏道：「我的好女兒，你有話說罷，我和你母女至親，又沒有外人，甚麼話不好說呢？」棣華道：「我想昨天散失之後，他一定也找我們，何不寫幾個字，說明我們在這裏等他，拿到外面去貼起來，他見了，自然會尋來。」白氏道：「好主意！你便快寫起來罷，還得要多少寫幾張，凡是往來大路，及車店客店門口，都貼起來才好。」棣華忙取出筆墨箋紙來，在桌子上去寫。寫着：

「陳伯和鑿有人在八百戶……」寫到這裏，便頓住了。出去找五姐兒問道：「你們這個店，可有個店名？」五姐兒道：「我們這個店，還是五哥兒太公手裏開開來的，叫做「張家店」。鄰近各處鄉莊都有名氣的。小姐問他做甚麼？」棧華道：「我不過這麼問一聲兒。」說罷，回到房裏，在箋紙上接寫着：

「……張家店守候，望速來切盼！」

總共二十個字，自己看了一遍，雖然寫不端正，卻還認得是個字；便一張一張寫來，寫了二十多張。五姐兒走進來，看見了，便問道：「寫許多字兒做甚麼？」棧華道：「要煩五哥兒，代我拿到我們昨天失散的地方，張貼起來，好叫失散的人看見了，尋了來。」五姐兒道：「正是，我還沒有動問，你們失散的是那一位？」棧華見問，紅了臉，答不出來。白氏在炕上，連忙代答道：「是一個親戚，同伴出京的。」五姐兒便叫了五哥兒來，教他去貼。棧華又切實叮囑，叫他貼在容易看見的地方，及車店客店門口。五哥兒答應去了。此時已是下午申牌時份，直去到傍晚時候，還沒有回來。忽然門外來了一夥人，有五六個之多，要來投宿。五姐兒招呼了進來。棧華道：「這卻怎麼？我們怎好和他們同在一起？」五姐兒道：「不要緊，小姐們搬到我屋裏去。」說罷，便代把鋪蓋行李，搬到對過一間來。棧華扶了白氏過去。五姐兒便招呼那夥客到客房裏。棧華扶白氏上炕坐下——這邊炕上，多了一張炕几，地下卻沒有桌子，只有兩把竹椅。牆上貼了許多五彩畫張，畫的都是「一齣戲」如「四郎探母」、「賣胭脂」……之類。——忽然看見旁邊貼了一張字紙，仔細一看，不禁爲之愕然。要知這張字紙是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驚惡夢旅夜苦縈愁 展客衾芳心癡變喜

且說棧華扶了母親過來，伏侍坐下。忽見牆上貼的五彩畫張旁邊，貼了一張字條兒——正是自己寫母親病情的那張紙條兒。——不覺暗暗稱奇，不知貼在這裏，是何用意？白氏坐了一會，五姐兒掌上燈來。棧華問道：「我們住在這裏，你們又到那裏去睡呢？」五姐兒道：「不要緊，我在這裏陪着，讓五哥兒到客房裏睡去。」棧華道：「那客人肯麼？」五姐兒道：「小姐不知這鄉莊兒上的規矩。那邊客房裏，常時一睡十七八個人，都擠在一個炕上。還有人過多的時候，這屋裏也住客。我就到後面，搭個板鋪兒。五哥兒還不是混在客人一起麼？這是常慣的事，小姐只管放心。」此時白氏坐得乏了，仍復睡下。五姐兒到外面燒水，招呼那夥客

人洗面洗腳；又代客人做飯。一會兒，又送了兩碗小米粥進來，一小碟子鹹菜。棣華見他這般殷勤，心中倒覺得不安。伏侍母親吃了一碗，自己也勉強吃了。五哥兒回來了，說：『字帖兒都貼好了。今天外頭好不熱鬧！來了多少義和團，都說是趕到衛裏，殺毛子的。我在那裏看了一會，到這會回來。』棣華聽了，又是耽心。只因聽了義和團的話，不知伯和怎樣，倘使遇見了，不知可礙事。再過一會兒，人靜了，白氏對棣華道：『今天吃的藥，倒有點意思。此刻好多了，頭暈也輕了，那覺着輕飄飄的也沒有了；只是頭痛發燒，依然不好。明日再去抓一服來吃，只怕就可以望好了。』棣華聽母親說好點了，自是放心。因為昨夜通宵不寐，覺得倦了，便在白氏身旁睡下。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裏，這等亂離之際，不知可會遇了強暴；又不知可會安抵天津……那心中忽喜忽悲，說不盡的心事。正欲朦朧睡去，只見五姐兒說道：『恭喜小姐！你家陳少爺來了！』棣華聽了，連忙起來問：『在那裏？』五姐兒道：『在外面，就來了；我同小姐去看來。』棣華便起身同五姐兒走到門外一望，原來是一條康莊大道，那逃難的車馬絡繹不絕；那裏有個伯和在內。正自仔細辨認時，五姐兒指着前面道：『小姐你看那邊，不是陳少爺麼？』棣華順着所指處望去，果然見伯和跨了一輛車簷，笑容可掬的過來。暗想車裏面還有甚人，他還是跨着車簷呢。回眼一看，那趕車的正是出京所用，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個車夫。不覺暗暗歡喜道：『原來是他代我們尋着的。』因便高聲叫：『伯和賢弟！』叫了兩聲，那輛車子從自己身邊經過，伯和卻只做聽不見，車夫趕着牲口，逕投南道上去。棣華不覺十分悲苦，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不肯和他說話，因此惱了我了。又不好意思過於呼喚，拿着手帕在那裏拭淚。忽聽得旁邊有人說道：『好忍心！姊姊一向不理我！』回頭看時，不見了五姐兒，卻是伯和站在那裏，不覺轉悲爲喜。正欲說話，那過往的車子內，忽有一匹牲口，走近自己身邊嘶叫起來，不覺嚇了一跳。猛回頭看時，只見眼前漆黑，不見了伯和，那牲口還在那裏嘶叫。靈神一想，原來還睡在炕上，炕几上的燈已經滅了。那夥客人騎來的驢子，拴在院子裏，在那裏嘶叫。才知是做夢。回想夢中光景，伯和何故不理我？大約是我日間苦思所致。猛可想起夢中見了車夫代伯和趕車；又想起打發那車夫時，曾說及所有銀子匯單，都在伯和身上；不要那車夫記在心裏，出去遇見，圖害了他。此刻亂離的時候，有甚王法。果然如此，可是我害了他了。我想念他夢見他，自是常事，何以又看見那車夫呢？愈想愈像真的，不覺如身負芒刺，萬箭攢心，一陣陣的冷汗出個不住，不由得嗚嗚咽咽的哭起來。暗想他若是因此喪生，我便是相從地下，也無面目相見，叫我如何是好？愈想愈傷心，愈傷心愈哭。把白氏哭醒了，問道：『女兒何事痛哭？』棣華答不出來，仍是抽咽不

止。白氏嘆口氣道：「我兒，不要傷心了！萬事皆前定，但願「吉人天相」，女婿平安，便是兩家洪福。」說到這裏，頓住了不說。棣華聽了，更是傷心，幾乎要放聲大哭。白氏也忍不住嗚咽起來。棣華見母親哭了，便連忙忍住道：「母親正怕睡的骨頭又要疼了，女兒起來捶捶罷。」白氏道：「不疼，不要捶，你睡罷。」棣華道：「女兒左右睡不着。」說罷，便坐起來，黑摸着，代母親搥腿。白氏道：「此刻甚麼時候了？」棣華道：「方才聽見遠遠的打四更，這鄉莊兒上的更次，不見得准，滅了燈，又看不見表，也不知是甚麼時候。」捶了一會，白氏又睡着了。棣華兀自暗暗垂淚，恐驚醒母親，不敢嗚咽。伏在炕几上，聽着村鷄亂唱，不久就是天明。五姐兒睡在炕几那邊，不覺睡醒，見棣華呆呆坐着，便道：「小姐起來得好早。」棣華道：「睡不着，半夜裏就起來了。」五姐兒翻身起來，對棣華定睛一看道：「小姐你哭甚麼來？眼睛都紅腫了！」棣華道：「不會哭甚麼。」五姐兒嘆口氣道：「出門人自然是苦的。」說罷，下去，張羅弄水洗臉。是日又叫五哥兒去撮了藥，白氏吃了。做書的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白氏在此養病，一住就是十天。那病卻是不好不壞的，只管在那裏發熱發燒。棣華是念夫愁母，寸心無有寧時，自不必說。過到第十天上午，忽然一個人走進來問：「張家店是這裏麼？」五哥兒答應道：「是。」那人道：「可有一位張太太，和一位小姐，住在這裏？」棣華聽見，連忙問：「是誰？」一面走出房門，往外一看，卻是李富。走前兩步，請了個安。棣華這一喜喜的說不出來，就如見了親人一般。也自忘了甚麼個嫌疑，忙問道：「少爺呢？可和你一同來身子可好？」李富道：「小的也因不見少爺……」棣華聽了，如冷水澆背一般，頓時便丟去了一天歡喜，又擔上了一擔憂愁，便退了入房。李富走到房門口，給白氏請了安，說道：「自從那天失散之後，小的尋不見車子，又不見了少爺，思量總是往衛裏去了。便僱了一匹牲口，要至衛裏；走着走着，走到鐵路旁邊，看見好些洋兵，不知在那裏做甚麼。小的只看了一眼，那洋兵便對着小的打了一鎗，在肩膀上擦過，連忙跑了回來，下在店裏養傷。今天才好了。聽外面風聲緊的了不得，天天往衛裏去的義和團，也不知多少。要出來打聽，在店門口，看見一張條子，寫的是有人在這裏等少爺。料是親家太太在這裏，因此尋到這裏，果然得見！此刻外面亂的不得了，多少人從衛裏往這邊跑，衛裏是去不得的了。小的打聽來，此刻只有山東地面太平，親家太太，趕緊動身才好。這個地方只怕也不得安靜。」五哥兒在旁邊說道：「不錯，我們相近的七百戶，九百戶，都請了大師兄來，設壇學拳。我們這裏，也不過這一兩天，就有大師兄來了。」棣華聽了，又是悲苦，又是害怕。白氏道：「少爺到底那裏去了，可打聽得出來？」李富道：「料來總是到衛裏去了；但得到了衛裏，此時早到了上海了。親家太太早點動身要緊！」棣華道：「此刻太

太病着，怎麼好動身？」李富道：「不知親家太太是甚麼病？從水路動身不要緊；此時也只有水路太平些；若再走旱路，再像前回那樣子一來，就不好了。」白氏道：「如此，你便去僱船罷。我頭回嚇怕了，再禁不起了，還是早點走罷。」棣華哭着對母親道：「他還沒有來，我們走甚麼？」白氏強慰道：「他已經到了天津，自然就到上海去了。我們等在這裏做甚麼？並且我還有個主意在此，這裏五姐兒夫妻都是好人，我們只要垂託他，如果女婿到了，告訴他我們往山東去了，叫他也跟去。我們到了山東，也照樣寫着帖兒，貼在通衢大路，他自會尋來。」棣華道：「山東地方大得很，我們到那裏呢？」李富接口道：「此刻逃難的人，都說德州便太平；我們就到德州罷。」五姐兒道：「這就可以辦得到了；倘有人來問信，我便指引他去便是。」棣華道：「母親也要告訴他那模樣兒，不要錯指引了別人。」白氏心急，一面叫李富先去僱船，一面告訴五姐兒，伯和的面貌。五姐兒告訴李富說：「這裏沒有船叫，往東南走三十里，清宮莊東面，才是運河，才有船可叫。」李富聽了，便到外面，賃了一匹快騾子，加了一鞭，飛也似去了。這裏白氏便叫棣華收拾行李。棣華雖然記念伯和，也恐怕母親再受驚嚇，禁當不起，只得含悲茹痛，檢點起來；五姐兒也在旁邊幫着收拾。棣華因為五姐兒百般殷勤，此時臨別，倒有點戀戀不捨之意。收拾好了，又叫五哥兒去多抓幾服藥，預備母親在路上吃。開發店錢，也不和他細算了，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算了店錢。五哥兒夫婦，千恩萬謝，歡喜無量。棣華又念五姐兒連日伏侍勤勞，在小指上，褪了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來，給與他道：「辛苦了你幾天，留下這個給你做個紀念罷。」五姐兒嚇得連忙萬福道：「小姐這是那裏說起！我今生受了，來世再報小姐的大恩！」棣華道：「這是我酬謝你的意思，不算甚麼，何必說報。」五姐兒吐出舌頭道：「小姐！你便說不算甚麼。這個金器，我們鄉莊兒上人家，前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呢！」棣華道：「這裏可有車僱？回來我們上船，還要坐了車去呢。」五姐兒道：「車是沒得僱的。本莊劉太公家，自己養着一輛車子，我叫五哥兒去借來用，可以使得。」五哥兒在外答應道：「可以使得，我就去借來；回來我自己趕車，便送太太們下船。」棣華道：「這更好了，費心得很！」商量停當，吃過飯後申牌時分，李富和一個船戶，都騎着騾子來了。李富說道：「船價貴得很，大點的船，動不動要二百多兩銀子，才肯到德州。小的僱的是一隻小船，沒有中艙的，只有內外兩艙，也要一百兩銀子。小的大膽，僱定了人少，這隻船也够了。」白氏道：「只要坐得下就是了；此刻是逃命的時候，還講究甚麼。」李富便和船戶，搬取行李到車上去。棣華別過五姐兒，扶了白氏上車，然後自己上去。五姐兒送到車邊，代下了車帘。那船戶把騎來的騾子，拴在車上，做了個雙套車。李富自去把騾子還了主人，然後同船戶跨

上車簷。五哥兒趕着牲口便走。看看走到日落崦嵫，才到了清宮，船戶還了賃來的騾子，趕到岸邊時，已斷黑了。船上人打了燈籠，先接應了白氏母女上船，然後搬取行李。棣華又檢了一塊碎銀子，謝了五哥兒。五哥兒不肯接受。棣華道：「你今夜斷不能回去，在這裏住店，也要使用，拿去罷。」五哥兒方才接了，拜謝而去。白氏母女住了內艙，李富住了外艙；他的行李，當日失散時，本在車上，此刻便取了出去。船戶來一開艙板，把兩口小皮箱，放在艙下，鋪平了，竟是一個平艙。棣華恐怕母親睡的骨頭酸疼，開鋪蓋時，便把自己的一牀褥，加鋪了上去。意思要同睡在一個鋪上。白氏看見，便道：「也好，我墊厚些，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說時指着伯和的鋪蓋。棣華把臉一紅道：「我就同母親一鋪罷。」白氏道：「這又何苦，天氣慢慢的熱起來了，擠在一處做甚麼？」說罷，拉過鋪蓋去解。棣華道：「既然母親怕熱，又這麼吩咐，我就用了他罷。」接過鋪蓋開了，鋪好，又把自己的一牀夾被窩，支起來，做個帘子，隔斷外艙。是夜棣華用了伯和被褥，不覺情極成癡。默念雖未成禮，今日奉了母命，先用了他的衾枕，或者是他日「同衾」之兆，也未可知。這一點癡念繫在心上，不知不覺，把一切愁苦，都暫時丟開。只打算將來成禮之後，如何恩愛，如何相敬……想起他在村店時，那般體貼，又是彼此同遭過這場患難，將來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溫存。想到得意之處，轉覺得心癢難撓起來，遂不覺酣然睡去。不知何日始達德州，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病懨懨權住濟寧州

卻說棣華在張家店裏，一住十天，既憂慮母親之病，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鬱着一屋子的悶氣。有時到院子裏走走，又是滿院子的騾馬糞臭，夜靜時，直薰到屋裏來。加之心中悲苦，何曾一夜安眠。今夜到了船上，這船雖小，卻靠在河邊，氣息爲之一清。他又展開了伯和衾枕，陡生癡想，心中爲之一暢，所以就酣然睡去。連夢也沒有一個，直到天色平明方醒。坐了起來，看看母親，還自睡着。水面上早起，有點微涼，盤膝坐着，把夾被窩蓋着，在那裏玩弄出神。默念昨夜那一番癡想，不知能如願以償否；倘能如願，我今日便多受些苦，也是情願的。只是苦了他，不知失落到何處；我這裏想念他，他的想念我，只怕還要厲害。已經到了荊天棘地之中，再受那相思之苦，不要把他身子磨壞了。忽又想起小時候，讀過孟子，有幾句是：「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他今年才十八歲，便遭了這流離之苦，將來前程萬里，正未可知，說不得夫

榮妻貴，我倒仗了他的福了。想到這裏，又復十分自慰；撫摩着那衾枕，聊當相見。呆坐着出了一會神。白氏也醒了。棣華便問：『母親今天可好點？』白氏道：『不過如此，船開了沒有？』棣華道：『還沒有開呢。』掀開簾子一看，李富也起來了；看見棣華便道：『請小姐打發點銀子，買點糧食，好開船。』棣華聽了，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二兩重，交給李富。李富叫船戶秤過，囑其到岸上買點米麵醃菜之類。一會兒買了回來，便開船。走了一天，到了一個所在；只見帆檣林立，好不熱鬧。船便泊定了。棣華問李富：『這是甚麼地方？』李富也不知道，轉問船戶。船戶道：『清宮莊下船的地方，是個支河。這裏才是大路，有名的叫做「西大灣子」。前面便是衛裏。』棣華吃驚道：『我們爲的是衛裏不太平，才要到德州去，爲甚倒走到這裏來？』船戶笑道：『總要越過這裏，轉向南路，到了靜海，才是往德州大道。你看這裏所靠的多少船，都是避亂的。這裏離洋場很遠，是不要緊的地方。你們看這些船，在這裏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不肯開行；不過暫時避在這裏，總望沒事；他們便仍舊上岸，不遠去了。』棣華聽了，方才明白。是夜在西大灣子停泊過宿。次日起身開行。誰知這裏停泊的船，盈千累萬，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過去。船戶百般爲難，在眾船縫裏鑽行。從日出時忙至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這還是幸得船小，才有縫可鑽；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難移的了。到了半夜，恰值潮水漲了，船戶又起來覓縫鑽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復被大船擋住，只得泊了。如此一連三天，不得過去。忽然這一天，遠遠望見濃煙蔽天，半日不熄，外面各船戶，互相大驚小怪的傳說義和團放火燒天津城裏大教堂。白氏聽了，又是驚慌。棣華連忙過來攙住了，說道：『母親不要害怕，這是岸上的事，我們這裏離得遠着呢！況且又在水裏，是沒事的。』口中是如此勸慰，心裏是惦記着伯和，此刻不知可在天津，倘在那裏，便不好了；怎能想個法子，知道他的下落，才可以放心呢？到了夜來，望見那濃煙的所在，便變了一片火光。左右鄰船，都在那裏喧呼議論，都是南邊人口音居多。紛擾到半夜，方才略靜。到了第四日，又忙了一日。船戶道：『好了！看過去，前面只有百十來條船，明日怕可以出去了。今天晚上，是四更天的潮，我們趕四更再走罷。』棣華在船內聽得，略放心。只是念着伯和，未免暗暗落淚。吃過晚飯，正在欵枕歇息，忽然一陣外面人聲鼎沸起來，吃了一大驚。推開篷窗觀望，又被旁邊一號大船擋住，不見甚麼。白氏已嚇得打顫。棣華道：『母親休驚，女兒問來。』掀起帘子問李富。李富卻往船頭去了，叫了幾聲，都不聽見。便對白氏道：『母親不必驚怕，沒有甚事，待女兒出去看來。』白氏道：『你小心點兒。』棣華道：『女兒知道。』說罷，鞠躬出到船頭。李富看見，連忙站過半邊道：『小姐小心！』棣華出到船頭，站起來擡頭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遠遠的起了

六七個火頭，照得滿天通紅，直逼到船上的人臉上，也有了火光影子。人聲嘈雜之中，還隱隱聽得遠遠哭喊之聲，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忙問李富：『是那裏失火？』李富道：『還不得確消息。聽說是七八處教堂，同時起火，都是義和團幹的事。』棧華再擡頭望時，只見岸上樹林中的鴉鵲之類，都被火光驚起，滿天飛舞；火光之中，歷歷可數。天上月亮，映的也變了殷紅之色。心中不住的吃嚇，忙忙退入內艙，臉上不敢現出驚惶之色。白氏問：『到底是甚麼事？』棧華道：『又是岸上失火，那些人便大驚小怪起來。沒有甚麼事，母親只管放心！』說罷，便坐近白氏身邊，輕舒玉腕，代爲搥腿，心中只念着伯和。如果他還在天津，此時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頭，不知可脫得了這個難。萬分悲苦，卻又訴不出來，對着母親，又不敢哭，那眼淚只得向肚子裏滾。外面那些人，一陣陣的怪聲亂叫。白氏道：『明日再走不出去，我便嚇死在這裏了。我那虛飄飄的病，服了藥，本來好了，此刻可又發作了。』棧華道：『母親但請寬心。據船戶說：『明天准可以出去了。』』白氏道：『果能如此，我就有了命了。』此時白氏的燒熱病，又重起來，昏昏沉沉的睡去。只撇下棧華一個，獨自傷心。到了四更時分，眾船戶果然起來，設法把船移動；辛苦到天亮，果然離開了大隊船隻。眾人滿心歡喜，撐篙打槳的走到薄暮時，到了靜海。誰知這裏避難的船，比西大灣子更多，一望無際，都是帆船，仍舊在船縫裏鑽過去。爭奈此處河道甚窄，竟有終日不能移動一步的時候，無論白氏母女心急如焚，便是幾個船戶，都說晦氣。從靜海走到獨立，本來只有一天的路程，這回卻走了一個多月。只見岸上的義和團，成羣結隊，裹紅巾，束紅帶，持刀弄棒的，互相往來，也不知他做些甚麼。從離了獨立，才能暢行。然而遇了碼頭，仍有許多避難船隻，不過不像那裏擁擠罷了。從此按站前進，不日到了德州城外。只見旌旗招展，刀劍如林，正不知爲着甚事。泊定了碼頭，不敢就登岸。李富和一個船戶上岸去打聽，一會兒回來，那船戶慌忙開了船，往下站而走。棧華問道：『這不是德州了麼？爲甚還走？』李富道：『方才打聽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天津也失了。此刻各省督撫都與兵勤王，這岸上是山東撫袁大人的勤王兵，方才到此，正要封船，由水路進京，所以船戶忙忙開了，是恐怕被官封了船，白當苦差。』棧華道：『他便如此，我們爲甚要多走一程？你可去問問他們，怎麼說法？』李富聽說，便從船舷上，往後艙間船戶去了。白氏道：『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我們自從離了靜海之後，一路上還算平安，只是我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了，藥是早吃完了。我此刻思家甚切，與其在這裏就攔住，不如和船戶商量，就叫他直到清江浦。我們由鎮江附輪船回上海罷。』棧華道：『母親不說，女兒也想過了。這個本是最好的辦法，但是我們在八百戶約下人家德州相會的怎樣呢？』白氏道：『這個呢，怪不得你老記着不肯』

忘；便是我也時常記在心上。但我想他，又不是個獸子，那有儘着耽擱之理？此刻早到了上海了。不信我們到了上海時，包管他已住在我們家裏了。」棣華低頭一想道：「萬一他尋向這裏來，我們走了，豈不誤事？不如仍回到碼頭上，仍舊寫幾個字帖兒，在碼頭上要路貼下，說明我們已經南下，就是他到了，也可以知道。」白氏道：「這個主意也好。」母女商量停當，恰好李富問了船戶，從後艙出來回話，說：「船戶的意思，再往下走一站，請太太們在下一站登岸；小的和他爭論不得。」棣華道：「現在我們打算逕往清江浦，你再問他：『要加多少錢？』並且要回船停泊一會兒，我們要到岸上貼兩張字帖兒。」李富又到後艙去，說了半晌，出來回說：「逕到清江浦，他只要加五十兩船錢，大約他們也情願到南邊避幾時的意思。小的同他說明白了，此刻已經轉舵回船了。」棣華聽說，便在網籃裏取出紙筆，伏在艙上，寫字帖兒。等到船擺了岸，搭好了跳板，棣華已寫好了十幾張。李富領了，到岸上去貼。心中暗想：我們從衛裏動身，走了兩個多月，才到此地。少爺就是來，也不知何時方到。這裏是個熱鬧城市，不比鄉莊兒上，貼不上幾天，便被人家的招帖蓋住了，有何用處？但是小姐要如此辦，不敢有違。上去粘貼了，便自回艙。船戶接着，忙忙的就抽跳板，起錨開行，忽聽得岸上一陣排槍亂鳴，白氏又嚇得魂不附體。棣華生平不曾聽過這等聲音，也嚇得芳心亂跳。看見母親吃嚇，只得硬着膽子，強來安慰。白氏已是一陣陣要發昏迷。棣華十分慌亂着，急攙住叫喚，又百般安慰說：「方才槍響，是官兵打拳匪，已把拳匪打跑了，母親放心……」安慰了許久，方才略定。棣華問李富：「前路可有各村鎮，先靠定船，要請大夫看病。」李富轉問船戶。船戶道：「這裏下去六十里，四柳樹地方，是個大鎮市；我們儘今天趕到罷。」是日果然趕到了四柳樹，無奈天色已晚，只得等到次日清晨，李富上岸請了一位醫生，下船看病。在外艙隔着帘子，診了脈，掀開帘子，望了顏色，看過舌頭，說是猝受大驚，神魂離舍，暑邪乘之所致。此病已被就誤了，此時頗覺棘手。定了一個安魂定魄，祛邪清暑的方，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自去了。李富到岸上，搬了五帖藥回來。一面煎藥，一面開船，兼程進發。是日趕到了馬甲營。這藥連服了幾天，不見起色。李富也甚爲耽心。便對棣華說道：「小的看親家太太的病，不比平常，在船上不是調養的地方。這大夫的藥，又不見功；若說到一站請一位大夫，儘着換人診看，也不是治病的方法。前面到濟寧州，不過還有兩天路程，那邊地方，甚是熱鬧，在山東地面，也算是一個大碼頭。在小的意思，不如到那裏上岸，請醫調治；一面寫信到上海去，或者請親家老爺來，也好得個主意。」棣華一心雖怕伯和跟踪南下，然而母親的病，更是要緊，遂依了李富之言。等到了濟寧，便開了船錢，捨舟登陸，覓了客店居住。住了一天，店家見有個病人，十分沉重，便

要下逐客令。此時現銀已經用盡；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類，去質賣了。覓了一處房子，置備了一切動用家具，請醫調治。一面打電報給他父親張鶴亭，又詳細寫了一封信寄去。從此白氏母女，便在濟寧耽擱下了。暫且按下不題。且說伯和自從到了紫竹林，住在佛照樓。過了十來天，外邊的風聲更加緊急，所有南省之人，都紛紛附了輪船南下。只有伯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不肯動身。這一天，佛照樓掌櫃的，也要歇業避亂了。伯和只得收拾，出了佛照樓，到相近的一家四合客棧裏住下。又過了兩天，喧傳義和團定了日期，來攻紫竹林。四合棧也要歇業了。伯和暗想：拳匪恨的是洋人，我只要離了此地，到內地裏去，或者可以無事。但是到了內地，他們來了，從何處找我呢？不如逕到西沽，大車店裏住下。他們來時，必要經過，可以相見。定了主意，就收拾過行李。此時東洋車，拳匪不准到內地，只得套了騾車，逕到西沽來，下在店裏。在路上只見那些拳匪，成羣結隊的橫行，幸得此時尚未劫掠。在西沽住了一天，便遇了燒教堂的事。此時的拳匪，愈來愈多；本地的土着，也起而相應，無間日夜，到處只聞呼嘯之聲，往來不絕。伯和天天只在店門首看那大隊行人，希冀遇見白氏母女。這一天正在觀望間，忽然來了一大隊拳匪，也不知其數多少；蜂擁而來，吡喝着叫百姓跪接。伯和本是個極機變的人，如何肯跪。然而看此情形，亂事正未有已時，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見，不如且設法出了險，再講罷。於是回到房裏，扯過一幅紅布，裹在頭上，扮做拳匪模樣。跑到店來，混在裏面。才上個虹橋，回望自己住的車店，已經火起。那拳匪沿路焚殺，竟沒有一個官兵出來攔阻。正行走之間，忽聽得紫竹林那邊連天砲響，伯和怕不是事，便故意轉到一條橋巷而去。彎彎曲曲，走了半里多路，只見一處燒不盡的頽垣敗壁。這一片火燒場的盡處，卻有一所房子，巍然獨存。暗想這裏不知可能暫避。想罷，便踏着瓦礫過去。循牆尋覓，得了一個小門。不知這小門之內，是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

卻說伯和走近那小門，用手一推，是關着的。叩了兩下，不見有人答應；走得乏了，便靠在那小門之上歇息。歇了良久，隱隱聽得門內有人聲；側耳再聽時，忽然那門開了；伯和一閃，跌了進去。裏面四五個人，都嘩然大叫起來。口中只叫：「饒命！」伯和一想：自己頭上裹着紅布，所以他們認做拳匪。連忙把紅巾去了，向衆人作揖道：「列位不必錯疑，我是個逃難的。不信，你們且看我手中並無兵器。我爲的是跑乏了，在這裏門外歇歇，不想驚動了衆位。」那四五個人，互相錯愕。內中一個便道：「既然來此，也是緣分。」

當此兵荒馬亂之時，我們也不多他一個人吃，就留在這裏，一同躲避也好。」伯和大喜拜謝，便有一個人，把小門關了。伯和看時，統共是五個人。問起情由，才知道這五個都是米店的夥計。這所房子，便是米棧。米舖子的門面，開在前面大街上，已被火燒了；燒倒了的斷磚殘瓦，把這米棧的前門堵住。這小門是個後門，後門外的小巷，是個極僻靜的地方，所以夥計們便躲在這裏避難。當下伯和與眾人通過姓名，便獻計道：「這裏既然是米棧，諒我們幾個人，靠了所存的米，總不至於餓了。但是一旦被拳匪跟尋着了，總是不免。不如等到晚上，我們出去，把那小巷的兩面，用磚瓦塞斷了，豈不太平？」一個人道：「好便好，只是我們統共六個人，一晚上要塞兩頭的路，如何來得及？不如我們取些磚瓦之類，把這後門堵住了，便沒有人來。不信但看前門，不是靠些斷磚零瓦堵住了麼？」伯和道：「出去堵了，又怎麼進來呢？」那人道：「帶了梯子出去堵了之後，上梯子從牆上進來。」眾人一齊稱妙。是夜如法做去，把小門堵住了。從此伯和便在這裏避亂。每日只聽得外面槍砲聲響。到了夜來，只見紅光燭天，幸喜都在遠處。六個人昏昏沉沉的過得日子也忘了。時常聽得前門外面，有多人走路的声音；後門外面，卻是聲息全無。約莫過了有一個月光景，忽然一天，聽得外面砲聲震天，比從前響的格外厲害，隱約聽得外面有許多哭喊的聲音。自此次之後，便一連十多天不聞聲息，不過偶然有一兩響罷了。伯和道：「一連好幾天，不聞聲息，外面想已太平了；我們不如設法出去罷。」那五人齊聲道：「若是太平了，我們東家豈有不來看棧房的道理？一定還沒有太平。」伯和道：「兵亂以後，那裏便急着來看棧房；且避亂是沒有定的，也有許多跑的遠了，沒有回來。你幾位沒事的人，可以在這裏等候；我有事在身，打算先出去了。」五人道：「門也堵住了，怎麼出去？難道再扒挖一次麼？」伯和道：「這個我也不敢勞動；但求借我一梯子，等我上到牆上，把梯子提到牆外下去。要煩一位收梯子進來罷了。」這五個人，知他去志已決，便依言送了他出來。伯和踰牆出了米棧，走出了小巷口，只見滿目荒涼，房屋盡皆燒了，曠了一片瓦礫。路上還有許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暗想我是在萬死之中逃出一生來，這是那裏說起的僥倖。正在低頭覓路，忽聽得背後一聲叱喝，回頭看時，只見一個洋兵，手執洋槍，伯和發腳便跑，忽聽得一聲槍響，自己便跌了一交。正待扒起來時，那洋兵早走近身旁，把自己所用曠還帶在身邊的幾兩銀子，搜了出來，拿了揚長而去。伯和等他去了，便起來，往前面走去。忽覺得身下甚濕，低頭一看，右面大腿上流出許多血來，穿的那單馬袴上，破了一個焦洞，才知道是着了槍子。此時那裏去覓傷科，匆忙之間，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把傷口按住，再往前走。走不多幾步，覺得大腿濕了，扭過頭一看，見血流如注，袴子後面，也是一個

焦洞，又抓了一把土按住。望見前面有一處，許多房子相連，并無火燒痕跡；便望房子裏邊走，卻是一條大街。兩旁店鋪，一律的關門閉戶，好不蕭條。此時覺得傷處疼痛，一步一捱的，希冀遇了個人，求個歇息的地方。只管四面觀望，忽見一家店鋪，排門雖然上好，卻有兩扇微開，似是虛掩未上拴的。走過去輕輕一推，隨手而開，便問：『裏面有人麼？』問了三四聲，不見答應。伯和此時覺得痛極，也不管甚麼，捱身進去，回身掩好了門，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定。坐了良久，不見一人，捱到後面窺探，只見後面一個院子，院子裏面，三間平房。廂房便是廚房，鍋竈塵封，像許久沒有動用的樣子。仗着膽，走到平屋裏一看，也不見一人；只有八個大衣箱，放在地下。回到鋪面上一看，原來是一家藥店，竟是空無一人的了。於是先把門下了拴，在櫃內搜尋，見了些熟地黃精之類，便拿來歸在一處，打算把他代糧，在此權過幾天。又搜出好些膏藥，便不管對不對，先拿兩個，在傷口上貼了。自家仔細體察，方知這槍彈中在大腿旁邊的肉上，幸而未對着骨頭，便穿肉而過的。貼了膏藥，便走到平屋裏去。把衣箱提了提，卻是很沈重的。旁邊一張牀，無褥無席，只得掃了灰塵，胡亂躺下。從此就在這藥鋪裏暫時躲避。過了五六天，總無人來。那傷口慢慢的好了。卻是那可以代糧的藥，也要盡了；打算捨了此處，再奔他處。忽然一天外面打門聲甚急。心中暗想：不好了，這是主人來了，如何對付他呢？忽又聽得門外說話的聽音，不是中國人，心中益發害怕，不敢開門，只坐在裏面平房裏發怔。此時外面打門之聲更急。再聽時，竟不是叩門，是拿重東西撞門的聲音，益覺慌做一團，不敢轉動。忽聽得砰訇一聲，門已開了，闖進了一羣人。定睛看時，五個是洋人，兩個是華人。五個洋人，都拿着洋槍，先在鋪面上看了一遍，然後一同進來。伯和此時走頭無路，暗暗叫苦道：『今番死也！』那洋人看見了，便嘖嘖咕咕說了幾句話，旁邊那華人便傳話道：『兵頭問：「你是甚麼人？在這裏做甚麼？」』伯和知道這華人是個通事，頓時生出機變來道：『我是這鋪子裏的夥計，東家避亂去了，叫我代他看守鋪戶的。』通事轉告了洋人。又問：『你守了多少日子了？』伯和道：『一個多月了。』通事又和洋人說了好幾句話。又問：『你莫非撒謊？這一個多月你吃甚麼喝甚麼？』伯和道：『我一月以來，只吃些熟地黃精之類當飯，嚼點烏梅代茶。』說罷，在牀頭上取出熟地烏梅給他看。通事又與洋人說了好幾句。那洋人又取那烏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笑了一笑，又說了幾句。通事便道：『兵頭說：「難得中國有你這等好人。」你這裏有甚麼貴重東西？要到那裏去？你說了，兵頭給你照會，送你出境。』伯和道：『也沒有甚麼貴重東西，只有這八口箱子。我和東家都是廣東人，東家先回廣東去了。臨行時，叫我得便代他帶這八口箱子回去。』通事吃驚道：『怎麼你是廣東人，一口的北邊話？』伯和道：

「在北邊多年了。」通事道：「如此我們是同鄉，不知你還會打鄉談不會？」伯和道：「如何不會？」便和他說了兩句廣東土話。通事大喜，又對洋人說了。那洋人便在衣袋裏取出洋紙鉛筆，畫了許多洋字，交給伯和。通事道：「這個便是照會；你拿了這個，有洋人問你，你只要拿給他看，便沒有留難的了。你在這裏等着，我叫人來代你挑了箱子。到得河沿，僱了船，駛到大沽，便有燕臺放來的運船，可以附了到燕臺。再附輪船回去。」伯和不勝之喜，謝了又謝，送出門。不一會，果然來了十多人口稱奉了洋大人之令，來代搬行李的。伯和便叫他們把八口皮箱扛了，逕扛到至河沿。叫了一隻小船，運將下去。衆人便要散去，伯和叫住，解開了腿帶，取了一片金葉，給作人力錢。衆人歡呼拜謝而去。這裏小船，便搖向大沽去。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伯和都拿出照會給他看。他看過了，便放行。果然沿途無阻。到得大沽，果然泊了幾十號運糧船。伯和便上了一船，叫人把八口皮箱盤運上來，揀了一席之地坐下；又取了一片金葉，謝了小船戶。此時倚定船艙，回想自出京以來，以至今日，猶如做夢一般。同船之人，無非是流離失散的，也有失了子女的，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如今聚在一起，真是「一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一個個都是愁眉雙鎖，短嘆長吁。伯和對此景象，也不免勾起心事來。念着父母兄弟，不知如何；棣華母女，不知流落何所；想到這裏，也自淒然不樂。又默念到我憑空撒了一個大謊，被我謊了八口大皮箱，正不知箱中是何貴重之物。倘都是金銀寶貝，這一注財，也發得不小。想罷，又不覺暗暗快活起來。在船上坐了十多天，和同船諸人，大家訴說一切，倒也不甚寂寞。直等到人坐滿了，方才起駛出口，向燕臺駛去。船到燕臺，伯和解下兩片金葉，代了船價，叫了駁船，載了行李，起岸，入了客棧。推說亂離中失了鑰匙，叫銅匠來開了鎖。原來八口皮箱裏面，多是細軟衣服，金銀首飾，珠寶之類。不覺大喜，便打算到上海去。恰好隔壁房裏，有一個販窰客人，姓辛，字述瓌，寧波人氏；他向來走東昌販窰。今年因為北方擾亂，棗價大落，他趁便辦了多些便宜貨，都已發付南下。此時住在棧裏，正等輪船回上海去。伯和因為一人寂寞，未免同他攀談起來，知道是到上海的，便相約同伴。一天，有了輪船，便一同動身。到了上海，便同住在洋涇濱大方棧裏。安放行李已畢，便到丈人張鶴亭的洋貨字號裏去，謁見丈人。誰知問起來，張鶴亭因為記念家眷在京，於五月初間，附了輪船到天津，取道進京接家眷去了。伯和只得回棧去。從此便留在上海，與辛述瓌一起住下，暫且不提。且說陳戟臨自從打發大兒子護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後，便把家眷搬到東華門外錫蠟胡同居住。以爲此地逼近禁城，可以稍爲太平。過了幾天，風聲更緊，戟臨屢次打發小兒子仲藹避去，仲藹只是不肯，說道：「侍奉父母是人之當盡之職，處常尚且如此，何況處變？當此危

急之時，若做兒子的捨父母遠去；則做父母的，何貴育子？若說是恐怕同死無益，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則哥哥已經出京去了。父母身邊，豈可無人？說得戟臨無奈，只得由他守在身邊。到了十五那天，喧傳董軍入京。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在永定門外被董軍殺死；義和團與董軍聯合做一氣，與洋人爲難。街上往來的，無非是義和團；東交民巷一帶，麇聚的更多，覩便攻打使館。錫蠟胡同一帶，義和團往來不絕。戟臨從此連衙門也不敢上。每日只關上大門避亂。屢次叫仲藹逃避。仲藹道：「父親若叫孩兒一人避去，孩兒死，不敢行。據孩兒的意思，莫若父母一齊出京避亂。雖說是不准告假，究竟功名與性命相較，還是性命要緊。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何必在這裏守着。何況這場亂事，實是王公大臣所召，我們何必同他一般見識？」戟臨道：「話雖如此，究竟有個責任。倘若是大家都往外一跑，這部裏的事，有誰辦呢？我這幾天雖然不到部，如果有事，他們還可以送個信來，我還可以去辦得。到了十二分危險的時候，再走未遲。」仲藹見說不上去，只得罷了。又過得幾天，又喧傳德國公使被義和團殺死。董軍旦夕便攻使館。仲藹又勸父親走避。戟臨只是不允。又過了兩天，京報上載了一道上諭，足有六百多字，無非是痛罵洋人，獎勵義和團。戟臨嘆道：「照這上諭所說，欺凌我國家，侵罰我土地，洋人固然可恨，但何不商量一個對付之法，振刷起精神來，力圖自強，自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同他們計較。徒然召些亂民，要與他徒手相搏，又有何益處呢？」仲藹道：「這個上諭一下，便是與了洋人一封戰書，大亂就在眼前，父親還是快走罷！」戟臨道：「且再過兩天，倘是風聲過緊，說不得也要暫時走避的了……」說猶未了，忽聽得門外一片喧嚷之聲，家人報說：「是董軍經過，義和團也雜在其內，往交民巷攻打使館。」仲藹便道：「父親還是作走避再作觀望，恐怕來不及了。」戟臨也急了，便叫李氏收拾細軟，準備明日動身。是夜忽然聽得遠近一片喧嚷之聲，火光冲天而起。仲藹忍不住便出外去打探，只見街上往來的，沒有一個不是義和團，擁擠的不堪。口中亂嚷：「燒教堂燒使館殺毛子殺二毛子！」走到前門大街，望見火光還在西面，不敢走遠，便自退回。及至來到家時，只見重門洞開，心中大疑。連忙進去看時，這一驚非同小可。要知驚的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 歸大限慈母撇嬌娃

卻說仲藹出來打探了一回。及至回家，見重門洞開，已是吃了一驚。及至走到裏面，只見滿地血跡，父母俱被殺死，這一驚非同

小可，直嚇到魂飛天外，魄散九州。仰面一交，跌倒在地，便暈了過去。可憐又沒人灌救。歇了半晌，自行甦醒，不覺放聲大哭。哭過一會，要叫家人時，卻沒有人答應。自己出來，裏外一看，所用的一名車夫，兩名家人，都已不知去向。南邊帶來的一個家人，也被殺死。在後院裏，尋到廚房，只見二個老媽子，慌做一團，躲柴堆裏。仲藹叫他們起來問時，他們還在那裏發抖。抖過好一會，方能說話。說道：「一班義和團，不知怎的，打開大門進來，問：『老爺是那裏人？』老爺回他說：『是廣東人。』他說：『全是二毛子。』便殺了。太太哭喊時，也被殺了。兩個二爺，和那車夫，都裹了紅頭，跟那義和團去了。』仲藹只得出來，叫他們關上大門，幫着把屍首擡好，不禁又哭起來。俟至天明，去買了三口棺材，僱人把頭縫好，草草殮了。也不能成禮，就送到廣東義園去寄葬。葬事已畢，便打算逃避。可奈金銀細軟，多被義和團劫去。笨重傢伙，此時要賣，也沒有人承受。翻遍了各箱籠，搜刮起來，只贖了十來兩銀子。思量不能遠去。聽得安肅縣沒有拳匪，那縣官李灼然，是父親同年，榜下知縣，向來相得，不如投奔他去。定了主意，便開發了老媽子，棄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畫衣服之類，都送到米市胡同，南海會館中寄放。然後出了彰儀門，賃了牲口，取道蘆溝橋，長新店，投安肅縣。李灼然接見之下，得知戟臨被害，不勝悲悼。便留仲藹住下。仲藹住過兩天，便對灼然道：『蒙年伯不棄，下榻在此，感激無量。但念先君先母，慘遭毒手，故鄉又無恆產。他日歸葬父母，自己成家，後事正長，何能坐食？還求年伯薦一館地，俾得自謀生計，不勝銘感。』灼然道：『我也謀慮到此，但是縣中沒有事情，縱有了事，也不過幾吊錢一月。世兄且略住幾時，等有了機會，自當設法。』是夜，署中一個帳房朋友王伯紳，與仲藹談天。因對仲藹說道：『敝東看見閣下文章丰采，十分傾佩。有一女公子，欲以仰攀，囑弟致意。弟拙於詞令，只能直說，不知閣下意思如何？』仲藹道：『年伯錯愛，怎敢推辭，無奈先君在日，已經聘定有人，不得不遵命；還求閣下代爲轉致。』伯紳道：『莫非閣下有意推托麼？』仲藹道：『豈有此理？當此落魄之時，有人垂青，方趨承之不暇，何敢借故推委？』伯紳聽說，便照直回覆了。灼然次日灼然便對仲藹道：『近日北方一帶，擾亂異常，縱使有館地，也恐怕不得太平。我有一個去處，要薦世兄，不知怕遠不怕？』仲藹道：『年伯賜薦，何敢嫌遠，但不知在何處？』灼然道：『此刻陝西，西乾鄜道，孫可亭觀察，是我的換帖，兼管着全省營務處的差事。若投奔在那裏，可望一個好點的館地。我固爲代賢姪打算，將來歸葬父母，成家立業，後事方長，非尋常小館地可以辦得到，所以着想這個去處。世兄肯去時，我寫封信薦去。』仲藹道：『年伯如此週旋，真是粉身難報。』灼然道：『我們世交，何必如此；只是世兄的文章丰采，不能朝夕與共，令人爽然！不知令尊在日，曾與世兄定下那一家的親事？』

仲藹道：『是蘇州王氏。』灼然當下親筆寫了一封信，送了盤纏，仲藹拜謝了。次日長行，出了安肅縣，一路上曉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方才到了陝西。便到西乾鄜道衙門投信請見。可亭看了灼然的信，便請到花廳相見。仲藹的談風吐屬，本來甚好。可亭十分歡喜，便留在署內，允許代爲位置。先在營務處文案，掛了個名字，支取乾修。不到幾天，官場中接了電報，知道聯軍已經攻破京城，兩宮出狩，將要臨幸西安。大小官員便忙着要辦皇差，撫臺委了藩臺做總辦，道臺做會辦。可亭得了這個兼差，便把仲藹派在採辦處。一時各路商賈，聞得省城採辦物料，供應皇差，便都麇集到西安，頓時熱鬧起來。仲藹得了採辦的事，那些商人那一個不來巴結；未免暗中有些孝敬。雖然同事有人，然而這一筆好處，瓜分起來也就可觀了。衆人有了錢，又有那班商人應酬，那花柳地方，自然不免要涉足。到了那些地方，少不免要迷戀。仲藹雖然也隨衆同往，卻仍淡然漠然。有人佩服他少年老成，也有人笑他迂腐。仲藹道：『少年老成，我也不敢自信；迂腐，我也不肯認。我自信是一個迷戀女色極多情之人，卻笑諸君都是絕頂聰明之輩，無奈被一部紅樓夢賣了去。』衆人都問此話怎講。仲藹道：『世人每每看了紅樓夢，便自命爲寶玉，世人都做了寶玉，世上卻沒有許多蘅蕪君、瀟湘妃子。他卻把「秦樓楚館」中人，看得人人黛玉，個個寶釵。拿着寶玉的情，對他們施展起來，豈不是被紅樓夢賣了去？須知釵黛諸人，都是閨女，輕易不見一個男子。寶玉混在裏面用情，那些閨女自然感他的情。此刻世人個個自命爲寶玉，跑到妓家去用情，不知那當妓女的，這一個寶玉才走，那一個寶玉又來，絡繹不絕的都是寶玉。他不知感那一個的情才好呢？那做寶玉的，才向這一家的釵黛用了情，又到那一家的釵黛去用情；也不知要多少釵黛，才夠他用。豈不可笑！』衆人道：『照這樣說，你是無情的了。』仲藹道：『我何嘗無情，但是務求施得其當罷了。』衆人又道：『若必要像寶玉那等，才算施得其當，也就難了。』仲藹道：『寶玉何嘗施得其當，不過是個「非禮越分」罷了。若要施得其當，只除非施之於妻妾之間。所以我常說：幸而世人不善學寶玉，不過用情不當，變了癡魔；若是善學寶玉，那「非禮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後人每每指稱紅樓是誨淫導淫之書，其實一個「淫」字，何足以盡紅樓之罪？』衆人笑道：『如此說，尊夫人是享盡閣下之情的了。』仲藹笑道：『不敢說！內人雖已聘定，卻還不會迎娶，又從何享起？』內中一個說道：『閣下在外，不肯濫用其情，留以有待，這便是享了。』說得大眾一笑。從此仲藹留在陝西，暫且按下不表。卻說棟華奉了母親白氏，在濟寧州住下養病，只靠典賣金珠度日。連打了兩個電報到上海，總不見有覆電，心中愈加憂疑。後來又發了通電信去問，才得了覆電。卻是：「鶴五月進京接眷未回」九個字。不覺心中又多了

一層憂或掛念。暗想這荆天棘地之中，父親何可輕身而去；多只爲鍾愛女兒，才冒這個險。我們路上，又不曾相遇。此時不知在那裏，好不令人擔憂。眼看着母親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經過幾個醫生，都說是十分棘手。可憐這一寸芳心，又是憂母，又是念父，又是憶夫，經了這三種折磨，加之金珠將盡，又多一層心焦漸漸的也黃瘦了。捱到九月下旬，又要添做冬衣。白氏的病，愈加沈重；竟至一天昏暈兩三次。嚇得棣華晚間也不敢睡。默念古人有割股療親的事，不知可靈不靈，倘是靈的，我又何惜一臂，眼見得諸醫束手，捨此之外，更無他法。姑勿問靈與不靈，我且做一次看。於是等到夜靜時，焚香告天，求母病早愈；又暗暗禱祝：雖說「身體髮膚，受於父母，不敢毀傷」，然而我今日爲母病起見，說不得犯一次不孝，以起母病。如果母親因此得愈，情願再領此不孝之罪。祝畢，袒下左臂，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塊肉，提將起來；右手拿起「并州快剪」，颼的一聲，剪下一塊肉來，並不覺痛楚；連忙用布裹住傷口。拿起那塊肉來一看，不過半截手指大，便悄悄的拿到藥罐前，放了下去，生火煎藥。等白氏醒了，便昏出來，伏侍吃下。守到天明，仍然不愈，心下更加焦急。那傷處，直到此時，才覺得疼痛起來。又過了幾天，已是十月初旬了，白氏愈加昏沈，自知不起；看着棣華一天瘦似一天，心中也甚是難過。因對棣華說道：「自從出京之後，不到三天，我就得病；纏綿到今日，都是虧了女兒伏侍。我兒能夠如此，也不枉我撫養一場。我自己看來，這個病是不得好的了！我死之後，我兒切勿不要過於傷心，也不必思念父親及女婿。我們女子，尚且能在難中逃出，何況男子？斷不至於有甚意外。我做鬼有靈，必定暗暗指引女婿出險，到上海來與你成親。」棣華初聽母言，已是淚流不止。聽到此處，更由不得放聲大哭道：「母女們千辛萬苦，得脫虎口，實指望永遠相守；不料母親病到這般，這都是女兒不會伏侍之罪。倘然有甚山高水低，女兒情願跟着母親去了！」白氏道：「我兒，切不可如此！我雖不得好，須知你還有父親翁姑丈夫，必要自己保重，才是孝女。不然，我就做鬼也不安了。」棣華聽了，愈加悲痛，執着白氏雙手道：「母親快點將息着，攜擊女兒到底。女兒情願減了壽元，讓給母親。只要我母女永遠相守，女兒情願捐了一生的衣祿，換將過來。」一面哭，一面說，只見白氏已經暈了過去，嚇得棣華伏下抱住大叫：「母親醒來！」叫了一會，白氏又微睜雙眼，有氣沒力的說了一句：「女兒珍重！」便咽了氣了。棣華不覺撫屍大慟，說得一聲：「母親你撇得女兒苦也！」便覺得身體忽然輕如敗葉，被風吹起，飄飄蕩蕩的好不快活；把一切悲痛都忘了。想起逃難的時候，那身子能像今天這種輕飄，能御風而行，又何至在路上就擱。正想念間，忽聽得遠遠的有人叫：「小姐，小姐，快回來罷！」那聲音細得猶如耳鳴一般。暗想這是那個叫我呢？那聲音叫個不住，愈叫愈近，慢慢的叫到

耳邊來，仔細一聽，正是僱用的老媽子王媽的聲音。猛可想起母親沒了，我如何撇了母親，跑到這裏來，由不得說一聲：「我好苦也！」睜眼一看，只見僱用的王媽，抱着自己灌救，方知自己哭暈了。此時王媽念一聲佛道：「好了！回過來了！」棣華醒來，看見母親，又復撞頭痛哭。王媽一面苦苦相勸。李富只在院子裏跌足。棣華哭够多時，李富走到堂屋裏勸道：「小姐且止一止哀，此刻親家太太過了，親家老爺不在這裏，又沒有個少爺，許多大事，都在小姐身上。如果小姐哭壞了，更有誰作主？此刻辦後事要緊！」棣華聽說，方才略略止住啼哭，忙叫李富叫了裁縫來，趕做壽衣。又取出一包金飾來，交與李富，叫他先去變賣了，去看壽器。李富領命去了。棣華仍舊哀哀哭泣，暗想割股也不能療，莫非是古人欺我？但是欺人的說話，何以相傳了若干年，還不被人識破？大約古人必不我欺，不過我心不誠罷了。想到這裏，又痛恨自己已不誠心。一頭撞到靈牀上，又復痛哭。直哭到天愁地慘，日月無光。李富竊了衣料，叫了裁縫來，又去看好了壽器，請了陰陽生來，擇日大殮，到了盛殮之日，衣衾棺槨都已齊備。正待入木，忽然有人送進一封電報來。李富接了，交給王媽，王媽遞與棣華。棣華一看，封面是上海來的，連忙抽出來看時，卻一字不識，不覺呆了。便問李富。李富道：「電報向來用的是洋碼，小的也不認得。」棣華道：「你趕緊拿去請懂得的人看一遍，到底是些甚麼話？」李富道：「頭回來那個電報，是電報局裏繙好來的。這回不知爲甚，他們不繙，除非是仍然送到電報局裏，請他們繙出來。」那送電報的信差道：「繙便繙好了，在我身邊，不過要交出加一繙譯費，才好給你們。」棣華便叫李富給了他，又在收條上簽了字。信差交了出來，卻是「鶴即日動身來」六個字。不覺又喜又悲，喜的是父親無恙，指日可望到來，悲的是母親亡故，父親雖來，老夫妻不能相見的。想到這裏，又不覺放聲大哭道：「母親！你好命苦也！」痛過一場，方才大殮。自此朝夕哭泣上奠。天天屈指計着父親行程。盼到月底，鶴亭到了，知道白氏病故，父女抱頭痛哭。哭過一場，彼此訴說所遇亂離情狀。鶴亭恐怕河道凍冰，即日帶了女兒，扶了靈柩，率同李富，僱定船隻，兼程南下。那王媽不必說是開發去了。棣華見父親一字不曾提起伯和，未免又是耽憂，欲待問時，卻又羞於出口。父親較母親又自不同，終日在船上，惟有默默愁苦，在路不止一日，船到了清江浦，便過江到鎮江去，附了輪船回上海。不知回到上海，兩人如何相遇，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原來鶴亭在上海，四月間便聽得北方風聲不好；各家報章，議論沸騰。十分心急。到四月底，發了個電信給戟臨，不見有回電。過了端午節，匆便附了輪船到天津，要進京接家眷。到得天津時，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從塘沽到天津的鐵路，都有洋兵把守；各國兵船，佈滿口外。便先到上海大道一家洋行裏，尋着一個朋友，打聽消息，並告以進京的緣故。那朋友極力勸止，說萬萬去不得！莫說京裏去不得，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不如且在我行裏耽擱兩天，再作道理。鶴亭雖一意要走，怎奈行內諸人都說走不得。甚至有內地之人，遷到洋場來避亂的，就不敢行。不到幾天，便大亂起來，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一面是洋兵奪大沽砲臺。外面訛言四起，國聞日日報館，也被拳匪毀了，一點信息也沒了。沒有幾天，聯軍又到了，攻打天津城。所以在洋場避難的人，都藏在地窖裏，面糧也絕了，取些花生熬粥代飯，吃了又瀉個不止。此時津滬輪船，斷了往來，欲走不得，連上海的消息也斷了。直到了九月間，陸純伯在上海開辦了救濟會，租了輪船，直放天津，載難民回滬。鶴亭才得附了回來。又託了一個救濟會執事羅煥章，託其代訪尋妻女。及至回到上海，見了兩個電報及棣華的信，才知道他母女已在濟寧，便先發一個電信去通知。然後連夜起身，到了鎮江，取道清江浦兼程進發。到了濟寧，才知道妻子故了，攜了女兒，運柩到滬，暫在廣肇山莊寄厝。一切事情都已停當，才向棣華談起伯和失散後，絕無消息的話。棣華在父親跟前，不好說甚麼，只道：『既然有了救濟會，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請父親在外面留心打聽便了。』鶴亭道：『我有店開着，他是知道的；既然到了上海，他總會到我店裏來。此時只怕還流落在北邊，也未可知，只得託人到北邊去打聽的了。並且親家那裏，也沒有信息來，不知如何，也甚耽心。待我寫個信去，託人打聽罷。』說罷，自去。原來鶴亭向有一房姨娘，在上海居住。前兩年生下一個小兒子，今年三歲，因為是屬狗的，小名就叫狗兒。棣華與庶母同住，更是處處避嫌，不敢露一些愁苦。只有晚上，獨對燈花垂淚。挨過了殘年，北方大事粗定。開河之後，便有到天津輪船。鶴亭寫了一封信，與了盤纏，叫李富到京裏去投信與陳戟臨。李富叩別自去。不多幾時，得了李富來信，才知戟臨夫婦被害，仲藹已往陝西，伯和仍無下落。棣華得了此信，愈加悲苦。如此又過了一年多。棣華暗中流下的眼淚，少說點也不止一缸了。忽然一天，鶴亭悻悻然走了回家，對棣華說道：『你說陳家這畜生，一向在那裏來？』棣華聽了，愕然不知所對。鶴亭把桌子一拍道：『他一向只在上海，卻藏着不來見我！』棣華聽說，心中暗暗的念了一聲佛道：『只要旅人無恙，就是父親動怒，不免慢慢的勸得息下來。』鶴亭又道：『他在天津不知怎樣，拐了人家許多金銀首飾衣服等物，前年便到了上海，結交一個甚麼辛述壞。由這個辛述壞勾引了他，就識了無數的

狐羣狗黨，在上海大嫖起來。去年五月，討了一個妓女，叫甚麼金如玉；過了沒有幾個月，這金如玉就罄其所用，席捲而逃，便把他鬧窮了，又吃上了鴉片煙。從去年冬天便落魄下來，在虹口一帶的小煙館裏住宿，近來竟鬧到求乞了。你說可氣不可氣？」棣華聽了一席話，如冷水澆背；如天雷擊頂；如萬箭攢心；那酸甜苦辣的味道，一齊向心上湧來。見父親十分動怒，又不敢說話。鶴亭又狠狠的歎了一口氣。棣華道：「這是女兒命苦所致，父親不必動怒，休要氣壞了身子。」鶴亭道：「當日看他小孩子時，人甚聰明，就是後來長大了，我也看他舉止端方，心中甚是欣慰，卻不道一變，變到如此。此刻我打發人找他，且叫他在家里住下，先叫他戒鴉片煙，戒了再說。」棣華低頭道：「父親只當疼惜女兒！」鶴亭歎了一口氣，起身自去。棣華獨自一個，暗暗垂淚，想他爲何一旦顛倒至此。總是所交非人所致，但願此番尋着他，等父親勸戒得他醒悟了便好。大約年輕男子，在外胡鬧都是不免的，他離了父母，無人管束，他自然有糊塗的時候，這也難怪，只是太把身子糟蹋了。想來想去，又怪着出京之日，自己不該過於矜持，叫他不肯同坐一車，以致失散。這都是我害出來的。越想越是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來。且說鶴亭相識一個朋友，叫做卜書銘，是開鴉片煙館的。伯和有錢的時候，常去買煙，買得多，便相熟了；彼此通過姓名，也略知伯和的來歷。一天鶴亭對他說起女婿失散的事。書銘問起他女婿姓名，正是陳伯和，便如此這般的告訴了一遍。鶴亭便託他去找尋。自己便回來告訴女兒，然後回到店裏。不多一會，卜書銘帶了伯和來，伯和不免上前拜見。鶴亭看時，只見他骨瘦如柴，面目黧黑。此時三月裏天時，上海尚冷，他只穿了一件破舊竹布長衫，十分瑟縮。鶴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當着書銘和衆多夥計，不便說他。等書銘坐了一會，辭去了，方才把他帶回家裏來。在書房中坐定，問他以前的事。伯和道：「我因爲失散後，流落到上海，所以不敢相見。」鶴亭笑道：「誰不知你在天津發了橫財，到上海來嫖了個不亦樂乎，娶了個妓女，被他捲逃了，累得你一寒至此。此是已往之事，且不必提了。你爲甚麼又吃上了鴉片煙？這個東西便是一生之累，我見了他，恨如切骨。你從今可住在我這裏，先把鴉片煙戒了，好好的在這裏溫理舊業，將來也可以望個上進。」伯和道：「我吃煙，並沒有癮，不過頑頑罷了。」鶴亭道：「只要如此便好了。你令尊令堂都沒了，你可得信？」伯和大驚道：「這是幾時的事？」鶴亭道：「可見得你是昏天黑地的過日子，連父母信息都不去打聽打聽。」說罷，取出李富的信給他看了，也不免流下淚來。鶴亭走到樓上，叫姨娘檢出一身棉衣服來，叫丫頭拿下去，給伯和更換。轉過棣華房裏，對他說知伯和來了，要留他住下，叫他戒煙的話。棣華把臉漲的緋紅，要開口說話，卻又說不出來。鶴亭道：「女兒有話只管說，何必如

此！」棣華方開口要說時，又頓住了；臉上又是一紅。鶴亭道：「奇了！有甚麼說不出的話呢？」棣華方才囁嚅說道：「女兒聞得戒煙不得法，要鬧出病的。父親要他戒煙，一面要請醫生來調理着才好。」鶴亭道：「這個容易，醫生彭伴漁，和我是老朋友。我回來寫個條子，請他天天出診時，順便來一次便是了。」說罷，便下去。又故意回頭笑道：「女兒放心！我絕不難爲了他！」一句話說得棣華雙頰緋紅。鶴亭便笑着下去了。棣華暗想父親到底疼惜女兒，方才那等大怒，此刻他來了，便一點氣也沒了。我說的話，千依百順，不知我棣華何等福氣，投了這等父母，但不知終我之身，如何報答罷了。又因伯和到了，肯住在家裏戒煙，心中又是一暢；且夕只望他戒煙之後，調理好身子，便如願相償了。且說鶴亭下去，見了伯和，又好好的勸戒一番。伯和只是低頭不答。鶴亭把他安頓下，便到店裏，叫一個老成夥計，到家去，陪了伯和去洗浴；又寫了條子，請彭伴漁，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倘使他就此改過自新，戒去煙癮，成就了婚姻，豈不是好？豈知他在上海把心鬧野了，在家裏總覺得不安穩。住了三四天，便不耐煩，溜到外頭去了。倘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又回來了，就是出去也何妨；無奈他這一去，就不回來了。鶴亭見他兩天不回，有點疑心，到書房裏一看，桌上放着一個心愛的宣德爐沒了；只得又去找卜書銘，託他找尋。尋了三天，方才尋着，帶了回來。身上的棉袍也沒了，穿了短衣，問他時，說是當了問他的當票，卻又賣了；問他宣德爐，卻也拿到冷攤上賣了；鶴亭只得付之一歎。又苦苦的勸了一番。棣華見父親如此相待，更加感激。詎奈伯和野心不改；回來之後，住了兩天，仍舊溜了出去。如此三四次，鶴亭惱得沒法，便來和女兒商量，怎生勸得他改過？父女兩個相對愁歎。棣華向父親跪下說道：「女兒有一個辦法，乞父親恕了女兒之罪，方敢說。」鶴亭道：「女兒何故如此？快起來，有話但說無妨！」棣華道：「女兒從小就和他同硯讀書，彼此是見慣了的。後來訂了親事，搬開幾年，及至出京之時，又是同伴起身。那時女兒爲的是未曾成禮的，處處迴避。偏又一個車夫回絕了不肯行，只贖了一輛車子，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車，徒步相隨，方才散失，以致今日。這明明是女兒害了他。他此刻染了個痼疾，父親那般苦勸，他只不聽。」說到這裏，頓住了口，好一會方才流下淚來道：「女兒想來，兒女之情，是人人都有的。當日出京時，女兒也承他十分體貼；今日稟過父親，女兒打算含羞冒恥，下去見他。當面勸他一番，或者他肯改，亦未可知。望父親恕女兒越禮之罪。」鶴亭歎道：「女兒起來罷，你們從小是相見的，就是見見也不爲越禮，你便去見他，罷能勸得轉來，便好；勸不轉來，便是我誤了你的終身了。」棣華含淚起來，鶴亭便起身下去，索性到店裏去了，讓女兒去勸他。棣華起身要下樓，只覺得一陣臉紅耳熱起來，腳下便軟了，心頭小鹿亂撞，重復坐下；按一按

心頭，又站起來要走；不知怎樣，只是心跳不止。又歇了一會，方才勉強扶下樓梯；走到房門口，又是一陣心跳；好容易按定了，進得門來，又是一陣臉紅。伯和正躺在榻上，看見棣華進來，暗暗詫異；也不覺自愧起來。現於顏色，只得起身相見，說得一聲：「姊姊請坐！」棣華倒覺得一陣陣的心跳不止，回答不出來，只在書桌旁邊坐下。良久方說道：「許久未見賢弟，清減了許多了。」伯和低頭不答。棣華道：「自從那天失散之後，不知賢弟怎生到的上海？」伯和仍舊低頭不答。棣華道：「總是怪我過於避嫌，以致賢弟如此，往事也不必論了。此刻家父請賢弟在此暫住，倘有不到之處，不妨直說；切不可放在心裏，自己見外！」伯和聽了，頓時臉上漲的緋紅。棣華道：「家父勸賢弟戒煙，本是好意，倘戒的不很舒服，不妨慢慢的戒，也不必過於急切，致傷身體。」伯和突然說道：「我這兩口煙，一輩子也戒不掉了！」棣華說開了頭，正要往下說去，不提防被他突然攔了這一句，不覺頓住了口。心中暗想：「他從前情性，甚是溫和，何以一變至此？」因又說道：「戒不掉也不要緊，不過家父最厭的是這個。賢弟縱不肯長戒，何妨暫戒幾個月，好讓家父歡喜歡喜。將來我們成過禮之後，任憑吃多少，我再也不敢攔阻。」伯和道：「就是我老子復生，我這兩口煙是性命，不能戒的。我此刻一貧如洗，拿甚麼成禮？我是打算定了，做得好便好，不好，我便當和尚去！」棣華聽了，不覺愕然。暗想：爲甚變成這個樣子了。正要尋話往下說時，有人在外面叩門。丫頭開了門，卻是他父親，帶着彭伴漁來看病。連忙從後面門口迴避到樓上去了。暗想：「天下沒有不能感格的人。他今日何以如此，見了我只管淡然漠然，莫不是我心還有不誠之處，以致如此？或是不善詞令，說他不動？噯！怎能夠剖了此心，給他一看呢？」默默尋思，不禁又撲簌簌的滾下淚來。過了一會，鶴亭送了彭伴漁出去，又到樓上來問道：「女兒勸得他怎樣了？」棣華正欲回答，只見丫頭跑上來說道：「陳姑爺又出去了。」不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

卻說鶴亭聽得伯和又去了，只長歎了一聲道：「女兒！這是你的命，我也無可如何的了！」棣華不覺流下淚來。鶴亭也無心再問，搭訕着走了下來，也不再去尋伯和；只索由他浪蕩着去。心中還打算他在外面受盡了折磨，或有回心轉意之日。誰知伯和這番出去，竟至無可跟尋。可憐棣華寸心如結，說不盡那一種抑鬱纏綿。有時他姨娘過來勸慰，倒觸起他思念母親的心事來。從

此懨懨成病，茶飯少進，日見消瘦起來。張鶴亭愛女心切，想設法尋回伯和，再爲解勸。又怕他仍要逃避，反與女兒添此病症，真是左右爲難。這天店中無事，便回到家中，看望女兒。棟華正在欷枕休息，鶴亭坐定，先說些閒話，慢慢提到伯和這件事來。因歎口氣道：『論起來，這件事總是我誤了女兒。當日陳氏來求親時，你們只有十二三歲，不該應草草答應了他，以致今日之誤。』棟華道：『父親千萬不可如此說。天下事莫非前定，米已成飯，女兒斷不敢怨天尤人，此刻只有聽其自然罷了。只念着當日同居時，陳家兩老待女兒甚是多情，此時定了翁姑之分，女兒未曾盡得一點孝心。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損友，學的流程忘反，女兒德薄，不能感格得他回心。此正是女兒罪案，父親何故引起過來？』鶴亭道：『我此刻想了一個主意，且把他尋回來，也不必要他戒煙，便設了煙具，儘他去吃。擇日先成了禮，把他招贅在家，然後由女兒慢慢勸他。或者他仍舊讀書，或者在店裏幫着做事也好。只是我又愁到一層，萬一他成親之後，依然如此，豈不更是爲難？』棟華道：『論理，這等事，不是女孩兒家可以插口的，然而事至今日，也是無可如何，父親只管照此辦法。女兒想古人有言：「至誠金石爲開。」到了成親之後，女兒仗着一片血誠，或者可以感格得過來，也未可定。萬一不能，那就應了孟子兩句話：「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自己安命，斷不敢有所怨尤。此時我們不知他蹤跡便了，已經知道了他的蹤跡，倘再遷延不辦，萬一他在外面磨折壞了，就是父親也無以對其父母。』鶴亭聽了，點頭不語，良久乃道：『如此，我便去尋他來便了。』說罷，逕自出來，暗想：『我這個賢慧女兒，可惜錯配了這個混帳東西。總是當日自己輕於然諾所致。看了這件事，這早訂婚姻，是幹不得的！』一面想着，便順着腳步，去三馬路煙館裏，訪卜書銘，問伯和下落。書銘道：『他近來貧病交迫，前兩天還到我這裏來，借了兩角洋錢去病的，不成個樣子。我還勸他說：「丈人待你很好，你爲甚不願在那裏？何不仍到丈人家去？他那裏未必多了你一個人吃飯。」他倒說：「我不慣仰人眉睫。」我聽了這句話，倒不便再勸他了。』鶴亭聽了，笑不得，惱不得，只是歎氣。因央求書銘代爲尋覓。書銘便叫一個夥計去尋。去了許久，回來說道：『他病的了不得，本來住在虹口廣華昌小煙館裏，後來人家因他病的過重了，恐怕有甚不測，便把他送到廣肇醫院去了。』鶴亭聽說吃了一驚，連忙忙過書銘，坐了車子，趕到廣肇醫院去看。只見伯和十分昏沈，問那伏侍病人的人，要了藥方來看，開的脈案，是瘧疾轉傷寒，是個險症，急的搓手頓足，走近伯和榻前問道：『賢培！你覺得怎樣了？』伯和張開眼睛，看了一眼，仍復閉上，答道：『不怎樣！再問他時，便不答了。』鶴亭無奈，只得叮囑伏侍的人，小心伏侍，等病好了，自當重重酬謝。說罷，自回家去。思量此事，告訴棟華不好；不

告訴也不好；躊躇沒了主意。回到家去，只得含糊說是伯和有點病，等好了回來。禁不得棣華百般追問，問是甚麼病？病在那裏？既然病了，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鶴亭被他追問不過，只得直說了。棣華大驚道：『這個如何使得？醫院雖說有人伏侍，那都是公衆的人，要茶要水，怎得便當？父親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鶴亭歎道：『我問他說話，他都不答應了。怎麼再和他說話？』棣華更是驚慌，也顧不得甚麼了，便道：『父親，可容女兒去看他一看？』鶴亭道：『去就是了，只是不可過於勸他回家來。他不願到我家，總是另外有甚意見？此時他病的不能動了，本來不難把他擡來了，爭奈他向來不願意的，一旦乘其不能抗拒的時候，強了他來，未免心中要動氣。病人動了氣，豈不是代他添病麼？』說罷，便叫包車夫預備。棣華帶了一個老媽子，一個小丫頭，同坐車到了廣肇醫院。入到病房，只見房中支了四個板鋪，三個都空着，伯和睡在一個鋪上，病的面青唇白，瘦骨難支，緊閉雙眼。棣華由不得一陣心酸，卻說不出話來，在牀沿坐下，輕輕的在額上摸了一下，覺得乾熱。伯和睜開眼來一看，棣華忍不住流下淚來，叫一聲：『陳郎！覺得怎麼樣了？』伯和有氣沒力的說道：『辛苦！』棣華道：『這是妾害出來的，望郎君善自調養，得郎病愈，妾願貶爲妾媵，以贖前罪。』伯和搖一搖頭。棣華伏下身子來道：『家父勸郎戒煙，本是好意，郎既不能戒，也是無妨。不知可是戒煙得的病？』伯和道：『不是。』棣華道：『郎君千萬寬心養病，這裏不方便，不如仍到妾家去。妾當捐去一切羞怯嫌疑，親侍湯藥。』伯和歎口氣道：『我不能動了！明日好點再說。』說着話時，便有人拿進一碗藥來道：『陳先生吃藥了，可要我扶你起來？』棣華道：『扶起來，怕不方便了。煩你拿個湯匙來罷！』那人答應，便去拿來。棣華親自拿湯匙餵着吃。此時伯和連咽藥的氣力都沒了，餵進去，便從口角裏流出來。棣華由不得一陣陣的心中悲痛道：『陳郎怎麼樣了？』伯和噙了兩聲道：『方才我一陳昏迷，此刻再瀕，我可以咽了。』棣華再餵一匙，偏又灑了一半在外，忙把手帕揩了，叫小丫頭到後面要一碗清水來，嗽了口。叫老媽子丫頭都到外頭去。自己把藥呷在口裏嚥住，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裏去。看他咽了，再哺一連哺了二十多口。伯和搖頭說：『不吃了。』棣華看那碗時，只擱了半口藥，就擱過一邊。伯和道：『你口苦。』棣華道：『陳郎妾心更苦呢！』說得這一聲，那眼淚便和斷線珍珠般撲簌簌落個不住，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伯和歎了一口氣道：『姊姊！只叫得一聲，便不言語了。』棣華道：『郎君！不可再這種稱呼。妾身已爲郎君所有，今日侍奉湯藥，是妾分內事。千萬寬心調理，不可多心想這個，想那個。』正說話時，鶴亭來了，丫頭老媽子都跟着進來。鶴亭問道：『好點沒有？』棣華道：『才吃下藥去。』鶴亭向旁邊一個空鋪上坐下。棣華道：『此時太沈重了，不便家去。只是這瘦』

臉一把骨頭的人，睡在這板牀上，怎生禁得住？請父親回家叫人送一個棕榻來罷。這裏動用東西，都是頂粗的；茶碗茶壺之類，亦請送一兩件來。」鶴亭道：「這個都容易，女兒先回去罷！」棣華道：「女兒打算今天先不回去，等伏侍得好點了，明天一同家去了。」鶴亭躊躇道：「只是晚上睡在那裏？」棣華道：「那裏還有睡的工夫，這個倒不消慮得。」老媽子在旁邊說道：「方才我們到後面園子裏去，看見有伏侍女病人的婦人，他們另外有住房，困了時，和他們商量去歇一會，只怕也可以使得。」鶴亭聽說，只得由女兒的便，先自去了。打發人送了棕榻，鋪蓋和茶壺，茶碗……之類來。棣華叫來人，先把對過的板鋪卸下，安上棕榻。一回頭看見桌上放着一副殘破的鴉片煙具，暗想這個東西，如何用得？便叫來人去把店裏待客的一副煙具，取來暫用。來人答應去了。這些來人，無非是店裏打雜出店之類，都知道伯和是個未成親的女婿，棣華是個未出嫁的女兒，今見此舉動，未免竊竊私議；有個說難得的，有個說不害臊的，紛紛不一。不說眾人私議，且說棣華鋪設好了棕榻，便叫老媽子幫着，扶起伯和。伯和一手搭在棣華肩上，棣華用手扶住了腰，扶到棕榻上放下。伯和對着棣華，驕然一笑。棣華不覺把臉一紅，忽然又回想到：「我已經立志來此侍奉湯藥，得他一笑，正見得他心中歡喜。我何可又作羞怯之態，使他不安。大凡有病之人，只要心中舒暢，病自易好的。我能博得他舒暢，正是我的職分。」想罷，索性也對着伯和，舒眉一笑，伏侍睡下。索性盤腿坐到牀上，俯下身子，百般的軟語溫存。又在身邊解下那白玉雙喜牌，給伯和看道：「自從失散以後，這東西，妾一日不曾敢離身。」伯和見了，不禁滴下淚來。棣華忙道：「妾與郎看，不過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豈可因此傷心？」說着話時，煙具也送來了。棣華打發老媽子先回去，單留下小丫頭伺候。便代伯和燒煙，爭奈這東西向來不會頑過，好容易才裝上了，遞給他吃。此時伯和在槍上竟不能吸了；另用一個小竹管，插在煙槍嘴上。棣華一手捧槍，一手拿燈，方才吃得下去。這一天棣華就在院裏伏侍，連夜飯也不會吃。捱到半夜裏，伯和燒熱大作，囁語模糊。小丫頭在空鋪上橫躺着睡了。棣華十分悲苦，不住口的輕輕叫「陳郎」。伯和清醒一陣，糊塗一陣，挨過了一夜。次日早晨，本院的醫生來看過，一面診着脈，只是搖頭，開了方。棣華照昨天的樣子，哺了藥。病人此時已是連眼睛都不張的了。午間，鶴亭帶了伴漁來看。棣華此時也不迴避了。伴漁看了，也是搖頭。又取本院藥方看過道：「醫院的規矩，是沒有不開方之說。但是病人一口氣還在，總要發藥的。這個方，錯是一點也不會錯，只不過盡人事罷了。我遇了這個症，是不敢開方的了。鶴翁，我看你不如同他備點後事罷。只在這一兩個時辰內的了……」說猶未了，忽聽得窗外一聲猛擡頭看時，原來是棣華暈絕在地。鶴亭忙來抱起亂叫。

伴漁道：「徒叫無益，快插他人中！」鶴亭依言，用力一搯。棣華驀地裏嘩的一聲，哭了出來道：「陳郎！奴害得你苦也！」顧不得伴漁在旁，三步兩步，走近榻前去看。只見伯和雙頰緋紅，額黃昏白，已是有出氣，沒進氣的了。棣華哭道：「陳郎，你看看奴是誰來？」伯和微睜雙眼道：「姊姊，我負你！」說罷，那身子便慢慢的涼了；兩頰的紅，也退了；竟自「嗚呼哀哉」了。棣華這一場哀痛，非同小可，只哭了個死去活來。鶴亭只管跌腳，伴漁卻自歎氣，小丫頭見此情形，慌了，也哭起來。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便來七手八腳，擡到殮房裏去。鶴亭便去置辦衣衾棺槨。棣華哭得淚人兒一般，親爲沐浴更衣。又向院中伏侍女病人的婦人，借了一把剪刀，把自己十個指甲，都剪了下來；又剪下了一縷青絲，裹在一起，放到伯和袖內。說道：「陳郎，你冥路有知，便早帶奴同去也！」說罷，大哭。旁邊看的人，也都代他流淚。內中有知道的說：「這個還是未婚妻呢？」衆人益發稱讚。閒話少提。且說當下大殮已畢，在這醫院之內，不能成禮，便送至廣肇山莊，暫時停在殮房裏面。棣華哭別了，跟隨父親，回到家中。鶴亭只坐在堂屋裏出神，棣華逕自登樓去了。鶴亭出够一回神，歎一口氣。正要到店裏去，忽見棣華手中握着一把頭髮走下來，對着自己撲懷跪下，放聲大哭。鶴亭吃驚看時，只見他頭上那十萬八千根煩惱絲，已經齊根剪下，不覺驚惶失措道：「女兒！你這是做甚麼來？」棣華哭够多時，方才說道：「女兒不孝，要求父親格外施恩，放女兒出家去！」鶴亭頓足道：「女兒！你這是何苦？我雖是生意中人，卻不是那一種混帳行子，不明道理的。你要守，難道我不許你？你何苦竟不商量，便先把頭髮絞了下來呢？」棣華哭道：「父親！你可憐女兒翁姑先喪，小叔尙未成家，叫我奔喪守節，也無家可奔，斷沒有在娘家守節的道理。這一條路，女兒也是出於無奈。女兒此番出去了，望父親只當女兒嫁了。在陳家守寡，也是一般。女兒本打算一死，以了餘生，因恐怕死了，父親更是傷心，所以女兒這個還是下策中之上策。父親疼惜女兒一場，將就再順了女兒這一次罷！」說罷，放聲大哭。姨娘在旁邊解勸不得。鶴亭無奈，只得央人介紹到虹口報德菴住持處說了，擇了日子來接。到了那天，棣華先拜別了家堂祖宗及母親，望空拜別了丈夫，然後拜別了父親道：「女兒不孝，半路上撇了父親，望父親從此勿以女兒爲念。偷天地有情，但願來生，再做父女，以補今生不孝之罪。」鶴亭到此，也忍不住放聲大哭道：「女兒苦了你也！」棣華又對姨娘跪下道：「女兒不孝，半路上撇下父親，望六之人，動輒須人招呼，望姨娘善爲護持，做女兒的，生生世世，犬馬報答大恩！」說罷，叩下頭去。姨娘慌忙挽住回拜，哭做一團。哭够多時，棣華又抱起了五歲的小兄弟狗兒，說道：「好兄弟！你在外聽父親的命令，在家聽母親的教訓，將來長大成人，孝順父母。你姊姊不孝之罪，已經通天，你不必記念我。」

也！說得那五歲孩子，也哀哀痛哭。大家又珍重了一番，棣華便起身向報德菴而去。當日祝髮爲尼。鶴亭自從棣華出家之後，終日長吁短歎，悶悶不樂。忽然一天，一個人闖到店裏來，對着鶴亭，納頭便拜。鶴亭吃驚看時，正是仲藹。仲藹拜罷，猝然便問：「姻伯可知家兄現在那裏？」鶴亭見了仲藹，心中又加悲惶，執手相見，讓到客座裏坐，一面告說：「令兄已不在了。」仲藹聽說，放聲大哭道：「哥哥！不道果然是你也！」哭倒在地。良久，鶴亭含悲勸住了。仲藹方才問起，家兄到此，可曾成親的話。鶴亭歎了一口氣，從當日合伴出京，半路失散說起，直說到醫院病重，女兒親往伏侍湯藥，與及出家爲止。只不知伯和在津，所發的橫財，是何來歷？仲藹揮涕道：「我嫂嫂又多情又貞烈，哥哥你負煞嫂嫂也！」鶴亭問起仲藹這兩年的事。仲藹道：「姪自從到了陝西，當了一年多的採辦，加之孫觀察諸多照應，好歹掙了萬把銀子，又由文童保舉了一個巡檢的前程。回鑾之後，又幫了孫觀察幾個月，才請假入京，先運父母靈柩南來。打算到蘇州就親之後，再運回廣東。今天才到，奉了靈柩到廣肇山莊。不料看見同號的一副靈柩，題着「南海陳公伯和之柩」。心下萬分疑惑，所以急急到姻伯這裏打聽，不料果是家兄。不知嫂嫂出家之後，可還回來？報德菴男子能否進去？可否令小姪見嫂嫂一面？」鶴亭道：「菴裏只怕男子不能進去。今日先室忌日，小女回家祭奠，此時只怕還在家裏。」仲藹道：「如此，敢煩姻伯引去一見。」鶴亭便帶了同到家裏去，讓在書房坐下，叫丫頭到樓上去說知。一會兒，棣華下來，繙流打扮，面黃肌瘦，神采無光。仲藹忍不住放聲大哭，拜倒在地道：「我哥哥負煞嫂嫂，兄弟又不能早日南來，以致嫂嫂如此，今日特來請罪！」棣華也大哭回拜道：「叔叔請起！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害了你哥哥，所以出家懺悔，想起來兀自心痛。叔叔萬不可如此說，望叔叔保重，早點娶了嬌嬌，生下兒女，代你哥哥立一個後。未亡人雖已出家，不得爲母，亦代你哥哥感入肌髓也！」仲藹聽了，愈是哭不可仰。坐了一會，棣華便辭了上樓。仲藹也要辭去。鶴亭道：「不知賢姪住在那裏，不嫌簡慢，何妨住到這裏來。」仲藹道：「此番出京，有人寫了封信，介紹住在德昌字號行李已經搬去了。並且小姪即日就動身到蘇州，雖然有了先兄期喪，不便娶親，也得先見了家岳，定個日子。」說罷，便辭了出來。到德昌取了行李，逕到蘇州，先入了客棧。按着從前寫下的住址去查訪。誰知到了那裏，已是「門是人非」了。問了兩家鄰舍，都說王中書那年回來，不久就死了。才終了七，他妻小便帶了女兒到上海招女婿去了。仲藹暗想：「只我便是女婿，他又招甚麼女婿？並且熱喪裏面，那裏有招女婿之理？」無奈問了幾家，都如此說。只得快快回到上海，仍住在德昌字號裏，終日寡歡。號主歸荃書問知情由道：「或者他們沒有了男子，到上海投親，也難說的。何妨登個告白

訪問呢？」仲藹依言，登了個訪尋王樂天中書眷屬的告白，半個月，杳無信息。仲藹更是不樂，暗想：「我數年來，守身如玉，滿望今日成就了婚姻，誰知來遲了，我的表妹，不知遷徙到那裏去了。」歸荃書見他終日悶損，不免設法代他解悶。一日邀了幾個朋友，同着仲藹，到妓館裏吃酒消遣。一時燈紅酒綠，管絃嘈雜，大眾猜拳行令起來。仲藹仍是毫無情緒。忽然一個妓女丰姿綽約，長裙曳地而來，走到仲藹右首一個朋友後面坐下。仲藹定睛一看，不覺冷了半截身子。原來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像，不過略長了些。那妓女也不住的對仲藹偷睨。仲藹忽然想起：「小時候和娟娟一起頑笑，到定了親時，大家背着人常說：『難道將來長大了，還是表兄表妹麼？』」這句話，是大家常說的。這個人如此相像，我終不信果然是他。待我把這句話提一提，看是如何？」想罷，等那妓女回臉看自己時，便說道：「難道是表兄表妹麼？」那妓女聽了，頓時面紅過耳，馬上站起來，對那客人說道：「我還要轉局去，你等一會來罷！」說罷，拔腳便跑。仲藹此時，如冷水澆背一般，頓時兩眼昏黑，連人帶椅子，仰翻在地。眾人吃了一大驚，只當他發痧，用痧藥亂救了一陣。仲藹道：「我偶然昏暈，並非發痧，這會好了。」歸荃書也不知就裏，忙把他送回號裏去。仲藹拿自己和哥哥比較，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較，覺得造物弄人，未免太甚。浮沈塵海，終無慰情之日。想到此處，萬念皆灰，即定日運了父母兄長靈柩，回廣東安葬，把掙來萬金，分散貧乏親友，披髮入山，不知所終。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月初印刷

足花月痕
本——痕
月
海痕
(合一册)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恨海版
於中華民國十年八月一日由
廣智書局立約讓與
歸本局繼續所有
不准翻印

言情小說

世界書局發行

桃花扇演義

江蔭香著 一冊七角

琵琶記演義

聶暉仁著 一冊五角

電術奇談

吳趸人著 一冊六角

妖術奇談

無敵羨齋 二冊七角

紅淚影

息影廬主 四冊一元八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3381B

足
本
花
月
痕

魏少安著

作者魏子安。爲嘉同間江南名士。詩詞冠絕一時。本書爲其生平唯一傑作。寫才人之窮愁潦倒。紅粉之一往情深。一字一淚。不忍卒讀。爲哀情小說中之上乘。

足
本
恨

海

吳趸人著

吳趸人爲寫社會小說之能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早經膾炙人口。本書寫戀愛之不能自由。拳匪東擾西亂。以及有爲青年之墜入魔道。實爲吳君對於當時社會之不滿意而作。酣暢淋漓。精采百出。

以上兩書合訂精裝一冊 價洋五角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 界 書 局 發 行